

莫扎特

[德] 费里克斯·胡赫 / 著

高中甫 / 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译 序

死亡……噢，那就意味着再听不到莫扎特的音乐了。

——爱因斯坦

莫扎特这个名字最初是怎样印在我的脑海里使我铭怀不忘呢？我记得很清楚，一个是他的那首《弦乐小夜曲》，一个是一位匈牙利作家写的剧作：《安魂曲》。对于前者，这首旋律优美，乐句迷人，节奏明快的作品，不管你是行家还是爱好者，甚至门外汉，你都会为之倾倒，发出感叹：此曲只应天上有呵！对于后者，每一个读者都会为莫扎特洒一掬同情之泪，都会为他同那个音乐乞丐相遇的感伤场景而悲愤。从那以后，我这个音乐爱好者就迷上了他，就想更多地听他的音乐，更多地了解他的一生。对音乐科学我是一个门外汉，自知缺少以一个行家的资格去介绍去阐释莫扎特音乐的能力。但当我学了莫扎特的母语并粗略地掌握它之后，就萌生了一个念头：去翻译一部描写莫扎特生平的传记，最好是一部艺术性的，而不是评论性的。我想，这对喜爱音乐的年轻读者更有益些。

趁几次去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逗留之机，我着意搜集了包括莫扎特在内的一些德奥音乐大师传记的书籍。这其中有费里克斯·胡赫的传记小说《贝多芬》和《莫扎特》。这两部作品并不是研究和了解贝多芬和莫扎特的经典之作，但是作者以诗意的笔触、引人入胜的情节和感人的激情，栩栩如生地描绘了这两位世界乐坛上的伟人。读者不仅会从中了解他们不平凡的一生，而且还会得到一种审美的享受。这激起了我的欲望，把它们翻译出来。

我应当承认，在我步入中年之后，比起莫扎特的音乐，我更偏

爱贝多芬的了。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呢：从总体上说，听莫扎特的音乐是一种享受，能领略到生活和自然的美，能感受到人生的快乐和幸福，听贝多芬的则能从中汲取到一种力量，它激励你去认识人生，去生活，去奋争。莫扎特的旋律宛如行云流水，那么自然、优美、轻柔、清澈、明快，有时甚至觉得过于甜腻和华丽了；它缺少贝多芬作品中的那种雄浑、恢宏、深沉和力度。莫扎特是娓娓细语，是轻声吟咏；而贝多芬是在呐喊，是在咆哮。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和感受，就先向上海文艺出版社推荐了《贝多芬》。

《贝多芬》一书在1986年底出版，它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1987年又重印了一万余册。在图书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这使我得到宽慰和鼓励，于是应邀又译出了这部《莫扎特》，这也是我多年的心愿。当我完成译稿时，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愉快和轻松之感：我偿还了我青年时期对这位我敬重和喜爱的音乐大师自愿背下的一笔精神债。

莫扎特是一位早熟的音乐天才，他四岁学琴，六岁便由父亲陪同与姐姐一道在欧洲进行了一次凯旋般的旅行演出，所到之处，无论是在维也纳、巴黎、伦敦和稍后几年在意大利，都引起了轰动，激起了赞叹，被誉为小魔术师和神童。像他这样一个神童，在世界音乐史上还无出其右。

莫扎特超凡的才能不仅表现在演奏技巧的娴熟，更表现在创作上。他五岁练习作曲，八岁便发表了他的头六首奏鸣曲。闻名全欧的意大利米兰斯卡拉歌剧院上演他的歌剧《米特里达德》时，他才十四岁。从二十岁起，他便进入了音乐创作上的成熟期。优美、绚丽、清新、灿烂的旋律，敏捷、泉涌般的乐思，使他在欧洲乐坛上牢固地树立了自己的地位。

然而，命运向来是一个嫉妒的女人，她对庸才是宽厚的，可对有着异常禀赋的天才，尤其是乐坛的，却十分苛刻。她很少假他们以时日，去完成他们构思中、头脑中的伟大之作。这为世界留下了

多少憾事和无法弥补的损失！看看吧，舒伯特只活了三十一岁，门德尔松仅活了三十八个年头，肖邦三十九岁，比才三十七岁，韦伯四十岁，舒曼四十六岁，柴可夫斯基五十三岁，贝多芬五十七岁，帕格尼尼五十八岁，便都溘然而去，而莫扎特在三十五岁时就离开了人世。命运是不公的呵！它虽然能使他们英年早逝，却不能完全扼杀他们的才能。以莫扎特而言，他留下了六百多部各种形式和体裁的音乐作品，为人类创造了一笔无法估量的财富。

莫扎特是他的时代的天才，他是这个时代的儿子，他也为这个时代增添了光辉，可它对他却是那样无情！除了幸福的童年，一当他踏入社会，他几乎一直在贫困中挣扎、奔波。他受人凌辱、欺侮，被人嫉妒、暗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在折磨他，耗损他。他在世时，皇帝、王公、贵族用他的音乐来娱乐自己，来增加生活的情趣，可在他死时，却不给他一个葬身之地！他的遗体和几个穷人的尸体同葬入一个墓坑，没留下任何痕迹！无怪乎贝多芬喊出，他因此要为莫扎特向维也纳复仇呢！

莫扎特虽然寿年不永，但他的生活却丰富多彩，充满了戏剧性和传奇色彩，多少年来他一直成为诸多研究家、音乐理论家、作家和艺术家创作的对象。这里不谈大量的学术性论著、评传等，只举出少数几部有代表性的艺术作品：普希金的戏剧《莫扎特和萨列里》（后由里姆斯基-科萨科夫谱成歌剧），德国作家默里克的小说：《莫扎特的布拉格之行》，民主德国作家弗伦伯格的小说：《莫扎特故事》，法国拍摄的电视剧《莫扎特》，美国作家玛·达文波特的传记小说《莫扎特》，特别应当提出的是由福尔曼导演的美国影片《莫扎特》获得了1985年度的奥斯卡金像奖。莫扎特从四岁起的音乐生活，每一年都不乏能激起作家、艺术家创作欲望的素材。他们从不同视角，截取莫扎特生活的不同侧面，塑造了这位伟大音乐天才的形象。

在这些以莫扎特为题材的艺术作品中，费里克斯·胡赫的传记

小说《莫扎特》也占有一席之地。费里克斯·胡赫原系医生，但酷爱文学和音乐，在二、三十年代创作了《贝多芬》，四十年代完成了这部《莫扎特》，这使他在文坛上赢得了名望，此外他还写有《德累斯顿随想曲》等。

胡赫在广泛占有资料的基础上，用了七年的时光创作了这部传记小说《莫扎特》。这一文学体裁不同于凡事皆有所本的传记，亦非同于完全出于虚构的小说，它应当既是传记又是小说。在总体上它应当是实，但在细部上是虚，在大处是真，小处是诗。一部普通的人物传记，它告诉给读者的是一个历史人物，而一部传记文学作品，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历史人物的艺术形象，具有审美的价值。从这个标准上要求，胡赫的这部作品是成功的。法兰克福出版的《书船》在评论时写道：“这位已故作家具有一种天生的叙事才能，对本质的和极富效果的事物有准确的认识，对莫扎特的音乐怀着巨大的爱。”正是由于作者的这些长处，使这部作品不仅从艺术性来看，就是从音乐史和专业的角度来看，它都再现了其扎特的形象，既有历史的真实，又有艺术的魅力。读过作者《贝多芬》一书的读者都难以遏止它所引起的心灵上的颤动和对这位乐圣的深沉、真挚的爱；读了这本《莫扎特》的读者也必然会对这位罕见的音乐天才产生同样的感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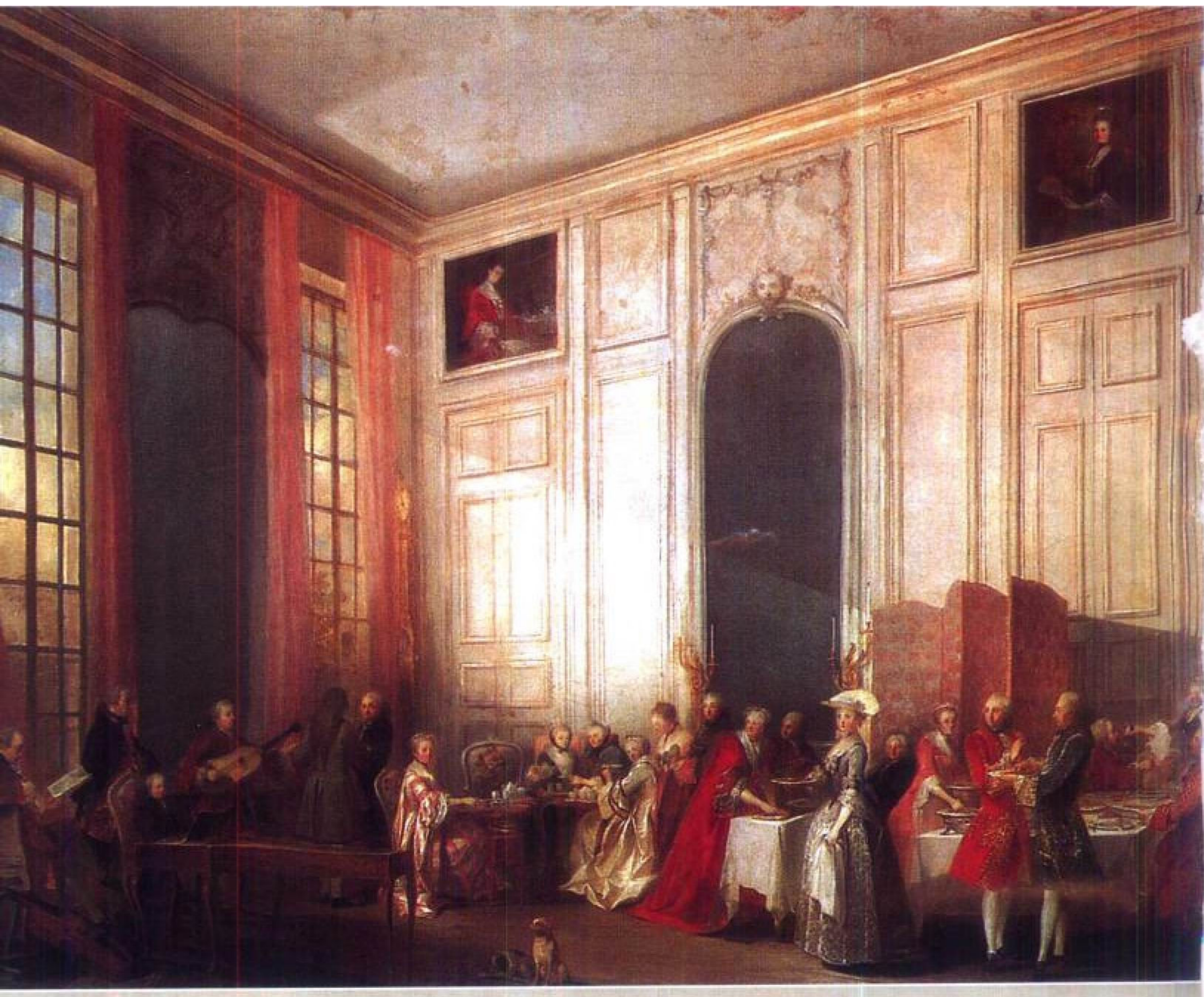
本书据Bastei—L ü bbe出版社1980年版译出。译者音乐知识上的不足难免在翻译上有错误和不尽人意之处，望得到读者的指正。在搜集书籍和有关资料以及在翻译过程中，我得到了我的姻兄David Lam和友人K·J·Mueller先生的帮助和鼓励，借此机会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高中甫

天才与那种做出业绩的创造力有什么不同呢？这种业绩能在上帝和大自然面前展示出来并因此产生结果和长久不衰。莫扎特的全部作品就属于这一类；其中蕴藏着一种生育力，一代接着一代发挥作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歌 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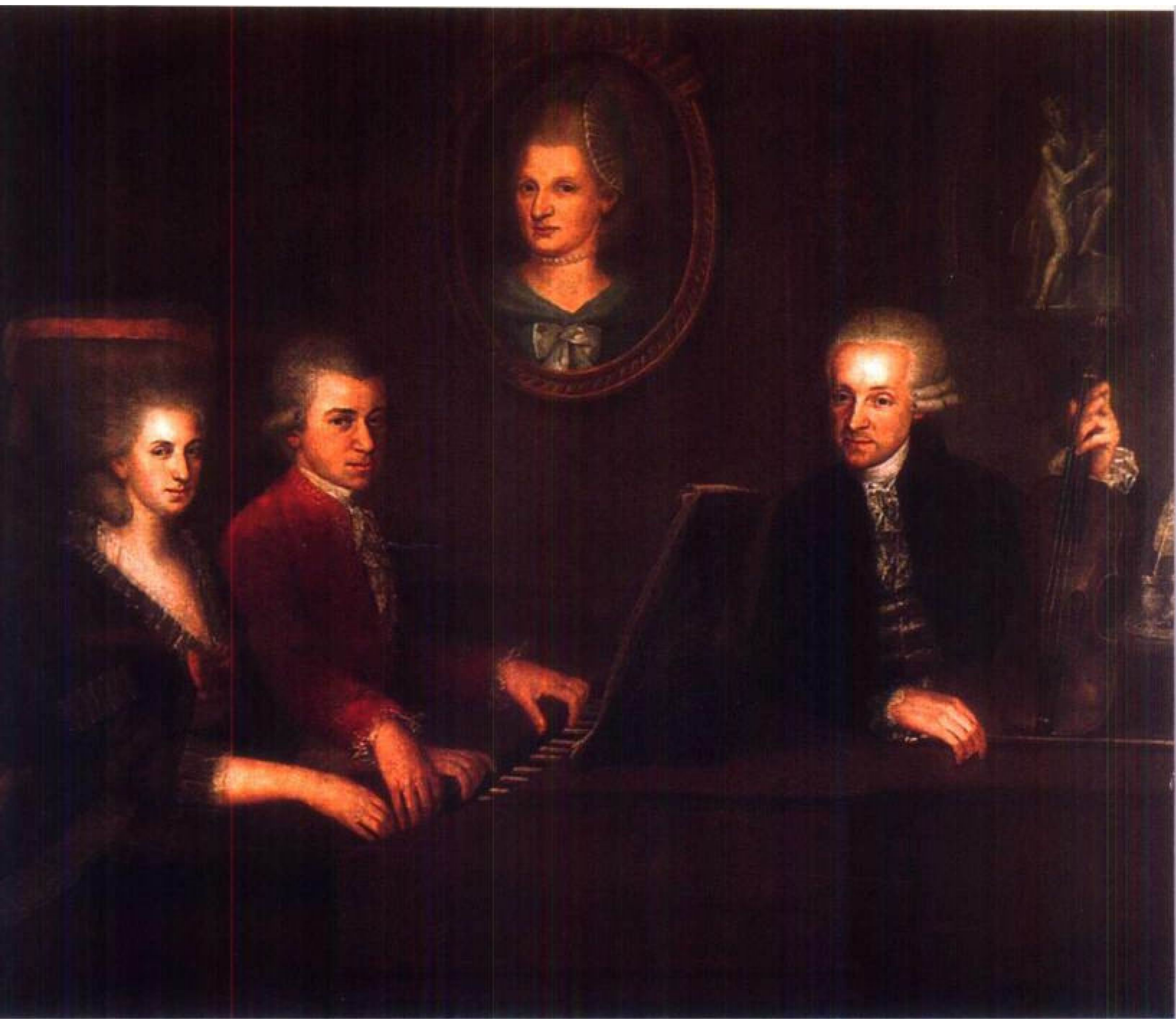
（一八二八年三月十一日，与爱克曼谈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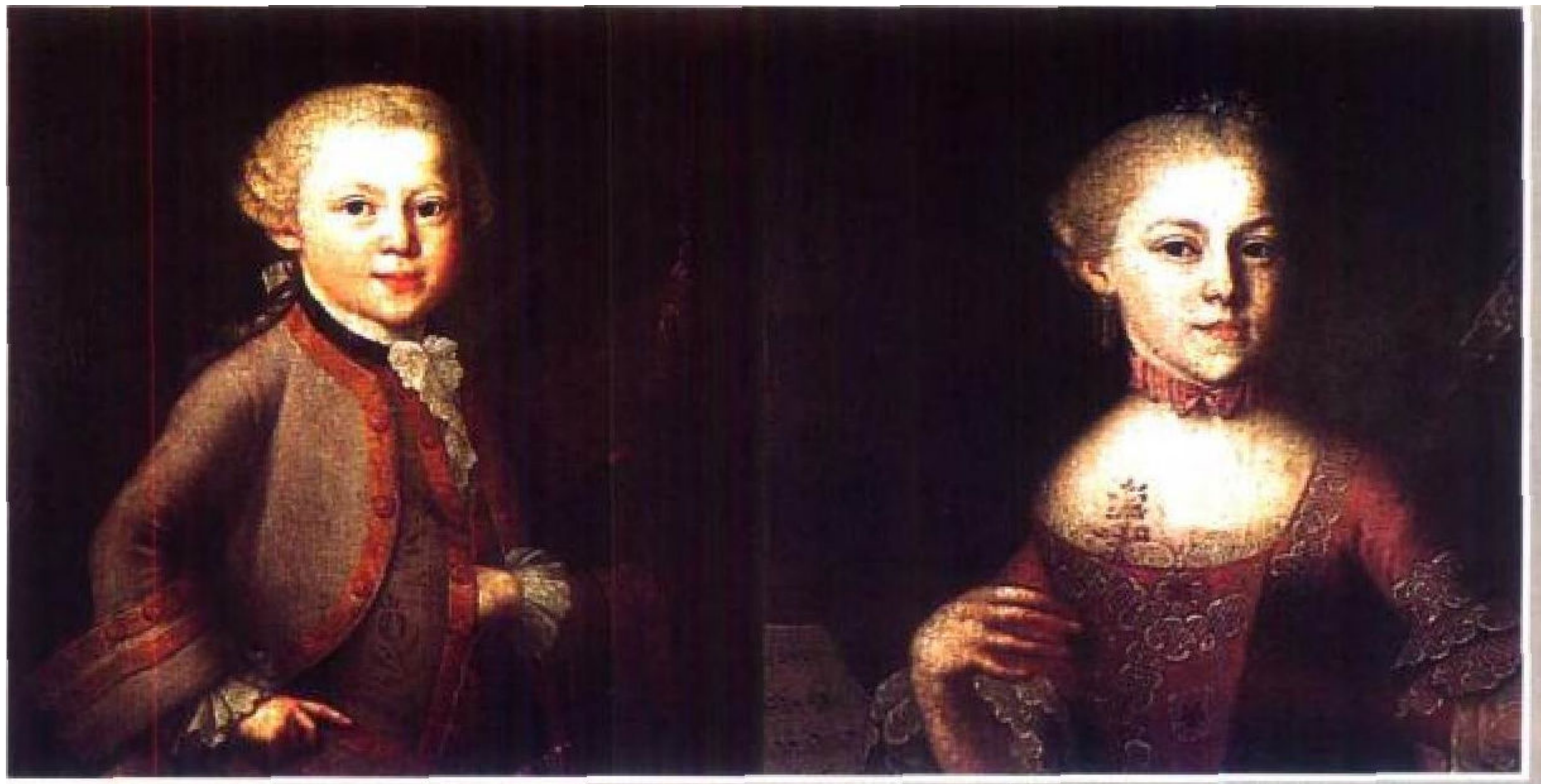
莫扎特在巴黎德·康提王子的沙龙中演奏，时为1766年夏天。莫扎特正准备为皮耶·德·杰利奥特伴奏，图中可看到杰利奥特正在为吉他调音。



莫扎特在维也纳寓所弹钢琴。这是姊夫约瑟夫·朗格1789至90年间所绘未完成肖像的细部。



克罗采1780/1年冬所绘的莫扎特一家人。墙上挂着的是莫扎特母亲的肖像，她已于1778年7月3日在巴黎病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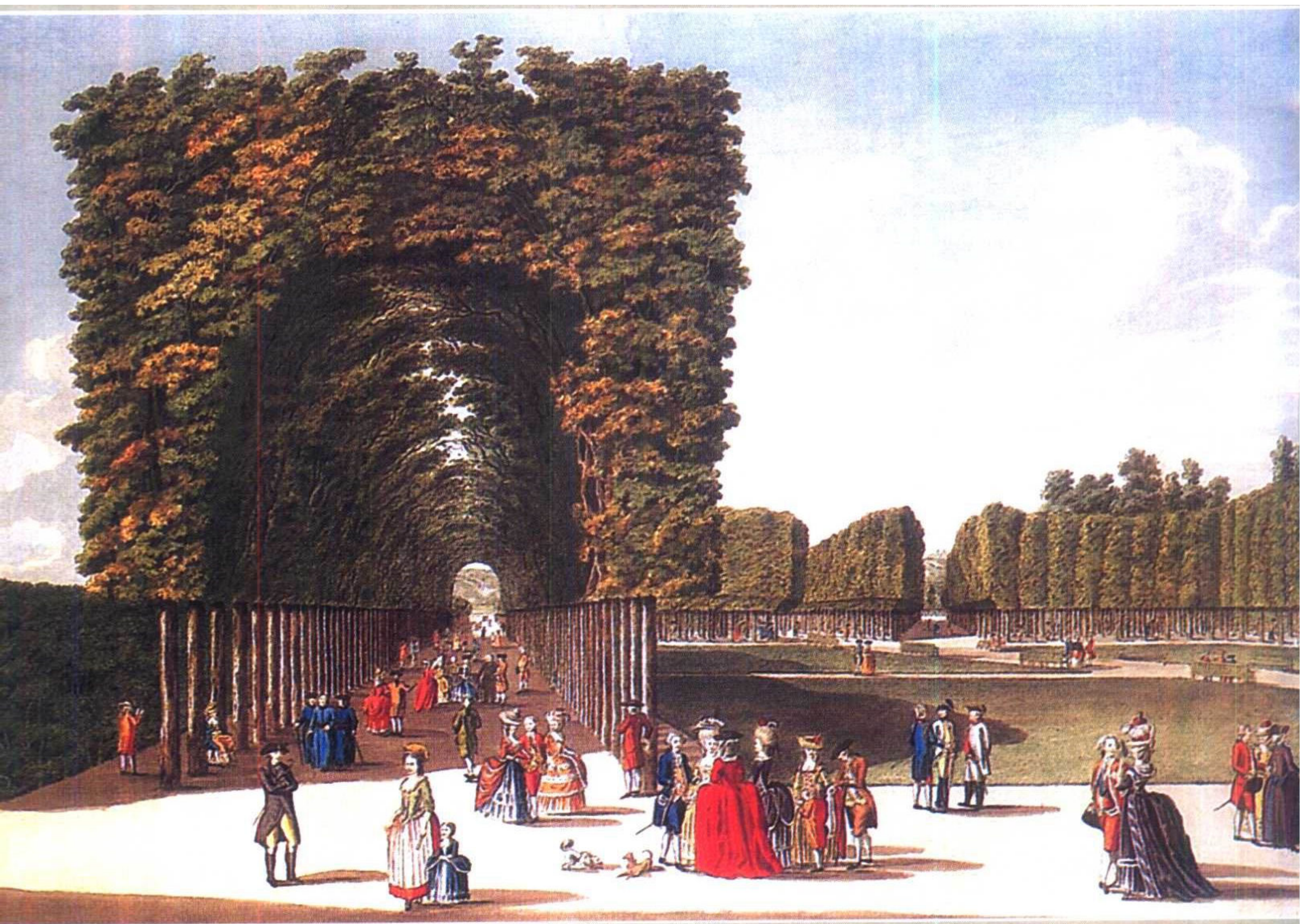
沃夫冈和南娜身穿女皇所赐赠的宫廷礼服画像。沃夫冈的这套原是为最小的麦克西米伦太子（即后来的科隆大主教，贝多芬的赞助人）所做，时为1762年。



约瑟夫·朗格1782年为康丝坦瑟·莫扎特画的肖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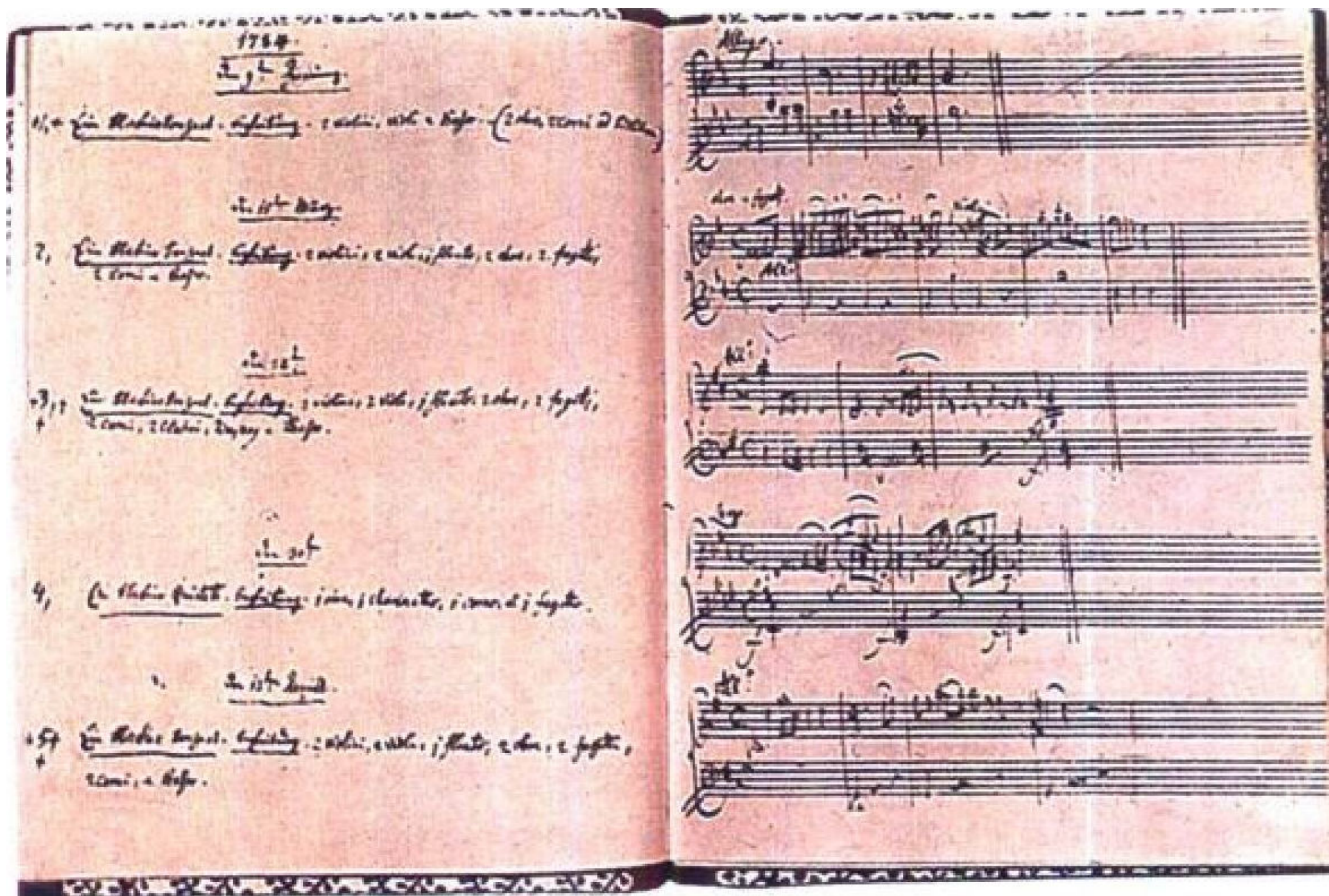
莫扎特的两个儿子卡尔和沃夫冈，一个十三岁一个六岁画于莫扎特逝世之后。



位于维也纳皇宫的御苑花园。1782年5月，经纪人菲力普·马丁为莫扎特安排了一系列的预约购票音乐会，其中第一场即在此演出。



莫扎特所属共济会支部「新坚信会」的一次集会。坐在远处最右边的是莫扎特，当中站着的军官是尼可劳斯·艾斯特哈吉王子，他是莫扎特这个支部的成员之一，也是这次集会的司仪。莫扎特于1784年加入的「慈善」支部，1786年和「坚信会」合并为「新坚信会」。他参加很多支部举办的音乐活动。



莫扎特于1784年开始记载的作品目录第一页。一至五号作品分别是降E大调，降B大调和D大调的三首钢琴协奏曲，降E大调钢琴与管乐五重奏，以及G大调钢琴协奏曲。这五首作品都在1784年2月至4月间完成。

目 录

译 序	1
苏醒	1
踏入世界的第一步	12
在巴黎的凯旋	21
伦敦	39
《第一诫的义务》	52
意大利	62
协会的最年轻一员	74
爱乐骑士	85
新的大主教——《卢乔·西拉》	94
宫廷音乐会	103
佛罗尼	114
困难的决定	123
《安德洛墨达》	134
告别萨尔茨堡	142
曼海姆和德国歌剧	150
路易丝·韦伯	166
分离	190
希望和失望	195
与路易丝重逢	211
萨尔茨堡的宫廷管风琴师——《伊多梅纽斯》	220
受辱被踢	228
一颗充满期待的心	251

为了德意志歌剧.....	255
两个康斯坦策.....	264
两次重要的邂逅.....	277
“神目”诱逃.....	290
访问萨尔茨堡.....	295
路易丝.....	310
埃马努埃尔·席卡内德.....	318
《费加罗的婚礼》.....	329
《唐乔瓦尼》.....	349
沉重的时刻.....	366
波茨坦之行.....	377
《女人心》.....	387
来自英国的提议.....	401
《魔笛》.....	413
灰衣使者.....	423
加冕庆典的歌剧.....	430
《安魂曲》.....	439

苏 醒

“ 圣母！保佑我的玛丽安妮！保佑我的玛丽安妮！”从这个男人的嘴唇里一再地迸出这样的话来，在灯光黯淡的房间里他跪在圣母像前，为他心爱的妻子呼喊求救；在近旁的卧室里这个女人正为自己的生命进行一场无声而艰难的斗争。

莱奥波德·莫扎特立起身来，踮着脚走近门前谛听。什么也听不到。现在随着一声惶恐的叹息，又是一片寂静，可怕的寂静。他开始房间里不停地走动，有时走到窗前，望着外边漫天飞舞的大雪。片刻之后又来回走动起来，在钢琴前他停下了，呆呆地凝视着谱架上写好了的乐谱，它使他感到那样陌生，仿佛那不是他在几个小时之前亲手写的似的。写于一七五六年一月二十七日！这就是今天吗？他觉得在那以后度过了漫长的岁月。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他在思忖。若是她死了，那会怎么样？——他又站在卧室门前，屏住气。这时，有低沉的声音，是年老的家庭医生的！可是说的话他听不懂。但这个语调听起来不就像是希望吗？现在，沉重的脚步向这边走来。他后退了几步，门开了，医生站在他的面前，没穿外套，衬衣的袖子高高地卷了上去，额头上满是汗水。

“ 她活着！”他把手放在莫扎特的肩上，随着泪水的涌出，莫扎特的一颗心落地了。——“ 她活着！若是上帝保佑，她也会一直活下去的！”

“ 我可以看看她吗？”

“ 您进来好了，但不要惊动她！她现在正处于昏迷状态。”

莫扎特跟着医生进入卧室，走近他妻子的床边。她那一向健康和欢乐的面孔现在变得苍白，双目紧闭，胸部费力地上下起伏，吸着空气。医生拿起她的手，摸着脉搏。

“脉搏很弱，”他说，“但是我希望，您的妻子的美好体质会使她度过这场危机。人所能做的都已做了，现在得靠上帝了。首先要安静，绝对地安静！”

“孩子怎么样了？”莫扎特问道。

“噢，是个男孩，”大夫说，“看来到这个世界是早了一两个星期。最好您不要抱太多的希望。”

“您是说，他要死吧？”

“他不一定非死，您自己看一看吧！”——他把莫扎特领到摇篮旁，摇篮放在房间的后部，里面躺着一个羸弱的生物，瘦削的脸上满是皱纹；他睡着了。

“可怜的小家伙。”莫扎特说道。他在想：只要玛丽安妮活着就好。

莫扎特夫人一周来在生死线上挣扎，婴儿暂时交给女仆护理，她用少量的牛奶和大量的水喂养他，除此孩子没有其他大的麻烦。现在主要的是妻子没有性命之忧了。可值得惊奇的是孩子活了下来，在几个月之后，莫扎特一家没有这个沃尔夫冈的存在简直成了不可想像的了。母亲感到幸福，她在经过多次的失望之后又一次幸运地抚养一个孩子，并亲自经历这个孩子发展的奇迹。

五岁的娜内尔把这个小弟弟当做是童话中的鹳鸟送给她的一个玩具，不管别人怎样待他，喜欢他到什么程度，他没有她可是不行的呵。莱奥波德·莫扎特曾不得不忍受失去三个女儿和两个儿子的痛苦，他们刚一生下来就又弃他而去。在他最后生的一个儿子夭折之后，他已经放弃了后继有人的希望，他想，只有让他在奥格斯堡的弟弟的儿子们来繁衍莫扎特这一家族了。可现在他又一次有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活了下来，并长成一个强壮的、大家宠爱的、蓝眼睛黄头发两颊绯红的男孩。每当他回到家里时，他的脚步就奔到沃尔夫冈的摇篮旁，若是赶上孩子没有睡觉，他就把他抱了出来，拥在怀里，他能够和这个可爱而柔弱的小生物在一起是多么幸福呵。他半个小时就一直那样坐着，深情地把孩子搂在胸前，轻轻地对他说话，抚爱他。当孩子第一次朝他微笑时，当他看到这

个小生物对他的爱抚有所感觉和有所反应时，那在萨尔茨堡肯定是除了宫廷乐师莫扎特之外没有更幸福的人了。

沃尔夫冈还不到一岁，他的父亲就断言说，这个孩子喜欢音乐！当他的母亲给他唱一支摇篮曲时，他就笑了起来；可是当缺少音乐感的女仆特莱瑟尔用粗陋的声音给他唱或者不如说是嚎同一首曲子时，沃尔夫冈先是把嘴唇难看地撇了下来，随后就难受地哭了起来。噢，莫扎特夫人认为，这还不能算是证明，因为在整个萨尔茨堡没有一个孩子听到特莱瑟尔唱歌而不吓得哭叫起来的。但是她的丈夫一旦有了这个念头就更加细心地观察，不久就得意地断定，他决没有错，孩子对音乐的喜爱确实超过常人。当他在钢琴上给他弹一首短歌时，孩子就笑了起来，向他伸出小胳膊，发出呀呀的声音。他的父亲断定，他这是在试着摹仿琴音。与此相反的是，有一次，一个学小提琴的学生拉出尖利而不谐的声音，沃尔夫冈就简直是痉挛地号叫了起来，这样一来，当他的父亲教授小提琴课时，每次都不得不暂时把他送到别的房间去。当他两岁还在呀呀学语的时候，每个简单的歌儿他都能正确无误地跟着唱出来，并在没人照看的时候试着去摆弄钢琴，当然在那时还严厉禁止他去接触这种乐器。

“你还要老是怀疑沃尔夫冈喜爱音乐吗？”莱奥波德·莫扎特问他的妻子。她笑了，并给了他一个吻。

“不管他喜欢不喜欢音乐，我差点为他把命送掉了，这个代价可不算不高呀！”

太阳还高高地挂在天空，可它并没有打搅孩子的睡眠；透过低垂下来的深蓝色的窗帷，阳光变得昏暗起来。只是，每当温煦的夏风把窗帷吹动少许时，一缕光亮便倏地穿过房间。一条白色的小狗蜷伏身体睡在床下的一个草垫子上。另一张孩子睡觉用的小床空荡无人。房间里寂静无声。

邻近的教堂里响起了钟声。孩子醒了过来，睁开双眼，愉快地伸了个懒腰，拨开遮在脸上的浓密的淡黄色头发，然后又一声不响

地躺在那里。多美呵，这样躺着，倾听钟声，听它如何穿过窗户吟唱，老是这同一个音，永远是同一个。可真的只是惟一的一个音吗？小家伙屏住呼吸，谛听着。是两个音吗？不，是三个！可它又只成了一个！可以跟着它唱。那另两个音也能跟着它们唱吗？孩子在试着，可现在钟声停了。

该怎么解开这个谜呢？也许用钢琴？就算是钢琴的音也许不是简单的，可它的那些音总有一两个兄弟吧？人们到现在还没有注意到？

沃尔夫冈坐了起来，灵活地攀过床边的栏杆，一下子就跳到地上。他光着脚掌爬进音乐室，房间里空无一人。他攀上钢琴前的扶手椅，费了些气力才把琴盖打开。钟的声音还萦绕在他的耳际，他试着在钢琴上找到这个声音。不久他就找到了，可这个音不完全准确。他按下去，不断地重复着，他在谛听，由于刚刚睡醒，红通通的小脸深深地垂向琴面，两只蓝灰色的大眼紧张地望着键盘。——好呀！现在又找到它了：一个音，可有许多个，像是一个音自己分解成许多个。他敲动了另一个音，这时门开了，他的父亲走了进来

莱奥波德·莫扎特最憎恨杂乱无章和粗手粗脚了。他早就一再禁止他的儿子单独靠近钢琴，特别现在还是沃尔夫冈该睡觉的时候。但是，当小家伙乞求地向他举起了小胳膊，让他理解他在这儿做什么并试着说明理由时，他的火气立即就无影无踪了。

虽然莱奥波德·莫扎特早就确信他的沃尔夫冈有着独特的音乐天性，可在如此幼小的孩提时期就有这样敏锐的辨音能力，这对他来说简直是一个奇迹。他自己还记得非常清楚，只是在他的老师告诉他时，他才注意到泛音的存在。沃尔夫冈才三岁呀！——他温柔地抚摸孩子的头发，让他告诉自己是怎样想到去做这种观察的，然后对孩子解释，什么是泛音，如何更好地利用泛音演奏。——他在想，孩子懂得我说的吗？他根本就不懂得我说的呀！

女仆特莱瑟尔向门里望了几次，沃尔夫冈还一直穿着睡衣坐在琴旁，那个一向十分严厉的爸爸显出十分赞许的表情。母亲和

女儿终于返家了，于是对这堂穿着睡衣上的音乐课迸发出一阵强烈的笑声和亲昵的责备声。

沃尔夫冈的姐姐娜内尔已经学了一年，她宁愿玩她的布娃娃也不愿弹钢琴。当她看到她的小弟弟不久请求爸爸也要来参加她的钢琴课时，她惊奇地睁大了眼睛。她想，他很快就会厌烦的。然而恰恰相反，这个通常是那样活泼那样顽皮的孩子却一声不响和满脸正经地坐在椅子上，不放过爸爸说过的一句话，也不漏过弹奏的一个音；他紧张地时而望着琴键，时而看着乐谱；每当姐姐学新的东西不能立刻领悟时，他就变得不耐烦起来，有次，爸爸本人犯了一个错误，他就发出了响亮的笑声；当功课结束时，他急迫地请求也给自己上钢琴课。

“去吧，沃费尔，”他的父亲笑了起来，“你得再长两岁更聪明一点才行！”但是，不久之后当孩子完全干净和拍节准确地给他弹奏了一首小型小步舞曲时，他让步了。沃尔夫冈开始按时上钢琴课了。

莱奥波德·莫扎特为了教娜内尔用而编了一本短小轻松的钢琴曲，这些都是他抄自菲舍尔、瓦根塞尔和其他一些受欢迎的作曲家的作品。多半是小步舞曲，也有一些进行曲、谐谑曲和主题变奏。沃尔夫冈也学这本谱子。不久父亲就看出来了，他的小儿子是一个音乐天才，意识到他要负起自己的责任。在沃尔夫冈身上不应当重复他本人教育上所犯下的错误。

他知道，若是他一开始就受到一种方向明确的教育，那他的生活就会轻松得多了。现在上帝赐给他一个小儿子，孩子的音乐才能比他本人要高得多了。不能耽误孩子呵！孩子能受到什么样的教育，就应当也必须给予，为此任何牺牲对他说来都不算回事！

小沃尔夫冈花了不长时间就掌握了他姐姐用的乐谱上的那些曲子；他的父亲只得设法用难一点的曲子为他编一本新教材，这是些有民歌特色的舞曲，也有当代的艺术性较高的作品，这时多梅尼

科·斯卡拉蒂 的成就正开始被德国的钢琴作曲家所熟悉和看重。莱奥波德·莫扎特编纂起来的共有一百三十多着曲子，它们的选择和安排顺序是他的方法学和他对钢琴文献的渊博知识的一个明证。他有意地把现代作曲家排除在外。他给他的小儿子的第一批音乐粮食，虽说多半都是老式的和平淡的，但却作得十分出色，还完全遵守老式的对位传统。

当沃尔夫冈四岁的时候，他开始写自己的短小曲子了，由他的父亲把它们记录下来。一天下午，莱奥波德·莫扎特同他的一个老朋友，宫廷小号吹奏家沙赫特内尔回到家里，看到沃尔夫冈伏在写字台上，脸蛋和手指上都是墨水，在他面前摊着一张乐谱纸，上面满伺点点墨迹。小家伙是那样专心致志，根本没有发觉父亲进来。他又把羽毛笔插到墨水瓶底，拿出来时一些墨汁又掉落在乐谱纸上，但他随即用手指把墨汁抹掉，乐谱纸被弄得污七八糟。然后他一本正经地在线上画下几个音符。

“沃费尔，”父亲惊愕地说道，“你在这儿做什么？”

“写一首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马上就要完了。”

“让我看看！”

“还没有好呢！”

“让我看看！你得弄干净点！”

他笑着拿起谱纸，开始读了起来，可不久就变得态度严肃，全神贯注地一直读到结尾。

“您看看，沙赫特内尔先生，”他说，“看得出他要写些什么！可这是不能用的；太难了，没有一个人能弹出来。”

“那它也是一首协奏曲，”沃尔夫冈说，“得长时间的练习，直到练会才行。您看，得这样！”他费力地爬上琴凳，开始弹了起来，他确实成功地使这两位听众差不多理解了他要表达的东西。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以父亲的一首钢琴协奏曲为样子写成的。

莫扎特夫人走了进来。——“嗨，沃费尔，你怎么成了这副模

样！马上到厨房去，求特莱瑟尔把你洗干净！——您看，沙赫特内尔先生，”当沃尔夫冈离开了房间，她继续说道，“这孩子整天不是坐在钢琴前就是在写字台旁，除了音乐他什么都不想知道，都不想听！我时常为沃费尔担心！他原本是活蹦乱跳的——整天除了笑，脑子里除了那些傻念头就没有别的，——您知道得很清楚，沙赫特内尔先生，他对每一件好笑的事都会笑个不停，人们简直觉得他会笑破肚皮的！可现在他整天除了弹琴和写曲子之外什么也不做。若是他去上学，那该有多好呢？”“您不必激动，莫扎特夫人，”沙赫特内尔说，“沃费尔很健康，长得胖胖的！完全像他的妈妈一样！”

“您千万不要认为，沙赫特内尔先生，”莱奥波德·莫扎特说，“是我在督促沃尔夫冈去工作！我不催逼他，我不提醒他，我什么都不说。是他自己在逼自己！我只是一再地阻止他，叫他不要做得太多！”

“昨天晚上他又在钢琴旁坐到九点半，”莫扎特太太说，“这个时候他早就该上床了！”

“你说得对，”莱奥波德·莫扎特说，“以后不该再发生这样的事了。但是，沙赫特内尔先生，您看，孩子坐在钢琴旁，恳请、乞求让他再呆一会，他还要弹点什么，他以那样一种目光望着，这目光像是——怎么说呢，我不知道来自哪里——来自另一个世界，我想能够这样说的！这孩子身上有一种特别的东西！”

莫扎特夫人来到了厨房。沃尔夫冈光着身子站在一只半盛满温水的木桶里，紧闭起双眼，伸展开两条小胳膊；在特莱瑟尔用刷子和肥皂擦洗他时，他敞开喉咙唱一首赞美诗，这是首管风琴作品，每天晚上在上萨尔茨堡都能听到。

“沃费尔今天又玩墨水了，脏成什么样子呵！”当女主人走进来时，女仆嘟囔说。“您知道，莫扎特夫人，孩子才四岁，不该给他纸和墨水的呀，这是我的看法。——好了，沃费尔，你现在又干净了！穿上你的睡衣，去吃晚餐，然后马上上床，别再到钢琴那儿去了，我的亲爱的！”——沃尔夫冈欲表示反对，并试图得到妈妈的支持，可

是她站在特莱瑟尔一边。

“若是你马上上床，沃费尔，”她说，“我给你讲一个好听的故事！”

沃尔夫冈满意了，他匆忙地和姐姐一起喝完牛奶粥，顺从地被带到床上。随后母亲开始讲故事：温特尔山是一座巨大的山，满山都是纯正的大理石，从修道上山这边就能看到。山的里面完全被掏空了，盖起了房屋和宫殿，有漂亮的花园和明镜般的泉水，还有用黄金和白银堆成的小丘。这里面住着一群小矮人。半夜，每当萨尔茨堡一切都睡着了时，山就打开了，所有的小矮人都走了出来，走在最前头的是一个小乐队，他们用小鼓和笛子演奏一首好听的进行曲。

“这我在梦里听说过！”沃尔夫冈喊了起来。

在乐队的后边张着一顶金黄色的华盖，下面是国王，文武百官都围在他的四周；在他们的后边是宫廷侍从，再后边是老百姓；女人穿着白色的衣服，头发长长的，披散开来；男人穿红色衣服，腰边挂着宝剑，宝剑长得像个大鼻子。这些小矮子就这样进入萨尔茨堡，前去大教堂，当他们到达大教堂时，整个教堂一下子就大放光明，在管风琴、大鼓和小鼓声中举行了一次隆重的弥撒。

“是阿德尔卡瑟先生演奏管风琴吗？”沃尔夫冈问道。

“沃费尔，阿德尔卡瑟先生那时正睡在床上打呼噜呢。”

“那是谁去演奏管风琴？一个小矮人可是不能演奏呵，他是那么小！琴是那么大！一定是阿德尔卡瑟先生演奏管风琴！”

“你去问他好了，沃费尔！”

“咳，阿德尔卡瑟先生，”沃尔夫冈打了一个哈欠说，“现在我累了。您去喊爸爸！”

莱奥波德·莫扎特走了过来，于是开始了每晚照例举行的夜安仪式，沃尔夫冈站在一把椅子上，与父亲共同唱起尼德兰的威廉歌，他把歌词唱得模糊不清，只有他自己才懂得；这首歌的开头是“奥朗治亲王”，唱完，他在父亲的鼻尖上印了一个吻，说道：

“夜安，亲爱的爸爸！我祝愿您睡得好！等您老了的时候，我

就用一个玻璃罩子把您罩起来，空气就吹不到您了，这样您就永远受人敬重！”

对娜内尔说来，她的小弟弟的令人难以置信的飞快进步是一个巨大的激励，她勤奋地练琴，到十岁的时候已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小演奏家，她不仅能丝毫不差地弹奏那些难度极大的钢琴协奏曲，而且有着非凡的表现力和理解力。沃尔夫冈现在五岁了，在音乐课上虽然他从没有存心和姐姐一争短长，可却几乎超过她了。他梦想最多的是坐在钢琴旁弹琴，谛听琴音，寻找一个新的和弦，带着一个学者在做物理实验时的表情倾听音的和谐与不和谐。根据他的请求，父亲给他弄了一把儿童小提琴，却事先说定不许他上小提琴课。可是，每当房东的儿子卡耶坦·哈格瑙尔来上课时，小沃尔夫冈就喜欢待在角落里，注意地听爸爸教卡耶坦些什么：怎样持琴，怎样运弓，首要的是拉出一个纯正、厚实的音来。父亲说，最倒胃口的莫过于演奏者不能正确地握琴了，若是他的两个手指几乎抓不住琴，这样就差不多够不着琴弦，发出的音自然是嘶嘶的，沙沙的，而不是一个正确的音。每当爸爸不在家的时候，沃尔夫冈就自己玩弄着他的小提琴，轻轻地拉动起来，于是发出难听的声音，他流露出厌恶的表情，但是却有着一种自信，不久他就能拉得更好些。

一天，沃尔夫冈的父亲和沙赫特内尔先生、温采尔先生一道回到家里。温采尔先生在宫廷乐队拉第一小提琴，他写了几首三重奏，来向莱奥波德·莫扎特请教。乐谱分放在谱架上：温采尔拉第一小提琴，沙赫特内尔拉第二小提琴，莫扎特的父亲拉低音部，他要提高一个八度在中音提琴上演奏。这时沃尔夫冈羞赧但却勇敢地拿着他的小提琴挤了过来，问他是否可以演奏第二小提琴。父亲说他是在胡闹，他还根本没有教过他呢。沃尔夫冈回答说，拉第二小提琴用不着学就行。父亲叫他住嘴，不要捣乱。孩子难过地哭着走开了。沙赫特内尔先生认为，是否该让沃费尔试一试。温采尔先生也表示同意，于是莫扎特把小家伙喊了回来。

“你和沙赫特内尔先生一起拉，但是要轻轻的，不要让人听出来，否则你就离开这儿！”

演奏开始了，沙赫特内尔不久就看出来，他自己完全成了多余的了。他停了下来，观察沃尔夫冈的手怎样在小提琴上来回运动。大家认为不可能的事成了现实：孩子把他的声部从头拉到尾，一次也没有停顿，拉得完全说得过去。

“你简直是一个小魔鬼！”沙赫特内尔先生喊了起来。

“，这根本不算什么！”小家伙说，“我肯定也能拉第一小提琴！”

于是，出于好奇进行了一场实验。虽然沃尔夫冈对把位——或者如当时人们称之为指法——还一无所知，可是看到他那纤小的手指在指板上跳个不停，并能多半奏出正确的音来，这情景确实感人而好笑呢。

从这次天才的玩笑以后，沃尔夫冈也开始定期上小提琴课了。

莫扎特家里有两个神童，整个萨尔茨堡都知道了，不久就有朋友和熟人甚至陌生人来到粮食巷这所小住宅里听孩子们演奏。娜内尔每当有机会表现自己和受到称赞时，她总是感到很高兴。沃尔夫冈则不同了。若是他对来访者的理解力不太信任的话，那通常是很难把他弄到钢琴旁的，即使他弹了，也多半是不卖力气的；每当父亲不在场，没人注意他时，也时而故意弹错一些音，而且心里觉得好笑。他最喜欢的是在真正的音乐家面前演奏，比方说给好心肠的胖胖的教堂管风琴师阿德尔卡瑟弹琴，同这个人一起除了弹琴还搞了些有趣的把戏，或者是给副乐长洛里演奏，父亲是不能得罪他的，此人本来是一个歌手，可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就登上了乐长的宝座，成了他的上司。宫廷乐队和教堂合唱队的其他成员也都一一前来，每次都令他们惊奇和赞叹，人人都预言沃尔夫冈有伟大的前程。这些话他本人什么也没有听到，当开始夸奖他时，他早就跑开了。德高望重的老宫廷乐长埃贝林长期卧病在家，沃尔夫冈的演奏使他享受了最后一次欢乐，在此之后不久他就永远阖上了眼睛。

埃贝林的继任只能是洛里，这是不会有疑问的。但谁会成为副乐长呢？莱奥波德·莫扎特在众多的宫廷音乐会上早就显示出了他这方面的才能。但是决定却迟迟地没有下来，年迈的大主教西吉斯蒙德近年来变得优柔寡断了。

莱奥波德·莫扎特觉得该是让他的小儿子慢慢地熟悉管弦乐队的各种乐器的的时候了。有一天，他带他去参加一次排练，指给他一把椅子，命令他乖乖地坐在那儿，不许作声，不要捣乱。然而只要是在演奏，就不需要这样的命令，因为沃尔夫冈坐在他的位置上像僵住了似的，对每一件乐器都全神贯注地观察，同时又沉醉于音乐的整体印象中。在第一次休息时他可不再坐在椅子上不动了，而是挤进了乐队，在每一件乐器旁边转来转去，用极快的速度弄清如何吹双簧管，吹法国号。一个孩子如此破坏乐队的纪律是罕见的。但是大家都认识沃尔夫冈，都喜欢他，就是指挥也睁一眼闭一眼。一会工夫，沃尔夫冈在众多的乐器中间发现了他的特别心爱之物，这就是那些木管乐器，尤其是双簧管，用它奏出的音乐快乐时如火如荼，痛苦时如歌如泣。法国号发出的富有怀念渴望之情的音响也令他神往。但是在小号前面他却害怕得要死，每当沙赫特内尔和他的同事把闪闪发光的折磨人的乐器放到嘴唇上时，他就用手捂住双耳。

沃尔夫冈六岁的时候，父亲首次让孩子们在一次宫廷音乐会上演奏。演出极为成功，这表明沃尔夫冈和娜内尔完全能开音乐会了。莱奥波德·莫扎特认为让两个孩子出去见世面的时机已到。维也纳有喜欢音乐的皇族，而萨尔茨堡和维也纳的贵族家庭大都有亲戚关系，这座城市应当是个起点。年迈而善良的大主教表示赞同，给了莫扎特三个月的假期，九月中旬，莫扎特全家乘上了一辆驿车。驿车沿着萨尔察赫河和因河驶去，直到帕绍，然后乘船，顺多瑙河而下前往维也纳。

踏入世界的第一步

欧里底根墓碑前的帷幕落下了，乐队静了下来。在宫堡剧院的正厅，从只坐有为数寥寥听众的楼座上飘起了零零落落的掌声，但不久就声息俱无了。乐长格鲁克布满痘痕的脸上露出一丝轻蔑的微笑；他离开了乐队，对听众根本不屑一顾，甚至对皇位继承人约瑟夫大公爵都没有投去表示敬意的目光，约瑟夫大公爵试图用自己的掌声激起听众的热情，但白费气力，没有任何反响。

剧院监督杜拉佐伯爵走进宫廷的专用包厢，在皇位继承人面前躬身。

“完全和首次演出时一样，”大公爵说，“我怕我们善良的维也纳人对此不感兴趣。”

“殿下，我不知道。”监督说，“所有新的东西，若是伟大的和有意义的，都需要时间，它才能取得成功。”

“那么您相信，这个新的是伟大的和有意义的啰？”

“我坚信这一点，殿下！歌剧本来就应当是音乐戏剧，可是人们忘记了。把歌剧重新带回到它特有的道路，这一直是格鲁克的功绩。”

“他只要能成功就行，”大公爵说，“这项任务若是在音乐上也能胜任就好了，可是《奥尔菲斯》的第一幕还没有向我证实这一点。”

“殿下将在第二幕后做出不同的判断。”监督回答说。他还想进一步说下去，但是大公爵在此期间招来了坐在邻近包厢里他宠爱的一个骑士。年轻的伯爵帕尔菲走了进来。

“呐，弗朗茨尔，”大公爵说，“喜欢吗？”

帕尔菲耸了耸肩膀，露出一丝显得十分可疑的微笑：“有喜欢

的，那他就喜欢。”

“杜拉佐伯爵用第二幕来安慰我呢。”

“是呵，该下到地狱里了，”帕尔菲伯爵说，“在地狱的统治者普鲁图的宫廷里会有一场干净的芭蕾舞了。——但是我要向殿下禀报的是另一件事：我去林茨旅行，造访施利克伯爵，他留下我，对我说：你今天不可以走掉，今天在林茨有一场音乐会，这样的音乐会甚至在维也纳都不曾有过！——现在殿下，请您往那儿看，在二楼有两个孩子，从中间数右边的第三个包厢，坐在头一排的！他俩是音乐会的演出者！这样的钢琴演奏我一生中还没有听到过！特别是那个男孩，是个天才，今年才六岁！”

“孩子们姓什么？”

“莫扎特！他们的父亲，坐在女孩后面的那个人，是萨尔茨堡的宫廷乐师。我相信，那位可尊敬的妈妈对她的孩子会开心死了！”

“我感谢你带来的消息，弗朗茨尔！孩子们应当在舍恩布伦宫演出，你也应当在场！”

莫扎特一家在维也纳还不到两天，维也纳贵族家庭的总管们已出现在他们简朴的住地，要“乐长先生”同他的孩子为他们的主人演出。

叫他乐长！在喜欢称呼头衔的维也纳都这样称呼莱奥波德·莫扎特，他提出异议也没有用处。呐，那就这样好了。大主教迟迟不任命乐长，这毕竟不是他莫扎特的错误。当然，若是他可以名正言顺地有这样一个头衔，他会感到更惬意的。

在科拉尔多伯爵家里，姐弟俩第一次在维也纳社会面前亮相。随之在齐岑多夫伯爵夫人那里举行了一场音乐会，然后又在副首相科罗莱多伯爵那里，他邀请了帝国的显贵参加。到处是同样的成功：人们对年幼的演奏家娜内尔惊叹不已；但每当沃尔夫冈登台的时候，这个六岁的小鬼使所有的人陶醉于真正的狂喜之中，不断的喝彩声，爱抚和拥抱，源源而来的珍贵馈赠。这样一来，当莱奥

波德接到命令，十月十三日，下午三点带着孩子在舍恩布伦宫给皇帝演出时，他显得信心十足了。

他带着孩子坐在前厅等候，伟大的时刻终于到来，通向音乐厅的大门打开，一位宫廷官员喊道：萨尔茨堡乐长和他的家人到！这时他和他妻子的心房猛烈地跳动起来。

两个孩子手拉手走在前面，朝着珠光宝气的人群的中心走去，玛丽亚·特蕾西亚皇后坐在一张靠背椅上，带着一种感人的微笑向他俩望去。父母亲跟在后面，四个人都深深地鞠躬致意，这是他们在家里早就练习好了的。随之而来的是莱奥波德的第一次胜利：后果帝弗朗茨，这个热情的音乐之友，本人也是一个有相当造诣的小提琴家，他问道，在他面前的是否就是杰出的《小提琴之艺术》一书的作者。他简短地向皇帝报告了他的两个孩子的音乐教育。在此之后音乐会开始了。通常第一个登场的是娜内尔，但这次她太激动了，父亲只好让沃尔夫冈开始。小家伙心满意足地走向钢琴。他不习惯在平滑如镜的地板上行走，滑了一跤，跌倒在地。弱弱的大公爵夫人玛丽·安东尼特紧走了几步，把他扶了起来。沃尔夫冈起身后吻了她一下。他走到钢琴前，可是琴凳太矮，只得垫上了枕头。这个脸蛋红扑扑的小家伙坐了上去，弯起双腿，满意地向四周望了望，然后用两只小手弹了一两个和弦。

“这架钢琴蛮好，”他带着行家的表情说道，“我欢喜用它演奏。”

“我儿子的第一部作品，”莱奥波德·莫扎特说，“是三首小步舞曲，都是用同样的基础低音写成的。”这是三首短小而简朴的作品，虽然用同样的低音，但却有着惊人的不同：第一首是老式的和呆板的，第二首灵活，流畅，第三首完全是任性的了。

“如果这完全是他单独作的，”约瑟夫大公爵对他的父亲说，“那他是一个小天才。”

“他的父亲一定帮了些忙。”皇帝说。他说得很轻，但是莱奥波德·莫扎特听到了。

“如果皇帝陛下恩准的话，”他感到自己的尊严受了轻微的伤

害，“我的儿子可以立刻即兴弹奏另一首小步舞曲。我只是请求给一个基础低音！”

“就这样做！”皇帝喊道。“那么，小魔法师，我接受你父亲的建议。”他站了起来，向钢琴走去，皇后和所有其他人都跟在后面，围着沃尔夫冈形成一个圆圈。皇帝拿起放在钢琴上的一份乐谱，翻了开来，弹了一个八分音符的低音。

“就这样，你这个小鬼头，有多大本事，你就使出来吧！”

沃尔夫冈满不在乎地微微一笑，随即开始弹出一首美妙的小步舞曲，丝毫没有差错。

在弹奏中间他说道：“皇帝陛下，看来您对音乐比首相大人科罗莱多懂得的多一点，这不错。若是他的话，我现在只要弹那三首旧小步舞曲中的一首就够了，他不会察觉出来的！”——这话引起一片笑声，但他不受干扰，直把他的这首小作品弹完，随之从他那张高高的宝座上笑呵呵地向四周躬身。

“但是我喜欢在一个真正的音乐家面前弹点什么，”他说，并对这句话激起的活跃情绪感到惊讶。——“是这样的，您们大家为什么要笑啊？一个真正的音乐家是最懂行的了，谁懂得最多，我就更愿意给他弹点什么！”

“这个孩子要给我们惹祸的！”莫扎特夫人悄声对丈夫说。

“我的儿子想的当然不是这样。”他的父亲结结巴巴地说——

“莫扎特先生，您让孩子说下去，”皇后说道，“他说的完全对，若是他，如我希望的，不久再在这里演奏的话，我请瓦根扎尔也来参加。”

“我早就演奏过他的东西了。”沃尔夫冈说，随即开始弹起瓦根扎尔的一首奏鸣曲。孩子现在完全成了另一个样子。他的脸变得严肃起来，所有的动作紧张有力，蓝灰色的眼睛闪着美丽的火花。就是听众，从皇帝开始，几乎也都被音乐感染了，笑声消失了。一个这样年幼的孩子如此技巧圆熟地掌握了这样一部艰深的作品，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然而他那深刻的音乐理解力，特别是慢乐章演奏中表现出的这种领悟，又何啻是一种奇迹。

大家都重又坐下，现在轮到娜内尔上场了。在技巧上她与她的弟弟可相比美；这对一个十一岁的女孩说来是可以理解的，而对一个六岁的男孩却显得几乎是超自然的。再说，她也不能使钢琴发出如此诗意的魔力，像沃尔夫冈小小的手指所做的那样。这样，娜内尔在她的弟弟演奏之后便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虽然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感觉，但都试图用更为热烈的掌声把它忘掉。皇后把她召至身边，拥在怀里吻她。沃尔夫冈还从没有想到去嫉忌娜内尔，可当他看到这种情形，就感到她的姐姐胜过他了。他一下子就跳到皇后的怀里，搂住她的脖子，吻了一下，又吻了一下。皇后慈母般地用胳膊搂住两个孩子，慈祥地向莫扎特夫人颌首。

“你是一个小奥尔非斯！”约瑟夫大公爵说。“前不久我在歌剧院看到过你，你肯定知道奥尔非斯是谁！”

“可是我不能唱呵！”沃尔夫冈说。“对呀，我是一个奥尔非斯！我们到维也纳那天，在关卡那儿要交养路费，可我们很快就完事了，大公爵先生，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我用小提琴给管养路费的先生拉了一首小步舞曲，他说：“好极了，小奥尔非斯，你们不必交费了，免税通行！”

大公爵笑了起来：“您们看，小家伙，甚至在关卡你都得到了成功！维也纳得有您，这是一定的了！日后，当您成了个男子汉时，我们肯定会在这儿再见的！”

“那我太高兴了！”沃尔夫冈恭敬地说。

在此期间送来了巧克力和糕点，莫扎特的两个孩子坐在皇室孩子中间满意地饱餐了一通。皇帝这时建议，他和沃尔夫冈的父亲共同演奏一首瓦根扎尔的小提琴奏鸣曲。莫扎特很想问问，他的《小提琴之艺术》是否容易掌握。皇帝拉得非常正规，他很快就感觉到，他大可以放心，没有什么可挑剔之处。糟糕！皇帝陛下按错了位置！把f拉成了升f！——啊，算了！继续下去！——但就在这时候，从近旁突然响起了声音：喂！拉错了！沃尔夫冈出现在门那边，大声叫了起来。他的母亲冲向他，把他重新拽到门外，但这时皇帝停了下来，笑着对他的伴奏者说：“再来一次吧！孩子和

傻瓜说的都是真话！请吧，从头开始！”

翌日皇室司库来到莫扎特这里，把一百个皇家杜卡特 放在桌子上，这比四百个普通杜卡特还多，就是说超过莫扎特在萨尔茨堡的全年收入！除此，他还给娜内尔和沃尔夫冈带来两件华美的节日服装，连皇室孩子也很少穿呢。皇帝和皇后捎话说，希望不久看到孩子们穿着这身服装再出现在他们面前。

在此后的八天里，维也纳的贵族宫殿竞相举办孩子们的音乐会，一个晚上接一个晚上，甚至在下午，孩子们博得喝彩，金钱和礼物源源而至。一七六二年政治上的事件——在这一年，奥地利为了确保对普鲁士的胜利而同俄国结成同盟，——都被忘到脑后，上层社会日常谈论的话题是萨尔茨堡的神童。十月二十一日，莫扎特全家重又出现在舍恩布伦宫。两个孩子穿上了华丽的服装。娜内尔的衣服是白色的提花塔夫绸，沃尔夫冈的上装是用雪青色的布做成的，马夹也是用同样颜色的云纹绸制做的，裙子和裤子都镶上了金线。孩子们看起来可爱极了。这次皇后的教师，著名的瓦根扎尔也出席了，对沃尔夫冈的惊奇和钦佩使他说不出话来。可突然孩子疲惫不堪，报怨两腿疼痛，这样音乐会只好提前结束了。回到住地沃尔夫冈马上被带到床上，请来了医生。医生说这是一种腥红热。虽然一两天后沃尔夫冈恢复了健康，没有发现真正的腥红热的某些症状，但医生说，这只是由于他的医术高明，确实是一种腥红热，一段时间后还要受到感染的。所有的邀请都已经结束了，在十二月还顺路去了普雷斯堡，到1763年初，全家人重又回到萨尔茨堡。

当莱奥波德·莫扎特去大主教那儿销假时，他受到热烈的赞扬：他用他的孩子为萨尔茨堡赢得了荣誉。

“令我感到遗憾的只是，”这个善良的年迈统治者说，“您在维也纳时没有一个漂亮的头衔。这种事情不能再重复了，请您接受它！”随着他把一项任命他为副乐长的命令递给了他。

从现在开始，莱奥波德·莫扎特不再需要坐在谱架旁拉他的小提琴，而是同乐长洛里一道来分担乐队的领导工作了。可他本人感到奇怪的是，在此之前不久他一直渴求的职位，现在给他的印象却是如此的淡薄。他的职务，他在萨尔茨堡的工作，给他带来面包，养活一家大小。但这一切同一个另样的、远为光辉灿烂、远为责任重大的任务相比是多么乏味啊！这个任务就是为这个世界培养出伟大的音乐天才，世界已经看到他了！他不时地思忖，是不是由于做父亲的骄傲和爱而使自己变得飘飘然、忘乎所以，把儿子看得太重了。他不需要对这个问题做出肯定的答复，每当新的一天的到来，都增强他对沃尔夫冈的信心，如果说他还有过少许怀疑的话，那在维也纳早就被一扫而光了。

这个一向文静和清醒的人现在经常被幸福搞得昏头昏脑，他，莱奥波德·莫扎特，是沃尔夫冈的父亲，这种念头彻底地主宰了他。——但是现在该怎么办呢？让孩子就这样平静地长大？在这儿他能给予他什么呢？教他钢琴，管风琴，小提琴，音乐理论，作曲。——可这些就够了？对其他人那是够了！对他的沃尔夫冈不够！他必须还在年幼的时候就去见世面，到大都市去，也许再去维也纳，去巴黎，去伦敦，然后去意大利，这是音乐的圣地！在那儿孩子会通过活生生的范例，用一年时间迅速地掌握艺术和知识，而在这里要花上十倍的时间！在那里沃尔夫冈会很快地赢得名望和声誉，先是做为一个演奏家，稍后也做为一个作曲家。若是孩子学成了，长大了，那欧洲的宫廷会竞相请他去任职的。

赢得他的统治者对他的计划的支持，这对新任的副乐长并不是一件难事。在此期间，一个姓瓦尔德史泰因的伯爵小姐从维也纳来萨尔茨堡完婚。她向大主教讲述了小沃尔夫冈在维也纳贵族圈子里所取得的成功，这证实了，甚至远远超出了孩子父亲所谈到过的。莱奥波德·莫扎特又在照旧领取薪俸的情况下得到了一年的假期。这对大规模的旅行准备是必要的。乐长借助一本厚厚的手册制定出旅行计划，按照这个计划，将取道南部和西部的一些德意志公国的宫廷，前往荷兰、法国、英国、瑞士和意大利。随后他设

法从萨尔茨堡贵族界和维也纳熟人那里拿到给那些国家里著名人士的介绍信，这会轻易地为他打开通向上层社会之路。他温习他的法语和意大利语，也使他的妻子和孩子熟悉一些日常用语。添置了服装，在普雷斯堡廉价买来的一辆旅行车，用新布把它装饰得焕然一新。但更主要的是使孩子们在技术上尽可能提高，此外还要熟悉一些当代的钢琴作品，在异国他乡人们也许要把这些作品摆在孩子们面前让他们弹奏的，在那些地方人们的要求会和安静舒适的萨尔茨堡不一样。这就意味着一七六三年的头半年是孩子们紧张练琴的时间，而沃尔夫冈除此还要练习小提琴。

“这对孩子们是不是太多了？”莫扎特夫人对她的丈夫说。“我觉得沃费尔近来显得苍白多了！”

“他们还得坚持下去，直到六月初，”乐长说。“在旅行期间我会体贴他们的，让他们过上最美好的生活。开音乐会我们会有大量的收入，不必再为每个克罗采而瞪大了眼睛。我们要过得愉快幸福，哪个地方美，我们就待上一两天。现在你看好了，到六月初我们就关上大门，把特莱瑟尔打发回家。”

时光荏苒。一七六三年六月九日的清晨，一辆旅行车停在粮食巷哈格瑙尔的楼房前。两个商店学徒在搬运箱子。邻居们聚集在房前。对过的药剂师尼德尔先生带着忧虑的表情摇晃着车轮。

“我可以向您预言，尊贵的乐长先生，”他对莱奥波德·莫扎特说，此刻莫扎特正拉着沃尔夫冈的手走出家门，“这两个后车轮，在您到达慕尼黑之前就会垮下来的！”

乐长把手伸向他，“敬重的药剂师先生，我们只好随它了！只要我们健康就行！”

“要关照沃尔夫冈，”药剂师说，“您知道，孩子的性情容易激动！注意，别让他过分激动！千万不要忘了！”

奥地利的一种辅币。——译注

这是一幢五层的分租楼房，房主姓哈格瑙尔。——译注

这时哈格瑙尔先生也走了过来。沃尔夫冈生在他的楼房里，这使他感到非常骄傲，像是一个善良的叔叔一样，莫扎特一家长期地住在他的楼房里，他把莫扎特全家当做某种亲戚看待。他有着广泛的商业上的联系，直到法国和尼德兰。他坚信莫扎特的这次行动会取得成功，就是在金钱上也会如此，于是他给了乐长一笔数目可观的贷款，除此还交给他几个大城市用的信用证，以备不时之需，免得陷于窘境。他满意地望着整装待发的一家，他们衣着华丽，从外表上看不出是简朴的市民出身。哈格瑙尔太太也来了，她在安慰哭叫的特莱瑟尔，哈格瑙尔的那些孩子争着去给可怜的小狗“娇娇”拴脖套，它在凶狠地吠着，挣扎着要解脱出来。从邻近和对过的窗户里，邻居们伸出头来，向莫扎特一家招手、致意和祝愿。现在塞巴斯蒂安从哈格瑙尔楼房里走了出来，他是两匹驿马的主人，要把莫扎特的旅行车拉到慕尼黑。他在房间里喝了一大杯樱桃酒提了提神，爬上了他的位置。两匹马嘶叫了起来，从三十个人喉咙里喊出一路顺风的祝愿，特莱瑟尔在啜泣，“娇娇”做了最后一次愤怒的尝试，想冲到她主人那里；这时塞巴斯蒂安甩响了鞭子，马走动起来，在欢呼的喊叫声中马车在粮食巷坎坷不平的石道上辘辘驶过，穿过克劳森大门向西，直奔巴伐利亚的边界驰去。

在巴黎的凯旋

奥尔良公爵的秘书弗里德利希·梅尔希奥·格林住在巴黎的一所小型的单身住宅里，他坐在写字台旁正在读一份手稿，这是他的朋友狄德罗寄来并请他提供意见的。手稿有个标题：《拉摩的侄儿》。格林显然很满意，因为在他的脸上经常露出会心的微笑。他在一个小本子上记下一些对音乐的精彩的评注，便于自己偶尔利用一下。

这时门铃响了，仆人走进来递给他一张拜访名片。上面写着莱奥波德·莫扎特，萨尔茨堡宫廷副乐长。格林瞥了一下写字台上的小钟。五点三刻了！六点时漂亮的马松夫人来拜访他，第一次拜访！一个德意志的乐长！好吧，不在乎一两分钟嘛。

莱奥波德走了进来，禀报了自己的名字，解释了自己来访的目的，也提及，如果没有伯爵夫人冯·埃克的鼓励——在萨尔茨堡他教过这位伯爵夫人——，那他是不敢冒昧前来寻求这样一位身居高位的大人的支持的。

可怜不幸的外省乐长！格林在想。因为你的两个孩子能马马虎虎地摆弄钢琴，你就异想天开！——若不是必须顾及到伯爵夫人的情面，那他勿需费什么唇舌就把他打发了事。“尊敬的乐长先生，”他说，“我感谢您，或者确切地说，感谢尊敬的伯爵夫人，谢谢你们对我的看重，您们对我的微薄才能过于推崇了。当然啦，一些人愿意听听我的意见，是呀，我甚至可以不夸张地说，我的见解业已具有——是呀，我可以如实地说：一种历史的意义。”他向他的客人敬烟，随即自己拿了一撮

“如果您能向我进一步谈谈，”乐长客气地说，“那我会十分感兴趣的。”

“那是一七五二年，”格林说，“意大利喜歌剧传到巴黎。当时

吕利、德图什和拉摩的法国的大歌剧使所有的人都倒了胃口。”

“怎么？也有拉摩？”

“当然，也包括拉摩在内，这是说，对他们的神话题材倒了胃口，这些题材连孩子们都熟悉，归终说来只是为了讨国王的喜欢，吟唱那些可怕的赞美诗。乐长先生，您肯定认识哈塞吧？”

“不认识，可知道他的音乐。”

“他的音乐如何？”

“非常出色！”

“当哈塞来到这儿，我带他去听吕利的一部歌剧。您知道，吕利是法兰西的骄傲、偶像。这个好心肠的哈塞为听众的忍耐力而目瞪口呆，他们居然能耐着性子去欣赏这样无聊的东西。好了，意大利喜歌剧家一七五二年来到了巴黎，法兰西歌剧所缺少的，他们都有：舞台上真实的人，不是众神和英雄那些无赖，除此还有美妙动听的旋律，用简单的易于理解的乐队伴奏，没有那些污七八糟的东西。简短地说吧：这些意大利的小型喜歌剧正是人们所能想到的最可爱和最逗乐的东西。于是我写了一篇短小的讽刺文章，鞭挞了我们的旧歌剧的所有弊端，对意大利大加赞扬。我的这篇讽刺短文叫《波希米亚渺小的预言家》，它获得了成功，是呀，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能和它相比！就是说，我的短文取得的成功是没有前例的！它像一枚炸弹爆炸，善良的巴黎人终于觉察到了，直到现在他们在歌剧里感到缺少的是什麼。所有的人都涌向意大利人，宫廷歌剧院里空无一人。剧院监督真想把我毒死，这一点您是可以想到的。最终他设法把意大利人驱逐出去！当时我写了下面的一席话——普鲁士国王会对此大为开心的——，我写道：我欢迎把这些喜歌剧家赶走，用这种极为强烈的——”

“您欢迎他们这样做？”乐长惊讶地问道。

“我欢迎他们这样做！这样，狄德罗、达兰贝尔·卢梭和其他的伟大作家，这样，画家、雕塑家、建筑家，简短地说吧，所有对意大利人着迷的艺术家们再不到歌剧院去了，而是重新从事他们的工作，去为法兰西赢得尊敬和荣誉！——您觉得如何？”

“好极了！”乐长说，“精彩的讽刺！”

“这种过激的手段当然无济于事，”格林说，“喜歌剧必然退让，但是它的榜样却产生了一种法兰西喜歌剧，这就是诙谐歌剧，这您肯定熟悉。我只想提两个人的名字：杜尼和菲利多。——大歌剧由于我这个渺小的预言家捅了一刀还在慢慢地流血不止。”他看了看钟。——“我们谈的有些太远了。”

“我很感兴趣，”乐长说，“首要的是我找对了地方。”

“尽管这样我不得不使您失望，尊敬的乐长先生！您的孩子弹钢琴——现在在巴黎有一大批出色的钢琴演奏家，我向您提埃卡德这个人——这是最出名的；还有肖贝特，他并不合我的口胃，可在这里却是最好的——，还有莱格朗·霍瑙尔以及其他的人。同这样一些大人物进行竞争，我觉得毫无希望，我为此感到遗憾。”

“可我的孩子举行的音乐会到处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到处！是呀，但巴黎可不是到处！如果我以一个同胞的身份可以向您提出忠告的话，您最好不要在这儿冒险！那样您只会花去钱财，而且是一笔可观的数目。——好了，乐长先生，遗憾的是我的时间有限，我还要等候客人——！”

莱奥波特·莫扎特立起身来，格林同他握握手，陪他到前厅去。

“也许我们将在社交场合再见一次，”他说，“那我会十分高兴的。这儿怎么有个孩子？”他问仆人。

“是乐长先生的儿子。”

“一个可爱的小家伙！”格林说，他拍了拍沃尔夫冈的面颊。“肯定你不久就能弹钢琴了吧，小家伙？”

沃尔夫冈望着他笑了起来。“我早就弹钢琴了。”

“这是我的儿子，正是为了他的缘故我才冒昧地来麻烦您。”

“要在这儿举办音乐会的就是您的这个儿子？”

“是的！”

“他多大了？”

“七岁。”

“你能弹些什么，小家伙？”

“您想听什么，我就弹什么。”

“乐长先生”，格林激动起来，他说，“请您回来！事情变得完全不一样了！您为什么不早就告诉我呢？请进，我的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沃尔夫冈·莫扎特。”

“这么说，我想听什么，你就能弹什么了。好吧，一言为定。这儿是钢琴。我想听埃卡德的一首奏鸣曲！”

“好的！”

“这儿有乐谱。”

“谢谢，我不需要乐谱。您想听埃卡德的哪一首奏鸣曲？也许是降B调中的第一首？我认为它是最好的！”他弹了头一两个小节，询问地望着格林。

“我的孩子，如果你没有什么不方便的话，我请你弹第六首。如果你能够弹下来，那么我就知道你是一个演奏家。”

沃尔夫冈怜悯地看了看他。“好吧，听您的，格林先生。”他从沙发上拿起一个垫子，把它垫在琴凳上，爬了上去。

格林说得对，这部奏鸣曲从头到尾是一部惟一的难度大的供演奏家弹奏的练习曲。但是沃尔夫冈把它弹得那样娴熟，仿佛是在做世界上一件最简单不过的事情，尽管他的两只小手还几乎按不到一个六度音程。格林前不久听到作曲家本人弹过这首奏鸣曲，这是他用来炫耀的得意之作。可孩子的演奏与他相比毫不逊色。

“完了！”当孩子弹完时，说道。“您很会听。我愿意为您弹琴。但是这首奏鸣曲并不是那么了不起。您觉得这个怎样。”他开始弹一个新的乐章，C大调，这个乐章以清新而粗犷的主题开始。

“这是谁写的？”格林问。

“我写的。”孩子边弹边回答。格林怀疑地望着乐长，莫扎特点了点头，微然一笑，流露出做父亲的骄傲。

“这要写成一首奏鸣曲，”当沃尔夫冈弹完了时，说道。“是我在布鲁塞尔开始写的。”

“再弹一些！”格林请求说，“再弹点你自己的！”

“我再没有写什么了，除了一两首小步舞曲。”

“那好，就弹你的小步舞曲！”——就在这时仆人走了进来，报告有客来访。

“尊敬的大师，”格林说，“在我的一生中也许还没有一次客人来访如此受到诅咒，它妨碍我继续听您的儿子演奏。他是一个奇迹！是我经历的第一个奇迹！但是我希望还能经常有这种耳福。请您把我看做您的朋友和仆人！为了帮助您的儿子，凡我能做的，我竭力去做。”

“我会永远怀着对您的感激。”乐长说，他立起身来。沃尔夫冈也站了起来。格林抓住他的肩膀，把他举了起来，吻着他的前额。

“你叫什么？沃尔夫冈？你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吗？”

“我还叫戈特利布。”

“戈特利布？好听！——阿玛德！这个名字怎么样？沃尔夫冈 - 阿玛德！听起来响亮！或者只叫阿玛德？”

“可我叫沃尔夫冈嘛！”

“那好：沃尔夫冈 - 阿玛德！”

康蒂亲王的官邸，在庭园中的音乐厅里，茶桌布置停当，摆上了鲜花，烛台分放开来，两只壁炉都准备好大量的山毛榉木块。一位年迈的钢琴调音师刚刚结束了他的工作，亲王的家庭钢琴教师，年轻的汉斯·肖贝特坐在这架三角钢琴前，检查音调得是否纯正。他感到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您们德国人不仅在演奏上超过我们，”调音师说，“而且在钢琴制造上也是这样。没有一架法国钢琴的音像奥格斯堡的施泰因先生的钢琴这样准。”

“可您们法国人有伟大的作曲家。”肖贝特说，随之在整个键盘上快速地奏出一个经过句。

“肖贝特先生，您只管嘲笑好了，”老人说，他把工具收拾进袋里。“库普兰和拉摩现在是伟大的，并且将来也是伟大的！”

“是啊，是啊！”肖贝特说，顺手弹了库普兰一个著名旋律的头

几个小节，但随后就转换到拉摩的一个旋律，听起来零乱不堪。

“您真是喜欢恶作剧，肖贝特先生，”老人说，“当您的时髦的奏鸣曲，”他说到这个字眼时用一种神气和庄重的口吻，“早就被埋葬和遗忘时，而库普兰和拉摩的作品依然活着和被演出！”

“作品——作品！”肖贝特说，“一个姑娘的诉苦！溪边的石磨！独眼巨人的争斗！该诅咒的污七八糟的东西，见鬼去吧！”

“我是您的仆人，肖贝特先生！”老人说道，他感到受了深深的伤害，于是把他的小工具袋夹在胳膊下走了。肖贝特在他身后弹了一组不谐和和弦，仿佛要以此把他赶得更快一些似的。随后他过渡到一个感情深沉的徐缓旋律，并开始即兴弹奏，使自己不被这种心烦意乱所妨碍，甚至不去理会它。

莱奥波德·莫扎特走了进来，他身后是娜内尔和沃尔夫冈。他们早来了一会，这样孩子可以先熟悉熟悉钢琴。三个人坐在角落里，等待着这个人弹完。

沃尔夫冈觉得他还从来没有听到过在钢琴上弹奏这样的东西。这个人在弹什么呢？是一首奏鸣曲？他听不出有一个真正的主题或者一个展开部。也不是一首歌，一首舞曲。听起来就像一个人完全为自己作的，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弹。是啊，可以这样弹奏吗？但是听起来很美！时而欢乐和喜悦，人们真想跟它一道唱起来，随之又悲哀欲泣。沃尔夫冈向父亲望去，可是父亲摇摇头，不赞同地撇了撇嘴。“再给他五分钟。”莱奥波德轻声说。

蜡烛点燃起来，把温和的亮光洒向白色的、交织着金线的壁毯，洒向四面巨大的、嵌在墙里的水晶镜子，洒向从高高的窗户上垂下来的玫瑰色丝织的窗帷。亲王的管家走了过来，请肖贝特先生停下；两个今天要演奏的德意志孩子想试试钢琴。肖贝特为被打断而恼火地跳了起来，疾步而去，同时对这种愚蠢的把戏和无聊的神童崇拜不满地嘟囔了几句；但他走到门口却改变了主意，折身回到一个角落里。

管家告罪地转向德国客人。

“肖贝特先生，您的一位同胞，可古怪得像英国人一样。”

“若是肖贝特先生作过曲子，”沃尔夫冈一边望着钢琴一边说，“那我高兴弹点他的东西。啊哈，是一架施泰因三角钢琴！”

孩子们没有多少时间了。一刻钟之后管家又回来，请跟他到隔壁房间去。这时年轻俊俏的伯爵夫人冯·波弗勒也来了，她是郡主康蒂的宫廷贵妇，今天代表郡主。她笑着让乐长和孩子从自己身边走过，并吩咐在炙热的煤火盆上烧茶。格林先生走了进来，向伯爵夫人打招呼，在隔壁的房间找到他要保护的人，此时两个孩子正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上呢。

“第一批客人已经到了，”格林向莫扎特一家人问候之后说道。“今天可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他掏出一个信袋，从里面抽出一张纸，字写得密密麻麻，——“这是我的评论中的一篇。我想您会满意的。”——他念了头一句：“真正的奇迹太少了，这使得人们说，若是有机会的话，真想去看那么一件。——呐，这是开头。您以后再读好了，现在不是时候。”

“我衷心地感谢您，格林先生！”

“没什么好感谢的。波弗勒伯爵夫人迷人吧？”

“是茶炉旁边的那位夫人？”

“就是她。穿着玫瑰色的衣服，系着白色的围裙，她显得俊俏极了，玫瑰色的帽子，上面带着白色的三角结！她是康蒂亲王的情妇，他是从他的妹妹奥尔良公爵夫人那里认识她的，原先她是公爵的宫廷女官。可亲王设法把她弄到家里，而成了他妻子的宫廷女官。”

“是这样，上帝，”莫扎特说，“这真够可怕的了！”

“为什么？”格林说，“这种事情有它的优越性，大家都满意，特别是亲王夫人，因为这样她的丈夫就喜欢呆在家里了，这位伯爵夫人也就变得如此迷人和活跃了！您知道，她极讨厌普通的客套，特别喜欢奇谈怪论，越离奇越疯狂，她就越感到开心。——您看，那就是亲王！您已经认识他了。第一批客人都到了。”

格林压低了声音，他一边用眼睛或脑袋的动作点明每一个进来的人，一边开始讲一些短小的下流笑话来助兴。但不久客人多了起来，他最终不得不指名道姓，这对于莫扎特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您别说了，”莫扎特说，“这些名字我没法记住。可那些引人注意的人是什么人？亲王对他们特别殷勤有礼。他们怎么进入这样显赫的社交场合？”

“这是巴黎最富的人，总承包商布加德和他的夫人。现在我得离开您了，要不连个座位都找不到了。”他转向两个孩子：“一切顺利，我可爱的小天使！”

客人纷纷坐在茶桌旁，这些茶桌靠着墙壁摆成个半圆形。波弗勒伯爵夫人和年轻的埃格蒙特伯爵小姐送茶、点心和酒。厅内响起了一种节日的快乐的声，随着交谈的开始，这声音不久就越来越响了。——“多么暖和的十二月呵！花园里的杏树都开花了！——宫廷守丧期结束就好了！——奇怪的是亲王为什么不带黑纱？——我的美人，你看他的纽扣！上面都带着黑纱！——你看，漂亮的巴夏洛蒂小姐！她又能在社交界露面了？是呵，您不知道？她——算了，这儿不是谈这个话题的场合。善良的亲王已经花了一大笔开销。——今天我们是听一个神童弹琴！——一个？是两个！难道您没有读过格林先生写这姐弟俩的文章？就是用餐巾把琴键盖住，他们都能演奏呢！——真的是这样？——您想一想吧，新年期间孩子要到凡尔赛宫去呢！王后要听他们弹琴！——啊，那是他俩！一个多么可爱的男孩！女孩也是——真的讨人喜欢！他们的举止多么可爱！一点也不羞羞答答！他们是从哪儿来的？从萨尔茨堡，侯爵夫人——是慕尼黑和维也纳中间的一个小地方，那儿夜里狐狸和狼出没无常。”

谁站在沃尔夫冈边旁？肖贝特先生！——“我来给你翻乐谱，小家伙！”他畏葸地说。

“谢谢，我弹琴不用乐谱。如果您愿意的话，您可以给我的姐姐翻谱。”

孩子们弹了两个小时，差不多就像在维也纳的宫廷和王公贵族的沙龙里演奏的情形一样。可是沃尔夫冈觉得这儿的一切更美，更稀奇和更使人眼花缭乱，特别是因为人们跟他说话他一句也

不懂，因为那些珠光宝气的漂亮夫人给予他的抚爱更温存更热烈。终于弹够了，孩子们又被带到隔壁的房间，那儿为他们准备好了点心和饮料。在此期间，莱奥波德·莫扎特在大厅里被一群热心的听众包围，他们争着邀请孩子在几天或近几星期到家里举办一次下午或晚间的演出。

肖贝特先生走进孩子的房间，坐在沃尔夫冈的对面，沉思地端详着他。

“你多大了，小家伙？”

“七岁。”

“那您呢，小姐？”

“十二岁。”

他又沉默不语，孩子们又吃起上好的巧克力和宫廷糕点师傅做出的精致点心。——“您刚才弹的是什么？”沃尔夫冈突然朝肖贝特先生问道。

“我？什么时候？——啊，是这样！我弹了什么呢？是的，我知道了！我是即兴弹奏！”

“这是说：没有一定的规则？是脑子里刚好想到什么就弹什么？”

肖贝特莞尔一笑。“对，我的小家伙，差不多是这样。”

“可以这样弹吗？”

“谁会禁止你呢？”

“爸爸！”

“我没有爸爸了。并且我想，如果你试着这样做，你的爸爸也不会反对。”

“这难吗？”

“谁觉得难，那最好不去做。但是，你做起来会很容易，若是你想到一个主题，比如一支短歌；你先是弹它，并总是一再地想着它，这样整个曲子就联在一起了。”

“最好我马上去试试！”

“算了，沃费尔，”他的姐姐说。“你太累了，和我一样地累。你

尝过这种点心吗？核桃仁、咖啡、巧克力和奶油都混在一起！”

“我不想再吃了。”沃尔夫冈说，他站了起来，回到音乐厅，坐在钢琴前面。像肖贝特先生刚才那样，这种思想驱使他现在来弹琴，他对听众毫不在意。他的重新出现，这出乎人们意料，于是从各个方向喊了起来：他又来了！沃尔夫冈 - 阿玛德！小魔术师！——大家都围住了他。他做了一个请求和反抗的动作，于是人们后退，这个圈子变大了，人们坐在椅子上，这样给孩子一种平静的感觉。寂静无声，所有的目光都炽烈地投向孩子，他那深蓝色闪着光泽的眼睛对周围的一切视而不见。

一支短歌，肖贝特先生说。于是他开始弹了起来：一支短歌，这是有次听到并再也不会忘掉的一支歌。那是一个星期天，在离开故乡前不久的一天。他同双亲和姐姐去到萨尔茨堡周围的美丽群山漫游；傍晚他们在萨尔察赫河旁的一个村庄休息。这时年轻人都集聚在村里的一棵菩提树下，唱歌，多半是快乐和胡闹的歌儿；但是后来又唱了一首歌，它描写一个身在异乡的年轻的萨尔茨堡人怀念美丽的家园，怀念呼啸的河流和上萨尔茨堡，晚上古老的圣歌从那儿响彻全城，怀念在晚霞中闪闪发亮的群山。——从那以后多少时间过去了！他在异国他乡呆了多长的时间！他的心感到一阵揪痛，但他镇定下来，用全部的柔情和热忱来弹奏这支短歌；随后他听凭他的幻想驰骋，这幻想开始围着这支朴素无华的旋律盘旋翱翔。

众人在深沉的寂静中倾听他的弹奏，有些人泪水盈眶，这是忧郁的泪水，为失去童年和天真的故土而哀伤。

最后的一个音符消失了。爆发出欢呼声，这炙热的声浪长时间冲向小沃尔夫冈，可他真想立刻跑到肖贝特先生那儿，去问问他，这算不算是一首幻想曲。但是，当路最终让开时，先生早已离去了。

一两天之后，肖贝特先生出现在冯·埃克的宫里，他带来厚厚的一大捆乐谱，庄重地递给沃尔夫冈。这都是他直到现在为止发表的作品：有十首用小提琴伴奏的钢琴奏鸣曲，三首用小提琴和大提琴伴奏的钢琴奏鸣曲。沃尔夫冈立即翻阅起来，最后开始演奏

一首他特别中意的。当他弹了第一乐章之后有些问题要问问肖贝特先生，可他已经不见了。

在此后不久，沃尔夫冈完成了那首钢琴奏鸣曲前些日子他曾经给格林先生弹过第一乐章；他开始写第二首奏鸣曲了。由于接到从凡尔赛宫来的命令，孩子们在圣诞节之后去宫廷演出。这件事情来得这样快，是由于格林的努力，他同凡尔赛宫有着良好的关系，除此，他的杂志上的文章激起了热爱音乐的王储夫人萨克森的多芬娜·玛丽亚·约瑟法和国王女儿的强烈兴趣。乐长决定从凡尔赛一返回之后就开始在巴黎举行私人音乐会，沃尔夫冈最好能迅速完成他的第二首奏鸣曲，这样他在王宫登场时就能演奏他自己的两部作品。然而事情却变得几乎全然不同，因为沃尔夫冈根本坐不下来，而是整天地弹肖贝特，肖贝特，还是肖贝特。他先是不断地乞求，直到他的父亲答应用小提琴为他伴奏，把全部十三首奏鸣曲都弹完。随后他单独一个人演奏，并试着尽可能把空缺的伴奏声部用自己优美的嗓音来代替。

经常与莫扎特一家人见面的格林，看到他的被保护者如此醉心于肖贝特大为不满。“他可能是一个有才华的钢琴演奏家，”他说，“尽管我更喜欢埃卡德。但作为一个作曲家，他与埃卡德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当然，他写得华丽和悦耳，正如他的弹奏一样；但是他的思路却经常是平庸的！你的善良的父亲把埃卡德做为你的榜样，我的小阿玛德奥，你在你的第一首奏鸣曲中已经很好地表明你在追随他！这是你的一条正路！走下去，不要让肖贝特来妨害你！”

但是沃尔夫冈却意见相反。自从他结识了肖贝特之后，他就觉得埃卡德肤浅和乏味。也正是因此，在埃卡德影响下开始写的第二首奏鸣曲突然就无法继续下去了。沃尔夫冈的父亲对他的小儿子的音乐情感过于敬畏了，他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孩子竟会那样强烈地被肖贝特吸引住。这一定是那个完全适用钢琴演奏的乐章的原因，这个乐章充分地运用了所有的技巧和音色手段，特别是左手的使用和娴熟的独立弹奏，这使小家伙感到新鲜。可当他向沃尔夫冈问及此事时，他摇了摇头。不，不是这样的。但究竟因为什

么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继续弹下去，他弹作品第三号中的D大调奏鸣曲，突然剧烈地喘息起来。他的父亲把乐谱拿掉，把他送到床上，反正夜已很晚了。

翌日清晨莫扎特夫人被一股烧纸的焦味弄醒。沃尔夫冈穿着睡衣站在壁炉旁边，一大堆撕碎的乐谱纸在炉中燃烧，他在用力吹气，快意地望着纸头如何被火烧化并变成薄薄的灼热的白膜，在那上面还时而能看到一些音符。早点之后他开始写他的第一首奏鸣曲的最后乐章，并把整个第二首奏鸣曲再一次全部重新改写。除此他按照肖贝特的样子还给钢琴增加了一个小提琴声部。两天之后他完成了，并和父亲一起演奏这两首奏鸣曲。在演奏第二首D大调的时候，乐长变得忧虑起来，他的小儿子在第一乐章的展开部中写的完全是奇怪的东西，这不是从他那里学到的！没有逻辑的思想发展，是灰暗的、彼此滑动的和声，十分令人注目；更多的即兴，而不是刻意；没有主题的展开，而是一种——是呵，他找出另外的表述——幻想的展开！用一个字来表达：肖贝特！随后是第二乐章，G大调慢板，这时乐长舒了一口气，暗暗地感到欣喜和幸福：这段乐曲异乎寻常的优美！莫扎特第一次认识到，沃尔夫冈已经超越他的老师了。

在圣诞节这天，莫扎特一家前去凡尔赛，在埃伯莱舍旅馆安顿下来。次日清晨来了一位宫廷侍卫官，命令莫扎特和他的两个孩子先去拜见朋巴铎侯爵夫人，这使乐长感到意外。莫扎特有些吃惊地问道，这会不会在礼仪上有些不妥，惹起国王的不悦，因为让他们前来凡尔赛是国王的命令。但是那位宫廷侍卫官冷冷一笑并且说，若是侯爵夫人有命令，那一切都要照办。于是父亲和孩子穿上黑色的衣服，这是他们为宫廷丧事而花了一笔很大的费用定做的。天正在下雨，要雇一辆马车，但是旅馆老板娘说，在凡尔赛没有马车可雇；朋巴铎侯爵夫人，老板娘带着嘲弄的微笑补充说，无法忍受街道上的嘈杂声音。您先生可以坐轿子进宫。若是乐长先生把儿子搂在胸前的话，那两顶轿子就够了。

事情就这样办了。在指定的时间乐长和他的孩子进入侯爵夫人用的宫殿的侧宫，先被带到一间前厅。随后不久一个仆人开门，说道：侯爵夫人有请。父亲和孩子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看到面前一位身材高大头发金黄的女人，长得相当富态，看来已年过四十，但依然十分妩媚。她笔直地坐在一把靠椅上，在读一本书，手持金柄眼镜，上边镶有钻石。过了一段时间，她才理会莫扎特。她放下了书和眼镜。

“您是乐长？”

“是的，侯爵夫人！”

“什么地方？”

“在萨尔茨堡，侯爵夫人！”

“萨尔茨堡在哪？”

“在慕尼黑东边，侯爵夫人，在阿尔卑斯山脚下，有——”

“好了。您的主人是谁？”

“萨尔茨堡大主教！”

“您的名字？”

“我姓莫扎特，侯爵夫人！”

“您的孩子弹钢琴？”

“是的，侯爵夫人！男孩还拉小提琴和演奏管风琴。”

“多大了？”

“七岁，侯爵夫人！”

“七岁！了不起！”她把目光转向沃尔夫冈，小家伙正瞪着大眼睛注视她呢。

“你叫什么？”

“沃尔夫冈·莫扎特！”

她朝他稍许地弯下身来，想更仔细地观察他，可这使孩子感到不舒服。“把他放到桌子上，让！”她对仆人说，“可要垫上一块布！”沃尔夫冈站了起来，他想起玛丽亚·特莱西亚皇后给他的吻，于是他认为这位漂亮的贵妇——她和一位皇后也有点相似——让他站在一个高的地方，为的是能更方便地吻吻他。他朝她伸出了双

臂，但是她用颈部做了一个傲慢的拒绝动作。

“您的儿子钢琴可能弹的很好，若不他得学点其他的。——这是您的女儿？”

“是的，侯爵夫人！”

“多大了？”

“十二岁！”

“你叫什么？”

“玛丽亚·安娜·莫扎特，侯爵夫人！”

“好吧！”她望了一下钟，“我有一刻钟的时间听孩子们演奏。您来吩咐他们好了！”

乐长让娜内尔开始。她感到拘束，这架完全镀金的钢琴令她心慌，她弹得差强人意。

“非常好！”侯爵夫人说。

随后沃尔夫冈演奏，他弹得像往常一样好。

“非常好！”侯爵夫人说。“我表示感谢。我还要再见到您们！”

接见结束了。莫扎特一家惊愕地回到埃伯莱舒旅馆。

国王家中的一些贵妇人对莫扎特的拜访至为友好，孩子们在这里不仅得到了厚遇，而且也受到了热情的款待。王后、她的四个女儿和王妃给予他们珍贵的礼品和锺爱。特别是王后的二女儿，八岁的维克多莉完全被沃尔夫冈迷住了，若是他不在侧宫里，就一定呆在她住的宫殿里，不是让他经常吻她，就是把糖果塞进他嘴里。

“我也要赠给你点东西，”他说，“你懂吗？”

“你要给我东西？你要给我什么呢？”

“我写了两首奏鸣曲，我要把它们呈献给你！”

“呈献？这是什么意思，呈献？”

“*Dé dier, ma Chère!*”王后说，她的德文说得很好。“他要把两首奏鸣曲题献给你，*le petit ange!*”

法语：呈献，我亲爱的！——译注

法语：小天使！——译注

“ 沃尔夫冈， ” 他的父亲说， “ 你得问问公主殿下，她是不是肯施恩接受你的呈献！ ”

“ 这位做爸爸的说些什么？ ” 小公主问，王后向她做了解释。

“ ， non， monsieur！ 他不必问！我对呈献感到高兴，是沃尔夫冈先生的恩施！ ”

但是还没有见到国王，虽说乐长从心里对他表示轻蔑，可不见到他就离开凡尔赛，莫扎特还是不愿意的。要国王有时间听孩子们演奏，看来没有希望。但是乐长听说，在元旦之夜要举行所谓的 Grand Couvert，即王室的家宴。这是一种半公开的宴会，身居高位的外姓人和显赫人士可以从旁边的一个厅里观看。这个机会可是不能错过。

在指定的时间前不久，莫扎特一家人踏进了王室宴会大厅的邻室，但遗憾的是这里集聚着一大群好奇的人，没有希望多看上几眼。突然间瑞士卫队出现了，他们用长戟把观众推到两旁，形成一条长巷。人们鸦雀无声，国王和王后手挽着手走了过来，在他们后面是王子和王妃，随之是公主，最后是一大群宫廷的贵族和贵妇。当维克多莉从沃尔夫冈身边走过时，他拉了拉她的袖子。她朝他点头并继续走下去，但她突然间返了回来，牵起他的手并招呼他的父母跟上一一起走。当乐长跟着公主进入宴会厅并突然面对法兰西国王而国王惊奇地看到他时，他的心情可真的紧张极了。路易十五国王，或者如他的臣民恶意地称呼的大情人，正醉心于品享一道可口的餐前小吃，或许普鲁士国王的出现能惊动他，一两个渺小的人物是妨碍不了他的。他只是把粗大的脖子向左稍许转过去，询问地望着王后。她笑了起来，用手指威吓地点了点公主，随之向国王说了几句话，看来国王对此表示满意，因为他颌首并继续大咀大咽。

“ 到这儿来，沃尔夫冈。 ” 公主说，让他站在自己和王后中间。乐长站在国王和王后的后面，莫扎特夫人和娜内尔站在国王的右

边，在国王和王妇之间。

“你看，沃尔夫冈，”维克多莉公主说，“国王们也是人，也得吃饭。”

“只是比其他人吃得多。”小家伙说。王后和公主笑了起来。

“他说什么了？”国王问道，他不懂得德语。王后把沃尔夫冈的话翻译过来。

“他说的对，”国王说，他把身子稍微转向左边，半朝着乐长说，“聪明的孩子！”说罢仍吃个不停。

“但是他们肯定也工作得多，”沃尔夫冈继续说道。王后和公主比先前笑得更加厉害，又得给国王把沃尔夫冈说的话翻译过来。国王又是点头。“有时候是这样，”他说。他对沃尔夫冈的父亲说：“非常聪明的孩子！”

“因为谁不工作，他也不该吃饭，”沃尔夫冈结束了他的话：“圣经上是这样说的。我相信，我工作得很多，娜内尔也是！”

“呐，那你也该吃。”王后说，随之递给他一个蟹螯，他细心而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这个孩子是一个音乐天才，”王后对国王说，“陛下有没有兴趣听他演奏一次？”但是国王摇了摇头。

在席间国王从没有打过招呼的王妃正和莫扎特夫人与娜内尔谈话，她时而给孩子一些甜食。莫扎特夫人说到，她在凡尔赛感到有些无聊，因为天气很坏无法散步，她的丈夫和沃尔夫冈整天工作，要不就是在宫廷教堂演奏，——突然间她们屏住了气息。沃尔夫冈大声地在同王后说道：

“皇后玛丽亚·特莱西亚早就吻过我了；朋巴铎侯爵夫人也能吻我嘛！”

这次没有人笑了，国后又一次问道：“他说些什么？”

“他吻过玛丽娅·特莱西亚皇后”。王后说。

“还有呢？他说侯爵夫人些什么呢？”

“他也吻过她。”

国王满意地点了点头，继续吃他的。

“可比起皇后她算什么呵。”沃尔夫冈接着说道。公主把一大块点心塞进他的嘴里，而这次幸好国王没有问起沃尔夫冈说些什么。

在凡尔赛生活是昂贵的，可国王的赏赐却得等待，这样在八天之后莫扎特一家便返回了巴黎，于是又开始了一场对神童的争夺战，而这是他俩在维也纳和布鲁塞尔早就习惯了的。即使这样沃尔夫冈仍能找出时间写一首新的用小提琴伴奏的钢琴奏鸣曲，像先前的几首那样，人们依然能从中看到他所崇拜的肖贝特的影响，但也同时显示出自己的感情和创作才能的崭新而卓越的特色。从旧有的草稿和断片中很快又写成了另一首奏鸣曲，二月初乐长能够骄傲地向萨尔茨堡报告说，沃尔夫冈·莫扎特先生的四首奏鸣曲已经在制版了；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出版商，作者是一个七岁的孩子，这就是成功的保证。头两首奏鸣曲说好了是题献给维克多莉公主的。

一七六四年一月底，宫廷丧期结束了，宫廷歌剧院又开始演出。第一场是拉摩的《卡斯托与波吕克斯》，虽然孩子们，特别是沃尔夫冈，还太小，但乐长却认为，利用这个也许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让他俩在发源地去观看最著名的法国歌剧之一，是他的义务。格林预言他俩会大睡一场的。上演拉摩的作品，那只是因为没有更好的东西，在一两年后就不会再有人问津了。他是一个伟大的学者，这肯定不会有人否认，但是光靠学识渊博并不能创作出艺术作品来，这需要天才。

但是在莫扎特一家的包厢里没有人睡觉，小沃尔夫冈也没睡。他虽然既不懂得歌词——他那点法语远远不够——也不理解意义，但是美妙的合唱却紧紧地抓住了他，还有舞蹈音乐，这种音乐表现得那样高尚，唱起来那样优美，就像他自己心灵中的音乐一般。当然了，对沃尔夫冈说来，杜尼、菲利多、蒙西尼的喜歌剧更亲近更易懂，按照格林的说法，他们正在为伟大的悲歌剧挖墓穴，或者说已经挖好了墓穴。沃尔夫冈虽说慢慢地对格林先生的权威发生了怀疑，但他还是喜欢听这些快乐的逗趣的音乐，如杜尼的《卖

牛奶的少女》、《新兵》、《两个猎人》，特别是那时在喜歌剧院上演的两部卖座的戏：菲利多的《巫师》和蒙西尼的《萝莎与柯拉斯》。尤其使他开心的是一部小型歌唱剧《巴斯蒂安与巴斯蒂安娜》，这是模仿卢梭的《乡村占卜师》写成的，因此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些作品中的最美的旋律，沃尔夫冈就是在马路上也能听到，他本人经常弹奏它们，每当他晚间参加一个聚会时，更经常为那些漂亮女人的演唱伴奏。在这样一些场合，孩子也和其他一些演奏家一同登场：小提琴家加文尼，大提琴家迪波尔，钢琴家肖贝特、埃卡德和莱格朗。这样一来沃尔夫冈浑身上下都是法兰西音乐。其中许多不久就忘得干干净净，但是有一些却一直陪伴到他终生。

就在这丰富多彩、每天花样翻新的生活中，有一天死亡夺走了冯·埃克伯爵夫人的生命，她是莫扎特一家人的同乡，为人善良，受到敬重，是经常邀请他们做客的女主人。这一家人深为震惊地站在她的墓前，这坟墓离可爱的萨尔茨堡是多么遥远呵。冯·埃克伯爵依然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客人，这样在这儿的生活和目标就有了着落。这当儿他们的朋友格林顺利地玩了一个大的恶作剧：尽管这时除了在大教堂为宗教节日举行一两次音乐会——所谓的Concert spirituel——外，不能举办公开的音乐会，但是他设法使莫扎特的孩子被当做一个例外。甚至他向他私人的朋友出售了三百多张入场券，每张一个塔勒，这样音乐会除了通常的热烈掌声之外，还带来一百多金路易的纯收入。在此期间从凡尔赛送来了五十个金路易，装在一个沉重的金色的烟盒里。乐长不仅能很充裕地支付他的旅行费用，甚至通过哈格瑙尔商界的朋友向萨尔茨堡寄去二百个金路易。二百个金路易！这是二千二百古尔登，或者说大约是他萨尔茨堡年金的四倍半！——这期间钢琴奏鸣曲已印制出来，沃尔夫冈同他的父亲一道再次前去凡尔赛，递上他的呈献，并同他的朋友维克多莉流泪告别，他要继续踏上去英国的路了。

法语；圣灵音乐会。——译注
塔勒为当时通用的一种银币。——译注

伦 敦

莫扎特一家来到伦敦，住进塞西尔巷一座简朴的住宅，邻居是一个名叫库津的法国理发匠。在巴黎作了长期的舒适惬意的逗留之后，这种生活对他们可有点艰苦了。但是要节省呵，伦敦的费用昂贵，而夏天就要来临。抵达伦敦五天之后，乐长就接到带领孩子前去王宫的命令。

国王乔治三世是一个音乐爱好者，他年轻，受人敬爱，还是一个德国人，他和妻子梅克伦堡-斯特莱利茨的夏洛蒂·索菲极为热情地接待了他的同胞。除了国王、王后之外，只有王后的音乐指导克里斯蒂安·巴赫出席了，除此没有其他人。巴赫虽然年轻，但他写的几部意大利歌剧业已为他赢得了伟大的名声。国王把瓦根扎尔和阿贝尔的作品放在沃尔夫冈的面前，这个小家伙弹起来仿佛他早就熟悉了它们似的。

“你这真的是第一次弹它吗？”王后问道。

“如果陛下有怀疑的话，”沃尔夫冈的父亲说，“这儿我看到一份钢琴奏鸣曲的手稿，——啊，这是您本人写的，巴赫先生！它已经印制了和发行了？没有？那好！这么说我儿子还没有看到过！”

孩子以一种清新和娴熟的技巧得心应手地演奏了快速的第一乐章。随之是降E大调徐缓乐章，这时他觉得像是一种甜蜜的痛苦贯穿他的胸膛。一个庄严高贵的旋律在回荡，它充溢了低沉的、狂热的思念，压抑的畏惧，悲哀的梦境，和一种诱人的美。是呵，他

乔治三世（1738—1820），他的祖父乔治二世（1683—1760）是英国国王和汉诺威选帝侯。——译注

J. S. 巴赫与其续弦所生之幼子（1735—1782），1763年起任英国夏洛蒂王后的音乐指导。——译注

弹奏期间在想，我也要这样写！我这样弹是不是对？——他急速地把目光转向巴赫。他亲切地朝他点了点头。

随后沃尔夫冈为王后唱一首亨德尔的咏叹调伴奏，她唱得不错。最后他还得在管风琴上表现一下，他弹得好极了，使国王认为他弹管风琴几乎比弹钢琴还胜一筹。告别的时候，他得到了二十四枚畿尼的赏赐，并允诺不久会再次召见他们。

巴赫先生请求乐长能很快带领沃尔夫冈到他那里去。他虽然还没有自己的住宅，住在同行和同乡阿贝尔的家里，但阿贝尔对这次拜访也定会十分高兴。

一两天之后，乐长来到国王广场——伦敦的一个最高贵的地方——阿贝尔的住宅前，领着沃尔夫冈踏着铺有地毯的宽大阶梯登上二层楼，他在想，我也愿意做一个英国宫廷的乐师。一个体面的仆人把他们带进一间会客室，随之阿贝尔先生立即露面了，这是一位四十几岁的绅士，他用明显无误的萨克森腔介绍自己是巴赫先生的同乡和同事。巴赫先生还在半路，但随时都会到家的，在此期间可以随意休息。仆人送上芳香可口的茶点，把它恭敬地呈给沃尔夫冈。阿贝尔先让这位萨尔茨堡同行谈谈他自己和他的孩子的事情，顺便他对莫扎特的《小提琴之艺术》一书大加称赞。

“您留在伦敦吧，莫扎特先生！”阿贝尔先生说。“伦敦人对我们是企足而待呵，因为他们自己再没有什么音乐家了。珀塞尔（阿贝尔先生读成‘伯泽尔’）是他们的最后一位作曲家，他死了快七十年了！呐，随后他们把亨德尔弄了过来，把他当做是一个真正的英国人那样看待！”

“您本人见过亨德尔吗？”乐长问道。

“没有。我五年前来到伦敦，那是一七五九年，亨德尔刚刚死去。”

畿尼：旧时英国金币，合二十一个先令。——译注

亨利·珀塞尔（1659—1695），英国管风琴家，作曲家。作品甚丰，全集共三十二卷。——译注

“这对英国是重大的损失。”

“当然，”阿贝尔说，“他是一位伟大的大师。甚至我那年迈的老师塞巴斯蒂安·巴赫也极为尊敬他。”

“塞巴斯蒂安·巴赫？就是那位伟大的管风琴演奏家？”

“是的，”阿贝尔说，“是我的朋友克里斯蒂安·巴赫的父亲。可我要说：亨德尔死得是时候。他老了，七十四岁，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的音乐在我们年轻一些的人听来像一堆灰尘。”

“你又在骂谁，阿贝尔？”正好进入房间的巴赫先生说。“莫扎特先生！太高兴了！您的小家伙，世界奇迹！”他把沃尔夫冈举了起来，吻着他的前额。“呶，在这可憎的伦敦感到如何？您还没有厌倦吧？”

“我们还才开始认识它”。乐长说。

“今天我们去动物园了！”沃尔夫冈喊道。“我们看到了一头小象和一头驴子，它们长着白色和咖啡色的毛，长的那么匀，画都画不出来！有一头狮子叫得可凶呢，把我都吓坏了！”

“是这样！”阿贝尔说，“一定是不列颠狮子！你吃块点心，压压惊！”

“你把罗姆酒放什么地方了？”巴赫问，“你以为，你要成个戒酒协会会员，那其他人也得与你一道受苦？”他打开一个壁柜，拿出一个水晶瓶子，把金黄色的液体倒在莫扎特的杯子里，也给自己倒了一杯。

“这是什么。”沃尔夫冈问道。

“这是罗姆，我的孩子，”阿贝尔说。“不要同卢姆混了！为了罗姆还是为了卢姆，这可是要慎重的呵。”

“算了吧！”巴赫说。“我刚才进来时你在说谁？谁的音乐我们听起来像一堆灰尘？”

“我们在谈亨德尔。”

克里斯蒂安·巴赫用他那双美丽的褐色眼睛朝阿贝尔投去怜

恼而审慎的一瞥。“阿贝尔，若是我父亲听到了，会把你打得晕头转向的！”

“他？”阿贝尔喊道，“从没有在伦敦呆过！他对我们这些毛头小伙子那可是好极了！”

“呐，他会这样说：阿贝尔，我的孩子，到这儿来！——他会坐到钢琴前面”——他站了起来，打开钢琴坐了下来——“演奏亨德尔的一支曲子”——他思索了片刻，开始弹起亨德尔一首组曲中的萨拉班德舞曲。——“随后他会说：阿贝尔，我的孩子，你还说亨德尔的音乐都是灰尘吗？”

“克里斯蒂安！”阿贝尔回答说，“难道你的整个生涯不就是对亨德尔时代的精神的一种抗议吗？”

巴赫笑了起来，他看着沃尔夫冈。“沃尔夫冈，怎么样？给我们弹点东西吧！你想弹什么？”

“我还从没有弹过您父亲的东西，也没有听到过，”孩子说，“我想弹他的东西！”

“你想弹塞巴斯蒂安·巴赫的东西，”塞巴斯蒂安·巴赫的最小的儿子说道，“那好，沃尔夫冈，你很幸运，你是对我说，因为在其他地方你问起塞巴斯蒂安·巴赫的作品，那大概是要白费气力的。我给你什么弹呢？等一等！”他打开乐谱柜，指着两本长长的本子，“这是我父亲钢琴作品的手抄本！”他从中抽出一两份来。“这是《英国组曲》，《法国组曲》，我们从中挑一首！”

“呐，”当孩子弹完了时，巴赫说道，“你觉得怎么样？”

孩子沉默了一会儿，随后他深深地呼了一口气，说道：“我在国王那儿演奏了您的那部作品，我更喜欢一些。”

在此期间多次打开罗姆酒瓶的阿贝尔大声呼喊好极了！

“呐，你至少是说了实话，”巴赫说。“当你再长大几岁时，希望你做出不同的判断。可你喜欢我的作品，那我是高兴的；乐长先生，如果您觉得合适，那让沃尔夫冈常到我这儿来，我们一起探讨。我相信，做为我父亲和我哥哥的学生，我还能够教他点什么的。”

乐长高兴地接受了巴赫的提议。

对沃尔夫冈说来，一个美好的时刻开始了。每周他可以去克里斯蒂安·巴赫那儿两次，同他在钢琴旁度过许多钟点。直到现在他惟一的教师是他的父亲。可莱奥波德·莫扎特是一个小提琴家，他的钢琴技巧平庸无奇；虽说他教导有方，但他教授钢琴课的才能，更多地要归功于对一些教材的研究，而其中主要的恰恰是菲利普·埃马努埃尔，巴赫的《钢琴教程》一书。于是这个菲利普·埃马努埃尔的弟弟和学生，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儿子和学生就成了小沃尔夫冈的老师。这个新老师本人是位艺术家，他的才华远远胜过乐长。首先他把自己的钢琴奏鸣曲供给小家伙学习之用，沃尔夫冈狂喜地沉醉于这些作品之中；他觉得，不仅仅是他父亲的作品，就是其他一些大师的作品也没有向他展示出这样一种纯真的、感官的美。

九月，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沃尔夫冈再次来到巴赫的住所。一个女高音的歌声传入他的耳际，这声音是那么美妙、那么有力，比他所听到过的都要好。进入音乐室他吃惊地看到，唱得如此美的不是女人，而是一位先生。或许这是一个乔装打扮的女人，他在想。不对，哪会有这么高大的女人。巴赫先生朝他点头；沃尔夫冈蜷缩在一把扶手椅里，谛听歌唱。这音乐一定是克里斯蒂安·巴赫写的，他立即就听出来了。音乐是这样美，但歌唱更令他入迷。这是最最美妙的女高音了，但是如此宏亮有力，却是任何一个女人所做不到的，除此它还有着一种无可媲美的甜蜜和丰满。这位歌手休息了，他用意大利语问，这孩子要做什么。

“这就是我对您说过的那个孩子，是世界的一个奇迹，”巴赫说。“过来，小沃尔夫冈，”他用德语接着说，“同这位先生握握手！这是歌唱家曼佐尼，他在我的新歌剧中唱阿德里亚诺这个角色。”

“他真的是一位先生吗？”沃尔夫冈问道。

“当然是啦！这你不是看到了嘛！”

“多么可爱的一个孩子！”曼佐尼用意大利语说，沃尔夫冈再次对他说话的宏亮声音感到惊奇。

“他真是迷人呵，”巴赫说，“他还完全是孩子，但却是这样一个

天才，会成为最伟大的大师中的一员。我们继续下去吧，若是您觉得合适的话。好好听，沃尔夫冈！你会学到些东西的，若是你以后开始写歌剧的话，那会用得着的。”

曼佐尼唱一首咏叹调，这个女高音有着谜一般和阴森森的美，它使沃尔夫冈惊骇。

随后休息片刻，巴赫问道：“沃尔夫冈，这音乐你喜欢吗？”

“好极了！”他开始唱起热狂的、有着梦境般美的旋律，用一种虽说是微弱但却是嘹亮的声音，唱得完全正确并富有表现力。

曼佐尼聚精会神地在听。“您的这个世界奇迹，”他对巴赫说，“看来也会成为一位歌唱家！小沃尔夫冈，若是你愿意的话，我来教你。”

“这我得先问问我的爸爸”。沃尔夫冈解释说。

乐长当然高兴接受这位欧洲最受欢迎的歌唱家无偿地教他儿子歌唱艺术的请求。这当中沃尔夫冈也学会了——至少大部分如此——作曲家如何写歌剧，哪些声部能够用来表现什么，哪些声部则不能。特别是现在沃尔夫冈已经十分熟悉意大利歌剧中咏叹调的技巧，这也是因为国王剧院重新开始演出的缘故。那里都是些非常出色的歌唱家，是由剧院领导米戈蒂夫人招聘来的。沃尔夫冈不久就对当时风靡从里斯本到彼得堡的欧洲各国首都舞台的意大利正歌剧有了清晰的了解。他最喜欢克里斯蒂安·巴赫的歌剧。由于他那在旋律上的伟大才华，他写了杰出的歌唱，由于他那卓越的乐器上的造诣，他为乐队写的远远胜过他同时代中大多数意大利歌剧作曲家。他的旋律的高雅和优美，他为使表情从不超越美的界限所做的持续不断的努力，极为强烈地吸引住了沃尔夫冈。这些歌剧大多数的情节都缺乏戏剧性，多半是无聊的，在舞台上人物经常只是些会歌唱的木偶；沃尔夫冈还太年幼，他把这一切看做是当然的东西接受下来，而不做什么思考。对于他说来，重要的是音乐，这成了他的标准。每当他坐在剧院的一等包厢里，而下面他的朋友巴赫在指挥乐队，他的另一个朋友曼佐尼用他那美妙的歌唱激起了观众暴风雨般的掌声时，沃尔夫冈便自然而然产生了这

样一种感情：自己能写这样一部歌剧，使人们因此而感到快乐，这该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幸福。可他本人是否能够做到这点呢？为什么不现在就去试试呢？但是写一部歌剧是需要歌词的呀！好吧！他要自己去写歌词！他想自己就是主角，还有娜内尔和哈格瑙尔家的孩子。乌尔苏拉·哈格瑙尔是公主，他爱上了她，善良的娜内尔是一个使坏的女人，她要使他和乌尔苏拉不和，由于乌尔苏拉高尚的胸怀和大度，使娜内尔极为感动，于是幡然改悔；这样沃尔夫冈和乌尔苏拉的婚事便顺利无阻。但是眼下他有迫切的工作要做，这个大有希望的计划得往后放。

在一七六四到一七六五年的冬季里，音乐会丝毫不比歌剧逊色。国王夫妇对音乐的热爱把大批演奏家吸引到伦敦。在一月份，巴赫和阿贝尔共同举办了预订音乐会，这些音乐会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就在头两场音乐会上，沃尔夫冈听了巴赫的六部交响曲，他是那么喜欢它们，立刻也去同样地写起交响曲来了。这些交响曲正和他在此期间写的六首钢琴奏鸣曲一样，都是以巴赫为榜样：不仅是三乐章的结构，就是交响曲的整个风格也都使人想起歌剧序曲，巴赫的交响曲即由此发展而来。沃尔夫冈在伦敦期间一再地受到意大利音乐的薰陶。他竖起耳朵来接受，他的父亲觉得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这是流行的音乐，许许多多的人要听这种音乐。他再次举行公开的音乐会，演奏沃尔夫冈新的交响曲，期待得到巨大的成功。然而听众并不多，过错也许是因为在次日开始上演亨德尔的大型清唱剧，根据古老的习惯，每年在四旬斋期都要举行这样的演出。演出以《犹大·马加比》开始，随后是《亚历山大之宴》、《以色列人在巴比伦》、《参孙》、《以色列人在埃及》、《所罗门》，最后以《弥赛亚》结束。莱奥波德理解沃尔夫冈对亨德尔的热情，但是他认为提醒孩子注意，亨德尔的某些音乐在他看来是过时的，因而是不值得模仿的，这是他应尽的责任。当然，亨德尔的音乐是伟大的，但正是因为它太伟大了。它主要是在教诲，可听众却

复活节前的四十天谓之四旬斋期。——译注

不再愿意了；他们要娱乐，他们当然要听好的音乐，可他们却不想累得精疲力尽。说到底，任何一种劳累和享乐不是一码事。因此，当亨德尔的这场洪水过去之后，意大利又占据了舞台和音乐厅时，他是高兴的。对沃尔夫冈说来，这种音乐自然是突然之间的口味转换，有着一一种淡薄的怪味；就是克里斯蒂安·巴赫的最最优美的旋律，现在他也感到稍许浅薄了，有点太软弱了，太轻飘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感觉又消逝了，对亨德尔的思念沉入到他的潜意识之中。但是它却秘密地影响着他，他的音乐所具有的朴素的水晶般清澈的美，在以后的年代一再地成为理想，它也为沃尔夫冈的守护神照亮了道路。

沃尔夫冈的父亲早就理解了，在伦敦的这段时间对他的儿子的成长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因此他对经常举办音乐会并不看重。但是伦敦的生活花销太昂贵，他的钱袋开始空了。这样，一七六五年四月，人们在公共广告牌上读到：著名的莫扎特音乐世家以值得嘉许的方法激起了欧洲伟大的音乐鉴赏家的敬重，他们不久将离开英国。莫扎特先生，这位音乐世家之父，欲予听众良机，去欣赏自然界中年轻的奇迹般的天才的技艺，将举办公开的私人演出。音乐会定于本月月底举行。欲在莫扎特先生处谋求入场券者，请在每日（星期日除外）十二点至两点前来，全家恭候。求售入场券者将有机会对孩子们的才能进行一次仔细的考察。他们将作四手联弹，并用布把键盘盖住，演奏时看不到琴键。入场券售五个先令。

当乐长贴上这张广告时，他的心境也许并不愉快，可他急需钱呵。不久，好奇者纷拥而至，这样一来库津先生欢喜极了，他的理发馆也分享到孩子们的荣耀所带来的光泽。许多高贵的夫人从库津先生的理发馆前经过，她们用五个先令买来了抚摸孩子们脸蛋和让他们弹一两首样品的权利，随后说句“very pretty”和“very nice”。

英文：意为：“漂亮极了”，“可爱极了”。——译注

一次，来了一位令人瞩目的客人，这是一个小老头儿，戴着一个很大的假发，在沃尔夫冈演奏期间，他狐疑地观察个不停，仿佛要拆穿魔术师玩的各种把戏似的。最后他自我介绍是伦敦大学的法学和自然科学教授戴恩斯·巴林顿，他向乐长解释说，他在音乐会上已经听过沃尔夫冈的演奏，很想写一篇关于他的论文，因为，如果沃尔夫冈确实才九岁，那他就是自然界的一个了不起的现象，但是他眼下还不相信。乐长回答说，他可以不相信，但这无伤大局。可教授说，他只消向他出示沃尔夫冈的洗礼证书就够了。乐长说，在旅行期间他没有带上。——可否请萨尔茨堡的市议会来一份证明。——可以的。——教授记下了沃尔夫冈的生日，并且约好，他在翌日下午再来，以便对沃尔夫冈进行一次科学考试。

在约定的日子教授出现了，一个大学生陪同他，作为他的秘书。沃尔夫冈把这件事情向阿贝尔先生说了，他觉得这是一件大为令人解颐的趣事，于是自荐做翻译，因为沃尔夫冈和他的父亲所懂的英文还不多。莫扎特夫人和娜内尔坐在后面，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大学生打开了他的皮包，取出了纸张，一支羽毛笔，和一个小型的笔记本，他请库津先生拿来墨水，然后告诉他的老师，一切准备就绪。教授坐在沃尔夫冈的对面，凝视着他，有好一会儿，仿佛要对他进行催眠似的，随后开始了考试。

“你叫什么？”

“沃尔夫冈·莫扎特。”

“你生于什么时候？”

“一七五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什么地方？”

“萨尔茨堡。”

“这儿是你的父母吗？”

沃尔夫冈的嘴生气地咬紧起来。他一声不响。教授向大学生瞥了一眼：啊哈！抓住了！——沃尔夫冈说：

“我的父亲告诉我，您要对我进行一次科学考试。”

大学生俯身向教授，轻轻地说：“和母亲十分酷似！”教授沉思地朝莫扎特夫人端详了好一会儿，然后对他的助手说：“您写！和母亲十分酷似。”

随后他又转向沃尔夫冈，说道：

“我亲爱的孩子，我带来一首小型的乐曲，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写的。你愿意给我弹一弹吗？”——大学生把带来的本子递给沃尔夫冈。——“这是从梅塔斯塔西奥的《德穆冯特》中选的，”教授轻声地对阿贝尔说，“孩子过去不可能听到过它。”

这是一首二重唱，由两把小提琴和大提琴伴奏。

沃尔夫冈把乐谱放到谱架上，开始弹了起来。速度和风格很快就正确地掌握住了，他弹得像一个有经验的乐长一样。随后他请求父亲担任大提琴声部，他要自己来演唱声乐部分，用钢琴代替小提琴伴奏。他的声音柔弱，但唱得美极了。同时他并不忽略伴奏声部，而是在适当的时候使它突出。

“很好！”巴林顿说。“你能够告诉我，这首二重唱是谁的吗？”

“是您的！”沃尔夫冈说，他露出一一种调皮的微笑望着教授。教授惊愕地瞪着他，随后让他的学生记录，用下面的话做为结束：有想像力，猜出了作曲家。

“你怎么会猜到是我呢？”他又转向沃尔夫冈。

“因为它是那样枯燥乏味”。沃尔夫冈对阿贝尔说。

“沃尔夫冈说，”阿贝尔先生口译道，“音乐写的是那样博学，只有一个教授才能写出来。”

那个大学生懂得一些德文，他没有笑出来，蹙了回去。巴林顿口授道：“他猜出作曲家——括号：戴恩斯·巴林顿教授，括号结束——写得博学多才。”

“沃尔夫冈，”他又转向孩子，“你想即兴弹点什么吗？”

“为什么不呢？弹什么呢？”

梅塔斯塔西奥（1698—1782），意大利诗人，歌剧剧本作家，对欧洲十八世纪正歌剧的发展有一定影响。——译注

“你能给我即兴弹一首咏叹调吗？也许是爱情咏叹调，就像你经常听到曼佐尼唱的那个样子的？”

沃尔夫冈立刻开始用 la la la 唱起一首宣叙调，这听来能想像到是一个恋人在等候姑娘时的心境。随之是咏叹调：沃尔夫冈用“affetto”（爱情）这个词创作了一段音乐，它是按照流行的、经常在舞台上能够听得到的意大利咏叹调的格式写的。

“好极了！”教授大加称赞。“你现在能即兴弹一首愤恨咏叹调吗？”

“咪咪！”沃尔夫冈喊了起来，“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他跳了起来，朝房间的角落里跑去，把一只猫抱了起来，这猫本来在那儿很舒服。沃尔夫冈把它放在钢琴上，让它在琴键上来回地走，对这由猫踩出来的名副其实的猫的音乐他高兴得大叫起来。

“真正的孩子气的特征，”教授口授说，“让猫在钢琴上来回走动，对场面的严肃性和在场人的尊严——括号：其中有戴恩斯·巴林顿教授，括号结束——显然毫无所知。”

“la la la”，沃尔夫冈唱道，“la la la la la！这就是我的宣叙调！”随后他开始弹唱起来：这首愤恨咏叹调是用“perfido”（不忠的人）这个词做为基础的。他边弹边唱，陷入如此的愤怒程度，他像一个狂人那样击打着琴键，有一次几乎从椅子上跌下来。随着在整个键盘上弹出一个急剧的经过句，于是戛然而止。

“非常出色！”教授说，他口授道：“具有转换情绪的高度能力，强大的戏剧才干。”

沃尔夫冈在此期间又去找他的猫，可猫却由于可怖的琴声而藏了起来，躲在椅子下边和沙发底下，他找不到它。“Perfida, Perfida，”他喊了起来，开始唱起了一首新的咏叹调，这首与刚才那首即兴咏叹调全然不同，但在感染力和表现力上却可以与之比美。

教授又口授了几个字。他还想把考试继续下去，但是乐长说，今天是一场歌剧演出，现在该是整装的时候了。这样教授同

意大利文：不忠实的，此处指猫。——译注

他的大学生告别了，不断地说些感谢的话。他们走到了大街上，教授停了下来。

“ 呐，约翰逊，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

“ 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非常有趣的，教授先生。 ”

“ 非常正确！在任何情况下！随他是一个神童或者是一个侏儒。 ”

多次推迟的音乐会终于在五月的后半个月举行了，但听众依然是寥寥可数。举行音乐会的季节已经结束，夏季即将来临。这时也从萨尔茨堡来了一封警告信，终于该想到返乡了，乐长准备启程。

克里斯蒂安·巴赫前来告别；他又得陪同国王一家去避暑地过夏。

“ 您还要一直留在这个没有音乐气质的国家？ ” 乐长问道。

“ 希望不是这样， ” 巴赫说。“ 当然我在这儿赚许多钱，我想在我返回故乡之前为自己积攒下一笔钱。 ” ——乐长有些怀疑地微然一笑。——“ 您认为， ” 巴赫说，“ 直到现在我还没做任何准备？是啊，事情是不容易的。鬼才知道，我从哪儿学到的这种本事，肯定不是从我的双亲那里。呐，只要亨德尔在这儿能支持下去，那我也就能支持下去。再见吧，沃尔夫冈！ ” 他搂抱起孩子，孩子哭泣着用胳膊搂住他的脖子。

“ 沃尔夫冈知道得很清楚，他非常感谢您。 ” 乐长说。

“ 算了，您不要说这些， ” 巴赫谢却地说。“ 沃尔夫冈，我为你感到骄傲，我相信，有一天我会为我从前的一个年幼学生更加骄傲！ ”

已经是十一月底了，莫扎特一家的马车从西方临近萨尔茨堡。这是一次漫长的、艰苦的旅行，他们经过了荷兰、巴黎、南部法国、瑞士——这都是他们返乡路上途经的地方。

乐长没有错过机会，向世界炫耀他的儿子沃尔夫冈。现在矗立着塔楼的上萨尔茨堡出现了，右边修道士山明显可见，左边是托

钵僧山和盖斯山，可爱的老城终于整个地呈现在眼前。萨尔察赫河咆哮着穿过城市，坦恩山的崖石在西沉太阳的柔和光辉中，从远处闪闪发亮。克劳森门，乌尔苏林教堂，格斯特顿巷，终于到了楼房高耸的粮食巷。马车停在哈格瑙尔楼房前。沃尔夫冈第一个跳了下来，他惊讶地望着四周，一切都是那样熟悉，可又是与他记忆中完全不同：街道变得狭窄了，吕歇尔广场变得小了，楼房的门变得矮了许多。他扣动了门环，可门早已开了，特莱瑟尔冲了出来，搂住了他，“娇娇”欢快地跳到他跟前，叫个不停，直窜高。整个楼房一片欢腾，哈格瑙尔先生从铺子里走了出来，楼上的窗户都敞了开来，随之哈格瑙尔家的孩子吵吵嚷嚷地跑下台阶，欢迎他们的老伙伴。返回故里是多么美好，多么快乐呵！

《第一诫的义务》

乐长在第一次谒见他的统治者时心里感到有些胆怯，因为他大大地超过了假期。可他期待能得到宽容，特别因为在此期间，沃尔夫冈为这个大主教的国家在欧洲舆论界赢得了小小的缪斯住地的名声，而且不花任何代价。乐长在巴黎、伦敦和海牙印制了奏鸣曲，每次都让人把一份装帧精美的样本转递给他的统治者，这样就证实有关沃尔夫冈创作才能的传闻。他确实受到了非常友好的接见，并对他和他孩子的功劳加以赞许。“但是，您知道吗，亲爱的莫扎特？”年迈的大主教继续说道：“有人在萨尔茨堡饶舌，说您儿子的那些钢琴奏鸣曲根本不是他自己写的，而他的父亲才是作者。”

乐长由于气愤面色煞白。“尊敬的阁下，但愿您对此类渺小的诽谤会不屑一顾！但也很容易让他们闭上嘴巴！允许我卑恭地建议，阁下把我的儿子隔绝起来——最好也许是留在宫里——让他写一部新的作品，不管是一首奏鸣曲还是其他什么。那样人们对他的其他作品也就会相信不疑了！”

大主教很欣赏这个建议，于是商定，沃尔夫冈八天后前来宫殿，直呆到他完成了大主教本人交给他的任务。

当乐长离开了宫殿时，他在想，这又是一个先知在本乡不受尊敬的老故事。作为一个自由的艺术家和两个神童的父亲，三年间他在一流的社交圈子里被当做同样的人，得到平等的看待，受到皇帝和国王、亲王和大公的恩宠，可现在刚一回到萨尔茨堡就得因妒忌和流言而憋气窝火！他对返回到狭小的萨尔茨堡的环境早就

见《新约》，《马太福音》：“先知在本乡本家以外，没有不受人尊敬的。”——译注

感到某种担心。作为音乐家，沃尔夫冈的顺利发展也许并不一定需要范例和榜样，可无论如何要借助于此以得到巨大的激励而向前呵，这点他在巴黎和伦敦就已经清楚了。萨尔茨堡能给他什么呢？在他启程前不久，米夏埃尔·海顿来到了这里，成了乐队首席，此人是那个由于其交响曲而在伦敦和巴黎赢得了名声的约瑟夫·海顿的弟弟。米夏埃尔·海顿毫无什么名气。在萨尔茨堡还没有一个成为他的沃尔夫冈的榜样的真正大师。那该怎么办？他在想。我该一辈子就窝在这个薪金少得可怜的位置上，仅仅是为了全家得以糊口？信赖沃尔夫冈的天才，去到世界上闯荡一番，不是更为理智一些？找到一个宽厚接待我们的宫廷，自己得到一个收入丰裕的职位，沃尔夫冈能比在狭小偏僻的萨尔茨堡得到更多的培植，难道这样不是更好？——呐，眼下得等待，孩子们长期旅行之后也该好好休息呵。

当沃尔夫冈知道了他父亲和大主教约定的事情时，他笑了起来，并请求时间不要拖长。这样，有一天莫扎特夫人把衬衣、木梳、刷子和其他物件包在一起，沃尔夫冈同他的父亲信心十足地踏上了去大主教宫殿之路。穿过饰有徽章的大门，步过美丽的庭园，经过海格立斯喷泉，登上低矮舒适的台阶，越过巨大的卡拉比尼里大厅，直来到安特卡迈拉室，在这儿等了一会儿。终于沃尔夫冈站在了他的统治者的面前，他现在还是第一次从这样近的地方看他。在他的面前不要害怕，这是他的第一个念头，这个人是不会伤害别人的。大主教用颤抖着手慈祥地抚摸着他的头。他说道：“我的孩子，你已经为你的故乡带来了荣誉。你做得很好！继续做下去！”沃尔夫冈一声不响地躬身敬礼。——“是呵，我的孩子，”——这声音显得几乎有些尴尬——“呐，你已经知道你该做些什么——或者——如果你觉得你能做到，和对此有兴趣的话——”

“完全做得到，尊敬的大主教大人！”

“好极了！我很高兴！你对什么最感兴趣呢？”

“我最感兴趣的是写一部歌剧！”

“你有兴趣写一部歌剧？你要考虑啰！你不觉得这太困难了吧？”

“我想不是，尊敬的大主教大人。”

“呐，这正巧是个好机会！三月份这儿要上演一部歌剧，其中一幕还待安排。”

“啊哈，一种Pasticcio！”

“一种Pasticcio！是一种馅饼？”

沃尔夫冈笑了起来，笑得越来越响，根本无法停下来。

“沃尔夫冈，别笑了！”他的父亲说。“这个孩子在伦敦看过歌剧，”他谢罪地补充说道，“有些作品每一幕由另一位作曲家来完成，舞台术语称这是一种Pasticcio。”

“这样，这样，”大主教说。“那好吧，现在就在这儿烙制出一个馅饼吧。乐队首席海顿先生承担了一幕，另一幕由教堂管风琴师阿德尔卡瑟完成。沃尔夫冈·莫扎特先生负责第三幕。”

沃尔夫冈由于欣喜而满脸通红。他那炽热的愿望该要实现了！他已看到他的男女主角活跃在舞台上，听到他们彼此唱起花腔高音，有那么几秒钟他觉得大主教的办公室变成了歌剧中的奇妙的童话世界。——这部歌剧叫什么，他问道。大主教回答说：“它叫：《第一诫的义务》。”

沃尔夫冈想到的是古代的神和英雄，他想自己是听错了。发楞地问道：

“《第一诫的义务》？”

“对，我的孩子！你当然熟悉第一诫了！把它说一遍！”

“尊敬的大主教大人，您这指的是什么？”

“沃尔夫冈，”他的父亲说，“第一诫你是熟悉的嘛！你要以——呐，接着说下去！”

现在沃尔夫冈终于明白了。“你要以全部的心志、情感、理智

Pasticcio：意大利文，指一种多人合作写成的乐曲，这词与德文馅饼发音相似。大主教不懂，故有此一问。——译注

和毅力爱主——你的上帝。”他机械地背诵。

“这就对了，”大主教说，满意地拍拍他的面颊。“对，这部戏是我们尊敬的教授维默尔写的，内容是这样的：它表现了一个起初信仰不那么坚定的基督徒如何最终看穿了世俗精灵的虚假教义，成了一个有道德的基督徒。在第一部分，他的理智由于基督的道德精神的不倦而可钦佩的努力，在神的慈悲和正义的感召之下，变得烦躁不宁；在第二部分，理智得到了胜利，意志已做好顺从的准备；在第三部分，这种意志终于完全从束缚他的恐惧和反复无常中解脱出来。”

“可这里只有一个人出场！”沃尔夫冈悄声地问。

“绝对不是，我的孩子，除了开头是动摇不定后来变得热心的基督徒之外，还出现了世俗精灵，神的仁慈和神的正义！”

乐长朝沃尔夫冈望去，他尽量不使自己笑出来。可怜的孩子呆呆望着前面，感到极度的失望。但是随之他打起精神，说道：“我们就写歌剧。”

“如果每一幕都还没有做出安排的话，”乐长说，“我卑躬地建议，我的儿子承担第一幕。开头那部分他会十分容易完成的。”

“他年纪最轻，有提出这样要求的权利，”大主教表示同意。他从书桌上拿起一个薄薄的小本子，把它递给沃尔夫冈。“你写第一幕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我的孩子？”

沃尔夫冈带着行家的表情翻阅着本子，随后说道：“顶多一个星期！”

“好极了！那末现在您暂时把您的儿子交给我！他会过得很好的！”

乐长恭顺地说，他对此毫不怀疑，只是希望，他的儿子不要讨人厌烦。大主教莞尔一笑，说道，他对此不担心。随后乐长告别，沃尔夫冈和他的统治者单独留在一起了。

“好了！”大主教高兴地说道，“现在我们该愉快愉快了！”他摇了摇铃，唤来仆人，要了一份早点。不久两个人坐到桌旁，沃尔夫冈大嚼一通功克力和点心，大主教开心地望着他，对他吃东西时的

举动感到有趣。随后给他在窗前安排了一张写字台。在另一扇窗户旁大主教坐在一把安乐椅上，装做埋头读书的样子，这时沃尔夫冈惬意地坐在自己的临窗位置上，把歌剧脚本拿在手里。

他读完了歌词，感到有些沮丧。虽然它是用诗写出来的，但作者随便把一些拉丁文的圣经上的警句格言放在里面，是些枯燥干瘪的散文，没有任何魅力，没有任何生活。他在想，在一部歌剧里总要有人出场呵，可是这里面一个人也没有，只有思想！除了咏叹调和宣叙调什么都没有！连一个合唱也没有！我是不是最好请求另一个任务？——但是他的艺术上的傲气油然而生。如果乐队首席海顿先生和他的老朋友阿德尔卡瑟能为这样东西谱曲，那他也能。于是他倔强而勤奋地工作起来。

八天之后他完成了第一幕的谱曲，宫廷和教堂管风琴师阿德尔卡瑟被召到大主教那里，去鉴定沃尔夫冈的工作。他自己谱完了第三幕的音乐，他深知这项任务的艰苦和困难，更何况是对沃尔夫冈这样一个初学者。当他把沃尔夫冈谱的曲子拿到手里时，他那红红的慈祥的脸——上面还突出了一只红红的鼻子——显得十分凝重。但是他越看下去，脸上的表情就越是明朗，当他读完了时，整个脸上熠熠生辉。

“尊敬的大主教大人，”他说，“在萨尔茨堡没有一个人能像沃尔夫冈谱写得这样好！只有嫉妒和恶意才会怀疑他先前那些作品的真实性。这是我的肤浅之见，尊敬的大主教大人！再说，”他补充说，他的脸涨成紫色，“像沃尔夫冈这样一个诚实的孩子，说他撒谎欺骗——更不必说他的父亲了——，那我宁愿把我的手放到火里去！”

“对这个孩子写的，您给我做少许批评吧。”

“是呵，我该从哪说起呢！——沃尔夫冈的诵咏部分写得很好。他试图赋予不同的人物以性格，这方面搞得相当不错。特别是轻佻的世俗精灵部分富有鲜明的特征。它的对手基督精神对它是何等的蔑视！”——他唱起那个地方：有谁牢骚满腹，你就把谁笼

络，你对他人和对你自己一样不会带来任何欢乐！——“我觉得世俗精灵写得最成功！轻快，有骑士风，但却是一个真正的世俗精灵！”

“这个孩子在巴黎和伦敦学了不少东西”。大主教说。他叹息并朝沃尔夫冈投去忧虑的一瞥。可当他看到他坐在那里稚态可掬时，他不由得微然一笑。

“有些个别的咏叹调，”阿德尔卡瑟继续说道，“也是十分好的。乐队的处理更为出色！一句话：海顿和我必须努力，别叫小莫扎特先生把我们比下去！”

沃尔夫冈可以收拾起他的乐谱，回到他的双亲那里去了。大主教望着他们的背影，看到他在阿德尔卡瑟的陪伴下走出大门，他在肥胖的教堂管风琴师身旁，踏着积雪，矮小而优雅，随即在拐角处消失了。大主教还长时间地站在窗前，在想着孩子，八天来他和他朝夕相处呵。

“喂，沃尔夫冈，”当他俩从宫殿的拐角处折入通向市集的路时，阿德尔卡瑟先生说，“你的考试通过了。现在我向你提出一个忠告！在家坐下来，好好读读我们的老埃贝林的清唱剧，这个人你肯定还记得的。他是一位有影响的清唱剧作曲家，你从他那儿能学到很多东西，然后你把你的这一幕从头再写一遍！”

沃尔夫冈有些愕然，在阿德尔卡瑟说了称赞的话之后，他对此没有思想准备。“我写的是这么糟糕吗？”他沮丧地问道。

“糟糕？根本不是！是好！对一个初学者甚至是很好。但是大师、里手不会从天而降，当一个人初次在一个全新的领域里施展身手时，那他要看看在此之前别人写的这样或那样的东西。从前是这样，今后也永远是这样的。”

沃尔夫冈的父亲开始时对阿德尔卡瑟的劝告有些不满，但他还是把他的老朋友埃贝林遗留下的十二部清唱剧的总谱找了出来，父子两人用了一周的时间勤奋地研究这些极为重要的作品。随后沃尔夫冈真的把他的那一幕从头重新写了一遍。当一七六七年三月在舞台上演出《第一诫的义务》时，人们一致认为小沃尔夫

冈确实有真本事。随之他立即动手再写一部歌剧。五月间大学生们要在学校举办一次节日演出，那位倒运的《第一诫的义务》的作者为此写了一部拉丁文的歌剧脚本：《阿波罗与许阿铿托斯》，此剧谈不上有什么戏剧情节；没完没了的咏叹调和二重唱，彼此轮番唱来唱去，结尾是门户相当的男婚女嫁。可至少除了有关的情侣之外，舞台上出现了古代的英雄，是呵，阿波罗神登场了，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唱花腔咏叹调，杀死他的情敌，把他变成一朵花。这比那枯燥乏味的《义务》总是有些不一样！沃尔夫冈谱写了音乐，这音乐完全是在意大利正歌剧的航道上行驶的，掌舵使帆的是克里斯蒂安·巴赫。大家兴趣盎然，沃尔夫冈弹羽管键琴，指挥了他的作品的演出，他向萨尔茨堡人证明了，他确实是一个“自然的奇迹”。

乐长在此期间不倦地和系统地对他的儿子进行培养。沃尔夫冈的薄弱方面是对位，于是那个时候的主要教科书，老约翰·约瑟夫·福克斯的《通向巴那萨斯之路》被找了出来，并加以勤奋地钻研，当然这枯燥单调极了，沃尔夫冈毫无乐趣可言，他真希望这能干的福克斯和他所有的对位法都见鬼去吧。

春天和夏天就这样一驶而过。在萨尔茨堡大家都知道了，一七六七年的年底在维也纳将举行玛丽亚·约瑟法女大公爵同那不勒斯国王的婚礼。于是乐长立即制定出一个旅行计划，现在在维也纳有了再度展示他儿子才华的最好机会。

九月中旬莫扎特一家又乘坐马车，怀着巨大的期望向维也纳驶去。

一开头事情并不像所希望的那么容易。一个神童的时间总只是短促的呵！

此系福克斯在1725年所写的一部对位法著作，原题为拉丁文：《Gradus ad Parnassus》，巴那萨斯为古希腊神话中的一座山，诗人和艺术家聚集于此。——译注

但随之出人意外的是，皇帝交给沃尔夫冈写一部歌剧的任务！沃尔夫冈虽然觉得新的脚本无聊之极，可他的父亲却认为，他不应当心烦不快，这会成为他作为一个歌剧作曲家的生活道路上的开始呢。若是他同这部《伪装的傻子》获得了成功，那肯定不久新的歌剧任务就会接踵而至，歌剧的脚本也会更好了。

那好吧，沃尔夫冈听从父亲的劝告，勤奋地工作。这部刚完成歌剧由于难以看透的阴谋诡计，在第一次排练之后就撤了下来，这对所有的人都是一个巨大的失望。虽经乐长激烈的抗议，沃尔夫冈得以在挑选出来的音乐家和音乐行家的圈子里指挥他的这部作品中的一部分，可这样一种形式的私下演出，从来不会得到像莱奥波德为他的儿子所希望的那种成功。这样在一七六九年新年过后不久，一家人就失望地返回萨尔茨堡。

莱奥波德·莫扎特不时向他的朋友和房东哈格瑙尔报告他在维也纳的经历，沃尔夫冈得到皇帝的宠爱和周围那些坏家伙横加给他种种刁难的消息在整个萨尔茨堡传布开来，并激起了巨大的关注。乐长不得不立即向大主教做详细的报告，这位年迈的大主教真的大为光火。那些人如此恶劣地耍弄他所保护的人，他的萨尔茨堡神童，他觉得这几乎是对他本人的侮辱。

“我们要给这些自命不凡的大都市里的人点颜色看看，”他说，并嘲弄地笑了起来。“呐，先演出沃尔夫冈的歌剧！就在这儿，在萨尔茨堡上演，而且马上！”

“就在萨尔茨堡？”乐长说，“可我们还根本没有歌剧演员呢！”

“这没有关系！”大主教叫了起来。“我们用我们的教堂合唱队和我们那些勇敢的歌唱家！这一——这大概不是宗教题材吧？”

乐长回答说，不能说它是宗教题材，他用几句话叙述了这部歌剧脚本的内容。

“那好吧！”大主教说，几乎以一种轻佻的口吻，“这是一个——一个很可爱的题材！可我们这儿是在萨尔茨堡而不是一座女修道院！归终说来我们也是属于这个世界的！那么事情就这样定下

来，我很高兴，沃尔夫冈的作品在他故乡的城市问世。——除此您还有什么愿望吗？”

乐长说，他还有一个愿望，沃尔夫冈用这部《伪装的傻子》在这个他觉得越来越被吸引的领域里迈出了第一步，这个领域就是歌剧的舞台。现在该是他在意大利歌剧的故乡去熟悉去研究这种伟大的艺术的时候了。那他将不久就能足够地获得他现在还缺少的经验，如果他在意大利能接受一个谱写歌剧的任务，就是说在米兰、罗马或那不勒斯，对于他那非凡的才能说来，这肯定不是什么狂妄的想法。这样，通向荣誉和成功之路就向他敞开了，同时也肯定会重新为萨尔茨堡和他最最尊敬的国主带来光荣，他最最尊敬的国主用如此慷慨和理解的方式，做为一个真正的艺术资助者促进了这个天才的孩子的成长。

乐长说最后一句话时，大主教有些怀疑地望着他。“亲爱的莫扎特，您说吧，我觉得，您是在用恭顺之词对我进行指责，说我不久前停发了您的薪金吧？您应当相信，我是不愿意这样做的；但是对您的同事我有所顾忌，迫不得已呵，简单地说，是为了公正合理。”

但是乐长保证说，他完全没有这种想法；在他前去法国和英国的长期旅行期间，他不间断地收到他的薪俸，他把这看做是巨大的恩宠，可是他感到，长此下去令他不安，为此他怀着一种将使自己内心得到宽解的心情请求下次假期的。皇帝陛下已为他向米兰的皇家总督和佛罗伦萨、那不勒斯的宫廷写了荐举信；这样他请求允许他在年底，那时歌剧季节又将开始，同他的沃尔夫冈去意大利做一次不定期的旅行。他进一步解释说，他对米兰怀有特殊的期待，这座伦巴底的都城还有着强大的奥地利的影晌。除此，萨尔茨堡宫廷总管的兄弟菲尔米安伯爵在那里任最高长官，说到这里，大主教已经看到他的小沃尔夫冈站在舞台上头戴桂冠，受到暴风雨般的喝彩，频频向欢呼的米兰人施礼；请假被批准了。

“可是我有一个请求，”大主教在结束他的接见时说，“那部歌剧《伪装的傻子》，我觉得——是呀！它也许并不那么十分理想，至少对一个教会宫廷说来是这样。现在我想到如何使沃尔夫冈得到

弥补：就是他给我写一首弥撒曲，一首真正优美的弥撒曲！”

沃尔夫冈很高兴父亲没有随即把他带到意大利去。这样他就有时间安下心来回味自己在维也纳的许多新的感受，也写了一些新的作品：弥撒曲和弦乐小夜曲，在这些作品里，那些感受和他本人创作力的进逼最完美地结合了起来。一七六九年就在辛勤的劳动中过去了。乐长在此期间制定了一个更准确的旅行计划，对他和沃尔夫冈在意大利语言上的知识加以充实，也考虑经济上的一些问题。由于他在法国和英国的节省，使他能作一次花费昂贵的旅行，即使是他在意大利毫无所获——这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宫廷总管菲尔米安伯爵喜欢沃尔夫冈，也钦佩他，向他保证他的兄弟——最伟大的艺术喜爱者之一——肯定会高兴为他的萨尔茨堡小同乡铺平道路。为了提高沃尔夫冈的声望，大主教还在启程前不久任命他为乐队首席，这在他伟大的少年时代当然是一种完全独特的褒奖。

十二月中旬，乐长踌躇满志地同他的沃尔夫冈登上驿车。这次母亲和姐姐留在家里。沃尔夫冈已经够大了，勿需女性的照料。半数萨尔茨堡人都聚集在新建筑旁的驿站前，成为这一伟大事件的目击者。药剂师尼德尔先生也在场。可他流露出这样一种不祥的猜测：人们再看不到沃尔夫冈了。在冬天越过阿尔卑斯山的旅行简直是发疯，特别是在今年，那儿下了那么大的雪。就算能躲过雪崩，这样一个还不到十四岁的孩子也一定要受凉的。即使能够活着越过阿尔卑斯山，也还有亚平宁山脉，那儿麋集着饥饿的狼群、野熊和强盗。若是他们病了，能有谁给他们最便宜的药治病呢——这时新建筑的塔楼顶上的钟响了起来，它打断了药剂师的饶舌。

意大利

晚间，在米兰总督的宫殿里举行了盛大的聚会。宴会之后人们都到了音乐厅，来自萨尔茨堡的神童得到了他已习以为常的胜利。现在人们三五成群聚在一起。三两个漂亮的年轻女孩在向沃尔夫冈献殷勤，他用一种意大利和萨尔茨堡混在一起的语言对她们的热情做出回答，这种混杂的语言他说得十分熟练。米兰的音乐名流，年迈的大师萨马丁尼，著名的歌剧作曲家，大师皮钦尼，他们在交换对沃尔夫冈的看法；一群音乐爱好者敬畏地在倾听；仆人们四下走动，送上饮料。老伯爵菲尔米安走到乐长面前，向他表达了对沃尔夫冈的钦佩。莱奥波德·莫扎特很快就利用了这个机会。

“尊敬的大人，我不知道，您的兄弟是否在信中对您提到了我儿子的最为迫切的愿望。他想为米兰写一部歌剧！大人业已目睹我儿子的超乎自然——我可以这样讲——的才能。我恳求大人运用您对剧院领导的影响，使我的儿子能得到谱写歌剧的任务，在今年的圣诞节用这部歌剧做为新的演出季节的开始。我得知，这项任务还没有做出安排。”

“您的儿子想写一部歌剧？而且是为米兰？我亲爱的莫扎特，您的勇气可嘉！您的儿子肯定是一个天才，他的钢琴作品好极了。但是写一部歌剧！而且是为了米兰！他还是先给曼图亚和克雷莫纳的小剧院写一些东西吧！”

“沃尔夫冈不愿意写这样的东西！小剧院的演员只是些二流角色，可我儿子的音乐是一流的！”

“但他还没有写过一部歌剧！”

“写过！一部喜歌剧，那些行家非常喜欢。”

“它上演了吗？”

“只在萨尔茨堡演过，尊敬的大人。”

“在萨尔茨堡！是啊！可一部喜歌剧不是一部正歌剧！在正歌剧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咏叹调，这勿需我说，而把一首咏叹调写得完美和适当，可是一项困难的艺术，这不是一个早晨就能学会的。”

“大人还不了解我的儿子！您可以考验他！给他一两首咏叹调的歌词去谱曲，如果您对他还有什么怀疑的话，那您就把我的请求权当是没有这码事好了！”

“那好吧”菲尔米安伯爵说，“对此没有什么可反对的。如果他同意考验的话，那我愿意为他说话。他应该从梅塔斯塔西奥的作品里找点什么谱曲。或许我可以表达一个愿望？那是《德穆冯特》中的一首咏叹调，我特别喜爱。我马上把它取来。请原谅，稍等片刻！”

他离开了房间。乐长深深地吸了口气，他骄傲地微微一笑。随后他走近沃尔夫冈。他还一直被一群年轻的女人包围着，正在向她们讲述曼图亚歌唱家的一些趣事，他在那儿听到古列尔米的《卢吉埃罗》。

“演主角的女高音，”他说，“唱得有些像曼佐尼。她有着一副流利的嗓子，可是唱的时候老是慢四分之一拍。”乐长从后面抓住沃尔夫冈的脖子。

“你也有一副流利的嗓子，先跟我到这儿来一会。”他朝那些年轻的姑娘谢罪地鞠了一躬，领沃尔夫冈到一边，把刚才他同总督大人的安排告诉了他。这时伯爵也回来了，腋下夹了几本书。

“现在我不想用很多时间去找，”他说。“您不能在旅途中带上梅塔斯塔西奥，不是吗？为此请允许我把它送给沃尔夫冈做为礼物。我的孩子，勤奋地读一读，高声地朗诵他那神圣的诗行，那意大利歌曲的秘密就会自行向你敞露出来！”

沃尔夫冈感谢地吻了吻老人的手。

“我请你谱的《德穆冯特》中的那首咏叹调是著名的《可怜的孩

子》。许多大师都给它谱了曲，但是你肯定能为它揭开新的一页。

乐长用凯斯勒的手册制定了他的意大利之行的计划，这本书把米兰称做可憎的城市，因为它的街道很少有几条是直的，大多数曲曲弯弯，作为弥补的是它的巨大。可我们这两位旅游者发现米兰是一座美丽的城市，那些弯弯曲曲的街道对此一点也没妨碍。用白色刨光的大理石建造起来的大教堂和它的数不清的塔楼特别使沃尔夫冈入迷，尤其是漂亮的管风琴，那是教堂管风琴师菲奥里尼领他去看的。再说，他所崇拜的克里斯蒂安·巴赫在米兰任教堂管风琴师时，演奏的就是这架管风琴。通过菲尔米安伯爵，莫扎特父子结识了许多高贵的家族，经常得到邀请。一次公开音乐会举办得极为光彩，得到了成功，沃尔夫冈受到各方面的大力推崇和宠爱。一句话：这是一段美好的日子。

“沃尔夫冈，”他的父亲有次说道，“我给家里写了封信。你也来添上几句！”

沃尔夫冈拿起笔写道：“我吻妈妈和娜内尔，事情吵吵嚷嚷，我完全昏头昏脑，我无法再写下去了。”

虽说这生活和活动如此纷繁多彩，但对《德穆冯特》中那首咏叹调《可怜的孩子》的思考却像一个管风琴的乐音在沃尔夫冈的灵魂中穿过。——除了菲尔米安伯爵所希望的这首咏叹调外，他还从梅塔斯塔西奥的《阿塔塞斯》里找出三首歌词，它们在情调上彼此各不相同，他都要以自己的方式把它们谱出来。这样就产生了一首充满激情的技巧很高的咏叹调；第二首里用一种感情热烈的旋律写成的咏叹调，没有任何花腔；第三首更多的是按照歌词的意义谱写的，富有戏剧性。这三首咏叹调没有花费什么气力，在一两个小时就完成了。但是《德穆冯特》中的那首咏叹调却有些不一样；它值得也要求用一种天赐的礼物那样的音乐。总督又一次邀请他的小同乡去参加盛大的集会，这次，巨大的音乐厅坐无虚席。米兰的整个上层贵族都露面了，也有许多学者，艺术家，特别是音乐家，人们准备给沃尔夫冈锦上添花。他谱写的那三首《阿塔塞

斯》中的咏叹调由阿普里莱演唱，唱得十分出色，博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随后是咏叹调《可怜的孩子》！在最后一个音消逝之后，寂静无声，但随之爆发出一种难以形容的欢呼声，迫使歌唱家再唱了一遍。就是在音乐家中间它也引起了异口同声的钦佩。人们称赞音乐的高度的戏剧严肃性，它毫无哗众取宠之意；人们赞叹情绪的统一性，它体现在切分的节奏，运用了低音分解三和弦，从而奇妙地表达了极高的戏剧激情。菲尔米安伯爵拥抱沃尔夫冈，热泪盈眶。随后他不见了，片刻之后他又重新露面，把沃尔夫冈和他的父亲请到他的书房，在那儿介绍他俩同米兰歌剧院的经理卡斯蒂廖内先生认识。半个小时之后签署的一个合同草案上说明：沃尔夫冈·阿玛德·莫扎特大师，在他的大主教允许的前提下，为下一个演出季度——传统上在庆祝圣诞的第二天开始——写一部大型歌剧。他将在夏天收到指定的歌剧脚本。在十一月初他必须到达米兰，以便在歌唱演员在场的情况下完成咏叹调和排练歌剧。只能聘请第一流的歌唱家。通常的报酬为一百个杜卡特和免费提供住房。

几天之后父子又置身旅途之中了，在复活节前一周他们要赶到罗马。

“上帝保佑，”乐长说，他把大衣紧紧地裹在身上，“一两个小时我们就到地方了。我怀疑我们是否能经受住这次旅行。又要开始下雨了！”

“怎么！”沃尔夫冈说，“好像我们在回萨尔茨堡！”

“这倒令人奇怪，”乐长继续说，“这个世界都城的周围却是这样一片荒凉！到处都是荒地，只有一些牛群；没有村庄，几乎看不到农场。这个非基督教的罗马所建造的壮丽的街道和水道、凯旋门，都成了一片废墟，更显出了景色的严峻。你不会忘记巴黎和伦敦的周围吧！那儿到处都点缀着村庄和农田，在漂亮的住宅和宫殿之间是绚丽的花园。这唤起了对人的力量的深刻印象。可这里在罗马的周遭却表明了人的无能，表明人的行动毫无成效，表明凡

是与上帝不相关的一切都是不能持久的！”

沃尔夫冈只是心不在焉地听着，这时一个美妙的旋律正在他的头脑里萦回。现在他喊叫了一声，指着车窗外边。在道旁立着一根木桩，上面吊着一两个光秃秃的胳膊和大腿，在风中来回飘荡。

“拦路抢劫的强盗们的可怕下场，”乐长说。“糟透了，弄成这个样子。”他一时无法续上被这可怖景象打断了的思路，于是沉默不语。天空一片阴霾，电光闪闪，雷声滚动。车夫咒骂着鞭打拖着车辆费力爬坡的马匹。当风暴过去天空重又变得明亮时，已抵达山顶，车夫让他的马匹喘息片刻。一片丘陵起伏的平原，三面被形状绰约的群山环抱，一直延伸下去，在它的中间呈现出一个由云雾环绕着的灰白色的地带。车夫用鞭子指向山谷，说道：Ecco Roma！ Ecco San Pietro！”

马车下坡驶向山谷，抵达罗马时，在埃及方尖塔的上方，在两座壮丽的圆顶教堂——它们组成了这座城市的威严的入口——的上方，澄蓝的天空形成了拱顶。莫扎特父子不久就找到了位于科尔索的住处，这是人们事先通知他们的。他俩迅速地换了服装，定了一辆马车，前去梵蒂冈。因为今天是复活节前的星期三，这一天在西斯廷教堂唱阿莱格里著名的《求主怜悯歌》，谁听了这首圣歌，谁永远不会忘怀，但是没有一个人能丝毫不差地熟悉它，因为乐谱是无法得到的，抄写者要被逐出教门。他俩穿过人群熙往攘来的大街，到了台伯河，过桥之后，经过天使堡的巨大的圆形建筑。马车在彼得广场前停了下来，沃尔夫冈和他的父亲为呈现在他们面前的崇高景象所陶醉，有好一会儿他俩一声不响地伫立在那里。

“这巨大的穹顶主宰万物，多么威严雄伟！”乐长终于说话了。
“这是伟大的米开朗琪罗的杰作，在佛罗伦萨你见过他雕刻的美迪

意大利语：这是罗马！这是圣·彼得罗！——译注

格雷戈里奥·阿莱格里（1582—1652），意大利神甫，作有大量教堂音乐，九声部的《求主怜悯歌》获重赏，每年复活节前一周在西斯廷教堂演唱。——译注

契墓，感到那样的惊奇。你看，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雕刻家，而且也是一位伟大的建筑大师，你还会看到他是一位伟大的画家。你看这壮丽的彼得广场！两旁的巨形石柱把它环绕起来，慢慢地引向大教堂！方尖碑和两个美丽的喷泉把这硕大的空地分割开来，使它不显得过于庞大和空旷，而是显得富有生机和和谐！”

“和谐！”沃尔夫冈说。“对，您说得正确，亲爱的爸爸！它像一种美妙和谐的音乐！我相信我已经听到它了！”他又伫立了一会儿，半是欣赏这绚丽的景色，半是在谛听他内心响起来的旋律。可他的父亲催促他，他们慢慢地挤过嘈杂的人群，踏上位于巨大圣者彼得鲁斯和保罗的石像两侧的露天台阶，进入光线充足的教堂，穿过中厅，他们惊奇的目光被吸引向巨大的拱顶。

“它立在四根柱子上，”沃尔夫冈说，“什么样的柱子呵！我觉得它好像在飘动，我好像也在飘动！”

“走吧，该去西斯廷教堂的时候了！”父亲打断了他的话，“要不人多了我们就再也挤不进去了！”

很快就到了梵蒂冈，登上美丽的大理石台阶，它叫做“Scala Regia”，然后穿过一两个大厅，里面装饰有精美的画和雕像。他们终于挤过水泄不通的人群，来到了通向教堂的最后一道门前，那里有两个身着中世纪黑红黄军装的瑞士卫兵在守卫，看来是几乎再无希望进去了。这时乐长表现出了他的外交天才。

“尊敬的阁下，”他转向沃尔夫冈，“我们不走运。不许人进去了！”随后他面向警卫，并竭力使他的口音带有瑞士的腔调：“亲爱的好人，您们能放我们进去吧？”

尊敬的阁下称呼和家乡的口音起到了效果，沃尔夫冈和他的父亲被放了进去。

在漂亮的大理石栏杆前的一块很小的向参观者开放的空地上

曾经统治佛罗伦萨的意大利美迪契家族的成员的石棺墓，通常称美迪契礼拜堂，由米开朗琪罗所建。——译注

意大利语：王家台阶。——译注

早已拥满了人。在主祭坛前，一盏巨大的点燃的金字塔状枝形烛台和即将结束的白昼混合成一种罕有的双重光。巨大的画覆盖着两侧墙壁和神坛坛壁甚至穹顶。教皇坐在左边的宝座上，所有的主教都簇拥在他的四周，每个主教的脚下又都坐着一个身穿紫袍的修道院院长。远处四下里跪着一大群教士和神职人员。

仪式已经开始了。右侧壁有一扇光线微弱的格窗，从那里传来了歌声。这是赞美诗，由两个唱诗班轮番用男高音和男低音唱出，没有伴奏，但却始终用一个歌调，响亮而且速度很快。长久地这样继续下去，沃尔夫冈有时感到失望，疑问地望着他的父亲，但是父亲却总是轻轻地摇摇头。在每一首赞美诗唱完之后，神坛上的一枝蜡烛就被熄灭；变得越来越暗。现在，突然整个唱诗班用女低音和女高音唱起了一首新的赞美诗旋律：“查赫利亚之歌”，它庄严地在深沉的朦胧中响了起来。神坛上的最后一支蜡烛熄灭了；从栏杆后的唱诗班那儿还散发着微光。教皇从他的宝座上立起身来，走向神坛，跪了下来，所有的人随他跪下。长时间的寂静，声息俱无。这时突然非常轻轻地，像来自另一个世界似的，响起了《求主怜悯歌》！*Miserere！miserere mei，Deus，secundum magnam misericordiam tuam！*——沃尔夫冈谛听这简单的和声效果，它几乎只由三和弦组成，他聚精会神，对唱诗班的熟练技巧喜欢极了，它时而增强到咆哮般的最强音，时而又减弱到袅袅欲绝。尽管他十分注意和声的交织，可是由于这种音乐的美，他完全沉醉了。——最后的和声消逝了，随之是默祷。

“沃尔夫冈，不要害怕！”他的父亲低声说，“现在该地震了！”一阵尖厉的声音哄然而起，所有的神职人员用双脚使劲地跺了好一阵子；仪式结束了。父子俩离开了教堂，重新来到了空地，这时乐长说：

“这种音乐多么单纯、多么虔诚和感人！可不能把它公开用于净化人的心灵，这确实是一件憾事！若是我们能在萨尔茨堡演出

拉丁文，大意为：主啊，怜悯我吧，你的怜悯永远是伟大的。——译注

它，那该是多美呵！”

“这我们能的！”沃尔夫冈说。“整个的我都记在脑子里了。若是现在您能给我一张纸，我立刻就把它写下来。”

乐长把自己的记事本递给他，沃尔夫冈开始用数字低音把纸写得满满的。

“《求主怜悯歌》，”他说道，“是为两个唱诗班写的，五个声部和四个声部轮番演唱，也就是两部女高音，一部女低音，一部男高音和一部男低音；在四声部合唱时，男高音去掉。唱诗班先用五个声部，和弦多次反复；随之和声逐渐开始，以一种简单而庄严的跟进的方式。很少有一个声部旋律上完全孤立。有延长符号的段落一到休止时，第二个唱诗班就开始应答，它只有四个声部，用相似的和弦，这个和弦由于要跟随歌词而比较自由些；几乎像朴素的赞美诗的吟唱，总是同一歌调的不断反复。这时第一个唱诗班又加入进来；和声像开始时的一样，但赞美诗的吟唱调子更活跃了，随后出现的节奏平稳的反衬显得特别美。两个唱诗班的演唱轮流五次，直到最后合在一起成为九个声部的和弦，全曲庄严地结束了。”

乐长经常为儿子的才华感到惊奇，而这次他觉得几乎像中了魔法似的。

复活节周和随同的宗教庆典结束了，这时乐长开始向沃尔夫冈介绍罗马的最最重要的艺术珍品。虽说这次意大利之行首要是使他熟悉意大利的歌剧，特别是意大利的音乐，但不只限于此，也要使他一般的知识修养有所提高，莱奥波德看不起那些除了音乐什么都不懂的音乐家。他本人对古代文化就有很高的造诣，这是在一所优秀的学校和大学里打下的基础。沃尔夫冈不一样，他没有上过学；自从六岁的时候由于旅行中断了读书之后，父亲对他的非凡的音乐才能着力加以培养，而在其他方面就没有什么时间顾及了。现在，罗马的所有剧院还关着门，这儿也没有像伦敦都样的公开音乐会；可以让音乐先沉默一段时间，乐长领着沃尔夫冈去参

观七丘 的壮丽的废墟。他俩也有那些行家和有素养的人作为导游。他们有从米兰、波洛尼亚和佛罗伦萨带来的给一些受人尊敬的艺术上的饱学之士的介绍信，像红衣主教帕拉维奇尼和阿尔巴尼，亲王基吉和巴尔贝里尼。他们在各处都得到了殷勤的款待，每个人都把能向这个天才的孩子和他的父亲介绍罗马的壮丽视做一种荣幸。年近八十的红衣主教阿尔巴尼完全被沃尔夫冈的演奏迷住了，为了表示自己的感谢，亲自领沃尔夫冈去欣赏他在漫长一生中搜集的古代艺术珍品，也陪他去参观梵蒂冈博物馆，长期以来他就是这座博物馆的领导成员。在沃尔夫冈眼前展现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他有这样一种感觉，在这个新的世界和音乐世界——他一直生活在这个世界中——之间必定有着某种亲缘关系。或者至少是：在他的音乐中存在的渴望和追求，就如同奥特里科利的《宙斯》、《掷铁饼者》和《科尼狄斯的阿弗罗狄提》一样。红衣主教经常谈到他死去的朋友温克尔曼，他曾长年照管阿尔巴尼的收藏，直到就任梵蒂冈博物馆的领导为止。温克尔曼对古代希腊艺术的一种表达使沃尔夫冈终生难忘。照这位红衣主教的话来说，温克尔曼认为这种艺术的特征是高贵单纯和静穆的伟大，现代艺术的追求激情和华丽的倾向与它不再有共同之处了。沃尔夫冈觉得，这句话突然向他揭示出了他在他的音乐中半是无意识地长时间做为目的而加以追求但却是飘荡不定的东西。像这些古代的雕塑和建筑一样的高贵和单纯；线条，匀称，毫无赘疣；纯净，清晰和透明；他的音乐也应该是这样。当他站在贝尔韦代雷的《阿波罗》前时，阿尔巴尼说道：这个阿波罗，按照我那终生难忘的朋友温克尔曼的看法，但也是伟大的米开朗琪罗的看法，它是免遭毁坏留到现在的所有古代作品之中最最精彩的了。他那高贵的身躯，他的头，他的体态，证实感受到上帝的那样一种伟大。这个作品是一个范例，古

罗马七丘：指罗马古城周围的七座小山：帕拉蒂尼、卡皮托利尼、奎里纳尔等。——译注

温克尔曼（1717—1768），德国古代艺术史家。——译注

代大师在表达激情时是多么的慎重。面部表情处于激情状态便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越大，对作品的美带来的损害也越大。这个阿波罗追逐凶龙皮同，刚用箭把它射杀，可他在愤怒中也表现为一个神，并同时对这种在神看来是微不足道的胜利表示轻蔑。聪明的艺术家只是用轻轻哼气的鼻孔来表现愤怒，用微微撇了撇下嘴唇来表现轻蔑。但这也就是一切。他骄傲的前额在神圣的静穆中飘动的和平毫未受得干扰。我的上帝，若是用这同一题材，一个现代雕塑家会弄成什么样子呵！我们的古代艺术家把美做为表现这个天平上的指针。或者我可以用一个音乐上的比喻：美是音乐中的铜钹，它统率所有其他的乐器，尽管那些乐器盖过了它的声音。我说的是不是错了，我的小安菲翁？”他转向沃尔夫冈。

“阁下完全正确，”乐长说，因为沃尔夫冈没有对铜钹这个不通常的比喻立刻作出回答，虽然他看来是赞同红衣主教的这番话的。

“我相信，”他说道，脸上羞赧地有些红了起来，“阁下谈到雕塑艺术所说的话：美必然有它的最高的法则，这也完全适用于音乐。音乐作品当然不像雕塑，能用眼睛去看；但音乐中肯定有和谐的法则，它超越一切！”

“阁下，”乐长说，“刚才提到了伟大的米开朗琪罗。可他在他的创作中明显地有着完全不同的理想！无论怎么说，西斯廷教堂的绘画显示出的占主要地位并不是美的表现，而是相反！”

“您说的完全对，”红衣主教说，“如果说有一个艺术家能够使我们对古代理想的正确性发生怀疑，那就是米开朗琪罗的西斯廷绘画。表现灵魂的欲望经常使他忽视了美的法则。我们意大利人知道，他是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但我们也送给他一个恐怖的别名，我们知道这是为什么。”

“《最后的审判》，”沃尔夫冈说，“是恐怖的美。若是我谱写一首安魂曲的话，那我就会想到米开朗琪罗。”

另一次，当沃尔夫冈又随同红衣主教参观梵蒂冈的被称作斯

坦茨的大厅时——这里面保存着拉斐尔一生中的一些重要作品——，他问道：“这幅画表现了什么？”

“这是巴纳塞斯，诗人的天国，”红衣主教回答说。“这儿坐的是阿波罗，在唱歌弹琴，周围是九位缪斯以及古代和意大利的伟大诗人。这是多么迷人的美呵！多么深沉的热情呵！就是我们古希腊的大师对这幅画肯定也是喜欢的。对拉斐尔的作品也能说：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

“我们在波洛尼亚看过他的《神圣的赛西利》，”沃尔夫冈说道。“这幅画非常美，都能听到天使的合唱了，我也把它记了下来。”

“这样，这样！”红衣主教说，“那它一定也要超过《求主怜悯歌》！”

“什么？”沃尔夫冈感到血直往脸上冲。

“在梵蒂冈没有什么能瞒得住的，”红衣主教说。“甚至圣父也知道您记下了阿莱格里的《求主怜悯歌》。”

“那我要被开除教籍了！”

“不！肯定不会！圣父对您的天才的恶作剧十分着迷，使他想不到去惩罚了，甚至要给予奖赏呢！”

“奖赏？”

“我说的话太多了，”阿尔巴尼说。“走吧，音乐上的小拉斐尔！”他搂住沃尔夫冈的肩膀，两人慢慢往前走。当沃尔夫冈停在阿蒂拉斯同教皇莱奥会面的那幅画前时，乐长把红衣主教悄悄拉到一边，问道：

“阁下刚才为什么称我的儿子是‘音乐上的小拉斐尔’？”

“我是脱口说的，”红衣主教说，“可随后我在想，您的儿子有时使我想起了拉斐尔，我一直也是对别人这样介绍他的。他向我弹奏他的音乐，听起来就像把拉斐尔的作品翻译成为音乐一样，同样的美、纯真和深情。拉斐尔本人也像您的儿子一样，那样令人入迷、可亲，您是位有福气的父亲！可您不要使他太劳累了！要注意他的健康，不要使他重遭拉斐尔的命运！”

“他活得不长？”

“他三十七岁时就死了。他的早死使人类丧失了一个怎样的美的世界呵！”

眼下谈不上什么劳累。在罗马的逗留使沃尔夫冈感到心旷神怡。虽然罗马的名门望族也都拉这个神童做客，比起在巴黎和伦敦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弹奏一、二个小时的钢琴这对沃尔夫冈不算吃力之举，可说是一种练习。他快乐、健康，在旅行中间也长大了。他的声音开始变了，使他无法唱歌；可这也是他惟一的苦恼。

在罗马停留的时间拖长了，因为通往那不勒斯的必由之路近期来强盗猖獗。为此由罗马派去了一营军队，在一次交战中强盗被赶跑。乐长认为可以上路了。告别罗马使沃尔夫冈心情十分沉重。他觉得这四个星期是他生平最美好的时刻，但是只能说声：再见！

协会的最年轻一员

在一个美好的六月傍晚，沃尔夫冈和他的父亲到达了那不勒斯，他俩先是认为这里爆发了一场革命，或者恰巧遇上了一场可怕的灾难，因为大街上人山人海，万头攒动，人声鼎沸，群情激昂。他们到了住地，向店主询问，得到的回答是，没有什么特别事情，白天结束了，大家都出来享受美好的夜晚，为他们的生活和美丽的城市而愉悦陶然，如此而已。当店主听说他的这两位客人来自德国时，怜悯地摇了摇头：那是一个可悲的国家；终年积雪；就是在那儿能比在这儿赚更多的钱，那生活也够可怕的了。乐长认为有必要强调，他本人可不是一个有钱的人。但他得到的回答是：所有的英国人都有钱，若不他们不会出来旅行。乐长争辩说他不是英国人，而是一个德国人，可这毫无用处，反正就是这么回事。

父子俩决定仿效那不勒斯人的样子，到外边来度过这美好的夜晚。当他俩进入那不勒斯的主要街道托莱多大街时，他们马上发觉自己置身在人的洪流之中，若想站在一起不被冲散，那可要花费一番气力。在马路上，车一辆接着一辆，因为现在也正是高贵人家驱车前往海滨的时候。有时看起来这些车辆像是一个绞在一起无法解开的线团似的，可是在车夫的尖厉刺耳的叫喊声中，这一切都一个一个地解开了。喧哗声由于街道小贩的叫喊而更为嘈杂，他们夸耀着自己的商品，穿越在高声求乞的乞丐和残废人中间。当这些乞丐和残废人在一辆马车里发现了一张同情的面孔时，就展示出他们身上各种不同的残疾，并且以一种突然恢复了的令人吃惊的灵活，跟着车辆奔跑，或者试图跳上马车的踏板。店铺和街道上的灯光慢慢地点燃起来，各种小吃散发着芳香，周围挤满了饥饿的人群，他们想花几个小钱用喜爱的面条来填满他们的肚皮。

爆竹声噼啪直响，火箭腾空而起；在一所教堂大门的上方悬挂着一幅圣母像，它在五颜六色的轮状烟云中闪烁不定；紧靠教堂有一个小型木偶戏班子在演出，一个那不勒斯人尖声尖气地在那里招徕观众。在欢笑叫嚷和姿态各异的来自不同阶层的人群中间，在豪贵和乞丐中间，在妓女和教士中间，这支队伍慢慢朝海边移动。在喧嚣和生命的上方，一轮圆月漫游在深蓝色的夜空。他们终于到了海堤，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月光下粼粼发亮的大海，它是那样的壮丽。在左边，黑黝黝而又雄壮的维苏威火山巍然屹立。

乐长随身带来的介绍信使他在那不勒斯很快地踏进了上流社会，情况如在其他地方一样：沃尔夫冈立即赢得了人们的欢心和宠爱。年轻的王后卡萝莉内，玛丽亚·特蕾西亚的一个女儿，接见他时特别和蔼可亲，她还清楚地记得沃尔夫冈八年前在舍恩布伦宫演奏并和她以及其他皇家孩子一起吃巧克力的情形。他们在塔努西的别墅里谒见了这位权势烜赫的大臣，他们为他提供了一辆马车，为在整个逗留期间使用。他俩不断在奥地利、英国和法国的公使那里做客。几个贵夫人为沃尔夫冈安排的一次私人音乐会带来了一笔可观的收入。他同伟大的约梅利成为很好的朋友，此人当时在大歌剧的领域里与哈塞齐名，是最有影响的作曲家。乐长在七年前曾与他有一面之缘，那是他同家人前去路德维希堡并想要他的孩子在欧根大公的宫廷里演出的时候。事情没有结果，他把这归之于约梅利的一种臆想出来的妒忌。现在当他对这个心地十分善良，虽然功成名就依然非常谦逊的人——由于他的脸型和魁梧的身躯使人想起亨德尔——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之后，他认识到当时错怪了他。就是同皮钦尼也建立了友好的关系，此人创作了《善良的少女》，极为受人崇拜，他写了许多喜歌剧。《善良的

约梅利（1714—1774），意大利作曲家，作有歌剧七十来部。——译注
哈塞（1699—1783），德国作曲家，是当时最受欢迎的那不勒斯风格意大利歌剧作曲家。——译注

少女》这部喜歌剧沃尔夫冈早在米兰已经看过了，现在他就在发源地熟悉了这种喜歌剧，这种真正意大利的，甚至是真正那不勒斯的艺术；不久他就明白，他本人的喜歌剧，不幸的《伪装的傻子》，中一个夭逝的婴儿。

五月卅日是国王的命名日，这一天也是在圣卡洛剧院重新演出大歌剧的日子，演出的节目是约梅利的《阿尔密达》。沃尔夫冈对约梅利的作品还几乎一无所知，自然迫不及待地等着这个晚上的到来，特别是他本人就要在半年时间之内带着他谱写的第一部歌剧出现在意大利听众的面前。约梅利出生于那不勒斯的附近，一度是他的同胞的偶像。但是在十六年前应召前去斯图加特，直到前不久才返回故土。那不勒斯音乐界人士都认为，北方德意志粗犷的空气对他的音乐没有什么益处，特别是对这部他在七年前谱写的《阿尔密达》。这次演出是一个彻底失败。巨大剧院里的观众席分为七等，每一等都有三十个大包厢，拥满了衣着华丽的观众，座无虚席。两位主角由在欧洲享有声誉的演员演唱。然而音乐却不能长久地抓住听众，他们变得不安静了，到最后一幕时几乎不去听了。若不是国王夫妇出席的话，那听众也许会对这部作品发出嘘声。音乐给沃尔夫冈留下极深的印象，他不理解观众为什么这样。

他对他的父亲说：“我觉得全剧像是春天里的一场了不起的风暴，夹带着令人战栗的闪电雷鸣。人们怎能对此毫无感觉呢！”

“你说的完全对，”他的父亲说，“《阿尔密达》是一部杰作。但是话得说回来，这种音乐不是现代的。它过于沉重了，过于说教了！旋律是美妙的，但是理解起来不是那么容易，不是每一个制鞋徒工能马上跟着用哨声吹出来的。由于皮钦尼和帕埃西埃罗，观众今天已经习惯了轻松的东西。为此，我亲爱的沃尔夫冈，你要从中得出一个教训：当你着手写你的歌剧时，首先要想到听众！米兰人肯定与那不勒斯人没有多少不同。你看到他们是怎样坐在他们的包厢里！他们首要的根本不是为了受感动，受震惊！他们是为了听悦耳的音乐而来，而买一个包厢的；他们来是要显示自己，女

人也要炫耀她们华丽的服装和珠宝首饰；他们要娱乐，自然也要听美妙的音乐，可他们不想同时去花费脑筋，因此音乐应当是轻松的、悦耳的、易懂的、通俗的。为此，我的好沃尔夫冈，如果你不想遭到约梅利的命运，那就得写得通俗些！你不缺少这样的才能！”

可怜的沃尔夫冈被父亲的这番告诫弄得不知所措。当他第二次去听《阿尔密达》时，他确实感觉到了，这种音乐在某些地方过于“死板”、过于老式了。

乐长做事向来有始有终，按照他在萨尔茨堡根据旅行指南制定的计划，他要使沃尔夫冈熟悉那不勒斯和它周围的美丽景物。只是他把维苏威火山排除在外，因为他不愿意让沃尔夫冈冒这个风险。他们到了波佐利和帕耶，参观了卡塞达、卡普里岛和庞贝。但是沃尔夫冈要登维苏威火山，他总是缠个不休，人们也都对他的父亲说，现在火山处于静止期，攀登没有什么危险，乐长终于让步了。一大清早就上路，坐马车直到雷西那。他俩刚下车，立即就被一群衣衫褴褛的汉子所包围，这些人每人手上牵着一一条备好鞍子的毛驴，向他俩招揽生意，他们大声呼喊，相互挤撞，甚至扯住他俩的手，让他俩骑上他们的毛驴。乐长挑选了两头强壮的毛驴，继续行路，沿着栗子树和葡萄藤之间的山路向维苏威进发，在深蓝色的天空，黝黑的维苏威巍峨矗立。路上每一次转弯，景色就显得更为开阔，更为壮丽。这座美丽的城市偃卧在脚下，园林和花园与周围的一片碧绿交融在一起；在另一个方向，丰饶的卡斯特拉马雷和索伦特海岸一直延伸下去，浩瀚的大海在美得无法描述的湛蓝中熠熠发亮。葡萄园到此终止了；从左边和右边，黑色的大地慢慢地、越来越近地挤拢过来：凝固的火山熔岩，僵化的大海，看起来毫无生气，令人惊悸。终于到达了山口，它把两座山峰分了开来。环目四顾，一片深色的土地，灰色的石块，黑色的岩群，火山灰和熔岩。路变得陡直起来，只得从毛驴上下来，徒步前进。开始了一段艰苦的行程。在微细的火山灰中笔直攀登，脚下的细灰每踏一步都要下滑，前进不了许多。几乎用了一个小时才爬到了上面。随之是

在熔块上行走，脚下变得热起来，越来越热，越登越高。从地面上不断地冒出硫磺的热气，几乎使沃尔夫冈无法呼吸。

“沃费尔，够了吧？”他的父亲问道。“我们该回去了吧？”

“这样我们要被人笑话的！”——沃尔夫冈弯下身子想拾起色彩斑斓的硫磺块，可随之吃惊地往后一跳，他的手指几乎被烫着。地面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空洞，从里面涌出一股股热气，使游人时而被浓密的云烟所笼罩。顺着一条陡直的狭路走到上面，现在他们站在了火山口的边缘。一个宽大的火山口伸张开来，它的内壁覆盖着一层硫磺岩，颜色十分刺眼：淡黄、朱红、铜绿和蓝紫，把无色的苍白的熔岩和火山灰弄得奇形怪状。浓密的白色热气不断从里面涌出，使人的目光多半时候无法望到深处。但有时火出口像是在喘了一口长长的粗气之后休息了，这使得沃尔夫冈能够观察这令人恐怖的直通到地底的大口的边壁，它五颜六色，爆裂开来。他在这种荒凉和无声无息的混沌之中觉得失去了自己的存在，仿佛他不再是在地球上，仿佛他是站在通向另一个世界的门槛。这时烟云突然散了开来，有的落到山下，有的飘到远方，美丽的土地和粼粼闪光的蓝色大海像在白色的，纱状的氤氲中飘荡。烟云又聚合起来，一切又都变得荒凉和恐怖。

乐长提醒要回去了。但这时两个向导提出了异议。他们还要显示一下古老的维苏威烹调艺术。除了一两瓶酒，向导还带来一些鸡蛋。他们把鸡蛋放在硫磺上，不久就煮熟了。沃尔夫冈说，他还从没有吃过这样好吃的鸡蛋，对向导大加赞美他们的维苏威。一瓶酒喝光了，随后按着习惯把瓶子掷进火山口；一个向导叫他们把一两块熔岩块抛到里面去，一个雷声响了起来，它在岩壁长时间发出回响，像是火山口深得无底似的。这是怎么回事？雷声一直不停，而是逐渐变得越来越响，越来越咄咄逼人，突然喷出一股强大的烟云，它把一切都笼罩在炽热潮湿的硫磺气中。——两个向导跳了起来。火山要活了！赶快下山！乐长抓住儿子的手。“在天之父保佑！上帝不要丢掉我们！”他的声音惊慌失措。若是沃尔夫冈现在遭到了不幸，那罪过在于他做父亲的轻信！他们沿着来

的路往回跑。确实到了紧急关头。随着一声巨雷，从里面喷出一团大火，把成百块炽红的石头掷向高空，一部分重又落进了火山口里，可另一些却落在火山口的四周，——一些游人刚好离开这块地方——，然后顺坡滚了下去。乐长吓得一身冷汗，当他和沃尔夫冈离开了危险地区时，他躬身上苍，感谢神明。

在这值得怀念的日子的当晚，父子俩来到波西利普大街，从那儿观看喷发火焰的维苏威。那儿早就人山人海，为了避开拥挤和喧嚣，他们让人划到海湾的一角。这儿一眼就能看到整个壮观场面。维苏威在咆哮，不断地把一串串火红的石块喷向灰暗的夜空。紧贴着顶峰，一条宽大的火带在燃烧，这是熔岩，它缓慢而咄咄逼人地顺坡而下。城市里的无数灯光在直延伸到海岬的丘陵上闪闪发亮，群星在天空闪耀。

七月底沃尔夫冈和他的父亲重又抵达罗马，这期间已是仲夏的季节了。到处都是小售货摊，出售冰水和柠檬水。林荫道上挤满了马车，因为没有人再愿意徒步了。翌日是使徒彼得和保罗的节日，晚间沃尔夫冈目睹了圣彼得广场上的灯光奇迹。当他俩去拜访红衣主教阿尔巴尼向他辞行时，他递给沃尔夫冈一张羊皮纸，上面挂着一个大勋章，他说道：教皇克雷芒十四世圣上委托他以教皇的名义把它亲手交给他。同时他递给他一个挂在深红色绶带上的金色十字勋章，把它挂在他的胸前，说道：“骑士先生，您现在是金马刺教团的骑士了，您是Comes Palatii Romani，这就是说，是罗马宫殿的保护者！我祝贺您，骑士先生！”他向沃尔夫冈深深地鞠了一躬。这信罗马宫殿的新保护者窘迫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

次日，沃尔夫冈和他的父亲前去奎里纳尔，教皇的夏宫，去谒见教皇，表示感谢。当瑞士卫队向他致敬，宫廷官员称呼他是骑士先生时，他费了很大劲才没有笑出来。随后伟大的时刻到来了个慈祥的小个子老人穿着白色丝绸做成的圣衣坐在一张漂亮的扶手椅上，头戴一顶用紫红色丝绸制成的分到两边的小圆帽。这个最年轻的教团骑士吻了教皇的布履，之后教皇说：由于《求主怜悯

歌》那件事的发生，他一直在犹豫不决，是把他革除教门呢还是授予勋章？最后还是决定授予勋章，希望沃尔夫冈还能用某些美好的作品来丰富圣乐。但是要给予一个小小的惩罚。于是教皇陛下和颜悦色地揪了揪他的耳朵。可当这个受惩罚的回答说：Miserere secundum-magnam misericordiam tuam！教皇开始欢快地笑了起来，放开了他。他又询问了几句，从哪儿来，到哪儿去；随后父子俩退了出来。

这次旅行的开始，沃尔夫冈在波洛尼亚认识了当时在音乐界享有盛名的法兰西斯教会神甫马蒂尼。沃尔夫冈当时应许了他，在返回米兰的途中再次到修道院去他那里做客。他履行了诺言。一次意外事故使这次在波洛尼亚的停留超过了原定的日期，旅行车坏了！除此，父亲也病倒了，虽然不重，但拖了较长时间。这样，这两位游人在好客的帕拉维奇尼伯爵的靠近城市的家里度过了一段美好安静的时光。

沃尔夫冈利用这个机会，尽可能地多去拜访马蒂尼，因为他在这儿能学到不少东西。在这段时间里，他特别注意研究对位的作曲形式，并且发现马蒂尼神甫恰恰是这种古老学派的一位热心的老师。

夏天就这样过去了，如此美好的夏天，好久不曾有过了。不是那样炎热，经常出现的暴风雨一再地带来凉意，树木和丛林还一直碧绿葱葱。

在帕拉维奇尼家用过中饭，送来了咖啡。

“今天是九月三十日，”乐长说，“我们长时间受到阁下的热情款待，衷心感谢。”

拉丁文：大意为：主啊，怜悯我吧。——译注

马蒂尼（1706—1784），意大利作曲家，理论家，著有未完成的《音乐史》（三卷）和《对位法规范》（两卷）。——译注

“我尊敬的大师，”伯爵夫人说，“您和沃尔夫冈是赐予者，我们并不是啊！”

“非常仁慈的阁下，我们已经确定在十月一日动身。沃尔夫冈得开始着手写歌剧了。”

“他在这儿写不是很好吗？”伯爵问道。“他已经写过一首弥撒曲了嘛！”

“这是同马蒂尼神甫交往时写的，”乐长说。“但是写歌剧，这儿不是合适的地方。”

“只写了宣叙调，”沃尔夫冈说，“事情无聊得很。我试过了，可是整个时间我老是在想：这玩艺儿对我有什么意义呀！我更喜欢和您的儿子去游泳，或者去骑马，或者和他一起唱歌！”

“您知道，”乐长继续说，“这部歌剧对沃尔夫冈可是关系重大啊！”

“是呵，亲爱的埃莱奥诺蕾，”伯爵对他的妻子说，“大概是无能为力了，做父亲的知道他必须做什么。那么说您们真的要明天动身了？”

“是的，阁下！在波洛尼亚我们还得停留一两天——”

“可以问问是什么原因吗？”

“我本人也不知道。是马蒂尼神甫请我们去的，说这对沃尔夫冈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

第二天乐长从马蒂尼神甫那里知道他那充满神秘的请求是什么意思了。

“我亲爱的大师，”神甫说，“我要我们的沃尔夫冈成为波洛尼亚爱乐协会的会员。您知道，我们的协会是全意大利最著名的，我们任命谁为会员，谁就会在听众中立即赢得一定的声望。是啊，沃尔夫冈就是没有我们也会成为著名人物，但我们的证书也许对他会有用处的。申请必须由他本人提出，而且要立刻提出，因为在八天之内协会就要举行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能通过他的申请。”

“怎么？沃尔夫冈本人提出申请？这会被理解为一种非分妄

想吧？不是规定年龄不得低于二十岁？”

“是这样，”神甫说，“谁要是被接受进协会的作曲家部——沃尔夫冈就是这个情况——，那他必须先要在歌唱家部呆一年，第二年在器乐部。但我们这情况是个例外，我们可以不去理会这些，这些事情交给我好了。我这儿设计了一份申请书，沃尔夫冈只要抄下来就行了。从申请上没有人会嗅出什么非分妄想的味道。但是事情也有小小的麻烦：规定要举行一次考试，考的是从最难的对位法中挑选出的问题。呐，您不要耽心！我本人来选题，我已经选好了题，离考试还有八天的时间，我和我的沃尔夫冈一起来做。我当然不是同他来解决这同一个问题，若是那样不成了骗局了嘛！只是类似的题！这肯定没有什么不妥之处，您肯定也是这样的看法吧？”

乐长事实上也持同样的意见，这样，就在同一天和随后的几天里，沃尔夫冈整小时地坐在法兰西斯教士修道院的图书馆里，让神甫给他讲解那些题，而它们肯定会使他的父亲伤透脑筋的。题是这样的：从格里高利的圣诗歌集中选一首无伴奏齐唱歌调，根据严格的作曲法用对位的形式为四到八个声部的唱诗班写一首圣歌，而且要以老式的教堂音调对和声做独特的处理。这对沃尔夫冈是些新的东西，但他很快就理解了为什么要这样做，写出了一首正确无误的作品。

十月九日下午四时，所有波洛尼亚的爱乐协会成员聚集在他们宽大的会议厅里：年迈的主席兰齐，还有卡罗利、吉贝利、扎诺蒂、维尼亚利先生和许多其他人。马蒂尼神甫最后到场，他身材矮小，不显眼，但却受到各方面的问候。主席宣布开会，一切事务性的工作都已结束，随后秘书费里先生宣读了萨尔茨堡的沃尔夫冈·阿玛德奥·莫扎特骑士先生的申请书，被接受为受人尊敬的协会会员——立即成为作曲家。主席立起身来。他说，鉴于申请者才十四岁，这项申请原本是不予受理的，但考虑到这项申请得到享有众望的马蒂尼神甫的支持，他现在对此进行说明。神甫站了起来，说道，他本人促使骑士莫扎特提出这项申请，因为他希望这位天才的

年轻音乐家享有这样的褒奖，成为这个尊贵的团体的一员；另一方面，如果不是今天，那么在一两年之内，肯定对这个尊贵的机构能够拥有沃尔夫冈这样的成员也是一种褒奖。因为他将是不朽的人物。为此，他请求这个尊贵的机构排除章程上的阻碍，允许他所保护的人进行考试。这个学术机构的某些成员听到神甫的这番话眉毛高高地矗了起来，轻轻地摇了摇头。但是没有人认真地想到对马蒂尼神甫表示反对，就这样一致决定同意沃尔夫冈的申请。派工作人员去把受试者带了进来。

沃尔夫冈优雅从容、生气勃勃地走了进来，他在门口停下，向尊贵的在座人士深深地鞠了一躬。他望着神甫，朝他粲然一笑，这个微笑太有传染性了。主席微笑了，秘书微笑了，两个监考人微笑了，到最后所有这些身穿黑色长袍围着大圆桌而坐的道貌岸然的衮衮诸公都露出了一种感人的快乐微笑。只有站在门口的那名工作人员没有笑。他在想，这个协会存在了一百年，他在这里工作了四十三年。但是有谁能向我预言，我还能经历这样的事情：一个十四岁的男孩，还是一个孩子呵，竟然被允许进行考试！——现在主席通知沃尔夫冈，他的申请被接受了，这是试题，现在要把他关在隔壁的房间里，他必须在三个小时之内把这个题目完成，否则考试便算没有通过。沃尔夫冈高兴地把纸头接了过来，鞠躬告退，被带入隔壁的房间。看看吧，给他的是什么呢？这是一首无伴奏的歌曲，歌词是山区布道士用的：*Quaerite primum regnum Dei et justitiam eius, et haec omnia adjiciuntur vobis, alleluja*。译成德文是这样：首要是追求神的天国和他的正义，那你们就会得到这一切。——沃尔夫冈知道，这词句是神甫找出来的，他想到神甫的提示，露出了微笑：古老的复调宗教音乐，歌剧！他有三个小时，就这么几个小节！半小时他就完成了，他又磨蹭了一刻钟，免得使人想到他是在炫耀自己的才思敏捷。随后他摇动了桌铃，完事了。

那名工作人员出现了。出了什么事？——沃尔夫冈说，他完事了，把他的那张试卷递给了他。——什么？这个小家伙做完了？可到今为止没有一个考生不需要两个多小时呵！——这时他看到

沃尔夫冈的左手上熠熠闪光。一枚镶有宝石的金戒指！它在闪烁着光华！现在他什么都清楚了！这个小家伙会魔术，魔力就藏在戒指里！他走了出去，向主席报告，考生说他做完了，并嗫嚅地补充了他对这位年轻先生的所谓才能和他的戒指的看法。但是他得到的回答是，他勿需对此事操心，与他无关。沃尔夫冈的试卷交了上去。对二十二个小题的曲谱不久就审核完毕，几个白发苍苍的老先生又一次忧虑地摇头，因为和声并没有完全按照古老的教会调式的原则进行处理；沃尔夫冈的解决方法表现了某些现代式的偏离。但是进行了表决，并把装有圆球的匣子打开时，一个黑球也没有，全是白色的。

沃尔夫冈现在可以进来了。主席握住他的手，祝贺他成为爱乐协会的最年轻的一员，大家鼓掌。乐长也到场了，在沃尔夫冈考试时他被关在图书馆的大厅里。所有的人都涌向父亲和儿子，对他们表示祝贺。翌日，沃尔夫冈前夫神甫马蒂尼那里，这是最后一次了。

“这么说是要到米兰去了，”神甫说，“我的好沃尔夫冈，我祝愿你的歌剧获得美好的成功，这你是清楚的。但是你不要像克里斯蒂安·巴赫那样，不要完全被歌剧束缚住了！在生活中至高无上的不是荣耀和名望。至高无上的是同神性在灵魂中的和谐，这是歌剧永远不会给予你的！*Quaerite primum regnum Dei.*”

“我永远不会忘记您，神甫！我永远会怀念您，会怀念您给予我的一切！我感谢您！我千百次感谢您！”

爱乐骑士

十月中旬，沃尔夫冈和他的父亲重又抵达米兰。离圣诞节第二天上演他的《米特里达特》只有两个月多一点的时间了，可直到现在他仅设计了整部歌剧中的一部分宣叙调，包括咏叹调、一首二重唱和结束时的五重唱在内的二十四首曲子还一个音符没写下来！沃尔夫冈对此倒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但他的父亲却变得不安起来。若是沃尔夫冈病倒了，那可怎么办？尽管还没有一个歌唱家到场，可是已经没有其他办法好想了，只能开始写咏叹调，即使冒歌唱家来到之后提出反对意见和要求修改的风险也罢。

沃尔夫冈勇敢地开始了工作。他在伦敦和意大利听歌剧时，虽说是偶然的，从极受赞誉的作曲家——哈塞、约梅利、克里斯蒂安·巴赫、皮钦尼——那里他学会了一系列艺术手段和效果技巧。这一切也是他从舞台经验上所得到的。他在谱写咏叹调时，首要的是为歌唱家找到受欢迎的音乐形式。受欢迎的！满意的和有效果的！他的父亲一再地叮嘱他，一再地使他回忆起约梅利在那不勒斯遭到的失败。对人物心理上的探究，虽说一个十四岁的人该具有这种能力了，但毕竟还不到时候呵。就这样，沃尔夫冈，他还是一个孩子，没有生活的经验和人世的阅历，缺乏舞台的知识，缺乏对情节的理解，就进行他的第一部歌剧的创作了。然而他有着丰富的音乐，深知他对音乐厅里听众的魔力，这样，他也就毫不怀疑他的这种魔力在剧场里也会取得胜利。

十四天之后，终于第一个女歌唱家到了，是唱主角的安东尼娅·贝尔纳斯科尼，她扮演受人喜爱的阿斯帕西亚。她本来叫托尼·瓦格勒，生于施瓦本，是莫扎特父子的一个老相识，两年前在不幸的《伪装的傻子》中饰演了女仆尼奈塔的角色。她由衷地为这个

淘气鬼——她是这样称呼沃尔夫冈的——向听众呈献一部歌剧而感到欢喜，可是她对他的第一首咏叹调，也就是整部歌剧的第一首咏叹调，却一点也不满意。当沃尔夫冈答应第二天为她写一首新的咏叹调，就像一个上等裁缝为她缝制的衣服对她那样合身时，她高兴了。其他一些歌唱家逐渐地都到齐了：著名的男高音德托雷，他扮演主角；男低音奇科尼亚尼，他也是莫扎特父子的老熟人，他扮演法纳谢的坏儿子；最后是第一男高音，阉人歌唱家 圣托里尼。

这对沃尔夫冈可是一段艰苦的时间。他写乐谱写得手指都痛了起来。这样一项重大任务所带来的精神上的紧张使他变得严肃起来。他竭尽所能去满足歌唱家们的愿望。每当他完成一首咏叹调时，立即就进行试唱，尽量使歌唱家满意，这使得沃尔夫冈一再地觉得自己像一个裁缝似的。一次，贝尔纳斯科尼-瓦格勒露面了，她说，有一大群意大利音乐家同沃尔夫冈作对，有人要求她拒绝给她写的三首咏叹调，并从一部加斯帕里尼的旧歌剧里找适当的部分来代替。但是她用施瓦本方言把她的意见告诉给这些人，根本就不让沃尔夫冈知道这件事。

“在十二月十二日，”乐长在给他妻子的信中写道，“用小乐队进行了第一次排练。明天用整个乐队进行排练，这乐队由六十个人组成，其中有十四把第一小提琴和同样数量的第二小提琴。在第一次排练之前有一些尖酸刻薄的人预先叫嚷这是一种幼稚和可悲的东西，他们坚持说，这样年幼的孩子，而且还是一个德意志人，不可能写出一部意大利歌剧，尽管他们承认他是一位伟大的演奏家。所有这些人在第一次小规模排练之后就哑口无言了。乐谱抄写人高兴极了，因为这是一个好兆头。每当一部歌剧引起轰动时，乐谱抄写人通过出售咏叹调赚的钱比作曲家本人还多。男女歌唱家也十分满意和高兴，特别是饰演主角的女高音和男高音歌

十七、十八世纪时去势后的歌唱家，具有宽广音域的童声音质，称之为阉人歌唱家。——译注

唱家。在圣斯特瓦日，在念完祷告词之后的一个钟头，你们可以想像，唐·阿玛德奥大师坐在乐队的钢琴前，而我以一个观众和听众的身份坐在高处的包厢里，并从心里对他表示祝愿，这是一部成功的作品，为此也向我们在天之父祈祷。这座城市的最伟大最显赫的乐长萨马丁尼和兰普尼亚尼是我们的朋友；因为嫉妒或者不如说是怀疑和荒谬的偏见——一些人因为我们儿子作曲而产生的——是伤害不了什么的。”

终于，圣诞节的第二天到了，按照古老的习惯，歌剧演出季节从这一天开始。这对米兰人是一件大事。而这次由于沃尔夫冈这位伟大的年轻人的在场，由于教皇和波洛尼亚爱乐协会给予他的荣誉，最后由于他作为一个演奏家所放射出的光华，就成为一次轰动全城的事件了。第一场演出的票早在一星期前就已售完，米兰歌剧院座无虚席，呈现出一派节日的景象。当沃尔夫冈身着浅蓝色丝制礼服，胸前佩戴教团星状勋章，出现在羽管键琴旁，来亲自指挥演出时，他就业已赢得了成功。他天真、泰然自若、快乐，同时又如此彬彬有礼地向观众躬身致意，立即涌出一阵爱慕的浪潮作为对这个英俊的金发男孩的回报。除非他的音乐特别坏，特别乏味，才会对它表示拒绝。然而这音乐既不坏也不乏味，所有那些重大的缺欠，由于沃尔夫冈的年轻和缺乏经验在所难免，都没有被大多数听众觉察出来，音乐的热情、生动，美妙旋律的源源不绝使所有人人迷。这是一次辉煌的胜利。几乎所有的咏叹调都得到掌声，完全与米兰的习惯相悖的是，有些咏叹调甚至得重复演唱，到结束时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欢呼声。Evviva il Maestro! Evviva il Maestro! Evviva il Cavaliere filarmonico! 大厅有一刻钟之久响彻了雷鸣般的喊叫。沃尔夫冈不得不一再地出现在幕前，鲜花和月桂花环纷纷掷向他。在后台他从一个人的拥抱投入另一个人的拥抱。也许最狂热的是经理卡斯带利奥尼了。原先他对成功有着某种担心；现在他知道了，这部《米特里达特》还要不断地上演。

意大利语：大师万岁！大师万岁！爱乐骑士万岁！——译注

二月初，父子俩准备告别米兰，无论怎么说总是要想到返乡的，乐长在他的旅行计划中还要在威尼斯稍事逗留。

“呐，沃尔夫冈，”菲尔米安伯爵对他所庇护的小家伙说，“我希望你对米兰留下美好的记忆！”沃尔夫冈感激地吻他的手。——“我们在米兰得到许多的恩宠和钟爱，”乐长说，“我们没有别的什么渴望，只是想此后再次前来，而且确也有几分可能。卡斯蒂利奥尼先生在考虑，把后年圣诞节演出的歌剧交给沃尔夫冈。”

菲尔米安伯爵高兴地微微一笑“我希望，我们能更早些在米兰再见面！”

“更早些？”

“是的，就在今年！我不能做出保证，但我希望是这样！就是说——”他挽起乐长的胳膊，把他领到一扇窗前——“严禁外传：十月份将在这里庆祝我们的大公爵费尔迪南与摩德纳的贝亚特里切公主的婚礼。整个皇室都要前来。节日用的歌剧由我们尊敬的哈塞承担。除此还要准备一首表演用的小夜曲。我已向皇后陛下卑恭地提出建议，由沃尔夫冈来创作这首小夜曲，还在他很小的时候皇后就认识他了，现在他的《米特里达特》又取得如此的成功。教皇的勋章会使陛下对他更加看重。所以我这样说：希望十月份再见，也就是在八个月之后！”

沃尔夫冈顺着楼梯跑了上去，扯开门，扑到母亲的怀抱里。这时他的父亲也走了进来。“如果你同孩子亲热完了的话，”他稍顷后说道，“那你该同我也这样亲热一番才是！”——他的妻子放开沃尔夫冈，拥抱起她的丈夫。娜内尔也走了过来，小狗娇娇冲了进来，在它的主人身边直窜高。最后特莱瑟尔也出现了，羞赧地行了屈膝礼。

“呐，特莱瑟尔！”沃尔夫冈喊道，“你怎么啦，怎么这么一副傻样站在那儿？”

“她认为，”娜内尔说，“你现在是冯·莫扎特骑士——”

“冯·母猪屁股骑士！”他叫喊道。“特莱瑟尔过来！马上吻我

一下，这是应该的！”——她露出羞怯的微笑，顺从地吻了吻他，随后她退出去端咖啡。

“耶稣呵，沃尔夫冈的嗓音完全变样了！”他的姐姐说。

“他长大了！”他的母亲补充说。

“长的不高，我想还要高呢！”他说。我还得想办法，要长得像娜内尔那么高！她已经是漂亮的大姑娘了！”

“沃费尔，这是我从你这儿得到的第一句恭维话！在意大利你变得会献殷勤了！”

“他已是一个正在发育的青年人。”他的父亲说。

“算了吧！”莫扎特夫人说，“什么青年人！十五岁零两个月！沃费尔，你还是我的孩子！你还会长高的，放心好了！但是现在你们都先坐下，亲爱的人！”

都坐了下来，出现了片刻的沉默。

“这儿还是真正的冬天！”乐长说，“可在威尼斯我们已在十分美好的春天乘船在河上游逛呢！”

“威尼斯！”娜内尔说，“那一定美极了！”

“我也这样认为！”她的父亲说。“整个意大利！我们有好多东西要讲给你们听呢。我带回来图片，整个皮包都是极漂亮的铜板画！若是旅行的费用不这么昂贵的话，我真想下次带你们去。”

“怎么还有下次？”莫扎特夫人问。“难道又有什么计划了？”

于是乐长告诉她说，沃尔夫冈也许要为在米兰举行的婚礼庆典写小夜曲。除此他已得到明确的委托，创作明年圣诞节演出季节开幕式用的第一部歌剧。

“你们还要旅行外出，大主教认为这合适吗？”莫扎特夫人说。

“这对他有什么不合适！有沃尔夫冈这样的天才作曲家为他服务，这给他本人带来了至高无上的荣誉！”

“你知道吗？”莫扎特夫人说，“他现在正生病呢。巴里萨尼医生说，是心脏的毛病，主教大人年事已高，很严重呢！”——她沉默了片刻，然后深深叹了口气。“若是小夜曲的事情真的定了下来，那你们在一两个月内就又要动身了！”

“你该高兴呵，夫人！你想一想，这将给沃尔夫冈带来不朽的荣誉！哈塞写庆典用的歌剧！十五岁的沃尔夫冈与伟大的哈塞，在世的最著名的歌剧作曲家平起平坐！”

莫扎特夫人摇了摇头 随之她温柔地望着沃尔夫冈。“每当我读你们从意大利寄给我的那些报纸上的文章时，”她说，“我经常无法相信，那写的是我的小沃费尔！在我们那次漫长旅行中我经历了很多，可这次却大有过之。”

“你说的对，”乐长说，“在意大利真是美极了。那儿的人比任何地方的人都更有音乐修养。在我们这儿需要培养的，在他们那儿是天生的，是本性。对意大利人来说，音乐像吃饭睡觉一样，是必需品。因此，他们的热情是那样的奔放、真实，只有对音乐的需求才能从中迸放出这样一种热情。现在呢，我们又在萨尔茨堡了！谁知道在这儿它对我们的儿子会怎样呢！”

这期间沃尔夫冈喝完了咖啡。他站起来说道：“若是我不在场，你们就能更好地夸奖我了。我要到下面去看望哈格瑙尔一家去。”说完他就走了出去。

“呐，”莫扎特夫人说，“我觉得，这儿有足够的人知道，萨尔茨堡该怎样对待沃尔夫冈。首先是大主教的宠爱；还有菲尔米安伯爵，洛德隆伯爵夫人，施塔勒姆贝格伯爵，以及其他不少的人！”

“可是，”她的丈夫说，“在意大利就完全不同了，要好得多呢。在《米特里达特》首次演出之后，沃尔夫冈在整个米兰成了名人。素不相识的人向他致敬，朝他高喊赞美的言词。每当我们走到一地，大街上的孩子就围了上来，他们呼喊：爱乐骑士！这多么令人高兴！可这儿相反！最好也不过是冷冰冰的承认罢了，或算是热烈的承认吧，就是这么回事，——反正完全不一样！呐，谁知道，将来还会怎样！”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也没有。我只是静静地期待着。再有一两次《米特里达特》那样的成功，若是还得不到一个职位，在佛罗伦萨或其他地方的一个宫廷里做乐长，那可就真出鬼了。”

“我的上帝！”莫扎特夫人说，“可沃费尔还是一个孩子呵！现在会有谁去想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不想？在三年之内他就会成为意大利最大的剧院的乐队指挥。按着他的艺术才能和知识他现在就该是了。还有：不要再让他睡在我们身边了。把他的床摆到隔壁的小房间去。不久我们就要搬到一所更宽敞的住房去了，迁出哈格瑙尔的楼房我感到难过。就这样吧！若是你认为合适，让我们现在就整理沃尔夫冈的东西，然后我要到菲尔米安伯爵大人那里去一下。”

当乐长到宫廷总管那儿去消假时，总管交给他一封带有皇家内廷大臣印章的信函。“我在米兰的兄弟干得出色，”他说，“沃尔夫冈被指定写小夜曲了！”

白纸黑字，清清楚楚！鉴于至高无上统治者的特别恩宠，基于对沃尔夫冈·莫扎特业已多次表现出的卓越才能的信赖，现委托他谱写小夜曲《阿斯卡尼奥在阿尔巴》。词作者为帕里尼。酬谢一百杜卡特。——这个帕里尼，菲尔米安伯爵说，是一位有声望的米兰诗人。这是一部通常为庆典用的作品。但这并不重要，主要的是沃尔夫冈得到了这项委托，在他青年时代这对他意味着是一种非同寻常的荣誉。大主教大人业已知晓此事，并也会批准父子两人的假期。

沃尔夫冈致他的姐姐：

米兰，1771年8月24日

最最亲爱的姐姐：

在旅行中我们忍受了酷暑骄阳，尘土经常在不知死活地折磨我们，使我们几乎喘不过气来，受活罪。感谢和赞美上帝，我很健康。告诉W·冯·莫尔克小姐，我真的又喜欢萨尔茨堡了，因为我希望再从她那儿为我写的小步舞曲得到一件礼物，像最近那次一样。住在我们上面的是一个小提琴师，在我们下面的也是一个小提琴师；我

们隔壁是一个教唱歌的老师，在我们对面的最后那间房子里住着一个吹双簧管的。谱曲是件快乐的事，有许多思想。我经常吹口哨，可没有人呼应我……

帕里尼写的脚本是那些数量众多的应制庆典戏剧的一个样品，这都是当时王公们婚礼时所不能缺少的。作品的中心自然是那些高贵的人物。维纳斯携同她的孙子阿斯卡尼奥在长有翅膀的神灵陪伴下从天上来到世间并宣告说：她要她的孙子在这个她最喜欢的国家里同赫尔库勒斯家族中美丽的仙女西尔维亚结为伉俪，这时每个人都看出来，这个维纳斯指的不是别人，是善良的威严的玛丽亚·特蕾西亚皇后本人，而阿斯卡尼奥和西尔维亚指的是新婚夫妇。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给那些至高无上的人披上神话的外衣来取悦他们。由长着翅膀的神灵和牧童牧女组成的合唱队在旁边演唱着令人心旷神怡的节目。这样一类的庆典用的戏剧多半只上演一次而已，比起庆典用的歌剧，它处于低一等的位置。因此这次庆典用的歌剧由伟大的哈塞来承担，而庆典用的戏剧的谱写任务则交给这位年轻的萨尔茨堡人。

在酷暑，匆促和嘈杂之中，在筹备婚礼的忙乱之中，沃尔夫冈赶写他的小夜曲，离他几间房子远的地方老哈塞在写他的《鲁杰罗》。

乐长在他的家信中写道，整个米兰都动了起来，特别是由于人们把大多数的事情都推到最后一刻。因此现在一切的工作都是为了接待陛下，安排下榻的场所，布置房间，大教堂的装饰和照明，剧院的粉刷和修葺。——一句话，忙得不亦乐乎。萨尔茨堡的走绳艺人也来到了米兰，人们给他们搭起了一个巨大的篷帐。这多半是为了使民众得到欢乐。许多外地人聚集此处。规定普通人不许佩剑。夜间不带照明用具不许人们上街。士兵和密探在城市巡逻。

欢迎大公爵莅临的庆祝仪式在十月十五日进行，随后在大教堂举行了结婚典礼，跟着就是音乐会和宫廷中的吻手礼。翌日，由皇后赐命结婚的几百对夫妇同宴，晚间在披上节日盛装的剧院里

分场上演了哈塞的《鲁杰罗》，但只取得一般的成功。下一天是华丽的彩车出游；随后上演了沃尔夫冈的小夜曲。还在演奏序曲时就使听众入迷，它是那样清新、秀丽，充满青春和优雅妩媚。但合唱更为出色，它使人们觉得，这些合唱是以一种独特的爱情和欢乐写成的。这是一次伟大的成功，年迈的哈塞毫不嫉妒地承认这一点。

哈塞对他的妻子说，这个孩子将使我们大家都被忘掉。——与过去的旧习相反，这首小夜曲在第一次演出之后就不断重复上演，比庆典用的歌剧演出的次数要多得多。沃尔夫冈除了酬劳之外，还从皇后那里得到了一个镶有宝石的金表，上面嵌有玛丽亚·特蕾西亚的精致的珐琅像。

新的大主教——《卢乔·西拉》

十二月二十日，父亲和儿子返回萨尔茨堡。他们发现城市处于极大的不安之中，因为大主教西吉斯蒙德正在弥留状态。翌日他永远地阖上了眼睛。沃尔夫冈在最近三年没有看到他的主人，但是他忘记不了他从前从他那里得到的慈爱和恩惠，因此他对他的死从心里感到悲哀。随之着手准备继承人的选举。当时不在萨尔茨堡的主教大教堂的教士会成员被召集前来，确定在来年三月初进行选举。但在此之前一两个星期就从维也纳来了一位皇室特使，这位特使在向主教大教堂的教士会致词中提出，要选举出的大主教不仅仅关心神的光荣和教堂的幸福，而且也要注意皇室家族的利益。次日，一位巴伐利亚的特使抵达此地，他在致词中谈到了，虔诚的巴伐利亚大公爵阁下是萨尔茨堡的创建者，谈到了这两个地方的天然的联系；新的大主教必然是除了关注神的光荣和教堂的幸福之外，特别要顾及巴伐利亚的利益。

大主教教士会中只有两个成员在这次选举中受到看重。奥地利宫廷和它的有影响的家族支持古尔柯主教科罗莱多伯爵。多年来他每两个冬天都在萨尔茨堡度过一段时间，他在自己的豪华小宫殿里举办社交活动和舞会，试图赢得萨尔茨堡人的好感。但是他没有获得成功。这位羸弱苍白的人有着一副阴鸷的目光，他无法唤起人们的好感。除此之外，人们知道他做为古尔柯主教执行的是一种严厉的彻底的统治制度，一点不得人心。巴伐利亚支持教区主教蔡尔伯爵，整个萨尔茨堡站在他的一边，这不只是因为他的知识和才干远远优于他的同事，更多的是因为他的善良，受到男女老幼和各个阶层的热爱。

三月九日，23位主教大教堂教士在庄严地唱出了“来吧，造物

者的精灵”之后被关在教士会的大厅。但没有一个竞选者得到法定的多数。四天之后的选举仍以同样的结果告终。这时蔡尔伯爵自动放弃竞选，于是科罗莱多伯爵当选了。当这神圣的名字从教士会大厅的阳台上向翘首盼望的人群传下来时，人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随后教士会成员列队庄严地前往大教堂去唱感恩赞美诗，新当选的人位于他们的中心，这时人群都阴郁地伫立在那里一声不响。有一个毛头小伙子竟敢大声欢呼，于是被打了一记耳光，这儿没有任何理由可欢呼的。这次选举得到了教皇认可之后，决定在四月廿九日新任大主教迁住萨尔茨堡，除了其他的仪式之外，也要举行一次音乐演出表示庆祝。选定的节目是梅塔斯塔西奥的《斯西彼约之梦》。谱曲的任务交由沃尔夫冈承担，为此他要感谢蔡尔伯爵。这位伯爵想以此使他的这个年轻的宠儿能得到新的统治者的垂青。沃尔夫冈在写《阿斯卡尼奥》的合唱和舞曲时怀有那么大的乐趣，而现在他对这些乏味极了的寓意人物毫无一点乐趣可言，他们都用大量的陈腐比喻来点缀他们的说教。当演出过去之后，他感到高兴极了。至于大主教是否对此满意，沃尔夫冈不知道，其他的人也不知道。但在此后不久，当整个宫廷事务重新加以安排时，沃尔夫冈却明明确确地被赠予一笔数额为150古尔登的年薪，迄今为止他只是有一个没有俸禄的乐队首席的头衔。当然啦，这笔薪金是与经常在乐队中演奏第一小提琴的工作联在一起的。沃尔夫冈对此毫无兴趣，特别是在令他嫌恶的《斯西彼约之梦》之后，一种真正的创作热情在他身上油然而生，他写一部又一部的交响曲。现在为了每天不到三十个克罗采却得把他的一部分大好时光消磨在无聊的乐队工作上！他真想放弃这个职位。

但是他的父亲这次却另有看法：一个刚刚十六岁的孩子居然有了收入，这是一件异乎寻常之事，必定被看做是大主教的一种特殊的恩典。当莱奥波德·莫扎特本人被召见时，他相信他的伟大时刻也到来了。十年来他一直是副乐长，现在终于该成为一个乐长了；因为他的同事洛里经常生病，业已无法工作，这样就提供了一个第二乐长的职位。大主教对他解释说，他在萨尔茨堡度过好几

个冬天，因此遗憾地成了乐队的缺乏训练和水平低劣的证人。副乐长对此也许并没有直接的过错，因为他长年旅行在外，但是却有间接的过失，而这也正是因为他长年旅行，没有在萨尔茨堡训练乐队之故。未来不应当是这个样子。他要他的副乐长严格履行自己的职责，除此他决定要有个第二乐长来辅助年迈的洛里，此人来自那不勒斯的费希埃蒂先生，他将在日内抵达此地。

乐长请求允许他提醒，他的儿子已在一年前承担了一项任务，为米兰写一部歌剧。大主教对此不应反对，应当给予他和他的儿子再度前去米兰的假期。宫廷总管菲尔米安伯爵能为此事作证。

大主教沉默有顷，随后他说：如果事情属实——对此他还需要宫廷总管证实——那他会同意的，但这只是出于他对他的逝世的前任的忠诚，他的前任为人十分宽厚和仁慈，然而却被许多人以一种不高尚的方式滥用了。这次假期也可以不算在最近一次的暑假之内，但这是最后一次！现在他可以走了。

乐长请求允许他还有些事情禀告。

“那好，可您要简短些！”

“尊敬的大主教大人，”乐长说，“也许您对全能的上帝赋予我儿子的特殊才能还不了解。”

“您不要讲蠢话！”大主教说。“您的儿子非常有才能，我对此十分清楚，正如整个萨尔茨堡一样。可您如果认为因此能为自己或者您的儿子谋取一些特权，那您就大错特错了。我给我的人薪俸，为的是他们为我工作，而不是让他们到外边游荡。如果他不注意这点，那他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提出辞呈。现在我不能为您耽搁久了！”

沃尔夫冈一直认为，他擅长的乐器是钢琴，也许还可以把管风琴算在内；可现在他突然被迫在乐队里去当小提琴手。然而他那多方面的音乐才能很快就帮助他克服了所有的困难，在很短时间里他就应付自如，仿佛这对他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同时他很快就觉察到，他在作曲上遭到的时间上的损失用另外的方式得到了补偿；通过乐队实践和对其他大师的新作的熟悉，使得他的笔轻快

娴熟。一部又一部的交响曲产生了，每一部同它的前一部相比都是更高的发展，从任何一种关系上看都是如此：乐句的展开，配器，表现的力度和旋律的纯美。如果说头七部还出自一个习作者之手，那最后一部却是一位伟大的大师之作了。

最近半年的大量工作几乎使沃尔夫冈精疲力竭，但所幸一切顺利，这样他在十月底便同父亲第三次前往米兰创作新的歌剧。歌剧的脚本题为《卢乔·西拉》，作者是一个名叫加梅拉的米兰军官，一次不幸的爱情驱使他向戏剧缪斯倾述他的磨难。罗马的独裁者苏拉由于意大利语言的优美而改名为西拉。这个西拉先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恶棍，他爱上了他的对手切奇利奥的未婚妻朱尼娅，当他遭到了拒绝时，决定把这对未婚夫妇杀掉。切奇利奥得知此事，于是想以其治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事情失败了，可西拉却不可理解地宽恕了他，放弃了朱尼娅，还放弃了政治权力，隐居起来不问世事。性格上的矛盾，情节发展上的蹩脚，表现上的枯燥和僵硬，都证明了这个梅塔斯塔西奥的后继者所写的脚本是一部最最拙劣的作品。但至少有一个角色使沃尔夫冈受到感动，这就是朱尼娅。有一场戏他期望能产生巨大的效果，这就是第一幕中的墓地一场，它使他忆起了格鲁克《奥尔菲斯》的开场戏。为了这一场戏他必须从所有其他事情里摆脱出来，不要等着那些“技巧恶棍”们——他的父亲就是这样称呼大多数极端爱慕虚荣、追求浮华的歌剧舞台上的明星——向他提出华丽和卖弄技巧的要求来折磨他，那时他就会没有情绪了。他运用了所有恐怖的效果，不论是幻想的还是精灵的，这场戏对他说来具有一种完整的音乐美和极高的戏剧分量。随后第一批歌唱家到了，又开始了那种“量体裁衣”的工作，这对沃尔夫冈是一种痛苦。直到十二月初，在首次演出的前三周，演唱朱尼娅的歌唱家，伟大的德米奇斯才抵达此地。开头对她感到很棘手，可当沃尔夫冈与她一同排练墓地一场并答应再给她写儿首技巧高的咏叹调时，她满意了。——但是扮演西拉的主角还一直没来。最后得到消息，他生病了，只得回绝。于是向都灵和波洛尼亚派出紧急使者，去物色一个优秀的男高音，此人必须

有魁梧的身材和良好的演技。可这样一个人找起来并非易事，终于从洛迪来了一位教堂歌手，他曾在剧院上过几次场，但从没有在大剧院登台。首演前九天，正当排练紧张之际，他才到达米兰。次日沃尔夫冈立即为他写了两首咏叹调，与他一道练习，做了某些必要的改动。其他咏叹调也是在类似的匆忙之中完成的。

在这种情况下，十二月二十六日在米兰歌剧院的幕布后面，出现了一种糟糕的怯场情绪那就不足为奇了。观众席早在演出之前就爆满。只有大公爵的包厢还空无一人。演出应在七时开始，但是大公爵一直没有露面。剧院经理卡斯蒂利奥尼像一头被激怒的老虎，在舞台上跑来跑去。人们从远处听到低沉的尖叫声，女主角犯了神经病。扮演独裁者西拉的演员面色苍白地站在一个角落里，额头上汗水淋漓，并不断朝化妆室退去。观众变得越来越不耐烦，观众大厅里变得越来越燥热。整整两个钟点就这样过去了，终于年轻的大公爵夫妇踏进入宫廷包厢，演出开始了。

序曲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钦那的第一首咏叹调顺利地过去了。随后切奇利奥登场；扮演者是由来自慕尼黑的著名的劳齐尼，此人在宫廷中曾透露说，他受到拘束是唱不好的。为了给他鼓鼓勇气，大公爵用掌声向他表示欢迎，这在观众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随之女主角出场了，她期待欢迎的掌声，然而却声息俱无，与博得喝彩的她的那位剧中的情人相对照，无异于对她迎头泼上一盆凉水，随后是西拉追求朱尼娅遭到拒绝的那场戏。那位来自洛迪的不幸的歌唱家，为了淋漓尽致地表达出他的戏剧激情，在他倾心的女人的鼻前挥动拳头，这引起了观众的哄堂大笑。女主角不知道是笑谁，变得更加神经质起来，比上场时没有赢得掌声那会儿尤甚，这样接下来的那场出色的墓地戏便平淡地过去了。但像《米特里达特》一样，归终说来这部作品由于充满了优美的旋律而取得了胜利。沃尔夫冈的火一样的激情紧紧地吸引了观众。在午夜后两小时，幕布才最后一次落了下来。这又是一次巨大的成功，而随着以后的每一次演出，这种成功就更为巨大，《卢乔·西拉》连续上演了二十多场。

按照合同规定，沃尔夫冈只是亲自指挥头三场演出，这样在第

三次上演之后他就能够与父亲一道返回萨尔茨堡了。可乐长对返乡一事却迟疑不决。他业已看到，在新的主教管辖下的萨尔茨堡对沃尔夫冈不再是一块沃地，他把希望寄托于佛罗伦萨。皇帝的弟弟大公爵莱奥波德·冯·托斯卡纳就居住在那里。此人是一个音乐迷，在一年半之前他曾非常亲切地接待过沃尔夫冈。菲尔米安伯爵，沃尔夫冈在米兰的庇护者于是到佛罗伦萨询问，看能否为沃尔夫冈谋取一个职位。需要时间等待答复，这样乐长向萨尔茨堡写信说自己生病，在给他的妻子的信中大谈自己的病情。他猜想这封信也许会被私下拆阅。于是在信的下端写有暗语，这是用来安慰他的妻子的，说这一切都不是真话。

沃尔夫冈很高兴延期返乡，因为他对回到萨尔茨堡感到恐惧。他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那样一来他生活中的最美好时刻就会完结。十年来他几乎一直在旅行之中，在各处看到了也享受到了最美好的和最珍贵的。每当他弹点钢琴时，人们就会忘乎所以地对他表示感谢，好像他是在施舍巨大的恩惠似的。这个世界喜欢他，也娇惯了他。他当然也付出了许多劳动，可这劳动对他说来是心灵的甚至是生命的一种需要。可现在等待他的是什么呢？前些时期他在萨尔茨堡已有足够的体验了：那是一种强迫服役，是每天的乐队排练；做这样一些工作他不会有所成就，与任何一个老老实实的宫廷乐师没有什么两样，这种工作得经常和那些十分蹩脚的作品打交道！比这一切尤为使人恼火的是大主教的那对冷酷的眼睛，不知为什么，从这里面他看到的是一种敌意。为了每年一百五十个古尔登，也就是每月十二个半古尔登，他就这样把自己出卖了！某种异样的东西使他心绪不佳，他越是常听他的《卢乔·西拉》，他就越是感到不满，甚至到后来他对这部作品产生了一种仇恨，只有朱尼娅的那部分例外。现在他觉得大部分音乐是软弱的，经常是讨厌的。他这究竟是怎么啦？一种沮丧情绪主宰了他，他常常感到他十七岁的生命已经到了尽头，而那还要到来的只会是一种折磨。不！不能是这样！不可以这样！不是这样，他要立即证明这一点！

“呐，沃尔夫冈，”当乐长有一天看到他的儿子又在勤奋地创作

时，他说道，“又在工作？在写什么呢？”

“一首小提琴奏鸣曲。也许要写好多首呢。”

“我可以看看吗？”

“亲爱的爸爸，等写完了！现在请不要看！”他面带一种欢快的微笑望着他的父亲，随即又孜孜不倦地写下去。

工作是最好的良药！乐长在想。近日来沃尔夫冈的极度沮丧当然逃不过他的眼睛，可他认为这是由于即将告别意大利与返回萨尔茨堡引起的。啊，若是沃尔夫冈能够不回去就好了，若是他能留在佛罗伦萨就好了！

然而在一两天之后他得到了拒绝的答复。沃尔夫冈对此并不太感意外，甚至几乎是无所谓。他燃起了创作的火花，写了不是一首，而是六首小提琴奏鸣曲。

三月初告别了米兰。有谁知道这次告别会是多么长久！沃尔夫冈忖思，也许是永远！但是他有意地表现出欢快的样子，尽量地讨好父亲。由于佛罗伦萨计划的失败，乐长深感失望，变得委顿。在初春的季节，伦巴底平原一片葱笼，鲜花盛开。但当跨过布伦内罗山口之后，太阳和温暖在迷雾和冬日严寒之中变得衰微时，沃尔夫冈的自持到了尽头。父亲用胳膊挽住他，让他哭个痛快。

在萨尔茨堡等待这两位返乡者不再是哈格瑙尔楼房中那所古老而舒适的住宅了，它逐渐变得小了起来。莫扎特夫人利用两个男人——不，是一个男人和一个男孩——不在的时候迁入了新居，它是乐长启程前不久租到的。这当然是一种巨大的改善！一幢华丽楼房的第二层是莫扎特一家的新居，它位于汉尼巴尔广场旁，在萨尔察赫河的左岸，环境优美、开阔。新的住宅里有好几间高大的房间，其中有一间名符其实的大厅，一个小型的乐队能在里面演奏；一个带有凉庭的花园，夏天可以坐在里面乘凉和工作；甚至有一个车棚放那辆可爱的旧马车，这辆车是不能分开的呵，许多美好的回忆都与它联在了一起！当然啰，这不是沃尔夫冈诞生在里面的那所可爱的旧房子，它在他十年的不断旅行期间总是一再地用

它的臂膀来拥抱这个游子。也缺少了哈格瑙尔家的孩子，他们是他的小时伙伴，特别是乌泽尔，沃尔夫冈没有写下来的歌剧中的女主人公。但有一个自己的房间，摆上自己的钢琴和自己的写字台，这就有了男人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多么美呵。凭窗他能越过对面的低矮房屋看到美丽的上萨尔茨堡和泰恩山。——能好好生活了，沃尔夫冈在想，在故乡还是真不错呵！若是我爱的老伯爵蔡尔成为大主教，那就更美了！

沃尔夫冈拼命地工作。在乐队排练对他像任何其他人一样的准时和勤奋；在家时他努力地练习弹琴和拉提琴，可主要的是他每天有好多钟头坐在写字台前，精灵在主宰着他，不停地和不留情地逼使他一再地去进行创作。在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他从那些音乐大师那里感受到的难以胜数的印象，适合他的天性和禀赋的就存在下来，不适合的就保留不住了，慢慢地消失掉和被忘却。只有意大利在歌剧和对位法的奇妙混合中还占据着统治地位，沃尔夫冈现在写的C大调弥撒曲《圣三一节颂》就是一个明证。

盛夏到来，大主教外出旅行一两个月。于是乐长决定利用他的统治者不在的时机去维也纳一次，希望也许能在那里为沃尔夫冈弄到一个职位。宫廷乐长夏斯曼身患重病，看来不久于人世，这就为下属的乐长带来一系列的变化，归终会腾出一个空位。沃尔夫冈虽十分年轻，但也很有指望。父亲和儿子也渴望能再一次真正地沉入音乐里，为使这段萨尔茨堡的损失得到弥补。

沃尔夫冈在维也纳的最后一次停留是在五年前，现在它的音乐生活已经发生某些变化。格鲁克一派和哈塞——梅塔斯塔西奥一派间的斗争，从三年前格鲁克的第三部改革作品《帕里德和爱莱娜》搬上舞台就变得越发尖锐了。器乐作家中现在有了一位公认的国王，这就是约瑟夫·海顿。沃尔夫冈自然很早就熟悉了海顿的作品，特别是在维也纳期间，他当时还在谱写《伪装的傻子》。就是在意大利旅行期间，当乐队首席海顿把他兄弟的一首新的奏鸣曲，一首新的弦乐四重奏拿给他时，他一再地演奏它们。但遗憾的是沃尔夫冈的父亲厌恶这位乐队首席，此人十分酷爱杯中物，远超

出这位老实规矩的乐长所能容忍的程度。每当他的儿子去拜访他并和他一道演奏时，他就感到不满。但这并不能阻止沃尔夫冈从心中仰慕他时而接触到的约瑟夫·海顿的作品，虽则并不很多，可在维也纳他却处处碰到他的作品。刻下在夏天虽没有公开的音乐会，但沃尔夫冈和他父亲所到之处，都在演奏海顿的四重奏和钢琴奏鸣曲；甚至在剧院的幕间也演奏海顿的交响曲的乐章。在肖贝特和克里斯蒂安·巴赫之后，在老一辈的意大利大师们之后，沃尔夫冈现在发现了一个比所有这些都伟大的音乐家，他觉得他同海顿的艺术和风格有着某种血缘关系。于是他把整个灵魂都倾注给音乐，这个灵魂的一部分已被同时代意大利人的艺术消耗掉了。海顿不久前完成的一组六首的弦乐四重奏特别令他爱不释手。这六首四重奏还没有印制出来，可沃尔夫冈在出版商那儿看到了手稿并允许他带回住处。这是六首第一流的杰作：规模宏伟，思想深沉，感情热烈，毫不轻狂，追求崇高的目标，而且技巧娴熟。这一切在一开始并不引人注目，因为它表现得那样自然，但是越长久地研究它，就越对它充景仰。特别是主题旋律的处理，充分地发掘一个主题，把它分解到最小的组成部分，合理的利用这些最小的材料去组建乐句，这一切对于沃尔夫冈是一次新的体验。在乐长为了沃尔夫冈的职位去拜访故交和庇护者时，沃尔夫冈却在住处研读海顿的四重奏，完全被这些作品所表现出的新颖和伟大迷住了。这也立即激起了他仿效的热情。在六个星期内他一连写了六首四重奏。它们虽只是力求向伟大的典范接近的一时尝试，但却同时成了他艺术发展上的一个转折点。在随后的日子里，他音乐中表现出的清澈和纯洁的美——这要归功于意大利——和约瑟夫·海顿的艺术越来越密切地结合起来，形成了沃尔夫冈的完全独特的艺术风格，并将发展到它的鼎盛时期。

十月初父子俩重又返回萨尔茨堡。乐长有些沮丧，因为他的这次旅行目的没有达到；沃尔夫冈内心感到幸福，他坚信，他现在虽还要做约瑟夫·海顿的学生，可总有一天他会在艺术上与海顿相颉颃，与他平起平坐。

宫廷音乐会

太阳落山了。沃尔夫冈放下了笔，把堆放在写字台上的乐谱稍加整理，这是他写了三个小时积累起来的。他打开了窗户，从泰恩山向萨尔察赫山谷吹来阵阵晚风，使他的头脑和炙热的眼睛清爽起来。上萨尔茨堡在暮色中隐约而固执地延伸开来。在修道士山，覆盖积雪的巉岩被夕阳映得一片通红。

沃尔夫冈的姐姐走了进来——“要点灯吗，沃费尔？”

“再稍等一会儿！”

她走到窗前。“你冷了！”她关心地说道，“你在发抖呵！”她要关上窗户，可他把她挡住了。

“让它开着！现在马上要演奏钟乐了！”

“你那敏锐的耳朵竟然喜欢这种走调的音乐！”

“啊，娜内尔！这很美呵！这才是古老可爱的萨尔茨堡呵！还记得吗，我们两个人在那所旧房子里听了多少次钟乐呵？那时我们可离得近多了——”

他还要说下去，这时从新钟楼那里越过萨尔察赫河飘来了钟声，由于距离远而显得低沉，但却十分清晰：这是一部受人喜爱的意大得歌剧中的一首小步舞曲。沃尔夫冈在他姐姐的背上弹着旋律，他很高兴这个熟的十分不和谐的钟乐是那樣的准时。随之从要塞的角堡传来了作为晚祷的古老圣歌，它庄严地在城市的上空响了起来。

娜内尔关上了窗户，把灯点上，放到弟弟的写字台上。“今天晚上是宫廷音乐会，”她提醒说，“时间不早了，该装戴打扮了吧？”

“让我再休息一刻钟，我真的感到累了。”他把她按到沙发上，坐在她的身边，把头偎靠在她的胸前，闭上了双眼。

“你今天写了什么？”

“我又完成了一部新的交响曲。”

“这是第几部了？”

“你知道吗，那内尔，这要看从什么时候算了。若是从我伦敦写的那些破烂货算起，那就是第三十五部。但我知道从最近一年即从维也纳时起，我写的才是交响曲。这样算就是第四部。噢，娜内尔，这又是一部好的东西！尽管我更喜欢今天晚上要演奏的那部G小调交响曲。你今天做了什么啦，娜内尔？”

“我练习你的钢琴协奏曲。爸爸要我最近在宫廷演奏它。”

“你若是练好了，那我们俩一起演出。我很看重这部协奏曲。这不是因为它是我的第一部协奏曲，而是因为它很好。”他伸了个懒腰，尽情地打了个呵欠。“那内尔，”稍顷之后他说道，“那个巴里萨尼·雷斯尔怎么不再在我们家露面了？”

“若是你愿意的话，那我就请她来。”

“啊，娜内尔，请她来吧！你是整个世界上我最爱的最好的姐姐！”

“我一直认为，哈格瑙尔·乌泽尔还是你喜欢的女友呢。”

他没有回答。——“美极了！”稍刻之后他说。“你的心脏节奏感强——跳得像鼓轻轻地敲动——我听到了一个美妙极了的旋律！”——他那柔弱的手指开始上下动了起来，他轻轻地哼唱。——“娜内尔，若是我们邀请雷斯尔加入我们的射击社，你认为怎样？”——他是指室内猎松射击，这是莫扎特一家和几个朋友与熟人聚在一起时的游戏。

“我去问问她好了。”姐姐回答说。

沃尔夫冈又一声不响，随之他又开始哼唱起来。——“它越来越美，”终于他说道。“好了！现在我把它记在脑子里。现在也是时候了，得赶快，来，娜内尔，帮帮忙！”

他脱下上衣，让姐姐罩上梳妆用的大褂，然后坐到镜子前面。可她还没有解开他的发结，他已经睡着了。她小心翼翼地梳着他那浓密的金发。父亲这时进入门内。

“他睡着了！”娜内尔悄声地说。乐长走到近前，他沉思地望着儿子好一会儿。

“他在睡觉时多么像你妈妈！是吗，娜内尔？”

“我希望他也能像妈妈那样健康，”女儿说。“他这样写个不停是要生病的！若是他不是近视眼就好了！他长时间爬在桌子上，压迫着胸部。”——她把木梳放在一边，往沃尔夫冈的头发上喷洒上扑粉，开始结发辫。这时他的弟弟醒了过来，惊奇地望着他。

“睡醒了，沃尔夫冈？”父亲说。“到时候了！晚饭已经准备好了！”

一两分钟之后，全家人坐在餐桌四周，享用一顿简单的晚餐。乐长把沃尔夫冈的交响曲总谱放在他的盘子旁边，在用餐时间再翻阅了一遍。他的妻子最讨厌是吃哑叭饭，于是说个不停，她也不时逗弄吃饭时紧张观望的小狗娇娇，不仅给它一块块的食物，而且还夸奖它和鼓励它，小狗每次都拼命地摇晃着尾巴表示感激。短暂的祷告结束了这顿晚餐。主人拍拍双手，女仆特莱瑟尔进来收拾并被提醒，要把娇娇再带到马路上去一次。随后父子穿上宫廷制服，佩上短剑，在母亲和姐姐的祝愿声中，前去大主教的宫殿。

刮了一整天燥热的风，一七七四年三月的这一天傍晚，空气是如此的温暖，犹如五月一样，群星在天空中闪烁。由于近几天冰雪消融，萨尔察赫河水猛烈地涨了起来。父子俩从桥上走过，桥下的河水翻腾着和狂叫着摇撼桥桩。

“沃尔夫冈，”乐长突然说道，“我差点全忘了；海顿夫人她不能来！我得请你弹一首钢琴独奏曲！”

“好的，亲爱的爸爸！”

“但不是你写的！这样节目就不全是莫扎特父子俩的了！”

“这位海顿夫人会借助过度的禁食和自我惩罚使她的嗓子变得悦耳的。”沃尔夫冈说。这位乐队首席夫人生活举止在萨尔茨堡没有什么好的名声。

“说话别这样刻薄！”乐长说。

他俩进入大主教的宫殿，由于缺少一个专用的音乐厅，每次音

乐演出都在这儿举行。乐队已到齐。莱奥波德·莫扎特在指挥架前就坐，同乐队首席米夏埃尔·海顿握了握手，随后用审视的目光瞟向每一个乐队成员。一个人也不少。每个人都身穿合适整洁的宫廷制服。没有人喝得醉醺醺的——这是他最担心的，出过不少次极为恼火事故。在此期间沃尔夫冈坐到第二小提琴首席的位置上，并同他的邻坐哈芬内德调了调自己小提琴的音准，可此人却正同吹法国号的萨德洛争论不休，中间隔着一个中提琴手。哈芬内德不愿沃尔夫冈干扰他。同波希米亚的啤酒相比，萨尔茨堡的啤酒是平淡无味的？他怎么会有这样的无聊想法？萨德洛嘲笑说，他当然可以这样想，因为他来自波希米亚，能够加以比较，而哈芬内德从没有离开过萨尔茨堡。大提琴手是维护萨尔茨堡的，可吹法国号的德拉西尔却支持他的同乡萨德洛。争论越来越热烈，一个吹大管的乐师试图使争论平静下来。

他说，“啤酒和啤酒之间，就是在萨尔茨堡也大不相同，这是每一个孩子都知道的！问题在于你们波希米亚人指的是什么样的啤酒！如果你们要说斯梯戈啤酒不好的话，那我只能为你们感到惋惜！但我不能赞赏萨尔茨堡的米德哈迈尔啤酒！”

“什么？”从低音提琴那里有人喊了起来，“米德哈迈尔啤酒不好？恰恰是米德哈迈尔是整个萨尔茨堡最好的啤酒。如果你不是这样认为，那说明你根本就不懂什么是啤酒！”

情绪变得激动起来，声音越来越响，这使得乐长敲起了谱架，请求安静。宫廷总管的一个使者出现了，他来询问是否一切就绪，随即又走掉了。大主教踏进大厅，胳膊上挽着他的妹妹瓦莉斯伯爵夫人，这期间乐队变得极为安静，所有的乐师都敬畏地轻轻弯下了腰。就在他走向他的扶手椅时，他用咄咄逼人的目光掠向乐队，这使每一个乐师感到，一定是他惹恼了他的主子。他的妹妹——在莫扎特家里只是把她看做一头“毛鹅”——对乐队根本不予一顾。跟在大主教身后的是宗教界的名流，其中有沃尔夫冈的保护者蔡尔伯爵，随后是世俗界的上层人物和他们的妻子，压后是一两个军官。终于他们都坐了下来。贵妇名媛身穿五颜六色的丝制衣

服，耀眼的宫廷制服，教堂执事的红色和紫色的法衣，宫廷乐队的镶有银线的红色制服，还有墙壁上张挂的红色锦缎和四扇大门上的红色大理石，这一切都被烛光映得闪闪发亮，四盏枝状吊灯的水晶光华溢满大厅，——这一切汇成为一幅绚丽多彩和色调欢快的画面，只有大主教黄色蓬松假发下的那张苍白阴沉的脸孔在这幅画面中是那样显眼地令人不快。音乐会以莱奥波德·莫扎特的《音乐素描：雪橇之旅》开始，这是大主教的一部心爱作品，它充满了诗情画意。在一个辉煌的引子之后，人们听到雪橇行列由远而近。大主教很满意，五个不同的小铃铛随着马蹄的节奏完全有规律地摇动；当他看到两个人用叠起的纸条真的甩出了一声鞭响同时由于使劲而挣得满面通红时，他的脸上甚至露出一种快意的微笑。但是现在突然铃声混乱起来了？这大概是由于一个赶雪橇的不留心的缘故。啊，是这样！这就对了！这是在描写马的摇动，这一行人在酒馆前停了下来，人们要在这里借助跳舞暖和暖和身子。现在到了那段人所共知的柔板，它描述了一个冷得发抖的贵妇人。他的副乐长可真是一个魔术师！这个人得严加管束，否则他会因为他儿子的缘故变得忘乎所以的。随后是跳舞的场面：先是一首小步舞曲，可光跳这个还暖和不起来！最好是一种纯粹的德意志舞！然后是最后一场舞蹈，再后是吹起号角召唤启程。鞭子声、铃铛声、最后鼓号齐鸣，结束得十分得体。

大主教显得满意。“真的不错”他对他的妹妹说，“可以经常地听听它！”

“毛鹅”点了点头。

宫廷总管立起身来宣布，海顿夫人由于嗓音不适没有前来，小提琴手小莫扎特代替她表演一首钢琴独奏曲。这在在场的听众中引起了一阵低微的欢快声。大主教在听到宫廷总管的头半截话时，长时间悻悻然望着乐队首席海顿，可随即把目光完全摆开他，慢慢地转向听众，他的目光显得惊奇而不以为然。立即寂静下来。推来了钢琴，沃尔夫冈放下了小提琴他在思索，我弹什么呢？爸爸说了不要弹自己的东西。弹点什么一板正经的东西能使这个穆

夫提 感到乏味呢？在莫扎特家里都是这样称呼这位大主教的。

他走了出来，鞠了一躬，说道：“下面我演奏菲利普·埃马努埃尔·巴赫的一首奏鸣曲。”

“没意思的玩艺，”当沃尔夫冈弹完了时，大主教这样对他的妹妹道。“毛鹅”点了点头。

“这个孩子琴弹得不错，”大主教继续说道，“可无论怎么说，一年一百五十古尔登足够，不能要求更多了。”

“毛鹅”点了点头。

“下面是小提琴手小莫扎特创作的G小调交响曲。”宫廷总管说。

G小调！大主教在想。为什么是小调！他是知道的，我不能忍受小调！

这部作品排练了多次沃尔夫冈才感到有些满意。这些老老实实的萨尔茨堡宫廷乐师们对这部乐曲不感兴趣，就是他的父亲对它也没有多少理解。这部作品富有感伤的激情和英雄般的悲观，显得高雅，卓越。大主教手都没有动，他站了起来，音乐会结束了。

乐队首席海顿摇起沃尔夫冈的手，像是他要把它摇掉下来似的。“美极了，沃尔夫冈！它对萨尔茨堡的傻瓜们过于美了！”他说，毫不顾及是否有人在旁。“您就这样继续下去！”宫廷总管走到乐长身旁，他显得窘迫和沮丧。他说：“大主教阁下命令您明晨九时候见！”说完他立即就消失了。

乐长彻夜不宁。现在他站在他的主人面前。

“我对您很不满意，莫扎特！”大主教说。

“我可以斗胆向大人问一句为什么吗？”

“您装做不知道！或者我真的要告诉您吗？”

“我请求大人！”

“副乐长先生，我的音乐会是为了娱乐和消遣！难道您真的不该知道这一点吗？您的《雪橇之旅》是受人赞赏的！可是昨天随后

演出的却完全与娱乐和消遣毫不相干呵！您儿子在钢琴上弹的那个玩艺，无聊极了！随后是您儿子的交响曲，这简直是一种挑衅！一种放肆！我不懂，您怎么敢把这样一种玩艺安排在宫廷音乐会的节目上！”

“尊敬的大人，我对此极为震惊，”可怜的副乐长说，“我没有想到，我儿子的那部作品会引起您如此的不满——”

“您不要讲废话了！您必须想到这一点，您也想到了这一点，或者是您的健全的理智由于对您的儿子的盲目崇拜而丢个干干净净！难道您昨天给我们演奏的算是音乐？不，这不是音乐，这是——我该怎么说呢？这是——是口吃！是喊叫！——像是有人站在台上大声叫喊：我绝望极了！你们往这儿看，我是怎样绝望呵！一个人怎么真的敢这样做呢？他发生什么事了？给他戴上一两个口铃，赶他到外面去，找个地方去喊叫他的绝望好了，但不要在他的同胞面前！为此，让我告诉您：样样要对宫廷音乐会的节目负责，我把您找来并把我的意见告诉您。我决不允许再重复此类事情！那样，后果对您是灾难性的！至于您的儿子，为了他自己的乐趣他愿意写些什么，那随他的便。但上演的只能是符合宫廷的尊严的东西。这就是我不得不对您讲的。如果我该给您一个忠告的话，那就是把这一切直截了当地告诉您的儿子，您不要老是想，您的儿子是一个天才，他自己比我和您知道得更清楚。您怀有这样的妄想只会给您的儿子带来更多的损害，而不是益处！就这样！您可以退出了。”

当乐长走进沃尔夫冈的房间时，他看到沃尔夫冈的脸还伏在一大束深红色的玫瑰花上，房间里溢满了浓郁的芳香。桌子上放着一张卡片，上面只写着：感谢您的交响曲！

“这花是谁送来的，沃尔夫冈？”

“我不知道。看字迹大概是一个女人。”

“很可能，”他的父亲说。“遗憾的并不是所有萨尔茨堡人都像这位送花的夫人那样喜欢你的交响曲。”

“亲爱的爸爸，有话直说吧！那个穆夫提把我们两个狠狠地剋

了一顿！这我早就想到了，并且，如果我使他大为恼火，那我才高兴得很呢！”

“可我没有有什么可高兴的，沃尔夫冈！你知道，我从不讨他的格外欢心，但归终我们得由他说了算呵！”

“他说了些什么？”

“我不高兴把他的话重复给你听，这也根本不可能。但他的意思是这样的：他要在他的宫廷音乐会上听愉快的舒服的音乐，而不是那种爆发出毫无节制的激情的作品，像你的G小调交响曲。”

“毫无节制的激情？”沃尔夫冈叫了起来。“您没有回答他，这种激情不是没有节制的，而是规规矩矩的，受到束缚的？难道您没有对他说，有些事，懂得的他可以说，不懂的就该闭上他的嘴巴？”

“不，沃尔夫冈，我不能向他说这些话。我那样做也会于心有愧的，因为我对你重复过，说过，就是按照我的感觉，像你的交响曲中爆发出来的那种强烈的激情已超出了美的界限。沃尔夫冈，想想罗马！想想阿尔巴尼红衣主教！他当时说，在艺术作品中，美是表现这个天平上的指针，你是同意的，难道你不再记得了？当时你不是认为，在你的音乐中美应变成为最高的法则吗？”

沃尔夫冈沉默有顷，嗅着玫瑰的芳香。终于他说道：“就是今天我也是这样认为！但问题是：什么叫做美？在我的交响曲中肯定没有不美的地方！”

“不是不美，”他的父亲说，“这和美并不是同样的意思。但我们不要做哲学上的争论，我亲爱的孩子，直到现在你一直听我的话，把我当做最好的最忠实的朋友！这次你也听我的话！只要你愿意，你就能写出美妙的东西！要这样做！”

“那么说我心中怎么感受的就不可以写了？亲爱的爸爸，音乐应当表现使人们感动的东西！如果我心中有时感到忧郁和苦闷，我也要写得轻松和快乐？”

“在音乐中就是忧郁和苦闷的情绪也能用美的方式表现出来，”乐长说。“让我们回顾一下你最近的二十部作品吧，你肯定会在不止一处找到你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呐，我的好沃尔夫

冈，”他抓住儿子的手臂，吻了他一下，不要把事情看得悲惨了！在生活中人们不能总是做他喜欢做的，人们不能用脑袋去撞墙呵。不久你又能写出些真正美的东西，就像你在我们上次去米兰旅行之前写的乐队嬉游曲那样。当我再次去指挥时，我就演出它，和平就又得到了恢复。”

一两个月之后，乐长又被命令候见。又要出什么事！他在嘀咕，但大主教这次接见他并没有对他进行责斥，甚至努力做出一副笑脸，这对他说来是不易做到的。

“今天您该看到，”他对他的副乐长表示欢迎，“我这个人是不记仇的。巴伐利亚选帝侯陛下询问我能否给您的儿子假期，前去慕尼黑为狂欢节写一部歌剧。我不能拒绝这样的请求，并同意给他假期，我期待您的儿子能为我的宫廷增光，除此在慕尼黑还要体面，有礼貌。最好是您本人一同去。或者您有什么困难？”

乐长解释说，给的报酬肯定够旅行用的，因此他愿意一道前往，这是因为他的儿子还太年轻，没有经验，到像慕尼黑宫廷剧院这样的地方去为他的作品、为萨尔茨堡宫廷的声望做出努力这是必要的。”

“您说得完全正确，”大主教说，“您是一个非常有理智的人，只是脑子里有个毛病：这就是您的儿子。”

这次接见结束了，他把它看做是一种了不起的仁慈。是谁使选帝侯注意起这个孩子呢？她在思索。乐长随即豁然了。只能是蔡尔伯爵，基姆湖的主教，刻下他正因公务在慕尼黑逗留。

当沃尔夫冈得知这个好消息时，他一把抓住正在给他拭桌子的特莱瑟尔，与她跳起舞来，直把她弄得头晕才放手。

一个星期之后，慕尼黑宫廷剧院监督的信到了，并附来歌剧脚本。当然这又是一部意大利的喜歌剧，题目叫做《乔装的女园丁》。这又是一个“伪装”。

“呐，你知道吗，沃尔夫冈，”乐长读完了脚本说道，“与它相比，《伪装的傻子》是一颗诗歌宝石了。”

沃尔夫冈叹了口气。“这又是一个老故事。写一部好的歌剧脚本看来比把它谱成音乐要困难得多了。”

情节的毫无意义和杂乱无章，人物性格的模糊，这使沃尔夫冈面临一项在艺术上几乎无法解决的任务，尽管如此，他全力投入这项工作。当他十二月初同父亲一道到达慕尼黑并向歌唱家们拿出他完成的作品时，他受到了热情的接待。排练很顺利，沃尔夫冈不久就把他在这一部作品上所付出的努力置之脑后，他陶醉于生活的快乐和悠闲之中，并且希望，这个女园丁在自己的生活花园中成为佳丽，能帮助他在慕尼黑谋个职位，使他从萨尔茨堡的重轭中解脱出来。

这是一次辉煌的成功。沃尔夫冈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感谢上帝，我的歌剧于昨天，一月十三日，在舞台上演出了，效果好极了，我无法向妈妈描述那种喧闹的场面。剧院挤得满满的，许多人买不到票只得返家。在每一首咏叹调之后都爆发出惊人的欢呼、鼓掌和叫喊大师万岁。歌剧结束了，在直到下一场的芭蕾舞开始为止，整个时间是鼓掌声和好啊的呼喊声。随后我同爸爸进入一个房间，选帝侯和整个宫廷人士都在里面，我吻了选帝侯陛下和选帝侯夫人及大人们的手，他们都非常可亲。还不会很快返程，妈妈也不是这样希望的吧，因为妈妈知道，我们要好好喘口气儿。我们回去不会太晚的。”

乐长开始谨慎地探询，能否在慕尼黑为沃尔夫冈弄到一个职位。剧院监督西奥伯爵在眼下无法满足他的希望，但是他认为，不管怎么说，沃尔夫冈已经得到了选帝侯的器重，一有机会肯定会首先想到他的。

三月初，举行了《乔装的女园丁》的第三场，也是最后一场演出；随后莫扎特父子返回萨尔茨堡，穆夫提亲切接见了他们。他们长期不在并没有受到责备，沃尔夫冈马上接到一项新的任务，为梅塔斯塔西奥的《牧人王》谱曲。随后接受了为弥撒、连祷、圣餐仪式、宗教奏鸣曲以及为公爵们的宴会作曲的订货。大主教亲自安排这繁忙的工作。对沃尔夫冈的要求越多，他的工作乐趣和创造

力就越高越旺盛。他的乐思源源不绝，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形式的运用更为得心应手。把自己的作品写成杰作的意愿使他兴奋，并驱使他一再地去创作新的作品。在大教堂演出了他的弥撒曲，在宫廷音乐会演出了他的小夜曲，他的迷人的小提琴协奏曲——他本人亲自演奏——，他的钢琴协奏曲——他和他的姐姐轮流演奏——。而且还不仅仅是宫廷，整个萨尔茨堡都需要他的音乐。人们逐渐地理解了沃尔夫冈对他们的意义。如果每一场婚礼，每一次命名庆祝会都要用音乐来渲染节庆的气氛，那人们首先想到去求他；在大街上，在市民的内院，在贵族宫殿的庭园，到处都响起了他的小夜曲，嬉游曲和多乐章的娱乐乐曲。如果事关至亲好友或身居要职的器重者，那他就欣然自己拉琴和谱写优美之极的独奏曲。这是一种对美的迷恋。在潜意识的深处有一个模模糊糊的精灵，它在C小调交响曲中业已显现出来。

弗罗尼

这是一个美好的温暖的初夏之夜。一大群年轻人集聚在洛德伦宫花园的高高的铁栅栏前，凝神地倾听一支小乐队的演奏，乐队指挥台上的小灯像萤火虫一样透过洒上一层月光的树丛闪烁不定。一支清新的节庆气氛的进行曲结束了。随后是一段时间的寂静，只有喷泉的轻轻喷溅声隐约可闻。这时一把小提琴的银铃般的声音从拖长的、梦幻似的小号声中升起，奏出了轻柔的旋律。大自然如同屏住气息一样在谛听。随后又是一次间歇，这时一只夜莺的啼啭，似乎在对它的姊妹小提琴做出回答。最后是一支活泼的终曲：回旋曲，它那忘情的主题使栅栏前的一些年轻人还在乐曲的头一遍重复时就不由自主地轻轻地唱了起来，或用哨声吹了起来。

音乐结束了。从阳台上响起了鼓掌声和叫好声，大街上的那些听众也喊叫起来。乐师们装好他们的乐器和乐谱，吹灭了蜡烛，离开了花园。他们还在门外逗留了片刻，互道晚安，朝不同方向散去。这时从还停留在栅栏前的年轻人中间走出了一个小女孩，她迅速地奔向一个正独自一人走路的乐师。

“莫扎特先生！”

“呐，什么事？”沃尔夫冈停了下来。“您是在叫我，小姐？”

“莫扎特先生，我想您不认识我！我叫法伊尔·弗罗尼，我早晨给您往家里送面包。”

“啊，是面包坊的女儿？”

“对，是我。我对您有个过分的请求！刚才听了您的夜曲，我喜欢极了。在一两周之内我的父母要庆祝他们的银婚，我想到——如果不是太冒昧的话，不知您是否也能为我的父母写一支美

妙的夜曲。”

沃尔夫冈愉快地观察着她那可爱的泛起月的光华的面庞。

“弗罗尼小姐，我们不需停在这儿，我们是同路。”

“如果这不使您感到厌烦的话——”

“绝不，弗罗尼小姐！”

“那让我为您拿琴吧！”

“我们一起拿它好了。”沃尔夫冈说。他的手和她的手一道提住提琴盒的把手，继续往前走。

“我还想说，”弗罗尼重新拾起话题，“当然我要为乐曲付钱的！”

“您自己付，弗罗尼小姐？”

“您不要称我是小姐，莫扎特先生！”

“那么，弗罗尼，您要自己付钱？或者您父母付钱？”

“不是，不是我父母！我要使他们惊喜，我不能让他们付账！”

“可您做到没有，弗罗尼，这要多少钱吗？”——她有些意外地沉默不语。——“弗罗尼，我的要价很高！”

“我积蓄了一些钱。请您告诉我，这要多少钱。”

“一个吻，弗罗尼！”

“莫扎特先生，您在同我开玩笑！”

“不，弗罗尼尔！绝对不是！”

“一个吻您就为我写一首夜曲？”

“我对您已经说过了！”

“您有好多个吻您的姑娘！”

“您是这样认为，弗罗尼尔？”

“有谁能像您一样写这么美的音乐！整个萨尔茨堡都被您迷住了！”

“弗罗尼尔，你多大了？”

“十七岁。”

弗罗尼尔系弗罗尼的爱称——译注

“你有了心上人？”

“不，我没有心上人。”

“那么你给我一个吻，是不会伤害任何人的吧？”

“我这样做是不伤害任何人的。”

“那么一言为定！说话算数？”

“莫扎特先生，您真的不要钱？”

“真的不要钱！只要一个吻，但是要预付！”

他俩停了下来，环顾下四周。空无一人。于是他俩吻了起来。

“弗罗尼尔！是不是一个吻太便宜了？是不是你再给我增加一个？”

“莫扎特先生，多少随您的高兴！”

“你，弗罗尼尔，我叫沃尔夫冈！”

“这不需要您告诉我，莫扎特先生！”

“如果你吻我，弗罗尼尔，那你就不应当对我称‘您’！现在你跟我说：‘你，沃尔夫冈，你喜欢多少吻，我就给你多少吻！’”

“你，沃尔夫冈，你喜欢多少吻，我就给你多少吻！”

他要她说话算话，一再地吻着她那纯洁的嘴唇。

“我得回家了！若是太晚的话，那父亲就要骂我了！”

“明天你一定要早起的，弗罗尼尔！”

“四点半就得起来，要不我就不能把面包送到那些人家里了。”

“你们有那么多顾客？”沃尔夫冈边走边问。

“，好多呢！我相信，我父亲的生意是全萨尔茨堡最好的！——莫扎特先生——”

“我叫什么？”

“沃尔夫冈！也许您——也许你开头认为我们是穷人，你不想要我们的钱吧？我们不穷！我甚至认为，父亲是一个富有的人！你再考虑一下，我是说酬劳！”

“说话算数！”他说，“大丈夫一言为定！我为你写夜曲，你给我吻，我喜欢多少，你给多少！”

他们到了法伊尔师傅家的门前。“我什么时候再见到你，弗罗

尼尔？”

“呐，您——你想做什么？”

“若不我就不问你了！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去散散步？”

“下午我有空。”

“那好！明天我们三点钟见！可在什么地方？”

“或许在去托钵僧山上坡的地方？”

“好极了！我好久没有到上面去了。可那儿有两处上坡的地方！”

“那就在林茨巷那儿的上坡路，”弗罗尼说，“三点钟准时到！夜安，沃尔夫冈！”

“夜安，弗罗尼尔！”

翌日，沃尔夫冈在写一部新的小提琴协奏曲，他整个身心都沉浸在这项工作上，直到时钟敲了三点，他才想起他同弗罗尼的约会。他匆忙地把乐谱纸拢在一起，待他到达刻有摩羯和托钵僧浮雕的拱门——从那儿拐弯就有一条道通向托钵僧山——时，已经很迟了。在拱门下弗罗尼站在那里，回避着过路人的目光。

“太好了，弗罗尼尔，”沃尔夫冈说，“你在等我！我工作得连时间都忘了！”

“这我想到了。”她回答。沃尔夫冈现在第一次在阳光下端详她。她像图画那样漂亮；比他稍高一点，但长得秀丽。褐色的面庞，深色的头发和美丽的褐色眼睛，这使他想起了在意大利的情形。

“那我们走吧！你有多少时间，弗罗尼尔？”

“七点钟吃晚饭时我必须到家。”

他们一声不响地登上仿建有十四处耶稣受难时的停留地和教堂的小山，经过托钵僧修道院，来到了美丽浓密的丛林。沃尔夫冈停了下来，抓住弗罗尼的手。——“弗罗尼尔，你想我了没有？”

“整夜整天都在想！”

“什么？夜里也在想？那你没有睡觉？”

“ 睡的不多，我梦到了你。那你呢？你想我了没有？ ”

“ 若是我有时间就好了！你知道吗，弗罗尼尔，我工作得太辛苦，当然就没法想你了。 ”

“ 若是我打搅了你的工作，我太不应该了！可我这样去想，我也太不自量了！我对你说来太无足轻重了！ ”

他用胳膊挽住她的胳膊。“ 你不要这样说，弗罗尼尔！爱情与它毫不相干呵！ ”

“ 你真的喜欢我，沃尔夫冈？ ”

“ 我喜欢你，弗罗尼尔！ ” 他边走着边把头与她的头靠在一起，并吻她。

“ 我根本不相信，沃尔夫冈，你会喜欢我！也许你眼下喜欢我，可不久你就会喜欢另一个姑娘，就把我忘记了！ ”

“ 弗罗尼尔，不要这样说！想现在不要去想未来，只要想现在和今天，这多么美好呵！ ” 他停了下来，把她搂在怀里。——“ 弗罗尼尔，亲爱的小弗罗尼尔！ ”

“ 沃尔夫冈，我爱你！ ”

“ 我也爱你！ ”

他们走到一张凳子前，从这里纵目远眺，景色如画，群山、城市和河流一览无余，他俩坐下，紧紧地靠在一起。弗罗尼把她的头倚在沃尔夫冈的胸前，紧闭起双眼。

“ 这儿多么寂静呵！ ” 他说。“ 人们会认为，和城市和其他的人不再有什么关系了！ ”

弗罗尼用充满无限深情的目光望了他一眼，随即她又阖上了眼睛。

“ 弗罗尼尔， ” 稍顷之后他说，“ 我对你知道的太少了！给我讲讲你的生活！ ”

她说，没有什么好讲的，她三年前离开了学校，从那时起就在铺子里干活，早晨分送面包，然后在铺子里帮着出售。

“ 告诉我，弗罗尼尔， ” 沃尔夫冈问，“ 你们家有钱，还一定要这样做吗？ ”

“不一定要这样！我们能够雇一个女佣人。可是我喜欢去帮忙。你不要认为我是被迫做的！父母亲对我非常好，特别是爸爸这对你不会有什么兴趣，沃尔夫冈，最好讲讲你自己的给我听！你见过大世面！”

“现在让我们先享受一下眼前的景色，弗罗尼尔！你想想吧，有五年了我一直没有来过这上面！”

“这怎么可能呢？”

“我们多次离开萨尔茨堡，而每次回来的时候，我又整天的工作。亲爱的古老城市！弗罗尼尔，你知道吗？每当我回到这里，我时常咒骂萨尔茨堡，想再离开它，可它依旧是我所认识的最美城市！巍然矗立的群山，终年覆盖着白雪！”

“你真的又要离开吗，沃尔夫冈？”

“现在不，弗罗尼尔！当你紧紧坐在我的身旁，眼前是美丽的景色，我就不想离开了。但可惜在我的生活中也有那么一些不美好的事情，若是你喜欢的话，让我们再走一段路。”

森林变得稀疏起来，在他们面前出现了一片草地，上面点缀着白色的花朵。两个人并排地躺在芳香的草地上。

“多美呵！”休息了好大一会之后，沃尔夫冈说道。“我们从下面走了上来。那儿，”——他指着山顶——“我必须上去。这儿是半山腰，我现在要休息休息！”

“你说什么，沃尔夫冈？你要爬到那上面去？今天爬上去？”

“你不懂我的意思吗，弗罗尼尔？”

“你不愿意给我讲讲吗？”

他把她紧紧拉向自己，吻着她。“亲爱的弗罗尼尔，我是一个艺术家。我知道，我已经能干一些事情了。但是我必须要登得更高！”

“现在我懂得你了！”

“弗罗尼尔，我现在创作的还远不是好的，也许有一天我要说，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些垃圾！”

“沃尔夫冈，你不可以这样说！”

“但是现在，——现在还不到这种地步。现在我自己觉得不错，我对我轻易取得的一切感到幸运，怀着感激，仿佛事情就是这样。我现在躺在草地上，四围是鲜花，上面是湛蓝的天空，身旁是可爱的弗罗尼尔，这多么美呵！”

“人们都一直说，根本不会有比你的音乐更美的了！”

“我们等五年之后再去看他们好了！”

由于乐队首席莫扎特先生谱写的美妙夜曲并且他为此不取任何报酬，人们在萨尔茨堡还长时间地谈论面包师法伊尔的银婚纪念日。有的说，这是对法伊尔师傅的感谢，自从三年前莫扎特一家搬到汉尼巴尔广场上的舞蹈大师大厦以来，法伊尔每天早晨都把松软香甜的面包送到家来。但也有另一些人，他们坚持说，莫扎特谱的音乐绝对不是因为松软香甜的面包的缘故，而是爱上了他女儿的那双美丽眼睛。有人常在散步时，在托钵僧山上，在喷泉，在艾根遇见他俩。秋天到来了，星期天的晚上都要在酒馆里举行舞会，莫扎特先生在那里露面，法伊尔师傅和妻子、女儿也常到那里转转。是啊，这可能是一种偶然，但每回莫扎特同弗罗尼跳舞的次数最多，这却肯定不是偶然的。

十月里的一个下午。沃尔夫冈和弗罗尼又一次坐在托钵僧山上的那张凳子上，长久以来这已成了他们散步的理想之地了。头顶是深蓝色的天空，脚下是美丽的土地。树叶变得绚丽多彩，那边修道士山上红色和黄色的顶峰和绿色的草地截然分明。

“你今天怎么一声不响，弗罗尼尔，”沃尔夫冈说，“有什么不顺心的吗？”

她没有立即回答，而是更紧紧地靠近他。他看到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弗罗尼尔！我的心肝儿！你这是怎么了？说话嘛！”

“沃尔夫冈，父亲对我说，我们俩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要不正式订婚，要不就必须分手。”

沃尔夫冈显得有些惊愕。订婚，然后结婚，他还没想到这上面

去。——“你是怎么回答你父亲的，弗罗尼尔？”

“我对他说，我非常喜欢你，在这个世界上我喜欢你胜过任何人，因此我要进修道院。”

“弗罗尼尔！”他惊恐地喊了起来，“你在说什么？你要进修道院？”——她点了点头——“可这是为什么，弗罗尼尔？我不懂得你！你说你喜欢我！那就让我们到你父亲面前，请他为我们祝福！”

她摇头。——“沃尔夫冈，我不能把你捆在我身上！你知道，我是一个面包师的女儿，而你，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一个世界知名的人物，那时你就会想：我当时是多么愚蠢，竟和一个面包师的女儿结婚！”——他没有立刻做出回答。——“你看，沃尔夫冈，你自己也觉得我说的是对的！”

“你说的不对，弗罗尼尔！我决不会有这样的念头！”

“你太年轻了，沃尔夫冈，现在不能把自己拴在一个姑娘身边。你必须是自由的，什么对你必要的，那就全心全意去做！而不能同时想一个姑娘会怎么说你，——不管你或迟或早总会结婚！”

“弗罗尼尔！我不会对你不忠！”

“沃尔夫冈，你不会这样的！你对我没有许诺什么，我也没有为此向你请求过。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我俩的事情会结束的，我并没有其他的想法，现在我也没有。你使我感到幸福，沃尔夫冈，为此我感谢你！那是我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刻，我永远不会忘记你！”

他流出了泪水，她母亲般地把她拥到自己怀里，让他哭个痛快。

“呐，沃尔夫冈，”当他重新平静下来时，她说，“那边修女山旁有座修道院。我就进那里去，我已经跟院长嬷嬷说过了。”

“可这是为什么，弗罗尼尔？不能这样做！即使是我们分手——”他停住了，为自己说的话感到羞愧，在他的话里业已同意分离了。他的泪水再次涌了出来。

“你以为，”她说道，“以后我会爱上另一个男人？”——他颌首。

“不，沃尔夫冈，这不可能发生！在你之后我不能再爱另一个人！”

你是我惟一的爱，也是我永远的爱！我很骄傲，你曾经爱过我！”

“难道你要把一生都埋葬在一座狭小的阴沉的修道院里？”

“它不狭小，不阴沉！那边修女山的修道院是多美呵！当你登上修女山的石阶，穿过石拱门时，高山就会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那时你就想到，这是在云端！在修道院里，是那樣的安宁、寂静，那樣的明亮、纯洁！那儿有非常漂亮的作坊，人们在那里绣花，画画，或者做其他合适的工作。在教堂里我听到歌声，它在空中回荡，仿佛是从天而降。修道院的花园直抵到院墙。从那儿可以俯视城市；它是那么近，可是与它分开来，人们会觉得在这儿得到了保护，感到安全。院长嬷嬷是一个善良的高贵的女人，她理解我！她说：我的孩子，你在这儿并没有什么束缚！在五年长的时间里你一直是自由的，如果你认为你走错了路，那就同到尘世中去！”

沃尔夫冈深深地叹着气，拭干了眼泪。弗罗尼尔的最后几句话对他是一种解脱。——“弗罗尼尔，你肯定会重新回来的！”——她痛苦地面露微笑，摇了摇头。——“会的，弗罗尼尔！我知道！你有五年的时间！我要工作，要发奋，待到五年快过去了，我会再次问起你！”

“你不会再问到我了，沃尔夫冈！”

“会的，弗罗尼尔！绝对会的！不要夺走我这惟一的安慰！”

她没做回答，紧紧地把他搂在怀里。

困难的决定

冬天过早地降临，修道士山上的道路覆盖了一层厚厚的积雪。法伊尔师傅的面包现在由一个学徒分送，他每天早晨用尖厉的不谐和的哨声通知自己的到来。

沃尔夫冈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在写一部管乐六重奏，这是大主教为宴会而预订的。往常从他笔下那么迅速地涌出乐句，把谱纸填得满满的，可今天却几乎不动地方。终于，他把一首作为终曲的回旋曲完成了。但是当他从头到尾读时，他就把它从中间一撕两半，团在一起，扔到纸篓里去。他坐在钢琴前开始弹了起来：阴沉的C小调的音响，它在描述一颗受伤的心的痛苦，表达了一种无望的弃绝情绪。但是有创造力的艺术家的精神在他身上苏醒了。他刚才即兴弹奏的，正好包含一个钢琴曲乐章的素材。他开始去完成那些主题，把它们加以比较，改动了个别细小的地方，把整个乐章写了出来。这里面好像是有些独特的东西。

乐长走了进来，坐下听了一会儿。

“你在弹什么，沃尔夫冈？”

“新的东西，”他回答说，并没有中断弹奏。“也许这是一首钢琴协奏曲的中间乐章。”

“那首管乐六重奏完了吗？”

“没有。”

“可你知道，那是很急的！”

“我不喜欢。”

“沃尔夫冈！”

“我做不了！”他停止了弹奏，站了起来，走到窗户前，凝视着皑皑白雪。

“我对这永远是蓝色的天空厌倦了！”

“永远是蓝色的天空？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真的不知道我指的是什么，亲爱的爸爸？你还记得三年前的那部G小调交响曲，它是怎样使穆夫提对我恼火吧？当时你给了我劝告，我听从了，我总是写美妙悦耳的音乐，通俗的，像您一再要求的那样，这种音乐容易入耳，可是不入心！我说的蓝色的天空就是这个意思。”

“我的好沃尔夫冈，不要把事情夸张得这么可怕！不要把你的音乐弄得比它本来的还要坏！唉，我说些什么呀！好像它是坏的似的！完全相反，它是好的，好极了！美极了！我为你感到骄傲！三年来你写了几乎上百首最好的作品！这都是些什么样的珍珠呵！想想那五部美极了的小提琴协奏曲！想想为吕措伯爵夫人写的那部钢琴协奏曲！想想那首哈夫纳小夜曲！想想那首嬉游曲！整个萨尔茨堡爱你，为你感到骄傲，难道你自己要作践自己！”

“可是这最近三年没有提高，”沃尔夫冈说，“甚至是走下坡路！惟一的C小调交响曲，——我的上帝，那时我多大了？还不到十八岁！那部惟一的G小调交响曲是我最喜爱的，比那以后的上百部作品都喜爱！我写那部交响曲时，心里就是那样感受的；我必须那样写！随后就是宫廷音乐会，大主教破口大骂，您虽然不是直截了当地附和他的意见，可也差不了多远！我呢，我在想：如果一定得这样，如果你们不愿意要别样的，那我必须把我最好的东西留给自己，我只能写讨你们喜欢的。亲爱的爸爸，难道您看不出，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要前进，否则我就要后退！您不可以继续为我的创作设置障碍，如果大主教不让步，那我就干脆离开萨尔茨堡！反正到处我都能混上饭吃！在这儿一年不过就是一百五十个古尔登罢了！”

乐长对沃尔夫冈的突然发作感到有些惊讶。“呐，沃尔夫冈，你怎么讲起出走来了！想单独一个人去闯世界，在我看来你还太年轻太没有经验了。”

“但是我不能也不愿意再这样工作下去！我必须有这样的权

利，去写我想要写的，而不是写穆夫提想要的。”

“他在最近几年已经温和多了，”乐长说，“也许他本人也觉察到，他那时那样对待G小调交响曲是太过分了。在此期间你确也做了令他满意的事情。以上帝的名义，给他写这部管乐六重奏，然后就试着用一部他也许不那么喜欢的作品去稍微顶撞他一下。你刚才说你弹的能写成一部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我想告诉你的是：不久有一位著名的法国女钢琴家从巴黎来到这里，是热纳奥姆小姐；她要在宫廷演奏。你给她写一部钢琴协奏曲怎么样？若是她感到满意的话，那就会带上它，在她的音乐会上演出，这样你在世界上就出名了！”

“为什么我不能自己在世界上出名，就像我儿童时那样！”

“因为我们那时是另一位主人，我请多少假他就给我多少假。还有，因为我还不想让你一个人去闯世界。沃尔夫冈，理智些！把管乐六重奏写完，然后写你的钢琴协奏曲！”

沃尔夫冈按父亲的劝告去做了，当他刚完成新的钢琴协奏曲时，那位异国的女钢琴家也来到了萨尔茨堡。这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少女，黑头发，蓝眼睛，活泼，热情。她首先拜访的是莫扎特一家，带来了沃尔夫冈老朋友和宠爱者格林给全家人的问候。当她对他讲，她要在德国进行一次旅行演出时，他就说，她不当放过萨尔茨堡，因为这儿有世界上伟大的钢琴奇迹。在沃尔夫冈给她弹了点东西时，她真的感到沮丧了，并且说，如果有谁从外地来萨尔茨堡演奏，那他一定会使自己成为笑料。她对这部新的协奏曲完全入迷了。沃尔夫冈亲自指导她，直到她能完全像他所想的那样演奏自如，他才停下来。当乐长第一次听到这部协奏曲时，他的脸上露出些疑虑的表情。音乐很美，但在某些方面标新立异。大主教会说些什么呢？

这个伟大的晚上到来了。为了向这位异国的女艺术家表示尊敬，所有枝形灯都点燃起来，大主教戴的一副崭新的鬃形假发，在金壁辉煌的灯光中闪闪发亮。热纳奥姆小姐妩媚动人。当她身穿一件领口开得很低的猩红色衣服出现在演奏台上时，像有一种令

人敬畏的战慄从听众中穿过：巴黎！

“热纳奥姆小姐，”宫廷总管宣布说，“为表示对萨尔茨堡的尊敬，首先演奏我们的沃尔夫冈·莫扎特写的一部新的钢琴协奏曲！”

我们的沃尔夫冈·莫扎特？大主教在想。这头老驴在搞什么名堂？

音乐会结束时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这中间有人大声喊叫“莫扎特！”——这样不行！这有些闻所未闻！得泼泼冷水！明天早晨九点候见！他命令沃尔夫冈。

翌日上午，沃尔夫冈九点准时站在大主教办公室的前厅。可等他被召入内时，差不多一个小时过去了。大主教坐在他的写字台旁，翻阅一份文件，对沃尔夫冈的进来不加理睬。十分钟过去了，他摇了摇铃。内侍出现了，毕恭毕敬地领命而去。终于大主教把脸转向沃尔夫冈。

“在一两天前，您已经是成年人了，为此我这次让您本人而不是您的父亲前来，我有时怕您的父亲会把我的话传走样了。或者您能告诉我，我在三年前通过您的父亲下达给您的命令？”

“我应当提供使人们的心灵和感情得到消遣的曲子。”

“那您为什么不按我的命令去做？”

“我想，我是这样做了，尊敬的大人！”

“我不想争辩，您在最近几年作了不少努力，不再恶作剧了。但是昨天您又给我们提供了一部精美的作品！”

“我卑恭地感谢您的夸奖！”

“您想到哪去了？您也许是头脑发昏了，您这个家伙？不问您，您就闭住嘴吧！您知道得很清楚我是什么意思！如果您不愿意知道，那我就告诉您：您的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完全跟您三年前的那部交响曲一样，是令人恶心的一口浓痰！难道您的父亲当时没有告诉您，我永远禁止您搞这类放肆的勾当吗？”

“尊敬的大人，我知道我没有搞什么放肆的勾当！”

“什么，难道您疯了不成？”大主教咆哮起来。“您居然敢顶撞我？在您让自己写钢琴协奏曲之前，该先学点什么！您先到意大

利去，学学作曲的基本知识！”

“我早已去过意大利三次了！”

“可这对您没有什么用处！”

“我是波洛尼亚和维罗纳爱乐协会的会员！”

“谁知道您是怎么弄到的！”

“我可以出示我的证书！”

“等着吧，要您拿时再拿！您是一个自作聪明的、不知好歹的傻瓜，您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能！您以为拿到了钱，就给我耍弄这套傻瓜把戏！我郑重其事地告诉您！如果您喜爱这个职位，那将来就永远不要写这种放肆的无聊的东西！就这样！我已经跟您谈得时间够长了。您自己考虑考虑！如果您愿意学好，重新老老实实地作曲，那您就是想留下。但是，如果您继续这样下去，装做天才，去愚弄那些门外汉，去激怒行家，那您另就高位吧！——您可以退下了！”

沃尔夫冈躬身，离开了房间，由于激动他面色苍白，气得浑身发抖。门前站着两个仆人，显然是偷听了这场谈话，他们对遭到痛斥的小提琴手幸灾乐祸地咧着嘴发笑，谁让他老不想成为一个仆人与他们为伍呢。沃尔夫冈冲下楼梯，现在没有一个人看到他了！

过了午饭时间，沃尔夫冈才回到家里。老特莱瑟尔不满地嘟囔了几句，给他端上饭菜，分量比大家一起吃时要多得多。饭后父亲把他喊进自己的房间，让他谈谈召见的情况。

“那么说他把你叫做一个窝囊废了！”——他面色变得煞白。——“这个可怜的流氓竟敢这样说我的儿子！这个浑蛋！这个猜忌成性、冷酷无情的暴君！神的仆人中的一个败类！”他非常激动，在房间里走个不停，打开窗户，可随之又把它关上。

“亲爱的爸爸，看在上帝的分上，您别这样激动啊！”

“这怎么能不激动！如果你是年轻的利普，或者是年轻的哈芬内德，那就另当别论了！可他是对你说这种话！整个萨尔茨堡引为骄傲的恰恰是你！”——他用手抚摸前胸，坐在一把靠背椅上喘

着粗气。沃尔夫冈关怀地走到他的跟前，把手放在他的额头上。

“亲爱的爸爸，我恳求您！别这样激动！您为我们要保重身体！让我们安静和从容地看看这件事怎么办！”——他坐在父亲身旁，抓住他的两只手，握得紧紧地。“您看，亲爱的爸爸，事情很明显，我不能留在萨尔茨堡了。我早就感觉到了。事情爆发了，这也许是件好事。我无法再这样忍受下去！说来说去，问题还是穆夫提要求我按照他的想法而不是我自己的想法去作曲。这件事我们经常谈论，而您，亲爱的爸爸，有些时候甚至认为，大主教并不是完全不对。您说，他是养活我们的人，因此他能够要求我按照他的愿望去做。”

“这要有一定的限度！”乐长说。“只要不使你的天才受到束缚，你还是能做某些让步的！”

“我做的够多的了！”沃尔夫冈喊了起来。“但现在我不能再退让了！若是我作曲，那我心里怎么感受的就怎么写，否则那宁可什么也不写！”

“我不想断然地反驳你，沃尔夫冈。上帝给予你比我更多的才能，在这种事情上你比我更有资格做出判断。尽管我也写过一些曲子，行家们觉得并不坏——”

“亲爱的爸爸，您知道得很清楚——”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简单地说来，我有这样的经验，作为一个作曲家的人不能只是音乐缪斯用来演奏的一件所谓乐器；不能只是一把埃奥洛斯琴，把神的气息变成声音！人毕竟是有自己的智能的，它得把所有那些随意纷至沓来的一切先加以整理和剔除，创作时这一步骤无疑地得屈服于意志！如我经常对你说过的那样：写得通俗！”

“啊，亲爱的爸爸！”沃尔夫冈绝望地喊了起来，“我再不想听这些话了！”

亦称风神琴，系由风吹动琴弦而发出音响的一种古希腊乐器，以风神埃奥洛斯命名。——译注

“我知道得很清楚，你不喜欢听。但是，我亲爱的沃尔夫冈，对通俗的拒绝，此中可藏有一种地道的傲慢呢！通俗这个字来自拉丁字populus，是人民的意思，你知道，为人民而写这根本不是一种耻辱！”

“肯定不是这样，亲爱的爸爸！我在无数的作品中已经这样做了！但是你不理解我！当我想到了什么时，在我的头脑里反复酝酿，随之就明朗起来，开始成形，逐渐地有了线条、轮廓，最后变成形象，——难道这时我畏惧不前，并去考虑：停下吧！是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它？——什么是它的标准？只有合乎时代的潮流才是标准！人民今天还不理解的，也许明天或者后天，或者一年、十年、一百年之后就能理解。”

“在这点上我也不想断然地反驳你，”乐长说，“但是我却不想花上一百年时间去等待成功！就是十年我也觉得太长了！我亲爱的儿子，你没有看到生活中实际的那一面。你是负有使命的音乐家，可你也是一个职业的音乐家，这意味着你以它为生，或者说你得一度以它为生。”——沃尔夫冈深深地叹了口气。——“再说，我亲爱的沃尔夫冈，我们完全平心静气地说：我现在已经五十七岁了，每天都可能死去。那你母亲该怎么办？也许由于开恩她会得到一小笔年金。可这点钱连吃喝都不够！想想你的姐姐！娜内尔就要二十六岁了，看来，她还不能结婚——”

“这是因为我们好心的父亲对狄鲍尔德先生不感兴趣！”

“我有我的理由。娜内尔教钢琴，能对付着养活自己。可是她病了，她有什么意外——怎么办？沃尔夫冈，你是我们未来的全部希望呵！当我发现上帝赋予你那么巨大的音乐才能时，我就竭尽全力，去培养你的才能。我停止作曲，停止教课，我也不再为我的前程奋斗，我同你去旅行，长年累月，负下了债务，为的是你能到处去见世面，现在我分文没有，若是别人在我的地位上早就积蓄下数千个古尔登了！除了对你的希望，我别无所有！在这儿，你将来肯定会成为乐长，因为你没有其他像样的对手。为此，我亲爱的儿子，不要同大主教决裂吧！你刚才说得对：他完全没有道理这样发

火。让他骂去好了！归终说来他知道你对他是不可缺少的，每天他从各方面都听到这样的议论！如果你不向他辞去职务的话，那他肯定不会辞退你！”

“亲爱的，好心的爸爸！”沃尔夫冈喊了起来，“我不能再长期坚持下去了！我知道我有天才，——您本人也老是对我这样说，都使我感到厌烦了。但是，若是别人捆住我的手脚的话，我的天才对我有什么帮助！不，我不想再长期埋没我的才能了！我要让它开花结果，像福音书上说的那样。这样我才能成为我最亲爱的母亲和姐姐的一个远为更好的依靠，这比我在这里做萨尔茨堡的宫廷乐长荒废我的大好时光要好得多！我要创作伟大的作品，特别是歌剧！我已经表明，我能够做到！亲爱的父亲，我知道，我感觉到：写歌剧是我真正的职业！亲爱的上帝为此而创造了我！有时我想，我们德意志祖国应该通过我而产生一种德意志歌剧，舞台上罗曼国家的统治应当结束！但是在萨尔茨堡我们还没有歌剧，连起码的一个歌剧舞台都没有！为此，亲爱的父亲——我要离开！到外地去！到慕尼黑或者曼海姆，或者到其他任何一个地方去，只要有一支好的乐队和一个好的歌剧舞台就成！我知道，我能同任何一个人进行较量！我先写一部德国歌剧，它带来了成功，随后写新歌剧的委托就会接踵而来！那时金钱就会跳进我的腰包，因为歌剧能赚更多的钱，以后不久我就把您们大家接来！随之我亲爱的爸爸退休，让他的儿子供养他，过一个幸福的晚年，妈妈和姐姐也要过最美好的生活！呐，亲爱的爸爸，您觉得我的计划怎样？”

莱奥波德·莫扎特极为震惊。他早就看出来的，有时他本人也认为是势在必行但却一再地经过争论而排除了的，现在突然一下子就咄咄逼人地站在他的面前：他要和他的儿子，他的沃尔夫冈分离，他要失去他的整个存在的中心，是呵，是失去他存在的意义！——他沉默了片刻，然后说道，但不论是表情还是语调一如往常，丝毫没有流露出他内心的活动：“我现在不能马上回答你，沃尔

夫冈。这一切必须要好好考虑。再说我们俩现在都有事要做。我到乐队，然后要去教堂。你做什么呢？”

“我今天早上耽误了给吕措伯爵夫人上课；现在我去补上。然后我练习钢琴。”

“练习什么？”

“约瑟夫·海顿的一两首新的奏鸣曲。”

“你从哪儿得到的？”

“从我们那个海顿那里。”

“好！——那么，沃尔夫冈，让我有一天的考虑时间。明天我们继续谈。”

乐长走到他妻子那里，她正在窗前做手工活，他对她说了几句亲热的话，同帮他穿大衣的特莱瑟尔开了个玩笑，然后就前去老城的乐队所在地，给两个学生上了两个小时的小提琴课，像往常一样的一丝不苟和全神贯注。随之他去教堂，指导教堂合唱队的一次排练，用了一个小时。最后他还去给洛德隆伯爵夫人授课。但是他一整天都觉得他心灵中有个地方受到了伤害，他的心在不停地 说：沃尔夫冈要走了！沃尔夫冈要走了！

他彻夜不眠，但他想通了：如果沃尔夫冈离开萨尔茨堡，这是正确的。他肯定会在一处更大的宫廷找到职位，在慕尼黑或者曼海姆，在那儿他能自由地创作，也能写歌剧，并得到上演，在那儿他也能体面地取得报酬。但他不能单独一个人出门。他二十一岁了，可还是个孩子，不谙世故，轻信，天真，对宫廷的勾心斗角，对同行中那些对手的嫉妒和眼红，他一无所知。这是不行的，他必须再次同他的儿子一道到外地。他还能请到假吗？父子俩已有两年时间不曾离开萨尔茨堡了。看来他还是有希望不受到来自上面的刁难，于是他向他的统治者提出了申请，为自己和他的儿子请一两个月的假去旅行演出。一两天之后他奉命候见。

“这么说您又要去旅行了？”大主教问道。

“如果得到大人的恩准的话！”

“我觉得，您患了一种纯粹的旅行热！您知道得很清楚，我不

喜欢我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到处游逛！”

“如果得到大人的恩准，那根本谈不到是什么游逛！”

“您愿意叫它什么就叫什么，但请您允许，我想怎么称呼它就怎么称呼！自从您为萨尔茨堡效力之后，除了在各地一个接一个地旅行之外，您做了多少事情？”他拿起放在写字台上的一份文件，翻动起来——“您听着！从一七六二年九月中旬到一七六三年一月在维也纳。从一七六三年六月初到一七六六年十一月底——您听着！一七六六年！在慕尼黑，在曼海姆，在布鲁塞尔，在巴黎，在伦敦，在海牙，先后又在巴黎，在日内瓦，上帝知道还在哪些地方！三年半的时间根本就远离职守！——从一七六七年九月到一七六八年年底在维也纳！一年半的时间！——从一七六九年的十二月到一七七一年的三月在意大利！一年零三个月！还是在同一年，又去意大利，从八月到十二月！——这样就到我执政的时候了。由于我宽怀大度您们两个人再次去了意大利，从一七七二年的十月到一七七三年的三月！您不妨计算一下，您同您的儿子在外边游逛了多长时间？我来告诉您：六年零九个月！两年前的慕尼黑之行还没有计算在内。现在您居然有勇气再次请假旅行？嘿？我该怎么回答您呢？”

“请大人允许我先做些说明，”乐长说，“我在萨尔茨堡服务了三十四个头。如果说我真的有差不多七年时间用于旅行，那也远不能说是我除了旅行没有做其他事情，像大人刚才所说的那样。再说也并不感到旅行是种乐趣，上帝赐予我儿子杰出的才能，我做为一个艺术家的父亲，深感有神圣的义务去培植它，而这只有通过旅行才能做到。”

“您被您的儿子弄得昏头昏脑了！我不想争辩，您的儿子有才干；但如果他的父亲能稍加批判地对他进行观察的话，那就会更有好处。我知道得很清楚，您现在对我是怎么想的：这个人懂得什么呀！可我要告诉您：我在罗马长大，在音乐上受到最好的名家的教育。在罗马有人说，我拉的小提琴达到了艺术家的水平！我本人从没有谈到过这点。但是我懂得些音乐，我有资格说这样的话！”

就这样吧！我同您谈的时间已经够长了。您要理解我说的话！不久皇帝陛下要来访，我的宫廷乐队要全体在场。”

“那皇帝陛下走后呢？”

“那我也不愿意我的人到外边去各处乱逛。我不是为此才把大笔金钱付给他们的。您懂我的意思吗？”

“懂得，主教大人！”

“那您可以退出了。”

这样一来，沃尔夫冈除了请求辞职和在没有父亲陪伴的情况下闯世界，就没有其他道路可走。莱奥波德·莫扎特同意了，但有一个条件，要他同母亲一道进行这次旅行，直至找到一个职位。就在当天，他为沃尔夫冈拟了一份辞职信，他在信中要他的统治者听几句真话。

《安德洛墨达》

八月里的一天，一个美好的上午，沃尔夫冈又坐在钢琴前练习，这时他姐姐走了进来。有客人来访，从布拉格来的一对名叫杜赛克的夫妇，男的是钢琴演奏家，女的是一个歌唱家，他们愿意听听沃尔夫冈弹琴，可有一个条件，就是权当他们不在场一样。沃尔夫冈同意了。一位年轻俊俏的女人走了进来，她的衣着打扮引人注目，看样子顶多不超过二十四岁，后面跟着一个不显眼的男人，从年纪上看可以做她的父亲，他谦卑地站在他妻子坐的椅子后面。沃尔夫冈向他们点了点头，并没有中断他的弹琴。

直到结束了这个乐章，他才对他们表示欢迎，并对他们的夸奖表示高兴，从这些夸奖的言辞中他立刻就觉察到，他们是真正的行家。不久就引起了一场热烈的谈话，谈音乐，谈钢琴演奏，可这几乎仅是在杜赛克夫人和沃尔夫冈两人之间进行的，她的丈夫只限于偶尔插一两句而已。

“ 弗朗茨， ” 杜赛克夫人突然说， “ 你现在得去公证人那里了！——我得了一笔遗产， ” 她向沃尔夫冈解释说， “ 我的外祖父魏塞尔从前是您们的老市长，他现在故去了。我得到了一大部分，好吗，弗朗茨？ ”

杜赛克先生微然一笑表示同意，可在他的回答中却有着一种嘲弄的味道：“你早就说过了，我的宝贝！”随后他立起身来，为他得到这次巨大的耳福表示感激，同他妻子约好中饭时在旅馆见面，说了声再见。

“好了！”杜赛克夫人在她的丈夫离开房间后说道。她站了起来，走了几步，环顾一下房间的四周。“这是一个漂亮的音乐厅，莫扎特先生！上面可说是一个画廊！这大概是给一个小乐队用的

吧？”

“是的，尊敬的夫人。在我们之前住在这儿的是一个舞蹈老师，大厅是他布置的。上面演奏音乐，下面跳舞。”

“您喜欢跳舞吗？”

“喜欢极了！”

“我也是。您有兴趣吗？”

“那我得请我的姐姐来弹琴。”

“我看她在工作，我们最好不要去打扰她。我也不想打扰您，莫扎特先生！”

“您没有打扰我，尊敬的夫人！”

“打扰了，莫扎特先生！”

“我知道得很清楚，”他说，“您是一位歌唱家，尊敬的夫人。您要不要唱点我写的东西？”

“十分高兴！”

沃尔夫冈打开一个柜子，拿出一堆乐谱。“这都是我写的歌剧。这儿是些单独的咏叹调”

“这都是您写的？”

“是的，尊敬的夫人。”

“别人对此都还一无所知呢！”她说，几乎有些震惊。“我只知道，您在儿童时代就是一位伟大的钢琴演奏家。可您也作曲，写了这么多！您最多不超过二十一岁！”

“正是，尊敬的夫人。”

她拿起一两首咏叹调，飞快地翻阅。“唱这首怎么样？幸运的幽灵——这不是个狄多娜？”

“完全正确！去年慕尼黑的一个剧院在这儿上演了玛泰拉里的《被遗弃的狄多娜》。阉人歌唱家缺少一个咏叹调，于是我给他写了这首。在两个小时之内他就能练会；我请求为您伴奏！”

狄多娜：希腊传说中迦太基的立国者。她为了逃避求婚，拯救国家免遭战祸而自杀身死。诗人维吉尔在他的诗中把她的自尽写成是遭到遗弃。——译注

他弹起前奏，随后歌声插了进来。沃尔夫冈立即就看出来，站在他身边的是一个真正的歌唱家；他俩的目光愉快地会意。

“就这样！好极了！”他高兴地说道，紧握住她的手。“我的兴趣来了！”

“我也是！”她喊了起来。“您是一个天才！”

“听我说，夫人——您的名字怎样称呼？”

“约瑟法！”

“约瑟法夫人，泽菲夫人，佩比夫人，佩帕尔夫人——您觉得哪一个最好听？”

“那就叫泽菲吧！”

“泽菲夫人，我不愿再听到什么天才啦！从一部歌剧里找点什么唱如何？”

“太愿意了！太愿意了！”

“我写了一部德国歌唱剧！《巴斯蒂安与巴斯蒂安娜》！”

“若是您希望的话，那就按您说的做！虽然我不喜欢用德语唱，或者不如说，我只喜欢用意大利语唱！”

又来了！他在想。“那么请吧！有七部意大利歌剧供选择。可那都是我的初期习作！”

“您来决定吧，沃尔夫冈！——请原谅！沃尔夫冈先生！”

“正歌剧还是喜歌剧？”

“也许换个喜歌剧！”

“好！——这是我的《乔装的女园丁》。我的这个孩子现在两岁了，是为慕尼黑狂欢节写的。这里有些东西会使您开心的。”他开始弹桑德里纳的第一首咏叹调，使他感到惊奇的是，杜赛克夫人刚才用她那悲怆的歌声攫住了他的心，现在却立刻就准确地唱出了这首咏叹调中满是卖弄风情的旋律。当他准备开始弹另一首咏叹调时，突然间对这首作品产生了一种厌恶感，他早已不写这种东西了。他把乐谱推到一旁。

“您不弹了？”她问。“您到用饭的时候了！”

“我想是的，”他回答说。“您在萨尔茨堡还停留多长时间？”

“明天一早启程。遗憾，遗憾！是呵，必须分手了。您听我说，沃尔夫冈先生，您一定是一个很好的导游！您知道吗，我在饭后订了一辆车去赫尔布隆。您一同去吧！给我指点有什么好看的！”

“在赫尔布隆当然有许多东西好看！这是整个萨尔茨堡地区的最有趣的地方！但是我想，您的夫君会早就有所安排。”

“我的丈夫不去！他得去公证人那里！”她顽皮地莞尔一笑。

“是这样！”沃尔夫冈说。“好的，泽菲夫人，那我随同前去，这是我应尽的骑士的义务，因为在赫尔布隆不是太安全呢！对这个地方不熟悉的人，那是会出差错的！”

“那么什么时候？”——这时娜内尔走了进来。——“啊！小姐来唤吃中饭了！我肯定待的时间太长了；但是有谁听这样的音乐不会忘记时间呢！再见！那么说好，莫扎特先生，我请您三点钟在旅馆见面，可以吗？”

准三点时，沃尔夫冈来到了金狮旅馆。门前有辆萨尔茨堡最时髦的出租马车等候着。沃尔夫冈让人通报，并稍候片刻。车夫当然认识他，他咒骂着燥热的天气，阴沉地预言，定会出现暴风雨。杜赛克夫人露面了。她穿着一身洁白的漂亮衣服，系着一条深红色的丝带。沃尔夫冈觉得她比上午还要俊俏。杜赛克先生站在窗前，当马车驶动的时候，他挥手告别。“祝你们玩得痛快！”这声音还在他们身后响着。

“祝你在公证人那儿过得开心！”她喊道，做为回答。

“您太坏了，泽菲夫人！”沃尔夫冈说。

“这是一种侮辱，”她回答说，“您必须马上为此谢罪！”她把手递给他，他拿起来吻了下，握得紧紧的，有好一会儿，直到杜赛克夫人慢慢地把手抽了回去。

在此期间，车已驶到了美丽的赫尔布隆林荫大道，两旁古树如盖；马匹在这样的天气顶着炙热的阳光出游明显地表现出焦躁不耐，现在则欢快地小跑起来。离城市越远，目光就越开阔，右边巍

峨的温特斯山和整个壮观的群山一览无余。终于到达了赫尔布隆宫，马车穿过饰有尖塔的大门，直到宫殿的内院才停了下来。杜赛克夫人指示车夫喂马，也告诉他别忘了自己喂饱肚子。

“要停留很长时间呵！”车夫说，“天气可马上要变的。”他用鞭子指了指西面天上的一片黑云。

“那我们先在外边，”沃尔夫冈说，“看看有什么好玩的吧。先到喷泉那儿去！”他对认识的一个园丁轻轻地说了一两句话，然后把胳膊递给杜赛克夫人，领她在宫殿正面转了转，经过一个池塘，来到一面镶嵌彩石的半圆形墙前，墙上饰有古代雕像，前面放着一张长长的行桌和十二把石椅。

“现在您看看宫殿的美丽景色吧！”沃尔夫冈说。“您一定得稍微往那边过去一点，泽菲夫人！”随后他朝跟在后边的园丁递了个眼色。

“天哪！”杜赛克夫人叫了起来。“沃尔夫冈，您真坏！”从石椅和从石桌四周的石地上喷出了水花，杜赛克夫人一下就被细小的水滴溅满了一身。

“好了，泽菲夫人，这凉快极了！”沃尔夫冈喊道，由于快乐而呼叫起来。“现在请您再看这椅子，您还说我坏吗！若是我坏的话，就会先请您在一把椅子上坐下。那您的模样就更好看了！您说是吗？”

“呸，沃尔夫冈！”杜赛克夫人叫道，她把水滴从头发上抖落下去。“您现在至少得帮我把水拭干！后脖颈上的我够不着！”她把她的手帕递给他，他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洁白皮肤拭干。这时她把他猛地推到喷溅的水雨里面。“好了！”她喊道，“现在我们扯平了！可您只能自个儿拭干了！”

沿着池塘他们来到一个钟乳石岩洞，这里有个真人大小的奥尔菲斯，四周的野兽在谛听他拨动的琴声。在他前面躺着一个入睡的漂亮女人。

“这儿还有这样一些阴沉恐怖的东西吗？”杜赛克夫人问。沃尔夫冈向她保证，她在这儿没有什么可怕的。现在他聚精会神地

站在一组石像前。“欧律狄刻！欧律狄刻！”她说，用胳膊搂住沃尔夫冈的肩膀，轻轻地唱起了格鲁克的咏叹调，奥尔菲斯苦诉失去爱妻的那一首。“我比奥尔菲斯还要能干！”她说。“他只能驯服狮子和熊；而我却驯服了比它们坏得多的沃尔夫冈！”——他颌首，完全被她的歌声迷住。

他们继续走下去，来到海神尼普顿的岩洞，他戴着一副可怕的面具，沃尔夫冈这时忘掉了奥尔菲斯和欧律狄刻；每当这个怪物转动眼睛，伸出可怖的舌头，把嘴里的水吐出来时，他感到好玩极了。在相邻的岩洞里有一个小水池，一条龙、一头海豚、一个人鱼和一位水仙在游来游去，除此还听到鸟的啁啾和布谷的鸣叫。往前走是有鳟鱼在游动的溪水，到了一个小岩洞，这里的所有玩具都是用水力发动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转动一块磨石，阿波罗在剥玛耳绪阿斯的皮；一个陶工在转动旋盘。一个裸体女人被捆在一块岩石上，一条龙在向她靠近，出现了一个手擎宝剑和盾牌的勇士，他正朝龙头击去。

“柏修斯和安德洛墨达，”沃尔夫冈说。“您不知道有关他俩的歌剧，泽菲夫人？帕埃西埃洛写了一部很美的安德洛墨达。”

“听我说，沃尔夫冈，马上就要变天了！我们要快点看！”下一个石洞她想不看就过去，可是沃尔夫冈拦住了她。

“这是赫尔布隆最吸引人的地方！”他喊道，“机械舞台！全世界都没有的！”

一座小型的三层宫殿，有一部分能看到它的横断面，里面是五颜六色的人群。在正中站着一些卫兵，他们从塔楼上向下吹号；各式各样的艺人都在工作，士兵在操练，乞丐和舞女在上下走动。用水力作为动力，一切都在运动，生机勃勃。

安德洛墨达：埃塞俄比亚的国王刻甫斯和卡西俄珀亚的女儿。她母亲声称她女儿比任何一个海中神女都漂亮。海中神女为此向波塞东诉苦，波塞东派海怪到埃塞俄比亚。神示说，只有将安德洛墨达奉献给海怪，国家才能免于灾难。国王只好执行神示，但宙斯的儿子柏修斯把安德洛墨达救了出来，并同她结婚，把她带到阿耳戈斯，她死后化为星座（仙女座）。——译注

“您看，泽菲夫人，”沃尔夫冈喊道，“那些木匠在房梁之间忙个不停！那两个在抬动梁木！这儿的跟啤酒桶在一起的人马上就要放啤酒了！这不好玩吗？”

他还是个孩子！她在想，她热烈地赞扬他向她夸耀的东西。骤然刮起了一阵风，天色暗了下来。

“我们得返回宫殿啦！”杜赛克夫人警告说。

“不要紧的！”沃尔夫冈喊道，“还有一个使您感到意外的呢！一两分钟我们就到那儿了，那时随它下雨好了，我们不会挨淋的。”

他们折进一条苍松大道，从那儿进入另一条林荫道，两旁是高大的橡树。前面是一片森林，还要攀登一大段路，突然间一座巨大的崖石门横在他们面前，门后显出了一座巍峨的从崖石中凿出的石窟。

“这是石头舞台，”沃尔夫冈解释说。“这是德国最古老的舞台之一。您看，泽菲夫人，我们站的这个地方是观众的席位，那边崖石之间是演员和歌手活动的场地。这正是上演安德洛墨达的最合适的地方！噢，糟糕，现在下起雨来了！我们登上台去，就淋不着了！”

下起了一阵暴雨，正像沃尔夫冈所说的，在萨尔茨堡经常这样，这期间他俩登上崖石台阶爬到舞台，舞台不大，是由一块相当窄的板石构成的。可他们在这儿至少不会淋雨了。第一道闪电划破天空，随之是雷声滚动，闪电接着闪电，雷声跟着雷声。

“泽菲夫人，”沃尔夫冈喊道，“现在我们来演柏修斯和安德洛墨达！亲爱的上帝谱曲！您靠近这儿的崖石！这样！双臂朝后，它们被锁在那儿！我想是要去掉衣服的，这不需要多大的想像力！就这样！现在凶龙从下面爬了上来！您看，它张开了大嘴，露出了锋利的牙齿！它摆动尾巴，腾空一跃！呐，等一下，你这个家伙！”——他跳下一两个台阶。——“就这样，泽菲夫人，现在您唱点什么！”

她开始用意大利语唱了起来：“噢，上天！一个怪物靠近了！难道我这不幸的人就得不到援救？”这时沃尔夫冈又冲上了台阶。

他抽出短剑，像发疯似地在空中挥舞，用尽可能大的声音唱：怪物！——怪物！——怪物！唱的老是这一个词儿，但是，他时而愤怒，时而恐惧，时而表现出被凶龙击中的痛苦，时而为成功的一劈而欢呼。他的面孔由于热情而通红；他像一只松鼠那样灵活，在倾斜的石阶上跳来跳去，有时滑下一两个台阶，可他总是立即重新跳了上来，一边还大声地唱着。终于他战胜了凶龙。“哈，死了，你这个怪物！”他喊了起来，把短剑深深地刺进凶龙的躯体。但这时雨水从台阶上涌了下来，形成了一股水流冲下！柏修斯匆忙地收起短剑，跑到安德洛墨达旁的惟一一块干的地方躲了起来。他俩现在站的那块石头成了大雨滂沱中的一个孤岛。可他俩对此毫不在意。杜赛克夫人紧紧地搂住沃尔夫冈，吻他，他还从没有这样被吻过。——在黄昏中踏向归途，这也很美呵！

“我要为你写一首咏叹调，”沃尔夫冈说，“专门为你！一首安德洛墨达咏叹调！”

她紧紧地把他搂在怀里，她的泪水流到了他的面颊上。

当马车停在金狮旅馆门前时，杜赛克先生来到窗门，表示欢迎。“玩得痛快吗？”他朝下问道。

“好极了！莫扎特先生应当去做一名导游！”

沃尔夫冈回到家时，双亲和姐姐早已安歇，他很高兴。现在做什么？没有睡意，在他的嘴唇上，她的吻还在燃烧，在他的耳朵里，她的歌声还在响。——安德洛墨达！

他有一本帕埃西埃洛的这部歌剧的脚本，他把它找了出来，翻阅安德洛墨达的咏叹调，现在他忘掉了杜赛克夫人。沃尔夫冈要找一段能燃起他热情的歌词。就在这儿：啊，我早就料到了！安德洛墨达这样冲着柏修斯喊道，他虽然杀了凶龙，救了她，但是他杀死了她的爱人。

沃尔夫冈立即拿出一张谱纸，开始写了起来。

时间已经很晚了，当他粗略浏览自己所写的东西时，他看到，这是一首杰作。他感到极度的幸福，躺在床上，很快进入睡乡。

告别萨尔茨堡

大主教让沃尔夫冈的辞职书躺在办公桌上足足有四周之久。终于做出了决定：父子俩都被允许去自谋出路。——父亲和儿子！这是大主教的报复！因为他对儿子气恼，他也要使父亲饿饭！这个做父亲的忠诚地为萨尔茨堡服条了三十四个年头！

沃尔夫冈对事情的这种意料不到的变化感到高兴。他向父亲描绘出一幅美好的前景，如果全家乘坐旅行马车从一个宫廷到另一个宫廷，那到处都会受到热烈的接待，荣誉、金钱的馈赠源源不断，就像十一年前那样。但是他的父亲却另有所考虑。他知道，十一年前的胜利主要是因为沃尔夫冈是一个孩子，那是神童的胜利，而这种胜利几乎不会再现了。不，他不能在这样的年纪变得流离失所！他的朋友，大主教的私人医生巴里桑尼为他说项，辞退副乐长的成命被撤了回去。

沃尔夫冈启程的日子越近，乐长的心情就越加沉重。当他决定让儿子离开萨尔茨堡时，他肯定认为自己可以陪同他。可现在他必须留在家里，只能把照料儿子的事情交给妻子了！

“一切都会顺利的！”他的妻子说。“我为他收拾行装，换洗衬衣，看管他喝酒不超过一杯，除了这些，不让他做任何蠢事。”

“可你不能老跟在他的身后，像我那样！”

“根本不需要这样做！沃尔夫冈爱他的母亲，我在他的身边，这对他就是一种支持，这就使他有义务不做叫我担忧的事情。主要的是他能在一个宫廷里找到好的职位，可这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总会有足够的时间，详详细细的写信给你，听取你的忠告。”

这大体上是正确的。但是还有好多别的事情，他的妻子会像

沃尔夫冈本人一样感到手足无措。这主要是那些可爱的同行的嫉妒和眼红，这些人会不遗余力地反对把一个卓越的天才接纳进他们的圈子里去。他们一旦知道沃尔夫冈要谋求一个职位的话，那就会玩弄阴谋诡计，而莫扎特夫人对此是无能为力的，沃尔夫冈也是如此，他生性耿直，为人善良，有着青年人的热情和对人类的天真的信赖。

旅程首先是前去慕尼黑。虽然那里的宫廷乐队和教堂乐队没有空闲的位子。谈及音乐，慕尼黑还一直是意大利人的中心。选帝侯马克西米连三世在两年前对待沃尔夫冈是多么的亲切呵！也许他能为他弄到一个职位，就是说做一名宫廷作曲家。若是在慕尼黑一无所成，那他就要到曼海姆去试试他的运气，这座城市比起慕尼黑有自己的长处：它有一支更好的乐队。除此，普法尔茨选帝侯是意大利人的一个死敌，他已经为德意志歌剧做过一次尝试。他也曾非常亲切地接待过莫扎特一家，肯定会记起沃尔夫冈的。

“当你到曼海姆时，”乐长说，“你不可以让宫廷乐队的人知道你要找一个职位！你请求选帝侯召见你，对他说，你最好单独同他谈，因为有些人并不经常如实地把事情禀告给最高统治者。你知道，选帝侯重视人才，从他声名显赫的宫廷放射出有如太阳的光辉，照耀着整个德意志，甚至整个欧洲，你的热望就是他能把你留在他的宫廷里，祇少这个冬天，这样他就能亲自证实你的才干。”

“为此不需要整个冬天！”沃尔夫冈说。

“我亲爱的儿子，你这个人你的年纪不会让人看出上帝给予你的伟大的才能。把这一点告诉给选帝侯！若是他对此表示理解，那我们就成功了，一当他认识了你，他就不会再让你离开。我亲爱的儿子，若是我能把你教育成一个安分一些的孩子就好了。”

沃尔夫冈叹了口气，脸上看起来是那样可怜巴巴的。“我整天作曲，做正经的事，可我也需要些消遣呵！”

“这是对的，可做什么事都要有节制，要看场合！在萨尔茨堡人们熟悉你，对你的那些装疯卖傻的事情并不怪罪。但是在异乡外地你不可以这样做！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必须表现出是一位严肃

认真的人，否则别人会把他当做一个江湖骗子。这次旅行你一定得谋到一个职位，如果这点做不到的话，那你至少要通过音乐会赢得名声和赚到钱。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你的身上！你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但这不够！做为一个大丈夫，你必须也要表现出懂得去驾驭生活！”

沃尔夫冈忧心忡忡地离开了父亲，前去乐队所在地，他今天在那儿有课。啊！爸爸肯定是有道理的！自己现在二十一岁，这就是说，是一个成年人了。但是他觉得自己还像十六岁或十七岁一样。现在他得表现出是一个大丈夫，并且去驾驭生活！可是如果几乎所有的人真的都是阴险狡诈之徒，就像父亲经常告诫他的那样，那他在外部这个世界该怎样生活？

现在他站在乐队所在地的门前，但是，他却被吸引到弗兰西斯卡教堂里去。穿过昏暗的长廊，朝着亮处，进入光线弥漫的圣坛，他站在慈爱的圣母面前，她把襁褓中的耶稣亲昵地拥在怀里。圣坛上摆满了鲜花。他突然想起，今天是九月八日，是玛丽亚的诞辰。他跪在她的面前。圣玛丽亚，”他轻轻说道，“圣母，你帮助我！保佑我，给我力量，让我变得理智，就像父亲要求我的那样！我今天要为你谱一首美丽的赞美诗！如果成功了，那便把它看做是你应允我的请求的一个标志！阿门！”

他返回家中，准备立即着手工作，但他的父亲却把他喊到身边。

“你看，沃尔夫冈，你还是这样漫不经心，我们刚才不是谈过了嘛！这也与你的朋友和熟人有关系。我不是这样做的。我总是只同地位高的人结交，在这些人中间我也只是同那些上了年纪的人交往，而不是同那些年轻人。”

“那您本人年轻时也这样？”

“是的，当然这样！我从不邀请人到家里来做客，如果我觉得必要的话，我去拜访别人，认为这总是更理智些的。因为，若是我不喜欢这个人，或者要有事，有工作，我就能一走了之。若是有人到我这儿来，他又令人生厌，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摆脱他了。你是一

个年轻人，那些冒险家、骗子或者浮浪子弟很容易把你引入他们的圈子，逐渐地落入他们的圈套。沃尔夫冈，你是不是在听我说话？

“当然，亲爱的爸爸！您刚才在说——”

“我说什么了？”

“您警告我要提防那些冒险家——”

“对！我还要警告你，要提防另一些人，亲爱的沃尔夫冈，就是说要提防女人。这需要极大的自制，因为在这类事情上本性就是我们的敌人，若是谁不运用他的全部理智的力量，那他后来想从这个迷宫里走出来，就无能为力了。这种不幸多半是以死亡为收场的。开头是些善意的玩笑，开心取乐和恭维奉承，随即像瞎子似地陷了进去，事后对此追悔莫及，也许你本人已经有了些经验。是这样吧，沃尔夫冈？”

“可能是这样，亲爱的爸爸。”

沃尔夫冈走了，他的父亲忧虑地望着他的背影。他深深而痛苦的叹了口气。他现在总有这样的感觉，仿佛一道铁箍圈在他的肚子上，几乎使他没法呼吸。

沃尔夫冈对他父亲的话只是在开头时还注意地听。因为一个旋律攫住了他。他费了很大气力，想两样都不耽误，既听父亲说话，也同时捕捉旋律，但是行不通，旋律胜利了。现在他坐在写字台前，为赞美诗《圣哉，玛丽亚》谱满了音符，这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一种语言的充满神秘的象征，这种语言与人类的不同，但与它结合在一起却成了最最奇妙的东西。当他把笔从手中放下时，他知道了：玛丽亚答应了他的请求。

九月廿三日，太阳刚刚升起时，莫扎特一家已经忙乱起来了。父亲直到深夜都在打点行装，给慕尼黑写推荐信，也试图着想睡一会儿，可不久就又起来，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最近一段时期的操心和劳累使他精疲力竭。他希望沃尔夫冈这次旅行获得成功，可却预感到某种失败，甚至是不幸。若是现在有什么能使这次旅行搁浅的话，那他会立刻去做的。但到了这一步只有听从命运

的安排了。

全家再次在一起用早点。这是一次沉重的告别。除了沃尔夫冈，所有的人都失去了自制。特莱瑟尔在哭泣，整个房子都能听到，那只小母狗娇娇畏惧地望着这异乎平常的忙乱。旅行车驶了过来。还是那辆老车，是莱奥波德·莫扎特从前在普雷斯堡买的，那时全家人乘它去法国旅行。把箱子装在下面，捆绑结实；最后一次拥抱，祝福，车驶走了。乐长完全垮掉了，他瘫倒在一把椅子上。这个一向能控制自己的人像个孩子似地哭了起来。娜内尔劝他再到床上躺躺，她同样的去躺了一会；她的心情难过极了，这在她一生中还不曾有过。

在此期间，沃尔夫冈同他的母亲已驶入金秋的早晨。当他看到上萨尔茨堡消失了时，他深深地吸了口气。现在一个新的生活开始了！这时他发现他的母亲在轻轻哭泣。他抓住她的手，抚摸它。

“你可怜的父亲！”莫扎特夫人呜咽说，“他是那样地沮丧！这在我一生中还从来没有看到过！甚至在海牙娜内尔病危并已行了临终涂油礼时，他也不曾这样！”

“爸爸会平静下来的！”沃尔夫冈安慰说。“他有娜内尔在身旁，还有特莱瑟尔和娇娇，可您，亲爱的妈妈，现在您除了这个不可救药的淘气儿子就谁也没有了！爸爸把好的都挑选走了！”——母亲忍不住微然一笑——。“娜内尔，”沃尔夫冈继续说道，“会把特莱瑟尔训练得勤快的，要她好好地照顾爸爸，给他做可口的饭菜。再说，过一两个星期您肯定又可以回到家里了，亲爱的妈妈，我会留在某个地方成为选帝侯或者大公爵或者什么别的一个受重用的乐长！”

“你这样认为，沃费尔？”

“肯定，亲爱的妈妈！”

她充满爱怜地望着儿子，然后倚在角落里，闭上了眼睛。“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忘记按时把娇娇放到巷子里去玩？”她又问了一句。

“他们三个人会这样做的！”沃尔夫冈说道。他的母亲已经入睡了。

傍晚他们在因河畔的瓦塞堡过夜，沃尔夫冈给父亲寄去了一封信。“我们生活得像公爵一样，”他写道，“除了爸爸我们什么都不缺。呐，这是上帝的意愿。我现在是另一个爸爸，我得照料一切。我也立刻请求妈妈让我来给驿站付费用，因为我能同那些人说话，比妈妈要好多了。刚才驿站仆役敲门，问一些事情该怎样处理。我非常严肃正经地回答了他，我的严肃劲就像别人给我画像时那样。”

第二天下午，母子俩到达了慕尼黑。一个士兵拿着一支上了刺刀的枪，陪他们去到关卡。随后他们下榻在考芬格大街上的“黑鹰旅馆”，十四年前他们就在这里住过。在母亲解开行装进行安顿的时候，沃尔夫冈就已坐在钢琴前面为酷爱音乐的老板、他的老朋友和崇拜者弹琴了，一直弹到深夜。

翌日，沃尔夫冈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访剧院监督西奥伯爵。伯爵劝沃尔夫冈直接去见选帝侯，他对他知道得很多。即使没有一个正式的职位，那慕尼黑也确实缺少一个有才干的作曲家嘛。一两天以后沃尔夫冈真的成功了，他同选帝侯进行了交谈。大提琴师沃什特卡，萨尔茨堡宫廷乐队从前的一个成员，现在正给选帝侯教古大提琴课，他把沃尔夫冈偷偷地带进宫去。这时选帝侯正准备外出狩猎。

“尊敬的选帝侯大人，”沃尔夫冈说，“请允许我恭敬地为大人请安，并希望为大人效忠尽力。”

“噢，是莫扎特！”

“我离开了萨尔茨堡——”

“怎么，完全离开了？”

“完全离开了，尊敬的选帝侯大人！”

“是啊，可为什么呢？是闹翻了？”

“正是，尊敬的大人！我只是请求进行一次旅行，可是遭到大

主教的拒绝，我被迫走这一步。”

“父亲还在萨尔茨堡？”

“是的，他恭请选帝侯大人安康。我一直就想离开那里，因为萨尔茨堡对我并不是一个合适的地方！”

“为什么您这样认为？”

“选帝侯大人，我们萨尔茨堡没有歌剧。而谱写歌剧是我所渴求的！如果大人能给我一个机会，就像您两年以前曾做过的那样——”

“现在谈这个问题还太早了。您首先应当到意大利，在那儿赢得名声。我什么都不会拒绝您的，可现在还太早了。”

“尊敬的选帝侯大人，请原谅我的冒昧！我已经去过意大利三次了，在那儿写了三部歌剧，它们受到了异乎寻常的欢迎。我是波洛尼亚爱乐协会的会员，通过了考试，许多大师都要花费四到五个小时，可我一个小时就考完了！我说这些只是为了证明，我有能力为某个宫廷服务！我惟一的愿望就是为选帝侯大人效劳，大人本人也是一位伟大的——”

“是啊，我亲爱的孩子，没有空位呵。若是有一个空位就好了！”

“我向大人保证，我一定会给慕尼黑赢得荣誉！”

“这点我相信，但是没有办法，没有空位呀，祝您顺利，我亲爱的莫扎特！”说完他就走了。

莫扎特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没有哭出来。十四年前，当他在慕尼黑宫廷的宁芬堡演出的时候，这同一位选帝侯对他那样夸奖，那样疼爱，给他那么多的礼物，并邀请父亲不久同孩子再次前来。就是在两年前他还表示，慕尼黑缺少一个像莫扎特这样的艺术家，他羡慕萨尔茨堡有莫扎特！可今天他三言两语就把他打发掉了，甚至，他连听自己演奏的希望都没有表露！到意大利去，在那儿赢得名声，这是多么奇怪的劝告！难道在两年前他不是向选帝侯表明自己能成为一个歌剧作曲家吗？

在“黑鹰旅馆”里，由于老板阿尔伯特先生的张罗，沃尔夫冈身

边已集聚了一些爱好音乐的朋友，他们为他在选帝侯那儿遭到的挫折感到沮丧。但也许有另一种可能，所以他留在慕尼黑！西奥伯爵不仅是剧院监督，而且也是经管人。选帝侯只给乐队和芭蕾舞团薪俸，除此给西奥每年九千古尔登的津贴。若是沃尔夫冈每年给他写一两部新的意大利歌剧，领取适当的酬劳，那伯爵定会高兴的！阿尔贝特先生甚至建议，他召集十个好朋友，每人每月捐赠五个古尔登。这样一年就有六百古尔登，为此沃尔夫冈需在冬天每个星期六的晚上在阿尔贝特先生的大厅里举行一场音乐会。于是他就能轻易地维持生活，直到他成为一个歌剧作曲家。

沃尔夫冈对这项计划很感兴趣。在此期间，他已去过几次剧院，谱写歌剧的愿望越来越炽热，已燃成熊熊烈火。没有德语原文的歌剧脚本，不过能用意大利和法国歌剧的翻译本子去尝试。沃尔夫冈看到了皮钦尼的《渔家女》，不仅是这部作品，饰演主角的女歌唱家也使他入迷。他很快就把阿尔贝特先生的建议告诉给父亲，并且认为，全家大有希望离开萨尔茨堡，在慕尼黑团聚，能过上美好的生活，尤其是他还能从西奥伯爵那里赚到一、二百古尔登的歌剧稿酬。“我在这儿受人喜爱，”他写道，“当我在德国民族舞台上把歌剧扶植起来时，那我才会受人喜爱呢！通过我，这件事一定能实现，当我听到德国歌唱剧时，我就充满了创作的欲望。只要听到谈论歌剧，只要在剧院里听到乐队定音，我就无法控制自己了！”——

可当他去拜访西奥伯爵时，得到的却是失望。伯爵听了沃尔夫冈的建议，仅是敷衍一下，这件事就算了结了。父亲来信回答说，阿尔贝特先生的建议是好的，但是不能接受。“这会给你带来一种什么样的名誉，”莱奥波德·莫扎特写道，“大主教该怎样嘲笑呵！人们不能这样看轻自己，不能这样草率。事情肯定还不到非走这一步不可的程度。”

这样沃尔夫冈只好离开可爱的慕尼黑了。

曼海姆和德国歌剧

母子俩在奥格斯堡作了较长时间的停留，这是莱奥波德·莫扎特的故乡。十月底他们到达了曼海姆，在普法尔茨大院住进一间小房。翌日清晨沃尔夫冈去拜访选帝侯的乐队首席克里斯蒂安·卡纳比希。一个大约十三岁的美丽少女给他开门并向她的父亲通报。

“有一位从萨尔茨堡来的莫扎特先生！”

“萨尔茨堡的莫扎特？年老的？——年轻的？”

“很年轻！”

“这一定是沃尔夫冈！带他进来！是他！沃尔夫冈！沃尔夫冈先生，现在得这样称呼了！罗莎，快，去喊妈妈！她会高兴的！这是谁？是沃尔夫冈·莫扎特，多少年前的事了？”

“十四年前！”沃尔夫冈说。

“在十四年前，他作为神童，使我们大家都神魂颠倒呵！”

卡纳比希夫人来了，她高兴极了，朝沃尔夫冈问了一大堆问题。他一一作答，美丽的小罗莎站在一旁，严肃而凝神地望着他。他回答完了，有一会儿大家都没有说话。

“我的上帝，”卡纳比希说，“若是我们能把沃尔夫冈先生留在曼海姆就好了，应当这样！虽然没有空闲的位置，可这有什么关系？一定得设法为您安排一个！我的上帝，沃尔夫冈！沃费尔，我的妻子总是这样叫的，沃费尔！你想想，罗莎，一个六岁的小鬼去弹钢琴，得父亲把他抱到椅子上，他是那么小，可弹起来却像一个成熟的艺术家一样！——选帝侯肯定会记起您来，这样的事情人们是不会忘记的。卡尔·泰奥多尔喜欢音乐，也肯在这上面多花钱。当然了——那个弗格勒！修道院院长弗格勒！他是曼海姆惟

一的钢琴家！他当然不愿别人染指了。”

“不一定得是钢琴演奏家的位置。”沃尔夫冈说，“我也是个完全像样的作曲家！”

“宫廷作曲家！”卡纳比希喊道，“为什么不呢！选帝侯还没有一个宫廷作曲家！我们的老霍尔茨鲍尔自从写了美妙的德国歌剧后，现在就成了受欢迎的作曲家了，可他不是弗格勒，他不会嫉妒沃尔夫冈先生！”

“若是我也写一部德国歌剧呢？”

“那也不会的！您对此有兴趣？”

“最感兴趣了！这是我最迫切的愿望！”

“那太好了！”卡纳比希喊道。两年啦，在我们德国人这儿是最时兴的了！我们的选帝侯建造了一座民族剧院，成立了一个德意志协会，目的就是让我们德国人自己靠自己，摆脱开所有那些外国的破烂。您给选帝侯写一部德国歌剧，那他就再不会让您离开了！我们最好马上去宫廷乐长霍尔茨鲍尔那里！他肯定会帮助您，使选帝侯对您感到兴趣！”

沃尔夫冈站起来准备告别，这时小罗莎打开了钢琴，充满期望地看着他。

“罗莎，不要没有礼貌！”母亲说。

“小姐也弹钢琴吗？”沃尔夫冈问道。

“我喜欢弹！”她回答说。说话时她美丽的面庞上慢慢地泛起了一片红晕，这看起来就更像她的名字了。

“她有才能！”她的父亲说。“亲爱的莫扎特先生，我不想请求您，但一刻钟的时间不会有影响；我们还是能见到那位老先生的。希望您能使我得到耳福。”

沃尔夫冈每当在真正的音乐界朋友面前演奏时，从不让人劝请。他坐到钢琴前，美丽的小罗莎站在他的身边。沃尔夫冈欢愉地注视着她，他弹了起来。

当沃尔夫冈弹完了时，卡纳比希喊道，“您必须留在这儿！您是欧洲最伟大的钢琴演奏家！若是选帝侯不把您紧紧抓住，那他一定是疯了！您刚才弹的是什么？”

“我刚才只是随便弹弹，”沃尔夫冈说，“只是随便弹弹！”

宫廷乐长老霍尔茨鲍尔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小沃尔夫冈，仿佛他就在昨天而不是在十四年前见到他似的。当他听到沃尔夫冈想留在曼海姆时，他真是高兴极了。

“莫扎特先生，您想写一部德国歌剧？是啊，若是您本人也同时是诗人，那就好了！一两天之内我的《君特·冯·施瓦茨堡》又要上演了。人们对我的音乐说了些好话，可是歌词却是那样拙劣，使我本人很快就不想再听它了。好的歌词！这是最主要的！它甚至能挽救平庸的音乐，相反，最优美的音乐却会因拙劣的歌词而白白地花费气力。”老先生悲哀地摇头。

“是谁为您写的歌词，宫廷乐长先生？”

“这里一所文科中学的一个名叫克莱因的教师。一般地说是个好人！呐，这儿还有不少的人，自认为是伟大的诗人。也许给您找这么一个人。现在我建议您，我们马上到萨维奥利伯爵那儿去，他是宫廷音乐监督。您想去见选帝侯，这是惟一正确之路。”

说做就做，也真幸运，伯爵已经起床，并且情绪很好，没有让他的宫廷乐长等得太久。

这对一部德国歌剧是个好兆头！沃尔夫冈思忖，当霍尔茨鲍尔用意大利语问候伯爵并对他谈起十四年前饮誉欧洲宫廷的神童，这个神童已经成了大人，在艺术上已成熟为一位出色的大师，他现在请求能为选帝侯演奏。好像这位普法尔茨剧院监督也懂得些德语。“我听说您的钢琴弹得满不错。”他对沃尔夫冈说，并补充道，在一两天之内为庆祝选帝侯的命名日要举行盛大的音乐会！如果乐长承担责任的话，那他将在节目中列入沃尔夫冈演奏的一部钢琴协奏曲。

当沃尔夫冈重又回到普法尔茨大院的那间小屋时，他把这件

事当做一项成功告诉给妈妈。

“啊，若是在这儿得到一个职位就好了！”母亲说。“我太怀念萨尔茨堡了！”

沃尔夫冈为他在曼海姆的第一次登台选了那部降E大调协奏曲，就是这部作品使大主教光火的。当他在卡纳比希的陪同下进入音乐厅时——在这里进行惟一的一次排练——他的心有些忐忑不安，因为他知道，他今天同世界上最优秀的乐队合作。卡纳比希向他的乐师们介绍这位来自萨尔茨堡的客人。有几位老人还能记得起那个小沃尔夫冈，如乐队首席小提琴师老杜西，小提琴手温德林和他的吹笛子的兄弟。但大多数乐师都是比较年轻的人。他的名字说明不了什么，他在被介绍时遇到的是一种惊奇的目光。他在想，因为我个儿小、年轻，他们会认为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好吧，你们很快就会有所感受！

先排练交响曲。这是沃尔夫冈请求这样做的，因为他先要熟悉一下乐队和指挥。正当卡纳比希举起指挥棒的这一瞬间，有一位先生进入大厅，来人穿着一双紫色的袜子，有经验的沃尔夫冈看出这是一位牧师。他不到二十岁的样子，宽大的脸上才气横溢，但刺人的目光和翘起来的嘴巴却令人不舒服。他避开人们的注意，坐在沃尔夫冈的近旁。

演奏了约翰·施塔米茨的一部交响曲，沃尔夫冈早在萨尔茨堡就听到过这部作品。但他现在几乎认不出来了。很快他知道了这是什么缘故。原来是力度、音量的对比，强弱之间的转换在这儿以一种别样的方法进行，完全不同于在萨尔茨堡，也不同于在维也纳和慕尼黑，在那些地方，力度的效果主要基于强弱的直接对比。就是在这点上曼海姆乐队也是伟大的。它的独特之处是从弱到

约翰·施塔米茨（1717—1757），波希米亚小提琴家。1745年应聘到曼海姆任选帝侯宫中的乐队首席与室内乐指导，被奉为“曼海姆学派”的奠基者。作有交响曲约五十部，对发展交响乐风格的某些主要特征做出了贡献。——译注

强、从强到弱的过渡艺术，即渐强和渐弱。特别是音量从极弱通过一种有力的渐强到极强这种逐渐增强的效果是那样的动人，沃尔夫冈必须把持住自己，以免从椅子上跳起来和一道唱起来。这些乐器的声音多么奇妙呵！管乐器是那样柔和圆润，弦乐器是那样有力和雄浑！每一个演奏者都准确无误地跟随着指挥的动作！多么好的指挥！沃尔夫冈一想到萨尔茨堡，他不由微微一笑。在那儿，指挥的首要任务在于把乐队拢在一起，给每个人指示正确的起奏时间，一般地区别强弱。在曼海姆，一个天才的指挥用不倦的努力，和成年累月不惮细小的工作，去培养一支乐队，这个由纯粹演奏名家组成的乐队能够把自己完全献身给作品的精神和作曲家用速度、分句和力度所要表现的内容。

交响曲结束了。卡纳比希一个箭步从台上跳到大厅，朝沃尔夫冈走来。

“好极了，卡纳比希先生！”他俩高兴得大笑起来。

“沃尔夫冈先生，我得介绍您和我们的副乐长认识！”

“您不是吗？”

“不，我只是做这工作，我只是乐队首席。”他把沃尔夫冈领到那位穿紫袜子的先生那里，他在交响曲结束后连丁点的赞许表乐都没有。

“乐长先生，我荣幸地向您介绍来自萨尔茨堡的沃尔夫冈·莫扎特先生。莫扎特先生，我荣幸地向您介绍副乐长和修道院长弗格勒先生。”

弗格勒慢慢地立起身来，向沃尔夫冈非常庄重地鞠躬。“莫扎特？那部《小提琴之艺术》的作者也是这样称呼！”

“那是家父！”

“可您本人是钢琴演奏家？”

“是的，乐长先生。”

“明天您要在庆祝音乐会上演？”

“是的，乐长先生。”

“这是谁安排的？”弗格勒转向卡纳比希问。

“ 监督先生。 ”

“ 奇怪呀！ ” 弗格勒说，“ 呐，我倒很想听听！ ”

“ 我们要开始了！ ” 卡纳比希说。他把钢琴协奏曲的乐谱从琴架上拿下来。“ 您看，沃尔夫冈先生，请允许我在这些地方增加力度；我想，这对您是合适的！ ”

沃尔夫冈走到台上，坐在钢琴前。乐师们在此期间已把乐谱翻到正页，他们显然对这部新的作品和它的演奏者感到好奇。

“ 先生们， ” 卡纳比希说，“ 请您们今天加把劲！ ” 他询问地望着沃尔夫冈；沃尔夫冈点了下头，卡纳比希举起了指挥棒。

对随后发生的，沃尔夫冈回想起来时，都不无激动。在每个乐章之间没有人说话；可当最后一个乐章结束时，乐队的一切清规戒律都被抛之九霄云外。所有的人都从椅子上跳了下来，高喊“ 好极了 ”，拥到沃尔夫冈身边，争相握手。他得尽力不使眼泪流出来，他觉得在这儿被理解了！在这种热烈的音乐上得到满足的气氛与萨尔茨堡的那种沉闷的音乐上的义务感是多么截然不同呵！

但愿他能留在这儿！——他从台上又回到大厅，受到新的祝贺修道院长弗格勒也朝他走来，握住他的手，恭维他的演奏。

“ 您从曼海姆要前往什么地方呢？ ” 最后他完全随便地问道。

“ 莫扎特先生 ” 卡纳比希迅速地插入说，“ 要经过美因茨顺莱茵河而下。 ”

“ 这样？ ” 沃尔夫冈惊奇地说。“ 我准备—— ”

“ 莫扎特先生的母亲先要休息几天养养身体， ” 卡纳比希重又截断了他的话。“ 那儿坐在我夫人和我女儿中间的就是乐长莫扎特的夫人。 ”

修道院长弗格勒投去了一瞥，然后疑问地望着沃尔夫冈。肯定不是这样！呐，他不久就会搞清楚的。最后排练的是多罗特娅·温德林的歌唱。她是笛师的妻子，宫廷歌剧院的主角女高音。她唱的是克里斯蒂安·巴赫的《卢乔·西拉》中的一首咏叹调。这恰是沃尔夫冈喜爱的作品之一，温德林夫人唱得十分完美。可当修道院长弗格勒对此又是连丁点赞许表示都没有时，沃尔夫冈颇为恼

火。

“乐长先生，您不喜欢这首咏叹调？”

“这种可悲的东西？不喜欢，您不能这样要求！这类蹩脚的货色！这个巴赫大概是在醉得昏头昏脑时写的！”

沃尔夫冈克制住自己，他没有回答。

第二天晚上的庆祝音乐会对于沃尔夫冈说来是一次辉煌的成功。选帝侯是如此着迷，让他再加演一首随意的幻想曲，他甚至离开了座位，紧立在他的身旁，以便看到乐谱，不错过一个音符。宫廷总管、最高侍从官和总监在事后深入地谈论了这件事，他们确信这是从未有过的，希望选帝侯以后不再发生此类事情——其实这完全无关紧要。在音乐会结束之后，选帝侯把沃尔夫冈召到身旁，并伸手给他吻。

“从您上次来这里，到现在大概有十四个年头了！”

“是的，大人！有十四年没有见到您的荣幸了！”

“您弹的无与伦比！”他把沃尔夫冈稍稍拉到一边。——“如果您能在我的孩子面前弹点什么，那我对您将非常感激。”

“选帝侯大人有孩子？”沃尔夫冈诧异地问道，因为他听说，选帝侯夫妇并没有生孩子。

“您还不知道？”这位统治者回答说。“他们是布雷岑海姆家族的年轻的伯爵和伯爵小姐。您去问问卡纳比希，他会把详细情况全告诉您的。明天下午您看合适吗？我高兴亲自到场。”

“这对我将永远是一个幸福的日子，我得以为选帝侯大人效劳！”

“好！我会派一辆车去您的住地接您。”

音乐会后，在曼海姆的头等饭店为这次巨大的成功举行了理所应当的庆祝会。在长长的丰盛餐桌上摆了鲜花，沃尔夫冈的母亲坐在荣誉席上，她两边是年迈的宫廷乐长霍尔茨鲍尔和男高音拉夫，此人年青时蜚声整个欧洲，极受欢迎。沃尔夫冈坐在多罗特娅·温德林和她的女儿古斯特尔之间。随后是卡纳比希一家和乐

队的最出色的成员与他们的夫人，歌剧院的男女歌唱演员，男女相间而坐，最后还有一大群音乐朋友，这些人乐于参加这样的集会。

沃尔夫冈为他轻易地获得的成功陶醉了。除此已荣幸地受到了选帝侯的邀请，这使他充满希望，甚至笃定会成为选帝侯子女的钢琴教师。当他干了第一杯酒时，就已飘飘然了。他朝邻座两旁的俊俏女人说些最放肆的戏言谑语，心甘情愿地让左右两边的人都为此来揪他的耳朵。莫扎特夫人有时朝儿子望去，每当他们目光相遇，便相互颌首致意。她的邻座极力恭维她的沃尔夫冈，这使她心花怒放。也许今天是她儿子和她的全家人命运的转折点！

“莫扎特先生！”一个声音在沃尔夫冈的耳边轻轻地响起。他转过头来。一个年轻的绅士，站在旁边，他穿了一身黑色服装，微微地躬背，谦恭而殷勤地微笑着。——“我的名字是克莱因教师！我可以说话吗？”

“他要做什么？”沃尔夫冈问古斯特尔·温德林。

“您必须站起，沃尔夫冈先生，那您就会知道了！”——沃尔夫冈听从了她的劝告。

“我是远处的一个幸运的见证人，”克莱因教师说，“知道我们的选帝侯讲了一番话，对您大加称赞。在他的面前人们对他的伟大和高尚充满敬畏。但他仁慈的微笑之明辉和缓了威严之光华，倘非竭尽忠诚，我们便无法移步。”

沃尔夫冈一句话也没听懂，可他赞同地点头。

“您理解我！”克莱因教师说，“因为您是一位艺术家。我也是一位艺术家，正如有人说过的那样。不是拉斐尔？——不，我不是拉斐尔，我不是莫扎特，但我是克莱因！”

“我也是”，沃尔夫冈说。

“不是这样，莫扎特先生！您不是渺小，您是伟大！我虽然是克莱因，但并不那样渺小，如某些心怀嫉妒的人所高兴看到的那样，就是在这个圈子里也有这样的人！”他的目光变得阴沉，沿着餐

桌滑过去，到一个心广身胖白发苍苍的绅士那儿停了下来，此人恰好把一杯酒仰脖倒下。“莫扎特先生，我听说，您要写一部德国歌剧！如果在曼海姆有一个人能为您提供一个好的剧本，那我向您起誓，此人就在这间大厅里！但他头发不白，身体不胖！”

“那他是谁？”沃尔夫冈问，他已感到有些厌烦了。

“我要给您出一个谜语，莫扎特先生！您的这位诗人是渺小的，但并不渺小！呐，他能够是谁呢？”

“鬼才去猜是谁呢！”沃尔夫冈回答说，“今天我决猜不出来了。”

“教师先生，您有事请吧！”古斯特尔·温德林说，“您的谜语我猜出来了，我会告诉莫扎特先生的！”

“最尊敬的小姐，您使我幸福无边！”教师说，并朝她深情地鞠了一躬。“她不会是来自天上吧？”他相当高声地朝沃尔夫冈耳语。

“一朵盛开的百叶玫瑰！要知道，您的选帝侯大人肯屈尊用他那最高贵的鼻子来嗅这朵玫瑰的！”随着吻手礼，他把入迷的目光瞟向天空，鞠了一躬，然后消失了。

“这个家伙完全喝醉了！”沃尔夫冈说，他一句话也没听懂，随之又坐在百叶玫瑰的身边，可这朵玫瑰在听到教师的最后几句话时却满脸绯红。

第二天下午，沃尔夫冈乘一辆宫廷马车到了一座小型的宫殿，这是选帝侯为他的嫡系亲属建造的，考虑得很周到，正好座落在选帝侯所住宫殿的对面。他立即被引入孩子们的房间，还从老远的地方他就听到笑声和喧闹。选帝侯四肢着地爬在地毯上；一个招人喜爱的小姑娘骑在这位统治者的背上。两个稍大的姑娘玩着同样的游戏，一个小男孩一面吆喝一面用鞭子驱赶。沃尔夫冈进来时选帝侯中断了爬行，喘着气立起身来。

“您看，我们也是常人哪，”他抱歉地说，把双手在裤子上拍拍干净。“您来了，我很感谢。好了，孩子们，不要吵了！”他摇了摇铃，女教师走了进来，把两个女孩带走。最大的女孩和男孩留了下一

来。“亲爱的孩子，我向你们介绍，这是来自萨尔茨堡的莫扎特先生！莫扎特先生，我介绍您和布雷岑海姆伯爵和伯爵小姐认识！”

他向两边深深地鞠躬。两个孩子弹琴他们凑合着弹了一两首短曲，随后他们走掉了。孩子们的钢琴教师的教法是否合适，沃尔夫冈该表示意见。他觉得孩子们学的很糟。他在考虑，若是我明着说出来，选帝侯一定会想，我要把教师挤走。可我也不愿意说谎。于是他敷衍地说了几句赞扬的话，选帝侯该很好理解他的话外之意。

“呐，”他说，“听了第一遍是很难做出判断的。再说孩子们也太拘束了。若是您明天能再来这儿，我会感到高兴。还有我听说，您在慕尼黑写了一部歌剧？”

“是的，选帝侯大人。一部意大利喜歌剧，《乔装的女园丁》。但感谢上帝，也是德国的！”

“您大概听说了，我们在曼海姆正为一种德国的歌剧而努力？”

“我怀着极大的喜悦听到此事！整个德意志民族必须为此而感谢选帝侯——”

“您不必说了！这儿我们是自家人。”

“大人不要认为这是讨好！早在来曼海姆之前，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我们德国人在歌剧上得成为意大利人的奴仆！写一部德国歌剧，这早就是我炽烈的愿望！我本人愿以此为大人效力！我的最大的愿望就是在曼海姆把它写成！我将会为大人带来荣誉！”

“昨天您给我的印象已证明了这一点。今天晚上您当然要去听《君特·冯·施瓦茨堡》？”

“肯定，大人！”

“我很感兴趣明天听到您的意见。如果您能再弹奏点您自己的曲子，那将使我非常高兴！”

沃尔夫冈选了他最近写成的钢琴奏鸣曲之一，他认为这是他最好的作品。他很惊奇，选帝侯从头至尾听得那样聚精会神，随后又非常谦逊地说出了他的意见；选帝侯感到特别优美的恰恰是沃

尔夫冈本人也认为是最出色的地方，那就是带变奏的最后乐章，这些变奏不是按照传统的要求，而是以完全独特的方式从主题变化出来的。

“您真正是一位有巨大才干的人！”选帝侯说。“我要认真地考虑是否能把您留在这儿。好吧，明天见！”

沃尔夫冈回到家里，发现母亲正在做一个流行的发型，从她那漂亮的浓发中梳整出一种适合去宫廷歌剧院看演出的尖塔形状。

“怎么样，沃尔夫冈？”

“好极了！明天我还要去！”

“你得给爸爸写信了！再过八天就是他的命名日！”

“天哪，”沃尔夫冈说，“今天是邮车出发的日子，信必须今天发出，否则我们的祝贺就太迟了！”

“看看我写的，告诉他还没有写进去的！”

一个钟头之后，沃尔夫冈同他的母亲坐在漂亮的大歌剧院里，为了庆祝选帝侯的命名日，剧院装饰一新。年迈的霍尔茨鲍尔当然亲自指挥他的作品。他的音乐从形式和性质看，意大利风格清楚可见，弱点也在于此。但其中有另一种精神存在，这就是戏剧上的严肃性，对一种伟大思想的果敢的献身。这种音乐是清晰的、有力的，形式生动，结构精致，特别是配器方面也十分出色。词作者取材自德国的历史；它的主人公是那位君特·冯·施瓦茨堡伯爵，德意志的选帝侯们不顾德国和教皇的反对，在一三四九年选举他为国王。但是这位作者也只能做到使用德语，在其他方面则是梅塔斯塔西奥的模仿：阴谋诡计。献媚求宠，时髦的俏皮话，遗憾地缺少的是意大利人的才智和艺术力量。这就是沃尔夫冈看到的第一部德国歌剧，然而却是一种失望。

翌日他向选帝侯谈了他的印象，得到了这位最高统治者的完全赞同，就是谈到词作者的创作能力的时候也完全一致。

“也许维兰德是我们所需要的人！”选帝侯说。“在活着的诗人中，我觉得他的灵魂是同音乐最能发生共鸣的。您熟悉维兰德的

《阿尔切斯特》吗？是施韦策 谱的曲。”

“不熟悉，大人！”

“这部《阿尔切斯特》是一种德国歌剧的第一次尝试。四年前在魏玛上演了它。”

“那么是在格鲁克的《阿尔切斯特》之后了！”沃尔夫冈说。“这够大胆的！”

“您不久会有机会自己进行判断。我把扶植一种德国歌剧视为自己的义务，已向维兰特和施韦策订了一部新的歌剧。

十二月他们两人将到曼海姆来，那时我们自然也要再度演出《阿尔切斯特》。

“我可以希望选帝侯大人留我在此地过冬吗？”

“这我还不能对您做出许诺，对此我还不能做出决定。”

稍顷之后，沃尔夫冈说道：“恕我冒昧，我为年轻的伯爵小姐写一首回旋曲。在这儿！”

“您愿意为我弹一遍吗？”

“非常愿意，大人！”

选帝侯非常喜欢这首曲子。“她也能学会吗？”

“肯定能的！”沃尔夫冈说。“我只是希望有亲自教她的荣幸。”

“这样做我也高兴，”选帝侯微笑地说道。“她有两个教师，这不会使她感到恼火吧？”

“不会的，大人！问题在于她有一个好的或者糟糕的教师罢了，而我希望，大人不会对我有所怀疑。”

“噢，肯定不会！我还得考虑一下。”

为了他在庆祝音乐会上的演奏，沃尔夫冈得到一只漂亮的金表作为报酬。若是钱就好了，因为他的现钱业已告罄，再说他已经有了四只金表。——“我现在想到，”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诙谐地写

安东·施韦策（1735—1787），德国指挥家，作曲家，作有不少成功的歌唱剧。根据维兰德的台本创作的《阿尔切斯特》（1773年首演于魏玛）是向德国严肃歌剧跨进的一大步。——译注

道，“在我的每一条裤子上再做一个表兜，当我到一位伟大的主人那里时，就带上两只表，那样就不会有人想到再送给我一只表了。”

沃尔夫冈谋求职位的希望又破灭了。弗格勒修道院院长不仅仅是选帝侯孩子的钢琴教师，而且也是这位统治者的忏悔教父。当他得到风声，这个莫扎特，这个漂泊不定的二十一岁的年轻人指望充当小伯爵们的教师时，他采取了断然的措施。选帝侯为沃尔夫冈感到惋惜，忏悔教父毕竟是重要的。他抱歉地让人通知沃尔夫冈，眼下没有希望得到一个职位，也许以后有机会。

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不仅是对沃尔夫冈本人，也是对他的曼海姆的一些朋友。卡纳比希一家爱他有如亲生儿子，同他在一起弹琴娱乐，对他们每次都是一个节日。他给小罗莎上课，在很短的时间里，这个小女孩学到了许多东西。他写了一首新的钢琴奏鸣曲，声称乐曲的中间乐章是特地按照罗莎小姐的性格写的，她本人就像这音乐一样。这是一种了不起的恭维，因为这个乐章迷人极了。沃尔夫冈花费了许多时间，使她能像他所想的那样，细腻和准确地弹奏这部作品。他同温德林一家的交往也十分密切。他为漂亮的母亲写了一首华丽的意大利的咏叹调，为更漂亮的女儿写了一首迷人的法国歌曲，这首歌曲不久就成了全家人的心爱之物。当他们听到选帝侯拒绝的消息，也都郁郁不乐。这时温德林向沃尔夫冈提出了下面的建议：他已同双簧管乐师拉姆和大管乐师里特尔应聘去参加巴黎的四旬节音乐会，邀请沃尔夫冈同行。巴黎是惟一的能使人们迅速地赢得荣誉和金钱的城市，沃尔夫冈是一个艺术家，这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他能在巴黎写一部歌剧，或者为公开的音乐会写交响曲，他也肯定能在那儿找到学钢琴的学生。旅途由他本人照料，他对巴黎十分熟悉，到处可为沃尔夫冈开路。沃尔夫冈的母亲无须陪同前往，可以安心地返回萨尔茨堡。在启程赴巴黎之前的这段时期，他已做了安排：给他的一个学生，一个富有的荷兰人写几首轻松和短小的长笛协奏曲和一两首长笛四重奏，这可以得到二百古尔登。卡纳比希会给他找两个学生，他们能付很好的报酬。中饭和晚饭时他可以在温德林家免费

用餐，如果他要为宫廷顾问塞拉利尤斯的女儿上课，他们就能为他和他的母亲免费提供住地。

沃尔夫冈对这项建议十分入迷，立即给萨尔茨堡他的父亲写信，听取他的意见。

莱奥波德在此期间对事情的进展一直忧心忡忡。慕尼黑的希望破灭了。在奥格斯堡停留了那么长的时间，没有取得任何成效，只是浪费了金钱。最好的季节结束了，当母子俩终于到达曼海姆时，乐长松了口气，向上帝表达了他的感激。从那以后六个星期过去了。如果说沃尔夫冈的头一封信里充满了希望，那么下一封信带来的定是一种失望。不断的反复，在远方的等待，什么忙都帮不上，这对这个精明强干的人可是一种最糟不过的事情了。同时他有一种感觉：他的那些写有经过深思熟虑而提出的建议和告诫的信，在曼海姆并没有被认真对待。他妻子的来信经常给人这样的印象：匆匆草就；为写而写，都是在音乐会或社交活动之后深夜写成的，甚至是在半睡半醒时涂出来的。他一再催逼一份迄今为止的旅行支出账单，账单终于来了，是那样高的一笔数目，它会使一个认真细致的男子汉感到沮丧。沃尔夫冈在曼海姆借了一百五十古尔登，他把这件事告诉父亲，仿佛这是小事一桩，而不是一笔相当于他们走后到现在为止的工资，这差不多是他父亲年薪的一半。现在夜晚尤为痛苦，辗转不能成眠，乐长想到了了债务，想到了即将到来的新年所需的花费：母子俩缝制衣服的支出，房租，特莱瑟尔的工钱。若是沃尔夫冈的计划归终落空了的话，那这些钱从哪里弄到呵？

在这种情况下，选帝侯的拒绝虽说是一次新的沉重的打击，但至少它结束了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模糊不定的状态。他也觉得温德林的建议完全可行。若沃尔夫冈在巴黎成功了的话，那他就赢定了。他的老朋友格林肯定又会全力予以支持。如果温德林对巴黎和他的音乐界朋友非常熟悉的话，那确是一种十分宝贵的帮助，就是从道德的角度考虑也是有益的，在巴黎这样一座充满了危险的城市；因为在父亲的眼里，沃尔夫冈是一个正直的德国人，感情

诚挚忠实。母亲就不必再受旅途之苦了！一两个月之内，当冰雪开始消溶时，她就可以回到他的身边，可爱、贤慧、年迈、忠诚的妻子，她给他生了沃尔夫冈，他是他的一切，是他的所有！，啊，现在他若是有她在身旁那该多好！在这阴沉的冬天，白日那么短暂，黑夜却又那么漫长，没有个尽头！

于是他对温德林的建议表示赞同，虽说如此，他还想为沃尔夫冈寻找更多的机会。约瑟夫皇帝准备在维也纳建立一座德国歌剧院，这就是说，他要找一位年轻的乐长。莱奥波德飞快地给他在维也纳的老朋友写信，请求他们为沃尔夫冈谋求这个职位。就是慕尼黑他也不完放弃，设法请基姆湖的主教说项，这位主教是沃尔夫冈的崇拜者和庇护者，此时又在慕尼黑逗留。

在曼海姆从不舒服的旅舍搬到宫廷顾问塞拉利尤斯家，这是一件好事，母子俩不再住在一间寒冷的、要花不少的钱才能取暖的小屋，他们现在有了一间漂亮的温暖的房子。事先说好莫扎特夫人从开始就同这个家庭一道用餐，她十分感激地接受了。就是在下午和晚间她也不再是独自一人，而多半是同宫廷顾问夫人在一起，手里做着活计，天南海北地闲聊，可主要是谈她的儿子。下午四点沃尔夫冈为顾问的女儿上课。这个十五岁的小姐从八岁起就弹钢琴，在家里被当做一个小天才。沃尔夫冈不愿粉碎这家人的美丽的迷梦；当特蕾泽小姐把他的C大调协奏曲中的经过句弹得流利顺畅时，他想到了从中得到的报酬：住房、照明、取暖，母亲的用餐，尤其是她在友好的人家里有了一个愉快的安身之处。人有所失就有所得。再说除此他有许多事情要做。早点后坐到写字台前写长笛作品，这是他为温德林的荷兰学生承担的一项工作。中午到温德林家用饭。三点钟他要到美因茨旅馆，那儿住有一个荷兰军官，这是卡纳比希给他找到的一个学生。随后就是给塞拉利尤斯的女儿上课，他把她称做家中仙女。六点时他出现在卡纳比希家里，给小罗莎的上课，从她的神童般的弹奏中恢复了元气，如果晚间没有歌剧或者音乐会，那他就一直待到吃宵夜时分，吹拉弹唱，高谈阔论，有时也搞些荒唐的恶作剧，在这方面沃尔夫冈做得

几乎和他的钢琴弹奏一样在行。

十二月中旬，安东·施韦策为排练他的新歌剧《罗莎蒙德》到了曼海姆；圣诞节前不久歌剧的词作者维兰特也到了。对施韦策和他的作品，沃尔夫冈怀着极大的兴趣。那个人已经踏上了这条路，而他现在才刚刚开始迈进：这就是把德国歌剧从四十年的昏睡中再度唤醒之路。当他认识施韦策时，他马上有这样一种感觉：这是一个正直、诚实，在工作上肯定也是有才干的人，可令人惋惜的是，若想把伟大的意大利大师从德国歌剧舞台上驱逐出去，他还缺少这样的力量。选帝侯为了向作曲家表示尊敬，上演了《阿尔切斯特》，沃尔夫冈听了，觉得没有失望。他有着巨大的抒情才能，但缺乏戏剧热情。当他认识了著名的维兰特，并从他那里听说施韦策的《阿尔切斯特》高于格鲁克同名作品时，他就得出了不可避免的结论：这位好心的维兰特先生对音乐中什么是真正伟大的东西毫无所知。已经开始排练的新歌剧《罗莎蒙德》使他十分失望。这音乐恰恰是一种倒退，退回到那不勒斯的格调，与德意志精神风马牛不相及。选帝侯的极好的音乐鉴赏力迄今为止一直使他感到喜悦，可他怎么盲目地把施韦策看做德国歌剧的复兴者呢？暂时还没有上演《罗莎蒙德》。巴伐利亚的选帝侯在十二月三十日逝世，选帝侯卡尔·特奥多尔要求继承，并立即前往慕尼黑；在曼海姆举行了哀悼活动，剧院一段时间关闭。施韦策和维兰特的事情未能如愿，只得再度离开。

曼海姆人这段时间忧心忡忡。选帝侯会不会把京都迁往慕尼黑？谁要是一个真正的曼海姆人，那他就不会相信这一点，因为曼海姆比慕尼黑要好上百倍，对此是没有人怀疑的，看看那些笔直的大街！那条巨大的河流！美丽的海德堡离得如此之近！慕尼黑有什么能与之相比？——可他若要到慕尼黑去呢？是呵，那曼海姆一下子就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省城了！——但那些强国会对此提出抗议，巴伐利亚通过普法尔茨变得更加强大！那样就会爆发战争。还在外交官们唇枪舌剑地争论不休期间，普鲁士和奥地利真的就把军队集中起来了。

路易丝·韦伯

沃尔夫冈完成了他的第一首长笛四重奏，他需要让人抄写一份。温德林给他介绍了一位名叫韦伯的先生，此人原是歌剧院的一个男低音歌手，现在主要做提词员的工作。他有一大家人，通过抄谱赚些业余收入；他抄写得整洁、准确。

新年后不久，在一月的一个下午，沃尔夫冈前去韦伯先生那里。天很早就昏黑了，他费了好大力气，才在一条狭窄的小胡同里找到那座简陋的房子。当他踏进走廊时，他停了下来谛听。一个女声在练唱。多么漂亮、圆润的女高音！唱的是克里斯蒂安·巴赫的作品！《卢乔·西拉》中的一首咏叹调，这是巴赫在一两年前为曼海姆写的。好！妙极了！单调十分纯净，演唱得那么细腻和富有情感！是多么出色的声音！——当里面静了下来时，他敲了敲门。

女歌唱家坐在钢琴旁边，背朝着他。在房屋中间有一张大桌子，上面摆着一堆一堆的乐谱。三个女孩在勤奋地抄写乐谱，最小的大概有十二岁，最大的有十八岁。靠近火炉旁的扶手椅上坐着一位年老的女人，可能是女孩们的母亲，她在睡觉，怀中有一只黑猫。

“请原谅！”沃尔夫冈说“我能够同韦伯先生谈谈吗？”

“父亲出去了，”最大的女孩说。“我能转告吗？”

“我这儿有些东西要抄写，但我愿意同韦伯先生本人谈谈！”

“您放在这儿好了，”女孩回答说，“会安排好的。”

他在犹豫。——“放心好了，莫扎特先生！”现在说话的是老三“这儿不会丢失什么的！”

“您认识我？”他问道，对这种亲昵的语调和这双小黑眼睛流露出的有些逼人的目光觉得不很舒服。那个唱歌的姑娘一直对客人

没加留意，现在她慢慢地转过身来，望着沃尔夫冈，随后又转向钢琴。最小的姑娘突然大声笑了起来。“安静，蠢家伙！”老大说。

“你在想些什么？”

“因为康斯坦策说，这儿不会丢失什么的！”

“蠢鹅！”康斯坦策说。——“我在宫廷音乐会听过您弹琴，莫扎特先生！您弹的真是好极了！”

女歌唱家离开她在钢琴旁的位置，走到桌子旁边。她可能不到十六岁，可却像一位大姑娘。

“如果莫扎特先生高兴同父亲本人谈话，那最好是明天早晨再来。”

事情清楚了，沃尔夫冈正准备告辞，这时母亲醒了。当她看到陌生的客人时，迅速地拢了拢头发，把猫扔到地上，站了起来，走到近前。“请问尊姓大名？”

沃尔夫冈说了自己的名字。她那通红的面孔，闪动的眼睛和过高的声音给他留下格外不快的印象。同时他觉得她身上像似有一种烧酒的味道。

“伟大的钢琴演奏家，母亲！”康斯坦策说。

韦伯夫人变得和颜悦色，她对沃尔夫冈解释说，他到这里是到了一个音乐之家。所有的四个女儿都继承了她的声音，她在年轻的时候原本是要登台的，但那时韦伯先生的情欲太旺盛了。就在这时候门开了，韦伯先生站在门槛上。

“怎么弄的！”他咕哝说。“门前又没有放上蹭脚板！把雪都带进了房里！什么事都得我来操心！”

“弗里多林，”韦伯夫人说，“有客人来访！”他立即做出郑重的姿势，那高大细长的体形与矮小的沃尔夫冈站在一起显得仪表堂堂。他躬身并说了自己的名字。

“韦伯！是冯·韦伯！或者称冯·韦伯博士！或者称韦伯少校！啊，算了！这都无聊之至！在诚实的德国男人之间这套零碎

有什么用处！”

这话说到沃尔夫冈的心坎里了，他对贵族的称号，对他的教皇勋章从来不用，他嘲笑骑士冯·格鲁克的称呼，对自己的骑士称号，有时在他的信上署上猪尾巴骑士。可是博士？这倒是另一同事了！他说了自己的名字并向韦伯先生伸出手去。“您是医生？”他说。

“医生？您怎么想到这上了？啊，是因为博士？不是的，不是这样的！我早先读过神学，可我觉得这太愚蠢了。于是我去读法律，可我又觉得它对我这个直性子太险诈了。虽说这样，我在这两门学科上都得到了博士头衔，也准备就于这种营生，可这时维纳斯在我妻子身上出现了，把我从律师事务所引诱到了舞台上。”

这是怎么回事？沃尔夫冈在想。他把她从舞台上引诱下来，她又把他引诱到舞台上？一种搞不清的事情！

“您请坐，莫扎特先生！”这个双加料的博士和卸职少校说。“我早已想到了，您早晚会到我这里来的，因为在曼海姆我是惟一合适的抄写乐谱的人。我会用这种工作来糊口，这是我从未想到过的；呐，我的孩子也多半抄谱。我监督她们，高踞于她们全体之上，就像剧院监督在剧院那样。除此我还有我的路易丝”——他指了指钢琴旁的女儿——“她受过良好的训练，能成为一个歌唱家。您听到过我的路易丝唱了吗，莫扎特先生？”

“我必须承认，”沃尔夫冈回答说，他的脸变得通红，“我刚才在外面听了一小会儿，小姐正在唱我喜爱的一部作品，克里斯蒂安·巴赫的一首咏叹调。”

“呐，您对此有何见教？”

“啊，父亲，”路易丝说，“您别说了！”在她的面颊上泛起一片红晕，沃尔夫冈看到她长的非常俊俏。削瘦的面孔、宽阔的额头、稍许弯曲的鼻子和一双漂亮的浅褐色眼睛，这双眼睛与她的父亲相似，而她的其余姊妹脸庞宽大，眼睛黝黑，与母亲一样。

“这个女孩会有出息的！”父亲说，他把她亲切地拉到身边。“您得好好听她唱唱，莫扎特先生！”

“这对我是一种巨大的喜悦！”沃尔夫冈说。“刚才我听到不多，现在我怀有美好的期望。我也谱写了一部《卢乔·西拉》！小姐是否有兴趣熟悉一下其中的东西？我的意思是，去同克里斯蒂安·巴赫做个比较？那样我就不客气地明天给您带来乐谱！”

路易丝迟疑，没有回答。

“别扭扭捏捏了！”母亲喊道。“还不谢谢这样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对你的关心！”

“呐，你走开吧，老太婆，”韦伯先生说。“正因为莫扎特先生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所以她才有些胆怯呢。不要胆怯，小路易丝！你让伟大的艺术家听听你唱的！您来好了，莫扎特先生！我的路易丝会使您感到高兴的！”

沃尔夫冈把长笛四重奏递给韦伯先生，商妥了纸张和报酬的事，并约好沃尔夫冈明天在同一时间前来，随即告别。当他踏进昏暗的过道时，那只猫的一对碧绿眼睛在对着他闪闪发亮。

沃尔夫冈到达卡纳比希家时晚了一个多钟点，他在给罗莎上课时完全心不在焉。晚饭时他把话题扯到韦伯先生，顺便地提到他有一个唱得非常好的女儿。卡纳比希一家听说过了，但他们对这家人只有泛泛之交。罗莎说，她同康斯坦策上学同路，这个人好背地说人坏话，一肚子鬼心眼，都不喜欢她。

沃尔夫冈晚饭后不久就告辞回家。妈妈还坐在那边，同宫廷顾问夫人在一起。沃尔夫冈打开他的箱子找出随身带来的《卢乔·西拉》，那是朱尼娅的四首咏叹调和她同合唱队的那一场。

《卢乔·西拉》！这是他为米兰写的最后一部歌剧！他那时多大？还不到十七岁！他眼前又浮起了种种情景：他坐在写字台前，在米兰置身在萨尔茨堡朋友们中间，他谱曲直到深夜，那时一切都忙得不亦乐乎。他恰巧带来了女高音的咏叹调，这是一种多么令人瞩目的偶然！它们正是他要带给路易丝·韦伯的！呐，都是整部作品中最出色的。他翻开了咏叹调。这是一首他今天觉得可笑的作品。歌词表现出一种惶恐绝望的情绪，他用意大利的那种赌咒起誓时故作豪言壮语的风格把它谱成音乐，除此还塞进过分狂热

的花腔。主角女高音歌唱家，伟大的德·阿米西斯对此十分热衷！其他的几首咏叹调使他重又被女主角的炽热的激情所感染，特别是墓地那一场：朱尼娅被美妙的合唱队围拢起来。如果说这是他十六岁时写出的——不，是匆忙草就的，忙乱之极，没有可能安下心来仔细推敲——，那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歌剧上他有几分才能。——但是这种完全意大利式的大型歌剧，唱主角的女歌唱家和阉人男歌手主宰一切，自己决定他们的咏叹调，好像他们是主要人物，而作曲家只不过是一个手艺好点的裁缝师罢了！格鲁克向前迈了一大步：他煞住了歌唱家这一类的无赖勾当，可是，他在歌剧中把歌词看做是决定一切的统治者，而把音乐只看做它的女仆，这是否对头呢？他的《阿尔切斯特》是伟大的，重要的，比施韦策的重要一百倍，但他觉得格鲁克还是缺了点什么。也许是只用外国语言的缘故？格鲁克是不是从来不用德文歌词呢？可眼下不像是这样，他改用了法文歌词并在巴黎取得了胜利，就说明了这点。

沃尔夫冈的母亲走了进来。——“耶稣呵，沃费尔！把我吓了一跳！你也在家呵？”

“几点了？”

“已经十二点了！”

“亲爱的妈妈，您一定得去睡觉了！”

“我困了，可我高兴同你聊一小会儿！”

他俩坐在沙发上；莫扎特夫人把胳膊放在沃尔夫冈的肩上，拽他到身边。

“我为什么同你一道来旅行，我想知道！对你的情况我一无所知！”

“亲爱的妈妈，您知道我整天都在忙！”

“晚上在卡纳比希家也忙？”

“那看怎么说了！我们多半玩音乐，第一我能学到东西，其次我使自己成为卡纳比希一家人的好朋友。您知道，亲爱的妈妈，选帝侯会留在曼海姆，或者去慕尼黑，他总是要把卡纳比希留在身边

的，如果他是我的朋友，那他以后一定会帮我得到写一部歌剧的委托。他已经肯定地答应了我！”

“我很高兴，沃尔夫冈！再说我对卡纳比希一家没有什么不满，他们是心地善良的好人。但是温德林一家——！”

“好妈妈，您要说温德林一家人什么呢？他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心肠极好！”

“我亲爱的沃尔夫冈，也许是这样，可这一家人不信仰宗教！母亲和女儿整年都不去教堂，可是经常去看喜剧！他们说，教堂是不健康的！”

“亲爱的妈妈，我相信，在曼海姆有大多数人不信宗教！我们在这儿离巴黎比离萨尔茨堡更近！”

“沃尔夫冈，你看，难道他阻止了自己的女儿成为选帝侯的情妇吗？”

“他当时在巴黎。等母亲也知道了这件事时，为时已晚。”

“于是父亲和母亲就闭上了双眼！直到选帝侯对古斯特尔小姐厌倦了，再去物色另一个女人为止！”

沃尔夫冈叹了一口气，“好妈妈，我们不会永远待在这儿！我认为我们也应当闭上双眼。我在温德林家午饭是不花钱的——”

“可你给这位情妇小姐写优美的法国歌曲！”

“我对古斯特尔没有什么不满。若是萨尔茨堡的所有姑娘都这样可爱就好了！”

“沃尔夫冈！沃尔夫冈！你在对我讲些什么话！”她把从身边推开，两眼紧盯住他。“我不希望你和这位小姐也有什么暧昧勾当！”

“亲爱的好妈妈，您想到哪去了！我跟她打趣逗笑就像我在萨尔茨堡同我们的贝丝勒一样，或者同莎勒尔，同米采尔一样——呐，就像同姑娘们在一起时打打闹闹一样——就是这样，决没有其他事情！我向您发誓！”

“离这样的女人远一些！你知道父亲经常对你说的话！还有，你的贝丝勒今天写信给我，你为什么一点消息都不告诉她！”

“我为什么要老是给她写信？”

“告诉我，沃尔夫冈，你对她讲过结婚的事情吗？”

“我？对贝丝勒？您怎么想到这上面了？”

“她好像是心里净想着你。”她审视着她的儿子。“她是一个可爱的姑娘！我曾对她说过我喜欢的一种衣料，她今天给我寄来了好大的一块！”

“她没有给我什么吧？她该给我一幅她的画像。”

“没有，没有给你的东西。你再给她写封信！你应当给她写！——我们刚才谈什么啦！——对呀！你要同这位温德林先生去巴黎旅行！这太叫我操心了！我最好是说：让他和他的同事单独去好了，等到春天时，我们俩后去，因为现在这样冷我真的不能出远门。”

“好妈妈，事情都定下来了，您该回家去！爸爸一直在盼望您，他比我更需要您！我这样说，要请您原谅，我整天都不在家！到巴黎也不会有什么两样。您想一想，这要花费多少钱！这是次昂贵的旅行！您想一想，爸爸现在是多么发愁，他不知道该怎么还债！娜内尔也需要您！”

“她根本不需要我。”

“娇娇也想念您，还有邻居小姑娘米采尔！”

莫扎特夫人叹了口气。“好吧，事情既然这样定了下来。可一想到你同这样一些先生一道旅行，我的心情就感到沉重。”她站了起来，到书桌那儿摸索了一会，拿着一枚系在丝带上的小铸币走了过来，那上面有一个圣婴像。——“这是在萨尔茨堡的洛雷托修道院得到的祝福。沃尔夫冈，答应我，你永远带着它，不要拿下来！”

“我答应您，亲爱的妈妈！”

她把那个护身符系在沃尔夫冈的脖子上，吻了他的额头。“该睡觉了。”

第二天下午，沃尔夫冈把他那首《卢乔·西拉》中的咏叹调带给路易丝·韦伯，请她静下来时看看；后天同一时间他荣幸地将再次

到府上造访。

当沃尔夫冈在约定的时间来到韦伯家时，他发现钢琴室整理得非常干净，誊写乐谱的工作显然移到另一个房间了。路易丝坐在钢琴旁，在唱朱尼娅的那首大型的花腔咏叹调，自己弹着伴奏。父亲坐在她的旁边，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镜，手上拿着一叠乐谱，不时用它打着拍子。他欢迎他就像一个久别返家的儿子一样；他对他写的曲子简直赞不绝口，虽经沃尔夫冈抗议，还是把他的曲子摆在克里斯蒂安·巴赫之上。他的造访，对他女儿是一种莫大的幸福，因为若是他对她表示赞许的话，那她再一两个月就能登台。但他现在不想再待下去，虽说他的在场是非常必要的。他躲到隔壁的房间，沃尔夫冈瞥见路易丝的妹妹在抄写乐谱。

他在钢琴旁坐了下来，先是为这首花腔咏叹调伴奏。这首咏叹调比他记忆里的要糟得多、但是这个年轻姑娘的技巧却是令人惊奇的。他想起来，著名的德·阿米西斯也没有唱得比这更好。

“这都是您父亲教您的吗”他惊讶地问道。

路易丝莞尔一笑。“我父亲根本没有教过我。”

“可是说过，他训练过您。”她垂下头，一声不响。——“那有谁训练过您？”

“没有人。我进歌剧院不花钱，我注意听。”

“那您就喜欢唱了？”

“为此我可以不要性命！”

“您不要性命，为音乐还是为歌唱？”

“为歌唱！”她迅急地回答。“我也弹钢琴，可我不感兴趣。”

“您觉得这首咏叹调怎么样？”

“好极了！人们有多大的本事都能施展出来！”

“那其余的咏叹调呢？”

“我只是看了一遍，好像也都很美。”

“但您更喜欢这首？”

“对！没法相比！”

“这样！——呐，如果您觉得可以的话，我们试试这最后的一

首：Sposo mia vita ！”

当她唱完了，一时寂然无声。突然从隔壁房间响起来大声的呼叫。路易丝站了起来，向她妹妹那里走去；她回来时，面容苍白，连嘴唇也无血色。

“请您原谅，莫扎特先生！我们还要再试一遍吗？”

“您先休息一会儿，路易丝小姐——若是我可以这样称呼您的话！”

“我本来叫阿洛伊西亚，可这名字不好听！”

“这名字一定使人想起圣·阿洛伊修斯”。沃尔夫冈说。

“正因为这样！”她回答说。

“现在您再仔细地读一遍歌词！您懂意大利文吧？”

“当然！”

“那您设想自己完全处在朱尼娅的地位！如果可以问的话，您多大了？”

“十六岁！”

“呐，那让您设想一下，如果您的情人死了您该有什么样的感情，这也许要求得过分了！”他沉默不语，他希望通过她的面部表情能猜出她是不是曾经恋爱过。但是她看起来令人无法捉摸。——

“可我写这部歌剧时，年纪也不是很大嘛。一个十六岁的孩子知道什么是爱情呀！”

“那我再看一遍歌词。”她用手支撑住下颚，鼻子上面形成一条小小的垂直的褶皱，她的眼睛慢慢地滑过诗行。——沃尔夫冈一刻不停地盯住她，当她读完了并把目光移向他时，他得镇定下来，装做无动于衷的样子。

“莫扎特先生，如果您愿意的话，那我们开始！”

在路易丝身上发生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变化呵！他自己重又感

意大利文：我娶我的心肝儿！——译注

圣·阿洛伊修斯（1568—1591）；天主教青年信徒的主保圣人，因护理鼠疫病人受感染而死。——译注

受到的激情和兴奋都传到她的身上了。这不是一个还半大的姑娘唱的，而是一个可爱的女人。当她唱完了时，沃尔夫冈费好大气力才掩饰住他深深的惊异。可路易丝却十分平静，毫不感到拘束。——“这首咏叹调很美，”她说，“我认为它甚至比那首花腔咏叹调还要美。可尽管这样我更喜欢那一首！”

“非常尊贵的小姐，您怎么能这样说呢！”

“我当然很蠢，”她回答说，“可我不应该欺骗您嘛。”

韦伯先生这时走了进来。他听到了她们的谈话，骄傲得神采奕奕“呐，莫扎特先生，您觉得如何？”

“我惊奇之极！小姐现在可以登台，若是有人同他一道练习的话。我当然指的是歌唱。动作和表演的情况如何？”

“这她生时就一并带来了，”她的父亲说，“她从我这儿继承下来。当我第一次登台时——那是个什么角色来着？对！我唱的是埃齐奥！”

“是哈塞谱的？”

“对，是哈塞！”

“可您不是男低音吗，韦伯先生？”

“现在是，可开始时我是男高音。”

“一开始就唱埃齐奥？”

“当然，您感到惊奇？那时有好多人都感到惊奇，各方面的人都说经理发疯了。但是他知道他该怎么做。是呀，我要说什么来的？说得更确切些：当我第一次登台时，我根本就没有上过表演课。在第一次幕间休息时，同事都过来问我：喂，您在谁那里上的表演课？您的表情妙极了！——在谁那？我说，在牧师和律师那里！”

沃尔夫冈看了一下时钟，猛地一惊。“我得告辞了。有人在卡纳比希家等我。”

“您做了罗莎的老师，她的进步一定很快。”路易丝说。

“不久人们也要这样说您的！”

“您真的要教我？”

“若是您给我这种幸福的话。”

但这时韦伯先生插了进来。“莫扎特先生，这我们不能接受！我要说：我一无所所有！对此我毫不感到羞愧。除了我这颗诚实的德意志良心，我尊重的妻子和我的四个前途不可限量的女儿之外！我用什么付您的费用？”

沃尔夫冈真想回答说：用您的这个女儿！但是他没有说出来，而是讲：“用我可以去培养这个伟大的有才能的人的幸福！”

韦伯先生拥抱他，把他长时间紧紧箍在怀里，直到这个文弱的沃尔夫冈透不过气来，才放松开来。

“这样我接受您的慷慨之举！一个德国人对一个德国人！路易丝，给莫扎特先生一个吻！”

沃尔夫冈在她面前俯下身来，把额头倾向她，感到她的嘴唇的飞快地一吻，惬意极了。

“友好同盟已经建立！”韦伯先生喊道，“我若不是穷得一文不名的话，那我现在就要把一瓶火辣辣的莱茵酒灌倒喉咙里去！”

“尊敬的韦伯先生，”沃尔夫冈说，“我得走了！”他同路易丝告别。韦伯先生陪他到前厅。

“极为尊敬的莫扎特先生，不言而喻，抄写乐谱不需您付一个铜板！您带来的越多，我越感到光荣！”

“我非常感谢地接受您的美意。”沃尔夫冈说。

“哎呀，您不要把我的手握碎了，我弹钢琴够弱的了！”

当他走到大街上时，韦伯先生还在他身后喊道：“谱纸我也提供！”

这期间路易丝站在镜子面前，郑重而仔细地观察着自己。

沃尔夫冈那个住在美因茨旅馆里的荷兰学生前不久外出了几天，他告诉沃尔夫冈，他在基尔希海姆-博兰登拜见了奥拉尼公主。她自己有一个不错的小乐队，她唱得满说得过去。当他对她提到他在曼海姆的年轻老师时，她非常严厉地责备了他，因为他没有把沃尔夫冈一道带来。她还一直记得他九岁时在她哥哥的海牙

宫廷里演奏的情景，她很想再次见到他。他想再去基尔希海姆一次，那儿离曼海姆并不远。

我带路易丝去！沃尔夫冈马上想到，她已经能在任何一个音乐会上登台了。若是公主对她感到兴趣的话，那也许对她有好处，不管怎样有一两天的时间我能和她在一起。她的父亲大概要一道来，不过他并不碍事。

韦伯先生对沃尔夫冈的建议遗憾地不得不加以拒绝，因为他既付不出旅费，也付不出食宿费。对此沃尔夫冈回答说，这不成问题，公主肯定不是吝啬的人，会付出一笔像样的酬劳；路易丝小姐一定会像他本人一样得到八个金路易。即使公主显得小气的话，那他本人还在那儿嘛。他在曼海姆有一笔不算少的款项。可这笔钱只是选帝侯送给他的那只表，而那时他在曼海姆所负的债已远超出这只表的价值。虽说他还能指望谱写长笛作品得到二百古尔登，可眼下事情并没有什么进展；他写器乐作品感到吃力，他不喜欢器乐，对长笛就是这样。他得一再地强迫自己，他宁愿写一两首小提琴奏鸣曲，这他能写得很美。

一月底的一天，当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一辆非常漂亮的马车行驶在冻得坚硬的大地上，这里面坐着韦伯先生和他的女儿，还有萨尔茨堡的莫扎特先生。韦伯先生从年迈的男高音歌唱家拉夫那里借来了一件华丽的紫貂皮大衣，他穿上显得十分高贵。路易丝在他旁边给人一种有些寒酸的印象，沃尔夫冈像以往一样，穿戴得体，衣着入时。这是一个寒冷砭骨的早晨，到达第一个驿站时，韦伯先生就叫车停下，去喝了一杯潘趣酒暖暖身子。他一而再地重复这类事情，确也产生了预期的效果：他像朵红百合那样满脸通红，声明他现在非常暖和，于是睡了过去。当马车停在基尔希海姆的金鸡旅馆门前时，太阳已经西沉。沉睡的韦伯先生由于吃中饭才算醒了过来，这时他要立刻去拜见公主；但沃尔夫冈说服了他，这样做是不适宜的，得先把他们的谒见申请递到宫廷，在此期间他们在金鸡旅馆安顿下来。韦伯先生觉得沃尔夫冈是对的，庄重地声明，他根本无意取悦王公。他虽然知道得很清楚，这种做法十分

愚蠢，会给他的家庭带来损害，但他只能如此。他占用了一个最好的房间，然后到餐室继续悠闲地取暖。隔壁的房间有一架可供使用的钢琴。沃尔夫冈让人生上火，直到晚饭时间，他和路易丝一起把节目再练了一遍，节目除了《卢乔·西拉》中的咏叹调外，还有《安德洛墨达》那场戏的咏叹调以及《牧人王》中的几首咏叹调。她本来只是随便练练，可不久便激起了她对演唱的热情，竟成了一场美妙的音乐会。后来女店主来招呼吃晚饭。订了两只上好的鸡，烤得金黄，松脆可口，沃尔夫冈又要了金鸡旅馆酒窖中的上等好酒。韦伯先生满面红光，他说，像今天这样痛快好多年都没有过了。就是一向沉默寡言、严峻冷漠的路易丝也变得话多了起来。几杯好酒落肚，同路易丝在一起的幸福，使得沃尔夫冈飘飘然起来，讲了许多萨尔茨堡的笑话和恶作剧，但却避免对每个人加以挖苦嘲弄，而这一向是他的拿手好戏。路易丝听了有时捧腹大笑。但是不久她疲倦了，韦伯先生也说，路上累了，他要上床休息，父女俩回到自己的房间。

沃尔夫冈还不累，决定再工作一会儿。他回到房间，拿了些谱纸。隔壁房门前摆着路易丝的一双精致的鞋，下面这时还有几个客人，他们正开始打牌。沃尔夫冈没有办法，只有凑到他们跟前，与他们共用惟一的一盏灯。但这对他没有什么影响，一当他开始工作，那他对周围世界便熟视无睹，充耳不闻。今天早晨，他登上驿车时，想到了一个主题，他要用这个主题写一首新的小提琴奏鸣曲。它是那样的欢快，充满着骑士般的勇气，能在自己所爱的人身边待上一两天，这个思想完全占据了他的心灵。他写下了他的主题，这是降E大调，不可能用另一个调性。紧靠他身边，桌子上的纸牌声劈啪作响，中间混杂着通常必然有的叫骂，沃尔夫冈就在这种情况下写了第一乐章。一个小时之后他完成了，深深地呼了一口气，把笔放在一旁。随后他回到自己的房间，可他感到还毫无睡意。他打开了窗户。这是一个澄明的冬夜。他穿上皮衣，走到了马路上。路易丝房间的窗户昏黑，她一定早就沉入睡乡。沿着一条白杨树林荫大道，他不久就来到了郊外，那是在星光照耀下的一

片广阔的平原中间。他继续步行，这时另一个旋律袭上脑际。这个旋律有着和他同样的节奏，安详，怡然。它不快乐，也不悲哀；它听起来根本不像出自一个人的心灵，而是来自人世之外，超然人世之上。正当这旋律在沃尔夫冈的灵魂中作响时，他仿佛觉得听到了命运之歌，它把他掌握在手中，沉着地领他走上它为他指定的道路。

他重新回到金鸡旅馆，已是午夜的时分了。最后一批客人刚走，餐室里一片昏黑。沃尔夫冈回到自己的房间。虽然寒气逼人，但他由于热情而浑身发烧。他方才找到并写下来的是一首回旋曲式的短小的行板，它与他以前所创作的全然不同。他知道，要漫长的时间他才能找到与此类似的东西。他极为疲惫地躺在床上，路易丝就在他的近旁，只有一板之隔，这种甜蜜的感情一瞬间又主宰了他。随后他入睡了。

翌日清晨，他愉快地醒了过来。一顿可口的早点。随后不久，宫廷乐队首席罗特费舍尔出现了，他带着公主的问候，邀请参加宫廷的正式宴会，下午同他的主人一道喝茶，随后在音乐会上演出，免去一切礼节；在基尔希海姆，除了星期天，每天晚上都有宫廷音乐会。节目立即确定下来，沃尔夫冈选择了一首钢琴协奏曲，乐队部分极需一次排练方行；路易丝选择了安德洛墨达那段咏叹调和《卢乔·西拉》中的花腔咏叹调。

“韦伯先生唱什么呢？”罗特费舍尔先生问道。

韦伯先生声称，正巧他今天的情绪不佳，可他还是愿意准备朗诵点什么，按着他的心境自然是悲剧了。他的这项建议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沃尔夫冈和路易丝同罗特费舍尔一道去排练，韦伯先生说，他要利用到中饭这段时间去研究农业和林业经济，因为作为一个年长的管理官员他对此特别有兴趣。沃尔夫冈询问地望着路易丝，可她避开了他的目光。

下午，沃尔夫冈和他的朋友受到了公主的接见，这是一位上了岁数的胖胖的女人，和蔼可亲。他在介绍了韦伯父女和入座之后，很自然就先是提及昔日的情景，那时莫扎特先生还是一位神童，在

海牙病得十分厉害，几乎一命呜呼。

“上天慈悲呵！”公主说，“真要发生不幸那我一辈子都不会心安，因为您们全家来荷兰是我的过错。您现在当然想不起来我那时去看望您的情形了。您已经脱离了危险，可还不许人进入。我走进病室时，您躺在小床上，又小又瘦，面容憔悴；可在您的床前横放着一块小板，用瘦削、苍白的小手在写一首乐曲！是什么来着？一首女高音咏叹调，这是沃尔夫冈先生特地为我写的，因为有人告诉他，我也能嚎那么几句！”一两滴泪水滚下她的面颊；她把手伸给沃尔夫冈，他吻了吻它。

韦伯先生大声地擤了擤鼻子。——“我把这首咏叹调看做是一件圣物，”公主继续说道，“如果这位小姐有兴趣，随后她可以唱给我们听听。”

“这首咏叹调的歌词是什么？”沃尔夫冈问道。

“是从梅塔斯塔西奥写的《阿尔塔色斯》中选的，歌词是这样的：Conserva-ti fedele！保持忠诚！呐，莫扎特先生，我对您保持了忠诚！当德·拉·鲍特里先生来到我这儿，告诉我您在曼海姆时，我虽然这么胖，高兴得真的跳了起来，我说道：沃尔夫冈！您这个家伙，为什么不把他带来！”

在喝茶期间，沃尔夫冈谈了他这十一年的情况，谈到了他现在的目标。韦伯父女通过询问也得到了赞扬。随后公主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用鲜绿的绸缎包起来的本子，里面只有一两页出自孩子之手的乐谱。沃尔夫冈拿了过来，面含微笑地一览而过。

“呐，这真够令人羞愧的了。”他说，“路易丝小姐，请您先看一遍歌词！——你要保持忠诚！要想到，我留了下来，并且十分痛苦！你至少有时要想到我！”——他意味深长地看着她。

他弹了引子，随后路易丝的美丽而柔婉的女高音插了进来。虽然乐句幼稚、简单，可听到它人们会想到这是出自一位未来的大师之手。

“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沃尔夫冈说，“我那时也为殿下写了小提琴奏鸣曲！”

“对，莫扎特为生！一次就写了六首！遗憾的是我把它们留在海牙了。可这儿还有点别的：七首钢琴变奏曲，是根据我们的荷兰国歌《威廉·万·拿骚》写的。您有兴趣吗？”

“那就拿来吧！”沃尔夫冈笑了起来，“这不用很长时间的！”他弹起了这部作品，并愉快地觉察出，他在那时业已超出了流行的变奏曲的模式，竭力使每一首变奏曲在主题上有不同的特性。“呐，现在够了！”他说，“否则这个小沃尔夫冈成了大沃尔夫冈的有力的竞争者了。”

“现在也是时候了，我们该到音乐厅那儿去，”公主说，“我们的听众一定早就不耐烦了！”

“听众？”沃尔夫冈问。

“是啊，谁愿意来，谁就可以来。”

翌日是一个星期天，沃尔夫冈想约韦伯父女一道去做弥撒。但是韦伯先生却说，他昨天腰痛得厉害，最好是躺在床上，直到中饭时分。沃尔夫冈为这位女巫祝福，她使韦伯先触了霉头，他同路易丝单独去位于新教市集小镇外面的天主教教堂。路易丝穿了一件朴素的黑色衣服，这与她的温柔俏丽十分相配。她走在沃尔夫冈身旁，一言不发，目光低垂；他问她点什么，她愉快地回答，但很短。沃尔夫冈在想，她是在准备做祷告，于是也沉默不语。从她在教堂的举止，他立刻看出来，做弥撒一定是她的一个老习惯。古斯特尔·温德林小姐看来不是这样熟悉！他想，但是这个天使却真的信教！

祷告结束之后，沃尔夫冈建议散一会几步，由于路滑，他把胳膊让路易丝挽住。他们并肩地走了一段，两人都默不做声。

“莫扎特先生，”她终于开口说，“您不能使我离开曼海姆吗？”

“我怎么能做到这点呢？”

这是文字游戏，腰痛这个字的德文Hexenschu，它由Hexe有和Schu构成，Hexe的字义是女巫。——译注

“这我不知道。”

“您为什么要离开曼海姆呢？”

“因为我要在歌唱上有所成就！您走了，那我就又没有人了，只能依靠自己。”

“那您认为，您能否与我一道去巴黎呢？”

他的心直跳到喉咙。

她避而不答。“您看，莫扎特先生，自从您和我一起工作，在一两个星期里我的进步比从前一两年都大。若是您再走了，该会怎么样呢？”

“若是拉夫先生教您呢？”

“拉夫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歌唱家，或者至少他从前是，但是他缺少舞台才能。”

“说得对”。沃尔夫冈承认道。

“我现在需要的是像您这样一个人，是一个不仅懂得音乐，也懂得歌唱的人，而且也了解戏剧、动作和舞台。”

“若是我能带您一道去，最尊贵的小姐，巴黎会对您有帮助吗？您一点也不会说法语！”

“可在巴黎也有一座意大利歌剧院呀！”

“这个时候它完全靠边了，没有人对它感到兴趣。”

“您一定要去巴黎？”

“当然啰！已经同温德林先生商定了。”

“温德林先生与您有什么相干呢？”

“我的父亲也要我去巴黎”

“您不是已经成年了吗？”

“当然了，但我的父亲是我最好最敬重的朋友；再说他对这个世界的了解胜过我千百倍。”

“您的父亲要求您一定去巴黎吗？”

“他要求我去谋一个职位，做一个乐长，做宫廷的作曲家，或者通过举办音乐会、教课和其他事情去赚钱。”

“难道只有在巴黎才能做到吗？”

“当然不是！但是谁要是认识了巴黎就不同了，温德林先生说，一个音乐家，特别是一个歌剧作曲家，若想飞快地赢得名望，那巴黎是惟一的地方。我对谱写歌剧寄予最大的希望！”

“您为法国歌剧谱过曲子吗？”

“没有。”

“谱过几部意大利的呢？”

“六部！”

“您用意大利歌剧来取得成功不是更好吗？”

“在巴黎不行！”

“若是在意大利呢？”

“在意大利？”他一时无言可对。

“您懂意大利语，”路易丝继续说下去，“甚至说得很好。您已经写了六部意大利歌剧。您再去意大利不是更明智吗？您的《卢乔·西拉》中有许多美妙的东西！我可以肯定，您在意大利歌剧舞台上更容易站稳脚跟！”

“那您准备怎样，路易丝小姐？”

“我可以一起去！我的父亲会陪我！他爱我超乎一切，在曼海姆他没有什么事情好干，可怜的爸爸。我演唱，我肯定不会给您带来损害的！”

“尊贵的小姐，这个想法我感到太突然了——”

“同父亲和我一道旅行您感到不舒服吗？他是有些怪习惯——”

“怎能这样说呢，”沃尔夫冈道，“在曼海姆都是好人啊，像您的父亲，心地是那么善良！”

“那么是同我一起旅行令您感到不快了？”

“同您？”他把她的胳膊紧紧拉向自己。他们一声不响地继续走下去。

“呐，我心里所想的，都已经告诉了您。”她终于开口说道

“谢谢您对我的信任！我们还有一两天待在一起。我要好好考虑一下！”

回到自己房间之后，沃尔夫冈把房门关上。透过薄薄的墙壁他听到路易丝迅急地来回走动。现在她唱了起来，是一个花腔华彩段；为了让她在公主面前充分显示她那令人惊叹的歌喉，这是他特地根据克里斯蒂安·巴赫的咏叹调为她写成的。一种悲戚的感情袭上心头，可沃尔夫冈本人不知是因为什么。华彩段在长长的颤音中结束了，克里斯蒂安·巴赫的旋律又响了起来，这旋律在她那温柔甜蜜的歌声里使沃尔夫冈入迷，它是那样美妙那样深沉，直到结束。谁能唱得这样，他在想，那谁一定是善良的，高贵的！

韦伯先生兴高采烈、精神抖擞地来吃中饭，当沃尔夫冈问他痛得是否还厉害时，他怔住了。痛？——啊，是这样呵！不痛了！——是呵！还有一点痛！休息是医治腰痛的行之有效的最好方法。这次在饭桌上韦伯先生几乎独自一人高谈阔论，滔滔不绝。路易丝利用下午的时间练唱，韦伯先生继续他的静卧疗养。沃尔夫冈试图写他的长笛协奏曲，但进行得不顺利。他的思想总是在围着路易丝和她的建议——放弃巴黎，同她一道去意大利——打转。他考虑得越长久，就觉得这个建议越有道理。他决定，找机会同韦伯先生就此事平静而理智地谈谈。当他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时，他的工作突然地也变得顺利了。在写他的长笛协奏曲的最后乐章时，他想到了一个亲切可爱的小步舞曲的主题，到傍晚时他满意地放下了笔。答应写的两部长笛协奏曲中的头一部已经完成。

吃饭时为了避开拥挤的饭厅，就在韦伯先生的房间里用餐。饭后不久路易丝就道了晚安退了出去。沃尔夫冈问韦伯先生，如果他们在一起喝一小杯潘趣酒他是否感到愉快？韦伯先生对此回答说，他不仅感到愉快，而且，为了巩固他白天用休息疗法医治腰痛所取得的良好效果这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他要请莫扎特先生。莫扎特先生无论如何不愿意接受，而要请韦伯先生，韦伯先生一再提出抗议，但他还是同意了。

“我亲爱的莫扎特先生，您根本不能想像，”韦伯先生说，“像我这样一个习惯于繁重工作的人，一整天什么事不做简直无法忍受。我的舞台工作局限在提词隐蔽室，从那以后，我才知道每一场演出

的主要力量是提词人！每个演员演的或唱的是他自己的角色，可是提词人却必须扮演全部角色！是项多么困难的工作！您对此能想像得到吗？”

沃尔夫冈对这个问题只能回答说无法想像。“我想到了！”韦伯先生说。“没有人做到这点！直到命运把我放在这项任务之前，我本人也没有做到，若是我早就认识到它的棘手，那我不是加以拒绝，就只能疑虑重重地接受过来；请您考虑考虑这样的情况：像我刚才说的，提词人得扮演全部角色——。”

“扮演？”沃尔夫冈问道。

“扮演！肯定是扮演！至少我这样做！我不仅仅是说，而且带着表情去做！用这种方式我给演员一种更强烈的印象，这要比单纯提词深刻得多了。演员不仅听到我说的，他也能从我脸上的表情读出来！若是人们考虑到，提词只能是轻轻的，它很容易在舞台上的大声说话或者喊叫中消失，那就会理解，提词人的带有表情的表演技巧是多么必要和不可缺少。一个像我这样生性活泼的人，关在狭小的提词室里，四肢不能动弹！当我看到一个平庸的歌唱家或者演员站在我的面前，像个木偶一样的，别说我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了！我会因为不耐烦而想蹦想跳，我真想从我的那个匣子里冲到舞台上，大声喊道：喂，你这个家伙，要这样做！——噢，这是一种困难的职业！大概是整个戏剧事业中最困难的了！——我必须强调抄谱工作也是同样的困难！这是一种了不起的负责精神！抄写得精美，谱面安排得匀称，都会带来一种愉快，激发演奏者全力以赴。一份抄写得错误百出的乐谱对整部作品是一种灾难！我说的对吗？”

“这没有什么可以怀疑。”沃尔夫冈说。

“但有什么用呢，”韦伯先生说，“像提词人一样，责任重大，可无人承认！有谁问起提词人呢？有谁问起抄谱人呢？没有一个人！”

女侍者拿来一瓶冒着泡沫的波列酒和三只杯子，随后走掉了。

“正因为如此，”韦伯先生说，这期间沃尔夫冈把酒杯斟满，“正

因为如此，我才挑选了这两项职业！正因为没有人问起！我生来是一个殉道者！祝您健康，莫扎特先生！”

“我们要不要给路易丝小姐来杯酒？”沃尔夫冈问。

“您真是个好男人莫扎特先生！”他站了起来，敲了路易丝的房间，向里面看了看。“莫扎特先生，您自己给她端来！这个孩子像天使一样躺在小床上！”

沃尔夫冈拿着杯子进入路易丝的房间。她惊奇地望着他，她戴着一顶小睡帽，这使她的面庞俏丽可爱。随后她嫣然一笑，示意他到跟前来，拿起酒杯，并把手伸给他，他庄重地吻了她那温柔的手指。之后他又靠在韦伯先生身旁坐了下来。

“生来是一个殉道者！”韦伯先生说。“一个德国人承担着命运，并不抱怨。我也不抱怨。但是我可以给您一些提示的字眼——第一类悲剧：神职人员！——光辉的首相演说——祈祷——年青貌美少女在忏悔室——可怕的自白——忏悔的秘密泄露了——同这个年轻貌美少女的丈夫决斗——射杀——逃亡！——第二类悲剧：军官——战争——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反对弗里岑——战役——通过我而得到胜利，可这是由于违反了命令——降级！第三类悲剧：法学家——”

“上帝呵，”沃尔夫冈说，“这么快我可跟不上！”

“您喝上一大口酒！”韦伯先生说，“这不仅是医治腰痛，而且也能医治操纵我们穷苦人命运的那些魑魅。干杯，莫扎特先生！潘趣酒好极了！为巴黎的愉快之行干杯！”他长长地饮了一口。“尽管——不，我要保持沉默，我不想把猜疑的毒液滴进您那年青的尚未堕落的心里去！”——沃尔夫冈惊愕地望着韦伯先生。——“可是——当我看到您坐在这里，那样天真，那样轻信时，我对自己说：把这一切说出来不就是我的该死的义务和责任吗？”

“最敬重的韦伯先生，我正要请您一谈！”

“您要同温德林先生一道旅行。”

“是他本人请我的！”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了在巴黎能对我有帮助！”

“噢，您这个好心人！因为他的音乐会需要一个钢琴演奏家！因为他找不到一个能比您更好的人！因为您，据我所知，对此没有提出任何要求！”

“当然没有！我非常感谢温德林先生对我的友好款待！”

“也许正是因此之故！”韦伯先生喊了起来，“这点可怜的饭费不会使他变穷！可您为此给他写了长笛协奏曲，为他的妻子和女儿写了最优美的咏叹调。我想，您不欠他什么了。但是关于巴黎嘛，温德林先生想的只是为了自己！他关怀您，那是为了有利于自己！当他不再需要您时，他会直接了当地把您甩掉！莫扎特先生！一个人，他把自己的女儿都——算了，您知道的很清楚。我不是那种喜欢招摇过市的人。但是我要告诉您，莫扎特先生！我也有一个女儿！我甚至有四个女儿——其中有两个还是孩子。但是我的一个女儿，她漂亮，长得秀丽，很有天赋，她将来会在德国艺术上给韦伯这个姓氏带来声誉。在曼海姆，他们要我这个女儿所做的和那时他们要古斯特尔小姐所做的一样，只是有一个最大的不同之处：她的父亲不是温德林，而是韦伯！”

“上帝呵，”沃尔夫冈喊道，“您谈的是路易丝小姐？”

“我谈的是就在身边的天使，”韦伯先生压低了声音说，“她的名字叫路易丝，或者本来叫阿洛伊西亚，可这关系不大。”

“有人打路易丝小姐的主意？”

“莫扎特先生，别这么大声！让我们靠得近一些！是的，有人打她的主意，地位很高的人！要她做情妇！是情妇！一个多美的字眼！但是在我们的德国男人中间它有一个恰当的名字！有人要把她变成娼妓，我的路易丝！”他用双手遮住脸，抽泣起来。

沃尔夫冈极为震惊。肯定这就是路易丝要离开曼海姆的主要原因！她羞于把事情说出来，这个可爱的天使！

韦伯先生擤了擤鼻子，从鼻翼里发出很响的声音。随后他倒了满满一杯酒，一饮而尽。“您看，莫扎特先生，正是为此，尽快地离开曼海姆成了我的最迫切的愿望。我现在还活着，只要我活着，

我就不许任何人动我的孩子！但是我会死的，明天！今天！就在这一瞬间！以后怎么办呢？”

沃尔夫冈真想以提出求婚作为对这番话的回答。但是他想到，他的父亲会对此说些什么，相信看到的一定是一幅绝望的面孔，于是把说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我知道路易丝小姐想离开曼海姆，”他终于说道，“当然真正的原因我没有想到！我一整天都在考虑，看怎么做才好——。”

“莫扎特先生，您真是一个高贵善良的人！”

“路易丝小姐在想，我们三个人一道去意大利。”

“我那好孩子跟您谈起这件事了？您认为如何？”

沃尔夫冈对他说，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他并没有和温德林捆在一起，也不是非去巴黎不可。重要的是他要赚到钱，还清他父亲为他负下的债务。若是他能找到一个好的职位，并有机会去写和上演歌剧，那是最好不过的了。能否在巴黎达到这个目的，这很难说，和在任何其他地方一样。

“那就让我们一道去意大利！”韦伯先生喊道。“您知道得很清楚，路易丝不会对您有任何损害！她的可怜的父亲不会只像一个女人或者死要面子的男人那样成为您的累赘！我对这整个世界认识得十分清楚，到处都有好朋友和熟人。在举办音乐会时我对您会大有帮助，所有那些具体的事情我都承担下来！我看不出有什么妨碍您这样去做！”

“我最尊贵的韦伯先生，若是这个诱人的美梦能成为现实的话，那我会高兴得发疯的！路易丝小姐的幸福比我本人的更使我关心——”

“，您这位高贵的人！”

“我爱您，尊敬您，几乎像对我自己的父亲一样！但恰恰是我的父亲，他会对此说些什么，我不知道！您看，韦伯先生，我父亲的话对我还一直是最高的法律。我知道，大多数年轻人今天都不这样想，可我现在还依然如此。”

“到我身边来！”韦伯先生喊道，他拥抱着沃尔夫冈。“您的这

种思想在我的眼里比您的所有才能更令我尊敬！是呵，让您那善良高贵的父亲来决定吧！您给他写信！告诉他您要予以帮助的一个背运的德国艺术同行所处的境况！我肯定，他会同意的！为此让我们干一杯！噢，多么扫兴！一滴也没有了！”

沃尔夫冈要了第二瓶酒。直到深夜，这两个人还坐在一起，制定未来的计划；对于沃尔夫冈说来，这些计划的最终结果是他站在头戴新娘花冠的路易丝身旁，后面跟着由于激动而啜泣的韦伯先生，在婚礼钟声的陪伴下进入教堂。午夜早已过去了，这时韦伯先生开始谈起了第三类、第四类、第五类和第六类悲剧。沃尔夫冈是什么时候上床的，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随后的几天对沃尔夫冈说来是幸福生活的预演，若是路易丝的计划，现在也成了他本人的计划实现的话，那肯定会是这样的。从清晨到傍晚他同他所爱的人在一起，帮助她练唱，成了她连续三天在宫廷音乐会上取得成功的幸福的见证人；与此同时，他本人一再地退后，为了使他的路易丝显得更加光彩夺目。辞别时照例有馈赠，虽不像沃尔夫冈预言的那么多，但也够顺路去沃尔姆斯一行的了，韦伯先生的表兄是教堂的主教。当然沃尔夫冈坚持承担这次旅费的一半而不只是三分之一。路易丝的巨大才能由于每天都长时间地同他在一起而得到飞快的发展。在沃尔姆斯的最后那个晚上，韦伯先生在饮下一杯高贵的莱茵酒之后，当着他的表兄，称赞沃尔夫冈是太阳，在它的充满活力的影响之下，他的那朵小花才真正地绽放开来。沃尔夫冈徒劳地表示异议，但他得承认，韦伯先生说的完全正确。他也相信，在这段日子里他和路易丝更接近了。她显得完全信赖他的友谊。但目前他不可能期待更多的东西。

分 离

重又返回曼海姆，沃尔夫冈向他的母亲表示，在这些日子里，通过与韦伯先生相比较，他认清了温德林先生的为人是何等的卑劣，尽管他的外表装得是何等的正直和老诚。他向她承认，她对一道去巴黎旅行感到的疑虑完全正确，并要放弃这项计划。莫扎特夫人先是高兴极了。但是当沃尔夫冈随后提出了他的新计划，这位善良的女人开始觉察到，为什么他突然对温德林先生如此深恶痛绝了。

“把这一切写给你父亲，”她说，“我不能给你出什么主意”

于是沃尔夫冈坐了下来，把他的新计划写信告诉父亲。他叙述了基尔希海姆之行，详详细细地谈到路易丝和她的歌唱，称赞韦伯先生是一个受尊敬的人，虔信宗教，是个善良的天主教徒，描述了如果他同这家人去意大利旅行会取得什么样的成功。

他对温德林先生说明，他收到家里的来信，他们要他暂时不去巴黎，同时把他的全部自由时间都花在韦伯家里。

终于莱奥波德·莫扎特的答复到了，等得好不心焦呵。这封信写得忧心忡忡，充满了严厉的责斥。“你的建议，”信中写道，“同韦伯先生，还有他的两个女儿一道旅行，差点使我失去理智！你的信写得简直像一篇小说。难道你真的决心与陌生人一道去闯荡世界，置你的名誉、你衰老的双亲、你可爱的姐姐于脑后，使我成为大主教和整个城市的笑柄？——我的儿子！你还在儿童时就在世上为自己赢得了荣誉和尊敬。现在完全取决于你了，或者你借助慈悲的上帝赋予你的才能逐渐博得崇高的声望而成为一个音乐家，或者你作为著名的乐长完结自己一个基督教徒的一生而给后世留传下你的名字，或者你要被一个女人囚在一间小屋子里，草垫上是

些嗷嗷待哺的婴儿，就这样终生潦倒。到巴黎去！赶快去！同那些大人物在一起！Aut caesar, aut nihie！ 一个有伟大才能的人的声誉和名字从巴黎传向整个世界！当你在巴黎赢得了声誉和金钱，然后你就能去意大利，在那儿得到机会谱写歌剧，随后你也能够去帮助韦伯小姐。——妈妈要同你一起去巴黎！你不同温德林和拉姆一道同行，这很好。这好像是，慈悲的上帝通过一次难以理解的迷恋而使你同这一类人分离开来。我们千百遍亲吻你们两人，年老可靠的父亲和丈夫莫扎特。”

沃尔夫冈读了这厚厚的来信，心里别扭极了。随后他到韦伯家，告诉路易丝，他父亲都写了些什么。那个美妙的旅行计划告吹了。她看到他的嘴在抖动，把他的一只手放到她的双手中间，抚摩着它。这时他失去了镇静，把她拥到怀里，吻她，泪水涌了出来，他一再地吻她。她先是任他所为，可随后她温柔地抗拒，把他摆脱开来。

“沃尔夫冈先生，您不可以吻我！我们彼此之间还只是好朋友！”

“噢，路易丝！您不仅是我的好朋友！远不是这样！我爱您！我不能同您分开！”

“能够的！亲爱的沃尔夫冈先生！您能够的，您必须这样做！这是惟一可行的！您到巴黎去！您的父亲懂得人情世故，比我们俩强上一百倍，——而我的父亲是无法比的。当然事情关系到我，那他也是对。现在我到意大利，肯定还太早了些。一年以后，如果您还能想起我——”

“亲爱的路易丝！”他又要把她拉到怀里，但是她摆脱开了

“那意大利我们还是能去的！”

“路易丝小姐，您还能想到我吗？”

拉丁语：要么是凯撒，要么什么也不是！意思近于中文的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译注

“您给了我很多！就是我想忘记您，我也不能够呵！”

“我只是您的一个好朋友和老师？”

“这难道还不够多吗？”

“对我来说还不够！路易丝，您回答我！”

“沃尔夫冈先生，您知道，我父亲怎样对我说过，我应当吻您一下吗？那时您把额头俯向我，这使我非常喜欢您！”她用双手捧住他的头，吻了他的前额。随后她把他的头放开，望着他的眼睛。——“我非常喜欢您，沃尔夫冈先生！这是不是爱情呢？我们两人还这样年轻！一年以后，一切都能找到的！”

他痛苦地望着她，随后他拿起她的手，弯下身来。“路易丝，我必须问问您！您的父亲前不久暗示说，您在这儿会受到追逐！”

“追逐？”

“被一个男人，求婚！”

她摇摇头。“好心的爸爸有时净说些不负责任的话。”

“不是这样？”

“真的不是！”

“我能够完全放心吗？”

“完全，绝对！”

他吻了吻她的手，长时间的，庄重的。

“沃尔夫冈先生！”

“什么？”

“我有一个请求！如果您能为我写一首咏叹调，光为我一个人，那我会非常快乐的！”

“这我早就想到了！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歌词。可我昨天找到了！在梅塔斯塔西奥的《奥林匹克竞技会》里！”

“就是克里斯蒂安·巴赫把它写成优美的音乐的那篇？”

“对，就是它！您记得第三幕中的那一段吧，就是国王克莱斯腾斯把亲生儿子判处死刑，父亲没有认出儿子，儿子也不认识父亲，——可国王感到震惊，一种奇妙的柔情袭上他的心头，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对这个年轻人的怜悯不可能是惟一的原

因！”

“那么您对我怜悯？”

“最亲爱的路易丝，当我第一次到您那儿，见到您，听到您的歌声，您有了不起的才能，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是啊，我对您怜悯！但同时在我心里一种感情油然而生，这不是怜悯，也许能够说：Non s'ò d'ònde viene！我不知道，这种感情来自何处！——好的！这首咏叹调属于您，完全属于您！”

莫扎特夫人耽心沃尔夫冈会违背他父亲的意愿。但她感到惊奇的是他非常镇静。他写信告诉父亲，他跟他唱反调和吻他鼻子尖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当然他不因此而失去对他的敬畏，对他的爱和服从。他也看到，他的父亲是完全正确的，就是在谈到韦伯小姐时也是对的，他是一个听话的儿子，服从父亲的命令。现在的问题不是沃尔夫冈而是他的母亲，她本人虽然执意要陪同沃尔夫冈前行，可对启程却总是犹豫不决。突然间她对这个陌生的国家、陌生的语言感到恐惧，离她的丈夫和故土越来越遥远使她心悸。尽管天气已适于旅行，她还是决定等到三月中旬再动身。这样至少还有一两个星期。沃尔夫冈当然并不反对，反正他有好多工作可做。他在准备一场在卡纳比希家举行的告别音乐会，要把一首小提琴协奏曲写完，这首乐曲的慢乐章是他迄今为止写得最美的。但首要的是他为路易丝写的那首咏叹调，他虽然很快就谱完了，但现在要精心地修改润饰。梦幻般的迷恋，甜蜜的痛苦，充满预感的忧虑，这一切编织成一幅感人的灵魂的图画。沃尔夫冈结束了这首咏叹调，把它带给路易丝。她要立刻试唱，但是他阻止了她。

“您一个人单独时唱，路易丝！明天我还来，那时您唱给我听！”

当这位可爱的姑娘开始唱这首把他和她紧紧地联在一起的歌曲时，开头他一再为分离的痛苦所主宰，而随后他的音乐所具有的那种瑰丽、优美和信赖感占了上风，他用这首咏叹调把所爱的人同自己联结在一起，永不分离。

启程前两天，在卡纳比希家举行了告别音乐会。罗莎·卡纳比

希、路易丝·韦伯和特蕾泽·塞拉利尤斯演奏了沃尔夫冈为三架钢琴写的协奏曲，这是他在去年为洛德隆伯爵夫人和她的两个女儿写的一部作品。其他的节目都是新的，是在曼海姆创作的。最后，路易丝第一次在乐队伴奏下演唱了他的新的咏叹调。人们还从未听到过这样美的音乐。那些十几年一直在乐队里磨练的乐师们热泪盈眶。人们还从没有这样强烈地感受过，曼海姆失去沃尔夫冈的损失竟是如此之巨大。

翌日下午他去同韦伯一家告别。韦伯先生撰写了一篇短小的发言稿，他开始讲时十分镇静，用稍许幽默的口吻，但由于感动却不能终篇。随后他递给沃尔夫冈一部莫里哀的作品，这是他从自己的小型藏书中取出来的。他抽泣地请他接受这份用以表达他的永远铭谢之意的薄礼。这时韦伯夫人也大声啜泣起来，二女儿康斯坦策突然喊叫起来，小索菲饶有兴趣地观望了一两秒钟，随后用嘶哑的嗓音加了进去。韦伯先生把他的妻子、不动声色的约瑟法和她的两个哭嚎着的姐妹从房间驱了出去。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只有沃尔夫冈和路易丝了。“Conserva-ti fedele！”他说。做为回答，她第一次把她的嘴唇送给他吻。

三月十四日，在晨光熹微中，莫扎特母子乘坐自己的旅行车向西方驶去。可怜的莫扎特夫人在告别时完全失去了自持，忧虑和疲乏袭倒了她，她倚着柔软的靠垫沉入睡乡。

希望和失望

两匹羸弱的老马曳着这辆旅行车在慢慢地向西爬行。九天的时光已经过去了。雨在鞭挞着车窗，风透过车门的缝隙吹了进来。母子两人，把棉被直盖到脖颈，两脚包在陈旧的干草袋里，他们并排而坐，等待着这次旅行的结束。莫扎特夫人极度地忧郁，她无法从中摆脱开来。就是沃尔夫冈也感到惆怅，沿途都停留在一些恶劣的、昂贵的旅舍里，这使两人的思乡之情和不快之感更加强烈。

第十天的清晨，当母子二人在倾盆大雨之中重新登上停在旅舍前的马车时，车夫说，下午就到巴黎了。说话的同时，他亲切地观察着这辆漂亮的马车，再过几个小时它就属于他个人所有了。

“沃尔夫冈，”莫扎特夫人说，“我们一定得卖掉这辆车？”

“当然得卖掉！否则的话，我们的钱只够一两天用！”

“没有其他的办法了？我感到害怕，沃尔夫冈！”

“怕什么，亲爱的妈妈？”

“我怕再也出不了巴黎啦。这辆车是最后的联系，同你父亲，同萨尔茨堡！”

“亲爱的好妈妈！还有驿车嘛！”

母亲沉默不语，用手遮住脸，轻声地哭泣起来。

中午时分，远方出现了巴黎的塔楼。一个钟头之后，马车停在一幢阴沉狭窄的房子前面。车夫从赶车的座位上下来，卸下了行李，又检查了一下车辆两侧的地方，看是不是落下什么东西；沃尔夫冈帮助母亲下了马车。

很快同车夫结算完毕，此人又重新坐回自己的位置，甩了一两声响鞭，驶去了。——沃尔夫冈突然对母亲的泪水感到不安。但是他没有流露出来，领着她进入房内。

翌日，沃尔夫冈毫不迟疑地去拜访格林男爵，他现在住在女友埃皮娜夫人那里。若是沃尔夫冈想在此人身上重新寻找理解自己的朋友，那他就算落空了。

格林直截了当地，但同时却以一种令人不快的客套清楚地向沃尔夫冈表明，十四年前的成功现在毫无可能那么容易再现了。

“遗憾呐！”他稍许提高声音叹了口气。

“为什么‘遗憾’？”沃尔夫冈反问。

“因为我们的阿玛德先生已不再是八岁的神童。我们没有什么可掩饰的了，”他的亲昵的语气近于放肆，他补充说，“归终说来，您当时成功的主要原因是您是个神童。”

沃尔夫冈忍住火气没有回答。在最近一封信里父亲极为严肃地告诫他要忍耐。现在他顺从地由格林领进客厅，去同埃皮娜夫人谈些无聊的事情。在这儿，他特别清楚自己是处在一个十分陌生的社交圈子里。格林用许多不知所云的词儿试图使他理解，在巴黎，人们对一个人写的音乐本身不那么感兴趣，而主要是热衷于这种音乐在社会上引起的争论。因此，格林当然也参加了眼下在巴黎进行的一场争论，其一方是皮钦尼，另一方是格鲁克。这不是两个作曲家本人之间的争论，他们俩是好朋友！——不，这场在社会上进行的争论，是为了从中取乐！

沃尔夫冈脑子里对此很少留意。他所想的是使自己的歌剧创作计划有所进展，他征询格林的意见。格林只是笑，还有一个名叫勒格罗的先生也笑了起来，此人刚被仆人领进客厅。

“上帝！”勒格罗先生喊道，“我没法想像，一个新的歌剧作家现在怎么还能在皮钦尼和格鲁克之间找到一席之地。除非他有更多的天才！”

“可不这正是听众口味的一个可悲的标志吗？”沃尔夫冈说。勒格罗微微一笑，耸了耸肩膀：“亲爱的，我们巴黎人需要的是哄动。”突然他饶有兴趣地望着沃尔夫冈：“我想起来了！去准确地模仿任何一个作曲家，没有人能看出其中的差异，这对您来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吗？”

“这太容易了。但我根本就没有这样想过，对我说来，模仿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从老早开始我就只写我自己的音乐。”

“可是莫扎特，”格林喊道，“您得首先登台露面！然后您才能搞您自己的音乐。您想登台露面可只有通过皮钦尼或者格鲁克。”

“我感到遗憾，”沃尔夫冈回答，“但是我不准备妥协。”

勒格罗傲慢地微然一笑，又重新开始讲下去：“我亲爱的莫扎特先生，这是出于好意……”他一直讲个不停，直到沃尔夫冈耳朵都听腻了。

终于谈到了实际的问题，沃尔夫冈最少得赚多少钱才能维持每日的生活，他们向他介绍了几个上流社会的学生，报酬优厚。勒格罗好心地把他的钢琴提供给沃尔夫冈使用，这样简单而又愉快地解决了一个重要问题。

翌日清晨沃尔夫冈就到勒格罗先生处，开始写一部交响协奏曲。下午他去首次拜访他的新学生。不久他就察觉，这是一项令人极为不快的营生。那些达官贵人像是不大乐意去回忆他们当时对沃尔夫冈狂热的崇拜，只有一部分人勉强地请他去授课。

一些日子就这样过去了。沃尔夫冈不得不振作起精神，抱着希望，鼓足勇气。一想到他的母亲，就使他有足够的理由去克服这些困难。

随后不久他受勒格罗的委托为基督圣体节写的一部交响曲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使沃尔夫冈相信，他的坚忍得到了报偿。终于焦虑忧愁避开了！——在音乐会后他兴高采烈和怡然自得地同母亲坐在一家咖啡馆里，为白天的成功再稍作一番庆贺。各界人都向他表示欢迎、祝贺，莫扎特夫人对儿子的成功感到幸福，她静静地坐在那里。

蓦然她倦意极了，要求回家。翌日清晨她没有能起床；她在发烧，头痛如焚。沃尔夫冈要去请一个医生，但是他的母亲怕花钱，对法国医生也毫不信任，只是服了些从萨尔茨堡带来的常用药品。随后她入睡了。沃尔夫冈今天不想把母亲一个人留在家里，他投

入了工作。昨天他开始写一首新的E小调小提琴奏鸣曲。浏览第一乐章，他为眼前出现的一个受折磨灵魂的形象感到惊愕，这个灵魂在希望和绝望之间被掷来掷去。这样粗暴的同度，这样尖厉的切分，他还从来没有写过。他突然觉得，他仿佛撕下了自己脸上的一副面具，在这种音乐的镜子里看见他自己。是呵，就是这样！他就这样被驱进这个世界，因为他不愿抛弃他在自己的艺术里认为是最精美和最优雅的东西。他就这样流落到这座巨大的、陌生的、充满敌意的城市，在这儿，只有当他把他艺术中最精美最优雅的东西抛弃掉，他才可能站住脚。或者他是错的？格鲁克不是并没有抛弃他艺术中的东西也在巴黎成功了吗？但这不一样，他不是格鲁克；他艺术中美好的东西也不是那种在大喊大叫声中登上舞台的悲剧，而是一种更为宁静的艺术，也只有一颗宁静的心灵和一个宁静的世界才能理解它。啊，他清楚地看到了，他来到这个地方是一种错误。但怎么办呢？回萨乐茨堡？正好他收到父亲的一封信，引起他的一丝惊愕。一两个月之前教堂管风琴师阿德尔卡瑟逝世，善良的、肥胖的阿德尔卡瑟，沃尔夫冈的父亲几乎是在暗喻他的儿子返回故乡，做阿德尔卡瑟的继任人，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吗？不，不！什么都行，只有这样不行！宁愿在这儿再坚持一段时间！或许他也会获得成功！他从自己的思路中惊醒，目光落到熟睡的母亲身上。现在也够发愁的了！他聚精会神重新工作，写这部新作品的第二乐章。在巴黎，短小的、二乐章的奏鸣曲受到喜爱，第二乐章多半是小步舞曲。但是第一乐章不允许小步舞曲作为它的继续，沃尔夫冈昨天写好了第二乐章的草稿，它虽然是个小步舞曲乐章，但却与舞曲全然不同：一个严肃的，克制的E小调乐章。母亲还在沉睡。他小心翼翼地立起身来，坐在钢琴旁，弹了一两个小节，非常非常的轻，——再弹一次，——再弹一次。

“这很美！”母亲轻声地说。

“我惊醒了您，亲爱的妈妈？”他惊惶地走到她的床前。

“这样努力是值得的呵！”她说，温柔地但同时也痛苦地望着他。“沃尔夫冈，若是我快死了，那我想听听这首作品！”

“最亲爱的妈妈！”他震惊地跪在她的床前。“您怎么能这样说呢！谁会想到去死呢！您必须在我身边，最亲爱的母亲！我需要您，迫切地需要您！上帝若是从我身边把您夺去，那他太残忍了！请让我去给您找一个医生！”

“我不要法国医生看病。”

“在巴黎肯定也有德国医生，有那么多德国人住在这儿呢！我去问一问。”

“我不要，沃尔夫冈！”

“最亲爱的妈妈，若是爸爸在这儿的话，早就叫医生了！我是要负责的！”

“你认为父亲要这样做？好吧，那就给我找一个吧。”

两天的时间，沃尔夫冈才打听到一个德国医生，又过了两天这个医生才来给莫扎特夫人看病。他禁止她喝水，尽管她发着高烧，渴得要命；他规定她喝用大黄泡的酒。”

“可酒是发热的！”沃尔夫冈争辩说。

“绝对不会！”医生反驳说。“酒不发热，它使人强壮！但是水，它才使人发热！”

两天之后，在第二次看病时，这位老先生把沃尔夫冈拉到一边说，这是很厉害的伤寒病；要他设法给母亲做忏悔，她不会活很久了。

“她不会活很久了？”

“不会，我的孩子，她无法治了。上帝要这样，您只能服从他的意志！”

当医生走了之后，沃尔夫冈取出他的圣婴纪念章，把它放在母亲的枕头下边，开始深情而虔诚地祈祷。随后他找来一位女看护，自己去找一位德国神甫，他也把母亲的病情告诉给格林，感激地接受了格林把他的私人医生派来诊治；但这个医生向沃尔夫冈证实了他的德国同行的看法。——在莫扎特夫人忏悔和接受临终涂油礼之后不久，她就陷入高烧谵语状态，越来越只有短暂时间清醒过来。在七月三日，医生告诉沃尔夫冈，要有所准备，这天他母亲会

死去。他整天坐在她的床前，抓住她的手，觉得她的脉搏越来越弱，终于他看出来不再有希望了。她又一次睁开了双眼。

“沃尔夫冈，”她的声音很低，“我的幸福，我的骄傲！你给了我的都是幸福，没有别的！从你生下来的第一天起！”

随后她又失去了知觉。在晚间十点钟之后她永久停止了最后的呼吸，像一盏灯熄灭了。

沃尔夫冈跪在她的床前，念着死亡祈祷。

女照看人结束了她最后的工作，随后离开了，这时他又一次坐在母亲的床边。她的头部安静地枕在枕头上，在她的嘴边流露出一丝幸福的微笑。他长时间这样坐着，回顾起他童年度过的愉悦，欢快的时刻；回顾起她的爱，用这种爱，她陪伴他直到最后一息。对这种爱，他向她表达了应得的感激之情了吗？他对她的死——由于巴黎的这次旅行——不是负有罪责吗？炽热的泪水夺眶而出。他跪在她的床前，抓起她的手，吻着它。“原谅我，母亲！”他嗫嚅地说，“，原谅我！”

随后他的思路转向萨尔茨堡的父亲。可怜的父亲！不该使他对她的死毫无思想准备。尽管已是午夜之后，他已精疲力竭，他还是给他写了一封长信，报告了母亲的病情，但使人抱有希望。接着他给他们家的朋友，忠实的布林格写信，把真情告诉了他，请他尽可能地使父亲和姐姐对此有所准备。

母亲的病和葬礼把沃尔夫冈还有的为数不多的金钱几乎用得净光。他的那些高贵的学生直到现在还没有感到有必要付给他酬金，他几乎一文不名。这时埃皮娜夫人给他提供住房和膳食，沃尔夫冈高兴地接受了邀请，这既可以省去不少开支，又可以减少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在一个小房间里他可以不受干扰地工作，这房间面向一片草地，令人心旷神怡。他不畏劳苦继续教他的几个学生，他们由于相距甚远，耗费了他许多的时间和精力，他也继续写他不久前开始着手的钢琴奏鸣曲。但是他写起来越来越感到困难，他越来越经常地垂下手中的羽毛笔，思绪远游，离开巴黎，离开这座

巨大的陌生城市，返回德国。选帝侯卡尔·泰奥多尔将把他的京城从曼海姆迁到慕尼黑，这事现在已经定了下来。歌剧指挥霍尔茨鲍尔现已年迈，急需一个年轻人。整个乐队，它的头头是卡纳比希，都对他怀有好感；也许有一天在慕尼黑能给他弄到一个位置！路易丝·韦伯呢？老拉夫对她的才能评价很高，答应过沃尔夫冈，接受她，并设法让她扮演角色，她会受到重视的。也许他们俩人都能在慕尼黑得到职位呢！那时路易丝·韦伯肯定不久就会成为宫廷乐长莫扎特的夫人！——但是这些美梦被现实粗暴地击得粉碎：争夺巴伐利亚在位继承权的战争爆发了，这也使沃尔夫冈目前的一切计划归于破灭。几乎在沃尔夫冈母亲逝世的同时，年迈的宫廷乐长洛里在萨尔茨堡也辞世而去，这样就空缺下两个重要的职位：教堂管风琴师和宫廷乐队的领导。大主教在此期间从各方面都听到，他在沃尔夫冈身上失去了他的乐队的最有才能的成员。起初他不愿意相信，但是从维也纳和慕尼黑来的每一个关心音乐的客人，都首先问起年轻的莫扎特，并对他的出走直到现在未归感到惋惜，这时希罗努姆斯终于发现，他那么轻易地让沃尔夫冈走掉是干了一件蠢事。当阿德尔卡瑟死去时，他曾在莱奥波特·莫扎特面前十分谨慎地，丝毫不失体面地探询，他的儿子是否有兴趣成为阿德尔卡瑟的继任人。乐长对他幸灾乐祸地笑了起来，因为他还在希望沃尔夫冈在异国能一帆风顺。但半年的时间过去了，沃尔夫冈所要达到的目的丝毫没有取得进展，并且也看不出不久会有什么好的转机。当老洛里逝世时，大主教迳直地询问莱奥波德·莫扎特，沃尔夫冈是否愿意就任教堂管风琴师一职，同时他答应给父亲和儿子都增加薪水，并允诺沃尔夫冈每两年有一次长时间的旅行假期和稍后接任宫廷乐长的职务。莱奥波德对妻子的去世十分悲痛。他现在格外想念沃尔夫冈，再说他也不相信儿子有足够的自立能力，孤身一人在异乡生活。儿子重新回到自己身边，还有一个固定的职位，不久也肯定能还清债务——它极为痛苦地折磨着这个孱弱的人——，这美好的远景使他这次没有立即回绝大主教的提议，而是把事情通知给沃尔夫冈，同时还补充说，现在萨尔茨

堡也缺少一名优秀的女歌唱家，也许这对于韦伯小姐是一次机会。

若是在一两个星期之前，沃尔夫冈就会对返回萨尔茨堡的念头率直地加以拒绝。但自从母亲逝世之后，他在巴黎感到了真正的寂寞和孤单。在慕尼黑谋取职位的希望由于政治事件变得渺茫。这样他对来自萨尔茨堡的提议就另眼看待了。这件事至少值得考虑。

“呐，阿玛德先生，”有一天格林先生在饭桌上说，“怎么样？进展如何？”

沃尔夫冈叹了口气：“既不热也不冷，男爵先生。”

格林拿起一个梨，把它分成四半，开始精巧地削皮。“我亲爱的阿玛德先生，”他把一小块梨塞进嘴里，用舌头把它推下，随后说道，“我为您发愁呀！自从我在近处观察您以来，我越来越确信，您在巴黎不会获得成功。”

“为什么呢，男爵先生？”

“您不会活动！您跑动得不勤！”

“我现在该往哪儿跑动呢？我的三个学生有两个在乡下——”

“为什么您只有三个学生呢？若是您跑动得勤些，向那些大人物自我推荐做钢琴教师的话，就像我开头给您出的主意那样，您就能有更多的学生。”

“教课在这儿可不是件轻松的事，”沃尔夫冈说，“没完没了的走路，使人疲倦，失去了工作的兴趣。上课这件事也完全不适合我的个性！您知道，正像我所说的，我对音乐完全着迷了，整天都同它在一起，不断地在思考在琢磨。”

“莫扎特先生用他的交响曲取得了一次很漂亮的成功！”埃皮娜夫人说，“我看不出他为什么不该在这条路上继续前进，而不是总是跑来跑去耗费他的精力。”

“这期间您同出版商联系过吗？”格林问。

“是的，男爵先生！我卖掉了三首管弦乐队协奏的钢琴协奏曲。”

“是这样！得到了收益？”

“一印出来就付款给我。”

“您的歌剧计划怎么样？”埃皮娜夫人问。“他们那时告诉我，内韦尔先生答应给您提供一个新的脚本！是不是《亚历山大和罗珊娜》？”

“是的，尊敬的夫人，可是脚本还没有完成。”

“不一定非得是一个新的脚本嘛，”格林说，“格鲁克和皮钦尼对别人早已谱过的旧脚本也觉得满好嘛。我亲爱阿玛德先生，不，问题不在于此！问题在于您本人！正如我说过的：您活动太少了！您应该拜访，去找保护人！您为什么不去找皮钦尼？这个人取得了成功，有影响！若是他愿意，他就肯定能为您弄到一部谱写歌剧的委托！”

“好的，”沃尔夫冈让步了，“我可以拜访皮钦尼一次。”

“不是一次，”格林喊起来，“而是您每周必须去一次、两次、三次，直到皮钦尼本人答应给您帮忙，就是他给您脸色看，也要这样！”

“这我做不到！这不符合我的性格！”

“那您在这儿什么也做不成，”格林有些恼火地说，“有一天我会因为您出了这么多的力气而感到后悔的。”埃皮娜夫人向他投去惊讶的目光。“我的上帝，”格林继续说道，“无论走到什么地方，我都夸奖莫扎特先生，推荐他做钢琴教师，赞扬他的作品，诸如此类等等！”

“男爵先生，您太好了！”

“什么？太好了！我坦白地告诉您，亲爱的阿玛德先生，这使我感到有些恼火，我为您费的力气都归于无用！”

“现在，”沃尔夫冈说，“也许我给您添麻烦的时间不会多久了”

“呐，谈不上是麻烦！您当然是我们的一个亲爱的客人。您准备怎么做？”

“我重新返回萨尔茨堡不是不可能的。”

“回萨尔茨堡？”格林笑了。“年轻人，您不是在那儿不得意

吗？”

“当然啰，可遗憾我不是一个预言家。再说这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我还得好好考虑考虑。”他用几句话谈了谈父亲给他的信中提到的事。

“这当然是一项非常值得重视的提议！”格林热心地说，这种热心使沃尔夫冈感觉不太舒服。“若我处在您的地位，我不会长时间考虑的！”

“可您知道，男爵先生，我在萨尔茨堡感到多么的不幸，这是个狭小的发霉的宫廷，您自己有一次也这样说过！”

“是呵，对的，萨尔茨堡不是巴黎，但毕竟是人们能够生活的一个地方方呵。”

“可直到现在我都不能生活！”沃尔夫冈说。

“不能这么说！您的父亲能够，那您也能够！但我这绝不是要说服您，您不要以为，我们是要借此摆脱掉您！”

“莫扎特先生肯定不会这样想的！”埃皮娜夫人说。

“不会的，尊敬的夫人，”沃尔夫冈说，“我肯定不会这样想您的！我可以告退吗？我得跑动跑动啦。”

“要到哪儿去？”格林问

“到吉内丝公主那儿。”

“我听说，公主不久就要结婚吧？”埃皮娜夫人问。

“是的，尊敬的夫人，在十四天之内，随后功课也就结束了。”

“请您向亲王转达我崇高的敬意！”格林说。

“非常愿意，男爵先生！”

沃尔夫冈离开了房间，这时格林说道：“你知道吗，我对来自萨尔茨堡的提议非常高兴。这样我们就可以用体面的方式摆脱开这个善良的年轻人了。”

“你为什么反对他呢？”

“我根本不反对他！但他在这个地方是一种错误。他心地太诚实了，太不会活动了。他一点也不留意，为了取得成功该怎样去做才行。若是他只有他的才能的一半，而有十倍的活动能力，那他

在这儿就能干出番名堂来，现在这样不行。”

“我希望他就是他，而不是另个样子”。埃皮娜夫人说。

“但是我希望他是另个样子，若是我把某个人当作天才到处宣扬称赞，预言他会取得伟大的成功，可他却毫无成就，那是令我感到恼火的。随后人们会说：格林男爵这次可是看错了人！呐，这个人老啦！可我还不想变老！我相信，我也不老！好咧！我马上给他的父亲写信！这个老莫扎特是个完全通情达理的人。我要让他明白，他的儿子在这儿没有什么出息。他该把他叫回去！他不该对他提什么建议，而是直截了当地命令：你回萨尔茨堡，你该在哪一天动身！”

沃尔夫冈进了吉内丝宫殿，公主的女家庭教师接待了他，她告诉他，女裁缝刚来，公主要试装，她遗憾地说今天不能上课了。而且在这十四天里，关于婚礼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做，公主对莫扎特先生的努力表示谢意，并询及该付多少酬金。沃尔夫冈听到这句话面部变得红了又白。“一共上了二十四堂课，”他说，“六个金路易”

女家庭教师说，她马上把钱拿来，随即消失了。沃尔夫冈的眼泪直打转。这就是可爱的公主！这就是他为她所做的一切而得到的感谢！她对待他不就像一个奴仆，需要时招来，不需要时便挥之离去吗？他真想立起身来，一走了之。可他迫切地需要钱；他已经不得不从格林那里借了一两个金路易，尽管满心不愿意！

这时女家庭教师回来了。“公主很遗憾，”她说，“家里没有这么多的钱。这儿是三个金路易，希望您对此满意！”

沃尔夫冈声称，他对此不满意，不拿这三个金路易。他以后听消息，他极为羞耻和失望地离开了这座住宅，他曾经感到它是那么可亲。他是多么尊敬公主呵！对他说来，她是上帝的这块土地上最高贵、最迷人、最可亲、最无私的生物；现在呢？他还留在巴黎做什么呢？他在想。我要离去，我要离去！

他停下脚步，环视四周。他这是究竟要到哪儿呢？这儿是卢

森堡公园，他曾同母亲经常在这里散步。对！那边有一个小湖，旁边有一座花园饭馆，母亲非常高兴坐在里面，给天鹅喂食，那些天鹅信赖地游到客人的身旁。有两个下午他同她在那儿度过，现在，在他对公主失望之后，那两个宁静的下午成了他在巴黎这段完全阴郁和无望时间里惟一美好和宝贵的回忆了，这吸引他又到了那里。他可以在那儿点一杯咖啡享用吗？根本不可以！可他反正还得向格林借一点钱，管它呢

他穿越花园饭馆，想找一个空位，这时他的眼光停在一个中等年纪的高贵先生的身上，此人同一个老先生坐在临近池边的一张桌旁。他那秀美的线条分明的面庞说明他是一个音乐家，沃尔夫冈忆起他看到过这张面孔。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这一定是好久前的事情了。突然他想起来了：这是克里斯蒂安·巴赫！

他走到桌前问道，他是否可以坐在这儿。巴赫友好地朝他点了点头；他那双美丽的褐色眼睛滞留在沃尔夫冈身上有好一会儿，并一再地把目光瞥向他。侍者来到跟前，沃尔夫冈要了杯咖啡。随后他从他的记事本上撕下一页白纸，在上面写下巴赫谱写的《奥林匹克竞技会》中国王克莱斯腾斯咏叹调开头的音符：

Non sò d'onde viene

Quel tenero affetto!

正巧这时他对面人的探究目光又投向他；于是他把这张纸从桌面上推过去。巴赫读了，惊奇地望着沃尔夫冈。

“您认识我，”他用法语说，“我知道我也看到过您。但是，non sò d'onde viene quel tenero affetto！”

“难道我变得这么厉害？”沃尔夫冈说德文。“您不再认识您的小学生沃尔夫冈·莫扎特了？”

“沃尔夫冈！莫扎特先生！这可能吗？”他热烈地摇着他的手。

意大利语：我不知道，这温柔的情感由何而来！——译注

“这太好了，在这儿遇到您，有好多年了！有多少年了？”

“十三年了，巴赫先生！”

“十三年了！一个美好的时代！先生们，我可以给您们介绍一下吗？莫扎特先生，在十三年以前，使巴黎和伦敦为之倾倒的神童。圣-富瓦伯爵先生，我在巴黎的东道主。”

这位老先生握着沃尔夫冈的手，说道，莫扎特那时在康蒂亲王府里演奏时，他就 在场。他还有一张漂亮的图画，是卡蒙泰勒当时绘的：沃尔夫冈弹钢琴，姐姐歌唱，父亲在后面拉小提琴。若是莫扎特先生愿意拜访他，他将非常高兴。沃尔夫冈说，他也非常高兴。这时巴赫说，他明天得去圣日尔曼呆一段时间，于是就商定了，沃尔夫冈今天立刻一同前行。

“我想，”伯爵说，“您和巴赫先生一定有些话要说；这期间我要去喂我那些可爱的水鸭和天鹅。”

“沃尔夫冈！”剩下他们俩时，巴赫说，“我亲爱的孩子！您一点也没有变样！我的上帝，这些年您都在哪过的！您在巴黎做什么？”

沃尔夫冈把他怎么到这里来的，在这儿的的情况以及他如何失望都讲了讲。巴赫拿起沃尔夫冈瘦长的手，把它放在自己巨大有力的两手之间，温柔地抚摸着它。

“我可怜的孩子！您母亲葬在这儿！我清楚地记得她，可亲的快乐的女人！这当然令人伤心！您对巴黎感到失望？”

“我不该到巴黎来，我想再离开这儿，可我不知道去哪儿？”

“亲爱的沃尔夫冈，凭我的亲身经验，如果可以给您出主意的话，那您返回德国！那儿毕竟是音乐的国家。”

“为什么您自己不回德国呢？”

巴赫叹了一口气：“我是一个需要许多钱的人。我喜欢所有美好的东西，遗憾的是这要花费许许多多的钱。除此，我同一个大意大利歌剧演员结了婚，她也花了许多许多钱。我需要的，在德国没有一个地方能赚得到。”

“巴赫先生，您现在在这儿做什么呢？”

“我要为巴黎写一部法国歌剧，我要先来这儿看一看，这儿的歌唱演员的情况如何。”

“您是幸福的！”沃尔夫冈说。“当我想到我能在这儿得到委托谱写一部歌剧时，我的整个身子都会由于快乐而发抖的。”

“那么说，您也写歌剧，沃尔夫冈？在伦敦您是一位伟大的交响曲作曲家！噢，对啦！在米兰您就首次获得了舞台上的成功！对的，谁若是获得过成功，那剧院就再不放开他。马丁尼神甫经常说，这是魔鬼的一项发明！我们善良的神甫，他说的并不没有道理。若是我紧跟他，那肯定我会更加幸福！”

“巴赫先生，您的幸福还缺少什么吗？”

“我们不谈这些了，亲爱的沃尔夫冈！我毕竟是我父亲的儿子，我该做出更多的成绩。可现在太晚了。”

圣-富瓦伯爵返了回来。“若是莫扎特先生肯于使我们得到快乐，弹弹钢琴的话，那我建议我们现在动身。”

巴赫招来一部车，车朝伯爵的位于僻静市郊的住宅驶去。这所住宅里只有一两个布置极为简朴的房间。所有的墙上都挂着音乐家的肖像，在这些音乐家中间有亨德尔，他在一大组画像之中。沃尔夫冈在钢琴上发现了他本人和父亲与姐姐在一起的画像，漂亮的像框表明它的占有者对它特别宝贵。一个年老的女管家为他们准备了晚饭，饭后沃尔夫冈被请求演奏他的作品。他选择了新近完成的A大调钢琴奏鸣曲。

“我们交换了一下角色，”沃尔夫冈弹完后，巴赫说。“从前您是我的学生，而现在您是老师，我只能向您学习了。”

“这首奏鸣曲将是不朽的，”圣-富瓦伯爵说。“莫扎特先生不该责骂巴黎！我相信，若是他不来我们这里，那他不会这样写这首奏鸣曲的！除了在巴黎，莫扎特先生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想用行板和变奏来开始一首奏鸣曲。”

“我亲爱的圣-富瓦，”巴赫说，“您真的相信莫扎特先生这一切是在巴黎学到的吗？”

“当然不是！”伯爵回答。“我只是说：这部作品的构思是法国

的。不仅在第一乐章开头的地方用带有变奏的行板，就是在第二乐章也是：用一首小步舞曲代替通常的行板；而结束的乐章，是一首土耳其风格的回旋曲，一首土耳其进行曲，人们几乎可以说：——这一切只有在法国的钢琴作曲里有，在德国几乎没有。但这不会对莫扎特先生作曲的独创性有任何影响。我说的是独创性！这是独特的，是超乎一切的美好和壮丽！”——这位老先生摇动沃尔夫冈的手，他是那样的激动。“我由衷地感谢您，”他补充说，“现在我要告退，祝您晚安，虽说我很不情愿。”

“莫扎特先生肯定还要弹点什么的。”巴赫说。

“在这首奏鸣曲之后我不想听什么了，”伯爵说，“它太美了！而主要的，我年纪大了，不是那么健康了。不要打搅您们！我希望，不久在我这儿再看到您，莫扎特先生！晚安！”

沃尔夫冈又弹奏了一首A小调钢琴奏鸣曲，这同样是在巴黎写的，由于克里斯蒂安·巴赫不满足，又弹了一首C大调奏鸣曲和F大调奏鸣曲。当沃尔夫冈弹完了时，克里斯蒂安·巴赫站起来拥抱了他。“亲爱的沃尔夫冈，我知道了，您现在是一位伟大的大师！在当世人之中只有约瑟夫·海顿还能同您相提并论。但是您的旋律这样纯净，水晶般的清澈，那他是没有的。在一两年之内，您会蜚声整个欧洲，您会开拓出自己的路来，不管您还留在巴黎或是回到德国！”

乐长莱奥波德·莫扎特向他的儿子提出重返萨尔茨堡的建议之后，他就一直忧心忡忡。大主教是否对沃尔夫冈在去年的出走真的就原谅了？若是他现在伸出和解的手，会不会只能是更加糟糕？会不会过段时间又会发生冲突？——这时格林的信到了，他用极为阴暗的颜色描绘了沃尔夫冈在巴黎的处境和前景。事涉巴黎，那在乐长眼中格林就是最高的权威；若是格林说，沃尔夫冈在巴黎一事无成的话，那他就是一事无成。因此他郑重其事地要求他的儿子返家，现在的条件确实有利：作为宫廷和教堂的管风琴师以及乐队首席每年能得到五百古尔登，然而却可以摆脱掉定期的

管风琴工作，只是在特别的节日里才履行义务。在这种条件下重新返回萨尔茨堡工作，他相信可以做许许多多事情。而做为乐队首席他可以同他的父亲一道分担领导，不需要定期的演奏小提琴。这样，相对说来不多的工作能使他腾出大量的时间去从事自己的创作，还有，每两年可以有一个较长时间的假期。

沃尔夫冈从没有想到去反抗父亲的郑重其事的命令。是的，他从心里感到高兴，父亲又把他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了。他这样想，他本人毕竟还年轻，无法主宰生活。那个时候他在萨尔茨堡一切都是那么安适、如意。在巴黎他单独一个人怎么也不称心。若是他在家里待上一两年，有父亲、娜内尔和特莱瑟尔照料他，他有固定的、优厚的收入，能不受干扰地进行创作，不像在这里把他充沛的精力和宝贵的时光消耗在维持生计而不是用在他的工作上，也许这样倒好。再说，萨尔茨堡离慕尼黑不远，那儿有他的好朋友卡纳比希和拉夫，他们都明确地允诺竭尽全力为他弄到谱写一部大型歌剧的任务，随后帮他设法成为年迈的霍尔茨鲍尔的继任。宫廷乐长的未来妻子也生活在慕尼黑，眼下她还叫做路易丝·韦伯，现正在有利的条件下成为宫廷歌剧院的成员。——这一切使他听从父亲的命令就变得容易了。只是他还想在巴黎待上几个星期；他把他的三首钢琴协奏曲和六首钢琴奏鸣曲卖给了一个出版商，这些作品正在制版，他还想亲自审阅校样。可现在格林以狂热的方式催促他动身，沃尔夫冈只好手忙脚乱地打点行装，被塞进驿车。他仅来得及去母亲的墓前告别。

与路易丝重逢

格林为沃尔夫冈支付了直到斯特拉斯堡的费用，尽管他不怀疑莱奥波德·莫扎特会偿还他的垫款，可他还是小心地挑选了最便宜的车辆。这是一辆道地的蜗牛驿车，从巴黎到斯特拉斯堡的路程花赞了整整十二天。

斯特拉斯堡把沃尔夫冈留住了几天，他在那儿举行了一场个人音乐会，这立刻就给他带来了一群倾慕者，他们劝他举行第二场，甚至第三场音乐会。当他最终不得不继续他的行程，并踏上了驶往斯图加特的驿车时，他又跳了出来，补了一张去曼海姆的车票。虽然他想立即去慕尼黑到路易丝那儿，但他对重逢怀有一丝恐惧，他自己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他有着一种感觉，若是在事前能一睹昔日他幸福地与她在一起的旧地，那他就会轻易地像从前一样靠近她。在曼海姆他受到老朋友的热烈欢迎，但他想得到普法尔茨或普法尔茨-巴伐利亚的宫廷作曲家职位的希望却被父亲的一封信粗暴地粉碎了。——“你希望，”他写道，“在曼海姆得到职位？你现在既不能在曼海姆，也不能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任职，除了在萨尔茨堡！你的整个想法就是要我毁灭，这只是为了去实现你的那些虚无缥缈的计划。可我希望，在你的母亲死于巴黎之后，你不要昧着良心让你的父亲也去死！上帝保佑，我还没有失去理智；我要关心我的孩子们一时的和永久的幸福。我也必须珍惜我自己和我的孩子们的荣誉。我们负的债务必须偿还，但我一个人做不到！接到这封信后你要立刻动身。”

这样一来，沃尔夫冈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再度离开他感到亲切的曼海姆。这期间已是冬天了；恰好是在庆祝圣诞节的第一天沃尔夫冈到达了慕尼黑，他立即去拜访韦伯一家。像一年前在曼海

姆一样，他费了一些力气才在暮色苍茫中找到了韦伯家的住处。当他踏进过廊时，他又听到了歌声。这是他的咏叹调《我不知道，这温柔的情感由何而来》，是他离别时送给路易丝的。她用这首歌来欢迎他的归来！那么说她在思念他！肯定是整个时间都在思念他！

他跳上最后一个台阶，在门前停了下来，门上有韦伯先生的名牌。歌声突然变得响亮了，大概是有一扇门打了开来。沃尔夫冈把伸向门铃的手又垂了下来。路易丝的歌声是这样的僵硬，她的演唱是这样的冷漠！她真的是歌唱家？但是她的咏叹调——是他的咏叹调，是他为了她而写的——，没有其他人能够和有机会唱这首咏叹调！他拉了门铃。过了一会门打开了，小索菲站在他的面前，惊讶地直望着他。

“你好，索菲！”他说。“你们都好吗？”

“她不在家”。她回答说。

“谁不在家？”

“路易丝！”

“可我听到她在唱歌！”

“那是约瑟法！”

“是约瑟法？”

“现在约瑟法也唱，她也要登台！”

“是这样。”沃尔夫冈说

“爸爸妈妈还在睡午觉，可不久他们就该起来了。”

沃尔夫冈进入房内，被索菲领到起居室。康斯坦策，韦伯的三女儿卧在沙发上看书。当沃尔夫冈进来时，她跳了起来，对她的妹妹悻悻地瞪了一眼，但迅速地镇静下来，向客人表示欢迎。

“这真是大大的出人意外！”她说，“真正的圣诞礼物！”她的目光和声音变得亲切了，从前沃尔夫冈感到她的目光和声音却是不愉快的。“请坐，莫扎特先生！”

“好像我打搅了你们，”他说，“我最好过会儿再来。”

“那我要受到父亲的责骂了！最好不要听到他骂人！我去叫

醒他，反正到了喝咖啡的时候。路易丝大概很快要回来。剧院监督邀请她去了。”说完她走了出去。

西奥伯爵邀请了路易丝？沃尔夫冈知道此人是个出名的好色之徒。——西奥伯爵邀请了她！这时他听到从隔壁房间传来的一阵恼怒的嘟囔声。那儿大概是韦伯夫妇的卧室。是韦伯先生的熟悉的低音：连在神圣的圣诞节里都不能安静地睡上一觉！——莫扎特先生？——没有声音了——一把椅子翻倒的声音——匆忙地跑来跑去。

康斯坦策又进入室内。“父亲马上就来！这段时间您过得好吗，莫扎特先生？”

“谢谢，”他说。隔壁的另一间房间里的歌声停了下来，约瑟法进入室内。“您好，莫扎特先生，”她说，用的是一种随随便便的口吻，仿佛她昨天还见到他似的。“路易丝出去了，大概不久就会回来。外边很冷，是吧？”

“不是那么厉害，”他回答说。“您也在学习歌唱？”

“是的。父亲要我也登台。”

“您刚才唱的什么？”

“一首意大利咏叹调。我不知道是谁写的。路易丝有段时间一直唱它。”

“一段时间？”

“是的。一首很美的咏叹调，不是吗？”

“，是的，我也觉得它很美。”

房门一下打了开来，韦伯先生张开双臂冲向沃尔夫冈，把他紧紧地搂进怀里。“这是真的吗？”他喊，“莫扎特先生回来了？曼海姆时代的惟一朋友！惟一的，惟一同穷苦的韦伯一家要好的朋友！让我看看您！还是那副诚实的德意志面礼！在巴黎您肯定头戴欢呼，受到热烈桂冠！——我是说，头戴桂冠，受到热烈欢呼！但是傲慢却并没有渗透进您那颗忠诚的德意志良心！”

“戴桂冠、受欢呼并不就会成为一件坏事的，”沃尔夫冈说。

“韦伯先生，您把我的手指快弄断了！”

韦伯先生立即松开了他，并试图用新的喜悦来表达他的心情，可沃尔夫冈一句话就使他陷入某种窘境。

“但路易丝小组现在是头戴桂冠，受到欢呼了吧！”他说。

韦伯先生迅速地点了点头。“是的，终于成功了！她要感谢我们的新的剧院监督！或者说，她更应当感谢您，最最尊贵的莫扎特先生！我们曼海姆那个剧院监督，您记得起来的，就是那个萨维奥利，他是个完全无知的人！慕尼黑的西奥伯爵接替了他。他还从来没有听过我的路易丝，只是看了一面，可这对他就足够了！他立刻就知道了：这是慕尼黑未来的歌剧女主角！半个小时就签订了合同！我的宝贝女儿一个人就得到了一千古尔登！”

“是这样！”沃尔夫冈说。“是啊，两奥伯爵！”

“他也为年迈忠心的父亲每月付二百古尔登！”韦伯先生醉心地说道。

“那么路易丝小姐要比我在萨尔茨堡得到的恰好多一倍了。”

“您要回萨尔茨堡？”

就在这时候韦伯夫人走了进来，她欢迎沃尔夫冈，其热心程度毫不比她的丈夫逊色。“最亲爱的莫扎特先生，您要和我们一起去喝咖啡嘛！这期间路易丝肯定会回来的！康斯坦策，去烧咖啡！用最好的那种，不要太少了！——康斯坦策，是个好姑娘！”当女儿离开房间时，母亲这样说道“她的惟一的缺欠就是过于节省了。她肯定会成为一个出色的家庭主妇！”

“您要回萨尔茨堡？”韦伯先生重复了他的问题。

“是的。一切都与我那时所希望的完全两样，我成了教堂管风琴师和宫廷乐队首席。”

“这却是出人意外！”韦伯先生说。“但准确地说，您所遭遇的并不是最坏的。在萨尔茨堡您不必为生活担心。可若是我们的选帝侯一旦死去的话，那整个宫廷靠音乐为生的人也许就要在马路上流浪了。”

“那您一定有一笔很好的收入了？”韦伯夫人问。

“每年五百古尔登。”

“在萨尔茨堡生活肯定比在慕尼黑要便宜吧？”韦们夫人继续探问说。“在那儿有五百古尔登也许和这儿有一千差不多，您认为是这样吧？”

门铃响了——响亮而粗暴；一下，二下，三下，急促地连续响了起来。

“这是路易丝！”韦伯先生喊道。“莫扎特先生，您藏到桌子下面，我们要使宝贝女儿又惊又喜！”

但是沃尔夫冈没有这样做。他的心在剧烈跳动，他紧紧靠在一把椅子上，听得见外面的路易丝的声音，不索菲在忙着给她开门。路易丝进入了房间，俊俏的面孔被冬日的严寒冻得微微发红。

“路易丝，我们的善人回来了！”韦伯先生喊道。

在一瞬间，她静静地站在那儿，脸上露出一丝有礼貌的显得愉悦而惊奇的微笑。“您好，莫扎特先生！”——她在吐莫扎特中R那个字母时好听极了！

莫扎特吻了她的手，问及她的情况，并对她有了这样美好的工作表示高兴。在他说话的当儿，她注意地在端详他：他的脸，他的矮小的个头，他的服装，漫长的旅途使这身衣服显得有些破旧了。突然她开始笑了起来。“您的扣子怎么弄成这样？黑色的包皮配红色的外套，这看起来滑稽极了！”

“尊敬的小姐，在巴黎这是戴丧的标志。我在那儿埋葬了我的母亲。”

于是他们自然而然地对他表示同情。随后康斯坦策端来咖啡，沃尔夫冈在桌旁坐了下来。

“莫扎特先生，您不要在咖啡里放罗姆酒？”韦伯先先生问道咖啡里放罗姆酒？不，他还从来没有听说过。

“莫扎特先生，尝一块点心好吗？”韦伯夫人问道。“自己烤的！这是说是康斯坦策的作品！通常她做的还要好。”

小索菲笑了起来，可她的姐姐约瑟法照她的肩胛骨中间就是狠狠一下子，她把笑声声憋了回去。

“我的宝贝女儿一点也不吃？”韦伯先生问道。

“谢谢，父亲，”路易丝说，“我中午吃得太饱了。”

“西奥伯爵那里总是十分大方，”韦伯先生对沃尔夫冈说道。
“今天又有香槟，路易丝？”

“是的，父亲。”一丝微笑在她的嘴唇四周抽搐，这微笑令沃尔夫冈感到不快。

“我根本不喜欢这种冒泡沫的东西！”韦伯先生说，他把不少罗姆酒倒进他的咖啡里，一饮而尽。“它使人兴奋，可却没劲！对心脏和情感没有益处！”

沃尔夫冈很少加入谈话，只是对迁到慕尼黑来的几个曼海姆老朋友的情况问了几个问题，他试图捕捉住路易丝的目光，可却总是让它滑掉了。

到最后连这点也克制住了。

“您在慕尼黑有地方住吗？”韦伯先生问。“没有？那好啦，您住在我们这儿！康斯坦策，去整理出个客人用的房间！你，路易丝，现在该唱点什么，让莫扎特先生看看你在这期间有多大进步！”

“父亲，我今晚在剧院里唱，事前我得休息一会儿。”

“无论如何我不想打扰路易丝小姐！”沃尔夫冈说。但是她突然改变了主意。

“我看，”她说，“时间还充裕。可你们大家都出去！”

“我唱什么呢，莫扎特先生？”当只剩下他们两人时，她问道。

“请恕我唐突，”他说，“我又给您谱了一首咏叹调。在巴黎我听了格鲁克的《阿尔切斯特》。阿尔切斯特的第一首咏叹调美极了，但是歌词引诱我重新谱了一次。我去取去，放在外面我的大衣里。”

当他站在前厅，把大衣拿在手上时，突然一种渴望攫住了他：离开这里。但是他逼使自己返回到路易丝身边。这期间她坐在一把安乐椅上，她那美丽的四肢柔软而松弛地摊放在软垫上。——
“您递给我！”她只说了这么一句，把手伸向乐谱。他站在她的身后，她慢慢地在读这首咏叹调，并毫不在意地轻轻地抚弄自己的一绺头发。

“格鲁克的咏叹调比我的好得多，”他说，“但对女歌唱家说来却是费力而不易讨好。这儿的是一首真正华丽的作品。我相信，它对您非常合适。”

“我也相信，”她回答说，“我非常感谢您，莫扎特先生！可我现在不能唱，我得首先一个人练一练。”

“那么就唱点别的，”他说，“也许‘我不知道’。”

“一定得这首吗？”

“您为什么说：一定得这首吗？”

“因为这首咏叹调使我们回忆起那已经过去了的时刻。”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路易丝小姐？您这是说，您和我之间的一切已经结束了？”

她惊奇地望着他。“在您和我之间有过什么？我不知道曾经有过什么！”

“您不知道，路易丝小姐？”

“不，我真的不知道！”

“难道您忘了离别时您给我的一吻吗？”

她笑了起来。“这难道是一件如此重大的事情？”

“路易丝！我整个时间都在思念您！现在我成了萨尔茨堡的宫廷和教堂管风琴师。我每年有五百古尔登的收入。我父亲直到现在还没有这么多，可他养活了一大家人。路易丝！您愿意随我去萨尔茨堡吗？您愿意做我的妻子吗？”

“我是否愿意做您的妻子？我善良的莫扎特先生，我不——让我们先不谈收入，尽管我在这儿得到的比您在萨尔茨堡多一倍。但是您真的相信，我能够放弃使我扬名显赫的舞台生涯，而把自己埋在萨尔茨堡吗？若是我爱您超乎一切，我会那样做的。但是，我的好莫扎特先生，我当然喜欢您，我也知道得很清楚，我应当感谢您。但是，爱吗？我不爱您！”

“您——不爱——我？”

“是的，我不爱您！我从来没有爱过您！”

“永别了，路易丝小姐！”

“永别了，莫扎特先生！再次表示美好的谢意！”

“噢，事情已经过去！”

他站在前厅，拿到自己的大衣，但眼睛由于泪水而茫无所视，他推开一扇门，门开了，韦伯先生站在他的面前。

“莫扎特先生！发生了什么事？”——沃尔夫冈大声地抽噎起来。——“她对您——？她对您说了？——您进来，莫扎特先生，这儿只有我们两个人。”他把他拽进他自己的房间。“我亲爱的莫扎特先生！好了，您安静安静！——他把他按坐在一把安乐椅上。沃尔夫冈用手帕捂住眼睛，又抽泣起来。——“莫扎特先生！我求求您别这样！我忍受不了！——莫扎特先生，她根本不值得！”他用自己的大手留意地抚摸着沃尔夫冈的头发。

“她不值得？”沃尔夫冈问。

“不值得！她不值得！莫扎特先生，我是养了一个忘恩负义的人！自从她在慕尼黑得到了聘任之后，她就完全变了。什么都使她不称心了！她不再喜欢在马路向人夸耀她的父母！她甚至对我说，她从我这儿什么也没学到！她喉咙中的每个音符，她演唱中的每个细微的差别，她的每个动作不都是由于有我！我这不是说，从我身上继承下来！她的这一切都是我用汗水教出来的！这付出了我自己的健康和我自己的前程做为代价！——莫扎特先生，我必须向您承认，我对我的宝贝女儿的失望，是我所经受的最为痛心的事！她曾是我的一切和所有，是我的骄傲和希望。但这种怨尤有什么用！这不是我的过错！我做了我应当做的！极为尊贵的莫扎特先生，我要对您说：您忘掉路易丝，和康斯坦策结婚！”

“韦伯先生，您疯了？”

“我没有疯，比我在曼海姆时还要清醒！康斯坦策是一个诚实的好姑娘，是操持家务的好手！莫扎特先生，她爱您！您现在回到萨尔茨堡，回到您的家中，您施展您的艺术才能，有固定的收入。您什么也不缺，除了一个忠实的女人，在她的怀抱里您会忘掉您对另一个人的失望。您现在考虑考虑，不要认为我这样说是因为我有三个无法供养的女儿。上帝会保佑我的！但是我喜欢您，若是

您能成为我的女婿，我会感到幸福！”

在韦伯先生说这番话时，沃尔夫冈试图把他的手从韦伯先生的手里摆脱出来，可是不成，他攥得那么紧，像把老虎钳子似的。韦伯先生说完了，把他的手放开了。沃尔夫冈拿起他的大衣，匆匆地穿上。“再见，韦伯先生！”

“您住在我们这儿嘛！”

他推开门，跳下台阶，伴随着的是韦伯先生的恳求的喊叫声，他请他不要记恨这次痛苦，这次羞辱，这次失望。随后不久沃尔夫冈就到了一个老熟人的家里，他向他提供了住处。在这儿他放声哭了出来。

这期间有一个来自奥格斯堡的年轻小姐下榻在考芬格大街上的“黑鹰旅馆”，她在旅客簿上登记的姓是莫扎特。她是沃尔夫冈的堂妹。是他急迫地请她到慕尼黑来，他神秘地暗示，要她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她非常喜欢她的堂兄，也知道了他不久就有一个收入可观的职务，于是希望，这要她扮演的角色就是新娘了。可晚间和翌日过去了，萨尔茨堡的堂兄还没有露面，这位堂妹的那双勿忘草蓝的眼睛里经常是饱含泪水。在第三天，沃尔夫冈终于露面了，可是看起来一点不像新郎的样子。他向堂妹讲了他原本希望同路易丝·韦伯订婚，而要她扮演的角色就是陪同未婚夫妇前往萨尔茨堡。现在订婚虽已化为泡影，可堂妹已来到此地，她还没有去过萨尔茨堡，于是最好请她同行。堂妹在想，谁知道此去会有什么发展！就这样她同堂兄一道登上了驿车。

萨尔茨堡的宫廷管风琴师 ——《伊多梅纽斯》

父亲和儿子都对这次重逢忐忑不安。在他们的亲切关系上第一次罩上阴影：乐长对儿子感到恼火，他无限期的推迟返乡之行，甚至想方设法阻挠它；沃尔夫冈对父亲不满，他粉碎了他的曼海姆的希望，逼他回到萨尔茨堡。可当他俩重又面对面站在一起时，父亲看到的还是那个他爱得超乎一切的儿子，没有他，他的生活就变得毫无意义，他又回到了身边；而儿子看到的还是那个他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养育者、忠实的永不疲倦的救助者和朋友，对于他来说，他越来越像亲爱的上帝，他把母亲给了他，守护他和照料他，现在他回来了，却没有把母亲带回来。父子俩长时间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乐长终于说话了。“我们把过去一笔抹掉，开始新的生活！去问候你的姐姐，沃尔夫冈！在我孤独寂寞的日子里，她对我是何等的重要，这是说不出来的。——那么说这是我的侄女了！我很高兴，您来这儿看望我们！我真希望，若是在暖和的季节来就更好了，那个时候萨尔茨堡要比悲惨的冬天美得多！”

“最尊敬的伯父！”堂妹说，“同您的结识和您的好意使萨尔茨堡在任何季节对我说来都是一个快乐之地！”

翌日沃尔夫冈得到了教堂管风琴师和乐队首席的任命。当他瞥见签署的名字是可憎的希罗努姆斯时，他真想把它撕成碎片。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在另一天穿上他的礼服，前去宫殿表示感激，像礼仪所要求的那样去做这次接见确实进行得不错，大主教甚至问起了沃尔夫冈对曼海姆和巴黎的乐队的印象。最后他从写

字台上拿起一张纸，沃尔夫冈认出了那上面是他自己的笔迹。大主教说：

“当您在一七七七年八月一日向我提出辞呈时，您表达了您的希望：您在成年时将用赢得更多的赞赏来为我服务。现在您要表明您不再是一个愚蠢的孩子，表明您已真正成为一个男子汉，那我肯定会使您的愿望得到满足。您可以下去了！”

父亲决心不向沃尔夫冈提及所有在去年发生的不快和不幸的事情。但是他慢慢地觉察到这种沉默，对在他身边发生的事情的沉默是不自然的，继续下去简直无法忍受。这样，在一天晚上，当父子俩单独在一起时，沃尔夫冈不得不把母亲的病和死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向他做了报告。乐长没有多说什么，但是当沃尔夫冈说完了时，他在父亲的沉默和目光里看到了一种责备，这也是他本人的自责：若是母亲不同你去巴黎，那她一定还活着！——就是沃尔夫冈同韦伯一家的关系，他的父亲归终也一定要提出来的，这是为了深化儿子的阅世待人，为了使他从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但是他所能告诉给儿子的，沃尔夫冈本人都已说了。儿子也认为从父亲的言词里听到的是对自己处世待人的知识感到满意，做父亲的对这一切早就预见到了，但他对儿子的失望毫不同情。

然而儿子同父亲的那种亲密的老关系却没有完全重新建立起来，在他们中间有着某种陌生的东西；一天，一周，或许觉察不到，但突然间在一道目光之中，在一句话里就感觉到了。在从前，这目光是慈祥的，这话听起来是不一样的。

就是同娜内尔也不再完全和过去一样了。她受父亲的影响太大，无法完全摆脱开他反对沃尔夫冈的情感。她现在已经二十八岁了，而已经习惯于独守闺房，这归于她是一个没有嫁妆的姑娘，这样说也许不是没有道理；她的父亲倾其所有用来培养沃尔夫冈，甚至连娜内尔自己在家庭演出旅行时一齐赚的钱都用上了。是啊，当沃尔夫冈在他第一次居留在曼海姆需要钱时，她把她的全部积蓄都贡献了出来，他对此却没有向她表示任何感激之情。——

她想，他对钱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是一个天才。但是在她的心灵中却留下了一丝怨恨的轻轻痕迹。她不完全把他看做是了不起的、不可比拟的人物，像从前他在她眼中的那样。

这样，这个家庭对沃尔夫冈说来不再完全和过去一样了，前它是安全的宁静的港口，每当风暴来时他都能躲了进去，相确保无虞。

他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音乐创作中去。头一部作品是一热烈欢快的两架钢琴的协奏曲，这是他自己和姐姐写的。随是一首弥撒曲——后来它以《加冕弥撒曲》的名字而著称于——，作品的外观形式严谨，合唱的主调处理，主题的易于了解这些特别符合大主教的要求，他甚至流露出赞赏的表情。沃夫冈写了有着华丽的小行板的降B大调小提琴奏鸣曲；英雄的悲怆的G大调交响曲和与它截然相反的作品；亲切而富有园风的降B大调交响曲，大型的D大调小夜曲；D大调嬉游曲，首作品中有迷人的充满法兰西式典雅的小步舞曲；E大调小琴交响协奏曲，它的傲慢的阴暗的绚丽色彩不再令人想起交协奏曲的巴黎样板了。

三年前，在汉尼巴尔广场，斜对着莫扎特家，开办了一座剧场；可那些在此一直做客演出的剧团都没有给不容易满足的沃尔夫冈留下什么印象。不久，在一七七九年复活节后来了一个新的剧团，它的出色的成就激起了整个萨尔茨堡的热情。它的老板约翰·伯姆率同他的剧团在维也纳凯特纳门剧院演出的歌唱剧使约瑟夫皇帝建立了他的国家剧院。伯姆和他的妻子以及他的几个成员也曾一度属于这家剧院。但旧有的漫游演出的乐趣又攫住了他，于是他再度组织了一个自己的剧团，来到了萨尔茨堡。沃尔夫冈很快和他建立了友谊，并以极大的热情接受了为他的剧团谱写点什么的建议。这个剧团虽然有一支小型的乐队，但演唱力量薄弱，都是些很少受到训练的演员。但有总比没有要好得多。

六年前，沃尔夫冈最后一次逗留在维也纳时曾为格布勒的剧本《托马斯，埃及人之王》谱写过两首合唱曲。现在他又重新拾起这项工作，给第一首合唱曲加上更为丰富的配器，而第二首干脆重

新谱写，还补充了一首终场合唱曲，它的歌词由莫扎特家的老朋友、宫廷号手沙赫特内尔创作；除了这些之外，还谱了一些连接个别幕与幕之间的交响乐风的音乐。在戏剧高潮的地方，即第四幕开始时扎伊斯的大段独白，他运用了本达风格的配乐诗朗诵，可他放弃了口诵和器乐的交替，而经常是口诵由乐队配合和伴奏。演出给人的印象极为深刻；但听觉敏锐的沃尔夫冈觉得难堪，说话的声音也有调性，它们和乐队的调性经常是不和谐的。合唱曲产生了无与伦比的效果，格布勒这部有些可怜的戏剧在这些合唱曲的压力下显得相当吃力。

同剧院的密切接触，通过《托马斯王》的创作以及由于演出的成功，使沃尔夫冈对剧院的热情迸出了灼亮的火花。即使他无法用伯姆的剧团演出大型的歌剧，那至少他要为歌唱剧的舞台创作些新的东西。又是年迈善良的沙赫特内尔，他要乘上他的飞马腾上新的飞行高度，但是随着年岁的增加，这匹带翅膀的马变得更加疲惫和失去活力，远不如它年青的时候。《阿依达》——他的新作品的标题——的创作进展十分缓慢，尽管这部作品只是根据法文原文的改编。在此期间沃尔夫冈拿出了他的《乔装的女园丁》，快速地把它译成德文。它成了伯姆剧团的一个剧目。一七七九年就这样结束了，伯姆还得继续漫游，好心的沙赫特纳尔还一直在为《阿依达》的第三幕绞尽脑筋，可这期间沃尔夫冈已完成了前两幕的谱曲。在一七八一年的九月，一新的剧团来到了萨尔茨堡；它的老板埃马努埃尔·席卡内德像伯姆一样，很快就成了莫扎特一家的朋友，他甚至是登录在册的波采尔射击联队的成员。他要上演《阿依达》，这是一部描写土耳其人的戏剧，此类戏剧在当时受到观众的特别喜爱。席卡内德在他的服装间里有一批精美的土耳其服

本达（1722-1795），捷克作曲家，钢琴家，双簧管家。在德国被称为格奥尔格·本达。作有教堂音乐、管弦乐曲、室内乐、轻歌剧和音乐话剧（即加器乐伴奏的话剧）三部。其中《美迪亚》深受莫扎特的赞赏。——译注
埃马努埃尔·席卡内德（1751—1812），德国台本作家，歌唱家和剧场经理。——译注

装，会使整个萨尔茨堡为之倾倒。沃尔夫冈的音乐也得到了他的赞赏，虽然他还没能预料到，在这部总谱里有着怎样的技巧上的出色之处，怎样的创造才能以及感情是如何的深沉。所有的人都等待沙赫特内尔能最终结束他的创作；沃尔夫冈在这个期间写了一部C大调交响曲——这是他那些最优美的交响曲之一，一部弥撒曲和一首新的小提琴协奏曲；他每天晚上同父亲和姐姐坐在剧院里，席内德给他们长期的免费门票；沃尔夫冈在这里见识到了各式各样的东西：席卡内德的《快乐的贫穷》，一个名叫莎士比亚写的《哈姆雷特，丹麦王子》，歌唱剧，魔术闹剧，还有一部莱辛写的戏剧。这时，九月底，他的老朋友，在慕尼黑任宫廷乐长的卡纳比希给他来信，他终于在选帝侯卡尔·特奥多尔那里为沃尔夫冈取得了创作一部歌剧的委托：为下一个狂欢节谱写节日上演的歌剧；遗憾的是不是德语的，而是意大利语的。选择了伊多梅纽斯的故事做为脚本的基础，老但彻的法文台词得翻译成意大利文，然后进行适当的加工。也许有人能在萨尔茨堡完成这项工作，这样做有很大的长处，使诗人和作曲家能够不断地相互出些主意。

沃尔夫冈高兴得手舞足蹈。他渴求谱写一部大型歌剧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恰好是在慕尼黑，那儿有他的出色的乐队，剧院里是他曼海姆的那些老朋友，这真是太好了！尽管路易丝不再在慕尼黑了；这期间她已应聘去了维也纳，全家一道迁往那里。这对他更好，再度重逢只会使他感到别扭，会使他的无拘无束和欢快的情绪化为乌有，而这是他创作时所不可缺少的。

一个生活在萨尔茨堡的意大利宫廷神甫，名叫阿巴特·瓦雷斯科，他受委托对脚本进行加工，并立刻开始了工作。依据正歌剧的传统，这部歌剧的绝大部分得在现场谱写，以便按照歌唱家的要求去创作他们的咏叹调，这样就得请假了。沃尔夫冈已又在萨尔茨

伊多梅纽斯：克里特国王，参加了特洛亚战争。在返国途中遇上暴风雨，他向海神许愿，如得救，他把在克里特岛上遇到的第一个生物做为祭献。他回国第一个见到的却是他的儿子；他为了履行诺言，杀子祭神。——译注

堡待了两年；因为曾答应过每两年给他一次假期，所以大主教无法拒绝他的请求。可沃尔夫冈听说，他对他的这个热衷旅行的宫廷管风琴师极为不满。沃尔夫冈在想，呐，谁知道将来是什么样子！若是我在慕尼黑取得成功，也许选帝侯就会把我留在他的宫廷里！我会成功的！

瓦雷斯科一两个星期就完成了他的工作，他对沃尔夫冈解释说，他不揣冒昧，在这里面创作了一些完全是新的东西。这位生活在萨尔茨堡的梅塔斯塔西奥的后继者完全缺少梅塔斯塔西奥的创作才能，他写的诗行冷冰冰的，即使是在最富有激情的场面也是如此。因此沃尔夫冈把他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根据法国样式所做的增添上了：海上风暴、船只倾覆、祭祀和神谕的场面。所有这些将为他提供创作最优美的合唱的机会，还有群众的动乱场面和舞蹈的表现艺术。他以狂热的创作激情投身于这项工作，到十一月初，他就能动身去慕尼黑，以便在当地去完成这部歌剧。

他受到曼海姆的那些老朋友的热情款待，为首的是卡纳比希和拉夫。由于选帝侯极为亲切的欢迎，这次连总监西奥本人也殷勤备至。同歌唱家的合作有一些困难。唱主角的是他的朋友拉夫，现在已经三十六岁了，他的声音曾一度使整个欧洲倾倒，可现在不再是那样出色了。尽管如此，或者说，也许正因如此，他格外的敏感，像他喜欢沃尔夫冈那样——他也那样要求，他的咏叹调要完全适合他，像他需要的那样。沃尔夫冈迎合他的意愿，尽管这样做对咏叹调本身并没有好处；这些咏叹调的原稿是更自由更出色的。

沃尔夫冈同扮演伊达曼特的阉人歌手达尔·普拉托打交道时困难还要多些。他是一个新手，还什么都不会；沃尔夫冈只得一个音一个音地教他。他同两个女歌唱演员的合作十分愉快，多罗特娅和伊丽莎白·温德林同他十分相投，对她们要唱的咏叹调极为高兴。

十一月二十九日，皇后玛丽亚·特蕾西亚逝世，在慕尼黑，宫廷进行悼念活动。但是选帝侯让人告诉沃尔夫冈，他不需要担心，《伊多梅纽斯》定会上演。开始排练了，这位最高统治者经常在场。有一次他对沃尔夫冈说：“人们该不会想到，在一颗这么小的脑袋

里竟藏有这么多伟大的东西！一部音乐还从没有给我这样的印象！我完全被迷住了。这是一部宏伟壮丽的音乐！”

这部《伊多梅纽斯》的总谱厚厚的，沃尔夫冈写得指头几乎瘫软了；虽说这一切都不得不在紧迫忙乱中进行，根本没有时间去精雕细刻，但对沃尔夫冈来说，这几周可是一段美好的时光。他觉得自己得到了他的艺术同行的看重和喜爱。选帝侯的热情不仅使他感到高兴，而且也给予他希望，几乎可以肯定，他不会放走他，萨尔茨堡的劳役要解除掉了。但主要的是这项工作本身，它重新使他陶醉在幸福之中。尽管他越工作下去越意识到，用这样一个完全束缚在正歌剧类型上的脚本不可能创作出一部热血沸腾的戏剧。可是他的这部乐谱里现在包含有他的任何其它作品中所没有的美，甚至包括使他扬名的作品在内，每一天都增加有新的精美的东西。

《伊多梅纽斯》还在上演之前，它的名声就已传到萨尔茨堡，沃尔夫冈的父亲心急火燎地想去慕尼黑，可他无法请假。但是命运出来帮助了他：大主教本人突然前去维也纳，去向约瑟夫皇帝表示他对皇后逝世的悼念。这样乐长和娜内尔还来得及赶上彩排，这一天恰巧是沃尔夫冈二十五岁的生日。

两天之后举行首演。剧场座无虚席，还在序曲时——这是一首充满了高度悲剧激情的乐曲，它的结构和展开极为出色——，它就把听众紧紧地抓住了。热烈的情绪逐幕高涨，雄壮的合唱激起了最为强烈的反应；终场是一次凯旋，从在米兰上演《米特里达特》以后沃尔夫冈再没经历过这样的场面。

在《伊多梅纽斯》第三场演出之后，沃尔夫冈本该立刻返回萨尔茨堡。可慕尼黑的狂欢节在吸引他，在《乔装的女园丁》之后他曾经经历过一次；经过最近几周的高度紧张之后，他认为自己有权利度个假期。穆夫提还在维也纳。主要的是他要利用《伊多梅纽斯》的成功，设法使选帝侯能留下他。他想成为歌剧舞台上的一个伟大的大师，他现在已经是了。他需要一个以大剧院为中心的有影响的圈子。除了有着出色乐队的慕尼黑剧院，还有哪座剧院能吸引住他？再说，它对他钦佩得五体投地，会兴高采烈地把他作为歌剧指挥加

以欢迎的！他的父亲对这一切不能视而不见，他看到，萨尔茨堡这块土地对沃尔夫冈来说过于贫瘠了。即使说他对儿子的处世之道还一直不是很信任，对他独自一人在这个大世界的闯荡表示怀疑，但他在慕尼黑看到，儿子周围都是善良忠实的朋友，为首的是卡纳比希，他们喜欢他，崇拜他。若是他能留在慕尼黑，那他的将来就有了保证。于是父亲和女儿单独乘上返回萨尔茨堡的驿车。

在临别的时候沃尔夫冈说：“如果这所有的美好计划都没有成功的话，如果我真的不得不回到萨尔茨堡的话，那在此之前我至少也要好好地轻松轻松！”

他确也这样做了，可却没有长时间中断他的音乐创作。为了向选帝侯表明他也是一位教堂作曲家，他写了一首《慈悲经》，它像是《伊多梅纽斯》的一种宗教的回响，肃穆庄严，乐队处理丰富多彩。他为他热爱的曼海姆朋友写了一首迷人的双簧管四重奏，并开始写一首大型的色彩绚丽的管乐小夜曲。这时他突然得到了立即前往维也纳见大主教的命令。

去维也纳！沃尔夫冈在想。路易丝在那儿！她在一两个月前和皇宫演员朗格结了婚。她以此和他彻底断绝往来，他要把她忘掉，为此最好是再不要见到她。不去，他在想，我不去维也纳！我现在也根本不能离开这儿，否则选帝侯又会忘掉我，那样我的一切努力都会化为乌有。对，我一定这样做！我要给大主教写信，他应该解除我的职务！——但是，至少能从远处再次看到路易丝在舞台上扮演一个大的角色，那还是很好的，——再次听到她的声音，为她的成功而喜悦！她应当成为听众的宠儿，朗格夫人。——有那么一天我要同她较量较量呢！不，我不要这样做！——但是在某一天我要去维也纳。那为什么不是现在？——若是我向大主教辞去职务而没有得到另一个位置，那父亲会说什么呢？——不，我不能这样！那爸爸会气糊涂的！我不可以伤害他，我必须去维也纳，不管我是不是喜欢！

他向他的朋友卡纳比希保证，在慕尼黑继续为他工作，他乘上驿车，在三月十六日的清晨抵达维也纳。

受辱被踢

大主教下榻在歌手大街上的“德意志大厦”。沃尔夫冈在那儿报到，住在同一座楼里。男高音歌唱家切卡雷利，小提琴独奏演员布鲁内蒂早已到达，但住在另一幢楼里。十一点时沃尔夫冈被喊去吃中饭。在餐室里有一张十人用的桌子。坐在上面首位的是大主教的内室仆人安格鲍尔，在他的右侧坐着仆人施劳赫尔，坐在他另一侧的是检票员科伦伯格先生，然后是低级军官察蒂先生，随后是切卡雷利和布鲁内蒂，再后是面包师和两个厨师。

“您，莫扎特，”安格鲍尔先生说，“我请您准时到来，这也是对您有好处，因为我们这儿不等，谁来晚了，谁就坐剩下的位置。您坐在后面吧，喂，请原谅，我是说，您坐到自己的位置上吧。”

“冯·克莱因迈尔先生在哪儿用餐？”沃尔夫冈问。

“冯·克莱因迈尔先生同冯·阿尔科伯爵一道用餐”。安格鲍尔先生回答说。

“莫扎特大概是喜欢同冯·克莱因迈尔先生一道用餐吧？”面包师说，“难道我们对您有什么不好？”

沃尔夫冈对他不屑于回答，他祝大家胃口好，随后就在切卡雷利和一个厨师之间坐了下来。

“您，莫扎特，”安格鲍尔先生说，“在四点我们有一场大型音乐会。您也要参加演出！”

“内室仆人先生，”沃尔夫冈回答说，“您受有委托通知我？”

“是否我受有委托通知您？对，您不知道，莫扎特，我是您的上司吗？”

“您是我的上司？您，安格鲍尔，我怎么不知道！”

“您，莫扎特，”安格鲍尔先生说，“我不喜欢激动，特别是在饭

桌上，因为这对消化没有好处，而我的胃还有点毛病。现在我给您一个忠告：相信我告诉您的！我不作弄您，刚才发生的我不在乎，但是事情就是这样：宫廷乐师与仆人是同一个等级，而仆人就得把内室仆人，也就是敝人，看做是上司。现在我对您再说一遍：四点钟我们有音乐会，您得参加演奏。演什么，我让您决定。要穿上制服。有二十几位高贵的客人出席。就这样！现在我要安安静静地用餐了。”

沃尔夫冈没有回答，开始吃饭。两个厨师私下交换了高兴的目光；但是从总的说来，沃尔夫冈受到了欢迎，这超出了刚才那件事情所给他带来的不快。交谈很快变得愉快起来。布鲁内蒂用意大利语告诉沃尔夫冈，大主教对他很恼火，因为他超过了假期；因此他才让人把他也安排到德意志大厦，好加以监管。再说他对他的那几个乐师从不当做回事，把他们拉来扯去，用来摆门面，可却从不额外多付一个铜板，尽管在维也纳所有的东西比在萨尔茨堡贵多了。

沃尔夫冈一吃完就对内室仆人说：“安格鲍尔先生，我可以离开吗？我路上很累，若是我真的四点钟要演奏，那在此之前我一定要休息会儿。”

“莫扎特，就我而言，您可以安心地离开。”内室仆人说。

他回到他的小房间，躺在床上，想睡一会儿。但是他的血还因刚才的事情而沸腾不止。这么说，他是一个仆人！他同仆人是同一等级，得把内室仆人看做是上司！我该就这样忍受下去？——他跳了起来，在房间走来走去；随后他走到窗前，把窗户打开，让清新的三月空气使他发热的头脑镇静下来。附近的一座教堂上的钟声响了，低沉的降E音还一直在他的耳鼓里轰鸣，这时时而从近旁，时而从远方，时而嘹亮，时而嘶哑，从一个教堂跟着另一个教堂，相继传来了：G大调，C小调，B小调，F大调，四分之一中间音，不纯的、无法命名的调，这一切都可怕地然而却出色地混在一起。这么多钟楼，大概哪一座离路易丝最近，向她报时？——他关上窗户，重又躺在床上，思绪茫然。她离他多远，或者不如说，她离他多

近！也许一两分钟就能到她那儿！今天晚上她在歌剧院演唱，这一点他完全可以肯定；演唱格雷特里 的《泽米尔与阿佐》。她扮演泽米尔，一定好极了！若是下午的音乐会不是太长的话，那他结束之后要赶到歌剧院去。在一个偏远的包厢里，她肯定发现不了他，——他要坐在那儿去看她，——这也应当是最后的一次。

“ 沃尔夫冈！嘿，沃尔夫冈！ ”

他睁开眼睛，看见是切卡雷利，他坐在他的床上，摇动他的肩膀。

“ 我的上帝！ ” 他说，“ 您睡得真香啊！沃尔夫冈，是换衣服的时候了！不要计较和仆人在一道用餐！这归终没什么大不了的！再见！ ”

沃尔夫冈急得满身汗水，他得全部衣服都换。这时仆人施劳赫尔也来了。

“ 快点吧，莫扎特！尊敬的主人已经问起过您了！现在您跟我来，我告诉您，您该在哪儿等着，直到该您上场。 ”

沃尔夫冈随他穿过一条走廊，直到前厅，这儿作更衣室用，里面聚集着一大群随从。随后他进入一个小房间，切卡雷利和布鲁内蒂已坐在那儿等待。音乐会很快开始了。开场是布鲁内蒂的小提琴独奏，随之是切卡雷利，他演唱了哈塞歌剧中的一首技巧性的华彩咏叹调。当沃尔夫冈进入音乐厅时，欢迎他的是一阵热烈的掌声——这与习惯相悖——，这使他清楚地感到，维也纳贵族中的上层人物还一直在记着他。他选择了他巴黎的A大调奏鸣曲，当这首乐曲的最后一个动人的乐章：土耳其进行曲结束时，听众的掌声不断，随后都从座位上立起身来，拥到钢琴旁，入迷地谛听加演的乐曲，沃尔夫冈可说是有求必应。当他终于结束了时，人们还不想放过他，他虽感到少许疲惫，但却高兴得神采奕奕。老侯爵科罗莱多抓住沃尔夫冈背心上的纽扣——他的儿子穆夫提却对此气得面色煞白——，记起他还是七岁的孩子时在自己的沙龙里演出的

情形。这时他也立刻听到首相考尼茨、加利岑侯爵、帕尔菲伯爵和许多其他人的声音。他被问道，在维也纳要待多久。——这取决于大主教阁下。——他是否有兴趣在一些社交场合演奏？——这也要由大主教阁下决定。——这时图恩伯爵夫人走了过来，这位漂亮可爱的伯爵夫人说：“莫扎特先生，如果我现在能向亲爱的上帝恳求一次恩典的话，那我就要说：亲爱的上帝，让莫扎特留在维也纳！但是您不要告诉别人！否则您的主人会认为，我要把您从他那儿拐走。糟糕，他来了！好了，别对他说！”

“您做得很好，”穆夫提说，“您今天给我赢得了尊敬。您将功补过了！但是，现在您可以下去了。”

沃尔夫冈躬身，然后又重新转向图恩伯爵夫人，她惊愕地听了大主教这番话。

“如果可以问的话，亲爱的莫扎特先生，您犯了什么过错？”

啊，这个“您”和她那亲切、热情的声音与穆夫提的生硬的“您”相比，他听起来是何等舒服呵！——他述说，在慕尼黑上演了他的《伊多梅纽斯》之后，他自己决定休了几天假，因为那时他的主人不在萨尔茨堡。——“这就是他对我的初次见面礼”。最后他说，“现在您能够想像，给这样的主人服务，我该是多么高兴的了。现在我必须下去了。”

“为什么呢？”

“这是他给我的命令。”

“是这样！我们在这儿还有半个小时喝茶的时间，我邀请您到我们桌子来。走！把您的胳膊给我，莫扎特先生！”

“伯爵夫人，您知道我是多么感激您！”

他领着伯爵夫人从他的主人身边走了过去，大主教恼火地凝视着他。莫扎特跟在其他客人后边进入餐厅，那儿摆好一系列小桌

德语中“您”（Sie）是尊敬的称呼，而Er是介于 Sie（您）和du（你）之间的一种对男性的称呼，通常是上级对下属的用语。在这部作品中，大主教对莫扎特父子用的都是这种称呼。中文没有对等的词，一律译成您。——译注

子。内室仆人向伯爵夫人指出了她的座位。

“您再搬一把椅子来，安格鲍尔！”沃尔夫冈说，“我与夫人坐在一起。”

“遵命。”安格鲍尔先生说。

“亲爱的莫扎特先生，您已经认识我的丈夫了，”伯爵夫人说。

“这是我的女儿克里斯蒂安娜！”

一位十六岁的漂亮姑娘把手递给他。大家都坐了下来，在一两个小时之前的中饭时，沃尔夫冈还坐在厨师和仆人中间，现在他挑衅地向坐在隔一两张桌子远的地方的大主教望去。但是他看到的只是他的红黄色的假发，它不时出现在老侯爵科罗莱多宽大的肩膀后面。

“您应当留在维也纳，莫扎特先生！”图恩伯爵说。“维也纳是一座出色的音乐城市，一个有所作为的音乐家，在这儿是有用武之地的。特别是，如果您要写歌剧，像《伊多梅纽斯》在慕尼黑取得的那样成功，那在——”

“伯爵先生，您听说过吗？”

“您的大主教到处宣扬。在慕尼黑那儿也有好的歌唱家吗？”

“男歌唱家是个问题，”沃尔夫冈说，“一部分太年轻了，一部分太年老了。但是女歌唱家都不错！两个温德林都很出色！”

“我们这儿有一个从慕尼黑来的女歌唱家，唱得好极了，”伯爵夫人说。“朗格夫人。她来的时候还叫韦伯。莫扎特先生，您听说过她吗？”

听到伯爵夫人这席话，沃尔夫冈面色变白，他说，他在曼海姆认识她本人。

“她今晚演出《泽米尔与阿佐》，”伯爵夫人说。“您到我们包厢来！您会得到很好的享受！”

从邻近桌子站起一位高大肥胖的先生，这是俄国公使加利岑侯爵，他向沃尔夫冈走来，沃尔夫冈立刻站了起来。

“我亲爱的莫扎特先生，”侯爵说，“我明天下午举办一个小型音乐会，如果您能允诺参加演奏，那我深感荣幸。”

“我必须恳求阁下，”沃尔夫冈说，“去向尊敬的大主教大人提出请求！”

“我已经这样做了，他没有反对。”

“那我非常高兴前往，尊敬的大人！”

加利岑侯爵刚一重新坐下，副首相科本茨尔伯爵来了，他提出了同样的请求。他也已从大主教那儿得到了应允。沃尔夫冈为他的那位主人的做法感到诧异之极，刚才他还对他恶狠狠地瞪了几眼呢。

“现在，”当科本茨尔伯爵又走开了时，伯爵夫人说，“我看不出，为什么我们不也向莫扎特先生提出青求。不是吗，弗朗茨？”

“当然了，”伯爵说，“可我不高兴去求大主教恩准。您只管来参加我们固定日子的聚会好了。每个星期三晚间八点开始。如果您幸运的话，您能遇到皇帝！他经常去我们那里。”

“看来该走了，”伯爵夫人说，“科罗莱多老爹已经告辞。我们学他的样子！莫扎特先生，您同我们一道去歌剧院，好吗？”

一个小时之后，沃尔夫冈忐忑不安地坐在胡浮堡宫廷剧院里。他的位置可不像他原先想像的那样在一个阴暗的角落，而是在图恩伯爵的包厢里，与皇帝的包厢不远，是十分惹眼的地方，再说美丽的伯爵夫人和她可爱的女儿吸引着所有的目光。

沃尔夫冈在巴黎时经常听格雷特里的非常有名的作品《泽米尔与阿佐》，对这部歌剧形式的童话评价极高，相信自己对它早已熟悉了。但是今天晚间他觉得像是头一次听到它似的。难道是用德语的缘故？是这种语言使他对一切更为熟悉？开头时他认为是这样的，但是不久他就清楚了，是因为路易丝演唱的缘故，是在她的歌唱里有着灵魂的缘故，这个灵魂就是从前他本人用他的《卢乔·西拉》中的音乐唤起来的。当路易丝那样轻蔑地拒绝了他时，他后来对这个灵魂感到绝望。这使他对分手感到轻松些，是啊，他开始去忘掉路易丝了。可现在她又出现在这儿，又有了这个灵魂。路易丝甜美歌声把这个灵魂带到他的耳边，失掉她的那种感觉

又像当时那样强烈地袭到心头。帷幕落了下来，听众鼓起了掌声，伯爵夫人面转向他问起他的印象，这时他竭力使自己镇静下来。一个看守包厢的仆人走了进来，他轻声对沃尔夫冈说，外面有人找。在包厢门前站有一个剧场仆役，他告诉他，朗格夫人请求莫扎特先生立即去拜访她。沃尔夫冈随着这个人，穿过一道挺神秘的小门，顺着旋梯走下，通过一条长廊。沃尔夫冈敲了敲门，应声走了进去。

路易丝卧在沙发上，她没有卸妆，披着一件披风。

“莫扎特先生，”她说，“我在图恩的包厢里看到了您，您不愿握握手？您坐吧！”

“谢谢，我能站着。”

“这我不怀疑，”她说，“可这使我神经紧张。我对您只有一点请求，亲爱的沃尔夫冈先生：不要再生我的气了！”

“尊敬的夫人——”

“噢，别说什么尊敬的夫人了！过去您称呼我路易丝小姐，那现在看在上帝的分上您叫路易丝夫人好了，如果您觉得叫路易丝过于亲热的话。我当时拒绝了您，那时我还是个年轻的蠢东西，脑子里只想在慕尼黑出名。现在，您在慕尼黑也取得巨大的成功！古斯特尔·温德林给我写信，描述了《伊多梅纽斯》上演的情况！这一定精彩极了，我感到遗憾的是我没有演伊利亚。这是一个光彩夺目的角色！您给她写了迷人的咏叹调！”

“迷人？”

“这儿会不会上演《伊多梅纽斯》？若演的话我可是太高兴了！”

“您的父亲好吗？”

“我的父亲死了。您还一点不知道？”

“伟大的上帝呵！这太可怕了！”

“去年当我受聘前来维也纳时，我们全家都一同来了，父亲在剧院售票处得到一个小位置。可这是他最后的喜悦，四个星期之后他就中风去世了。”

沃尔夫冈眼内充满了泪水。路易丝观察到了，她暗地里感到奇怪。

“沃尔夫冈先生，您在维也纳还要待一段时间吧？”

“这取决于我们的大主教，他也在这儿。”

“来拜访我们家一次吧！他们会非常高兴地再见到您！您真的不知道，他们大家是多么惦念您呵！”

“他们大家？”

“是的，沃尔夫冈，我也是！您是一个可爱的人！现在您总该把您的手递给我吧！”

沃尔夫冈把手伸了过去，把她的手放在嘴唇上。

“他们住在彼得旁的上帝的眼睛里，母亲和妹妹。在维也纳有许多稀奇古怪的名字！但至少能找到它。彼得旁是广场，上帝的眼睛是那座房子的名字。”

“我不知道能否抽出时间，”沃尔夫冈说，“我非常忙。”

“您也要像我那样做，沃尔夫冈？您也变得这样傲慢了？不愿意同可怜的韦伯一家人再有任何关系了？”

“我相信，”他回答说，“您对我很了解，夫人——路易丝，这话不是当真说的。好吧！我会去一次的。”

“我会去一次的！多么亲切呵！您什么时候会去一次呢？我们定个日子！我们约好：下个星期天下午去喝咖啡！我也去。或者，您希望我不去？”

“啊，路易丝！”

“那么好了！说定了！您得走了，休息时间马上结束。您能找到路吗？您等一等，我告诉您到楼梯怎么走！”

她立起身来，紧靠着沃尔夫冈站着，沉默地望了他一会儿。——“我多么愚蠢呵！”她说。“沃尔夫冈，您得走了。”

“路易丝，您幸福吗？”

“幸福？我唱的时候，我就幸福。”

“那么在家呢？您现在已经结婚了嘛！”

“走吧，沃尔夫冈！另找个时间！下个星期天下午，在彼得旁

上帝的眼睛里！”

“真可惜，您被人喊走了，”图恩伯爵夫人在沃尔夫冈回到她的包厢时说道。“您知道谁问起您来吗？您向那儿看！”

“皇帝！”沃尔夫冈喊道。

“对！他希望不久能听到您的演奏？呐，我来安排好了。”就在这当儿，约瑟夫皇帝把脸转向莫扎特，亲切地用目光示意。

翌日清晨，沃尔夫冈被召到大主教处。“若是我早知道，”他的统治者这样对他打招呼，“您在维也纳这样表现，那我肯定不让您前来。您不知道高低尊卑！因为王公贵族喜欢您的钢琴演奏，您就马上觉得您和他们是同样的人了。您怎么想到和图恩伯爵一家坐在一张桌子上？”

“是他们要求我的！”

“那您必须拒绝！那您必须说，与贵族同坐一张桌子，对您这样的人是不合适的！”

“我已经坐过数百次了，没有一个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合适！”

“可不是在我的家里！您是在为我服务！”

“阿尔科伯爵也为您服务，他可与贵族坐一张桌子！”

“您在想些什么！阿尔科伯爵本人是一个贵族！”

“第一，我也是个贵族，”沃尔夫冈说，“我能称自己是莫扎特骑士，若是我喜欢的。第二，人的心灵才使人变得高贵！”

“您发昏了！您发疯了！您精神错乱了！您是一个不知羞耻、不要脸的家伙！”

“我根本不是家伙，必须请您不要再给我加这样的头衔！”

大主教脸变得煞白。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道：“我没有兴趣同您生气。我现在告诉您：只要您为我服务，那您就得听话！我禁止您在我的家里与我的客人同坐一张桌子！您听懂我的话吗？”——沃尔夫冈躬了躬身。——“那好！您可以下去了。停下！还有一点：加利岑侯爵要您今天在他那儿演奏。我同意了，但是安

格鲍尔带您去，把您交给侯爵大人的仆人。您听懂了吗？我不愿意，您在那儿给大人物演奏，让人把您直接带到王公贵族面前，好像您是被邀请似的。退下去！”

次日是一个星期天，下午沃尔夫冈前去彼得广场旁“上帝的眼睛”大厦，韦伯夫人和她的三个女儿就住在三楼。韦伯夫人完全按着她丈夫的作风，把他当做像是失掉的儿子由于奇迹重新找到了似地来欢迎他，约瑟法依然保持着她所习惯的不为所动的平静，已经开始变成一个年轻的少女的索菲怀着一种被压抑下去的欢乐。她们的母亲说，康斯坦策还在厨房忙碌，像通常一样，她什么都要自己动手。但是今天是星期天，沃尔夫冈说。——是啊，难道他认为，一个主妇星期天就没事可干了？人们星期天也要吃饭，饭后也要清理厨房，若是还要接待一位亲爱的客人的话，那还要烤面包和烧咖啡。

现在康斯坦策走了进来。沃尔夫冈发现，她在这两年变得好看了，她长得有些像路易丝。若是她那双闪闪发亮的黑色小眼睛不总是那样引人注目地四下顾盼的话，那人们几乎可以说，她就是路易丝，虽然不妩媚，或者根本不漂亮，但怎么说也不是丑陋的。门铃响了，路易丝和她的丈夫宫廷剧院演员朗格走了进来，他中等身材，长得匀称，是一个极为英俊的男人，他在剧院饰演第一主角，是维也纳人的偶像。路易丝穿戴极为时髦，漂亮极了，然而朗格先生显然更漂亮更时髦。他带来一大束花，他用著名的朗格式的鞠躬把花束递给他的岳母，他的鞠躬方式在维也纳是无法模仿的。随后，他和沃尔夫冈相互认识，他感到意外，却也高兴，这位莫扎特先生竟是这么矮小和不显眼的人，由于他死去的岳父的多次闪烁其词的暗示，他对此人曾有过嫉妒之心呢。

这是一次很惬意的咖啡聚会，只是康斯坦策那双黑色的小眼睛有时带着谜一般的表情停留在沃尔夫冈身上，这使他感到困惑。朗格先生当然也听到《伊多梅纽斯》的成功，在交谈中间他问沃尔夫冈，是否有兴趣为维也纳的国家歌剧院写点什么。他的同事斯

台芳尼，也是戏剧顾问和导演，手头上有一部很好的脚本，题目叫《后宫诱逃》。沃尔夫冈回答说，在接受《伊多梅纽斯》的委托时，他也正好在谱写一部类似题材的歌剧，他当然很高兴同期台芳尼先生谈谈这件事情。朗格先生答应为他进行联系；他有这么一个预感，他说，这件事会搞出个名堂来的。又谈到了，他看来是个哈姆雷特，想的多，做得少，随后朗格夫妇俩就预感这个问题开始争论起来，气氛变得很紧张，路易丝快要发火了。沃尔夫冈单独同韦伯家的人交谈，开始觉得不大自在。——他站了起来，说道，他得走了，因为今天晚间大主教那儿还有个音乐会。

四月初，沃尔夫冈被要求在一个大型音乐会上参加演出，这是为维也纳声乐艺术家的遗孀和遗孤募捐而在凯特纳门剧院举办的。这样的音乐会每年举行四次，在基督降临节期间和复活节期间各举行两次，这是维也纳音乐生活中最盛大的活动，得到这样的邀请对沃尔夫冈是一种特殊的荣誉。沃尔夫冈选择了他那部优美的C大调交响曲和一部钢琴协奏曲。同优秀乐队排练已使他充满欣喜。在节目单上提到了，“骑士莫扎特”先生还是一个七岁的儿童时就以作曲家和艺术的成就，特别是他在钢琴演奏上的娴熟和优美在维也纳赢得了听众的一致赞赏。这像是说，他的所有崇拜者又都重新聚到一起，向他表明他们没有忘记他。剧场座无虚席，沃尔夫冈受到了热烈欢迎。音乐会的第二部分是阿尔布雷希茨贝格的一部清唱剧，一流的歌剧歌唱家演唱了四重唱，优美的声音使沃尔夫冈如痴如醉。

音乐会结束后，沃尔夫冈和独唱演员来到一家高雅的酒馆庆祝，朗格夫妇也在其中。朗格先生带来了他的同事斯台芳尼，不久前他对他讲了些沃尔夫冈的情况。这是一个美妙的夜晚。沃尔夫冈受到了多方面的称赞，都一再说道，他必须留在维也纳，不应当

基督降临节指圣诞节前的第四个星期至圣诞节期间，复活节期间指复活节前一周而言。——译注

阿尔布雷希茨贝格（1736—1809），奥地利管风琴家，作曲家，教师。——译注

回到萨尔茨堡。路易丝谈到了《卢乔·西拉》中优美的咏叹调和沃尔夫冈的《伊多梅纽斯》取得的成功。斯台芳尼拿出了他的歌剧脚本，当午夜后人们分手时，沃尔夫冈斩钉截铁地答应他把《后宫诱逃》谱写出来。

次日，中饭时他又坐在仆人和厨师中间，他忆起昨天晚上。——我必须留在维也纳！他老是这样想。这儿的一切都向我招手！我举行音乐会，教几个报酬优厚的学生。我要写一部歌剧，能赚许许多多钱！爸爸必须看到，在萨尔茨堡从吝啬的大主教那儿讨生活是毫无意义的，我在那儿根本就没有前途！

饭后他给父亲写了封信，描述了他的成功和他的前景。

沃尔夫冈一天比一天更耽于这样的念头：他会留在维也纳。甚至在不久的将来得到一个职位的希望就可实现。因为宫廷乐长邦诺已经七十一岁，不久就要退休；他的继任可能是萨列里，他的位置会由第三乐长施塔策尔取代；可没有人知道谁来占据施塔策尔的位置。除了他还有谁更合适呢？

大主教命令沃尔夫冈为下一次音乐会写一首小提琴奏鸣曲，和布鲁内蒂一道演出。在一两天之内他已把两个乐章完全想好并着手把它们写下来，这时他父亲来信，对他的上一封信做了答复。他要沃尔夫冈在找到另一个新的报酬优厚的职位之前，无论如何不要辞职。为诺言和模糊的前景而放弃固定和可靠的收入，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轻率举动。

沃尔夫冈对父亲的来信深感失望。他看到在萨尔茨堡的未来黯淡无光。可他还没有想到认真地去抗拒父亲的意愿，但对工作的乐趣失去了。这首新奏鸣曲的小提琴声部是布鲁内蒂用的，他写了下来，就算了事，而钢琴部分他信任自己的记忆力。为了不引人注目，在音乐会上，他在谱架上放了一两张白纸。效果出人意料。

萨列里（1750—1825），意大利作曲家，指挥家，教师。1788年继邦诺任维也纳宫廷乐长及音乐家协会指挥，直到1818。作品中有歌剧约四十部——译注

外：这首G大调奏鸣曲成了一首杰出的作品。听众为之倾倒，又一次向大主教极力赞美他的乐队首席。但是当客人退场之后，他把沃尔夫冈召到面前，要看他的钢琴部分的乐谱——这是一次极不愉快的场面，沃尔夫冈再次被他的主人痛骂为轻狂的、不知羞耻的、放荡的家伙。

大主教在四月二十七日举行了他的最后一场音乐会。四天之后，命令所有的乐师立即返回萨尔茨堡。在此期间沃尔夫冈向父亲报告了他同大主教最近一次冲突，再一次表达了他热切的愿望：结束这种屈辱的工作，留在维也纳。也许父亲会看清楚的！他得等待父亲的答复，还不能够动身。于是他对内室仆人解释说，他得等不少人付给他酬谢，因此请求再待一个星期。安格鲍尔先生进去禀告，稍倾又出现了：大主教大人并不反对他自费再停留一两天，但他必须立刻离开这所房子。沃尔夫冈领到了他的旅费，很快收拾好他的箱子，最后把乐谱塞了进去，离开了德意志大厦。

他带着箱子站在大街上。天正下着大雨，人们从他身边匆匆跑过，不久他就感觉到他浑身上下湿透。到哪儿去？——他想起了韦伯夫人，到彼得广场并不太远。

康斯坦策给他开了门。是的，房间还空着。莫扎特先生真的要住在他们这儿？

“就一两天，”他说，可这时她已经跑开了。“母亲！母亲！莫扎特先生要住在我们这儿！”

这了一会儿，韦伯夫人出来了，她欢迎沃尔夫冈，他觉得她好像喝了烧酒似的。但是她心情愉快。和蔼可亲。是呵，她早就想到了莫扎特先生会来，不管住的时间长也好短也好，——不管怎样，这令他们全家都感到莫大的高兴，她惋惜的只有点，她的弗里多林不在世了，他对莫扎特先生一直是那么看重。

康斯坦策把他领到他的房间，随后返回到起居室，韦伯夫人正惬意地坐在她的靠背椅上，用手抚摸着卧在她怀里的那只猫。

“好了！”她说，“现在他来了！”

“可只住一两天，母亲！”

“我们一直在期待。虽说只有一两天，可这段时间要好好利用！想想你路易丝姐姐说的话！他的前途不可限量！你是一个穷苦的姑娘，你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你也不美。若是你能得到像莫扎特先生这样的丈夫，那你真得感谢上帝呵！利用这个机会吧！当他火热火燎的时候，你就对他说：把戒指戴到手指上一切就都会好了！”

一个大主教的仆人五月九日出现在“神的眼睛”，递给沃尔夫冈一个命令，立刻到德意志大厦去。宫廷仆人施劳赫尔接待了他“您，莫扎特，您必须今天动身回萨尔茨堡！大主教大人要交给您一个包裹带回，事情非常紧急。”

“我感到遗憾，”沃尔夫冈回答，“我无法为大人效劳。我还没有把钱收回。我已经离开了这里，靠自己的费用生活；他人不能要求我破费的！”

施劳赫尔转去禀报，随后立即返了回来。——“大主教大人要同您谈话。我已经说过了，您应该今天动身，所有的座位都已按排妥当。”

沃尔夫冈站在他的统治者面前，此人用阴沉的目光从上往下在瞧他。

“您还一直在维也纳？”大主教开始说话了。“您大概对大城市的乐趣还不能马上丢开？您什么时候想到回去，您这个小子？”

“我已经请求过不要用小子称呼我！我没有必要对此忍受！若是所有的座位都安排好了，我今天晚上可以动身。”

“因为您又没有及时地管好自己！您是我所认识的一个最轻狂的小子！没有一个人为我效劳像您这样恶劣！”

“请注意，”沃尔夫冈说，“维也纳所有高贵人物，甚至大主教大人的父亲对此持有不同的意见！”

大主教脸色变得煞白。“您是一个不知羞耻的小子！一个流氓！一个笨蛋！我劝告您今天动身，否则我写信给萨尔茨堡收回您的薪俸！”

“大主教大人为此大可不必给萨尔茨堡写信！如果您不满意我，那我辞职好了！”

“什么？”大主教喊了起来，“您要威胁我？好呀，您这个笨蛋！那儿是门！滚出去！我不要再和您这样可悲的家伙打交道！”

“而我，”沃尔夫冈说，“也不想再和您打交道！为了父亲的缘故我吞下了您对我不断的侮辱和谩骂，现在一切都该收场了！”

“您见鬼去！”这位上帝的仆人大声咆哮。

“我去了，”沃尔夫冈说。“明天您会得到我的辞职书。”

沃尔夫冈回到韦伯家他的小屋里，他立刻起草了一封给他的统治者的辞职书，他用礼貌的口吻说明，他对想比从前能更多地给大主教赢得光荣的期望无法实现而深感遗憾，为此他请求辞职。随后他给父亲写了一封长信。

“我现在还怒火中烧，”他开头就这样写道，“您，我最亲爱最善良的父亲肯定会支持我。他们这样长时间地考验了我的忍耐，可我终于经受不住了。在萨尔茨堡效力，我不想再这样不幸下去。今天是我的最最幸福的日子！您听！——”随后他详细地，逐字逐句地描绘了大主教的可恨的举动。——“对于我说来，我的荣誉高于一切，”他继续写道，“我知道，它对您也是如此。您根本不必为我操心！我在这儿很有把握。难道您认为，我通过这个步骤会在贵族和皇帝那儿引起恶感吗？大主教在这儿遭到普遍的痛恨，特别是皇帝。皇帝没有邀请他去拉克森堡，这使他感到恼火。现在我的幸福开始了，我希望我的幸福也会成为您的幸福！您写信给我，说您感到快乐，您事实上也应当快乐！若是大主教对您有顶点不礼貌的举动，那您和姐姐立刻到维也纳我这儿来！我们三个人能生活，这一点我以我的荣誉担保！当然，如果您能在萨尔茨堡再生活上一年，那对我更好。告诉我您感到快乐，这也是我现在的幸福所惟一缺少的。我恨大主教恨得发疯！”

第二天清晨，当沃尔夫冈醒来并回想起昨天发生的事情时，他充溢着一种不可名状的幸福感。自由！终于自由了！摆脱掉屈辱

的枷锁！再不回萨尔茨堡了！自由地在维也纳，在美丽的巨大的维也纳，这儿的人们爱他，会把他捧在手上！——早餐后他立即前去德意志大厦，为的是会见侍卫官阿尔科伯爵，让他转交他的辞职书。可他受到的接待非常不友好。

“莫扎特，您究竟在想些什么？”这个肥胖的御膳长问。“您认为大主教大人已经解除了您的职务？”

“肯定的！”沃尔夫冈说。“大主教大人已经说过，他不再和我打交道，我该见鬼去。难道这还不是解雇？”

“不，”阿尔科伯爵说，“这不是正式的解雇。您知道，大主教是多么仁慈。每当他肝火旺的时候，他说的话就不是他心里想的，随后就感到后悔了。”

“伯爵先生，可别人对我说的话我却是认真看待的；这儿是我的辞职书，这儿是我的旅费！”

“这两样我都不接受！那样我就对不起您的父亲！莫扎特，您是一个年轻的轻率的人！您若是更多地关心您的工作的话，那——”

“我想，我做得光明磊落！伯爵先生，您本人是证人，我在这儿举行的每一场音乐会上——”

“这我知道，这我知道！对此我也没什么可说！但是您该多露露面，明天在安特卡麦拉宫，这样大主教大人就能注意到，您遵照他的命令等在那儿！我的上帝呵，您老是忘记，您也是一个类型的仆人！不，莫扎特！您要理智！根本不要谈什么退职。再说事前您也得请求您父亲的同意，否则这就是您的过错了！”

“伯爵先生，我对我父亲犯下什么过错，这我明白得很，或者比您认识得更清楚！若是得从您这儿知道，那就太糟了！”

“莫扎特，若是您撒野的话，那我根本就不再同您谈话！”

“我根本不是撒野，伯爵先生！我只是要告诉您，事情就是这个样子。我成年了，不需要我父亲的同意！”

“我再告诉您一遍，我不接受您的辞职书！等我们回到萨尔茨堡再说！今天我要给您的父亲写信，他该使您的头脑清醒清醒。”

沃尔夫冈非常激动地离开了德意志大厦。他根本不想再回到萨尔茨堡，可他想到，若是这个阿尔科伯爵真的那样做，并对父亲进行挑唆的话，那他就会同父亲有一场艰苦的斗争。或者他确实有道理？首先取得父亲的同意，果真是他的义务？他的父亲从他的儿童时代起对他就享有的那种巨大的权威，现在又一次显示了力量，沃尔夫冈几乎觉得阿尔科伯爵是对的。不！若是他父亲现在在这儿，那他会亲眼看到他的儿子是如何到处受欢迎，一切是如何向他招手，得到谱写一部歌剧的委托，在音乐会上，教课，甚至也许一个乐长的职位的最美好的前景都展示在他的面前，那他肯定会无忧无虑并亲自催促沃尔夫冈放弃在那位君侯宫廷的职位，此人一直是那样恶劣地待他，压制他，刁难他。他一再地思虑，整天被这些念头折磨。当他想到昨天时，他都无法理解他当时怎么能够感到那样幸福。

一两天后，沃尔夫冈晚间返回住地，他在床头桌上发现了一封来自萨尔茨堡的厚厚的信。当他打开它时，他的心急剧地跳动起来，然而读了头几句话，他仿佛挨了当头一棒。他匆匆地浏览了全信，随后躺倒在床上。写这样的信难道是他的父亲？对他的困难毫不理解，这样严厉，这样无情，这样——陌生！最后的一句话是怎么写的？——你别这样做，那样我就没有你这个儿子！——

沃尔夫冈把信读了一遍又一遍；随后他坐了下来，试着再一次取得父亲对自己做出决定的理解和同意。“我最爱的父亲，为了取得您的欢心，我宁愿牺牲我的幸福，我的健康，我的生命。但是我的荣誉，它对您说来超于一切！我不是个毛头小伙子，不是个孩子！上帝知道，离开您这对我是多么沉重。但我宁愿去求乞，也不愿再给这样一个主人效力，因为我再也忘不掉我这些年月所遭遇到的一切。”

大约一个星期之后，一个大主教的仆人出现了，他带来了阿尔科伯爵的一封信，请沃尔夫冈中午到他那儿去，他从他父亲那儿收到一封信，这封信极为重要。

伯爵这次特别客气地接待了他，多次感谢他的到来，并请他坐下。

“亲爱的莫扎特先生，”他说，“您的父亲对这次令人不快的争端感到不安，他请我尽力再次想想办法。”

“您不必白费力气了，伯爵先生！我的决定是不可动摇的。”

“是呵，可这究竟是为了什么？谁为一位伟大的主人效劳，他也就一定能够吞咽下一两句难听的话，事情就是这样。您相信，我本人不也是时常如此吗？”

沃尔夫冈耸了耸肩。“为什么您忍受，您有您的理由，为什么我不能忍受，我有我的理由。”

“我亲爱的莫扎特先生，您还非常年轻！您在生活中还会经历某些事情，还要忍受某些比一两句难听的话更厉害的对待呢。我这样说真的是为您好！让步吧！按您父亲的话去做！您别这样傲气了！”

“我不是傲气，伯爵先生！若是别人好心待我，那我是世界上最好的男子汉。但是，若是有人看不起我，轻蔑地对待我，那我能高傲得像一个狒狒！”

阿尔科伯爵笑了起来。——“狒狒是这样高傲？这我还从来不知道呢！”他又笑了起来，拍着沃尔夫冈的肩膀，笑得几乎停不下来。——

“莫扎特先生，您看，我们又能笑了！已经迈出了和解的第一步！”

“我不知道我笑过了，伯爵先生！”

阿尔科伯爵扭过头去，把一句骂人的话吞了下去；但随后他又变得和颜悦色。“您的父亲求我，”他又开始说道，“对您谈谈经济方面的情况。在萨尔茨堡您有固定的收入，在这儿您除了希望没有别的。莫扎特先生，相信我，您眼花缭乱晕头转向了！在维也纳一个艺术家的荣誉是不会持久的！开头时，人们兴高采烈，但是几个月一过，维也纳人就又要新的玩艺了，而您就会被忘掉。这都是您父亲的话，我完全赞同。开头时，您会赚不少钱，甚至很多，比在

萨尔茨堡多得多，但这不会持久，您呆在这儿，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

“算了吧！”沃尔夫冈回答。“维也纳人和普通的人没有什么两样。一个有才能的人要冒点风险，否则他决不会进步。伯爵先生，您在我身上只是浪费时间！这儿我再次把我的辞职书交给您！”他想把这份纸头递到伯爵手中，但是伯爵拒绝了。

“莫扎特先生，我感到遗憾，您是这样一个执拗的人。我从来不相信您是这样！我必须告诉您，我真以为您也是一个较好的孩子呢！”

“伯爵先生，您对我这样的恶劣看法使我感到遗憾，但事情已无法挽回。请您最终还是接受我的辞职书，这样事情至少是从我这方面，就以具体的方式完结了！”

“我不接受您的辞职书，莫扎特先生！我还像过去一样，把您看成是萨尔茨堡大主教雇用的人，并请您打点行装，明天回家！”

“大主教大人用小子和轻狂的家伙来称呼我，并指着门让我滚出去，从那一天起我就不再为萨尔茨堡效劳了！”

“如果大主教大人真的说过这样的话——”

“如果？伯爵先生，我必须请您——”

“请让我把话说完！若是他真的说过这样的话，那是在激动的瞬间脱口的，过错在于您，而不是别人！但是大主教大人根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他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伯爵先生，您也许要把我当成个撒谎的人？”

“我没这样说过，莫扎特先生！”

“好呀，真是活见鬼了，那我要亲自去问问大主教大人，他都说了些什么！请您为我通报，您本人也一起来！”

“莫扎特先生，您在转什么念头！您要去质问大主教大人？”

“若是他想把我弄成个撒谎的人，那我一定要这样做！您去通报一声，或者我直接进去！”

“莫扎特先生，千万求您想想您对国家的主人应有的尊敬！”这

时沃尔夫冈做出去开大主教的前厅大门的姿态，阿尔科伯爵把他扯了回来，伸开双臂把门挡住。

“莫扎特先生！最后一句话！您是不是要留在萨尔茨堡工作？”

“不！我不想！”

“好！——嘿，莫泽！施米特！莫泽！”

出现了一个仆人。“伯爵先生，有什么吩咐？”

“您把这位先生扔出去！”

“我把莫扎特先生扔出去？”

“对！难道您聋了吗！”

这个仆人抓住沃尔夫冈的胳膊，但是他把他推了回去。

“我要亲自问问大主教大人——”

“住嘴！您滚出去，您这个不知羞耻的小子！快，莫泽！把他扔出去！”

仆人还在犹豫。这时阿尔科伯爵扯开门，用全身力量冲向沃尔夫冈，把他推出门去，踹上一脚，关在门外。沃尔夫冈怒火中烧，他朝门冲了过去，但门已经锁上了。他用柔软的双手撞门，直到流出鲜血；他找来一块木条代替，可它太软了，撬不动弹。这时有人登上台阶，他只好放弃他的毫无效果的尝试。他步下台阶，双膝发抖，来到大街上。现在到哪儿去？别碰上任何一个熟人！离开，离开这座城市。

他来到普拉特公园，远离开人们经常散步的小径，在一个孤寂的凳子上坐了下来，他又恢复了常态，在思考发生的事情。现在他绝对不能再在萨尔茨堡工作了！可花费了多大的代价才买得他的自由！那个人他一直蔑视为粗俗的下等人，可居然受到此人的侮辱和虐待。若是他再碰到他时，他一定要还他一脚，他对自己发下誓愿。造成这个场面的是他父亲的过错！为什么他偏偏要求这个阿尔科来做中间人！他会怎么说呢？他不会又把过错推到儿子身上”——啊，父亲，他在想，过去我们之间是多么美好呵！曼海姆和巴黎，这使我们彼此稍许生疏了些，但是在萨尔茨堡的这两年又使

我们恢复如初！现在一切又都分道扬镳！你要求我盲目地听从你，像个孩子一样，可我不能那样下去，因为我这期间已长大成人！你不能再理解我了！——一种无垠的失落感袭上心头。他长时间地这样坐着，总是在思忖发生的一切，从头去想，他做得对，他得不出其他什么结论。慢慢地他的思路迷茫起来，他入睡了。当他醒来时，太阳业已西沉。他感到冷，四肢像断了似的。他精疲力竭走回住处。到达彼得广场回到韦伯家时，天已昏黑。当他进入自己的房间时，康斯坦策正在里面为他铺床。

“莫扎特先生！您把我吓了一跳！您没有到剧院里去？可您脸色怎么啦？您生病了？”

沃尔夫冈说，他确实感到不舒服，想上床睡觉。她把手放到他的额头上。

“上帝呵，这多烫！您发烧了，莫扎特先生！您可不要给我们病倒！您马上上床，我这就去叫母亲！”

沃尔夫冈费力地脱下衣服，用了不少时间，直到过了好大一会儿韦伯太太才露面。她忧虑地晃来晃去，开始报怨起来并说道，这就是她把沃尔夫冈收留下来的酬谢。康斯坦策向她说好话，费劲地又把她请了出去，随后单独地回来了。

“若是约瑟法在家就好了！”她说。“我单独一个人留在您这儿，感到不好意思，莫扎特先生，但是这是我应尽的基督教徒的义务，不是吗？您吃过饭了？”——沃尔夫冈示意不想吃。——“您渴吗？”——他点了点头。——“我给您拿点什么呢？一杯酒？或者最好是一小杯茶？对，这对您好些！丁香花茶还是菩提花茶？您觉得哪样好些？”

“若是您不太麻烦的话，康斯坦策小姐，——那就一杯菩提花茶！”

一刻钟后，她拿着一把直冒热气的茶壶回来。她把左手放在他的头下，稍许抬高，用一把小勺舀茶给他喝，慢慢地，一口接着一口。——“茶不太热吧？上帝保佑，可别把嘴唇烫着了！——就这样！要慢慢地！一口接着一口！”

“谢谢您，康斯坦策小姐！”

“可一杯茶不够！您应当发汗！再喝一小杯，莫扎特先生！”——她继续一勺一勺地喂他，直到第二杯也喝光了。——“好了！您是一个听话的病人！”

“您是一位可爱的护士，康斯坦策小姐！”

“我觉得您现在不那么发热了！额头已经凉了好多！”——她弯下身来，脸离他非常近。这时他捧住她的头，拉向自己，吻她的嘴。她没有推拒，用吻回答了他，但随即迅速地挣脱开了。——“上帝保佑，您该把我想成什么人了？晚安，莫扎特先生！如果您还需要什么，那就拉铃！好好休养！”

我为什么吻了她？沃尔夫冈在想。我根本不爱她！当她的脸离我那么近时，她看起来像路易丝。但是她比路易丝好！一个可爱的善良的姑娘！她照料我多好呀！若是我没有她在身旁，那我现在会是怎样？我会躺在某家冷清的客店里，没有人来关心我！她不会以为我爱她吧？好啦，我再不吻她了！

翌日清晨，当沃尔夫冈醒来时，太阳已升得很高，阳光照进窗内。他的第一个念头是阿尔科伯爵，当他想到昨天蒙受的耻辱，他的心揪紧起来。但是，至少他自由了，甚至在这场事件之后，父亲也不再能把他的意志强加给自己。他会真的不再把他看做是自己的儿子？——沃尔夫冈闭起两眼，为了能更清晰地看到父亲的面孔。他十分清楚地看见了他，仿佛他就站在他的面前。——父亲，他在想，我该不再是你的儿子？若是你真的想把你儿子从你的心灵中驱逐出去，你能这样做吗？他不禁笑了，这个念头他感到太荒谬了。不，他的父亲对这些事情会容忍的。只要给他时间，而主要的是要获得成功，证实他的儿子做得对，这次不服从父亲是有道理的。他知道得很清楚，他会成功。这次的成功是《后宫诱逃》。图恩伯爵夫人制订了一项进军计划：沃尔夫冈应当在她那里的一次晚会上演奏他的《伊多梅纽斯》中的几首曲子，晚会也请剧院经理罗森伯格伯爵参加。路易丝唱两首伊利亚的咏叹调，杰出的男高音歌唱家亚当贝格尔唱伊多梅纽斯的几支优美的咏叹调；最后

是出色的四重唱。然后沃尔夫冈去请求剧院经理把谱写《后宫诱逃》的任务交给他。噢，他一定会胜利的！在序曲时罗森伯格伯爵就会开始燃起热情之火！沃尔夫冈的神思驰骋，但是不久便纷乱交错，他又睡了过去。

“什么？怎么回事？”——有人敲门；康斯坦策走了进来，拿着一束玫瑰花，手上有一封信。

“早安，莫扎特先生！好些了吗？”

“谢谢！完全好了！”

“请原谅我叫醒了您，”她说，“这是图恩伯爵夫人的一个仆人带来的，他在等待着回话。”——她把信递给沃尔夫冈，他拆开，看了起来。这么说是明天晚间八点！——“转告他，我去。不！我最好写几行字。尊敬的康斯坦策小姐，您能把我的纸笔递给我吗？”

她把花束放在床上，把纸夹拿来给他。

“这花也是仆人带来的？”沃尔夫冈问。

“不是，”她回答，避开了他的目光，“这花是——是我母亲送来的。”

“您的母亲太好了！”

“您不要对她说任何感谢的话！她——不喜欢这样！”

沃尔夫冈看着她，粲然一笑。——他匆匆地给伯爵夫人写了回信，康斯坦策把它交给仆人。当她再走进来时，沃尔夫冈笔直地坐在床上，嗅着花香。

“莫扎特先生，”她说，“我有件事请求您：忘记昨天晚间发生在我们中间的事。我——一向不是这样的！您不应当把我看作一个轻佻的姑娘！”

“康斯坦策小姐！”

“我——没有控制住自己！”她的目光一直低垂，望着鲜花，现在抬了起来，平静地直视着他的目光。——“肯定——再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一颗充满期待的心

两天之后，当沃尔夫冈进入图恩府邸时，那儿已经聚集了一大批上层社会的人士。维也纳高级贵族圈子里的整个成员都到场了：特劳特曼斯多夫、金斯基、克莱温密勒、帕尔菲、李希顿斯坦，等等。还有罗森伯格伯爵，宫廷剧院的经理和宫廷乐长邦诺，沃尔夫冈在《伪装的傻子》时代的老朋友和庇护人。这儿是宫廷图书馆馆长万·斯维顿男爵，此人的音乐鉴赏力在维也纳社会被奉为圭臬。还有一群艺术家，主要是音乐家，宫廷歌剧院的许多歌唱家也在里面。格鲁克也来了。沃尔夫冈自然早就拜访过他，这位老勇士热情地招呼了这个年轻人。他一向深居简出，今天到场，格外受人重视。

沃尔夫冈被介绍给那些他还不认识的客人，而那些熟人向他致意，他走来走去，像一位亲王似的受到欢迎。路易丝和歌剧院的几个同行站在一扇敞开的窗户旁边。沃尔夫冈觉得她比任何时候都美。

“您的运气来了！”在他吻了她的手后她说道。“沃尔夫冈，您留在维也纳？”

“我留在维也纳！我同萨尔茨堡再没有关系了！”

她握住他的手，长时间地紧紧不放。“我真高兴！”她说。“我今天会给您赢得荣誉！您的《伊多梅纽斯》音乐美极了！——皇帝来了！”

嘈杂的声音突然停了下来，人们都向门那边望去。

约瑟夫皇帝以个人身份出现在图恩伯爵夫人的晚会上，他希望人们不要注意他，把他当成和其他客人一样的人。他吻过女主人的手，和这对夫妇寒暄了几句，随后他那双蓝色大眼睛在客人中间逡巡，他看到了沃尔夫冈，于是向他走去。

“呐，莫扎特，我们已经认识了！从上一次您在舍恩布伦宫演奏算起，有多久了？”

“ 八年了，皇帝陛下！ ”

“ 有人告诉我，您不再为萨尔茨堡效力了？ ”

“ 是这样，皇帝陛下！ ”

“ 您准备做什么？ ”

“ 我要占领维也纳！ ”

“ 怎么？完全用自己的力量？ ”

“ 是的，皇帝陛下！ ”

“ 没有职位？ ”

“ 没有，皇帝陛下！我惟一地只求陛下恩准：给我机会为维也纳写一部德意志歌剧！ ”

“ 罗森伯格伯爵已经对我提及此事。不是马上办好吗？亲爱的罗森伯格！ ”——他瞥见就在近旁的经理，把他招到跟前。——“ 为莫扎特准备的歌剧怎么样了？ ”

“ 我们的舞台监督斯台芳尼，发现了一本书，他要为我们进行改编。它是出自一个名叫布雷茨纳的人之手，叫做《后宫诱逃》。 ”

“ 亲爱的莫扎特，我还欠您一份人情， ” 皇帝说，“ 您的那部《伪装的傻子》还没有得到我们的礼品。您知道，我们共同的朋友阿弗利基奥在服苦役吗？一个大骗子！——您已经写过德意志歌剧吗？ ”

“ 没有，这是我多年来最炽烈的愿望！陛下，您本人曾亲自设法粉碎意大利在德国歌剧舞台上的统治，那您会更好地理解这点的？ ”

“ 豪言壮语，亲爱的莫扎特，这话肯定不是我说的。若是您用垄断代替统治这个字，那我倒乐于承认。可直到现在我这个希望一次也没有得到满足！您的《伊多梅纽斯》呢？这是一部什么样的？ ”

“ 这还是一部真正的意大利正歌剧，慕尼黑宫廷不要别样的。当公爵还在曼海姆时，他曾是德意志歌剧的一个热烈的拥护者！ ”

“ 可能他吃过了苦头。 ” 皇帝说。

“ 部分是，部分不是，陛下！霍尔茨鲍尔的《君特·冯·施瓦茨堡》是一部很好的德意志歌剧！我真希望，它若是我写的就好了！ ”

“ 呐，亲爱的莫扎特，现在我首先想听的是您的《伊多梅纽斯》！好了，以后再谈！ ”

图恩伯爵请客人随他去音乐厅。当沃尔夫冈出现在表演台上，在钢琴旁坐了下来时，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皇帝坐在最前面的一排，他的右边是图恩伯爵夫人，左边是格鲁克。

出色的序曲结束了，比大家的掌声更令沃尔夫冈高兴的是格鲁克热情地向他颌首。随后路易丝唱了伊利亚的第一首咏叹调，跟着是亚当贝格斯的伊多梅纽斯咏叹调，然后又是路易丝唱的第二幕中的咏叹调：《如果我失去父亲》。此后他试着把第二幕的终场合唱具有的优美华丽用钢琴表现出来。大厅寂静无声，他知道自己成功了。最后是第三幕中的四重唱。长时间的热情掌声向他表示感谢。当他从台上走下到大厅并朝皇帝走近时，皇帝抓起他的手，带他到格鲁克面前。这位年迈的大师深为感动，他默默地摇动沃尔夫冈的手。

“亲爱的莫扎特，这不错！”皇帝说道。“我真想能有一次听您的整个《伊多梅纽斯》。关于您的德意志歌剧的计划嘛，——呐，亲爱的罗森伯格，”他转向剧院经理，“我相信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告诉斯台芳尼，他该把脚本提供给莫扎特，若是莫扎特不给我们一部独特的东西，那我就一定看错人了！上帝保佑，亲爱的莫扎特！遗憾的是我得告辞了！”

又是一分多钟的寂静无声，庄严肃穆，直到皇帝离开了大厅。随后沃尔夫冈看到人们从各个方向朝他涌来，每个人都要和他握手，对他表示感谢，向他祝贺。在这期间人群中谈到了他同萨尔茨堡决裂的原因，并一再对他说，维也纳是多么感谢科罗莱多的粗暴和无礼，他就用这种手段把沃尔夫冈从身旁给赶跑了。

人们来到饭厅。当沃尔夫冈坐在图恩伯爵夫人和她母亲之间的贵宾席上时，他不禁又想到他一两个星期之前与仆人同桌进餐的情形。若是父亲现在在这儿看到就好了！再有一个人也该看到：萨尔茨堡大主教！一个被他赶到大街上的家伙，在这儿竟有这么大的光荣，他对此定会气破肚皮！他一再把目光向下席望去，停留在路易丝身上。她的两个邻座正拼命向她献殷勤。当她捕捉住他的目光时，她笑了，朝他举起酒杯表示致意。饭后他同她来到阳台上，月光下的城市从这里一览无余，万家灯火尽收眼底。

“我还没有很好的感谢您，路易丝，”他说，“您唱得美极了！”——她把手递给他，他吻了并握住不放。——“我今天太幸福了！我知道，我能够有成就！您知道我对皇帝说了什么？我要占领维也纳！我会成功的！维也纳使我感到轻松愉快！只是我的幸福还缺少点什么！”

“缺少什么，沃尔夫冈？”

“噢，路易丝，您是知道的！”

“这已经无法改变了，”她说。“但也许，也许——”

“也许什么，路易丝？”

“也许我们还会保持某种关系。”

他把她的手按在自己的嘴唇上。——“不，不是这样，沃尔夫冈！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

“您知道，《后宫诱逃》中的女主人公叫什么名字吗？”

“不，我还没有看到剧本。”

“她叫康斯坦策！这不感到奇怪吗？若我那好心的丈夫现在在这儿的话，那他一定能说出预感来的。还有，他从这部歌剧中得到的预感会变为现实！沃尔夫冈，您说，若是我成为您的大姨子，这不是很好吗？”

他把脸俯在她的手上，吻着它，直到路易丝把它抽回。

当客人告辞时，已是午夜后很久了。图恩伯爵要给沃尔夫冈准备自己的马车，但他宁愿步行。一个和煦、温柔的夏夜！

维也纳，你这美丽的城市，他边走边想，你的呼吸是多么甜蜜地进入我的血液！就像我把一位可爱的姑娘拥在胸怀！你不会把我从你身边推开，你属于我，你现在使我神魂颠倒，你变成了城市的音乐！——亲爱的，美丽的维也纳！

当他进入自己的房间时，玫瑰花的浓郁芬芳把他包围了起来。桌子上在花瓶下面有一张纸条，上写着：晚安！他把它拿了起来，字写得有些笨拙，他注视了一会儿。

好心的姑娘，他想。啊，路易丝！

为了德意志歌剧

彼得教堂响起了七点的钟声。莫扎特醒了。他又一次梦见了萨尔茨堡，他经常是这样的。他梦见自己一声不响地站在大主教希罗努姆斯面前，保持着高贵的姿势；大主教半闭着阴沉的双眼，对他的音乐进行挖苦嘲弄。他只能听着而不允许说一句话，因为在后影中父亲站在那里，用祈求的目光，把食指放在嘴唇上。——现在，一种巨大的幸福感涌上全身：我再不给大主教服务了！我在维也纳了！我自由了！我自由了！——他从床上跳了下来，走到敞开的窗前。彼得教堂的穹顶上是温柔的夏日的晴空，一片澄蓝；它的房脊上停落着密集的鸽子，在早晨的阳光中它们是那样的怡然自得。彼得广场上空是星期天般的静谧，空气清新、芬芳。“我自由了！我自由了！我自由了！”

他在书桌上发现了一封信，昨晚深夜回到家时没有看到。他的学生，年轻的伯爵小姐鲁姆贝克邀请他到赖森贝格宫待一两个星期，夏季的月份她在那里为她的舅父副首相科本采尔伯爵主持家务。他不想回绝她，十一点时有车来接他。——待一两个星期？这不可能。明天他该拿到新歌剧的剧本，工作紧迫得很。但一次星期天的出游，也许再搭上个星期一，这他不想拒绝，天朗气晴的夏日在吸引他走出城市，前往郊野。他愉快地穿上了衣服，预感到这是美好的一天，哼唱着一支刚袭上心头的旋律。他敲门，康斯坦策·韦伯端着早点出现了。

“斯坦采小姐，”他说，“您可以省事了，直到明天晚上您不用为我操心了！”他把邀请的事告诉了她。

“莫扎特先生，您有这么高贵的熟人！这个科本采尔伯爵就要代替考尼茨公爵成为首相了吧？”

“啊，斯坦采小姐，那些高贵的人也是和您与我一样的人。而我想，天气好的时候我要徒步去散散心。”

“可到赖森贝格有好远的路呢！肯定要两个小时！”

“当整个星期都坐在书桌和钢琴旁时，那星期天去外面走一走，这不会有害处的。好了，若是车来了，斯坦采小姐，请您把我的小提箱交给仆人，告诉他，我 *per pedes* 去了。”

“什么？”

“我走着去了。”

“明天晚上您肯定回来？我是说，若是有人问起您的话！”

“对，完全肯定。但若是奥伦哈默小姐问起的话，您可以对她说，两个星期后我才能回来。”

“我不能这样残忍！否则她会感到伤心的。好了，祝您好胃口，莫扎特先生！”——随后她走了。

半个小时后莫扎特跳下台阶，来到了门前。门上方的一面锡制纹章上绘有上帝的眼睛——这幢房子就以它命名——，像似在快意地朝他眨眼。在三楼的一扇窗户里正好出现了一顶大型的睡帽，这是韦伯夫人的，她庄重地挥动它向他示意。——莫扎特在想，神和魔鬼都在庇佑我，这看来对我不会错。——他进入彼得教堂，那儿正集聚着一小群教徒在安静地做弥撒；恰巧一个正要攫住他的奇妙旋律被驱赶到他意识中最偏远的角落，他的思想被强制地引往圣事上去。他在深色的光亮的核桃木凳子上坐了下来，去搜寻他的旋律，这旋律和这座教堂的高贵线条是那样相配，与黄、褐和金色构成的欢快的三和弦色调吻合。为了不惊动教徒，他小心翼翼地拿出速记本，把这笔新财富记录上去，随后他上路了。当他到达格林岑时，太阳业已升到中天。他轻松地行走在葡萄园和草地之间的一条舒适的人行小径上。在半山坡他止住了脚步，葡萄园在森林边缘的第一批树木前终止了，不习惯的长时间行走使他感到有些疲劳。他在一片茂密丛林的阴影里坐了下来，观望着

法语：即徒步之意。——译注

展现在面前的美景。广阔的平原在下面延伸开来，两旁镶着森林的多瑙河像银色的脉管直穿入平原之中。云蒸笼罩下的维也纳的房屋的海洋，从这儿高处望去像是一面五颜六色的石板，斯台凡教堂的塔楼从中间孤独地突现出来。维也纳！莫扎特在想，你这美丽可亲的城市！

他撕开喉咙唱起了一支萨尔茨堡小调，歌声从卡伦山那边发出回响。现在前进！快要到吃饭的时间，科本采尔伯爵喜欢守时。不久他到达了那座漂亮的花园，它一直延伸到那幢朴素的别墅，这所别墅是这位大臣在赖森贝格建立起来的。半个小时后他坐在伯爵和他的年轻侄女之间，享受着美味佳肴，很少受到干扰，大臣是一位四十岁的单身汉，一个老式的骑士，说法国话。

“亲爱的莫扎特，您真的明天早晨就要离开我们？”伯爵说。“您知道您是多么使人高兴啊，您用您的奇妙的钢琴演奏使我们乡间的寂寞大为改观！”

“宫堡剧院的监督斯台芳尼给我写信，”莫扎特说，“我可以去取我的新歌剧的脚本，事情很急，九月中旬就要在维也纳进行隆重的国事访问，若是我们准备好了歌剧，那该多好呀。”

“可现在已经是七月底了！”科本采尔伯爵说，“您不可能在六个星期之内谱完一部完整的歌剧和排练好呵！”

“能的，我能够，阁下！这事我已经有过经验了。这次我觉得会更容易！我对这项委托太高兴了！写一部德国歌剧，这是我多年来最为炽烈的愿望！这可以从德国舞台上把意大利人的统治赶下去！一个内在的声音有时在告诉我，亲爱的上帝就是为此而特地把我送到这个世界来的！”

意大利人的这种统治究竟是怎么在我们德国发生的呢？”鲁姆贝克伯爵小姐问道。“为什么我们没有德国歌剧？这肯定不是因为德国音乐家中缺少天才吧？”

“德语不像意大利语那样适合歌唱。”科本采尔伯爵插话。

“是这样，阁下，”莫扎特说，“但是比法语要合适多了，然而法国人却有一种民族歌剧。不，问题不在于此！而在于：歌剧来源于

意大利。一六六一年左右在佛罗伦萨就产生了第一部歌剧。它随后不久就越过阿尔卑斯山传到了德意志诸侯的宫廷，慢慢地有人也开始试图创作一种德国歌剧。但是卅年战争爆发了，它把所有的德国艺术又都完全消灭了，这样一来意大利人终于又用它的正歌剧统治了德国的舞台。可随后在意大利出现了喜歌剧，自然、朴实，对歌唱和布景没有过高的要求。这时德国的音乐家又有了勇气和兴趣，试着去采用这种轻松的风格。人们给那些民间戏剧谱上歌曲，二重唱，也许这次还有三重唱——”

“这就叫做歌唱剧？”伯爵小姐插了一句。

“完全正确，尊敬的伯爵小姐。我的新歌剧也就是这样一部歌唱剧，但是道白的比重要大大的低于歌唱；这不是一种带音乐的戏剧，而是一种类型的歌剧。一种德国歌剧！四年前，我们的皇帝解散了意大利歌剧院，为德国歌唱剧在维也纳提供了用武之地，我是多么感谢他呀！”

“仅此而已。”科本采尔伯爵说。

“什么，阁下？您相信皇帝又要改变念头？”

“亲爱的莫扎特先生，我认为这非常可能。从根本上说，皇帝对德国歌唱剧没有特殊的兴趣，他更喜爱意大利人。这与他所受的整个教育有关。但他毕竟是一个德国人，他感到有义务也为德国剧院做些事情，可我们德国作曲家使他失望。乌姆劳夫的《矿工》算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可随后的多是一些平庸之作。因此皇帝对他的民族歌唱剧的生命力又失去了信心。当然在维也纳有一些人拼命在给他施加影响。”

“比如说宫廷乐长萨列里。”莫扎特说。

科本采尔点了点头。

“尽管如此，我亲爱的莫扎特，如果您得到成功，一种名副其实的伟大成功，我相信事情会大为改观，皇帝也许会对他的可怜的德国歌唱剧重新恢复信心。”

“若是可以把我对这项工作的热情也计算在内的话，那这部新歌剧肯定获得成功！”

“好，”科本采尔伯爵说，他举起酒杯，“为您的成功，为德国歌唱剧，干杯！”

韦伯夫人的黑猫在一次夜间出走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她怀疑，它成了一个邻居的牺牲品，因为它老是妨碍他的睡眠。现在她没有什么来暖和她那就是在夏天也经常冰冷的双脚，只好又越来越多地喝潘趣酒了。她把一只空了的酒瓶又放到嘴唇上，几乎笔直地举了起来，可是一滴也没有倒出来。她悻悻地把酒瓶扔在一边，喊她的女儿：“约瑟法！——康斯坦策！——索菲！——你们都见鬼去啦！这帮坏蛋都藏到哪去啦？——约瑟法！康斯坦策！索菲！——你们都聋了？”

终于康斯坦策应声了，随之她出现，问母亲有什么事。

“我要一杯潘趣酒，”韦伯夫人说，“快一点，若是可以的话。”

康斯坦策拿起杯子，一两分钟后拿着倒得满满的酒杯回来。母亲一两口就喝光了。

“好啦！”她的声音变得温和了，“恰巧你在这儿，康斯坦策，我得同你谈一谈。你坐到这儿来！”她自己又坐在她的安乐椅上，用一块黑色的羊毛披肩围住手指。——“康斯坦策，你知道吗，我对你很不满意？”

“为什么，亲爱的妈妈？”

“因为同莫扎特的事情没有进展。我已经跟你说过，你不能太挑剔了。这个人会有成就的，你的姐姐路易丝早就说过。他现在有了一项美好的委托：谱写一部歌剧，若是他成功了，那他一夜之间就会成为一个名人！”

康斯坦策耸了耸肩。“我还能做什么呢，妈妈！我已经够主动的了，甚至还让他吻过。”

“吻过了？呐，还有呢？说下去！”

“我认为，他这只是出于误会。他过去爱着路易丝，也许现在还爱，但是他不爱我，而我也不爱他。”

“而我也不爱他！”韦伯夫人学她的腔调说。“蠢鹅！你还有多

少可挑选的？你长的并不美——”

“我也没有什么特殊才能！”康斯坦策插话，“亲爱的妈妈，这套词我都背熟了，您不要再给我老是重复个没完！我对莫扎特没有反感。尽管我不爱他，若是他要我的话，那我还是会同意的。但是他根本不要我！”

“因为你不够聪明，你是个笨蛋！若是我同你死去的父亲来办就不一样了，这点我可以肯定！”

“是这样！”康斯坦策叫了起来，“那又都是我的过错了！可我要对您说一句：是您的过错！您到处逢人就说，他要同我结婚。他当然会有所耳闻，这让一个男人恼火，并使他变得固执起来！”

“你居然对我说这种话！”韦伯夫人叫了起来。“你这个不知羞耻的丫头片子，还要教育你的老娘怎么做人！”

“我还要对您说一句！”康斯坦策已经控制不住自己，她喊道，“若是一个男人真的想到一个姑娘的话，当他发觉，她的母亲喝酒——”

韦伯夫人狂怒地叫了一声，费力地从她的安乐椅上立起身来。

“——那他就缩了回去！”康斯坦策把话说完。

“你给我出去！滚出去，若不我就揍你！”

门开了，莫扎特站在门槛上。

“晚安，女士们，”他发窘地说道。“我敲了一两下门，可好像——”

“我们争吵了几句，”韦伯夫人说，“不是什么大事。您从赖森贝格又回来了，莫扎特先生？”

“是的，科本采尔伯爵要我同他一道乘车，现在就又到这儿了。”

“亲爱的莫扎特先生，我们太高兴了！没有您的琴声我们这儿是多么寂寞无聊！不是吗，斯坦采？”

“是的，妈妈。”康斯坦策说。

“今天我又可以同您们一道用晚餐吗？”莫扎特问。“若是我到饭馆去，那要费我不少时间。”

“当然可以，亲爱的莫扎特先生，”韦伯夫人说。“我们八点开饭，像往常一样，若是您觉得合适的话，那可以再等一个小时。”

“我感谢您的好意，”莫扎特说。“那么再见！”

“康斯坦策！”当又剩下母女两人时，韦伯夫人说，“若是他刚才发觉了我们的争吵，这不是什么坏事，甚至正对我的计划。”

“对您的什么计划？”

“这与你无关。——康斯坦策，若是晚些时候你去料理他的床铺，他问起你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话，那你就说：你的母亲老是找你的岔，你简直无法再容忍下去。”

“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这与你无关。照我说的去做！就这样！现在你再给我倒一杯潘趣酒。然后去准备晚饭，要弄点好吃的！还要从地窖里取一瓶酒！”

康斯坦策走了，韦伯夫人脑子里转开了她的念头，不断地用双手揉搓着她的黑色羊毛披肩。

“康斯坦策说得对，”她自言自语，“他不爱她。呐，这我必须得另想办法。对她凶些，把她弄成个灰姑娘，让她受罪！这样他就会对她同情，像他这样一个软心肠的男人，最后就会由于同情而产生爱情。”

两个女人的争吵使莫扎特郁郁不乐。他耳闻目睹这样的家庭场面已不是第一次了。他也知道韦伯夫人好喝酒，随之很容易陷入一种无故发火的状态，这时对她就无理可讲。

他在书桌上发现了一封来自萨尔茨堡的信，信里是父亲的严厉警告：快点离开韦伯一家。整个维也纳都在谈论他要和她的第二个女儿结婚。可他现在结婚太年轻了，再说没有固定的收入而去建立一个家庭，这简直过于轻率。他刚干了一件蠢事，与大主教闹翻；看在上帝的分上别再随着干另一件蠢事，这看起来是一件更为严重的蠢事。他在维也纳首先应当找一个固定的职位，若是做到了这点他才能想到结婚，能够在一大群出身体面家道殷实的姑娘中间去挑选。无论如何他不应当在破落户韦伯家前拜倒。他也

应当考虑，他要偿还欠下父亲和姐姐的债务，她不久就要举行婚礼，不能再长时间地拖延下去。

善良的父亲！什么时候他才能不再对儿子指手划脚，告诉他如何去安排自己的生活！但这次他确实是杞人忧天。他得马上安慰他，让他放心。他坐在书桌前写了一封长信，信中有一段写道：“如果说我一生中在什么时候不想到结婚的话，那就是现在……现在我必须工作！……”

翌日他去宫堡剧院找斯台芳尼，去取《后宫诱逃》的脚本。

斯台芳尼不是维也纳人，他出生西里西亚，是普鲁士的一名军官，在七年战争中被俘，后来到维也纳，人们发现了他在舞台方面的才能，是演员也是戏剧诗人。这当然是说，在他的作品里多半是些东拼西凑的东西。宫堡剧院的同事对他毫无好感，他是一个狠毒的诡计多端的权欲熏心的家伙。人们对他得十分警惕，可莫扎特同他相处得十分投机。斯台芳尼的音乐感十分敏锐，他看得出在这个年轻的不显眼的人身上有着比那些中流的音乐家更多的东西，可直到现在维也纳的歌唱剧就由这一类的音乐家把持着。

“亲爱的莫扎特先生，希望您对这个脚本感到满意，”斯台芳尼说，他把它递给了他，“因为我没有时间做大的修改了。俄国沙皇的访问将持续数周，皇帝希望为他的高贵客人准备一大批丰富多彩的节目，无论是歌唱剧还是歌剧。我作为戏剧监督十分繁忙。再加上皇帝允许我们艺术家拿出自己最得意的节目，这您就可以想到，为争夺名角已开始了怎样的勾心斗角了。”

莫扎特回答说，斯台芳尼先生有丰富的舞台经验，肯定不需要什么改动。随后他收下脚本，准备告辞。这时有人敲门，朗格先生走了进来，问道是否打搅了。莫扎特解释说，他正准备告退。“那好，斯台芳尼，”朗格先生说，“俄国人来时，我决定演哈姆雷特。”

斯台芳尼惊奇地摇头。“您要演哈姆雷特？”

“是的，肯定！您感到奇怪？您怎么这样看着我，好像要对我施行催眠术似的！我为什么不应该演哈姆雷特？难道因为布洛克曼也演过这个角色？可是谁在宫堡剧院的时间长，是我还是布洛

克曼？——您倒是讲话呀，活见鬼了！”

斯台芳尼还一直沉默不语，他对朗格先生的激动像是感到非常有趣。终于他说话了，这话听起来好像他在另一个人的心上捅了一匕首：“您肯定不演哈姆雷特了，朗格！”

朗格先生连嘴唇都变得煞白。“您这个不知羞耻的阴谋家！”他咬牙切齿说道，“您不要太得意，您有什么权利来分派角色？难道您成了宫堡剧院的经理？”

“克制些，朗格！”斯台芳尼嘲弄地说道。“莫扎特对我们的同事之情该怎么想呢？”

朗格先生笑了起来，笑声在回荡。“同事之情！同事之情，你的名字是斯台芳尼！但是有一点我要告诉您，您这个大阴谋家！如果我得不到哈姆雷特这个角色，那我就到皇帝那儿请求去！”

“随您的便好了，”斯台芳尼说，“若是您不想丢人现眼的话。”

“废话！”朗格先生喊了起来。“难道不是因为我演了哈姆雷特皇帝对我大加赞赏吗？他甚至不是有一次把全部的收入都赠给我了吗？哈姆雷特属于我而不是属于布洛克曼！”

“我什么时候说过布洛克曼演哈姆雷特。”斯台芳尼揶揄说。

“除了他还有谁？”朗格光火地喊道，“不是您本人吧？”

“根本不上演哈姆雷特，”斯台芳尼说，“如果您问为什么，那就请您想一想，大公爵的父亲是怎么死的。”

“活见鬼！”朗格先生说，“我根本没往这上面想！对，您说得对。抱歉，抱歉！——那么我请求演奥赛罗！或者奥赛罗也会引起王公大人的一些想法！”

“我想不会，”斯台芳尼说。“许多人都生性嫉妒，王公贵族不也是吗，不管有理由还是没有理由。我想，朗格，您可以演奥赛罗。”

朗格先生激动得满脸通红。“那么我请求演奥赛罗，预先登记。”他不动感情地说，随之用著名的朗格方式鞠了一躬，他走了。斯台芳尼望着他的后影，冷冷一笑。

莫扎特也告辞了。

两个康斯坦策

莫扎特一回到家里，马上就读歌剧脚本。押韵的诗！他一翻开脚本就看出来了。为什么要押韵？作曲家关心的可不是这个！他把个别诗行按照他的需要拆开或联结起来。这样一来，韵律多半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诗人在韵律的拘束下写出来的经常是些蹩脚的东西，仅是为了合辙押韵。——呐，是呀！诗人对他们的手艺活儿是那么热衷。若是我们作曲家也这样去做，那美的东西早就无影无踪了！——看下去！在大臣塞利姆海滨宫殿前的空地，贝尔蒙特上场和——一段独白？——不，他得唱！得从这段独白谱出一支咏叹调，一支和他一模一样的咏叹调，我能用这支咏叹调把完整的贝尔蒙特介绍给观众。对，我不能给这个好心肠的斯台芳尼省略掉咏叹调。

他阖上眼睛，谛听了一会儿。

我该在这儿看到你，
康斯坦策，我的幸福！

他惊愕地又睁开了双眼。——康斯坦策，我的幸福？——这真是一种奇怪的巧合，她也叫康斯坦策！——他想继续读下去，可他再不知道这些诗句是什么意思了，他的思想完全被束缚在这支咏叹调的开头：康斯坦策！

音符已经相继涌现出来。——

有人敲门，另一个康斯坦策进来了。——“莫扎特先生，您喊我？”

“我喊过您？——啊，是这么回事！我没喊您，这是一个小小

的误会。我在唱第一支咏叹调的开头，女主人公也叫康斯坦策。”

“这太奇怪了！我可以看看吗？”

他把脚本推了过去，她用半高的声音念道：

康斯坦策！再次见到你！

我这颗温柔的心

噢，是多么的畏惧，噢，是多么的火热，

重逢的泪水补偿了分离的痛苦！

我在发抖，我在摇晃，

我提心吊胆，我踌躇不前——

她放下剧本，开始伤心地抽泣起来。

“康斯坦策小姐！斯坦采小姐！您这是怎么啦？出了什么事？您安静安静！——我求求您，斯坦采小姐——，我忍受不了！看在上帝的面上，现在您别哭了！您最好告诉我，您这是怎么啦！”

“啊，莫扎特先生！”她一边抽泣一边说，“没有一颗温柔的心为我跳动！没有人会喜欢我！啊，上帝，啊，上帝，我真想去死！”

“一个十八岁的年轻姑娘就想去死？这是为了什么？”

“啊，莫扎特先生，您一定早就注意到了——昨天又发生了，就在您回来的时候——母亲是怎样地对待我！约瑟法可以整天唱歌，或者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索菲干活也不多。所有的活都要我做，我并不因此而抱怨，因为我喜欢干活！可是母亲对我的这番好心根本就不理会——”她擦了擦鼻子又重新哭泣起来——。“最叫人生气的是她说，我背后说您的瞎话！”

“您背后说我的瞎话？”

“说我到处散布，您——啊，我无法说得出口来！”

“好心肠的康斯坦策小姐！”

“说您要和我结婚！我根本就没有想过，一个像您这样的艺术家会对像我这样一个愚蠢的、丑陋的、无用的人感到兴趣！再说我

也从没有对任何一个人说过类似的话！您相信我吗，莫扎特先生？”

“我相信您说的话，斯坦采小姐！”

“这至少是一种安慰了！”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感到轻松地说。“随它去吧！但看在上帝的分上，您不要让妈妈知道我跟您讲的这些话！我相信，那她会打死我的！”

“您的母亲打您？”

康斯坦策朝他投去一眼，随即低下头去，缄口不语。

“我可怜的孩子！”莫扎特说。“这可是太不像话了！”

“莫扎特先生，您想想，她把我们硬扯在一起，若是我反对的话，她对我还要更坏！啊，上帝啊，我跟您讲这一切有什么用呢！也好，把心里的话都抖搂出来，会轻松些，您同我们一向很好！请原谅，我唠叨了这么长时间，打搅了您！现在我只想问一问，您什么时候用饭觉得合适？”

“完全听您的，或者不如说，完全听您母亲的。”

“不，我们完全听从您的意见！”

“那好极了！在一个小时之内。”

“好的！在一个小时之内我再来敲您的门。”——她朝外走去，但在门旁停了下来。——“莫扎特先生！您是怎样唱我的名字的？是用咏叹调，对吗？”

他唱了几个音。她聚精会神地听。

“这很美！”她说。“您写得真好！唱起来多美呵！”她学着唱了两句；她的声音很轻，但是优美，她的歌声非常纯正。

“斯坦采小姐，我一直不知道，您也能歌唱呵！”

“我真的能唱？妈妈说，我的沙哑叫人受不了。”

“别再谈您的妈妈了！您唱得很美！我觉得您的声音，准确地说，比约瑟法小姐的要好。”

“可约瑟法是受到训练准备登台的呀！”

“约瑟法小姐的声音比您的宏亮得多。对您的要求并不是登台。但是在家里已经足够了，特别是对于敏锐的耳朵，就像我的耳

朵这样。”

“莫扎特先生，您这样说我太幸福了！”随后她走了出去。

莫扎特又去读脚本。可不久他觉察到，他完全神不守舍，内心充溢着渴望和柔情。这是怎么回事？——康斯坦策——他并不爱她。但是她有着路易丝的声音！

啊，路易丝！——他叹了口气，耸了下肩，随即又去读脚本了。

莫扎特不久就在厨房里怡然自得地坐在四个女人中间用晚餐，那一盘冷烤鸡十分可口，这是根据韦伯夫人的指示单独为他准备的。他对自己的精神专注感到满意，若不是这部新歌剧使他耿耿于心的话，那他会像往常一样，在这个晚上和姑娘们多坐一段时间说说笑笑。他及时地告辞，立刻就又坐在书桌旁读起了脚本。

下一场是大臣和康斯坦策的戏。他温和地责备她，说她还一直对他表示拒绝。她的回答是：

啊，我爱，我是这样的幸福，
我不知道爱情的痛苦。

随后又立刻出现了“心”这个字！

向他，我的爱人，发誓，
永远忠贞，奉献出我的身心！

呐，又是这些！

他笑了起来，随之继续聚精会神和挑剔地一直把脚本读完。本来他希望脚本中的某些地方写得不是这样才对，可他根本不能要求斯台芳尼做太多的改动。

当他把这部脚本放下时，业已是后半夜了，他感到十分疲惫，但他是幸福的，因为现在他要开始创作他的第一部德国歌剧。

第二天斯台芳尼先生来拜访莫扎特，当他听到，要求他对脚本

做某些改动时，他的面孔立刻阴沉下来。可莫扎特理由十足地说明了他的希望，这使斯台芳尼对他的合作者的戏剧才能也充满敬意。他答应，他会竭力满足他的要求，在八天之内他能重新拿到脚本。

慢慢地，莫扎特不得不设法寻找另一个住处，这是他对父亲做出的承诺。他当然知道得很清楚，他不会再找到一个照顾如此周到的地方了。康斯坦策早晨六点就侍候他梳洗，即使他有时不得不等待，她也会设法使他心情愉快。准七点时他用早餐，他的房间很快就整理得干净整洁，使他能在里面工作。在十一点时，她提醒他该去鲁姆贝克伯爵小姐那里授课——到现在她还一直是他惟一的付酬的学生——，或者到奥伦哈默小姐那里，他无偿地教她。康斯坦策也把他的内衣和外衣整理得有条不紊，他从不需要请她做什么，一切都来得自然而然。——她是不是有些爱他呢？但愿不是！他希望这个好心的姑娘不要再伤心了，她在家里吃的苦已经够多的了。谁要是同她结婚，并把她从这种悲惨境地中带走——这就是从“神目”中诱逃——，这个人就算做了一件大好事，并且他定能交上好运。

奥伦哈默小姐是一个富商的独生女儿，是一个极有天赋的钢琴演奏家，但是她是那样的丑陋，像——像谁，像什么呢？莫扎特很难加以形容。他想，若是一个画家真的想画鬼，那他必须请她做模特儿。可现在她给他写了封信，她家的近邻有一个房间出租，对他非常合适，他今天得早一点去，同她一道去看一看。

一七八一年的夏天十分炎热，在维也纳没有一个人记得起曾有过这样的酷暑。莫扎特汗水满面，十分吃力地来到奥伦哈默家。约瑟芬小姐，或者她喜欢让人叫做贝比，她知道她的长相不美，于是用另一种女性的魅力来加以弥补，浓妆艳抹，刻意修饰，希望看到她的人，只要是一个男人的话，就会把她当做另一个人，会从她的相貌中感到某种愉悦。今天虽是酷热难当，可她还带了一条特制的披肩。当贝比小姐摇着腰肢款款迎来时，可怜的莫扎特真不

知道眼睛该往哪儿看好。她温柔地责备他，因为他让她等了一会儿。她把披肩围在肩上，随后亲昵地把她的胳膊伸到她的年轻老师的胳膊下面。她说：“您的新房间就在近旁。亲爱的莫扎特，也许我们敲敲墙就能相互听见。这真是好极了！房间小了点，可这没关系。您可以留在我们这里，随便您多久好了。”他俩进入邻近的房子。一个衣着相当褴褛的女人给他们开了门。那个房间要通过厨房才能进去，厨房十分昏暗，光线主要来自那个房间的一个小窗户，还要经过门才照到这里。

“亲爱的上帝，”莫扎特说，“我在里面人们能看得一清二楚。”

“可以拉个帘子！”贝比小姐建议说。

“那我在厨房就一点亮光都没有了”。那个褴褛的女人说。

“先生只是换衣服时才需要把它拉上！”贝比小姐反驳说。

“看够了，我们走吧！”莫扎特恳求说，“上帝保佑您！——贝比小姐，您究竟在想些什么？”走到外面时他继续说。“我需要的是一个能接待有地位的人的房间！我同您敲墙谈天这对我根本没有用处！”

“残酷的人！”贝比小姐登上奥伦哈默家的台阶，她说，“我相信，住在我们近旁会使您得到某些补偿！”

“您，贝比小姐，”莫扎特说，“您脑子不正常，得同您直截了当谈谈，若不您更会疯疯癫癫。”

“亲爱的莫扎特，您不要这样生气！您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好了，我是喜欢您的！”

“是的，我看得出来，”他激动地说，“贝比小姐，我明确地告诉您：我压根就不喜欢您！我给您上课，因为您确实在钢琴演奏上很有才能，当我第一次听到您弹琴时，我感到难过，原因是您受的训练有些是错误的。”——她把她的披肩拿了不来，可是他重新给她围到脖子上。——“您把它放在它该放的地方好了！——贝比小姐，我想提醒您记起当时您对我说的话：我长得不美，您说过，您不愿意与一个赚三百或四百古尔登的公务员结婚，而其他人我又得不到。我宁愿一人独身，好好学它两三年，然后到巴黎去，靠我的

才能生活。——这使我感到高兴，而您也确实是一个有伟大才能的人——如果不是您对歌唱也缺乏细腻的鉴赏力和默默地避开人群的话——，于是我提出给您上课，不要报酬。今天我要告诉您：如果您不彻底放弃恋爱这种无聊的念头，那我再不进您的家门一步。您懂得我说的话吗？”

贝比小姐叹了口气。“啊，莫扎特，谁会相信，在一个写出如此优美音乐的人身上，却长有一颗如此残酷的心！那好吧！无论怎么说我也不愿意失去您，那就让我们保留音乐上的关系好了！”

“如果真的是这样，”莫扎特说，“那您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把我看作您的一个真正朋友。现在我们开始上课！”

当莫扎特再度回到家里时，康斯坦策迎接了他，并告诉他一个消息：她在此期间去看了一间在报纸上登了广告的房子。房间不大，但也不是很小，有全套像样的家俱，位于宫殿的一侧，很安静，再说价钱不贵。

“康斯坦策小姐，您真的想很快就把我甩掉！”——这句话一出口他就感到后悔，因为他发现她两眼饱含泪水。——“这间房子只保留到今天晚上，”她说。“如果您想租的话，那就得马上去！”

他在思忖，一定得搬出这里，这算怎么回事！这个善良忠诚的姑娘照顾我多么好呀！——但是他父亲的意志又一次——这是最后的一次——占了上风。

“我立刻就去看看房间！它在哪儿？”

“在格拉本大街1175号四楼。”

“那么说就在跟前。这好极了！一当我搬出的话，我希望‘神目’不要对我关上它的大门！”

“莫扎特先生，您永远是受‘神目’欢迎的人！”

“斯坦采小姐，您是这样认为？我相信，我们的主人对我已经不耐烦了！”

“莫扎特先生，肯定不会这么坏的！”

“您真的这样认为，斯坦采小姐？”

“康斯坦策！”听到了韦伯夫人粗鲁的喊叫声。“你这个丫头又

躲到哪去了？”

“莫扎特先生，请您原谅，”康斯坦策说，随后走了出去。他沉思地望着她的背影。若是用古典的标准来衡量的话，她长得不美。但若是想到贝比小姐的话，那他觉得康斯坦策美极了，一双黑黑的眼睛，从前经常是炯炯有神，可在最近这段时间里多半是呆滞和凝重。她长得多么漂亮和窈窕呵！完全像她的姐姐路易丝。和贝比小姐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可归终说来一个漂亮的脸蛋有什么用处！她的心灵，她的性情是那么善良、高尚！他想起从前在和她的交往中，某种亲密的感情曾令他不快。但那时她还只是一个孩子，这早就不一样了；她对他一往情深，这一点他日益清楚地感受到了；可即使如此，当她想起她的姐姐路易丝时，她表现出了克制，那是在曼海姆，也在基尔希海姆的时候。可怜又可爱的孩子！

格拉本的房间很适合他的味，也适合他那特别干瘪的钱袋。他租了下来，从九月初起，这就是说还能在“神目”住上三周！

斯台芳尼说到做到，一个星期之后莫扎特就又坐在经过大量修改的歌剧脚本的面前，他对奥斯明这个角色特别满意。斯台芳尼确实费了很大气力，按照莫扎特的意愿进行了改写。还缺少的就得用音乐加以充实了，莫扎特的创作愈进行下去，他就愈感到有成功的把握。只是康斯坦策的第一首咏叹调使他焦虑不安。他现在觉得必须考虑的是女演员卡瓦列里，是她那熟练圆润的歌喉，而几乎不去想康斯坦策。在那个时候他对康斯坦策这个人的本质和形象根本就没有去想过。可现在他看到这一切全然不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在此期间的八天之中他已经对这个角色思虑过了？——根本没有！——可他今天对康斯坦策的理解比八天前的更多，这由何而来？——这正是他在这个角色上看到了另一个康斯坦策的缘故；是啊，他有着这样一种感情：他根本再无法把这两个康斯坦策区别开来。他豁然开朗，他爱上了康斯坦策·韦伯。

莫扎特还没有写完第一幕，他就得知外国大公们的国事访问已推迟到十一月。这对这部歌剧就更为有利。现在他可以静下心

来工作，也许让诗人再进行一些较大的修改，原来由于规定的时间短促他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敢于提出来。第三幕开始时的诱拐场景确实是一个壮丽的场面，用来做第二幕的结束不是更为好些吗？把第三幕再构思一下？斯台芳尼先生对莫扎特的新建议丝毫没有表现出热情。重新构思第三幕？是呵，用什么？那得必须找到些新的东西，否则第三幕就太短了，显得太单薄了。可是用什么呢？——是呵，莫扎特自己也不知道。他认为，这是诗人的事情。——斯台芳尼声明，他要考虑考虑，但是不做出任何许诺。

在此期间莫扎特正谱写第二幕。侍女布隆德在她的咏叹调里向呆钝的奥斯明表明，在西方一个男人如何去赢得一个姑娘的青睐，即要温柔、奉承、讨好和诙谐。而用奥斯明的方式，即怒气冲冲的发号施令，喧嚷吵闹和怨天尤人那就什么也得不到，在随后的二重唱里她已使老人完全屈服于她。这时康斯坦策又唱起了！

从命运把我们分开的日子起，
在我的灵魂里就只有忧愁！
噢，贝尔蒙特，往常伴随着你的欢乐，
现在都消逝得无影无踪。
在忧郁的胸中，
盘据着的是思念的苦痛！

可怜的康斯坦策！今天是八月卅一日。明天她就要和他分手了，——这是指康斯坦策·韦伯——是他同她分手。要不要在分手前告诉她，说他喜欢她？——这次他觉得用一支华彩咏叹调不好，卡瓦列里唱起来会光彩照人的。可现在他看到的只是康斯坦策，他的想像力在此期间已经把她俩变了样子：现实中的康斯坦策·韦伯和她舞台上的孪生姐妹：深沉、质朴、自然，没有任何矫情；一个可爱的姑娘，失去了情人，没有任何希望重新和他结合。他振笔疾书，精神激奋，当他写下最后一个音符时，他预感到这会是整部歌剧的高潮之一。不是这样又能是什么呢！有人敲门，她本人站在

门前——康斯坦策！

“莫扎特先生！”

她为什么不叫我贝尔蒙特？瞬间时他这样在想。

“搬运夫已经来了！”

“搬运夫？——啊，是这样！”

一个矮壮结实、目光忠厚的汉子走了进来，从老远就闻到一股酒味；他打过招呼，把放在门旁已装好的大旅行箱子提了起来。莫扎特要帮忙，可那个汉子笑着拒绝了。他一下子就把箱子放到他那宽大的肩上，并欲走开。

“您不向我要钱？”莫扎特说。

“我已经给他了，”康斯坦策说。“反正我们还要结账的。”

“您也给他小费了？”

“小姐已经给过我小费了，”那个诚实的人说。“刚好够半升啤酒的。”

“那我再给您补上另半升的酒钱。”莫扎特说着把一两个克罗采塞到他的手里。

“上帝会报答您的，男爵先生！”

“若是我现在打搅您的话，”当那个汉子走了后，康斯坦策说，“那我最好晚些时候来——”

“不，您没有打搅我。”

“那么我们来结账吧！”

“现在我不高兴算账，康斯坦策小姐！”

“莫扎特先生，那随您的意好了。以后——”

“康斯坦策小姐，您先不要走开！我还有一个请求！刚好我为您——或者不如说是为您的同名人——写了一首咏叹调，它很愿意让您试唱呢。您能看懂我写的。”

“我也能唱咏叹调？”

“肯定能，康斯坦策小姐！它写得很简单，没有任何华彩成分。可您先通读一下歌词！头六行是宣叙调，然后就是咏叹调了。”

“我读完了”。少顷之后康斯坦策说，她的声音轻轻地震颤。

“那我们就试试吧”。他说，随后就坐在钢琴前面，弹了一个前奏。接着康斯坦策唱起了极富表现力的宣叙调。她唱完了，有好一会儿寂静无声。

“康斯坦策小姐，”莫扎特说，“您还记得我在曼海姆为您的姐姐写了一支咏叹调之事吧？后来她就把它放到一边了。现在我想把这首咏叹调献给您，这是我俩私下的事，除了您和我不叫任何人知道！您觉得好吗？”——她颌首。——“那我们再唱一遍！”

想起来，这使康斯坦策觉得奇怪。她曾和她姐姐昔日的碰了钉子的崇拜者有过调笑的举动，可那只是因为她的母亲要求她这样做，附带的也是为日后出现的情况取得些经验。但是在不知不觉中却真的滋生出一种爱慕之情，特别是自莫扎特从皇帝那儿得到写一部歌剧的委托，并且他为他的歌唱家谱的新作品试唱之后，这激起他们对他的交口称赞，是呵，这使他在维也纳的剧坛上可说是成了一个著名的人物。现在她唱他写的咏叹调，根据作曲家本人的意愿她应该演唱这个角色，这一切是这样美好、高贵和感人，康斯坦策觉得她的灵魂摆脱掉了所有那些丑陋的、平庸的东西。当她唱完了第二遍时，由于深深的感动，泪水夺目而出。

莫扎特跳了起来，拥抱住她，把她的头拥到自己前胸。“康斯坦策！”他温柔地说道。

“噢，”她激动地喊了起来，“我根本不像这首咏叹调，我根本不配唱它，我坏得很坏得很！”

“康斯坦策，您在说些什么！”

“您就要走了，一切善良的和美好的都远远地离开了我的生活！”

“康斯坦策，我们要永远在一起？要一辈子在一起？”

她沉默不语。他把她更紧地拥在怀里，直视着她的眼睛。

“康斯坦策！我喜欢您！对我说句好话！我现在还一无所有，我不愿意强迫您。但是，当歌剧成功之后，我可以问您，您愿意做我的妻子吗？”

“我也喜欢您，沃尔夫冈！您是一个好人！我愿意成为您的妻子！歌剧肯定会成功，它是那么美！”——他深情地吻她，直到她挣脱开他——“沃尔夫冈，不要告诉任何人！”

“为什么不呢，斯坦采？”

“至少今天不！若不妈妈就会在告别时发表一篇订婚演讲呢！”

“就让她这样好了！”

“不，请今天不要！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这多美呵。歌剧好极了！我的上帝，早就是吃饭的时候了，我得到厨房去！再见，沃尔夫冈！”

第二天，九月一日，莫扎特搬到格拉本街的新居。这个新居更宜于他的歌剧创作，这儿比在韦伯家更安静，他的快乐情绪更浓。布隆德要唱一支最优美的咏叹调，表达不久将获得解救的欢乐。男仆佩德里洛拿着酒瓶出场，他也唱一支咏叹调，表达出敢作敢为的胆量。现在莫扎特的老朋友摩尔人奥斯明登场，于是有一首动听的二重唱。再下去暂时就没有了，因为随后就是诱逃场景，斯台芳尼应该加以改写。遗憾的是这工作好像没有什么进展；莫扎特越是提醒他，他越是说：这是一项很难的工作，这需要时间。

莫扎特现在试着也以钢琴教师的身份赢得更广泛的影响。为了有一份固定的收入，他一开始便要求每月六个杜卡特，授课十二个学时。这个价格就是按维也纳的标准来说也是昂贵的。可他也是德国第一流的钢琴演奏家呵。他目前有三个付酬的女学生：一个是鲁姆贝克伯爵小姐，还有一个是有钱的印书商特拉特纳的妻子，这是一位漂亮的极富音乐才能的年轻女人，她就住在格拉本大街，是莫扎特的近邻；再就是瓦尔特斯推顿男爵夫人，这是一个离了婚的女人，虽韶华已过，然风韵犹存，热情奔放，她在家中曾留宿一些私人文书、钢琴教师和歌唱家，有的时间长些，有的时间短些。正因此她的名声在社会上有些狼藉，但她对此却洋洋自得，不以为意。当莫扎特第一次到她那里去时，他就感到了一种进攻，可为了

康斯坦策，他决心予以有力地抗拒。但不久表明，这位男爵夫人对他确无别意，只是上课而已。她不仅有着音乐才能，而且为人诚实、善良，除此还知识渊博、见多识广、性格愉快，这样很快就在这个年轻教师和他的已逾绮年却犹存蕴藉的女学生之间产生了一种友好的情谊。不久他就向她敞开了心扉，倾述了他的希望，他的前途，他对康斯坦策的爱情和在韦伯家的困难境遇。康斯坦策的母亲对订婚一事兴高采烈，随即逼迫康斯坦策向沃尔夫冈要求以后结婚的保证。康斯坦策对此斩截地予以拒绝。结果是母亲和女儿之间的关系变得愈来愈糟。莫扎特觉察到，他的未婚妻一脸愁容，尽管他不知原因何在。这时瓦尔特斯推顿男爵夫人向他伸出了救援之手。她邀请康斯坦策到她家里住一段时期，这会使韦伯夫人产生一种受到尊重之感。可莫扎特在接受这项邀请时怀有某种混杂不清的感情，因为那些洁身自好的年轻姑娘都不与男爵夫人往来。当康斯坦策至少能在一段时间摆脱开母亲的刁难时，感到松了口气，并表现出了她那极为温柔可亲的一面，这使莫扎特怀着骄傲和紧张的心情，看男爵夫人如何夸奖他未来的妻子。

“她真是一个善良的姑娘，”她用自己的施瓦本方言说，“但有一点我必须告诉您，亲爱的沃尔夫冈：她的幸福完全取决于您把康斯坦策造就成一个什么样的人。直到现在她是一块柔软的蜡，除此什么也不是。”

莫扎特认为她的判断是正确的。从前他在康斯坦策身上什么也没有发现。呐，这使他对未来充满了极为美好的愿望。

两次重要的邂逅

就在莫扎特继续他的《后宫诱逃》工作时，他的对手开始了积极的活动。

皇帝的宫廷乐长萨列里是一个意大利人，他从来就没有对德国歌唱剧说过一句好话。

“德国的歌唱剧在为自己挖掘坟墓，陛下，”他经常这样说，“越来越不像样子，陛下，有一天您会重新回到意大利歌剧上来的。”

同时萨列里也毫不掩饰地表示，就是莫扎特也没有希望。

约瑟夫皇帝和莫扎特的一些计划就这样一再地，即使不是直接地被阻挠，也是被搁置起来。

因此莫扎特经常沮丧地在想：萨列里，萨列里！归终说来父亲对罗曼人的不信任感也许是对的？是不是这个萨列里把他看成是德国歌剧的开路先锋，因而对他进行伤害？

一天晚上他忧心忡忡地回到房里。在沙发上坐着一个中等年纪的高大粗胖的人，鼾声大作地睡着了，肥胖笨重的身躯仿佛随着每一口呼吸要被撕裂开似的。一脸凶相，流露出一种愚蠢的优越感。

老天呐！莫扎特在想，这正是《后宫诱逃》中的奥斯明的形象，真正难找呵！朋友，你这是从哪儿来的？什么风把你吹到我的房里来了？——他不能马上拿定主意，是不是要把这位鼾睡者叫醒。此人的肥厚下巴堆了下来，裂开个大嘴，脸上的表情显得更加愚蠢和粗野。——你这个嗜血的后宫看管！我想像的也正是这副模样！可我现在要知道，你来此有何公干。——他抓住他的肩膀摇

晃起来；他醒了，发呆地望了望四周。慢慢地他恢复了神态，知道自己在哪里了。当他看到莫扎特时，他费力地站了起来。

“我是宫廷剧院经理部审核官托瓦特，”他说，“看到莫扎特先生我感到荣幸。我必须和您谈谈。”——他望了下钟。——“噢，上帝呵，我几乎等您一个小时了！”

“等我？”莫扎特说。“您睡着了！再说，我没有准备您的来访的这种荣幸。”

“好了，长话短说吧，”托瓦特先生说，“因为我的时间宝贵。我是您的未婚妻的监护人！”

“什么？我根本不知道，除了母亲之外还有一个监护人！”

“莫扎特先生，您知不知道这对事情并没有什么关系，可对我倒是挺有启发的。”

“您这是什么意思？”

“我这是要说：若是您知道韦伯家的女儿不仅有一个无助的女人在照管，而且还有一男人，那您也许就不会有胆量把您的未婚妻领进一个名声不佳的女人家里去，任何一个体面的姑娘不会与这种女人交往！”

“我禁止您这样说话，先生——”

“是宫廷剧院经理部审核官先生！”

“也许要我再学着重复一遍？您把您的名字再告诉我一遍，若是您没有另外的头衔的话！”

“我叫托瓦特，我的头衔宫廷剧院经理部审核官已完全足够了！”

“我觉得也够了！”莫扎特发怒地说。“那好，托瓦特先生，我禁止您这样谈论一位我非常尊敬的夫人！”

“您是否非常尊敬，这与我毫不相干。但是我不能够容忍您把我的姑娘带到这个女人的家里去——目的何在，一清二楚！”

“好呵，您到底是怎么想的？真见鬼了，现在我可太莫名其妙了！”

“莫扎特先生，我要平心静气地对您说下面这些话：我同已故

的韦伯先生相识的时间并不长。当他的女儿到宫堡剧院时，他被接受做收账员；这不是因为他有这方面的才能，他是一个糊涂人，而是因为，怎么说呢，是因为路易丝有很硬的后台。感谢上帝，此人在一两个星期之后也死了。”

“您刚才说感谢上帝？”

“呐，这对我们是一种好运。在账房里他把账目弄得一塌糊涂。是呀，就是我也无法为他做出保证，说他是绝对地诚实可靠。莫扎特先生，为此我问您：韦伯先生在慕尼黑那段时间曾为他的女儿康斯坦策向您提出婚事，此事是真的吗？”

“这是真的。”

“您是怎样回答他的呢？”

“这我今天记不起来了。也许我对他说过，他大概发疯了！”

“那么您是承认了！随后您就一走了之，并且再也没有照面！”

“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莫扎特说。

“对此我毫不怀疑，”经理部审核官先生说。“当韦伯先生还在世的时候，您知道，康斯坦策是能够成为您的合法配偶的，您当时是这样想的！今天她又成了您的什么呢，成了您的情欲的自由猎物！因为您害怕那位可尊敬的母亲在场，于是就把康斯坦策领到——”

“托瓦特先生，”莫扎特打断了他，“我禁止您说这种话！作为一个有尊严的男子汉我向您保证，我对康斯坦策是光明磊落的！我从没有想到过，不是以我的合法妻子而是以另样的方式去占有她！”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至少说您的做法太欠考虑了！可您为什么对结婚迟疑不决？”

“因为我没有财产，并且在我的新歌剧取得辉煌成功之前我不想结婚。”

“莫扎特先生，这很有道理！可若是您的歌剧不成功呢？如果您从不会——或者我们说，在最近五年或十年之内您没有可能建立一个家庭的话，那怎么办？也许我的姑娘要等您一辈子？”

“我想，”莫扎特说，“这事只与康斯坦策和我有关！”

“您是一个没有经验的年轻人，莫扎特先生！这件事当然也与监护人有关！在这儿他代替她的父亲。剧院里的人说，您有天才，有出息。我当然不会对您的意愿和希望表示任何反对。但我必须为我的姑娘要求一种保证。莫扎特先生，我要提出一项建议，这是您能够接受的，就像到罗特希德家银行去兑现一张汇票一样容易！您有义务同我的姑娘结婚。但是如果您——我说在三年之内——没有可能，那您就有义务在我的姑娘缔结另一个婚约之前——现在看来也就是一辈子了——付一笔年金，每年三百古尔登。莫扎特先生，三百古尔登并不多！朗格先生得向他的岳母每年付七百古尔登，否则的话他得不到路易丝。”

呐，路易丝每年有六百多古尔登的收入。若是这笔钱都流入朗格先生的腰包的话，那他也算做出了牺牲。当然康斯坦策不是路易丝！但是这样一个可怜的姑娘，她没有什么才能，也做不了什么，难道她的未婚夫不应当藉助这点微不足道的钱数而使她得到真正的补偿吗！”

莫扎特怀着不可名状的厌恶所了宫廷剧院经理都审核官这一席话。“托瓦特先生，”他终于说道，“若是我不接受您的建议呢？”

“那我将立即禁止您和我的姑娘的任何继续往来。”他站了起来，为的是格外强调他的最后通牒的严肃性，带着一种俗不可耐的果断表情等候答复。莫扎特脸色苍白。他极费力地控制住自己，没有把拳头打到这个家伙的平庸的后宫看守的脸上。

“托瓦特先生，”他说“我让康斯坦策做出决定。如果她同意您的建议，那我同样也无异议。”

“好极了，莫扎特先生！我看得出，您确实是一个体面的人，韦伯那个老糊涂一直是这样称赞您的。那么我们明天在韦伯夫人那里见面！下午三点您觉得合适吗？——好的！那么明天下午再见！”——他朝莫扎特伸出了诚实的右手，可莫扎特视而不见，把他送了出去。

翌日，当莫扎特出现在“神目”时，宫廷剧院经理部审核官坐在那里喝着咖啡，他早就与韦伯夫人和康斯坦策一道在等他。

“我的姑娘，”他说，“听从了我的意见，这儿是契约！”

莫扎特犀利地望着康斯坦策的面孔。她哭过了，可现在有些不踏实地朝他微笑。。

“莫扎特先生，这使我们感到太难为情了！”韦伯夫人说。“您根本不知道，我们是多么难为情！可我死去的丈夫在临终时还在说：任何时刻你们都要听从托瓦特先生的劝告！三百古尔登毕竟为数不多！”

“您说的完全对。”莫扎特说，他在想：康斯坦策啊！进行这样的谈判，承受耻辱的是她啊！不，如果说我还能及时从她那儿脱身，这一年三百古尔登确实为数不多！

“如果我可以请求的话，那这儿签上您的名字！”那位忠实的监护人说。莫扎特签了字。托瓦特先生也以证人的身份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随后他把文件叠了起来，递给韦伯夫人，叫她好好保管，然后告辞了。

“他的心意是好的！”韦伯夫人说。“您不要错怪了他，莫扎特先生！我一直在说：这一切都是多余的：莫扎特忠实得就像黄金一样。但是他坚持要这样做，”

“亲爱的妈妈，您让我再看一看文件，”康斯坦策说。韦伯夫人递给了她。她把它从上一撕到头，把碎纸片掷到地下，搂抱起莫扎特。“我不需要从您那里得到任何字面的保证！”她流着眼泪，有些口吃地说，“我信赖您！”

“康斯坦策！”他轻轻地说，“一切又都好了！”他的目光瞥向韦伯夫人和她那双由于愤怒而发亮的眼睛。莫扎特蓦地一切都清楚了。莫扎特慢慢地感到苦恼了，自从接到父亲的那封严厉禁止他结婚的信后，一段时间没有写信告诉父亲他思想上的变化。这期间五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他认为不应当再对父亲保持沉默，该当让他知道他和康斯坦策的情况。

可是这封给父亲的长信还没有寄出去，就从萨尔茨堡来了封

信！莫扎特的信写得太迟了。父亲什么都知道了！他得承受多么下流的诽谤呵！父亲信中写道，他陷进一场肮脏的骗局里，韦伯夫人给自己的女儿往家里拉皮条，应该给她带上手铐游街示众，脖子上挂个牌子：年轻人的教唆犯！他无论如何要彻底断绝同她们的可憎的联系，现在要看事情的发展，法庭会不会认为强加在他身上的契约具有法律上的约束。

莫扎特读这封信时，内心撕裂般地痛苦。他的父亲不仅赋予他生命，就是他的一部分艺术才能也应归功于他，从孩提时代他就成了他亲爱的上帝。可父亲对他竟然如此残酷无情，这已经是第四次了。父亲离得如此遥远，他根本不可能做出准确的判断。回答经常要等上那么长的时间，而所写的却是那么沉重地压在心灵上。第一次：是父亲把他从曼海姆赶到巴黎。第二次：父亲把他从巴黎叫回萨尔茨堡，重新带上枷锁。第三次：父亲企图把他从维也纳弄回萨尔茨堡。而这次是第四次，是使他最为痛苦的一次。因为从信的字里行间清楚地看出，父亲把康斯坦策看作是这场有害的勾当中的一个共谋者。呐，若是他了解她，那他就不会有这种令人愤慨的猜测！——于是他同父亲进行争辩，他的口气尊敬，但却十分坚定。他说，传到萨尔茨堡的那些关于他和康斯坦策的谣言只是些诽谤，他骄傲地述说，她是怎样把婚姻契约撕碎，而对父亲提出的与她分手的要求只字不提。

一个美好的夜晚就要到来：莫扎特受到皇帝本人的邀请，藉一次音乐会去认识海顿。莫扎特对海顿怀有特别真挚的尊敬。

整天飞着大雪，可近傍晚时天放晴了。莫扎特踏着柔软的白雪无声地步行前往。在澄明和凛冽的冬夜里，群星在闪烁。他怀有这样一种情感，在他整个一生中他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幸福。在最近一段时间里，所有使生活变得忧郁、苦恼和伤心的一切，都在这个念头面前无影无踪：我今天就要认识海顿了；一个像我一样的人，对于他说来，生命的主要意义就是音乐：是一个理解我的人！还没有一个人理解我！父亲从没有理解我，尽管他是那样爱我。

娜内尔也不理解，康斯坦策根本不理解！可海顿会理解我。

他到达了胡浮堡皇宫，登上金壁辉煌的楼梯。从一个仆从那里他得知，宴会已经结束，可音乐会要在半个小时后才开始。于是他进入音乐厅旁边的接待艺术家的房间。约瑟夫·海顿正在同四位四重奏的艺术家交谈。莫扎特一下子就看出来他同他的弟弟米夏埃尔·海顿是那么相似；只是在约瑟夫·海顿身上，他的身材和面部表情更为有力，更为严肃。同第一小提琴手一样，他穿着埃斯特哈齐亲王家的宫廷制服，浅蓝色的，十分华丽。当莫扎特进来时，海顿立即中断了谈话，探究地，期待地向他望来。莫扎特躬身，说了自己的名字。海顿喜形于色，他握住莫扎特的手，紧紧不放。“我十分高兴！”他说，“我太高兴了！”——莫扎特没有回答。他觉得他说不出话来，并羞于在陌生人面前表示他的感动。但是他对海顿的紧紧握手做出了反应，并用幸福的微笑望着他的眼睛。

“多少年来，”海顿说，“我一直期待这样的时刻，有幸同您第一次握手！”

“乐长先生，您这样说使我感到羞愧”莫扎特同答。“我不知该说什么好！”——感动又几乎使他心慌意乱起来。

“呐，您是说，您从我这儿学到了这些和那些东西！这大概是真的！”

“这些和那些！”莫扎特说，他泪水盈眶，可他笑了。“是的，我从您那里学到了这些和那些东西！”

“现在您摆脱了萨尔茨堡，要征服世界？”

“不能马上征服世界，首先得征服维也纳！”

“您是个幸运儿！”海顿说。“我今天可以留在维也纳，为此皇帝必须为我向我的亲王请假！”

“您还能在这儿留多久，乐长先生？”

“到年终那个星期。”

“那么说我们有希望再次相见，好好谈谈？”

“亲爱的莫扎特，肯定能！当然啰，我得首先看我的亲王的意思，亲王夫人像是要把我当做个宝贝似的。但是我们必须有一次

或者两次见面的机会！我们有好多话要说！”

翌日下午，当莫扎特同海顿一道进入格拉本大街他的那间小房子里时，天已经暗了下来。

“您是住在这里了！”海顿说，“一间名副其实的音乐家隐居之处！钢琴、写字台、乐谱，还是乐谱！”

“请坐在沙发上，乐长先生！咖啡马上就好。”

“您这里确实很舒适，”海顿一边搓着发冷的双手，一边说，“维也纳真是一座了不起的城市！每次我来这里时，我就后悔把自己连皮带头发都出卖给了亲王。几乎整年我都无聊得要死，没有个同样的人，可以像与您一样地交谈。”女房东送来了咖啡。莫扎特倒满杯子。

“亲爱的莫扎特，谈点您自己的作品吧！”海顿继续说。“从您离开萨尔茨堡以来，我再没有听到您的什么东西。”

莫扎特开始弹《伊多梅纽斯》中的片段，带着欢乐的表情，看海顿有怎样深刻的印象。随后他又弹了《诱逃》中的几段。当他结束时，海顿握住他的手，紧紧地长久不放。

“在多年以前我就对米夏埃尔预言过，有一天您会超过我们两个。这话说对了。有人有时对我说，说我有几分天才，但是您，莫扎特先生，远远地超过了我！”

“乐长先生，看在上帝的分上，您不可以这样说！”

“人们应当说真话！莫扎特，我终于找到了您，这是上帝给我一份真正的礼物！也许我等不及我那善良的老亲王死去。但我要在此之前来到维也纳，为的是在您的近旁。我能从您那里学得更多！我有这样的感受，好像在我身上还有某些东西在沉睡，通过您它们能被唤醒。”

“乐长先生，我该怎样回答您呢？我觉得太羞愧了！我，有那么多要感谢您的！——”他向海顿伸出了双手。

瓦尔特斯推顿男爵夫人对康斯坦策的判断是正确的。她确实

按莫扎特的意愿在改变。在这段一起相处的时间里，康斯坦策对他的诚挚的骑士风度和心灵的高贵自尊认识得越清楚，她的目光对待她迄今以来生活中的平庸处和可憎处就越加严厉。她更加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莫扎特对她的变化知道得越多，他的爱就越加热烈。他早就无法再把两个康斯坦策——他的未婚妻和贝尔蒙特的未婚妻——从内心里区别开来。所有那些他在康斯坦策·韦伯身上发现的美和高贵，他都不由自主地移向另一个康斯坦策身上，这样一来，那个从前在他的想像中间多少是个没有色彩的、平静的忍耐者的人物越来越变得栩栩如生了。

莫扎特愈来愈感到苦恼的是，他用两支花腔咏叹调使康斯坦策的饰演者卡瓦列里成了一个牺牲品，这个角色因此而被分裂了。开头他对此并不清楚，从前那些女主角若是要求这样和这样做的话，那也无关痛痒。可现在，谱写的工作进展愈快，康斯坦策的形象在他的手里愈加成长，他就愈感到难过，这个感受如此深沉和真挚的人物却用两支意大利式的炫耀技巧的咏叹调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他想把它们撤回来，用另外的咏叹调来代替，可大家群起反对，说这会给他的作品带来危险，除此他还知道，皇帝喜欢意大利的花腔唱法。他把他的错误看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缺点，就像格鲁克的歌剧一样。呐，只好如此。

莫扎特的新歌剧每一幕都在图恩伯爵夫人那儿的一小群行家手中用钢琴演出了，每次都得到热烈的和一致的赞扬。甚至宫廷图书馆长万·斯维顿男爵也表示满意，他被认为是维也纳最伟大的音乐鉴赏家。斯维顿毫不犹豫地向莫扎特指出，亨德尔和巴赫是德国音乐的鼻祖，他收藏他们的乐谱如同宝贝。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莫扎特步行前往雷恩巷，男爵在那里有一所小型的富丽堂皇的宫殿。当莫扎特进入前厅并把他的名片递给彬彬有礼的仆人时，他听到了低沉的钢琴声。他被告知，主人正在作曲。莫扎特声明，他高兴等几分钟，可当他感到不耐烦时，他让人通报自己来访。钢琴声停了下来，随后莫扎特进入音乐室，站在男爵的对面，男爵慢慢地从琴凳上立起身来。

“非常尊敬的莫扎特先生，我感到特别荣幸”。他庄重地说，并请莫扎特就座。

“大人，恐怕我打搅了您”。莫扎特说。

“我的音乐女神正巧来访，”男爵说，“可这样的打搅她只能是欢迎的，她甚至能从中得到益处呢！我亲爱的莫扎特，我请您来拜访我，是因为我有责任表明我的最为神圣的信念，我有意说是最为神圣的信念！您理解我的意思吗，莫扎特先生？”

“是的，大人！您说是最为神圣的信念。”

“我是说，”男爵稍感不快地说，“您是否知道，当一个像我这样出身，有我这样教养和这样地位的人谈到最为神圣的信念时，那意味着什么？”

“我希望是知道的，大人！”

“您不需要老是说大人，尊敬的莫扎特先生。有时说那么一两次就够了！这么说吧：根据我最神圣的信念，现代音乐正处于一条歧路，它必然导向没落，导向毁灭。您理解我的意思吗？”

“您刚才业已表达了类似的意思”。莫扎特说。

“只有一条路可以挽救：回到老一辈的大师那里！回到巴赫那里，首先是回到亨德尔！谁要是认识亨德尔和巴赫，那现代音乐对他就无能为力了。这一切太容易，太没有艺术价值了。巴赫！是啊！我感到这是精神和心灵的养分，如果出现某种证据，艺术的堕落要把我毁掉的话，那我就能从那里得到慰藉和力量。”

“大人，也许我得承认，我的歌剧恐怕使您需要这样的慰藉了！”

“不，决不是这样，莫扎特先生！您学了一些东西，您是一个非常认真，非常透彻的人，这我从没有着错。呐，您告诉我，莫扎特先生，您认识我刚才对您提到的大师吗？”

“我认识一些。认识一个巴赫，那个克里斯蒂安，我本人认识他，他教我不少东西。在两个月前他也到过这里。”

“我当然指的不是克里斯蒂安·巴赫，”男爵用严峻的口吻说。“克里斯蒂安是一个背叛者，完全现代化的，他的东西华而不实！”

不，我首先指的当然是他的父亲塞巴斯蒂安和他的哥哥菲利普·埃马努埃尔。可我认为亨德尔要高得多。呐，我要给您看看我的宝物，也许您能为我演奏点东西。”——他庄重地打开一个高高的墙柜，里面装满了多半是手抄的乐谱。——“莫扎特先生，您看，这儿我有一些弗里德曼·巴赫的东西，这儿有一些老巴赫的作品。”

“这是什么呢？”莫扎特问道，“平均律钢琴曲”

“对，”男爵说，“是一个用所有的调写成的前奏曲和赋格的集子。这是老巴赫为他的学生写的，可以说，这是一个真正的优秀的钢琴学派。”

“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莫扎特说。

“那您怎么能听到呢，”男爵说，“这都没有印出来，只有一些手抄的流传。这是我在柏林当使节时，让人抄写的。”

莫扎特翻开了乐谱。他的目光落到了第一首C大调前奏曲上，这引起了他的兴趣。

“这首前奏曲弹起来非常容易，”男爵说。“老巴赫看来是为了鼓励那些初学者而写的。可后面的那些赋格却吃力了，我弹不了它们。”

“但刚才您弹的是赋格中的曲子呀，大人！”

“是赋格中的？根本不是！这是我自己构思出的一个主题——尽管——，是呵，可能有点相似。奇怪的是，我直到现在还根本没有想到！”他阖上了乐谱。“两个作曲家有类似的构思，这并不少见。重要的是能从中创作出什么来。”

“是这样，大人！”

“正如我说过的，我尊敬老巴赫，更使我崇拜的是亨德尔。他有着巴赫的渊博的创作方法，但同时又拥有一种表现上的华丽，这是老巴赫所不及的。这可能是两个人的生活不同的缘故。亨德尔同上层贵族经常往来，而塞巴斯蒂安·巴赫却在一个德意志中等城市里过着隐居的生活。我可以请您弹一首亨德尔的钢琴组曲吗？”

“非常愿意，大人！”

弹了不是一首组曲，而是两首；又弹了一首，可男爵还一直觉

得不够。在弹了第六首组曲之后莫扎特解释说，他没有更好的兴致再弹下去了。在这个时候一个仆人来报告，饭菜已准备妥当。

“那么我们稍微吃点东西，鼓鼓劲，”男爵说，“然后我们就有劲继续下去了！”——可莫扎特解释说，他的未婚妻在等他。——他为什么不早说呢？男爵在想。那我就不必邀请他来了！噢，这些音乐家们！在饭后莫扎特又被强求弹了一首亨德尔的组曲，随后他才告辞。

“呐，我希望，”男爵说，“以后您会经常使我高兴的。这也是您本人的长处！若是您想从我的宝物中带点什么回家，我乐于提供。”

莫扎特对这个建议十分高兴，他选择了《平均律钢琴曲集》。

翌日莫扎特一大早就坐在钢琴前，弹奏昨天他在阅读乐谱时内心记住的东西。万·斯维顿说得对：他对他预言，这些音乐将为他展现出一个崭新的世界。开始时，这种外部的表现方式也使他感到陌生，——但是他有着一一种确定不移的感觉，它能展现出最深沉最崇高的一切；在音乐里能表达出的究竟是什么呢，是神圣的安谧。

离艺术的最高阶梯是多么遥远呵！巴赫的音乐有一种令人慰藉的神奇力量。如果他决定把整个身心投入巴赫的音乐里，尽最大限度去体验，那他也许会成功，赢得那些最终的和最高的东西。巴赫所占有的，他本都没有。值得去做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学生。

在随后的整个星期里莫扎特完全被《平均律钢琴曲集》迷住了。他越经常弹一些个别的曲子，他就越觉得有必要在钢琴上把声部处理得尽可能更清晰些。于是他开始把几首四声部赋格的弦乐四重奏进行加工。跟随后他本人试着摹仿这种老的风格，并把它同自己的风格融合起来。这种努力的结果就是他创作了一批前奏曲、赋格曲和组曲。巴赫的风格和他本人的风格之间的差异，即使对他的适应能力说来也太大了，他的这些习作不是那么一蹴而就；它们显示出对伟大典范的一种学生式的依赖，这是他所没有摆

脱掉的，因此他只把他的这些创作的大部分看作练习，根本不去加以完成。

如果说有谁对这些用老式风格写的曲子表现出特殊的喜悦的话，那就是康斯坦策，这确实令人奇怪。开头时莫扎特怀疑她只是为了讨他的喜欢而已，也许她要通过这种一本正经的艺术的偏爱表明她的特殊的音乐感受力。但是她坚持如此并一再鼓励他再写些赋格曲，因为这是音乐中最优美的。莫扎特为此十分快乐；这像是再次证实了瓦尔特斯推顿男爵夫人曾说过的话：康斯坦策是他所要塑造的女人。他相信，恰恰是他作为一个音乐家同她一起是交了好运。他发誓，一当他完完全全得到了康斯坦策，他就为他的守护女神圣玛丽娅写一首大型弥撒曲作为感谢，并且是用康斯坦策所喜爱的老式风格。

“神目”诱逃

当《后宫诱逃》终于开始排练时，已是六月初了。歌唱演员和乐队都怀着极大的热情，莫扎特的惟一苦恼是卡瓦列里来演康斯坦策，她确实是一个出色的歌唱家，但作为一个演员却是平庸的，除此他觉得完全无所谓。若是由路易丝来演呢，那他会怎样呢？但是她只是坐在包厢里同她的妹妹康斯坦策看排练听演唱。

七月十六日是首次演出。尽管天气炎热，票子却一售而光。当莫扎特穿着一身崭新的红色燕尾服——这是由瓦尔特斯推顿男爵夫人资助的——出现在指挥台上时，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贝尔蒙特唱完第一首咏叹调，就被要求从头唱起。一小群敌对者试图破坏这种热烈气氛，其结果却是掌声更加轰动，几乎每一段都要重唱。莫扎特在结束时一再地向欢呼的听众鞠躬致意，他充满了幸福之情，真想大声叫喊起来。呐，他真的征服了维也纳！未来在他面前是光明的，黄金般的！呐，他终于能把康斯坦策带回家去了！呐，他肯定不久能接到写一部新歌剧的委托，那将又是一次新的成功，那他就会成为德国歌剧的真正的创造者！——随后他被叫入宫廷包厢。在门口他遇到了正巧离开包厢的萨列里。

“我祝贺您，莫扎特！”皇帝说，把手递给了他。“我好久没有看到我的维也纳人这样地如痴如狂！这真是好极了。只是对我的耳朵说来音符太多了！”

“音符太多了，陛下？我相信所需要的正是这么多！”

皇帝对他这样坦率的回答并不介意，但是他的笑却多少有些揶揄的味道。“是呵，您当然知道怎么做最好。这只是我这个外行人的意见。您的乐队伴奏经常是过于满了，它压过了歌唱家。”

“陛下，”莫扎特回答，“决不是一个外行，而是一个伟大的音乐

行家——”

“我感谢您的好意，亲爱的莫扎特，没有什么不好！一切都确实很美。康斯坦策的两首大型咏叹调真的美极了！很好的意大利华彩！遗憾的是，它们显得太孤单了！我对卡瓦列里表示特别满意。您告诉她，亲爱的莫扎特！再见！”

善良的长得肥胖的亲王马克西米利安怀着难过的感情听了这番谈话。当皇帝离开了包厢时，他还逗留了片刻。“确实美极了，非常美！”他说，有力地摇动莫扎特的手。“皇帝的意思根本不是这样！您不拂他的意就好了，亲爱的莫扎特。最近一段时间他变得太神经质了。确实很美！稍后我再跟您谈！”

皇帝的这番话彻底败坏了莫扎特对成功的喜悦。音符太多了！皇帝太习惯于意大利式的了，歌唱只要轻微的伴奏音乐加以和谐地配合。可他本人却完全相反：他让乐队独立地发挥作用，让它按着他的方式来点明和表达歌词的意思和舞台上的事件。这当然要更多的音符。说他的总谱成堆，这都是些无聊的废话！

使莫扎特感到安慰的是，皇帝的这种冷漠的批评相当孤立。首演的成功在继续，《后宫诱逃》成了一部真正的卖座节目。

韦伯夫人现在觉得是时候了，莫扎特该和康斯坦策成家了，她派托瓦特先生前来；他对莫扎特说，现在他看到他的未来已有保障，莫扎特该履行他的诺言。莫扎特回答，他准备这样做，只是在他与康斯坦策结婚之前，他要得到父亲的同意。托瓦特先生劝告他尽快设法，并回到“神目”，向韦伯夫人回报莫扎特的答复。

“什么！”这位怕莫扎特不履行诺言的母亲叫了起来，“父亲，又是父亲！我慢慢觉得这件事太愚蠢了！他和康斯坦策交往一年多了。若是最后他把她一甩了事，那她叫我怎么有脸做人。不行，现在得听我的！经理部审核官先生，您让我来办吧！我和那么多人打过交道，这个窝囊的丫头和这个轻浮的音乐师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翌日晚上，当莫扎特在通常的时间出现在韦伯家时，康斯坦策带着眼泪接待了她。她说，母亲让魔鬼撒旦迷住了。最近一段时

间她一直很可亲，可现在突然变样了，待她比从前还要坏。这时正好韦伯夫人出来，她要莫扎特到她那儿去，因为她要和他私下谈谈。——她又喝多了，他在想，她的房间里的气味证实了他的猜测

韦伯夫人开始说，我把自己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一个年轻人身上，他连一个铜板的财产都没有，向我的女儿求婚。我信任他那颗善良的心和他的才能，应允了并为他祝福。现在《后宫诱逃》就算取得了成功，但若是皇帝对他不满意，那这还有什么用呢？他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皇帝对这部歌剧说了些什么。长话短说，她要他再等上一两年再结婚，直到他确实站稳了脚跟。——莫扎特回答说，康斯坦策的监护人昨天对他说的正相反，即是说，要求尽快结婚，这时韦伯夫人声言，监护人算老几，她是母亲，她说了算。

莫扎特十分激动地回到家，彻夜不眠。翌日他做出了决断。他不能再由这个泼妇任意处置他的康斯坦策。他要尽快结婚，现在监护人站在他的一边，这也就没什么困难了。同时他要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请求父亲的同意。在这段时间，康斯坦策可以再一次逃到瓦尔特斯推顿男爵夫人那里，直待到结婚为止。

每天中午从十二点到一点，韦伯夫人习惯外出散步。十二点刚过不久，莫扎特到了康斯坦策身边，他要她收拾好自己的箱子，叫她的妹妹们保密，于是就演出了“神目诱逃”这场戏。

“康斯坦策，即使你不是我的妻子，”当他俩离开了家门时，莫扎特说，“我也向你发誓，就是魔鬼也无法把你从我身边拉走！”

男爵夫人像是母亲般地接待了这对可怜的年轻人。——“我接纳了您们，这可不是犯了拉皮条的罪吧？”她说，“就像这儿的某些女人所遇到的，走在胡同里叫人往腿上抛石头。”

莫扎特说，他从没有想到住在她这里；她只消注意，不要让人把他的康斯坦策再拐走就行了。——肯定不会发生这种事，男爵夫人说，她卷起袖子，显示出她那健壮的肌肉。

当韦伯夫人回到家里，得知她不在时发生的事情，于是把她的几个女儿臭骂了一顿，骂她们为什么不阻止。为了使她的神经镇静下来，她喝下一杯特别强烈的潘趣酒。随后她把自己关在房间

里，坐在扶手椅上，沉思地用双手揉搓着她的那条黑色的披肩，慢慢地在她那宽大的面孔上泛起了一种心满意足的狡黠的笑容。

除了最近一段时间的工作、不安和激动，莫扎特又从萨尔茨堡接到一项急迫的委托。

他青年时代的朋友西格蒙德·哈夫纳，已故的市长的儿子，升入贵族等级，莱奥波德·莫扎特请沃尔夫冈为庆贺这一事件写一首小夜曲，就像在六年以前他在哈夫纳的女儿结婚时写了一首小夜曲表示祝愿那样。莫扎特即刻进行这一工作，即使熬夜也要完成。他以极快的速度写就了第一乐章，当他结束全曲并通览总谱时，他几乎感到惊愕。这根本不是一首小夜曲的音乐，而是一首充满力量的不驯服的生硬的作品，里面到处是对位的大胆处理，从中他听出了自己与巴赫和亨德尔的接近。管它呢，得尽快把它送到萨尔茨堡！他在寄乐谱时附上了一封信，请求父亲为他即将和康斯坦策的结婚祝福。

莫扎特极为心焦地等待父亲的祝福，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可是什么也没有等到。这时韦伯夫人打出了她的最后王牌：她让人通知莫扎特，她要通过警察把康斯坦策叫回去。现在他不能再拖下去了，立刻去到圣斯台凡教堂的牧师那里，把婚礼的日期定了下来。随后他来到“神目”。韦伯夫人对他劈头盖脸地责备了一通，她骂了好久，才轮到莫扎特说话。他宣布他将在八月四日同康斯坦策举行婚礼，并迫切地请她再不要制造麻烦，而是应当去参加婚礼，使场面隆重、喜庆。韦伯夫人沉默了片刻。随后她宣布，看在她故去的丈夫弗里多林的面上，他是十分看重莫扎特的，为此她准备作出牺牲。可遗憾的是她现在手头拮据，无法在一两天之内筹备婚礼。莫扎特回答说，这她不必操心，瓦尔特斯推顿男爵夫人承担一切。韦伯夫人感动地拥抱起莫扎特，并向他保证她对他怀有岳母般的爱和忠诚。

在婚礼后的次日，莫扎特收到了父亲应允的书信，他感到幸福。

“神目”诱逃就这样结束了。

韦伯夫人试图劝说新婚夫妇重新回到自己身边。若是她稍许令人可以忍受的话，莫扎特不会对此反对，因为他有那么一丝担心，他现在不再是孤身一人，而是还要对一个女人负责，并要成为一家之主。但是，一想到又要和韦伯夫人同住一起，他拒绝了。他宁愿暂时寄居在男爵夫人那里。她在找房和购置家俱上给了这两个年轻人忠实的帮助，——这可是十分必要，否则的话，莫扎特会把男爵夫人为他建立一个家庭借给他的一千五百古尔登立刻用来布置一间他渴求已久的华丽的卧室而花得精光。康斯坦策在这段时间里表明她对这些日常杂事所知甚少，这使男爵夫人经常忧虑地思忖，这对新婚夫妇日后怎样过活。最后终于在高桥区找到了一所不错的小型住宅，这比较适合莫扎特的经济状况，他之所以同意租这所住宅，还特别因为十五年前他和父亲曾在这里住过。简朴的家俱——这是从旧货商那里买来的——布置停当，男爵夫人在房门上结了一条大形花带用来迎接这对新婚夫妇的乔迁。当她离去，剩下莫扎特和康斯坦策两人头一次待在属于自己的家里时，他在自问，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还有比自己更幸福的人。

访问萨尔茨堡

《后宫诱逃》在维也纳是惟一的一部获得长时间成功的德国歌唱剧，其他的都是在演出少数几场之后就消逝了。莫扎特这部歌剧的脚本作者斯台芳尼参预了一场争吵，这使皇帝逐渐对整个事情大为扫兴，何况他对此本来就不那么热心。这样在岁末时人们就已得悉，在即将到来的一七八三年的三月，德国歌唱剧就会重新被一部意大利歌剧所取代。剧院监督岁森伯格伯爵建议莫扎特寻找一部合适的意大利脚本，在《后宫诱逃》取得成功之后，莫扎特可以希望得到一部新的歌剧的委托。

莫扎特对事情的这种转向深感痛苦。他信赖德国歌唱剧，他也信赖自己和他的使命，他应该成为它的新的创造者。尽管如此，他当然遵从剧院监督的建议。他想方设法去物色意大利歌剧脚本，不倦地去寻找一部能激起他热情的题材。一七八三年三月，德国歌唱剧真的被撤了下来，剧院里的最主要力量与一个进入宫堡剧院的意大利歌剧小组联合在一起了。每周有三个晚上演意大利歌剧，其余的四个晚上用于德国戏剧。德国的歌唱家们与他们的意大利同行相比，不那么容易得到机会。意大利人能用他们的母语歌唱，这就使他们占有优势，而现在上演的大部分是意大利喜歌剧，用意大利语唱远比用德语唱更为自然；人们也都这样说，意大利语是这种喜歌剧的食粮。现众立刻注意到了这点，开始有些冷落他们过去喜爱的演员。在这些演员中间，路易丝所受的打击尤大。在维也纳的剧院的天空中，一向受到崇拜的这颗明星，现在不得不眼看现众把他们的宠爱更多地转移到意大利主角女歌唱家南希·斯托拉切的身上。她生于伦敦，是一位意大利音乐家和一个英国女人的女儿，她很自然地成了一个理想的女歌唱演员。

在此期间莫扎特看了一百多部意大利脚本，但是没有找到他满意的。于是他通过父亲去问萨尔茨堡的瓦雷斯科神甫——《伊多梅纽斯》的脚本作者——这次能否为一部喜歌剧写个脚本。一两个星期之后，父亲给他寄来了瓦雷斯科写的一份提纲。他觉得大有可为，于是求父亲让神甫把它写出。夏天时他要到萨尔茨堡，那时可以当面进行讨论。

在维也纳，新近也有一个神甫写了一部歌剧脚本，可此人与老瓦雷斯科全然相反，是一个多少有些阴沉的正直人。他出生于威尼斯，名叫洛伦佐·达蓬特。年轻时他进入一所教士学院，接受了低级的圣职。但他看到了他的天性根本不适于成为一位基督教的教士，于是致力于诸如诗歌和音乐之类的文艺活动。当他由于几桩多少有损名声的风流韵事同当局一再发生冲突而被逐出他的美好的祖国时，他认为来阿尔卑斯山的另一侧寻求他的好运是可取的。他先到了德累斯顿，随后，差不多比莫扎特晚半年，来到了维也纳。他带有一封给他的同乡萨列里的推荐信。虽然他还从没有写过一部作品，可萨列里向皇帝荐举，达蓬特被任命为剧院的作家，每年有六百古尔登的收入。他也立即得到了为萨列里写一部新歌剧的委托。莫扎特在到处寻找脚本时自然也去求了达蓬特，而达蓬特也真的不久就交给他一本书，这是他巧妙地从一个烂熟的和陈旧的喜歌剧题材中拼凑出来的，命名为《被愚弄的新郎》。莫扎特也开始为这部东西谱曲。但是，一些内心难忘的事情却要求他停下，这样，不久他就又把这项工作搁置起来。

一七八三年六月中旬，正当莫扎特谱写一首新的D小调弦乐四重奏时，康斯坦策分娩了一个强壮的健康的男婴。

根据韦伯夫人的要求，孩子由一个保姆照料，长得很好，这样就可以实现早已计划好了的前去萨尔茨堡的旅行。七月底终于一切安排就绪，孩子由保姆带到乡间，莫扎特和康斯坦策登上了前去林茨的驿车。

这对康斯坦策来说是一次稍迟了些的新婚之行。从她结婚以

来，他整天都留在自己身边，这还是第一次；这个人奔波在剧院、音乐会、上课和埋头于写字台，这也是第一次。天气好得出奇，沿美丽的多瑙河而上，莫扎特的心情极为快乐欢畅，极为安闲自在。在林茨，老伯爵图恩在家中展开双臂欢迎这对夫妇，康斯坦策有理由又一次为自己的丈夫感到骄傲，他有这样高贵的人做朋友。人们简直不放他走，他不得不做出许诺，在归程中重在此地逗留。

萨尔茨堡临近了，这时康斯坦策的心境感到一丝压抑。她知道，她的公爹对韦伯一家没有好感。

“若是我像你的姐姐那样漂亮和庄重就好了，”她说，“或者我若像路易丝唱得那么美也好了！”

“啊，斯坦采！”莫扎特安慰她说，“我的父亲和我的姐姐不是那么看重外表，而是更注重内在的美。你的歌唱肯定会赢得尊敬，这我点也不担心。”

驿车辚辚穿过林茨门。莫扎特左顾右盼，望着那些熟悉的房屋和街巷，时而还遇到一张熟悉的面孔。驿车从饰有摩羯和托钵僧浮雕的拱门驶过，就在这拱门下面曾有个姑娘经常地等候过他。驿车停在驿站前。莫扎特扶着他的妻子走了下来，他极想知道，上萨尔茨堡给她什么样的印象，它正俯视着她，显示出粗犷的美。但是康斯坦策却根本没有注意到它。

“到你们家还很远吗？”

“不远，斯坦采，就几步路。”

“那走吧，沃尔夫冈！”

不久他俩就到了汉尼巴尔广场

“斯坦采，我们到了！”

“你们住的可够华丽的了！”

他们进入走廊。音乐在迎接着他们，用钢琴伴奏的小提琴演奏。在二层楼除了锁着的房间还有一间大的音乐室。莫扎特开开门走了进去。在钢琴前坐着一个十四岁上下的女孩，她在为一个稍微年轻些的拉小提琴的男孩伴奏。这是海因里希·马尔尚和格蕾特尔·马尔尚姐弟俩，他们是慕尼黑剧院经理的孩子。莫扎特的

父亲前不久收留他们，为他们授课，这是利用空闲的房间，赚一点不多的外快。莫扎特和康斯坦策还在曼海姆时就认识他们，亲切地和他们打过招呼。

“你们在用我的A大调协奏曲折磨自己！”莫扎特说。“过会你们奏给我听！可我的父亲在哪？”

“乐长可能在花园里，”姑娘说，“玛丽安妮小姐也在那儿。”

莫扎特和康斯坦策重又走下楼来，穿过后门进入花园。莫扎特觉察到他的心在撞击腹腔。他的父亲坐在那儿的凉亭里，正在读一本书，旁边是姐姐，在编织一件东西。

“父亲，亲爱的父亲！”

乐长抬头一望，他站了起来，把手伸向儿子。“欢迎你，沃尔夫冈！”

“我把我的妻子带来见您！”

乐长向康斯坦策伸出手来。“我很高兴，儿媳妇，终于见到您了！”

“最为尊敬的父亲，”康斯坦策回答说，“您知道，我是多么渴望这个时刻呵，特别是自从沃尔夫冈赠送给我一幅您的小像之后！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每天都要吻它廿次呢！”

乐长不知道马上怎样回答好。

“斯坦采，”沃尔夫冈说，“这是你的大姑子！”

两女人相互握手，相互亲吻。

“希望您在我们这里过得愉快！”玛丽安妮说。

“您？”莫扎特叫了起来，“娜内尔！好了，你们马上相互称你吧！”

“沃尔夫冈多次在我面前谈到你，”康斯坦策说，“我非常幸福能终于认识你了！”

“我早该向你表示感谢，”玛丽安妮回答，“你寄给我那么美好的礼物！”

“你别说了！”康斯坦策摆手说道，“这根本不值一提！你对我的微薄的爱的表示是如此赞扬，这使我感到幸福！从遥远的地方

寄送东西一向是冒昧的事情！”

“可你却一直做得很得体！”

“你们的孩子怎么样？”乐长问。

“谢谢您的关怀！”康斯坦策说。“保姆照顾得很好。”

“保姆？”乐长说，他望了康斯坦策丰满的胸脯一眼。“这是一种新的风尚？”

“现在维也纳多半雇用保姆。”沃尔夫冈说。

“这大概是维也纳人从巴黎学到的，”乐长说，“在那儿谁若是想把他的孩子甩开，那就到乡间找一个保姆。那最迟也用不了三个月，上天那儿就多一个天使了。”

“最亲爱的爸爸，”沃尔夫冈说，“这是我们优秀的医生巴里萨尼劝我们这样做的！”

“呐，你们知道怎么做才对，”乐长说，“年轻的巴里萨尼在维也纳怎么样？”

“蛮好！”沃尔夫冈回答。“他已经开始实习了，搞得不错。”

“我很高兴！”乐长说。“你们得去拜访一下老先生，谈谈情况！我们现在为什么不坐下来谈呢？”大家都坐了下来。

“我转达母亲对您们的衷心问候，”康斯坦策说，“她很想能自己前来。”

上帝保佑我们！乐长在想，他说：“也许我们以后能有这样的荣幸。您这次旅行愉快吧？”

“一次非常愉快的旅行！”康斯坦策回答说。“结识了您的朋友，使它成为一次愉快的旅行。”

“林茨的老伯爵图恩转达他的问候。”沃尔夫冈说。

“是这样，你又拜访了他？是呵，沃尔夫冈，你的荣誉以他那儿为出发点。当时你六岁！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维也纳之行是怎样在林茨停脚的吗？是呵，那还是美好的时光！从那以后有些事情就变了。”他的目光并不怎么和善地落在儿媳妇身上。

“若是今天还什么都像二十年以前的样子，”沃尔夫冈说，“那也不是件好事。”

“那不是件好事？”他的父亲说。“那该是好极了！那时我们一切都是那么幸福！”

“可我们在此期间失去了母亲，”沃尔夫冈说，“若不是这样的话，那我不知有什么理由我们不像那时那样幸福。无论怎么说我感到幸福！”他把手递给他妻子，紧握了片刻。随后是一阵沉默，它持续了稍长一段时间，由于一个搬运工人的出现而被打破。他带来了行李。玛丽安妮立起身来，请康斯坦策帮她料理一下，留下了父子两人。

“最亲爱的爸爸，”少顷之后沃尔夫冈说，他握住父亲的手，“我认为过去的一切我们都把它们一笔勾销了吧！”

“你说的完全对，沃尔夫冈。逐渐地你也习惯在过去的一切中把我也一笔勾销了。今天大概是第三次或者第四次了，使我落到这种愉快的地步。”

“我不想争论什么了。”沃尔夫冈说。

“你不能争论什么，”他的父亲说。“在廿年前我们还是幸福的，因为我那时候有一个儿子，为了他，他的父亲甚至可以立刻到上帝那儿去。”

“最亲爱的父亲，今天也是这样的嘛。在亲爱的上帝和您之间没有人能隔离开来！”

“但是今天我离他比那时候要远得多得多了！啊，沃尔夫冈，你使我太难过了！你怎么能这样违背我的意愿和放弃萨尔茨堡的职位呢！”

“对此我已经给您写了多封信，亲爱的爸爸，我已经没有什么新的话要说了。”

“可是是谁对呢？你的那些伟大的希望都成了什么呢？你的歌剧对你有什么帮助呢？你因此得到了什么呢？也许随之是一部新的歌剧委托？难道你不是还得像过去一样靠教课养活你自己和你的家庭？你有希望谋取一个保险的职业吗？”

“到现在还不能。”

“这儿你有一个保险的职业，可你那么轻率地把它抛弃掉，就

是因为你是一个年轻的满不在乎的人，大都市在吸引你，使你对故乡城市的简朴不再感到兴趣！”

“我不想对此做出答复，因为对你的同样责备在那时就已详细地做了回答。我希望，我现在没有来就好了！”

乐长觉得自己说得过分了。“我希望不是这样，沃尔夫冈！让我把近几年积压在我心里的话一下子都倒出来吧。可是——算了吧。毕竟你是我的儿子呵！”

“若是你要做我的父亲的话！”

“啊，沃尔夫冈！你知道我是多么爱你！若是你听我的话，那一切也就不一样了，也必然会不一样的！算了吧，就像你说的：我们把一切都一笔勾销了吧！呐，你现在至少是对你的妻子很满意吧？”

“康斯坦策是一个男人所能希望得到的最好的妻子！”

“这很好。但是你同她在一起是否幸福，这是我想知道的！”

“当然了，最亲爱的爸爸！”

乐长并没有忽略掉从他儿子眼中流露出的那种把握不定的表情。他叹了口气，沉默了片刻。

“最亲爱的爸爸，你对康斯坦策满意吗？”

“我想像中的她是另一个样子，”乐长回答说。他本来想说：更糟一些。“在我对他做出判断之前，我必须更多地了解她。”

“她是一个温柔的妻子和母亲，”沃尔夫冈急切地说，“一个非常好的家庭主妇，除此她还有音乐才能，唱得相当不错！”

“这样？对此你在信中连一个字都没有告诉过我！对于一个音乐家说来，这是很宝贵的！”

“我给你带来一部大型弥撒曲的四个乐章，康斯坦策对女高音声部做过练习。也许我们能在这儿演出这部弥撒曲？”

“这肯定可以试试，”乐长说。“当然不是在大教堂里！而是在圣彼得修道院，那儿我们有许多好朋友！我明天马上去问问。啊，沃尔夫冈，这使我多么高兴呵！我的心又变得轻松得多了！”

在此期间行李被拿到莫扎特的原来房间里。搬运工人走了，留下了两个女人单独在一起。

“亲爱的玛丽安妮，”康斯坦策说，“我求你不要生我的气，我把沃尔夫冈从你们身边带走了！”蓦地两行泪水从她的脸上流了下来。

“亲爱的康斯坦策，世界就是这样在运行着。如果我们因此要生你的气，那肯定是我们的不对。”

“可是你的父亲是在生我的气呀！”

“肯定不是这样，亲爱的康斯坦策！你看，沃尔夫冈在这间房子里住过。一切都完全是老样子，只是现在加上了一张床。”

“他那个时候生活得很好，”康斯坦策有些忧虑的说，“可现在他的生活不是那样。那时候他也有那么多的工作吗？”

“整天都工作！从清晨到深夜！”

“我要使他改变这种习惯。”康斯坦策说。

“这你不会成功。沃尔夫冈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都要工作的！”

突然间在楼道口传来了喧闹声，康斯坦策听出这是她丈夫的声音。“啊，特莱瑟尔！你还活着？快到我这儿来，吻我一下！上天呵！娇娇！让我走，你这个老混球？”——前厅的门打开了，莫扎特出现了，一条胳膊搂着老农仆，另一条胳膊在招架那条母狗，它一再跳着朝他身上扑去。感谢上帝，他感到又重新回到了家里！

晚饭后不久沃尔夫冈和康斯坦策回到房里，长途跋涉使他们感到疲惫。马尔尚家的两个孩子也被送到卧室，只剩下父女两人。乐长坐在他的靠背椅上，用手遮住脸。玛丽安妮在编织手工，她不时把询问的目光投向父亲。摆钟的轻轻滴答是惟一的聲音，它打破房间的寂静。好一会儿玛丽安妮才开始说道，“父亲！”——乐长没有反应，只有一声低沉的痛苦的叹息发自他的胸中。玛丽安妮把编织物放到一边，走到父亲身旁，轻柔地抚摸他的额头。——“亲爱的父亲！他一直还是我们的沃尔夫冈！”回答是一声嘘唏。——“父亲，最亲爱的父亲！”

“噢，他都干了些什么呀！”乐长轻轻地说。“他是如此地糟蹋自己！”

“亲爱的父亲，你还根本不了解康斯坦策！”

“我什么都看出来，”父亲说。“她什么也不是，是个零！上帝保佑，能这样就不错了，别再滑到零下边就行了！”

“可沃尔夫冈是真的欢喜她呀！”玛丽安妮说道。

“他不可能真的喜欢她，”乐长回答。“他是被迷住了——迷上什么，这对我简直是个谜，否则他不可能和她结婚。可一旦这种迷恋过去了，那他就会看到，他干下了他一生中的最大一件蠢事——而这要谈的可多了！”

“您太苛求了，最亲爱的爸爸！您把所有的女人都和我们故去的妈妈相比，这样当然不会满意。我觉得康斯坦策十分拘谨。明天也许她就变得不同了。”

“这种装腔作势就更令人反感，”乐长说，“我根本看不出有什么拘谨！我认为她不正直，虚假。谁知道她用什么手段把沃尔夫冈捉住了！”

“最亲爱的爸爸，事情已经无法再改变。我迫切地请求你：你要从最好的方面去想！康斯坦策肯定也有她的长处，否则的话沃尔夫冈绝对不会同她结婚的！”

“她唱得很美，”乐长说，“但仅仅为此是不会同一个女人结婚的。去睡吧，娜内尔！你明天又要早起出门。把写字台那边的包包递给我！那是沃尔夫冈写的一部新的弥撒曲。”

“他对我说过，”玛丽安妮说道，“他答应把它献给圣母玛丽亚，若是她帮助他得到康斯坦策的话。这不是很美吗？他真的写出了这部弥撒曲，不正也看得出康斯坦策的品性吗？若是他交上的是一个低贱的人，那他决不会为这样一个人写一部弥撒曲来表示感激的！”

乐长露出稍许微笑。“这首先看得出来的是沃尔夫冈的品性，他履行了他向圣母玛丽亚做出的许诺。”

“当然，亲爱的爸爸，您说得对。现在的问题是它是怎样的一部弥撒曲！如果它很美，那就是一个明证，沃尔夫冈是出于由衷的感激写出了这首乐曲，而不仅仅出于一种义务感。我说得对吗？”

“你只是要安慰我，娜内尔，好像沃尔夫冈能写出什么坏的东

西似的！”

“坏的东西——我根本不这样认为。但是一部弥撒曲，从这里能够看得出是否是真的出自内心！”

“好了，递过来，娜内尔！”他解开了绳结，打开了包包。——这么厚的总谱！还只是个片断。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开端！——我的上帝，太好了！噢，沃尔夫冈！”所有集聚起来的对儿子的不满，都随着止不住的快意的泪水消逝了。玛丽安妮紧紧拥抱父亲。“一切都会变好的！”她轻声地说。父亲擦干了眼泪。

“我谢谢你，我的好孩子！呐，去睡吧！”

“在这激动的一天之后，您不要也上床休息吗？”

“我还不能够和弥撒曲分开。夜安，娜内尔！”

玛丽安妮看见厨房还有灯光，她走了进去。“呐，特莱瑟尔，这么晚你还在做什么？你不去睡觉？”

“娜内尔小姐，我现在还没法睡觉，我是这样幸福，沃尔夫冈先生又回来了！我想请求您，娜内尔小姐，您对年轻的少夫人要有一些忍耐和谅解！”

“谅解？你这是指的什么，特莱瑟尔？”

“我指的是什么？——娜内尔小姐，我在家里呆了三十年，对您和您的父亲逐渐地有了认识。我看到了，年轻的少夫人是那么可爱，或许正如您们两人所希望的那样。但是，这位少夫人才二十岁，结婚才一年！她还能变的，您相信我说的没错！沃尔夫冈先生找的人错不了！”

“是呵，特莱瑟尔，这也是我的安慰！”

“我想过了，娜内尔小姐，主要的事情是，我们明天做一种沃尔夫冈先生喜欢吃的菜，也许是白菜氽猪肝丸子，您看怎么样？后天再换个样子，整个星期不重样；就是多花几个克罗采也不算什么，这样少夫人就会熟悉做菜，知道沃尔夫冈先生喜欢什么，然后或许她也能自己动手，学会怎么做。您觉得好吗，娜内尔小姐？这样就学得快多了！”

“对的，特莱瑟尔，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可是现在去睡吧，

你这位忠实的老人！”

翌日莫扎特走访神甫瓦雷斯科，为的是同他谈论歌剧脚本问题。神甫住在旧城内教士区的一所房子里，它位于修道士山脚下弗兰西斯卡教堂的近旁。当莫扎特又一次穿过故乡城市的街巷时，一种稀有的感情摄住了他。这一切他是那么熟稔，可对最后一次停留在萨尔茨堡的回忆却是那么沉重，悲哀！在他面前，即使未来是那么模糊不定，眼前他还得为糊口奔波，不像在这里，他作为一个职位优越的宫廷管风琴师和以后当上宫廷乐长可以省去为生活操劳忧心了——可想像中的一种恐惧令他不寒而栗：他又重新为冷酷阴鸷的、头披黄中带红假发的大主教希罗努姆斯效力，并必须接受他的命令。正巧这时他路过大主教的官邸，他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尽可能靠近墙壁，避免被发现，若是那个穆夫提偶尔朝窗外望时。

“上帝呵，是沃尔夫冈！”

“乐队首席海顿先生！”

“这太使我高兴了！”米夏埃尔·海顿红红的慈祥的面孔神采奕奕。“您什么时候到萨尔茨堡的？”

“昨天！”

“要待多久？”

“至少一两个星期！”

“这好极了，沃尔夫冈！稍后您来访问我一次！我十分高兴，您认识了我的哥哥，他对您作常器重！我也狠狠地出了我们的穆夫提的丑！有次他十分称赞我哥哥的一部新的交响曲，于是我就找到了机会。我说，我的哥哥说过，他根本就不该那样对待莫扎特。您真应该看看他当时的那副模样！现在我被叫去官邸，肯定是要挨顿教训。他向我定了六首小提琴和中提琴的二重奏。我完成了四首，随后就病了一两个星期，鬼知道怎么回事，我的脑子再就不管用了。”

“乐队首席先生，我可以为您写这两首二重奏吗？”

“您，沃尔夫冈！您真的想写？这我可不好意思接受！”

“这您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乐队首席先生！我欠您的情很多！”

“欠我什么情，比如说？”

“您还记得，您在这同一个地方是怎样遇见我的吧？我从大主教那儿出来，他用最下流的方式把我整了一通；天正下着倾盆大雨。您把我带到您的家里，给我酒喝，把您哥哥对我的六重奏的意见念给我听，把他的一首新的钢琴奏鸣曲拿给我看，——一句话，您把我从一条被抽打的狗重又变成一个人！”

“是啊，”海顿说，“我若不这样做，那我就成了一个下流胚！沃尔夫冈，如果您真的要做，那就这样：两首小提琴和中提琴的二重奏，三个乐章的，不要太长，不要过于低沉！”

“说定了，乐队首席先生！在八天之内我带给您。但是不要告诉任何一个人！”

“我同意！现在我得向穆夫提做出改过的保证，并对他发誓，他不久就能拿到他的二重奏了。沃尔夫冈，您是个可爱的男子汉！可这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了。问候您的全家！”

一两分钟之后莫扎特登上了神甫瓦雷斯科先生家的台阶。

在圣彼得修道院，莫扎特的建议：演出他的新弥撒曲的片断，这受到了极大的欢迎，特别是他的老朋友卡耶坦·哈格瑙尔，别名多米尼克斯神甫，他进入圣彼得修道院使小沃尔夫冈流了那么多的眼泪，十四年前他以多明尼克斯弥撒神甫身份主持的第一次弥撒仪式，莫扎特是那样兴高采烈。这次弥撒在圣彼得修道院还一直享有光荣，是啊，它成了最出色的一次弥撒。当时还是一个十三岁的孩子的莫扎特就是和这次弥撒一道从古老的教堂风格朝着现代的哈塞风格迈出了第一步，而突破了哈塞风格更从歌剧跨进了弥撒曲。这样，现在对他来说，他的新弥撒曲——它表明他又重新接近古老严格的风格——第一次恰恰在彼得教堂里响起来，这是格外令人喜悦的想法。一两天之内他写完了人声部分，在彼得修

道院练习这部作品的同时。沃尔夫冈和康斯坦策又一次彻底研究了女高音声部。父亲和姐姐有时来听，乐长一再问自己，是否他把康斯坦策看错了。难道他从她的歌唱中听出来的真挚感情是不真实的？——但是，当他又一次和她交谈时，他重新对她厌恶起来。她没有多少教养，可还装成这样。她的某些缺欠是她童年的过错，有许多东西要努力去加以弥补。但是更糟糕的是，她总是给他留下不真诚的印象。当他有时对她谈及沃尔夫冈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某些事情时，她一直是怀有一种甜蜜的兴趣倾听，可是从她的话里却听不出一一种真实的爱。——沃尔夫冈的姐姐从康斯坦策那里得到的完全是同样的印象，可她却从不承认这点，甚至在父亲面前她总是站在她的弟媳一边。到来的第二天，康斯坦策请求娜内尔带她到沃尔夫冈诞生的那所房子去，这不是很可爱吗？当她站在那间老房子里时，她的眼睛里甚至饱含泪水。若是她事后把这些都向她的公爹谈了就好了！——就是沃尔夫冈的那些老朋友，无论是他带着他的妻子去访问的，还是来家里访问他的，都对康斯坦策没有好印象，他们都感到失望，都原本希望亲爱的沃尔夫冈能有一个更好一些的妻子。

弥撒曲的排练开始了，莫扎特投入了许多精力。可他答应乐队首席海顿的二重奏的创作也在进行。这项工作尽管形式和规模都小，但他十分认真。这两首为小提琴和中提琴而写的质朴乐曲成了两首重要的作品，在风格上和他前不久完成的两首弦乐四重奏可以比美，给华丽的演奏以更多的用武之地。

海顿对此高兴之极。“呐，沃尔夫冈，”他说，“若是穆夫提听了，他会说，这个海顿到了年纪脑子还管用！这个人有本事！”

“乐队首席先生”。沃尔夫冈意欲反驳。——

“我已经知道您要说什么。您别往心里去！我的哥哥早已说过了，同您相比他什么也不是，连我这个糊涂人都一清二楚！”

莫扎特对故乡的访问自然成了这座城市的话题，即使说所有做母亲的都对他不满，抱怨他不从萨尔茨堡找一个女人做他的妻

子，但这从总的方面并不影响人们对他的热爱。演出新弥撒曲的日子到了，这一天是八月廿五日，彼得教堂里座无虚席，只有大主教的包厢空无一人。

整个排练是在修道院的教堂里进行的。当莫扎特第一次走上管风琴的廊台时，彼得教堂所呈现出的异乎寻常的景象令他为之一惊。修道院院长前不久把它彻底修葺一新，让人为这座古老的罗马式建筑装上了现代的洛可可饰物，古老的形状藉助这种风格放出神秘的光华。当弥撒曲开始时，莫扎特在想，在世界上没有一座教堂比它更适合演出这部弥撒曲了，在这首乐曲里新和旧，德意志的神秘主义和意大利的感官快乐也都交融在一起。但是这种风格上的混合是对的吗？他突然想到了巴赫。肯定他有许多地方是赞成的，特别是这部作品的高潮处，雄浑的双歌队八部合唱：“你的鼓舞”和它的弦乐伴奏的对位节奏。但是，巴赫会对华彩咏叹调怎么说呢？也许他对此会露出嘲弄的微笑？

弥撒曲到降福经就中断了，缺少羔羊经。莫扎特考虑过了，是不是从一部旧作品中移来这部分把它补全，弥撒曲通常都是这样结束的。但是他相信，他已满足了善良的萨尔茨堡对他的期望。于是他放弃了最后一个乐章，用一个简短的管风琴众赞歌作为结束。

在音乐会结束之后，沃尔夫冈和他的父亲还同乐队首席海顿、修道院院长多米尼克神甫以及其他几个神职人员在教堂前来回走动交谈了一会儿。随后相互道别。

“亲爱的爸爸，让我绕点小路穿过墓地！”沃尔夫冈说。——他俩经过老门，站在死者们安息之地。

“亲爱的爸爸，我们再在这儿待一会儿，您看可以吗？”

“愿意，沃尔夫冈！在这个环境里，你的音乐能在我们心里引起最美的回响。”

他俩在一条凳子上坐了下来。在昏暗的公墓垣墙上方，上萨尔茨堡在晚霞中闪闪发光。——父子两人并肩而坐默默无言，一段时间之后乐长终于用胳膊围住儿子的肩膀，把他拥到自己身边。

“你不冷吗，沃尔夫冈？指挥时你感到暖和，可这儿凉呐！”

“我不冷，亲爱的爸爸。可你就这样搂着我一会，我觉得很好”

“沃尔夫冈，我亲爱的沃尔夫冈！多好啊！我又为你感到骄傲了！康斯坦策的歌唱是对我的真正安慰！也许一切还会好的！”——他在等待着儿子接上话头，但是沃尔夫冈沉默不语。

过了一会儿，沃尔夫冈说道，“在这儿安息一定很好，这儿多么安静，多么肃穆，而且一点也不悲哀！人们都想到死亡，但并不对此感到恐惧。人们知道，若是他来到这里，那他是以朋友的身分来的，——我在内心中我听到了，”他继续说，更多地是在自言自语，而不是对着父亲，“这样幸福，这样神秘！——噢，死亡一定是很甜蜜的！”

“沃尔夫冈，你在说些什么！”乐长惊愕地直视着儿子的双眼。

“你这是怎么啦？到我这儿来！沃尔夫冈，你不舒服？”

“我非常舒服，最亲爱的父亲。非常舒服！——有多少家族世代都安息在这座墓地呵！”

“太多了！”父亲说，“在一千五百年前，信奉基督教的萨尔茨堡就是在这儿发祥的。”

“在我们之后又会有多少代呵！”儿子说。“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把我们的小家伙带来！若那样现在我们就能三个人坐在一起了：祖父、父亲和儿子。您肯定会喜欢上他的！他是一个那么甜甜的温顺的小家伙！我对这个孩子寄予厚望。”

“啊，沃尔夫冈，你真的知道，我对你寄予多么大的希望吗？你是我的一切，是世界上的所有！像我所说的那样，为了你，我牺牲我自己！”

“我知道，最亲爱的爸爸。一切都还会好起来的。我们大家都拼命去做，特别是康斯坦策！您再跟她说一次，您喜欢她的歌唱！她非常看重您对她的判断！”

“我愿意这样做，”父亲说，“我说这话是肺腑之言。我高度评价她，她的歌唱清楚地表明她是怀着那么多的爱沉浸在你的音乐里。啊，这很美，沃尔夫冈！——可现在让我们回家吗，你太冷了”。

路易丝

十一月底，这对夫妇又回到了维也纳。

“我多么喜爱我们这个胖胖的心肝宝贝呵！”当莫扎特踏进家门时，他说道。“您好，卡特尔！我们又回来了！呐，怎么样？很好吧？赖蒙德尔在干什么？肯定是睡着了！我到他的床那儿去！我轻轻的，斯坦采，我不把他弄醒。”他进入卧室，站在孩子的床边，把床帘稍微向上撩开一点。但是床是空的。这时他听到从前厅传来一声可怖的喊叫。他冲了出来；康斯坦策躺在地板上，用双手和双脚在踢打自己。

“死了！死了！我的心肝宝贝！我真不该和你到萨尔茨堡看你的那些该死的亲戚，若不他今天还活着！噢，噢！我的赖蒙德尔！我心爱的孩子！”

莫扎特从女仆那儿得知，孩子已在八月十九日死去，死于惊风，这是保姆对她说的。但是韦伯夫人禁止把消息告知萨尔茨堡，因为这已于事无补，做父母的回维也纳知道这消息也不算太晚。

翌日康斯坦策又安静了下来，一个星期之后就再不提到孩子了。可莫扎特却忘不掉康斯坦策怒气发作的情形。每当他——经常是午夜之后——从写字桌旁立起身来，在熟睡的妻子身边躺了下来时，他长时间难已成寐，在思考着谁最宝贵，是康斯坦策还是“该死的亲戚”。在他眼前一再浮现出他死去孩子的可爱的面孔，他想到他在萨尔茨堡彼得教堂公墓梦想的时刻，在那些时候他经常想到死亡，想到我们生命的最后归宿的死亡。但不应当是一个几乎还没有开始的生命！随着这个孩子逝去的，永远逝去的能是什么呢！也许是一个音乐家，——也许是一个会比他本人还要伟

大的音乐家！——他在想，他这样胡思乱想有什么用呢。除了命运所安排的一切和我本人创作的那些能在我死后留下来的之外，将不会再有什么留下。——也许这部新歌剧是笔遗产？莫扎特以极大的乐趣进行这项工作，在一两个星期之后，第一幕的总谱设计已经完成。他焦急地等候第二幕和第三幕的歌词。然而他等到的只是一份详细的内容梗概。这位能干的神甫所拼凑起来的是个沉闷的，呆板的和愚蠢的玩艺儿，对音乐的构思没有任何激发力。莫扎特向他的父亲求援，对计划的所有改动写了份详细的建议，但这一切无济于事。这位“伟大的诗人”感到深受伤害，声称他放弃任何进一步的合作。

一七八四年的新年对莫扎特说来是美好的充满希望的。新年伊始他迁入格拉本大街——这是维也纳的最高贵的街道之一，住进有名望的印刷商和书商特拉特纳的楼房里，这是一个有教养的人，他尽可能使莫扎特舒适地住在他的家里，把此视为一项光荣，再说他的妻子两年来一直是莫扎特的学生。在年前不久，萨列里前去巴黎度一段较长的假期，正如所知，是为了在那里演出格鲁克的一部新歌剧。这样，莫扎特不久就大有希望得到一部新的歌剧的委托，特别是由于《后宫诱逃》作为惟一的一部德国歌剧继续在宫堡剧院演出还一直长盛不衰之故，虽说这座剧院又重新成了意大利的舞台。——在上一个四旬斋期莫扎特的音乐会取得了辉煌的成功，这使他大受鼓舞，为了即将到来的四旬节，他宣布举行三场预先定票的音乐会，不久在预定单上就出现了一系列维也纳礼会上最有声望的名字。

那是一月中旬的一个早晨。莫扎特像往常一样，六点钟起床，谱写一部新的钢琴协奏曲。现在他同康斯坦策坐在那里喝咖啡，并让她给他念维也纳的报纸，可他只是心不在焉地听着，因为这部新的协奏曲的末乐章回旋曲的一个主题正在他的脑海里浮现出来。

“我们从可信的方面得悉，”康斯坦策念道，“皇帝陛下将在近

日再度离开那不勒斯，归途中还要在罗马作短暂停留，这是为了结束和教皇的谈判。”

“希望在我的音乐会开始时他能返回来。”莫扎特说。

“他在世界上跑来跑去干什么，弄得大家都不安生！”康斯坦策说。

“斯坦采，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他轻轻地吹着口哨，奏出他新找到的主题。他前不久买来的一只幼小的燕八哥在笼子里注意地在听着。

“有关教皇的事情，”康斯坦策说，“人们不漏过一句话。皇帝也寸步不让，在那那不勒斯他要求他的姻亲，若是发生了战争应当给他提供陆军和海军。”

“应当，应当！”莫扎特说，继续吹着他的主题。

“在佛罗伦萨他的兄弟莱奥波特要求他，把亲王弗朗茨送到他那里受教育，否则他就要和伊丽莎白公主结婚！”

“斯坦采，你知道的真不少！”

“他喜欢公主，这你早就说过了！”

“是啊，为什么不呢！若是这个人再一次得到幸福，那只会使我高兴。上帝知道，他的烦恼够多的了。”他重新吹奏他的主题。当他打完了口哨，燕八哥鸣出了轻轻的笛音，它与主题的开头有几分相似。

“利希滕施泰因执政亲王阁下。”康斯坦策又重新念起来，但莫扎特打断了她。

“斯坦采，快别再念这些无聊的东西了！听，汉斯尔——他这样称呼燕八哥——在想摹仿我的主题。好，注意听，汉斯尔，我再吹一遍！”——他吹了一次，燕八哥用同样的音在回答他。——“汉斯尔，你是一个贵重的羽毛畜牲！我为你付了三十四克朗，可给我三十四个杜卡特我也不换了！”

“沃尔夫冈，你知道吗，”康斯坦策说，“三十四克朗可是一小笔像样的数目呵！若是现在有一个人来，把这笔钱给你放在桌子上，——沃尔夫冈，你已经知道了吗？——宫廷和国家剧院！在

一七八四年一月二十五日举行义演，由朗格夫人演出《后宫诱逃》！”

莫扎特的脸变得煞白。——“拿给我看，斯坦采！”他默默地读了这条广告。

“难道你真的不知道，是我的姐姐饰演康斯坦策？”

“我一无所知！但这很好！我感到高兴！”

“是呵，我看出来了！”康斯坦策敏感地说。

“难道你不高兴，斯坦采？”

“我该感到高兴？难道是因为路易丝又一次向你表明，你同她结婚比同我结婚更好！”

“上帝呵，斯坦采，你吃醋了！”

“难道我没有理由？难道你真的认为我不知道，你还一直爱着路易丝吗？”

在注意观察整个场面的燕八哥突然摹仿起母鸡的嘎嘎叫声，康斯坦策不由得笑了。

“汉斯尔，”莫扎特喊了起来，“你一直在显示新的才能，甚至成了夫妻吵嘴的调解者了！你看，斯坦采，它在点头，它懂得我说的话！噢，你这宝贵的羽毛畜牲！斯坦采，好了吧，我不听乏味的卡瓦列里演唱，而是听更好的，这你该同我一样高兴才对。什么时候？一月二十五日，八天之后！”

“你看，沃尔夫冈，若是我生性喜欢嫉妒的话，那我肯定也会对特拉特纳夫人吃醋的，难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换房子和搬进特拉特纳家里吗？”

“斯坦采，你呀，那老房子不像样子，再说它妨碍我摆多架钢琴。”

“我也正要说，我并不嫉妒特拉特纳夫人，尽管她年轻、漂亮，而且有音乐才能！”

“斯坦采，我还有更多这样年轻漂亮的女学生。若是你对她们都嫉妒的话——”

“不，一点也不！不是这样，我生来根本不会嫉妒！”

“那你也不要嫉妒你的姐姐！算了，我还要工作。”——他站了起来，吻了下他的妻子，又一次朝燕八哥吹起他的主题，这只鸟儿已能摹仿两个音，他高兴极了。随后他坐到写字桌前。他十一点离开了家，五分钟之后来到座落在天门巷的宫廷演员朗格的家里。当他进入前厅时，他听到路易丝在唱《后宫诱逃》中的受难咏叹调。花腔顺着键盘呼啸而过，明亮圆润。他敲了门，走了进去。

“您好，路易丝！”

“啊，妹夫！您来得正是时候！”

“是真的？那您为什么只字不向我透露？”

“因为我要使您惊喜。沃尔夫冈，您高兴吗？”

“我感到幸福，路易丝！”

“那好！我得求您为我做件事！”

“路易丝，只要您愿意，什么都行！”

“那好！卡瓦列里能唱到三个F。您知道，可我唱的还要高五度。求求您，沃尔夫冈，改写一下花腔，使我能唱到四个C！”

“若是卡瓦列里由于嫉妒而发火呢？”

“那就把她抬出来，从头唱这首咏叹调好了！”

“同行是冤家啊！好，路易丝，给我一支铅笔！”她站在他的身后看，一两分钟后他就把希望改动的地方改好了。“好了，路易丝，让我们试一遍！”

“等等，沃尔夫冈，这么快不行！您先让我自己试试！”她紧挨他的耳边，用轻声唱起改动的地方。——“好了，现在一起试吧！”她的声音就是在这难以置信的高度上仍是那样柔和、圆润，像单簧管一样。

“美极了，沃尔夫冈！为此您要得到一个吻，一个就像在曼海姆时那样的吻！”他觉得她的嘴唇在他的额头停了有一小会儿。——“可怜的卡瓦列里！”路易丝继续说道，“我真为她担心！至少她会得上黄疸病的。可这样她将更适合她的朋友萨列里！”

“路易丝，可我得求您为我做一件事！”

“只要您愿意，什么都行，沃尔夫冈！”

“啊，路易丝，您可不要折磨我！”

“悦吧，我该怎样做？”

“唱第二幕中的G小调咏叹调！”

“悲哀已成了我的命运！可我今天太愉快了！我的丈夫今天整天不在家！”

“您们相处得这么糟？”

“他嫉妒得发疯。是一个地道的奥赛罗！”

“可有人说，他是有道理的！”

“这样，人们这样说？那可能是对的。他长时间毫无理由地折磨我，直到我受不了，对自己说：好呵，我们就给他一个理由吧！——再说，事情都是相互的。——就这样，若是我的情绪正常就好了！悲哀已成了我的命运！是呵，沃尔夫冈，本来不应当是这个样子！在曼海姆的悲惨遭遇之后，慕尼黑的辉煌成功使我头脑发昏。那个时候我对您说，我从没有爱过您。这是谎言。呐，当然不是一种炽烈的爱情，像小说里和舞台上所描写的。我相信，我不能够那样，我真正热爱的只是歌唱。但是我非常喜欢您！这是我必须告诉您的。——就这样，沃尔夫冈，我们开始吧！”

“我现在无法弹奏，路易丝！”

“傻话！若是我不得不上台，没有人问过我的情绪好坏。开始！”——她开始唱，莫扎特第一次像他所梦想的那样听到他心爱的咏叹调。

“唱得对吗，沃尔夫冈？”

他站了起来，望着路易丝。随后他一把把她拉向自己，强迫她把嘴贴到自己的嘴上。她顺其自然，容忍他的吻，并且做出了反应。但是随后她挣脱开他。

“女仆随时都会进来的！”

“路易丝，我想你！”

她把双手搭在他的双肩上，并阻止他向她靠近，她紧紧地盯住他的双眼。

“你的妻子是我的妹妹。我不可以做对不起她的事，决

不！”——他进出了泪水。她把他拉向自己，让他哭泣。“是呀，沃尔夫冈，”她终于说话了，“婚姻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亲爱的上帝并没有把它安排得那么妥当无误。你们有什么不愉快的吗？你已经不再爱康斯坦策了？”

“路易丝，当我在你身边时，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好像我从来没有爱过她！”

“当你不在我身边呢？”

“是啊，那我爱她。但是从根本上说我爱的只是你！”

“沃尔夫冈，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否则的话我们大家都会不幸的！我们两人只能是好朋友，好伙伴！可怜的康斯坦策！她是那样的心地善良！我相信，你对她的关心太少了。是这样吧？”

“是呵，上帝呵，我整天地工作——还要加上半夜！”

“呐，你看！为了你的健康不能长此下去！”

“我该怎么做？我必须工作，我根本无法不这样，我不由自己呵！当我在说话，或者在吃饭，或者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整个时间都在想音乐。我听到最优美的东西，去把它成形：钢琴协奏曲，室内乐，——现在是一首钢琴奏鸣曲。就在我现在说话的时刻，我恰巧想到了一个新的旋律，——我满脑子里都是，都要爆炸了。我必须把它写下来，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呐，你想，路易丝，光把它们写下来得花多少时间呵！还要有半天的时间去教课！上帝，什么时候了？我错过了给帕尔菲伯爵小姐上课的时间了！——你说，还能给妻子留下多少时间！”

“沃尔夫冈，你根本不应当结婚。可你却结婚了，你现在所做的正在使你的妻子不幸。结婚才一年半呀！沃尔夫冈，你必须注意！第一点：把我从思想里忘掉！必须这样，沃尔夫冈！第二点：不要做这么多的工作。音乐从你的心田中喷涌而出，这你无法抗拒。但是你既然能每天抽一两个小时用于你的女学生，那你也能用于你的妻子！好好考虑我说的话，沃尔夫冈！不要把它当做耳旁风！——好了，让我们再相互称您吧。”

“难道不能称你吗？”

“那必须包括所有的姐妹在内，否则我的奥赛罗会把我揍死的。——现在我可又有一项重大的请求了，沃尔夫冈：您来指挥我的这次义演！”

一七八四年一月廿五日的夜晚成了宫堡剧院历史上最辉煌的日子中的一天。观众为了他们所宠爱的歌唱家的义演而纷纷涌到剧院，正厅和楼座座无虚席。结束时路易丝被欢呼声和鲜花淹没。她很想把其中一部分转移到作曲家身上。可是莫扎特却早已从羽管键琴旁离开，把自己关在乐长的房间里。

埃马努埃尔·席卡内德

萨列里从巴黎归来。他指挥了十场《斑蝶》，先是把它作为格鲁克的作品，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随后他就成了这部作品的唯一的作者了。在维也纳由老格鲁克所鼓动起来的这场令人奇怪的闹剧很快就成了人们的谈资。皇帝对此大为恼火，但是当他的妹妹热情接待了萨列里并甚至为他弄到一个新歌剧的委托时，他只好把不快埋在肚里。在艺术家中间众说纷纭，意见不一，一部分人嘲笑，另一部分人咒骂。莫扎特有自己的看法。那时候他在巴黎为得到一部歌剧的委托花费了多大精力呵！但他从不把自己隐藏在一个著名的名字后面。他从没有要采用别人的风格！这样他也就没有获得成功的机会。他离开巴黎时与萨列里大不相同：默默无闻，不被注意，穷苦不堪，甚至连乘坐驿车的钱都付不出来。

当他把这件事告诉康斯坦策时，她非常愤怒，称这是一场无耻的骗局。

“是的，你看到了吧，斯坦采，这个世界愿意受骗，它也应该被骗！”

“沃尔夫冈，我不懂，你为什么对这场丑闻如此无动于衷！”

这时一个念头闪过脑际，它使他的心瞬间停止了跳动。

“你知道吗，斯坦采，我现在豁然开朗了。当我们第一次受到格鲁克邀请时，我同他私下进行过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他当时要把《斑蝶》的脚本给我。”

“你说什么？把《斑蝶》的脚本给你？”

“是的！他问，如果有人向我提议用他的风格谱写一部法国歌剧，我会对此有何意见。很显然，他指的是《斑蝶》”。

“你拒绝了？”

“对，当然拒绝了！”

“噢，你这不幸的人！我们的幸福本来垂手可得，可是你把它放走了！”

“斯坦采，别说糊涂话！”

“是你把它放走了嘛！用脚把它踢开了嘛！”

“可是，斯坦采，首先那个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格鲁克真的要把脚本给我——”

“这是因为你老是在做梦，心不在焉！人们对你说话时你就是这个样子！”

“请原谅，斯坦采，我听得非常用心！但是，就算我觉察到了，那我当然也不会接受脚本的！”

“你当然不会接受？”

“不会的，斯坦采！你刚才不是自己说过，整个事情是一场无耻的骗局吗？”

“是的，但是由你来做那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

“为什么？这会有什么不同？”

“上帝呵，你这个人呐，难道你看不出来？”

“康斯坦策，别这样喊叫！女仆在厨房会听到的！”

“难道你看不出来？”她轻声一些回答说，“萨列里是一个富有的人，有一个有钱的妻子和漂亮的住宅。可我们两个，什么都没有，除了你举办音乐会赚到的一两千古尔登之外就什么也没有！”

“可这从原则上根本不能改变这一事实呵！”

“我看不起你的原则！我要求你考虑你的家庭的幸福，考虑你的妻子的幸福，她再过一两个月就又要做母亲了！如果你不愿为她着想，那你怎么会有勇气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

“听着，斯坦采，现在我可变得糊涂了！”

“我早就变得糊涂了！你有才能，像萨列里和其他人的一样多。但是你却什么也弄不到！我们一生都得步行到普拉特公园，而其他人却坐着自己的马车去！难道你真的不知道巴黎歌剧院用

什么付版税吗？当然你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格鲁克夫人对我说过！首次演出的廿场，每场二百法朗，后面的十场每场是一百五十，以后的十场每场一百，再往后是每场六十法朗！你把这么多钱就随随便便地抛掉了！”

她怒气冲冲地离开了房间，把门狠狠一摔。莫扎特从后面望着她，耸了耸肩。他的目光落到了燕八哥身上，它带着一种屈辱的乞求的动作把小脑袋向他伸来。莫扎特打开了笼子，把这只小动物放在手指上。鸟儿用它那机灵的眼睛悲哀而怜悯地望着他。他抚摸着它，吻着它那柔和温暖的小脑袋。“若是你聪明的话，那你就不要结婚，汉斯尔！”他轻轻地说道。随后他把燕八哥重新塞进笼子里，在钢琴前坐了下来。可是当他弹了一两小节之后康斯坦策又把门打开了。

“沃尔夫冈，看在老天的分上，我求你现在别弹了！我无法忍受！”随后她又消失了。莫扎特离开了房间，离开了自己的家，走下了二层楼梯，拉了门铃，问特拉特纳夫人是否在家。他被请进室内。

贤淑的年轻母亲坐在她的四个孩子中间，她朝他亲切地微微一笑。

“稍等一下，莫扎特！我们马上就完。‘整个院子苏醒了，马厩里的马都站了起来，抖动身子，鸽子飞向田野，苍蝇在墙上继续爬行，灶间的火愉快地耸动着火苗。厨师打了伙工一记耳光，这是他在一百年前欠下的’。”她停了下来。“孩子们，以后我给你们把故事讲完。”她唤来女仆，让她陪伴孩子们，自己同莫扎特进入音乐室内。

“亲爱的朋友，发生了什么事？您情绪不好！”

“请您原谅，特雷泽夫人！我不知道，您怎么能看得出我情绪不好。”

“莫扎特，发生了什么事？”

于是他向她讲了他同康斯坦策的整个争论，这期间他并没有望她。她那灰绿色的恬静的目光流露出的无限爱怜和深切同情停

留在他的身上。当他讲完了，她用手掩住了她的面孔好一会儿，直到她知道她的手也流露出了她的面部表情。他对他的叙述并不感到惊奇，她早就断定，这个婚姻对他说来是一场不幸。但是作为严格的天主教徒她对这种结合的不可离异性坚信不疑，这样她除了安慰和劝说外别无选择：莫扎特把事情看得太严重了，他的妻子本性容易激动，再说又是在怀孕期间，每一个女人有时神经都会发作的。她本人也经常是这样。他忧郁地微微一笑，说这是他不可能想像到的。——他想问她的丈夫！但最好是她能立刻上楼去，同自己的妻子谈谈。可如果康斯坦策先能自己平静下来，这也许更好些。还有，她已同她的丈夫想好了，他们两人中的一个做孩子的教父或教母，若是莫扎特认为合适的话。

他感激地吻了她的手。——“若是我下次写一部钢琴奏鸣曲或者类似的其他东西，那您也应当是教母，特雷泽夫人，孩子应当取您的名字。

七月末，莫扎特得知他的组姐已经订婚，并定在下个月举行婚礼，这个消息令他感到突然。呐，娜内尔在三十三岁还要出嫁！佐恩堡的宫廷参议冯·贝希托尔德先生，圣吉尔根的大主教的法律监护人，已经结过两次婚，妻子死去，留下五个孩子！可怜的娜内尔！她要背上个什么样的包袱呵！那以后父亲怎么办？他不久就要六十五岁了，在萨尔茨堡已供职四十多个年头。慢慢地他就要考虑到退休，情况只能是，父亲或者随同女儿一道去圣吉尔根，或者到维也纳和儿子在一起。在后一种情况，那当然得有一个大一点的住房。这反正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现在的住房太狭小了。莫扎特也有这样的念头：举行小型的有一定人数参加的家庭音乐会，这当然就需要一个大一些的音乐室。他同康斯坦策谈了此事。她认为，先不着急，眼下公爹还有老特莱瑟尔照料。若是他在下一个冬天来访时，那就看一看，能不能在一起居住。

对计划中的搬家康斯坦策非常高兴。尽管特拉特纳夫人和蔼可亲，心地善良，但她并不那么信赖她，对有一天沃尔夫冈不再和这位夫人同住一幢住宅，感到欣喜。

一七八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康斯坦策生了第二个儿子卡尔，那位心地善良的夫人的丈夫，维也纳的一位最富有和最体面的市民成了孩子的教父，这对康斯坦策说来是一种真正的满足。

对莫扎特说来，一段困难的时间到来了。韦伯夫人又将成为几周的照料人，他从经验得知，几周的照料会变成几个月的照料，随后又要搬家。但他知道此事势在必行。尽管康斯坦策也坚持说，她根本对特拉特纳夫人不抱嫉妒之心，但莫扎特知道得很清楚，情况正相反，离开特拉特纳家对夫妻间的安宁有好处。他每天在上课时同这位女友的相处能够保持下去。在教堂巷，紧挨着斯台凡广场，在卡梅西纳楼房的二层，他找到了一所住宅，它很大，就是小卡尔再有一两个姐妹，也用不着想到搬家。关键的是还有一个前厅，上面是一块绚丽多彩的石膏天花板。正中的椭圆形是一个在云端的年轻秀丽的女人，右手拿着一只月桂花环，三个长翅膀的小神灵翱翔在她的周围，正用一件鲜花编制的衣裳装饰她。一间真正的音乐室！在这儿工作该多么美！可以举办小型音乐会，再也没有比这更可爱的地方了。遗憾的是，这所住宅非常昂贵。一年要付四百六十古尔登，这对莫扎特说来是一笔很可观的数目。若是他的收入能总像一七八四年这样，那这笔房租肯定不会超出他的经济能力。就这样他在米迦勒节迁入了新居。

一天下午，女仆送来了一张名片，上面写有：埃马努埃尔·席卡内德，剧院经理。——埃马努埃尔·席卡内德！在莫扎特的记忆里浮现出了最后一次在萨尔茨堡的那段时光，就在演出《伊多梅纽斯》之前不久，这位快活的剧院经理，他那个时候和莫扎特一家是那么要好，甚至成了球队的一员。

“您让这位先生进来，”莫扎特说。“呐，卡特尔，有什么好笑的呢？”

“那位先生没法不上人笑，”秀丽的女仆说，“因为他那么滑稽

地盯着我看！”

紧接着席卡内德走了进来。还在门槛上时，他又朝着女仆贪婪地望了最后一眼。随后他急切地把莫扎特紧拥在他的前胸，或者不如说是他的胃部，因为他比莫扎特高出一个半脑袋。

“呵，沃尔夫冈！好家伙！真的是你？当我昨天听到沃尔夫冈·莫扎特生活在维也纳，我高兴地跳了起来，几乎碰到天花板！你过得怎么样？我听说你结婚了，是朗格夫人的妹妹！你也有个家了？其他情况好吗？你爸爸和你姐姐在做什么？那时候在萨尔茨堡跟你们在一起多么快乐！我们在踢球时多么开心！这个卡特尔做些什么？还一直没有找到丈夫？那时候你离开萨尔茨堡去了慕尼黑，变得可真没劲！那部你要写的歌剧叫什么名字？”

“《伊多梅纽斯》！”

“《伊多梅纽斯》！对！还有那个你在萨尔茨堡写的《扎伊德》怎么样了？当然没有完成，否则我一定会听到消息的。但是《后宫诱逃》可是部精美的东西，也许我可以在我的剧院开幕式上演出它。”

“在你的剧院开幕式上演出？在维也纳？”

“当然！难道你对此毫无所知？”

“我对你一无所知，我的好埃马努埃尔！告诉我，你最近四年怎么过的！我们不能干坐在这儿。请原谅，稍等一会！”他走了出去。度卡内德环视四剧。一切都非常简单，简陋的家俱，一块廉价的地毯。显然善良的沃尔夫冈的日子过得并不出色。他仰望天花板，目光逗留在那位四周环绕着神灵的女神身上。好漂亮的女人，他在想，但是我更喜欢那个丰满的女仆。

莫扎特回来了，手里拿着一瓶酒和两个杯子。“埃马努埃尔，我很高兴你又在这儿了！”他斟满杯子，“干杯，埃马努埃尔！”

“干杯，沃尔夫冈！”他一口喝光。“那么我在这期间生活怎样

莫扎特的二幕歌剧，未完成，后由卡尔·戈尔米克和安东·安德烈续成，1866年首演于法兰克福。剧情与《后宫诱逃》相仿。——译注

呢？有时好，有时坏。我在格拉茨待过，到过拉伊巴赫、佩斯、普雷斯堡。凡是我们能演的我们都演过了：歌唱剧、悲剧、喜剧、闹剧。若是你到普雷斯堡，你就问席卡内德和他演出的席勒的《强盗》！我是在露天演出它的，发生在强盗和军队之间的是一场真正的战斗，摩尔城堡的燃烧和倒塌！——呐，无论怎么说，我彻底享受了流浪者的痛苦和欢乐，当皇帝对我说——呐，这我得从头说：上个月初皇帝经过普雷斯堡，我的剧院荣幸地得到他的光临。那个晚上演出了一部我自己写的悲剧：《孩子们，激怒你们的父母；父母们，别激怒你们的孩子！》你笑什么？不喜欢这个题目？一部非常道德的作品！你知道，有点像席勒的《阴谋与爱情》。演出后皇帝叫我到他那儿去，问我在做些什么。呐，我告诉他我在我的旗帜上写的：为真正的真实的艺术而奋斗，特别是为了德意志的艺术，反对低级和下流。你笑，沃尔夫冈？呐，是呵，他当时也笑了。但是当我提到德国的歌唱剧时，他拍着我的肩膀说道：您有没有兴趣来维也纳？——陛下，我说，那我在什么舞台上演出呢？——在凯特纳门剧院，皇帝说，这时候剧院正空着。事情就是这样：德国歌唱剧是他的痛苦的婴儿。他本来要在宫堡剧院把它作为民族歌唱剧帮它站稳脚跟，但是意大利派和宫廷圈子里的反对力量太强大了。因此他想，他不再使它同宫廷活动有任何联系，而是让它独立工作，这样来帮助德国歌唱剧也许更好些。我亲爱的席卡内德，陛下说，我们在凯特纳门剧院试试！如果我对您感到满意，那我们就继续下去。”

“这是什么意思呢？”

“呐，我想，他也许为我修建一座个人的剧院。”

莫扎特摇了摇头。“我亲爱的埃马努埃尔，你别打错了算盘！若是你想从皇帝那儿弄到钱，那你可找错了地方！”

“若是我在一座私人的舞台拥有特权，那我也就满意了，”席卡内德说，“我会找到一个小提琴手的。不管怎么说，亲爱的沃尔夫冈，——现在我在维也纳了！这是主要的！老天呵，维也纳是一座多么迷人的城市！维也纳的姑娘是世界上最美的！呐，这你知道

得很清楚，不需要我对你说教！”

在这时刻康斯坦策走了进来，莫扎特向她介绍了他的萨尔茨堡的老朋友。当这位魁梧的讲究的男人吻她的手和说认识她十分愉快时，她的脸微微发红。

“我也是这样！”她回答。“沃尔夫冈，我只想提醒你，我们今天晚上应邀去宫廷参议冯·雅坎家做客！”

席卡内德解释说，他正准备告辞，可康斯坦策说，时间还十分充裕，她只是要提醒他的丈夫今晚有约会，沃尔夫冈对这类事情经常忘掉。随后她走了出去。

“内，我认识你的那口子了，”席卡内德说。“我的那口子至少要胖一倍。——好了，沃尔夫冈，现在我在维也纳了！十一月初我就要登台，若是我能站稳脚跟，那我们俩要一起干，看我们能不能写一部德国歌剧！我有一种感觉，一定能搞出些好的东西来！”

一七八四年十一月五日，席卡内德在凯特纳门剧院举行揭幕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皇帝同他的侄子弗朗茨和公主伊丽莎白一道出席并对扮演主要角色的席卡内德格外赞赏。德国歌唱剧的所有爱好者都涌到剧院。不久莫扎特就从朗格那儿听到，这个走江湖的家伙正想方设法，为自己在维也纳的剧坛谋取一个位置。

席卡内德现在经常在教堂巷露面，但总是一个人前来，莫扎特问及为什么他不带自己的夫人来。他对他坦露，她太胖了，不高兴同她一起。尽管他在普雷斯堡亏了不少钱，现在的花销很大，但他手头宽裕，在用餐时经常额外带来一瓶好酒或者一种难得的美味，这样他就成了康斯坦策欢迎的客人，除此他又尽量讨康斯坦策的喜欢。莫扎特也高兴忠厚的埃马努埃尔的来访，一杯好酒或一瓶潘趣酒就使话题回到萨尔茨堡的昔日时光，或者席卡内德滔滔不绝地说起剧坛的趣闻和笑料，但更主要的是讨论未来共同合作的事情。席卡内德写了相当数量的剧本，每次都带来一部看来是适合歌剧脚本的戏剧。莫扎特越来越觉得有希望重新用一部新的作品来建设德国歌剧。但是两个月之后所有的美好计划化为泡影。

不仅是莫扎特的女仆卡特尔激起了席卡内德的好感，他对不少维也纳姑娘都非常动情，他喜欢她们远胜过他的结发妻子。他的夫人埃莱奥诺勒当然不会把自己身体的肥胖看作一个理由，特别是席卡内德的同事弗里德尔向她打保票说，她的丈夫显然是喜新厌旧，另有新欢，席卡内德的兄弟乌尔班也站在她一起。这样最终就爆发了一场可怕的争吵。一七八五年的一月初举行了最后一场演出，随后整个剧团在埃莱奥诺勒夫人的率领下离开了维也纳，去外省演出。

最近一段时间席卡内德不再在莫扎特那里露面了，这样，他只能从剧坛的种种传闻中听到他的老朋友的这场纠纷。每天他都在等候席卡内德到来，向他澄清关于他的事情。然而只来了一封充满神秘色彩的短信，内容说，剧院是一个阴谋和爱情的世界。但是他像从前一样，对合作抱有极大的希望。他还正在勤奋地创作一部作品。之后就再没有听到他的消息，直到有一天，那是复活节后不久，他突然地再度出现了，带着一部新的歌剧脚本。

他俩在一家艺术家酒馆中相遇，歌唱家和演员经常在演出之后来到这家酒馆。席卡内德神色奕奕，因为他得到了格鲁克的《麦加的朝圣》中的一个角色，他要了一瓶香槟，要适当地庆祝他的成功的演出。随后他向沃尔夫冈讲述，剧坛对他多么丑恶地演出了一幕阴谋与爱情，但是他不会因此而丧失勇气。眼下他以剧院诗人的身份在工作，在赶着改编博马舍的《费加罗的婚礼》，这部戏剧在法兰西引起了轰动。但遗憾的是检查当局禁演了这部戏。现在他被国家剧院聘为歌唱家和演员，要于十月份在凯特纳门剧院登台，看来皇帝对意大利人又独霸舞台感到后悔，想再次用德国歌唱剧来试一下。

“那为什么用《费加罗的婚礼》？”沃尔夫冈非常好奇的问道。

“你熟悉《塞维利亚理发师》吧，”席卡内德说，“《费加罗的婚礼》是它的续篇。阿马维瓦伯爵和罗西娜结了婚。为了同她结婚，他放弃了他一直行使的贵族特权：他对庄园少女的初夜权。两年的时间过去了，他开始对他的妻子感到乏味，把目光瞄向她的侍

女，已和费加罗订婚了的苏姗娜。费加罗早已关闭了他的理发店，成了伯爵的仆人。现在伯爵想方设法，用各种阴谋和诡计阻止费加罗的婚礼，或者至少拖延下来，以便从中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这位伯爵在这场游戏中失败了。因为在这部戏中，仆人战胜了伯爵，人们就称这部作品是革命的，禁止它在维也纳演出，可它同时在法国却可以上演！

沃尔夫冈说，“我看不出来，为什么要禁演这样一部作品，把隐藏在传统面具后面的丑行和权力的滥用加以揭露，这是戏剧诗人的高贵的任务！抨击这些弊端早就不是什么革命了！我在贵族统治下经历过不少事情，有些我还能编成歌来唱呢，若是有那么一部东西在剧院里表现和鞭挞这样的事情，那我会张开双臂欢迎它！”

“呐，就这样！”席卡内德喊道，“我早就说过了嘛！让检查去见魔鬼吧！”他骂了一句，把他的酒杯扔到墙上，酒杯被摔得粉碎。对这类事情早就司空见惯的酒馆老板，一声不响地拿来了一只新杯子。

“《费加罗的婚礼》适合改编成一部歌剧？”沃尔夫冈说。“无论怎么说《塞维利亚理发师》可是一部出色的歌剧题材。”

“在《塞维利亚理发师》中，除了爱情再也就没有什么了！”席卡内德说。“《费加罗的婚礼》中的爱情也够了，但主要的是社会讽刺”

“我愿意读这本书”沃尔夫冈说，“那就说好，埃马努埃尔，你给我弄一本来。现在我要回家了。”

席卡内德表示异议，但是沃尔夫冈对他说，在这个四旬节里他做了大量的工作，现在他非常需要休息。

就在第二天，莫扎特得到了博马舍这部喜剧的一种显然是相当平庸的德译本。读过一两页之后他发现并不怎么样，文字中有些是巴黎观众决不会容忍的愚蠢无聊之处。尽管如此，这个题材却吸引了他。他设法找来法文的原文本，有一两个晚上他让妻子单独去剧院看演出。博马舍的作品紧紧地攫住了他，从第一个字

直到最后一个。作品中描述的人和环境使他清晰地忆起了他在巴黎的时候。这位诗人无所顾忌地把贵族对市民的专横加以揭露，甚至让被压迫者战胜了压迫者，他对此怀有极大的热情。心灵使人高贵！他本人就有一次对他的大主教这样喊过，他记得很清楚他是怎样回答的：您大概是头脑发昏了吧？这儿，在费加罗身上，心灵的高贵也战胜了血统的高贵！他读着第五幕中费加罗的独白：“伯爵先生，您究竟做了些什么把自己摆得这么高？您就是费了力气从娘胎里生出来，别无其它！”——这他本人也能对他的大主教和他的奴才阿尔科伯爵这样叫喊的！在这一方面是才干、勤奋、能力，但却是仆人，他不得不去服从；在另一方面是高贵的血统，继承的财产，但却是主人，尽管精神和品德是那么低劣。在他自己和这个费加罗之间，他发现越来越多的相似之处，它强烈地吸引他，用他的音乐之火去更加炽烈地锻烧博马舍的人物。当然啰，皇帝禁演了这部戏！而要把费加罗这部歌剧搬到舞台上，看来大概也不乐观。他把书搁在一边，去做那些迫切的工作。然而他的思想，虽说用在别的工作上，却一再地回到费加罗的身上。

《费加罗的婚礼》

宫廷乐长萨列里由于在巴黎取得的成功而声名大噪。若是人们把他的《斑蝶》当作格鲁克的作品的话，那他大概是另一种类型的第二个格鲁克。由于《斑蝶》，他撤下了他根据达蓬特的《一度是个富翁》写的歌剧，他觉得这像一部儿童剧。在一七八四年举行的首次演出却是一场可悲的失败；萨列里要把过错推到不幸的歌剧脚本的作者身上，他发誓，如其今后再用达蓬特的脚本，他宁愿自己把手指头砍掉。人们普遍认为，在这不幸的开始之后，达蓬特在维也纳的戏剧生涯就要结束了，他担任的剧院诗人的职位必然会由他的竞争对手卡斯蒂取代。然而狡黠的神甫却亲自到胡浮堡皇宫去，皇帝每天下午在这里接待来访。达蓬特向皇帝陛下解释，萨列里是如何滥用了他的脚本，他本人对这场失败不负有任何责任。皇帝愿再给他一个机会来证明他的才能。至于那个卡斯蒂，皇帝对他根本不感兴趣，他重视此人的巨大才能，但是他的小说——品德端正的达蓬特极为反感——确实是不正派的，皇帝不愿意公开任用他。若是那样，他那恪守道德的母亲会对此不满的！因而，他对可怜巴巴的达蓬特说，他应当以上帝的名义保证，写一部新的歌剧脚本。

从这次谒见之后，这位神甫就拼命去找作曲家，想通过他们的帮助使他从他和萨列里遭到的失败中恢复过来。差不多就在这同一时间，一个名叫维森特·马丁的西班牙音乐家来到了维也纳，此人在意大利已成功地上演了一系列歌剧。达蓬特立即跑到他那里去，并要求皇帝批准，为马丁改编哥尔多尼的喜剧《好心的饶舌人》。可当他得知，萨列里已经同可恨的卡斯蒂合作，在写一部新的歌剧时——这部歌剧叫《特鲁丰纽岩洞》——，他感到极为不安。

他看到，他和卡斯蒂之间正在发生一场某种形式的决斗，但这场斗争的结局绝大部分却取决于作曲家。虽说萨列里最近遭到了失败，可在维也纳他是公认的大人物。但是人们知道不知道，维也纳人会喜欢马丁呢？在火里再锻烧一块铁就更好了！没有谁比莫扎特更为合适！尽管皇帝不把他当作一位歌剧作曲家，可观众却并不这样看，因为《后宫诱逃》还一直是部卖座的歌剧。

于是有一天达蓬特就到了莫扎特那里，对他说，他有兴趣为他写一部歌剧。——他是不是有好的题材？莫扎特问。一个适合于歌剧的好题材太难找了。不久前他研究过博马舍的《费加罗》；这个题材吸引了他，但是遗憾的是《费加罗》在维也纳遭到了禁演。达蓬特在听到费加罗的名字时竖起了耳朵。

“《费加罗》在维也纳是被禁演了，”他说，“但恰恰是因为它被禁演——棒极了！要的就是它！”

“我不明白，神甫先生！”

“莫扎特先生，《费加罗》被禁演，这是因为它有着一种反对贵族的政治倾向。我不知道，您是否懂得法文——。”莫扎特颌首。

“那您可以想像得到，博马舍机智的恶毒在话剧舞台上产生的影响是多么危险。但是把它改编成歌剧呢？——那就必须把许多东西缓和下来，使整个作品成为一部愉快的喜剧，一部喜歌剧，如此而已。”

“这恐怕不行，”莫扎特说：“伯爵要夺取他的仆人的未婚妻，他遭到了失败，事情就是这样，这是不能去掉的。”

“是不应当去掉，莫扎特先生！这个题材本身对国家根本没有任何危险，可博马舍把个别加以普遍化了。他的费加罗一张嘴，就说出一种恶毒的真理，来反对有特权的人：反对宫廷，反对政府，反对司法，反对舆论的钳制。这一切我们根本都不需要！很简单，把它们去掉！莫扎特先生，我给您写一部费加罗的脚本，就是皇帝也不会反对这个脚本的！”

“这可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神甫先生！那我们怎么能在一部三个小时长，最多是四个小时长的歌剧里容纳下那么错综复杂的情

节呢？”

“若是我们真的把所有政治性的东西去掉，”达蓬特说，“那我就能做到。所有那些诡计阴谋都简化和删减。用宣叙调就很快地把情节交待过去了。”

“若是把情节发展的所有一切都用宣叙调表达，那这部歌剧的三分之二成了宣叙调了。这不是一种可怕的念头？不！正相反，要把宣叙调限制到最少最少，主要的场面都要写成多声部的声乐曲：二重唱、三重唱、四重唱，等等；一句话，是大型的音乐场景。当然，这又取决于对歌词的理解。”

“这并不坏嘛，”达蓬特说，“观众在大多数喜歌剧的终场场面中对此早就习惯了。按照老的做法，所有的歌唱家都出现在舞台上，他们三个人一起，四个人一块，六个人或者廿个人都来唱，没有人再能听懂唱的是什麼。可是依旧有歌词。亲爱的莫扎特先生，我们来试一试！”

“神甫先生，我怕您要白花费很大气力！”

“我不相信，莫扎特先生！如果您不想啃一啃的话，那在维也纳还有别的作曲家，他们是高兴从达蓬特这里拿到一部根据博马舍改编的脚本的！”

“也许是萨列里吧？”

“您在嘲弄我，莫扎特先生！”达蓬特冷笑。“好了，不久会听到我的消息的！”

达蓬特走了，莫扎特回到钢琴前。他开始弹新的G小调钢琴四重奏的第一乐章，这是他正在谱写的一部作品。他觉得，好像他在用开头的那段狂暴的充满激情的合奏来净化一下空气，和把那个使他极为反感的神甫先生事后从楼梯上抛下去似的。——这部四重奏是他一组六首钢琴四重奏中的第一首，是他前不久献给约瑟夫·海顿的六首弦乐四重奏的相应的作品。这六首弦乐四重奏引起了重视，有一两家出版商立即向莫扎特订购类似的作品。然而他对某些新的东西兴趣更大：他最心爱的乐器是钢琴，用一组弦乐器把它联合成四重奏，从而创造出迄今还没有过的一种艺术品

种。

一七八五年十月，凯特纳门剧院又重新上演德国歌唱剧了。但是莫扎特对此所作的预言是对的：这是用不适当的手段进行的一种尝试。除去路易丝·朗格和席卡内德外，德国歌唱剧只能满足于二、三流的演员，而乐队的指挥也是平庸的。莫扎特就是得到谱写一部德国歌剧的委托的话，他也不愿意把一部新的作品交给这样的舞台。于是，他写一部意大利歌剧的念头就越来越执着。他很想试着去击败萨列里、马丁和那些管他们叫什么的人，用他们自己的武器，在他们自己的领地里！以后也许会有机会在维也纳或别的地方去搞一部德国歌剧。这样一来，他的思想在最近几周总是回到费加罗身上，在达蓬特锤炼他的意大利诗行期间，莫扎特一直在考虑，如何从博马舍的这部机智的，但却是大胆的阴谋戏中创造出热情的人性来。当达蓬特再次到他这儿来时，就毫不困难地赢得了莫扎特对他的计划的赞同。他差不多是步步依照博马舍，但却删减了和简化了情节，并非常巧妙地根据莫扎特的愿望，大部分使用了多声部演唱的场面，把宣叙调限制到最少的程度。当然剧中的各种阴谋、各种诡计依然显得错综复杂，莫扎特怀疑听众是否能听懂，特别是音乐增加了听清歌词的难度。莫扎特对其他人物几乎没有什么异议，只是希望对伯爵夫人有所改动。在博马舍那里，他觉得她稍许过于轻率了。这位法国作家让她在终场笑着宽恕了她的丈夫的不忠。莫扎特对她有另一种设想。一个女人的形象浮现在他的面前，他几乎每天都在凝视着这个女人的安详的灰绿色的眼睛。对忤无行的丈夫的爱情应该作为一种神圣的祭祀之火在她纯洁的灵魂中燃烧起来，她的灵魂中也没有任何空间让侍童凯鲁比诺用来献殷勤、开玩笑，尽管他们这样做并不伤大雅。对她说来，围绕他的丈夫的斗争是生死攸关的事，当他在终场请求她的宽恕时，那就是天上的天使也要屏住气息倾听她的回答的。——达蓬特带着同情的微笑听取了莫扎特的要求。

“亲爱的莫扎特先生，”他说，“难道您相信，难道会有哪怕是一

个听众相信，这位善良的阿尔马维瓦伯爵不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又去努力追逐苏珊娜和其他的美女？”

“不！”莫扎特喊道，“只要您和我把我们这件事做好，那就没有人能相信这点和会相信这点。”

达蓬特怀疑地微微一笑。——“呐，我愿意做我能做的，莫扎特先生。您所要的，我都去做。您不仅懂得您所擅长的，而且也懂得我这一行，这我早就注意到了。”

席卡内德对他在凯特纳门剧院的新工作觉得并不满意。他又在渴求能自由自在地活动。他致力于建立一座自己的剧院，并已获得了一个富有的商人的支持，此人是个剧迷，他声称愿于付给他一笔可观的数目用来建立一座新的剧院，若是席卡内德至少让他挂名参加理事会的话。

为了这个新的建筑，席卡内德需要皇帝的批准，于是有一天他来到了胡浮堡皇宫，向主管官员递上他的请求。侍卫为他通报，把他领进枢密大臣旁边的一个小房间，在这儿他惊奇地发现皇帝就在他的对面。

“啊，席卡内德！”皇帝说。“呐，您有什么心事？”

“请原谅，陛下！我根本不是想求见皇帝陛下。警察总监把我送到这儿来的。”

“噢！警察总监？您干了些什么勾当？您大概是陷进了道德委员会的圈套了吧？”

“若是那样，警察局早就会给我找一个小地方去住了，我现在也就没有这种荣幸了！不是这样，我本来要见冯·布吉尼翁先生的。”

“好呵，若不是秘密的话，”皇帝说，“那我就把它转告给布吉尼翁好了。”

席卡内德看到皇帝的情绪很好，于是决定把事情全盘托出。“如果皇帝陛下愿意当机立断的话，那对我就更好了！皇帝陛下！我斗胆愿作为德国艺术和德国歌剧的一个自命不凡的前驱者极为

卑恭地供您驱使！”

“德国歌剧，我亲爱的席卡内德，在维也纳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这您像我一样知道得清楚！”

“皇帝陛下，若是您能稍微帮我一把，那我就自告奋勇，为德国歌剧在维也纳创造一个辉煌的未来！”

“这样！”皇帝说，忍住了微笑，“您的剧团在哪？”

“现在由我的妻子领导在克拉根福演出。”

“您不是同您的妻子闹翻了吗？人们都是这样说的嘛。”

“我？闹翻了？啊，陛下，相亲相爱的人才打打闹闹呢。我只要一摆小手指，我的妻子和我的整个剧团就会又来这儿的。”

“呐，席卡内德，爽快点说吧！您有什么建议？”

“皇帝陛下，事情表明，德国歌唱剧同宫廷剧院联系在一起并不能给它带来好处。德国歌唱剧需要一个民间的抚养之地，需要一个出自民间的人来领导它！”

“正是这样，”皇帝说，“我才在四年前赋予马里内利特权在利奥波德城建立了一座他自己的人民剧院，可是结果如何呢？成了布袋木偶剧院了！”

“正因如此，”席卡内德说，“才需要另一个人，他主要的不是为了票房的成功，用那些闹剧和丑角戏去招观众，而是为了真正的德国艺术！”

“这个人就是坐在我面前的人？”

“正是，皇帝陛下，他感到荣幸！我迫切地恳请皇帝陛下赋予我权力去建造一座新的剧院，我不会使皇帝陛下失望的！”

“我亲爱的席卡内德，要建造就首先需要钱。您有吗？”

“我相信，皇帝陛下为了崇高的艺术——”

“决不可能！我必须节省！叫我是吝啬人不是没有道理的！”

“那还有其他的可能性，从私人方面去筹集必要的款项。”

“这倒可以试试。但是比起弄钱，找到一个好作曲家就更不容易！即使是最华丽的剧院对德国歌剧又有什么用处，若是找不到一个精明能干的作曲家的话？”

“我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莫扎特身上！”

“莫扎特，”皇帝说，“无疑是一个伟大的作曲家。在我所认识的人里，还没有一个乐思如此敏捷丰富的人。若是他不这样挥霍浪费就好了！人们还来不及回味一个美好的乐思，另一个更为出色的就又出现了，它把前一个挤了下去，就这样一个接一个，到了最终人们的头脑里什么美好的都保存不下来。还有，他在他的《后宫诱逃》里犯了错误，歌唱家的声音由于过多的伴奏而变弱了。和声的伴奏是需要的，但不应损害主旋律声部。像萨列里就有这种才能，意大利人都是这样。他们的歌剧就像一桌布置精美的宴席，所有的菜肴十分可口，人们用任何一道菜都是一种享受，而不必担心消化不良”。

“也许莫扎特会改正皇帝陛下指出的错误，若是他有机会写一部新的作品！皇帝陛下并不怀疑他的音乐天才吧？”

“正相反！”皇帝说。“我把莫扎特看作我们最伟大的音乐天才之一，这我已经说过了嘛！”

“那我可以希望皇帝陛下恩准我的请求吗？”

“亲爱的席卡内德，今天我还不能做出许诺。当然，主管官员必须先加以讨论。但是我对你的建议抱有同情！也许这真的是拯救德国歌剧的一条路。您先递交一份申请！您答应，只上演德国的符合道德的戏剧！其他的我们以后再说。”

此后不久，席卡内德真的得到皇帝的批准，在格拉西斯区的近郊建造一座自己的剧院。但是他的投资人却突然害怕了，于是撤回了他提供的金钱。这当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席卡内德并没有失去勇气。一天，他出现在莫扎特那里，为的是向莫扎特辞行。

“我同国家剧院的接触已经结束，”他说，“现在我重新到外省去，是为了赚钱。我口袋里已经有了特许证。至迟三年时间，我的好沃尔夫冈，我就给自己建造一座剧院，比宫堡剧院更大更美，有最新的舞台设备，您就是我的剧院的作曲家！”

一七八五年十月中旬，人们怀着兴趣期待的《特鲁丰纽岩洞》

演出了，这是萨列里根据卡斯蒂的脚本谱写的。这次演出获得巨大的成功，使达蓬特神甫心情极度不安，几乎失去了信心。好在马丁根据达蓬特的脚本《好心的饶舌人》也同样获得了美好的成功。达蓬特现在把希望寄托在费加罗身上，期待同费加罗这个名字联在一起的轰动。他重新改写了伯爵夫人这个人物，莫扎特感到满意，他早就沉浸在这项工作之中。但是这时发生了一件又使达蓬特陷入狂暴的激动之中的事情。

皇帝把他统治奥地利的尼德兰的妹妹玛丽·克里斯蒂娜和她的夫君阿尔贝特·冯·萨克森-特申亲王召到维也纳，商谈在他的国家偏远部分的越来越棘手的政治局势。为此要在舍恩布伦宫举行一次演出来招待这次访问，向他的热衷戏剧的亲戚显示极为出色的戏剧演员和德国歌剧与意大利歌剧的歌唱家。为此他委托写一部德国的和一部意大利的小型作品，这西部作品对一个小型剧团的活动加以不伤大雅的调侃，但主要的给予演员以用武之地，使其在受欢迎的戏剧中的简短的场景里显露身手。皇帝把这部德国戏委托给莫扎特和斯台劳尼，意大利的则交给了萨列里和卡斯蒂！这对于在职的剧院诗人达蓬特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是一种极为不祥的暗示。——斯台芳尼匆忙地拼凑出一部非常缺少诗意的剧本。它的内容是这样的：一个剧院经理获准在萨尔茨堡，丑角的故乡——像斯台芳尼对他的朋友莫扎特所表明的那样——来挑选演员，于是许多想被聘用的演员前来应试，他们演出了他们拿手好戏中的片断。宫堡剧院中的最著名的演员也同时列队而来：萨科夫人、亚当贝格尔夫人、斯台芳尼夫人和她们的丈夫，朗格、布洛克曼和魏德曼。歌唱家这部分中有两个女歌唱家：赫茨夫人和西尔伯克朗夫人，她们在选试之后也同样要演出片段，可立刻就发生了争吵。她俩中间谁是第一歌唱家。莫扎特对这项委托毫不精心，因为他患上了费加罗热。但把在维也纳人所共知的路易丝和长瓦列里之间的勾心斗角用赫茨和西尔伯克朗的名字搬上舞台毕竟是一件愉快的事。

机智和有才气的卡斯蒂远远胜过相当呆钝的斯台芳尼。他的

作品叫《先是音乐，然后才是脚本》，情节的中心是一个剧院诗人，卡斯蒂恶毒地劝说扮演诗人的演员，从外貌、服装、语言和举止上去摹仿可怜的达蓬特；他也不错过把达蓬特的人人皆知的弱点当作插科打诨编织进去。这样，这部有趣的由萨列里谱得极为诙谐的小型作品就成了对达蓬特的一种嘲笑了，每个人都看得出来，也感到有趣，连皇帝也是如此。然而卡斯蒂相信能用这种方式使他的竞争对手丢掉职务，那他就错了。皇帝为所有演员送来了一千杜卡特，做为馈赠。次日岁森伯格伯爵递上一份他开列的名单。——赏给萨列里一百杜卡特，皇帝念道。赏给莫扎特、斯台芬尼和每个歌唱家和演员五十杜卡特。——皇帝觉得完全合适。萨列里是歌剧作曲家，他应该与莫扎特有所不同。——“呐，罗森伯格，您的朋友卡斯蒂呢？”

“卡斯蒂和我希望，”剧院经理回答，“皇帝陛下恩准授予他一个皇家宫廷剧院诗人的头衔！”但是皇帝摇了摇头：“赏给卡斯蒂五十个杜卡特！”

当莫扎特完成了《费加罗》时，达蓬特就急冲冲赶到皇帝那里。一天下午，正是皇帝视事的时刻，他带着剧本来到胡浮堡皇宫，在过厅等候，直到皇帝到来。他受到友好的询问，于是立刻谈到，他和莫扎特一同写了《费加罗的婚礼》，望能立刻呈上他的手稿。

皇帝对博马舍这部喜剧的倾向怀有好感，废除贵族的特权，贵族、市民和农夫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一开始就是他最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但是他把这一点理解为他作为国王的本人的任务，因此拒绝剧院介入此事，免得把他的臣民的头脑搅得骚动不安、疑虑重重。剧院应该是教育、娱乐和消遣，除此没有其他。因此他才在自己的国家里禁演博马舍的戏剧，尽管他和他的姐姐安托妮特一样喜欢它。同这位才智敏锐的法国人相比，维也纳的诗人是多么枯燥乏味呵！

皇帝读了达蓬特写的意大利文脚本。博马舍尖刻的讽刺留下的不多，它成了一部有趣的宫廷喜剧了。善良的维也纳可以安心

地欣赏它，而不必担心它会动摇国家的牢固的基础。翌日，一位皇家侍从出现在教堂巷，通知莫扎特先生下午六点携带费加罗的总谱前去胡浮堡皇宫。

“ 呐，莫扎特，” 皇帝欢迎他说，“ 您又重新返回意大利歌剧了？”

“ 返回，皇帝陛下，这也许不是一个完全确切的字眼。”

“ 为什么呢？”

“ 因为这要以自愿为前提。”

“ 难道不是这样？”

“ 不是，皇帝陛下！若是按我的意愿，那我肯定宁可写一部德国歌剧！”

“ 莫扎特，您属于那种人，他们是被迫去寻求自己的幸福！《伊多梅纽斯》是出色的，《后宫诱逃》是一种滑坡！用意大利的标准来衡量，迄今以来，每一部德国歌剧都是一种滑坡。”

“ 皇帝陛下，意大利人有着古老的传统，而德国歌剧才开始创立！但是，如果人们从它的不完美的开始立即就得出不可能继续发展的结论——”

“ 难道我没有给德国作曲家足够的时间吗？”

“ 不是这样，陛下！请原谅我的异议。一两年对近二百年的意大利歌剧，这意味着什么呀！”

皇帝沉默了片刻。——“ 也许您并不是没有道理，莫扎特！在我的奥地利有许多事情要做，我的时间太少，一切都得快做才行！”

“ 我理解皇帝陛下。我自己也是这样，*sans comparaison*。有许多事情要做，一切都得快做才行，我的时间也很少。——但是，为了德国歌剧，必须要有时间！”

“ 呐，莫扎特，您一定会感到高兴，我委托迪特斯多夫 写一部德国歌唱剧。”

法文：无法相比。——译注

迪特斯多夫（1739—1799），奥地利小提琴家，作曲家。作品颇丰，所作歌剧《医生和药剂师》至今仍受欢迎。——译注

“我为德国歌剧的事业感到高兴，”莫扎特说。“如果我自己不能做的话，当然我高兴由迪特斯多夫来做！”

“莫扎特，您是不会嫉妒的！一部小型的德国歌唱剧！叫做《医生和药剂师》。医生和药剂师！这里能有多少东西！给我们亲爱的市民看的！《费加罗的婚礼》不一样——这是一部伟大的世界戏剧！——呐，给我弹一点！我很想听听！”

莫扎特把乐谱摆到谱架上，皇帝在他旁边坐了下来。“也许先弹序曲吧！”他说。

“请原谅，皇帝陛下，序曲还没有写完。”

“那就随您的便吧。”

莫扎特知道皇帝的口味，于是他弹了几支咏叹调，它们还有着某种意大利风格。最后他弹了第二幕凯鲁比诺的迷人的小咏叹调。

“这最后的一段非常可爱，”皇帝说。“至于其他的——呐，我们看看再说！我亲爱的莫扎特，您做了一项巨大的工作，我不想妨碍您。把您的乐谱送到剧院里！我将下令把各个声部的分谱抄出来，尽快地开始排练！”

莫扎特和达蓬特对他们的合作直到现在没有透露过一个字。这样一来，皇帝命令排练《费加罗的婚礼》这件事使宫廷歌剧院的所有成员无不感到意外，是呵，简直是一种轰动。一部根据博马舍的戏剧改编的歌剧，皇帝前不久禁演了这部戏！谁能得到一个角色，那就预感到亲自参加这个异乎寻常事件的幸福；谁得不到一个角色，例如卡瓦列里小姐，他就感到气恼。格外感到气恼的是萨列里。《费加罗的婚礼》在巴黎的首演是在他的《斑蝶》首演后的第二天举行的。他那时同博马舍很要好，在他的家里住了月余。当他再度离开巴黎时，他甚至从诗人那里得到了一部新歌剧的脚本，名字叫做《塔拉》；这是一部罕见的作品，萨列里直到现在还没有动手。当然《费加罗的婚礼》是一部好得多的歌剧题材！可是莫扎特从他鼻子底下把它抢走了！而达蓬特呢，这个流氓，由于自己的帮助他才得到了剧院诗人的职位！有了什么好的东西，他不来找他

的同胞，反而和德国人搅在一起！而人们还不知道，这个莫扎特会不会写一部意大利喜歌剧呢！无论从哪一方面说，他还没有证明这点。

萨列里让人拿来乐谱。匆匆地浏览一遍就表明，这部《费加罗》根本就不是固有意义上的喜歌剧。因为没有男高音唱的第一情人的角色！连一首花腔咏叹调也没有！可怜的莫扎特！他不会成为意大利人的危险！——但是，当他详细通读总谱时，他的那种洋洋得意的情感变得没有把握了。最终他认识到，这儿是一个伟大的天才，他准备把意大利喜歌剧的基石炸得粉碎，在这个地方建立起一种音乐喜剧，在这里，直到现在被奉为歌剧半神的歌唱家将被挤到第二位，而乐队成了领导的角色，同时在舞台上不仅从外部表现事情的进程，而且揭示行动中人物最内在的思想和感情，用这种方法来表达舞台上错综复杂的事件，远比用语言更为清晰。萨列里十分清楚地理解到了，莫扎特以一种梦游般的准确无误解决了这项困难的任务。如果他能贯彻下去，这对喜歌剧作曲家，特别是对他本人，安东尼奥·萨列里，难道不是一种巨大的危险？——但是，他怎么去反对呢？去阻挠《费加罗的婚礼》的演出？使它的演出失败？或许他去鼓动歌唱家造反，这些人大都是他的同胞。向他们解释清楚，他们从莫扎特那里能得到什么，或者不如说，得不到什么，对他们表明，莫扎特从咏叹调——这是意大利歌剧的骄傲和中心——里搞了些什么玩意。因为他的这些咏叹调毫无魅力，至少在读的时候如此，缺少旋律，没有影响力！重要部分都放在多声部上了，从整体上听也许很好，但是在多声部中个人得不到突出的机会，无法施展才能，不能引人注目。若是他能使歌唱家懂得这些，鼓动他们去反抗，去阻挠，那《费加罗》不失败才奇怪呢！诚然，那时候他不是答应过格鲁克，不再为莫扎特设置障碍吗？呐，直到现在他没有再做过什么。现在，如果他向歌唱家们稍作解释，这也决不是他个人反对莫扎特，而只是反对他的尝试：从意大利喜歌剧中制造出一个德意志 - 意大利的混血儿。令人惊奇的是，他的劝说在女演员那里没有得到任何反响；她们都对自己的角

色感到满意，甚至主角女歌唱家南希·斯托拉切对她扮演苏珊娜非常高兴。在男人那里他遭到男高音歌唱家奥凯利，莫扎特的朋友的激烈反对，此人同时得到两个角色：拉皮条的音乐教师巴西利奥和口吃的公证人库尔齐奥，在这两个角色上他能施展他的喜剧才能。但萨列里至少得到了扮演费加罗和巴托洛的演员对他的观点的支持，这样，这两个人毫无兴趣去钻研他们所扮演的角色。

莫扎特指挥了第一次彩排，舞台上的气氛开始时压抑、气闷。贝努奇一向是个出色的歌唱家和演员，可他饰演的费加罗却相当呆钝，在开头他和苏珊娜的两段二重唱中他唱得毫无热情，像是表明，这种音乐根本激不起他贝努奇的特别兴趣。莫扎特装作对此毫不注意，平静地继续指挥下去，只是脸上泛出些微笑意。当这位歌唱家独唱时，即他向伯爵建议，为他跳一支舞的那场，他开始变得热情起来饰演巴托洛的布萨尼在随后的复仇咏叹调中也干着同样勾当，把情绪破坏了。他故意唱错，迫使莫扎特停了下来，对他解释。布萨尼嘲讽地回答说，过错不在于他，而在于作曲家。他习惯唱旋律，并打赌说，谁能在这首咏叹调中找出旋律，而不只是平淡乏味的经过句和音程的跳跃，那他就给谁一百个古尔登。莫扎特沉默了片刻。随后他说，这首咏叹调并不重要，若是布萨尼不愿意唱，那就把它去掉。——但这是他在整部歌剧中惟一的一首咏叹调！布萨尼喊道。难道是莫扎特想要他扮演一个没有咏叹调的角包？——莫扎特耸了耸肩。“继续下去！”

布萨尼不满地走到一旁，莫扎特有一种感觉，仿佛他周围的气氛变得更加寒冷，更加浓密了。可是当侍童凯鲁比诺唱完了时，当他在伯爵上场前躲到椅子后面时，当进展中的富有喜剧性的情节在苏珊娜、伯爵和巴西利奥的三重唱中得到富有魅力的音乐阐明时，这两个意大利人的内心反抗逐渐消溶了。费加罗又一次登场，村民合唱同他一道对主人伯爵，道德的维护者唱起了赞美歌。一两个合唱队员唱得十分蹩脚，莫扎特离开乐队的指挥席，走到舞台上，指点这几个人如何唱得好一些。随后他来到舞台前沿，为的是从这儿指挥费加罗的下面这首咏叹调：他向可怜的、被提拔为军官

并被从伯爵宫殿中驱逐出的小侍童嘲弄地描述士兵生活的危险和匮乏。现在他紧挨着贝努奇站在那儿，他举起了手，鼓励地望着他。这个歌唱家轻轻地唱了起来，充满优雅的诙谐，他描绘出了侍童的形象；在精心修饰的头发上戴着一顶插着羽毛的帽子，身穿贵重的丝绸，散发出香味，凡是女人的东西他无不喜爱。这时从乐队中响起了军乐，再加上意大利优美的低音：

Tra gnevvieri, poffer Bacco,
Gran mustachi, stetto sacco !

“好极了，贝努奇！”莫扎特轻声地说，这个歌唱家觉得，仿佛一股从这个身穿红色皮毛镶边上装的小个子身上涌出的热情流到他的躯体。这个可爱的贵族化了的喜欢时髦的形象又一次闪现出来，随后又响起了军队进行曲，贝努奇的低音在中间轰鸣，使乐队的小号失去了光彩：

Cherubino, all a vittoria! alla gloria milifar!

歌唱家唱完了，乐队中军队场面的音乐结束了，——这时从各个方向向莫扎特迸发出了了欢呼声。乐队的乐师跳了起来，歌唱家、舞台工作人员、所有在观众席上观看这次彩排的的人，——全场的呼声汇合成巨大的欢叫：伟大的莫扎特万岁！万岁，莫扎特！杰出的大师万岁！

一七八六年五月一日，《费加罗的婚礼》举行首场演出。这是一次光辉的成功。许多场面都得重唱；这样一来两个小时的演出延长了一倍，但没有人感到倦意，结束时莫扎特受到了暴风雨般的喝彩，他和主要演员一再地被喊到台前。——皇帝呢？莫扎特

意大利文：当个军人可不简单，留起胡子相貌堂堂。——译注

意大利文：凯鲁比诺，快去从军！去打胜仗立功勋！——译注

在想，他又会败坏我的兴致，像在《后宫诱逃》演出结束时那样吧？但不是这样！他还站在包厢里鼓掌？——他的近视眼欺骗了他；皇帝在戏一结束就离开了剧院。

萨列里那时在演出《斑蝶》取得胜利之后，除了博马舍的《塔拉》之外，还带回了一部根据高乃依的《贺拉斯》改编的脚本。在《费加罗的婚礼》首演之后不久，他又去巴黎度假，为期一年。他希望至少在《贺拉斯》上能取得一次巨大的成功，这使他每想到不是他而是莫扎特写了《费加罗》时得到安慰。

那个时候卡斯蒂也离开了维也纳。他看到，他从皇帝那里再也得不到任何东西，放弃了同达蓬特的竞争，此人现在作为惟一的居主宰地位的剧院诗人被那些渴求脚本的作曲家所包围。西班牙人马丁在《好心的饶舌人》成功之后，向他请求一部新的脚本，达蓬特于是从一个西班牙故事中创造出一部欢快的歌剧脚本，它描述了乡村中的纯洁少女这一受欢迎的主题，她遭到一个大人物的纠缠，但最终得到了胜利。这个脚本叫做《一件奇事》，意思是把美和道德合而为一。除此宫廷剧院的第三乐长里吉尼也向达蓬特要了一个脚本，最后，也是在那个时候，一个年轻的英国-意大利作曲家来到了维也纳，他是歌唱家斯托拉切的兄弟，名叫斯蒂芬·斯托拉切。他一到就从皇帝那里得到谱写一部歌剧的委托。脚本以莎士比亚的《错误的喜剧》为底本，达蓬特的诗才会使它发出耀眼的光辉。这样一来，这个能干的神甫有成堆的工作，再不会苦恼自己，怕在《费加罗的婚礼》首次取得巨大轰动之后，失去他对维也纳人的吸引力。莫扎特对这一切极为痛苦。他知道，后代会把《费加罗的婚礼》看作歌剧史上的界碑和转折点，但是现实却遗弃了他！难道这种音乐像康斯坦策所说的，对听众真的太费力了吗？难道为了更正确地理解和享受，这种音乐要求听众本人的合作真的太多了吗？——他最近的两部钢琴协奏曲，A大调和C小调，难道也不是这一艺术品种中的高峰？听众在听它们时不是也让人清楚地感到，这并不适合共同去开辟一条通向高处之路？这条路当然比他早期作品中达到的温柔和招人喜爱的俏丽要陡峭得多，费力得

多。他想到了他的父亲。从前他把维也纳人描绘成反复无常的，追求新奇的，并警告过他，作为自由职业的艺术家的，只有依赖听众的宠爱才能在维也纳站住脚。这陈旧的预言还真要应验？听众真的准备要弃他而去？——还有，皇帝呢？莫扎特知道，皇帝通过他的逐年的大胆改革同上帝和世界的冲突越来越尖锐；他事必躬亲，可外部的和内部的困难给他带来几乎难以胜任的工作负担和无法排解的重重忧虑。这样他莫扎特就不可以对他期望很多。但是，皇帝恰恰对音乐还一直有兴趣和有时间顾及；为了《费加罗的婚礼》他甚至亲自过问。当它取得了巨大成功时，从皇帝那里——他对每一个有些成就的外国艺术家都予以褒奖和酬谢——也得到了不是最微不足道的反响。——莫扎特在脑海里回顾了他在二七八六年前九个月所做的一切：《费加罗的婚礼》的大部分、《剧院经理》、两部钢琴协奏曲、一部钢琴四重奏、一部小号协奏曲、两部钢琴三重奏、两部大型的钢琴奏鸣曲、一部弦乐四重奏，——还有大量小型应时作品没计算在内。如果这样继续下去，他准备工作到死——可是世界对此给了他什么酬谢？康斯坦策在十月又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他也得为家庭的未来着想！但是未来在维也纳是多么的动摇不定！——南希·斯托拉切，这位意大利歌剧的主角女歌唱家，要与她的兄弟和奥凯利在下一个春天离开维也纳，应聘去伦敦，她劝告莫扎特同行。她认为，伦敦人会把他神化，他会赚许多钱。他动了心思，又萌发出旅行的乐趣。这并不需要举家搬迁，维也纳人会发现，他们要受到损失，肯定地会意识到，他们占有他意味着什么；或许还能得到一个固定的职位呢！但是孩子们怎么办？韦伯夫人的房子太小，没有地方长时间照看他们。可在萨尔茨堡的父亲，他把姐姐娜内尔的第一个小孩带在身边，肯定会准备把儿子的两个孩子接到他的大型住宅里住一段时期！——莫扎特很快就给父亲写了封信，对他说明，他对伦敦抱有多大的希望。若是他能把孩子放在祖父身边一段时间，这对他是巨大的帮助，使他免除了后顾之忧。可这项请求被拒绝了。就在莫扎特得到父亲回答的当天，新生的婴儿由于衰弱而夭逝。

此后不久，《一件奇事》首次上演了，它的通俗的、相当浅薄的旋律使维也纳人欢欣鼓舞，像是发了狂似的。皇帝大为高兴，立即向马丁预订了一部新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又上演了一次，但一半的席位是空的。随后莫扎特得到通知说，演出暂时不可能继续下去。

可从布拉格他收到了友好的信息。三年前在那里上演了《后宫诱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为莫扎特的艺术打开了一条道路。从那以后，布拉格的音乐会怀着偏爱演出了他的钢琴协奏曲和交响曲。杜赛克夫妇在布拉格音乐界举足轻重，他俩四月份在维也纳进行了一次短暂的访问，知道刚刚完成的《费加罗的婚礼》。杜赛克夫人同莫扎特从那次值得怀念的海尔布隆之行就结下了友谊，无须这种老交情，她也要以全部的热情使《费加罗》在布拉格演出。早在十二月初，邦迪尼的出色的意大利剧闭就第一次演出了《费加岁》，得到了无与伦比的欢迎，从那以后几乎每晚都要上演它。现在，邦迪尼的乐长斯特罗巴赫写信给莫扎特，若是他能前来并观看演出，那整个布拉格都会感到高兴的；图恩伯爵邀请他住在他那里。

布拉格的朋友和崇拜者无须为邀请挑选一个有利的时刻。在维也纳包围他的这种百无聊赖的冷漠使他向往赞赏和欢迎。于是他高兴地接受了邀请，感到惋惜的只是杜赛克夫人不在，她正前往北德参加一次特邀的旅行演出。

旅行的准备工作很快就绪。小卡尔被交由外婆照料，一七八七年初，莫扎特同妻子乘驿车启程，一月十一日到达布拉格，在图恩的宫殿受到了极为热情的接待。

一两天之后，莫扎特在给他在维也纳的朋友戈特弗里德·冯·雅克金的信中写道，我们一抵达就忙得不可开交，直到一点钟才准备停当去赴宴。饭后老朋友图恩让他自己的人演出音乐欢迎我们，演出持续了一个半小时这种真正的美的消遣我每天都可以享受到。六点钟我们同卡纳尔伯爵去参加一次化装舞会，在那儿经常聚集着布拉格的美人儿，她们像过狂欢节一般。我的朋友，这

可真是为您准备的！我没跳舞，我也不调情，前者是因为我太疲倦了，后者则是由于我太腼腆了。但是我却兴致盎然地看着所有的人随着我的被改成纯粹的对舞曲和德意志舞曲的《费加罗》音乐狂热地跳来跳去。这儿除了谈《费加罗》什么也不谈，什么也不演，什么也不吹，什么也不唱，吹的口哨也是《费加罗》；除了《费加罗》什么歌剧也不看，永远是《费加罗》；当然这对我是一种殊荣！——呐，再谈谈我的日程安排吧：化装舞会后很晚回到家里，由于旅途的疲倦和劳顿，我睡了长长的一觉，除此还能有其他吗，事情就是这样。随后的另一个清晨又是sine linea。饭后可不能忘掉伯爵的音乐，这天我的房间里有了一架相当好的钢琴，您可以轻易地想像到，我晚间就不会让它闲着无用。不言而喻，我们私下演奏一首小型的四重奏，整个晚上用这种方式又一次sine linea就打发掉了，事情就是这样。呐，为我之故您同睡眠之神争吵吧，他在布拉格对我们俩十分友善。原因何在呢，我不知道。够了，我们睡得非常香。这不影响我们十一点钟到翁格尔神甫那里和去俯视去鸟瞰皇家 - 王家图书馆与普通神学院。在眼睛几乎从脑袋里瞪出来之时，我们相信听到了从内心深处响起的肠胃咏叹调，我们觉得是到卡纳尔伯爵那儿用餐的时候了。晚间使我们惊喜得头晕目眩，远比您所能相信的更甚。够了，是到歌剧院去的时候了。我们去听《高尚的竞争》，这是帕伊谢洛写的一部喜歌剧。这个晚上al solito又挥霍掉了。今天我终于幸运地得到一点时间，问候您亲爱的双亲和雅克金全家的安康。——呐，再见！下一个星期五，是十九号，我将在剧院开音乐会，我猜想得开第二次。遗憾的是我在这儿的逗留得拖长。只要我不聋和不瞎的话，星期三我将在这儿观看和聆听《费加罗》。

在布拉格，人们很快就谈论起莫扎特已经到来，并将出席下一

拉丁语：一行也没有写。——译注

意大利文：一般说来。——译注

场《费加罗的婚礼》的演出。到了一月十七日，位于水果市集的这座漂亮的新建筑：国家剧院里座无虚席，人们都在期待着。当莫扎特进入他的包厢时，受到了热烈掌声的欢迎。演出确实值得一看和一听，虽说布拉格剧院没有南希·斯托拉切。扮演阿尔马维华伯爵的演员巴锡十分出色：一个英俊的热血青年，有着一副漂亮的、受过极好训练的嗓子，再加上卓越的演技。兴高采烈的观众一再在演出中间鼓掌。第一幕终场，在费加罗的咏叹调之后，观众们从座位上立起身来，朝向莫扎特的包厢，把一再迸发出来的欢呼、热情和爱倾到他的身上，莫扎特也同样站立起来，感激地躬身致谢。

两天之后，莫扎特在剧院举行了一场个人音乐会。他用一部新的C大调交响曲作为开始，这是他不久前刚刚完成的作品，后来根据它第一次演出的地点称为《布拉格》交响曲。结束时他在钢琴上演奏了一首由听众给予主题的自由幻想曲。人们给他的是一首波希米亚民歌的头几个小节，从这里发展出越来越新颖、越来越优美的旋律。这些入迷的听众觉得，似乎这个音乐国土上的所有音乐血管，通过一种甜蜜的魔术流向一颗心，这颗心就在钢琴前的那个矮小人儿的胸中。莫扎特结束时，有好一会儿声息俱无，随之迸发出狂暴的欢呼，这欢呼一再地喊向舞台。莫扎特充满了深深的幸福感，一再一再地鞠躬答谢。这时观众席上有人喊叫《费加罗》！他望了望发出喊声的方向，微笑地颌首，在观众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他再次坐到钢琴前。全场寂静无声。莫扎特弹起了布拉格人最喜爱的一段费加罗咏叹调：

Non pi ù andrai ,farfallone!

次日，莫扎特亲自指挥了《费加罗的婚礼》的再次演出。乐队的规模相当小，但合作得极为杰出，每个人都十分准确地跟随着他

意大利文；不要再做那穿花的蝴蝶！——译注

的一举一动，仿佛他们经常和他在一起演出似的。那些被大师激发起热情的歌唱家们，干得十分出色。这样一次演出，或许在光彩上不能与维也纳相比，但是在细腻上和飘逸般的典雅上却胜过它。——在无数次的谢幕之后，幕布终于落了下来。

“大师，”经理邦迪尼对莫扎特说，“您愿意为我写一部新的歌剧吗？”

一部新的歌剧！为这样一座剧院！为了这样的观众！这该是多么精彩？——“好的，我愿意！”

“当然是再次同达蓬特合作！”邦迪尼补充说。

“若必须这样的话——”

“您对他有意见？”

“我不喜欢他！”

“您知道其他人？”

“不知道！”

“那还是要达蓬特。——您的报酬？您要求什么？”

什么也不要！莫扎特真想这样回答。“通常的那样，”他说，“一百杜卡特！”

邦迪尼拥抱他，吻他。《费加罗》把他从累累的债务中解救了出来。这个莫扎特还会使他成为一个富翁。

《唐乔瓦尼》

布拉格人没有立即放走他们的莫扎特，当他再次回到家里时，已是二月末了。在布拉格的凯旋之后，《费加罗》在维也纳的被遗忘使他感到加倍的痛苦。《一件奇事》还一直主宰着意大利歌剧的舞台，在德国歌唱剧的舞台上虽然时而演出《后宫诱逃》，但人们谈论的是迪特斯多夫和他的《医生和药剂师》，大家都知道，皇帝已经又给了他谱写一部新歌剧的委托了。莫扎特又一次在考虑，是不是外出旅行更好些，也许是到布拉格，或者到英国去，那儿物质上的成功在向他招手。至少他的那些即将离开维也纳的英国朋友一再向他保证这点。他们这次旅行应该取道萨尔茨堡，在那里逗留一两天，向父亲问好，在宫廷里赚一点钱，因为他们口袋里有了一封维也纳的科罗莱多写给大主教的介绍信。

启程的那天，两辆豪华的四套马旅行车停在门前，南希·斯托拉切和她的母亲、弟弟坐在里面。

“南希，我若能同您一道走，”莫扎特说，“那可就太好了！”

“您快点来！”她回答说，握着他的手，“我们在伦敦给您准备好一个舒适的床位，您好惬意地躺下休息。我的兄弟说，他肯定能给您弄到下个歌剧季节的一份委托！”

“呐，南希，能去就好了，——过年您就回来呵！是吧，肯定能吧？”

“我想肯定回来的！”

“到那时候我要给您写一部新歌剧，为您准备一个特别美的角色！比苏姗娜还美！”

“还美？这我无法想像！，莫扎特！您用苏姗娜使多少女歌唱家感到幸福！我是您的第一个苏姗娜，这是我平生的骄傲！”

迈克尔·奥凯利走进车内，他已穿上了贵重的旅行皮衣。“莫扎特先生，”他说，“生活中没有您太悲哀了！”

“我随后就去，”莫扎特说。“呐，别愁眉苦脸的，老家伙，别使我为分手更难过了！替我衷心问候我父亲！我的老穆夫提会问起我的！让他为失去我而恼火吧！”

一两天之后，莫扎特去找达蓬特，为了同他谈论《费加罗》在布拉格的演出和一部新的歌剧的委托事。一个年轻的南方姑娘给他开门，带他进入这位神职人员的诗人工作室；他从座位上立起身来，请客人入座，叫姑娘送一瓶托卡伊甜酒。布拉格的成功，他早已听说了。

“要我为您写一部新的脚本？我最敬重的朋友，我真的不知道是否能办到！您看！”——他指了指书桌上一大堆写好的纸张——，“马丁在我们的《一件奇事》取得成功之后让我不得安静，他要求一个新的脚本。还有萨列里，他从巴黎给我写信，要我把博马舍的《塔拉》用意大利文改编，若是不再把达蓬特的诗行谱成曲子的话，他宁可把手指头砍掉。呐，现在您也来了！这就是要一下子写三个脚本！当然啰，我知道什么东西对您合适。现在在威尼斯狂欢节上还上演一部新歌剧，它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一两天前我得到了脚本——”他打开书桌的抽屉，拿出一个薄薄的本子——“您看！它叫《戏剧狂想曲》。第一幕是舞台上的一个序幕，表现一个剧团经理正处于窘境，——有点像您的《剧院经理》，只是写的不是招聘，而是节目的困难。于是他决定演出《石客》，这就是第二幕的内容。”

“石客？”莫扎特说，“是唐璜的故事？——听我说，达蓬特，这是一个好的歌剧题材！”

“您真是这样认为？”达蓬特眯缝着眼睛望莫扎特，在他的唇嘴周围泛出一丝淫秽的微笑。——“亲爱的莫扎特，也许您本人就是这样一个矮小的唐璜吧？人们谈论了许多这一类事情！漂亮的斯托拉切可舍不得离开维也纳呢！”

“神甫先生，我想，每一个人该关心的都是他本人的事才对，您

不这样认为？”

“呐，莫扎特先生，我并没有恶意！你打开了瓶子吗？”他转过身对又进来的姑娘说，她正在把酒和杯子放在桌上。“这就对了，凡丘拉！”——姑娘又消失了。“莫扎特先生，您喜欢她吗？这是我的缪斯！您看：晚间，当我的诗兴大发时，我就坐在写字台旁，右边有一小瓶这样的托卡伊酒”——他把酒杯斟满——“中间是我的纸笔，左边是一盒上等的塞维利亚鼻烟。当我发现，我的诗意之火要冷下来时，那我只要把铃一摇，于是我的塔利亚就出现了，坐在我的跟前，温柔地微笑、叹息和等待，直到轮到她了。这个小姑娘对我简直发疯了！我身上一定有某种精灵存在！过去就有人对我这样说过，那是在我美丽的威尼斯。但已有好一段时间了。每当我想到我的朋友卡萨诺瓦时”，他压低了声音，“莫扎特先生，如果我们有时间，我要给您念几封他的信！我告诉您，那里面有能使一个死人复活的事情！祝您健康！”他俩碰杯，饮酒。

“那么唐璜怎么样了？”莫扎特问，“这个歌剧谁写的？”

“脚本是贝尔塔蒂，”达蓬特说，“音乐是加札尼加。”

“加札尼加？”莫扎特说，“这个人不错！”

“可贝尔塔蒂却不怎么样，”达蓬特说。“一个可怜的蹩脚家伙！若是我们真的要利用他的脚本的话，那我必须彻底加以改写。”

“第一幕，”莫扎特说，“舞台上的序幕必须去掉。我要的只是唐璜。让我们快速地浏览一下贝尔塔蒂的第二幕，它并不长。”

“最初的几场并不坏，”达蓬特说。“唐乔瓦尼深夜闯进个女人的住处，但由于她的激烈反抗，他不得不放开她，并想逃走。可安娜小姐还抓住他大衣的一角不放，高喊救人。她的父亲赶到，要求和这个陌生人决斗，他被杀死了。女儿在这期间把她的未婚夫

缪斯女神之一，司喜剧。——译注

卡萨诺瓦：（1725—1708）意大利人，著有多卷回忆录，是欧洲一个著名的“才子加流氓”武的人物。——译注

喊来救援，她发现父亲已死，凶手逃掉。她要求她的未婚夫发誓，为父亲复仇。”

莫扎特聚精会神地倾听达蓬特的干巴巴的叙述。蓦地一个充满戏剧性事件的幻象从他的脑海里滑过。

“直到现在为止，一切都不坏。”达蓬特继续说。

“不坏？”莫扎特喊道，“妙极了，若是这一切是您的贝尔塔蒂自己创作的话，那他就是一个名符其实的诗人！”

“上帝保佑我！”达蓬特喊了起来。“不是！这几场戏肯定是他从某个地方弄来的。唐璜是一个古老的题材，被改编了成百次。但这一切与我何干！我们用我们觉得好的东西，这开头的几场戏真的不需要做什么改动。可是您注意以后是怎样继续下去的！在下一场戏唐乔瓦尼遇到被他抛弃的旧情人埃尔维拉小姐，他让他的仆人出面，仆人对她毫无表情地把她主人寻花问柳的名册念了一通。随后又来了另一个女人，他答应同她结婚。而随之他就在一个年轻农民的新婚之夜把农民的未婚妻拐走。后来这个老情人埃尔维拉又回来了，他也答应同她结婚。”

“这个古老的受人喜爱的喜歌剧魔法师。”莫扎特说。

“可是写得缺少慧黠和才智，”达蓬特补充说，“事情越来越玄了！一所教堂的后院里有座被谋杀的骑士的石像。唐乔瓦尼和他的仆人来到这里。他嘲弄死者，并让他的仆人邀请石像共进夜餐，石人颌首表示应允。最后的一场：唐乔瓦尼的餐室，他在餐桌旁，灯火通明，音乐。他早已忘记了对石像的邀请。一个简短的场景：埃尔维拉试图领他走上正路，改恶向善，但无济于事。随后是花天酒地，大吃大喝。这时有人重重地敲门：石像来了，一位石头客人。他也催逼唐乔瓦尼痛改前非，毫无效果。那么他一定得进地狱。最后所有活着的人都登场——只有安娜小姐除外——，为他的这种下场感到高兴。”

“告诉我，神甫，整个时间里安娜在什么地方？”

“她从第一场后就再没有露面，因为她要进修道院，直到她父亲的仇报了为止。”

“您说的对，神甫，”少顷之后莫扎特说，“贝尔塔蒂不可能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否则他就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安娜小姐不可以消失！她是唐乔瓦尼的惟一的对手，——至少是惟一的充满人性的对手！我看见她就在我的眼前！一个出身高贵的杰出女人，——她也许是他真正能够爱上的惟一的女人；因为他同其他女人所玩弄的只是爱情的把戏而已。她必须留在舞台上，她必须推动和主宰整个戏剧事件！对，我最敬重的神甫：开头好极了，结尾也好极了。但是在两者之间还缺少点东西！呐，拿出本事来，表明您是一个比贝尔塔蒂伟大得多的诗人，在这两根柱石之间搭起一座桥！我给它谱上音乐，这音乐一两百年都会巍然屹立！”

达蓬特重新把酒杯斟满。——“这可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他一面把多肉的双手交叉在胸前，一面说道。“这究竟成了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开头和结尾是悲剧性的——而在此之间是喜剧性的——，至少在贝尔塔蒂那儿是这样的。您要写一部正剧！您要写一部喜剧？”

“两种都要！”莫扎特喊道，“一部悲喜剧，或者是一部喜悲剧，——完全像人的生活那样！您让我把贝尔塔蒂的剧本带回家！也许它会比我现在知道的好一些。也许喜剧式的幕间戏里有些东西可以利用呢。”

“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达蓬特迟疑地说，“您要什么时候交出歌剧？”

“到下一个演出季节的开始，也就是到十月”。

“马丁也要在同一个时间完成他的歌剧，”达蓬特说，“这部歌剧叫做《迪亚那的树》。《塔拉》要在明年初弗朗茨大公爵的婚礼时举行庆祝演出。您给我一天的考虑时间，亲爱的莫扎特！我虽然很得意去挥动我这支并不太笨拙的笔，但这一下子确实多了些。”

“《塔拉》您很快就能够脱手，”莫扎特说，“那不过是一项翻译！”

“，不是这样，莫扎特先生！《塔拉》完全和《费加罗》一样，有着政治倾向和哲学倾向，博马舍像是摆脱不掉这些。为了适合

维也纳，必须把习们干干净净地梳掉。萨列里是一个非常难处的人，和他合作可不像和您那么容易！再者，《迪亚那的树》还有好些事要做。这是一个魅人的题材，香艳，但并不淫荡！”

“马丁会给您配上合适的香艳的音乐的，”莫扎特说。“那明天我们再谈好了。上帝保佑您，神甫先生！”

达蓬特摇铃，那位缪斯出现了，领莫扎特走了出去。莫扎特在家读了贝尔塔蒂的脚本，证实了他从达蓬特简短的叙述中所猜想到的。开头和结尾的几场设计得完全符合舞台的需要。但是在此中间所发生的，却是毫无计划的和拙劣的反来复去，从整体上必须重新改作。

达蓬特不需要二十四小时的考虑。就在他同莫扎特谈话时他就十分清楚了，这部《唐璜》是一部多么精彩的歌剧题材。它必须由一个真正的诗人来处理，而这个真正的诗人就叫做洛伦佐·达蓬特。翌日，当莫扎特退还给他脚本时，神甫声称，他准备合作。

“我将一下子写三部歌剧！”他骄傲地说。“在我写《迪亚那的树》时，我在想着彼特拉克，在写《塔拉》时想着塔索，在写《唐乔瓦尼》时想着但丁的《地狱篇》。”

“您的同胞贝尔塔蒂，”莫扎特说，“已经给您准备好了地狱。现在，敬重的神甫先生，您首先该关心的是尘世！您给我把安娜小姐写成这部戏的女主角，唐乔瓦尼是她相称的一个对手！贝尔塔蒂出色地把安娜带出了场，可她不应当在修道院的阴暗消失，不应当把复仇的事交出手去！——唐乔瓦尼呢？看在上帝的分上，您不要把他写成一个普通的流氓，一个道德败坏的家伙，把他送到劳教所呆一辈子。您把这样一个人放到舞台上，一种巨大的、永不熄灭的情欲把他从一个女人驱到另一个女人，天性判定他永远是同样的欲求，永远是同样的经历，永远是同样的不满足。他一定有着某种精灵的东西，某种超人的东西！您懂得我的意思吗，我最尊

彼特拉克（1304—1374），意大利著名诗人。——译注

塔索（1544—1595），意大利著名诗人。——译注

敬的神甫？”

达蓬特聚精会神地倾听。——“我懂得您的意思，”他说。“我还没有从这方面去看唐璜，——我的本性中很少有这种东西，哈哈！呐，您给点时间，会弄出来！”

“时间？”莫扎特叫了起来。“您要求多少时间？我们没有时间！我要开始！”

“呐，大师，”神甫回答说，“头几场戏您一两天就能拿到，贝尔塔蒂的基础很好。我只要把它弄成像样的诗就行了，这很快。这样您就有好大一块面包去嚼一两个星期。其他的也就会完了。”

莫扎特并没有从布拉格带回多少钱，因为在那幸福的几星期里他大手大脚，毫不节省。一七八七年的四旬节，他举办音乐会的收入比过去几年都少得多。这样在此后的时间里他主要指望教课和出版商的稿酬收入。与他打交道的是些精明的商人，他很少不在商业上吃亏；那些肯定会获得成功的作品经常被别人翻印，没有法律给以保护。——莫扎特直到现在还没有很多学生，这样他从教课上得到的收入并不很多，他看到，他必须比从前教更多的课。教堂巷的那座漂亮的，但却昂贵的住宅退掉了，换成了郊区公路旁的一座小的便宜的住房。这次搬迁并不坏，因为新住地有一个庭园，差不多三岁的小卡尔可以在里面玩耍；若是有兴趣和本事的话，也可以种些水果和蔬菜。这儿，在几乎是乡间般的寂静中工作肯定比在嘈杂的城中心要好得多。

若是没有金钱上的拮据就好！在他们结婚的初期，莫扎特就已经领教过这种滋味；但那时两个相爱的人儿很容易熬过去。后来条件改善了，收入也多了，不需要锱铢必较，习惯于花钱时大手大脚，这样什么也没剩下。因为莫扎特还年轻，那时前途一片光明。可现在灰白的忧愁女人突然进入家中；他甚至被迫看到，得向一个要好的名叫普赫贝格的商人，一个音乐迷，先借一笔较大的债务。

除此还有一种新的精神上的压力：在几个月以前，莫扎特的父

亲开始患病。可南希·斯托拉切从萨尔茨堡写信来说，她遇到他的父亲，身体和情绪都很佳。此后不久，姐姐就写信来，说他的情况又变坏了，他现在卧病在床。莫扎特经常怀念他的父亲，尽管他屡次遭到他的误解和伤害，他曾计划把父亲接到自己这儿，让他度过一个美好安宁的晚年。作为他从他那儿得到的善和爱的报答。可现在命运像是也要从他这儿把这种快乐剥夺掉。

恰巧在这时候，有一个新学生到莫扎特这儿来了，这是他的老庇护人马克西米利安大公爵、现在的科伦大主教派来的，为此给了他一笔可观的酬金。大公爵在信中写道，这是他的第二管风琴师，年轻的路德维希·贝多芬。据有判断力的人称，这个人有巨大的才能。他本人经常为他所演奏的钢琴和管风琴而惊奇，他也写了各种曲子。这个年轻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孩子，因为他才十五岁或十六岁，确切的年纪人们不清楚，有着一一种特殊天赋，值得由莫扎特对他施以进一步的教育。——当这个新学生到莫扎特这儿报到时，莫扎特立即认识到了一种使他惊异的才能，它要求作为老师的他有高度的责任感。但他也知道得很清楚，从根本上说，他不是一个好的老师，倘若不是上纯粹的钢琴课的话；讲授和声学、对位法的那些干巴巴的规则他从来就不在行。但年轻的贝多芬要知道的恰恰是这些！偏又赶上《唐乔瓦尼》！

达蓬特在此期间交给了他开头的几场，它们一部分是逐字照抄贝尔塔蒂的脚本。莫扎特迫不及待地动手工作，好像他的守护神早就翘首等待这个题材似的。至于以后的几场，他从一开始就没敢对它们能保持同样的高度抱有希望，因为他熟悉这位诗人。但是他拿到手的却很糟。我该为这种东西谱曲？莫扎特在想。这我没法写！——当他这样思忖时，最后一场又使他入迷了，他知道：我必须为它谱曲！——他找到达蓬特，说出他对脚本的想法。达蓬特先是感到惊讶，因为他以为莫扎特要把脚本退还给他。可随之他就明白了，他不需为此担心，莫扎特已同这部歌剧结下了不解之缘。

“敬重的大师，”他感到有些受到伤害，“看来您对我的功绩也

许有点儿低估了吧！我相信，您不会轻易得到另一部脚本，它的形象会在这么高的程度上满足音乐的需要，就像这部《唐乔瓦尼》一样！如果我的脚本不合您的要求，那您就把它退还给我！会有一打作曲家来抢呢。但是要我改动，小地方除外，那我不能，也不愿意。我还得写另外两个脚本！再者，对您说来也太晚了。在五个月内上演一部新歌剧，您有一大堆的工作要做，这您知道得比我清楚！好了，您要《唐璜》还是不要？”

“好！”莫扎特说，“我要！我要给它谱上这样的音乐，让任何一个魔鬼也不会重新认出这是您的玩艺儿！上帝保佑您，神甫先生！”

回到家里，他的妻子相当严厉地责备了他，因为他让从波恩来的新学生白白地等了好长时间。科伦的选帝侯把他的管风琴师送到维也纳莫扎特这里来，可第一堂课老师就不在。孩子等呀等呀，变得十分不高兴。为了安慰他，她让他把那首大型的C小调幻想曲带回家去，叫他明早再来。还有他把一首自己的作品留了下来。

莫扎特对此事深感歉意。他决心不使孩子对他的虔诚的期望落空，他要为他完全忘掉《唐乔瓦尼》！尽管这时在他的耳际响起了石客沉闷的脚步声，他正走下楼梯到唐乔瓦尼的餐室去。莫扎特把脚本摆到一旁，拿起他新学生的乐曲，这是一首钢琴四重奏。随着独奏的降E大调柔板引子是一段降E小调的快板。莫扎特不由得微笑起来。若是他在十五岁的时候写一个降E小调的乐章，标上六个降号，他的父亲会很好敲打一顿他的手指头的！为什么要给自己、给演奏者毫无必要地把生活搞得如此沉重呢？人们用降E小调表现的，也能很好地用E小调或者其他的带有少一些升降号的调来表现嘛！可若是他建议使用一个完全愉快的调时，他相信会从孩子的眼睛里看到不驯的目光。整部作品是一部完全合格的天才习作。莫扎特的心又变得沉重了，给这样一个火暴脾气的年轻人上课该是一种怎样的责任呵。对这部作品的批评和修改，不就是要把不符合作者性格和年纪特点的东西硬加于人嘛。

只上了几堂课之后，莫扎特就看出来了，给年轻的贝多芬讲

课，从学生的意义上来说，部分是多余的，部分是不可能的。说多余的，是指钢琴演奏，这个孩子早已达到了这一步：他能成为他自己的教师，最轻柔的触键也毫不困难。说不可能的，是指给孩子上通常的理论课。他无法再集中精神，把他的思路从《唐乔瓦尼》那儿摆脱开来。再说他也知道，这样的理论课根本不是一个天才要做的事，而最好是留给那些小才子们。于是他的指点仅限于让贝多芬弹奏他自己的钢琴作品，并同他进行讨论。在这过程中，他越来越感觉惊奇并理解到，贝多芬对他的音乐感受和领悟是多么深刻。莫扎特经常觉得，似乎命运把这个孩子送到他这儿，成为他的一个继承人和后继者，他必须把他艺术中最好的和最神圣的部分交给他。——正因此，当贝多芬在一两个月之后不得不再返回波恩时，老师和学生都更为痛苦。贝多芬深深热爱的母亲患了重病，如果去世的话，他必须留在波恩，使他的年幼的弟弟有所依靠，而这是他们从父亲那里得不到的。

在这同时，一七八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副乐长莱奥波德·莫扎特逝世于萨尔茨堡，终年六十八岁。虽然沃尔夫冈对此有所准备，但他还是深深地震惊。他忘掉了所有他对父亲感到的怨恨，忘掉了父亲给他生活带来的苦恼。这一切毕竟是出之于爱，出之于深沉的、深沉的爱呵，这种爱从儿子生命的第一天起就环绕着他，使他后来成为他本人存在的中心。他的生命的意义已经实现了。他还看到了儿子的成就和幸福。也许，莫扎特思忖，他死得正是时候！

九月初，《唐乔瓦尼》近于完成，只需要最后的润饰就行了。像往常一样，莫扎特要顾及个别歌唱演员的特点，这样就要前去布拉格。康斯坦策要在十二月分娩，莫扎特想最好留她在家，但她声称，他不能提出这样的要求。在维也纳他越来越受到冷落，她要看到他再次受到热烈的欢迎，否则她最终会失去对未来的信心。莫扎特对此不能拒绝，尽管他猜想得出，康斯坦策还有其他的用意，即对杜赛克夫人怀有嫉妒心。这次就是她邀请他的，并要住到她在布拉格附近的庄园里。于是小卡尔又一次被送到外婆那里，韦

伯夫人在这种关系上至少表现出了一个完全有利的家庭依靠。这对夫妇第二次登上了前往布拉格的车辆。

莫扎特在前一段时间做了多少繁重的工作呵。在不足四个月里，他完成了《唐乔瓦尼》的数量众多的乐谱。他用一种真正神圣的音乐把达蓬特的荒诞不经的脚本溶和成一部艺术作品，人类对它的欢迎会延续到几个世纪，对此他深信不疑。他可以在这几天的旅行中好好休息了，他很高兴带了妻子同行，否则就很少有时间能整天地陪伴着她。她有身孕，这是他的一个很有利的理由去命令车夫走得慢些，这样可以延长这次行程。

马车穿过秀丽的田野，上面是淡蓝色的秋日天穹；马车穿过昏暗寂静的森林和广阔的收割过庄稼的土地，时而上山，时而下谷，时而在坦平的大路上驶行，路两旁是些难以结实的果树；马车穿过城市、乡村，越过河流、小溪。莫扎特用饥渴的眼睛在饱览这自由的神圣的大自然的美景，这是大城市和工作使他无法领略到的。当车辆到达波希米亚地区时，沿途有各种各样的行人。莫扎特有时让车停下，招来一个弹琴的或一个拉小提琴的，让他演奏一小段曲子，朝他的帽子里扔一两个克罗采。

杜赛克的庄园伯特拉姆卡位于伏尔塔瓦河左岸。这样；到了布拉格之后，还要穿越饱经风霜的老城，途经万桥之王的查理大桥。到达查理大桥时，莫扎特又让车停了下来，以便悠闲自在地饱览河流和城市从这里呈现的景色。伏尔塔瓦河的右岸和左岸有两座傲然的塔楼作为大桥的警卫者立在那里，桥呈缓缓的弓形，雄伟、壮观，上面雕塑有各种各样的肖像，它横架河上。泛起泡沫的波浪在击打着它那石制的桥墩。洛伦狄斯山的山坡用树木的绿色装饰起来，它一直延伸到谷底，城市这一地区的屋脊的海洋生机盎然地突现出来，维特教堂高高地耸立，它的金黄色的塔楼圆顶在阳光里闪闪发亮。

“去年冬天我已经欣赏过这里的景色了，”莫扎特说，“但现在夏天，一切都郁郁葱葱，生气勃勃，它显得更美了。若是在维也纳，多瑙河在我们下面，就像伏尔塔瓦河在布拉格这样就好了！”

车慢慢地驶上查理大桥，从那些灰暗的圣者石像旁经过，它们几个世纪来在这儿俯视着人群，提醒他们去追求更为高尚的生活。随后马车穿过奥耶茨特门，重新向城外驶去，沿着通向比尔森的乡间大路，经过了布库伯爵的漂亮花园和斯米晓村，直到达一条古老栗树的林荫道，驶向从大路分出的小道，直通向伯特拉姆卡。在一片葡萄园脚下有一所二层主楼，四周由墙围了起来，里面有一个精心侍弄的秀丽的花园。边缘长有果树和蔬菜的田畦及温室，附属建筑，田野和草地，使整个庄园成为一处可观的领地。马车穿过好客的敞开的大门直驶入庭院，停在楼前的台阶旁，这台阶沿着挂满青藤的住房通向两边。这时杜赛克夫人飞速地走下台阶，正来得及拉开车门。“沃尔夫冈！”——这使康斯坦策的心猛地被刺了一下。最好这个女人扑到她丈夫的怀里去，这样就不难看出他俩的关系了。杜赛克先生也一拐一拐地来了，用亲切的词句对客人的来访表示高兴。

“康斯坦策夫人有身孕不怕长途跋涉？”杜赛克夫人说。

“做妻子的得跟着自己的丈夫呵”。康斯坦策回答，这听起来像是一种警告。杜赛克夫人惊讶地望着她。

“女人认为，”莫扎特说，“若是她同做丈夫的分担了恶劣的日子，那也要求分享美好的时光。我们希望在布拉格能有这样的幸福！”

“我们大家对此都深信不疑，”杜赛克先生说，“在《费加罗》之后，人们都急迫地期待着莫扎特的守护神！”

“现在别谈论什么守护神了，”莫扎特喊道，“否则我又要忘乎所以了！”他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两块糖果，塞到两匹马的嘴里，高兴地看着马儿如何快乐地咀嚼它们。随后人们进入房内。给客人准备了两个房间，从窗户可以望到山谷和古老的多塔楼的布拉格城；绿色墙帟和大理石围起的壁炉使房间显得十分舒适；一架钢琴和一个大的写字台用来工作。一束玫瑰花使房间溢满了它的芳香。

“这儿好极了！”莫扎特快乐地喊道。他在房间里转了一圈，望

着挂在墙上的油画，打开钢琴盖，弹了一两个和弦，然后满意地重新又阖上，走到窗前，赞美秀丽的景致，终于说道：“若是现在我有一杯咖啡的话，那我所有的尘世愿望就满足了！”

“咖啡马上就有，”杜赛克夫人说，“我们在下面庭院里喝。如果您们都安顿好了，就下来！”说完她就走了出去。

“呐，斯坦采，”当只留下他和他的妻子时，他说道，“怎么啦？你怎么啦？你不喜欢这儿？”

“我喜欢，”她回答说，“但是我求你，沃尔夫冈，在女人面前注意些！你是知道的，你的父亲怎样谈论她！”

“是同什么伯爵啦——呐，他叫什么？我的上帝，这与我们有什么相干！”

“一个这样的女人，”康斯坦策说，“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我求你，沃尔夫冈，你要留神！”

“斯坦采，你认为，她要动我的脑筋？这样一位漂亮的、标致的女人，只要一使眼色，那她每个指头都会有六个同样标致的骑士围上来！”但是，当他说这些话时，他又一次感受到了十年前他和这个漂亮的女人的接吻。那时是在海尔布隆，她遇到一阵急风骤雨时，他们正在演出《帕修斯》和《安德洛墨达》。——“呐，斯坦采，别胡思乱想，把你的头发理一理，我们要下去了！我太想喝咖啡了！”——他狠狠地吻了她一下，围住她的腰，正要把她像跳舞时那样转一个圈，突然想到她有身孕，于是放开了她。

在房子后面，在一棵老菩提树下，桌子已摆妥当，一个身穿民族服装的波希米亚女仆端来了咖啡，杜赛克夫人把咖啡倒进迈森出产的花磁杯里。

“为了这样的咖啡我可以出售我的永恒的幸福！”莫扎特说，他喝了好大的一口。“生活中的一切我都可以放弃，但不能放弃咖啡，因为它使我充满了工作活力。”

杜赛克夫人审视地看着他。她觉得他比一年半以前最后一次看到的消瘦得多了，苍老得多了。——咖啡过后他们在直延伸到葡萄园的庭园里转了一圈。从深绿中出现了一些白色的雕像和放

在石柱上插满鲜花的花坛。不时能发现几处隐藏在树丛中的僻静的空地，放有一把坐椅，也多半摆有一张桌子。

“这一切是您的王国，沃尔夫冈，”杜赛克夫人说，“没有人会来打扰您。”

在稍远的地方，随着栏杆登上去能看到远方的景色，他们来到四周围着梨树的一块空地，中间有一口抽水井。井口盖着一块圆形的木板，石砌的水井边缘十分宽大，大得能在上面放一本大书。

“泽菲夫人，”莫扎特说，“若是您能在这儿给我安放一张舒适的椅子就好了！这儿一定能很好的工作！”

路稍许陡直向上，他们来到一片葡萄园，顶端有一间小屋。乌什拉特堡的废墟呈现出一幅美景，在它后面是布拉格老城灰色房屋的海洋，直延伸到赫拉申和维特教堂。

“泽菲夫人，”莫扎特喊道，“我撤回请求！这儿才是我工作的地方！”——但是当他把目光转向另一个方向时，他看到下面山谷是中有一处大型的公墓。——“不，在《唐乔瓦尼》中我与公墓打交道得够了，让我们最好还是在井边那个地方吧！”

随后他还看了谷仓和畜圈，称赞了两头拉车的牛和五头奶牛。

“啊，斯坦采，”莫扎特喊道，“在乡村生活多么好呵，城市的人都是些多么可怜、可叹、可悲的家伙！粪堆上的公鸡肯定也是同样的看法！那里散发出一股恶臭！在你们这儿生活会健康一倍！”

“那好，沃尔夫冈，”杜赛克夫人说。“在《唐乔瓦尼》之后不要立即回维也纳！先好好休养休养！在我放走您之前，您得在这儿给我养胖了！”

丰盛的晚餐表明杜赛克夫人说这话是认真的。莫扎特的胃口极佳，同时对精美的家庭用具十分赞赏，对燃着多只蜡烛的花冠形灯台由衷地高兴，灯光在雕花玻璃杯上熠熠发亮。他也同样对杜赛克夫人的等高肖像画加以赞美，这幅像是安东·格拉夫受选帝侯委托在德累斯顿画的。从画上可以看出，这位著名画家是怀着什么样的爱来进行这项工作。晚饭后，康斯坦策早早上床了，她现在需要休息，长途旅行使她感到十分疲劳。她很想她的丈夫能陪着

她，可他解释说，他根本就不累。呐，毕竟还有杜赛克先生在场嘛！——可杜赛克先生不久也回房了。

莫扎特不由得想起他父亲向他讲述的关于这对夫妻和那个叫什么伯爵的第三者的事情：杜赛克恭顺地承受着这种无法改变的命运。为什么这个岁数大许多的、跛脚的人要和这个年轻貌美、有吸引力的女人结婚！呐，现在莫扎特本人单独地和这个虽不再十分年轻，但依然风姿绰约、妩媚动人的女人坐在一起，喝着一瓶莱茵美酒，它像烈火般地涌进他的血液。不，必须立即牢牢地控制住自己！于是他建议，去拿他的乐谱，给杜赛克夫人弹点《唐乔瓦尼》中片段。可她说，若是现在还弹琴，康斯坦策就不能入睡。——那就不弹音乐了，不过他要在读乐谱时向她解释。不等她同意，他就轻轻进入他的房间。杜赛克夫人立起身，来到一面镜子前，观察了一会儿她自己的影像。随后她笑了，重新坐到她的老位置上。莫扎特带着乐谱回来。她把他的椅子拉到自己跟前。他翻开乐谱，开始叙述，开始解释，并轻轻哼唱了起来。第一场中的阴森可怖的事情爆发了，骑士和唐乔瓦尼挥舞起的宝剑一下子就斩断了美丽的约瑟法·杜赛克用来捕捉她的客人的编织物。

《唐乔瓦尼》序曲还一直没有落笔，邦迪尼、瓜尔达索尼、库哈尔茨、经理、导演和乐长为此催逼，一再地催逼，但却一直没有结果。

那是彩排的前一天。天气一直美好、暖和，杜赛克夫人的庭院里，阔叶树的树冠依然丰满，朝着天空闪闪发亮，人们还欢喜待在户外，怀有这样的感情：晚秋中这样的丽日意味着大自然的稀有的馈赠。人们正要在菩提树下享用下午的咖啡时，一辆车辚辚而来，从车里走下来音乐总指挥库尔哈茨，还有在《唐乔瓦尼》的女声三重唱中分别饰安娜·埃尔维拉和泽莉娜的女演员特蕾莎·萨波里蒂、卡泰里纳·米切利和卡泰里纳·邦迪尼。她们一个跟着一个来到莫扎特身边，缓慢地、庄重地行了一个深深的宫廷礼。然后她们挽起胳膊，三个人微微颌着，唱起了一首轮唱曲，这支曲子只有一个词儿：“序曲”，谱得很美。乐队总指挥同三个女人前来就是为了

用这种好玩的，但也是催逼的方式来提醒莫扎特，该给《唐乔瓦尼》谱序曲了。这次莫扎特极为郑重地答应了。但是，当拖长了的喝咖啡时间一过，莫扎特还是没有想到去工作。他放肆而快乐地玩着各式各样的恶作剧，说着顺口溜，最后把这群人拽到把观赏花圃和果树园分离开来的九柱戏球场去。很自然的，这几位客人被邀请吃晚饭。饭后杜赛克先生举行了舞会。当莫扎特回到房内，坐在写字台前想写序曲时，已近午夜。他为此向杜赛克夫人要了一瓶潘趣酒；由于他感到十分疲倦，他请康斯坦策留在身边，并给他讲点什么，好使他清醒。

“沃尔夫冈，”她说，“你这样是不能作曲的呀！”

“我现在是不想作曲，宝贝！感谢上帝，序曲早就在我的脑子里了，若是我对墨水和羽毛笔不是那么憎恶的话，我早就写下来了。可现在只得如此。”——他喝下了一杯潘趣酒，开始写了。

“我该给你讲什么呢？”康斯坦策问，“我什么也不知道！”

“呐，你就想我是小卡尔好了！有时你给他讲童话嘛。那给我也讲一个好了！也许是灰姑娘的故事！你知道，斯坦采，那时在‘神目’里，好长一段时间我就觉得你是某种类型的灰姑娘！”

“那好！”康斯坦策说。“从前有一个富人，他有一个妻子和惟一的一个女儿，女儿长得美丽，为人善良。可妻子患病死去。一年以后这个人娶了第二个妻子，她是一个寡妇，有两个女儿，这两个女儿长得也很美丽，但是骄傲，心肠太坏。”

莫扎特振笔疾书，他不时喝一口潘趣酒。随后羽毛笔又在五线纸上飞快地滑行，但不久他的眼睛就睁不开了。

“这个狠毒的后娘，”康斯坦策讲，“把一碗豆子倒进灰里，对她说：‘若是你在一个钟点里不把它们挑出来，那你就不许去参加舞会。’——耶稣！这个人睡着了！沃尔夫冈！你得写呀！”他一怔，又醒了过来；他深深地打了个哈欠，并且哈欠又上来了，当他试图继续写下去时，“灰姑娘”，康斯坦策接着讲，“到庭园里，喊道：“小鸽子，快来帮我挑豆子！把好的挑到碗里，坏的吞到肚里！”

莫扎特放下了笔。——“斯坦采，不行，无法再硬挺下去了！”

现在我们睡一个小时，然后就有劲继续干了！”——他脱下鞋和上衣，躺到了床上。康斯坦策学他的样子，一两分钟后，这对夫妇就沉入睡乡。当第一只公鸡啼叫时，莫扎特醒了过来，狠狠地咒骂自己睡过了头。一两个钟点之后，序曲完成。到彩排时，抄乐谱的刚好把各个声部的分谱抄完，正好对付着演奏。

翌日，十月二十九日，《唐乔瓦尼》举行了首次演出。早在开始前一小时，正厅和楼座已无虚席。当莫扎特出现在指挥台上时，成千只手挥动起来向他表示欢迎；他向各个方向致意。随后他举起了指挥棒，随着第一个有力的D小调和弦，通向另一个世界的大门打了开来。石客，那个死者立在那儿，高高地耸立在那儿，被阴曹的恐怖笼罩着。但是生命，一种被精灵的激情狂暴般鞭策着的生命闯了进来。于是两种敌对的力量对峙着，无法和解，在准备搏斗。戏剧开始了，幕布升了起来。——三个小时后，当幕布最后一次落下来时，唐乔瓦尼结束了他在舞台上的行程。这次成功是如此辉煌，它把他的布拉格朋友们的期待远远抛到了后面。

沉重的时刻

当莫扎特返回维也纳时，已是十一月中旬了。路易丝来迎接他，她带来了德国歌剧团终于解散了的消息，它的所有成员都被解雇。在同一个月里又传来了第二个坏消息：克里斯托夫·格鲁克逝世。莫扎特只和极少几个人有着同格鲁克那样的友谊。格鲁克是个孚有众望、受人敬重的音乐家，他本人在维也纳直到最后都不懈地努力，支持莫扎特在宫廷得到一个职位。

突然，莫扎特又一次痛苦而清楚地感觉到，他在维也纳是多么孤独，只有寥寥可数的人承认他。穷苦的、疲于奔命的生活又开始了，得为每天的面包操劳。不久演出《唐乔瓦尼》的希望眼下看来很渺茫，现在一切都围着萨列里转来转去。除了所有这些不愉快的事，又加上了房东解约的通知。房主说，他再不愿意老是跟在别人后面要房钱。这样，在一年中的最寒冷的时间又要搬一次家。

格鲁克死后刚过了不足三个星期，一天早晨，邮差送来一件封有皇家总监印漆的公文。莫扎特读了。随后他对康斯坦策说，声音有些颤抖：“快看，斯坦采，像是格鲁克死后还要为我做点好事呢！我被任命为他的继任人：宫廷作曲家。呐，现在我终于在维也纳有一个固定的、荣誉的职位了！”

“有一笔固定的收入了！”康斯坦策补充说。“感谢上帝！是多少钱？”

“一年八百古尔登。”

“可这不多呵！”她吃惊地说。

“格鲁克有两千古尔登，”莫扎特说，“可他是格鲁克，一个世界著名的大师！其他的宫廷作曲家也不超过八百，这我知道得很清楚。我们应该感谢上帝，斯坦采，要想法使我们的经济状况逐渐恢

复正常，你看如何？”

在回答的时候，她的嘴边露出一丝苦涩的表情：“一年八百古尔登这不等于是杯水车薪？”

“若是这样可糟透了，斯坦采！”

“当然糟透了，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们欠了多少钱？”

“我只欠普赫贝格的钱，”他回答说，“但肯定不超过两千！斯坦采，我们应当把这笔意外的年金看作上天的一种示意，它向我们喊道：孩子们，你们该理智些！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难道这与我有关系？”康斯坦策问道。“在我们结婚的最初几年里我费了多大的力气管家。但是你根本不支持我，沃尔夫冈！当我节省了一两个古尔登，你就又把它扔出去！你对钱根本就一无所知！想一想，你同那个斯塔德勒干的事吧！”

“我干了什么？”

“难道你真的不知道？有一次你意外收入了五十个杜卡特。斯塔德勒知道了，立刻装扮成一个正处窘境的角色，并说，如果你不给他五十个杜卡特的话，他就完蛋了！”

“难道我给他了吗？”

“没有，你没有给！因为你也没有钱。但是你给了他两只重银报时表，他把它们送到当铺，又把当票带给了你，并说不会忘了去赎回来的。”

“呐，他没有这样做？”

“他根本不想去做！而你又真的给了他五十杜卡特，以免当票到期失效。但是斯塔德勒拿到了钱，可却不去赎表，最后表也没有了。这样他就要了五十杜卡特，还加上两只贵重的表。”

莫扎特有些羞愧地望着地面。“斯塔德勒可是一个单簧管演奏家，”他终于说道，“是一个有趣的小伙子！”

“还是一个大骗子！一个我见到的最大的骗子，”康斯坦策加上了一句。“沃尔夫冈，他不过是众多这样的人中的一个而已！你不会让任何一个小钱存在家里，一有就抛出去！我还要再说一句：开始为了节省，我确实费了很大努力。可最终我对自己说：如果做文

夫的把钱从窗户抛出去，我这样做就毫无用处！再说，我生病也花了不少钱，可这是没办法的事。”

“好了，斯坦采，”莫扎特说，“从现在起我要改正，在花出每一个铜板时，要反复看它两遍！斯塔德勒再不会从我这儿得到一个杜卡特了！好了！我们喝杯咖啡吧！”

几天以后，莫扎特去胡浮堡皇宫谒见皇帝，感谢对他的任职。这次轮到他时，等了很长时间。他发现皇帝更加削瘦更加苍白了，他的脸孔显出一种使莫扎特感到陌生的阴沉表情。可当他看到莫扎特时，他的面容又变得明亮起来。

“我亲爱的莫扎特，您表示感谢！可这不必要！我早就愿意为您做点什么，但是您知道，我们必须节省，现在尤为重要。因此您的年金暂时也只有八百古尔登。亲爱的莫扎特，开头时这么多！为此您无法和格鲁克相比。我们希望不久它能提高！”——随后他问及《唐乔瓦尼》在布拉格演出的情形，并对它的巨大成功表示高兴。人们都在谈论，他说，莫扎特乐于迁往布拉格或者英国。于是他想用这个新的职位把他更加牢靠地留在维也纳。

“我希望，”莫扎特说，“新的职位也能给我带来相应的工作，使我知道为什么得到这钱”。

“您大概是指谱写歌剧的委托吧，亲爱的莫扎特？以后希望不会少的。在此期间，首先要演出您的《唐乔瓦尼》！”

“我可以希望在什么时间——？”

“您先让萨列里的《阿克苏尔》演完，在明年初。现在我得到前线去。”

“什么！陛下本人要——”

“对，可暂时您自己知道就行了！我希望很快就能取得胜利，打败基督事业的死敌。当我回来时，您要用《唐乔瓦尼》来迎接我！再见，亲爱的莫扎特！尊夫人如何？”

“我卑躬地感谢皇帝陛下垂问。她很好！”

“那孩子们？”

“到现在只留下一个男孩。其他的，生了，又死了。”

“那您比起我来还幸福些。若是我不能从战争中回来，那就既没有女人也没有孩子为我哀伤。”

“皇帝陛下，如果真有这种上帝不许发生的事情发生，那整个德国会像一个惟一的大家庭那样哀伤的！”

皇帝苦涩地笑了。“您真会说话，亲爱的莫扎特！呐，再见！”

一七八七年圣诞节前不久，莫扎特举家迁入布帛亭下街的新住宅里，几天之后，康斯坦策生下了一个女孩，她取了教母特拉特纳夫人的名字，叫特蕾泽。

二月底，爆发了俄土战争，皇帝启程前往战场。在此之前莫扎特还希望能以宫廷作曲家的身份为他的新职位做出些名堂，引人注目。可他只得到一次委托，为在胡浮堡皇宫举办的皇家化装舞会谱写舞曲。皇帝对这种舞曲非常喜欢，因为他把这看成使不同阶层的人相互接近的一个手段，甚至他本人也经常参加。因为这种化装舞会从属于宫廷剧院，于是宫廷作曲家们有义务提供舞会的音乐。莫扎特怀着乐趣和幽默感去从事这项新的异乎寻常的工作。每一支单一的舞曲都成了一首小型的杰作，它们彼此互不相同，有着丰富多彩的旋律和飘逸潇洒的典雅秀丽。

三月初，年迈的第一乐长邦诺终于退休。萨列里成了他的继任。他知道还能把《唐乔瓦尼》的演出推延一两个月，但他没有办法不服从皇帝的命令。与此同时，莫扎特还得克服同几个演员的麻烦。他信赖路易丝饰演安娜小姐，贝努奇和路易丝·拉斯基——现在是蒙贝利夫人——饰演莱波雷洛和泽莉娜，像从前饰演费加罗和凯鲁比诺一样使他高兴，阿尔贝塔雷利是个出色的唐乔瓦尼。但是饰演埃尔维拉的卡瓦列里又一次发现她的“流利的嗓子”卖不上力气，于是莫扎特为了讨好她，特给她写了一首新的优美的咏叹调。扮演奥塔维奥的歌唱家也提出要求，因而也得到了一首新的咏叹调，这支曲子虽然从音乐上看是珍贵的，但从剧情上却不适于插入。最后为了迎合维也纳观众对噱头的爱好，莫扎特还谱写了一场泽莉娜和莱波雷洛之间胡闹的和极为愚蠢的戏。五月七日，

演出了终于举行。反应冷淡，掌声显然更多地是为了出色的表演，而不是为了这部作品。作为这部作品的修改和增添的酬谢，莫扎特从维也纳宫廷剧院得到了二百二十五个古尔登。这就是全部。

这样，《唐乔瓦尼》也没有改善莫扎特的拮据处境。他经常不知道该用什么办法去弄到每天的面包，想起三年前的订票音乐会曾有过很高的收入，于是他想今年也采用这种办法。他写了一部很美的新的D大调钢琴协奏曲。像他早期的维也纳人十分喜爱的协奏曲一样，这部协奏曲也是旋律优美、欢快热情。这样的新作品为什么不能成功呢？他已准备为这些音乐会写一两部大型的交响曲，在为舞台写了《唐乔瓦尼》这部高水平的作品之后，他有着一种冲动，想重新创作交响曲。他把预订音乐会票的单子寄到他的朋友和庇护者家里，但仍然几乎无人问津。为写一部新的交响曲，他已有足够的乐思和旋律，只是到现在还没有形成一个大的整体。生活上的困难妨碍了这项工作。迁入布帛亭下街的新住房看来是个错误，此外它还那样昂贵。于是莫扎特一家在六月又一次搬迁，新家在阿尔塞郊区的货币大街。这所房子有一个花园，取了很美的名字：“三颗金星”。莫扎特的钱刚够付搬运家俱工人的工钱，再没钱赏给体面的小费。工人们对着三颗金星说些不中听的双关语，不满地走了。全家人草草地吃了点东西，随后两个孩子被带到床上睡觉。“你也去睡吧，斯坦采，”莫扎特说，“我还要给普赫贝格写信。”

“你又要向他借钱？”

“我只能这样！除此还有什么办法？”

这期间天色暗了下来。莫扎特点起蜡烛，坐在写字台前，写字台就在房子中间，这是搬运工人安放的。他拿出纸、墨水和羽毛笔，开始写道：

“您是我的真正朋友，您把我看做一个诚实的人，这种信念鼓励我对您敞开心扉，向您提出我的下述请求。如果您对我怀有爱和友谊的话，那请您在一或两年内支持我一或两千古尔登，按通常的利息计算，这样您就帮了我的大忙了！第一，我就能较容易

地应付这段时间的必要支出，而目前我只能推迟付钱，随后就经常是必须把我的全部收入一次付光。第二，我可以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地工作，由此会赚到更多的钱。由于您的稳重，我不相信您有什么疑虑。您大概知道，我的为人和我的思维方式。——如果您在短时间内不能事出这笔数目，那我请求您，至少明天先借我一两百古尔登，因为我的房东太不通融了。为了避免发生不愉快的事，我必须立即付钱，这使我陷入非常狼狈的境地。我们今天第一次在新居安眠。从根本上说，我觉得都一样，这儿不比老地方好多少。反正我在城里没有多少事可做，这儿没有许多来客，我能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如果我得自己去办事——这种情况很少——那就花上十个铜板乘马车进城。这所房子比较便宜，在春夏秋季也比较舒服，因为我也有了一个花园。请您把我的信看作对您充分信赖的真正标志，您永远是我的朋友和兄弟，如同我直到死也是您的朋友和兄弟一样。”

莫扎特发出一声轻松的叹息，把笔从手中放下。他多么羞愧，不得不写这样一封求乞信！难道这是他的过错吗？他不是日以继夜地工作？是呀，难道他不是清楚地感觉到，他得工作到慢慢死去吗？伟大的上帝，他想，如果我不能给亲人带来像样的食物和住处，那你为什么赐我以音乐，而不把它赐给另外一个人？如果你能给我少一些才能，那我就能成为音乐王国中的一个才子，我也就能成为当世的一个伟人，满意我自己的一切，生活得无忧无虑，大家都感到幸福。而现在我创作那些几个世纪之后才有用的作品于我有何益处？

他走到敞开的窗户前，深深地呼吸着夏夜温煦的空气。为了不惊醒康斯坦策，他和衣而卧，躺倒在沙发上，很快就沉入睡乡。

莫扎特的求援并不是没有反应；普赫贝格立即送来了二百古尔登，并表示遗憾，目前不可能更多了。莫扎特很高兴，至少燃眉之急可以解救了。当木匠和糊墙工人还在修饰住房时，他就狂热地投入创作，从《唐乔瓦尼》之后，他还一直没有这样勤奋过。

普赫贝格的两百古尔登很快就从他的手指缝中漏走了，而计

划中的音乐会又不得不放弃，因为预订票的名单上几乎空无一人。于是他又一次向普赫贝格乞求救助。“我一直相信，”他在六月二十七日的清晨写道，“这些日子能亲自进城，对您所表示的友情登门拜谢。可我却老是下不了决心去见您，因为我不得不坦率地承认，我无法很快偿还您的借款，必须请您容我一段时间。您的境况妨碍您能如我所希望的那样给我以支持，这使我极为心焦。——我现在的状况是，我必须弄到钱。但是，我的上帝呵！我该去求谁呢？除了您没有别人，我的好人！您至少为了我们的友谊，能为我从另一条途径筹到钱！——我愿意付利息，谁能借给我？我相信，我的为人和薪金足以为我担保。我很遗憾自己陷入这种处境。正因为如此，我希望有一笔较大的数目，偿还的时间也较长一些，这是为了不致于再度出现类似的处境，如果您不能帮助我，那我就失去了信誉和借贷能力，而这是我希望保留下来的惟一之物了。我这一切都依靠您的友谊和兄弟情分，信赖地期待着您能给我出主意，想办法。如果我的希望得到满足，那我就能自由地呼吸，因为我将能够使一切进入正轨，并保持下去。请您到我这儿来作客！我一直在家。住进这儿十天，我工作得很多，比在老地方的两个月所做的还多，如果我不那么经常地受如此灰暗的念头——我得费力地把它们排除掉——缠绕的话，我会生活得更好一些，因为我住的舒适、愉快、便宜。我不想再长时间用我的废话来打扰您，而是沉默和希望。”

他把信封上，交给女仆发出。“乐长先生，”她说，“我是不是该去请医生？女主人虽说并不要紧——”

“怎么啦，艾丽丝？究竟出什么事了？”

“小雷泽尔的情况不怎么好！”

他匆忙地奔入卧室，一进门康斯坦策就醒了，她打了个哈欠，伸了个懒腰。

“斯坦采，雷泽尔怎么了？”

“沃尔夫冈，你吓了我一跳。什么雷泽尔怎么了？我的上帝，会怎样呢？消化不良，婴儿在夏天都容易犯这种毛病。”

这时他走近摇篮，当看到他的小女儿陷下去的满是皱纹的脸时，他惊恐起来。——孩子从昨天就病了，康斯坦策继续说，她没有告诉他，以免妨碍他的工作，再说情况并不严重。——他立刻派女仆到医生那儿去。

医生答应来，但白天过去了，他还没有照面。这期间莫扎特和康斯坦策轮流守在摇篮旁，他使孩子塌下去的身体保持湿润温暖，并试着喂她热茶，看着她的生命在慢慢地消失。莫扎特对这个孩子怀有深沉的爱。当死亡夺走了他的两个刚诞生不久的男孩之后，他几乎确信无疑，这个女孩会活下来，并成为他老年时的欢乐。但是，他已心甘情愿地听天由命，早就有了预感，他必然会失掉她。这样，事已至此，他也就不再感到惊慌了。我根本就不该结婚，不该生孩子，他想。他曾多少次这样想过！——可怜小雷泽尔！他弯下身俯视孩子，谛听一会她的呼吸。随后他轻轻地立起身来，走到桌子旁，点上灯，拿出纸和铅笔，开始写一部新交响曲的第一乐章。众星已开始暗淡，欧鸽鸟在庭院窗前还半在梦中就唱出了甜蜜的歌。天越来越亮了，太阳升了起来，莫扎特还一直坐在他孩子的摇篮旁，不停地写着，他完全脱离了这周围的世界。

康斯坦策走了进来，她刚下床，还披着睡衣。

“早安，沃尔夫冈！孩子怎么样了？——，上帝，她要死啦，我可怜的雷泽尔！你就这样安心地坐在你孩子的身边作曲？”

她的头几句话令他一怔，他惊得丢魂似地朝摇篮望去。

“沃尔夫冈，难道你一点都不爱你的孩子吗？呵，上帝呀，你关心的只是你的音乐！你对你的家毫不关心！若是我们都死了，那你才高兴得很呢！”她悲哀地去给孩子准备换一套新衣服。

莫扎特对她的责备一句话没说。最好他能立刻离开房间，但是他得先把手稿从康斯坦策面前拿走，稳妥地保存起来。有一次她在类似的火头上把他的乐谱撕得粉碎，在这种情绪下，她把这些乐谱看成势不两立的情敌。

将近中午时分，莫扎特的小女儿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这是他迁进“三颗金星”新居的第十二天。

不久医生来了。他草草地看了看死了的孩子，并好心地责备了莫扎特几句，因为他没有更早派人到他那里去。若是那样的话，孩子肯定会得救的。随后他很快又告辞而去。

两天后，莫扎特独自一人跟在一口小小棺材后面前去公墓。康斯坦策解释说，她生病，要躺在床上。是呀，她的情况最近一些日子变得越来越严重了。每当她的丈夫进入房间，她就闭起眼睛，喘着粗气，在床上翻来滚去。嘟囔说，她的头要裂开了，痛得她再挺不下去了。又去请来医生。医生说，这是严重的神经衰弱，建议到附近的巴登去进行一次疗养。这当然又得需要钱。但莫扎特说，如果需要疗养，那就应该疗养，其他的一切都可以想办法解决。随后，他把一大部分银器包在一起，前去当铺。一两个小时之后，他返了回来，把三百古尔登放在康斯坦策床前。康斯坦策听到这笔钱是怎么来的，显然大吃一惊。但她随即又被他为她的健康而做的牺牲所感动，并安慰自己，下一次拿到薪金时把这些银器赎回来。一两天后，这对夫妇前去巴登。很快为康斯坦策找到了合适的住处，当晚莫扎特独自一人返回“三颗金星”。对他说来，这个名称有了它的意义：他现在写的三部交响曲，应当像三颗金星那样在他的作品中闪闪发光。

紧跟着的是一段美好的日子和安静的不受干扰的创作。小卡尔安静地在庭院里玩耍，女仆照料家和做饭。从康斯坦策离开之后，一切井井有条，舒适平静！这个吵吵嚷嚷的女人，就是这么个脾气；她也确实是严重的神经衰弱！在她到达巴登之后，他就不想知道这一切了。她变得快乐，情绪极佳！呐，这更好！她会更快地康复。糟糕的是，他得给她带上大部分现钱，这就使他很快又陷入窘境。普赫贝格又一直没有音讯。这样，莫扎特决定再次向他告贷，为了使他对她放心，他在信中附上一张条子，把当铺的当票作为抵押。可普赫贝格又把当票退了回来，附来了一百古尔登。

在这段困难的时间里，一部新的交响曲，即G小调交响曲，由于日以继夜的工作，进展得十分迅速。它是一部最阴沉，但也是莫扎特写过的最豪放最狂暴的作品。他毕生的交响乐事业的最后乐

章，他对上帝给予他的创造力的赞歌，就这样打开了通路。用灿烂的C大调写就的第一乐章凯旋般地响起，随即升向明亮的高度，在强有力的终乐章里，莫扎特怀着威严的崇高情感唱出了通过艺术而得到解救的颂歌。

八月十日，莫扎特写下了C大调交响曲的最后一个音符。几天以后康斯坦策从巴登返问。她看起来容光焕发，严重的神经衰弱得到了极好的疗养。只是这个漂亮的巴登费用比较昂贵，带去的钱几乎花个精光。但是女仆用钱却十分节省，这个月还剩有一笔很大的结余。

“ 这整个时间里你根本没有休息，沃尔夫冈！”

“ 我在工作，”他说，“也许在我的一生中还没有这样工作过！”他打开乐谱柜，拿出三部总谱来。“你看，斯坦采！一部交响曲，又一部交响曲，还有一部交响曲！”

她拿起一本又拿起一本，飞快地翻阅。“我的上帝，你这么勤奋！什么时候演出这些交响曲？”

“ 遗憾的是暂时还不能。我没有足够的预订票的名单。”

“ 那你写这三部交响曲的时间不就白费了，完全白费了吗？”

“ 如果你要这样说——”

“ 什么，如果我要这样说？”

他耸了耸肩，沉默不语——“你知道吗，”少顷之后他说，“路易丝被解雇了？”

“ 这是卡瓦列里搞的鬼！”康斯坦策喊道。“她向萨列里施加压力，萨列里又向罗森伯格施加压力！”

“ 是这样的，”莫扎特说，“有人到前线向皇帝报告，说得解雇她，因为她的嗓子坏了。可怜的路易丝！她变得消沉起来！”

“ 朗格家得要节省啦，”康斯坦策说。“他们一向大手大脚。路易丝每年收入一千六百古尔登呢！”

“ 作为这部分损失的弥补，朗格从他的薪水中得到九百古尔登的附加收入”。莫扎特说。

“ 九百古尔登的附加收入！”康斯坦策喊了起来，“这比你的全

部薪水还多！我只希望，沃尔夫冈，你也能从某个地方得到一笔薪金的附加收入！”

“我正在为此工作，斯坦采！”

“是啊，可光卖力气，毫无用处！”

“万·斯维顿男爵，”莫扎特说，“请我给他重新改编两部亨德尔的作品。每部付给我一百古尔登。”

“万·斯维顿？”康斯坦策叫道，“他还从没有给过你一个铜板！”

莫扎特回答说，“可他给斯塔策一百古尔登，作为改编亨德尔《犹大·马加比》的酬劳，这是斯塔策在死前不久亲自对我说的。万·斯维顿问过我，是否愿意把这种事继续下去，我回答得十分冷静：愿意，阁下，如果您把给过斯塔策的工作交给我的话。——他说：那好，每部作品一百古尔登！”

“沃尔夫冈，你的商人才能大有发展！过来，吻我一下！可怜的丈夫！你这样辛苦！我也要好好勤俭持家！”

波茨坦之行

维也纳的生活，几乎毫无变化地进行，有的只是极端的平静。可皇帝，他作为军队的首脑却遭到了沉重的挫折。由于俄国人的无所作为，土耳其人能够把奥地利人从他们的首都击退，逼使皇帝把军队后撤很大一段距离。除此他又患病在身，干咳在折磨着他，他消瘦下来，夜不能寐。一七八八年的十一月，他的病情加剧，最终他屈服于医生的催促，只得返回维也纳，他成了一个濒临死亡的病人。他进入首都时，几乎没有受到人民的欢迎。当他十二月十二日光临歌剧院观看《唐乔瓦尼》时，观众给予他的接待也是冷漠的，无精打采的。演出之后他让人把莫扎特叫到包厢里来。莫扎特从这么近处看到皇帝，他大吃一惊：皇帝的脸瘪塌下去，两眼深陷，空洞无神，呼吸急促，并经常被咳喘打断。

“亲爱的莫扎特，”皇帝说，“这部歌剧真是好极了，比《费加罗》要好得多！但它对我们善良的维也纳人的牙口却不是一道好菜！”

“陛下，那得给他们时间去咀嚼！”

“时间？您有时间，亲爱的莫扎特？”他逼视他。“那您值得羡慕！我可从来没有时间。”一阵咳嗽打断了他。当咳嗽完了时，莫扎特注意到，皇帝用来搽嘴的手帕上留有血渍。——“您现在做什么，亲爱的莫扎特？”

“我正在重新加工亨德尔的《救世主》。”

“进行自己的创作对您不是更好些吗？”

“请原谅，陛下！我忘记提到，我也正在以陛下的宫廷作曲家的身份为化装舞会作曲！”

“这项工作对您也许太少了吧？”

“陛下，我没有这样说过！”

“也许您本人觉得是这样一种类型的救世主？”

莫扎特惊愕地望着皇帝。“我不知道，陛下！”

“给人类创造出最贵重的礼物，而人类说：同你的礼物一起见鬼去吧！”

莫扎特俯视着地面，没作回答。

“呐，亲爱的莫扎特，我就是您的一个安慰！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救世主。为此他在一百年后才能得到他的祭坛。当人们从上天俯视尘世时，看到人们围着一个人装疯卖傻，定会有一种妙不可言的感情！”——他突然严肃起来。——“亲爱的莫扎特，我是开玩笑，不要生气！我将看到，您会再次得到谱写一部歌剧的委托。再见！”

萨列里得知皇帝说过，《唐乔瓦尼》不是维也纳人的一道好菜，于是立即用来作为极好的藉口，让它从演出计划上消失。莫扎特试图阻止，但无人帮助，他四处碰壁。似乎是观众已经把他遗忘。就是皇帝那儿也再听不到什么消息。莫扎特对此并不感到意外，皇帝病了，他满腹政治上的忧虑。是呀，他从他那儿再也没有什么可期待的了。

就在这个时候，朗格夫妇从北德巡回演出归来，这次演出主要是为路易丝寻找一次新的被延聘的机会，她本人觉得她还处于艺术活动的顶峰。归来不久，她来拜访莫扎特。康斯坦策外出未归，但不久就回来了。在此期间路易丝向莫扎特谈了一些情况。她说，新的聘任还没有最后决定下来，她特别喜欢柏林和汉堡，她在《后宫诱逃》中饰演康斯坦策受到的欢迎是一次真正的凯旋。在柏林，她在宫廷里唱过，国王把自己说成是莫扎特的一个热心的崇拜者。当他知道莫扎特是她的妹夫后，就让她谈了许多关于他的事情。这中间她透露，他在维也纳没有得到与他的成就相称的职位和薪金，于是国王问及，莫扎特是否乐意来普鲁士任职。

“路易丝！您能推荐我当柏林的宫廷乐长吗？”

这她完全做得到，她回答。在柏林的乐坛上，自从腓特烈大帝死后已经彻底变成另一个样子。新国王让当代音乐中的各种流派

都有机会发展。他重视腓特烈大帝极不愿知道的格鲁克，但他特别敬重海顿和莫扎特。《后宫诱逃》早已在柏林安家落户了。国王本人是一个出色的大提琴演奏家，对莫扎特的四重奏极为偏爱。在王家歌剧院，狂欢节时还会上演大型的意大利歌剧，但通常安排的是德国的、意大利的和法国的歌唱剧，演员和乐队都是优秀的。

“那么你是认真的啰，路易丝？”

“我不想给您出主意，沃尔夫冈。当然，您不能很好适应死板的柏林人。但是，亲爱的上帝，人们是会习惯的。我觉得由于您的处境，重要的是酬劳，而这会相当可观的！一年三千塔勒！这就是五千古尔登呵！”

“我的上帝，那我很快就成一个富翁了！”

“这我不敢相信。您这个人永远也不会富起来的，沃尔夫冈！”

“噢，那您太不认识我了！若是我认为值得的话，我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吝啬鬼！”

“不管怎么说，您可以再不必为生活发愁了！”

“再不必为生活发愁了！为此人们必须同维也纳分手，您不这样认为吗，路易丝？”

“我肯定这样做！”

“告诉我，路易丝，那么说您还没有选定地方？”

“我的丈夫出难题。他不愿意离开维也纳，可也不愿意放我单独一个人走。”

“单独一个人走？您能单独一个人走？您有孩子呀！”

“我的那些孩子在维也纳并不要我做什么。当我不登台时，我就生病，可怜巴巴的，整天躺在沙发上，什么用处也没有。若是我在这儿不再被聘用的话——看来没有什么希望，——那我必须离开！”

“没有丈夫是最坏的情况吗？”

她狡黠地微然一笑。“我们说的是：目前的情况。”

“您想到柏林？”

“想到柏林或者汉堡。”

“一点也不留恋维也纳？”

“如果我不能唱的话，维也纳对我就毫无所谓，跟任何一个地方没有什么两样。”

“可我不是这样，”他说。“我曾多次想离开维也纳；可是当什么事情也没发生时，我又感到高兴。”——这时康斯坦策回到家里。

“请您不要告诉她柏林的事！我得仔细考虑一下。”——再不会为生活发愁了！我的上帝！他在想，这是可想见的！摆脱债务！不再写求乞信！又能过得舒适了，让妻子更多地享受生活，买几件漂亮的家具、新的银器，参加社会交往，有时同好朋友去饱饱口福，——每年有三千塔勒收入，这一切就不再是梦想！即使柏林不是维也纳，柏林人不是维也纳人，——毕竟那儿也是生活嘛。无论怎么说，值得到那个地方去看一看。可他从哪儿去弄这笔昂贵的旅费呢？

一段时间以来，卡尔·利希诺夫斯基亲王是莫扎特的一个学生，他与他年纪相同，前不久和克里丝蒂娜·图恩伯爵小姐结婚。亲王在西里西亚有处庄园，有时得去柏林办事，他对那里的音乐界很熟；当莫扎特问起时，他证实路易丝所言非虚。当利希诺夫斯基看到，他所极为崇拜的大师对此表现出十分热心时，便邀请莫扎特作为他的客人，在不久后去柏林的旅行中相伴。

莫扎特觉得这完全意想不到的邀请仿佛是上天给予他的暗示，他必须照办。他对康斯坦策只说，路易丝的消息使他感兴趣去柏林寻找他的幸福，而亲王的邀请使他节省一笔很大的旅行费用，他没有提到国王的许诺。康斯坦策对丈夫的这个决定极为高兴。最好她也能同行，可她看出，她不能迫使亲王对她也发出邀请。

四月八日，复活节前的一个星期三，亲王的漂亮而舒服的旅行车在通往布拉格的大路上向北驰去。在布德魏斯稍做停留，莫扎特从这里给妻子寄出第一次旅行问候。

“最亲爱最善良的人儿，”他写道，“趁亲王去交涉马匹，我就利用这个机会，高兴地给你，我的心肝，写几句话。你也像我经常想到你一样地经常想到我吗？我的眼睛老是注视你的肖像，并哭泣

起来，这半是由于高兴，半是由于痛苦！你要好好地为我保养你的身体，再见，亲爱的！不要为我担心！因为在这次旅行中，没有劳累，没有苦恼，可只是想到你没有同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是无法改变的事。再见，成千上百次吻你，最最温柔地吻你。为我吻卡尔，祝普赫贝格先生和夫人诸事如意！”在布拉格中断了行程，为的是去问候杜赛克夫妇，可莫扎特只碰到杜赛克先生在家。杜赛克夫人正在举行巡回音乐会，昨天她动身去德累斯顿。——昨天？到德累斯顿？老天太不作美了！难道她不能等上一天？那该是一次多么快乐的旅行！——他还匆忙地问候了瓜达索尼，在此期间他成了意大利歌剧的经理。《费加罗》和《唐乔瓦尼》还一直座无虚席，早就把剧团从经济窘境中解救出来。

用过晚饭后立即继续动身，在复活节星期天的下午，德累斯顿在远方显露出它那迷人的轮廓：绿色的宫殿塔楼，它的针状塔尖直刺天空；在它旁边的是洛可可风格的天主教堂的宫廷教堂，它是那样典雅优美；妇女教堂的拱顶，它那雍容华贵的美使莫扎特想起了玛丽亚·特蕾西亚皇后。他们在宫殿大道旁的波罗尼亚旅店下榻。随后莫扎特立即前往国防国务秘书诺依曼府邸，杜赛克夫人就在那儿落脚。但是莫扎特计划的意外惊喜并没有完全起到预期的效果。在诺依曼家正是聚坐一起用咖啡的时候，两个上了年纪的夫人临窗而坐，并从那儿观望复活节星期天在马路上散步的人群。她俩看到一个衣着入时的矮小男人向诺依曼家走来，她俩取得一致的见解，这不可能是个德累斯顿人，于是在座的人都争来观望。

“这个人看起来像莫扎特！”杜赛克夫人喊道。

莫扎特？他是谁？人们想知道。杜赛克夫人解释说，这个莫扎特是当世的最伟大的音乐家。但是她没有时间多说，这些善良的德累斯顿女人像一群萨克森母鸡一样把这只“波希米亚夜莺”——杜赛克夫人在德累斯顿被这样称呼——围了起来，——这时门铃响了。国防国务秘书先生走去开门。这个衣着入时的、矮小的、成为咖啡桌上争论原因的男人真地就站在面前。他说，他将

立刻报上他的名字，不过他请求在此之前叫出杜赛克夫人，这样他会使她惊喜。然而她业已站在了他的面前，毫无顾忌地扑上去围住他的脖子。——呐，这些艺术家！在后面有人窃窃私议。

莫扎特从诺依曼那里得知，在莱比锡还有塞巴斯蒂安·巴赫的一个学生，他是托马斯合唱队的队长约翰·弗里德里希·多勒斯。取道莱比锡前去柏林要绕一个弯子，但好心的亲王对此并没有表示反对。

于是开始了前往莱比锡的行程。在托马斯合唱队长家的那几天以及在托马斯教堂的管风琴旁和对他的作品的认识成了莫扎特的一次深刻而持久难忘的经历。

随后这两位旅行者到达了波茨坦。莫扎特谒见了弗里德里希·威廉国王，受到非常亲切的接待。一个星期还没有过去，莫扎特业已开始在这种普鲁士和法兰西风尚的奇怪的混合物中清楚自己的处境了。这种混合物在弗里德里希·威廉的宫廷中阻挡住自己的道路，一种风尚和另一种风尚一样视他为陌生人，甚至对他怀有敌意——这时他收到杜赛克夫人的一封信：她现在去莱比锡，要在那儿举办一次音乐会；若是他也能去，并参与这个音乐会，她将非常快乐。这是他可以想像得到的。

莫扎特立即做好了准备。由于他还没有看到柏林，这样他别无选择，只好从莱比锡再次返回到普鲁士的首都。当他向国王告辞时，他也答应了国王。利希诺夫斯基亲王此时必须返回柏林，于是他随莫扎特的意愿，绕个弯路，取道莱比锡去柏林。在告别时亲王有些发窘地婉拒了莫扎特的感谢。他像是还有话要说。

“亲爱的莫扎特，”他终于启齿，“我不知道您眼下手头是否宽裕。”

“，谢谢，大人，”莫扎特婉辞说，他认为亲王要借给他一笔钱，“我现在还有钱。选帝侯给的一百杜卡特还几乎没动。”

“这样说来您比我好多了。我指望的一张汇票还没有到。也许您能接济我一百个古尔登？”

莫扎特刚明白过来，他听错了话。但随后他的脸上浮现出一

种幸福的微笑。

“大人，这是我生平中的最美好的时刻之一！一个亲王向莫扎特借钱！居然有这种事？那我一定是一个大富翁了！”他掏出钱包，数出一百古尔登，把它递给亲王，手优雅懒散地一摆。——“大人！接济您，这是我的快乐！不着急还。”

同亲王告别后，他就奔向与杜赛克夫人约好的旅馆。当他打开她的房门时，吃惊的是杜赛克夫人在，可国防国务秘书诺依曼和他的夫人也同样在这儿，糟糕透顶！——杜赛克夫人一看到他那失望的面孔时，笑了起来。

“沃尔夫冈，我们亲爱的善良的诺依曼夫妇不辞辛苦赶来，就是为了听我们的音乐会，这不是令人感动吗？”

“我想，”国防国务秘书夫人揶揄地说，“我们亲爱的莫扎特先生恐怕最好单独和我们的波希米亚夜莺共进咖啡！”

“噢，罗萨莉，”她的丈夫说，“这是什么话！说话要考虑一下嘛！”

“正是这样！”杜赛克夫人说。她在德累斯顿早就领教了。“我想，沃尔夫冈，您路上一定渴了，而咖啡是可口的，不管和夜莺一起或没有夜莺。先喝我这一杯！”她摇了铃，请女仆再拿一个杯子来。国防国务秘书夫人意味深长地望着她的丈夫说：“够亲密的了！”杜赛克夫人很想知道，莫扎特是否接受了柏林的宫廷乐长职位。但是他回避开她的谨慎的探讯，而立刻谈到计划中的音乐会。杜赛克夫人说，在星期二，也就是四天之后，城市交响乐团和音乐厅才有空。她想唱莫扎特的两首咏叹调，就是《别害怕，被爱是多么美好》和《安德洛墨达的咏叹调》。国防国务秘书夫人认为，《安德洛墨达咏叹调》太伤感了。可杜赛克夫人还是想唱，因为结属时她能充分运用她的胸腔。这样就定了下来。

用过丰盛的咖啡之后，诺依曼夫妇回到自己的房间。杜赛克夫人把莫扎特搂在她的怀里。

“最亲爱的，我们终于单独地在一起了！你还是有些爱我吧？”他点头。——“呐，告诉我，沃尔夫冈！柏林的情况怎么样？”

“我还不知道，泽菲。幸好我有时间考虑。国王非常仁慈，他想永远留住我，但并不愿意强迫我。我是自由的，若是愿意的话，那我就去，一段时间以后也行。但我是不是愿意呢！——就是说，我要去，因为我对自己说，我必须去！很简单，我对我的妻子和孩子负有义务。但我是不是能去，泽菲？我对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感到十分陌生，我有这样的感觉，他们会永远使我感到陌生的。诚然波茨坦给我的印象不坏，穿越勃兰登堡省沙质平原的单调旅程之后，这个位于湖泊和森林之间的城市十分可爱，令我惊喜。但是那些人，泽菲！我在他们中间不会感到温暖的！一听到他们讲话就知道了，我有一对敏感的耳朵。当我在维也纳穿行大街小巷时，那语言我听起来就像音乐。可在那儿一切都是那么生硬，那么不可爱！当然人们不这么认为，可这对我有什么意义？——还有柏林！呐，我不想对它做出判断，因为我对它知道的不多。但是我不相信，我在那儿会感到舒适。你想，泽菲：在整个十四天内，从离开莱比锡以后，我几乎什么也没有写出来，只是给波茨坦的宫廷音乐总指挥杜波特写了几支大提琴变奏曲，这太少了。我什么也想不出来，很简单，我的乐思停止了。这样的情况我以前从没有过！过去，在音乐面前，我几乎没法解脱出来，它整天喷涌不断；好长时间以来，我连其中的一半也写不下来。可现在，一切都停滞了！若是在柏林也这样下去怎么办？”

“沃尔夫冈，我觉得完全不可能这样！你的音乐与外部世界的经历有何相干？”

“泽菲，你也许是对的。但是，当我想到要自愿地在柏林安家，——我觉得，我好像把自己安放到墓穴里似的。”

“听着，沃尔夫冈，我觉得你太夸张了！”

“可能是这样，泽菲。我的大姨子朗格夫人也会这样对我说的。可是我的感觉确实如此！也许是由于我的神经所致，最近几年我经受了太多不遂心的事。”

“真的是由于神经的关系，沃尔夫冈？你使我担心！还在德累斯顿时我就一直想问你。沃尔夫冈，你没有生病吧？”他摇了摇

头。——“真的没有？你有时候咳嗽，这使我害怕。你没有问过医生？没有？那你要去问问！这儿有一所大学，肯定有著名的医生！”

“看这样的医生太贵了。我突然想起来：我是个有钱的人！前不久，一个真正的亲王向我借了一百个古尔登！这在我根本算不了回事。”——于是他对她讲了同利希诺夫斯基的事情。——“泽菲，现在我们什么都不要去想，只想我们俩在一起，这多么美啊！是吧？”——他正要吻她，这时有人敲门，店主人进来了，他毕恭毕敬地向莫扎特致意，递给他一封信，是昨天到的，随后他躬身告退。

“斯坦采的！”莫扎特说，他十分高兴。他立刻打开了信看。杜赛克夫人看到他如饥似渴般地一览而毕，几乎不加思索，随即又把信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她发现，他的眼睛湿润了。

“可怜的女人！”他终于说道。“她整整十七天没有得到我的消息了！但我确是一两天就给她写信的！”

“告诉我，沃尔夫冈，你真地爱你的妻子吗？”

“，上帝，泽菲，你最好不要问！”

“可我必须知道！”

“那我必须说：我不爱她。”

“你爱她！你什么也不用告诉我，沃尔夫冈。看你读信的样子，从你的眼睛里就看出了你的幸福。”

“我很依恋她，”他说。“她有某些人所没有的东西，——除了她的姐姐路易丝之外，——是什么呢，我不知道，我不能摆脱开。你看，这是她的小像！我一直把它带在身上。康斯坦策并不漂亮，这我知道得很清楚。每当我看她的像时，这么说吧，我爱她，尽管，说真心话，她并不永远值得。耶稣，这话我现在真不该在她的画像前说！”——他吻一下像片，重新把它放进上身的口袋里。

“那么，沃尔夫冈，我们要再次谈谈节目。”

杜赛克夫人重又离开莱比锡，取道德累斯顿前往布拉格，这时五月中旬已过。翌日，莫扎特要返回波茨坦。前一个晚上他是在托马斯学校，在多莱斯家和一些他在莱比锡认识的音乐家中间度

过的。他一直弹琴到深夜。告别的时候，老多莱斯十分动情。最后他请莫扎特亲手写几行乐谱给他。莫扎特虽然十分疲倦，但他还是让人拿一张乐谱纸来，把它一撕两半，在两个半张上连着写下来。五分钟就写好了。他给老多莱斯半张，另半张给了他的儿子。在头半张上写有一首三声部的轮唱曲，用长音符写成的，没有歌词。唱起来十分优美，但非常伤感。在另半张纸上同样是一首三声部的轮唱曲，也没有歌词，但却用八分音符，听起来非常滑稽好笑。

“你们注意到了吗？”莫扎特问，“真的没有注意到？这两首轮唱曲可以合起来唱！但稍等下，我得给它添上词！”——在缓慢的音符上他写：再见！我们会再见！——在另一张上写：别像老太婆那样哭叫！——在这歌词上出现二重卡农，产生一种极为独特的，怨恨 - 可笑、崇高 - 滑稽的效果。这时莫扎特突然喊道：“再见，孩子们。”他走了。

《女人心》

六月初，莫扎特返问维也纳。他事先写信给妻子，要她和卡尔去第一个驿站接他。可当车停在驿站房前时，连一个亲属或朋友也没有看到。他到家扯动门铃，女仆请他轻些，女主人刚刚睡着。

“现在睡觉？在这个时候？她生病了？”——这时他听到康斯坦策从卧室喊他的声音。他打开了门。房间昏暗，一股丁香茶的气味。

“沃尔夫！你又回来了，太好了！”

他走到她的床前，双膝着地，吻她的嘴。康斯坦策的嘴发烫，干巴巴的。

“斯坦采，你生病了？”

是呀，她生病了！静脉曲张，这是在几次怀孕期间患下的。医生规定要严格卧床休息，因为存在着肺部感染的可能性。——可怜的斯坦采！幸好没有发生！——可若重新好起来，康斯坦策继续说，她还得上巴登疗养，医生已经答应她了。——已经答应了？——呐，不是答应，是要求；是她答应医生了。——这又要一笔不小的花销！莫扎特在想，但他随即责备自己，为什么他第一个念头想到的是钱。

“卡尔在哪？”他问。

“妈妈把他留在身边一段时间。过来，沃尔夫冈，坐在我跟前，讲讲！柏林的情况怎样？”

他很快在思索。去否柏林仅取决于他，现在还不能让她知道，否则她会立即要求他答应下来。她现在的身体状况不能有任何激动。“没有决定下来，斯坦采，有几件事还悬而未决。你知道，在大人物那儿经常是这样的。国王对我特别仁慈。”他讲到 he 经常在波

茨坦和柏林的宫廷中演出，讲到国王对他说过什么话，并向他订购了几部作品。

“你究竟带回家多少钱来，沃尔夫冈？”

“最亲爱的爱人，我已经给你写过信了，你必须对我比对金钱更高兴才是。旅行是昂贵的。”

“国王给了你一百个弗里德里希金币，这等于九百古尔登！”

“这不是全部，我的好孩子！”

“萨克森选帝侯只给了你一个空烟盒？——通常大人物可不是这样的规矩！它至少很贵重吧？给我看看！”

“我在柏林把它卖了。”

“卖了多少钱？”

“一百古尔登。”

“沃尔夫冈，这根本不可能！”

“我说了，那就是可能的！”

“选帝侯赠给的烟盒只值一百个古尔登？”

“我自己也感到失望，你应当相信我！”

“那么说你只带回家一千个古尔登？”

“斯坦采，你想到哪去了！从和利希诺夫斯基分手之后，我得完全花自己的钱！”

“那你爽快点说，你带回家多少钱？”

“差不多五百古尔登，或者说是四百，因为我必须接济利希诺夫斯基一百个古尔登。”

“你知道，我在此期间又向普赫贝格借了五百古尔登吗？不管怎么说我也得生活呵！”

他没有做声，好像饥饿的秃鹫又把他投入经济的窘境中，并用双爪撕扯他的心脏。“我们不要失去勇气！”他终于说道。“现在先忍一下，等柏林的事定下来。给国王做的工作会带来一笔可观的收入。当你恢复健康时，斯坦采，我要在我们家里举办订票音乐会。人们一定把我也许去柏林的消息传出去了，维也纳人都会跑来的！明天我就把名单送出去。若是你又能走动的话，那你就去

巴登，到那儿过段舒服日子。一切都还会好起来的，斯坦采，相信我！我勇敢的小母亲，坚持下去！五个月后卡尔就要有个小弟弟或小妹妹了，这次上帝肯定不会再把这个孩子带走，是吗？”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随后康斯坦策说：“席卡内德又来了。你刚一动身，他就来拜访我们。”

“他在维也纳？”

“是的！他接管了自由家庭剧院。他听到你也许去柏林很不高兴。他说，他是那么想和你共同写一部德国歌剧，只要他在维也纳，一切都会安排妥当。”

“这可真是一个好的消息！”莫扎特说。“若是柏林的事不成的话，我就同席卡内德一起干！斯坦采，相信我好了！上帝肯定不会抛弃我们！”

就在第二天，莫扎特前去自由家庭剧院。

当穿过庭院接近剧场的建筑时，他通过一扇敞开的窗户看到了干练的埃马努埃尔，他还在享用一顿丰富的早餐。当他看到莫扎特时，高兴地大叫起来，跑上来用力搂住了他。

“过来点，沃尔夫冈！你来得正是时候！让我好好看看你！我觉得你瘦了！”

“可你胖了，埃马努埃尔！看得出来，你过得不错！”

“你过得如何，沃尔夫冈？”

“现在不谈这个！讲讲你的情况！那么说你现在是有钱有势的剧院老板了？怎么弄到手的？”

“停停，沃尔夫冈！先告诉我：你要到柏林去？”

“事情——还没有定下来。我还没有能下定决心。”

“呐，感谢上帝！沃尔夫冈，留在维也纳！你到普鲁士人那儿做什么，都靠近北极圈了！那个地方你永远也不会习惯的！”——这期间他又摆上一副餐具，逼着他的朋友再用上一些。然后他斟满了酒杯。

“为你的健康，沃尔夫冈！”

“干杯，埃马努埃尔！可讲讲你的事！我真的太感兴趣了！”

“没有太多可说的。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和妻子闹了点小别扭，我们分开了一段时间。在这种情况下这样做一向是有好处的。她和她的朋友弗里德尔带着他们的剧团，我带着我的剧团。去年他们接管了这家剧院。可随后那个弗里德尔厌倦了我的老家伙，于是一走了之，——这倒不能责怪他。一段时间来她试图单独干，可是不成呵。她无法和马里内利竞争，一败涂地。呐，我们就又重新和解了。吃点，沃尔夫冈！鹅肝很可口。干杯，沃尔夫冈！内，我必须设法，至少得从马里内利那儿把一部分观众拉回来。这并不容易，因为那是一个精明的家伙，他的剧院里也有一些人材。”

“文策尔·米勒是个很有能力的乐长”。莫扎特解释说。

“他的剧院诗人汉斯勒也不错，”席卡内德继续说道。“一句话，我必须玩儿命干。当然我并不那么笨，来个大变样，生活中重要的是可爱的金钱。但是我想慢慢地还是要搞点正经的东西出来：好的话剧，一部真正的德国歌剧！我希望在半年之内达到目的，为此，我现在问你，沃尔夫冈：我们愿意一同写一部德国歌剧吗？”

“以你的自由家庭剧院的荣誉做证，埃马努埃尔，但是你认为最重要的是能使你的观众开心！”

“你看错我了，沃尔夫冈！如果我要靠一个创造音乐笑料的人，那我不会找你。不，我要真正高尚的东西。你看，沃尔夫冈，我有一种感觉，我们俩能共同创造出点什么，它既有艺术上的价值，同时还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

“对，埃马努埃尔，那你就写一部有灵气的脚本！”

“你熟悉维兰特的《成尼斯坦》吗？”席卡内德问。“这是一部童话集子，里面有成百部歌剧的题材呢，一部比一部精彩。”

“那就试试你的运气，最尊敬的埃马努埃尔，如果脚本使我满意的话，以上帝的名义，我们合作！”

席卡内德拥抱着莫扎特，重新把酒杯斟满。

对莫扎特说来，现在又是一段困难时期。康斯坦策患了重病，

有一段时间生命处于危险之中。莫扎特整个星期几乎都在她的身边照看，只是去请医生或者去药房取药才离开家。他辞退了她的学生，以免家里受到干扰。深夜，当康斯坦策睡着了时，他才离开病人的房间，坐到写字台旁。但是，为康斯坦策的生命忧心忡忡，为每天的面包焦虑不安，这使他愁肠百结。除了每年的八百古尔登之外，这段时间他没有任何其他收入。他去拜访了普赫贝格，想再次向他求援，可他没有好意思开口，只是谈了他的旅行。这样，他不得不再次写信给他。

“上帝啊！”他在七月十二日给他的信中写道，“我现在落到这一步田地，连我最痛恨的敌人部希望不致于此；如果您，我的好朋友和好兄弟，遗弃了我，那我同我可怜的生病的妻子和孩子就以最不幸和最无辜的方式一道完了！上次，当我见到您的时候，本想把话说出来，但我没有勇气。我只敢颤抖地用笔写出来。看在上帝的面，请原谅我，只求您原谅我！——”

三天过去了，没有从普赫贝格那里得到回答。这期间莫扎特花完了旅行带回的最后一个铜板。他决定再次给他写信。

在同一天，莫扎特从普赫贝格那里收到了慰问信，附来了一百五十个古尔登。

康斯坦策的身体慢慢好了起来，经济上的拮据也得到了缓解，因为有一天从柏林寄来了一个金烟盒和一百个弗里德里希金币，还附有国王的一封十分敬重的信。国王说，他对莫扎特寄给他的那部新的弦乐四重奏极为喜欢。莫扎特在想，我为什么不能横下心来去柏林，彻底摆脱开这悲惨的境况？在维也纳人们让我慢慢地毁灭掉，而我还这样依恋它，难道这不是一种疯狂？现在先要康斯坦策恢复健康，然后就要做出最后的决定！

八月初，康斯坦策终于可以由莫扎特带到巴登去疗养了。他本人立即返回维也纳，因为无法从那里脱身，要重新排练《费加罗》，为此要求对总谱作一些改动。去年，一个新的女高音与宫廷歌剧院签约，她叫阿德里亚娜·德尔·贝内，出生于弗拉拉，因此她

称自己是弗拉拉·德尔·贝内。宫廷诗人达蓬特不久就与她建立了亲密的友谊，他很少这样无私和乐于效劳，想方设法帮助他的女友尽可能得到好的角色。于是他想到了让她演《费加罗的婚礼》中的苏珊娜。剧院经理部一开头根本不想重新演出这部作品。可当七月十四日巴黎的巴士底狱陷落时——法国国王在谈到巴士底狱时曾说过，如果他允许上演博马舍的《费加罗》的话，那他就得叫人把这座监狱拆掉——，这部歌剧突然就走红了，没有任何一部作品像它这样适时。达蓬特更有了劲头。莫扎特感到有些伤心的是，他的可爱的苏珊娜由那个冷漠的、对他缺乏同情心的弗拉拉·德尔·贝内来演，特别是，每当他想起那首完全属于南希·斯托拉切的花园咏叹调时，尤为悻悻然。可这首咏叹调却正好不适合这个新的苏珊娜，莫扎特对此十分高兴，于是很快谱了一首新的咏叹调，用辉煌的吹奏乐把它装饰起来，大家都感到满意。

八月底，举行了演出，票一售而光，获得的成功几乎和三年前首演时一样。第三幕开始时，观众中间响起了耳语声：几个月一直没有光临宫堡剧院的皇帝，今天在他的包厢里出现了。演出结束时，莫扎特和脚本作者及主要演员一再谢幕。若是康斯坦策在场就好了！莫扎特想，这会使她有新的生活勇气，对她的丈夫有新的信赖！正好明天他要到巴登去，向她报告这次演出盛况。

当幕终于落下来时，莫扎特被召到皇帝的包厢里。国王见到他时露出了微笑，可人显得虚弱，他示意他到近前。

“亲爱的莫扎特，我说话困难，”他的声音有些沙哑、无力。“那就少说几句吧！这部戏很美！奇怪的是我过去对《费加罗》不觉得怎样！现在我看起来却完全不同。乐队开始说话了，特别是那些单簧管，——它们对我说了很多！亲爱的莫扎特，如果您愿意的话。那您给我谱一部新的歌剧。罗森伯格先生会跟您详谈此事。晚安，亲爱的莫扎特，如果可以的话，请您答应！”他把手递给他，亲切地点了点头，离去了。剧院总监罗森伯格伯爵悲伤地后望着皇帝，莫扎特这时才发现罗林伯格在包厢里。

“是呵，”他说道，“是要答应啊。法国和比利时发生的事已耗

尽了皇帝最后的精力。您到我那里待一会儿！”他把莫扎特领到他的办公室，达蓬特早已等在那里。

“亲爱的莫扎特，皇帝还要使您高兴高兴，我想，我们也要使陛下有机会高兴高兴，——或者说得好一些，使陛下开心。在不久前发生了一件事，他听了乐不可支，我觉得这是一部真正的老式样的喜歌剧的极好题材，皇帝喜欢的。您想想看，亲爱的莫扎特：两个军官坐在咖啡馆里，他们闲聊，最后谈到忠实，更准确地说，谈到了女人的不忠。这两个人中有一个订婚了，他发誓说他的未婚妻忠于他。于是为了考验她的忠实，就立刻策划出一个诡计。她的未婚夫告诉她，他必须参加对土战争。人们举行了令人感动的告别会，随后他化装成一名高贵的阿尔巴尼亚人，脸上贴了个大胡子。他给自己写了一封推荐信，使他进入到他未婚妻的家，他对她大献殷勤，竟真的使她准备解除她原来的婚约，并同他结婚。这时他露出了真面目，并说永别了。”

“一个好玩的故事！”莫扎特说。“可您认为它够写成一个脚本吗？”

“莫扎特先生说得对，”达蓬特说。“这一切都还太简单，太平淡了。得加许多调料才行。先生们，交给达蓬特好了，他会料理的！甚至我都有了一部戏中最重要的东西：一个好的标题：这部新歌剧叫《女人心》！”

“《女人心》，”罗森伯格伯爵重复了一遍，“不是男人！女人莫不如此！男人当然不是如此，行吗，神甫先生？”

“天塌不下来的！”这个虔诚的神甫狡黠地笑了。

“那么说又是一部意大利喜歌剧！”莫扎特说。

“是呀，还能是什么？”总监回答。“最好的我还没有告诉您，亲爱的莫扎特！根据皇帝的命令，您这次的酬劳不是一百个杜卡特，而是加倍。”

翌日莫扎特前去巴登。康斯坦策的那家旅馆的女主人一看到莫扎特，显然有些窘迫。她说，乐长夫人不在，她乘车散步去了。——乘车散步？就一个人？——不，不是一个人，一位先生用

他的车把她接走了。——一个什么样的先生？——呐，一位英俊高贵的先生。她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但起码是一位男爵。——他们到哪儿去了？——他们没有告诉她，但肯定是去海伦娜山谷。——莫扎特道了谢，随即走开。他现在该怎么做？乘一辆马车去找他的妻子？这可要花一笔可观的钱，到最终还找不到她。于是他坐在通向海伦娜山谷的林荫大道开端的一张凳子上，在康斯坦策用餐的“金天使”饭店的对面。这儿无论怎样她是要路过的。他坐在那儿，思绪起伏，这可不是些愉快的思想。康斯坦策对他不忠实？他不愿意相信；他不认为她会干出道德败坏的事情。——道德败坏？难道他一向忠于康斯坦策吗？难道他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人？——虽说人不能很好地认识自己，他想，但我决不是一个坏人。——那么怎么说呢？——呐，有些轻浮！——难道康斯坦策不也可以这样吗？——不，这完全是另一码事！一个女人不应当这样！——但是男人就可以？——是的，他倔强地回答。若是她想这样的话，那她肯定另样做的！——那个时候瓦尔特斯推顿夫人怎么说的咧？康斯坦策是一块柔软的腊，我把她塑成什么，她就是什么。——那么说过错是我的？他冥思苦索地呆望着远方。这时他的眼际出现了一辆马车，它很快驶近了。在栗子树的树荫中闪现出一把他熟悉的红色阳伞。莫扎特迅速地站了起来，隐藏在一棵树后。马车驶到“金天使”前停下了，一位殷勤的绅士跳了下来，扶着康斯坦策下车，带她走上一段短的台阶，到了平台。有一两个坐在那儿喝酒的年轻人用高声的呼叫欢迎这两个人的到来。其中一个跳了起来，装腔作势地亲吻康斯坦策的手。她调笑地拍打了他一下肩膀，同她的那位献殷勤的绅士进入房内。莫扎特重又在凳子上坐了下来，他在思索刚才观察到的一切。事情很清楚，康斯坦策做的不得体。同一个她肯定认识时间不长的年轻男人乘车外游，然后又一同进餐，这不是什么简单的事情。但是，亲爱的上帝，若是她没有做过坏事的话，那他根本没有理由激动不安。他又等了片刻，然后到饭店里去。当经过刚才对康斯坦策呼叫的几个年轻人身边时，他不自觉地放慢了脚步。——一个

漂亮的娘们儿，他听到一个年轻的男人说，一点也不挑剔！若是女人都是这样，那我们可就过上天堂的生活了！另一个人低声说了点什么，莫扎特没有听得清楚。随后是一阵怪笑。——他继续走。他听到的这些话指的是谁？是指康斯坦策？——不可能！她是有些轻浮，也有些追求享乐，但是干坏事？不，她并不坏！他进入餐厅。康斯坦策和她的骑士早已坐在一张小桌旁。当她意外地看到她的丈夫时，她的脸色变得煞白。可当他走到她的桌旁时，她又已恢复了镇静。

“沃尔夫冈！这太出乎意料了！请允许我来介绍，这是我的丈夫，这是男爵先生利卜曼！”

两位男士寒暄了几句，都说非常高兴彼此认识。莫扎特坐下来，听康斯坦策说，她已经好多了，并让利卜曼先生解释浴场水质有着奇妙的医疗效果，他时而插一两句话，吃着喝着侍者给他送来的东西，整个时间他都在思察：康斯坦策是怎么回事？难道这个低能的小伙子真的不只是她的一个巴登相识的普通朋友？——饭后利卜曼先生告辞了，他向康斯坦策得体而客气地致意，在他的目光里并没有什么秘密的传情会意。莫扎特同康斯坦策回到旅馆。女主人带着一种探询的审慎欢迎了这对夫妇，可随后又对这次意外的重逢表示美好的祝愿，说太太想念她的丈夫都快呆不住了。

房间里只剩下莫扎特和康斯坦策了，两人沉默了好一会儿。

“那么说你真的好多了，斯坦采？”他终于启齿说。

“是的，感谢上帝！”

“呐，我感到高兴！”

“可你看上去一点也不高兴！告诉我，沃尔夫冈，我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吗？”

“亲爱的妻子，真的要我告诉你吗？”

“是因为利卜曼先生？”

“斯坦采，你也许相信，你同一位完全不认识的先生这样，我会感到舒服？”

“这样！我认识这位先生几乎有十四天了！沃尔夫冈，我可以

告诉你，他是一位极为彬彬有礼的、可爱的先生，他在这十四天对我的关怀比我的丈夫在十四个星期或十四个月的都要多！”

“你连这些也要告诉我？”

“我为什么不该把这些告诉你？你为什么不一同到巴登来，为你生病的妻子耽误一点时间？”

“为什么？因为我们必须节省，因为我在维也纳有事要做！”

“你现在在维也纳有什么大事要做！沃尔夫冈，没有人再注意你了！你现在还有的那两个学生已经到乡下去了！”

“可是我在工作！为《费加罗》写一首新的咏叹调——！”

“这你一个小时就可以写完！”

“我还在写一部新作品！”

“写什么？”

“一首单簧管五重奏，——也就是单簧管与弦乐五重奏。”

“大概是为你的那位穷得净光的朋友斯塔特勒写的吧？因此你留在维也纳？我亲爱的，谁会相信！有另外的事把你留住了！肯定又是剧院的某一位女士！也许是你亲爱的斯托拉切的继任者吧？”

“呐，斯坦采，你知道这话太过分了！你这是倒打一耙！每当受责备时就是这样——”

“你没有什么可责备我的！我一直是你忠实的好妻子！可你一直是我忠实的好丈夫吗？每一副漂亮的脸蛋都使你立刻变得晕头转向！对你的女仆我什么都不想说，所有的男人都是这个样子。但是当你和那些女艺术家们鬼混时，如斯托拉切或者其他的管她叫什么名字好了——！你认为我是傻瓜？或者你觉得我不再那么可爱？亲爱的上帝，一个女人生了孩子就不再漂亮了，这我自己知道，但最终说来究竟是谁的错？”她坐在一把扶手椅上，开始撕心裂肺地啜泣起来。

“斯坦采，”少顷之后莫扎特说，“你知道，我根本无法忍受又哭又闹！——斯坦采！你别再哭了！”

她哭喊起来：“若是我的病好不了，若是我不久就躺到九泉下，

那你才高兴呢！”

“我的好妻子，你理智些嘛！你知道，我们是相爱的！”

“不，你根本就不爱我！”——他抓住她的手，想吻她，可她把他甩开了。

“斯坦采，我来这里，是因为我想念你！”

“我不相信！”

“你不相信？你看，斯坦采，去柏林旅行的时候，路上我一直带着你的画像，我是多么思念你！每当我从口袋里掏出来，我就说：你好，斯坦采！你好，小淘气！当我重新把它放回去时，我让它慢慢地滑下去，并一直说：好了，好了，好了！到最后就说：夜安。小老鼠，好好睡觉！”

“因此你不需要吃醋！”康斯坦策说，她的语调已经大大地缓和了。

“我根本就不吃醋，斯坦采！可是，当你和一个男人乘车外出时，你就成了闲言碎语的对象了！肯定你没有什么坏的念头！斯坦采，你还记得我们新婚时第一次吵架吗？”——她摇了摇头。——“你忘了？你为此甚至要解除我们的婚约！”

“若那样就好了！”

“啊，你这话可是说着玩的，斯坦采！我只是想使人回忆起那时为什么争吵。那时在瓦尔特斯推顿家我们玩一种无聊的游戏，谁输了谁挨罚，你输了就让一个喜欢献殷勤的男人去量你的小腿，——也不知你当时怎么想的。现在你又这样做了，和那时一样！”

“也许你认为，利卜曼先生对我的小腿感兴趣？”

“这我不知道，斯坦采。但是我知道，你对他不那么有分寸。你开心，我当然高兴，但是一个女人必须永远让人尊敬，否则的话，她就会惹人飞短流长。若是这期间不是我来了的话，也许你还要叫你的利卜曼先生为你付用午餐的钱呢。”

“沃尔夫冈，你不认为，如果一个年轻女人被男人们爱慕，她会感到得意吗？这些年来，我从你那里得到的太少了！你只是想到

你的音乐！若是你搞出点名堂也好！当你成为一个有名的人，我至少也能沾点光。可是——”

“斯坦采，我真想，昨天演《费加罗》若是你在场就好了！观众像发疯似地呼叫你的丈夫！除了这以外，我从皇帝那里得到了谱写一部新歌剧的委托！”

“什么！这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于是他向她讲了皇帝对他所说的那些亲切的话，讲了和罗森伯格与达蓬特的商谈。

“《女人心》！”康斯坦策沉思地说，在她嘴唇四周泛出一种奇特的微笑。“那么这个故事真的发生在维也纳？呐，若是它流传开来的话，那一定能获得巨大的成功。沃尔夫冈，快点动手，若是皇帝死了，宫廷就要没完没了的举行哀悼活动了。”

“斯坦采，你看，我是怀有一种真正的乐趣才谱写这样一部歌剧的：那就是我确有把握，没有一个人会对我的斯坦采说：女人莫不如此！”

“你又要吵架，沃尔夫冈？”

“不，斯坦采，我只是这样认为而已！”

“好了，沃尔夫冈，你大可不必去伤脑筋！我再不生你气了。”

她给了他一个吻，于是一切和好如初。可莫扎特暗自问道，为什么康斯坦策再生他的气了。他是有理由对她发火的嘛！难道没有理由？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康斯坦策同那个什么先生来着确实是——啊，这时在他灵魂中响起了一个妙不可言的单簧管旋律；他在谛听，由于快乐而全身震颤。康斯坦策和她的追逐者一道被忘得一干二净。

还没有一个脚本给神甫达蓬特带来像《女人心》这样的乐趣。早在十月初他就完成了新脚本的创作。莫扎特读时并不怎么热情。达蓬特又一次表明，独立的诗歌创作并不是他的专长。除了情节的基本思想外，几乎所有的个别细节都是按照喜歌剧的老框框和老套子：两个轻薄的美女，狡狴的侍女，年迈的哲学家和人的

蔑视者，医生和公证人；对女人评头品足，对男人妄加褒贬，对顽皮的爱神阿摩尔的高谈阔论；但主要的喜歌剧中爱用的题材，在虚伪的爱情场面和放毒场面中是对正歌剧的嘲笑。

在这期间，康斯坦策由于产期的临近兴致勃勃地从巴登返回，她对脚本不满意。她认为，姑娘们不能立刻认出她们的情人，这是完全不真实的，即使他们乔装打扮得再好。眼睛、身材、声音、举止，这一切都会露出马脚。

“可斯坦采，整个故事是根据真事写成的！”

“对，可这是绝无仅有的一对！但是达蓬特从一对情侣制造出了两对！一对也许还有可能，可把它变成两对那就不可能！”

“这在喜歌剧中没有什么关系，”莫扎特回答说。“观众对这种绝对不真实的东西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妥。你知道，斯坦采，我觉得把一对变成两对很好，因为这样就有机会唱最精彩的二重唱、四重唱以及其它等等。”

“我对脚本也极为反感，”康斯坦策继续说道。“旧情人刚离开不到二十四小时，姑娘们就准备和另外的男人结婚！”

“斯坦采，你觉得太快了？否则你就没有什么可反对的了？”

“多么奇怪的一个问题！当然我还是反对的，因为两个男人是极为可爱的、殷勤的未婚夫，两个姑娘背弃他们是不应当的。”

莫扎特沉默少顷，他平静地观察康斯坦策，而她显得有些发窘。“呐，斯坦采，”他终于说道，“你可能是对的。但是一部喜歌剧并不就是对真实生活的摹仿，而是一种游戏，越疯狂就越好。我得利用这个机会，体面地摆脱开不愉快的事情。你知道，有二百个杜卡特呢！巴登的费用给我们留下一个不小的窟窿！这也需要去弥补！你又健康了，长得又丰满又胖了！在一个月里就要为新生的孩子举行洗礼，特拉特纳先生还是太太又要成为教父或教母了。”

那么说，莫扎特应该回到他在十四年前——从《乔装的女园丁》以后——就不再踏入的喜歌剧小路上去？他记得很清楚，当时他花费了多大的精力，把脚本中的人理解为有性格的形象，并用他的音乐从心理上加以发展。直到多年以后他才认识到，他那时所

进行的是一场毫无结果的斗争。这些喜歌剧中的人只是人而没有性格，他们也不要性格，心理上的渗透根本不可能。这期间他长大了，有经验了。达蓬特这次推给他的，依然是些没有性格的形象，只是些人，是些木偶；整部戏说得再好也不过是人的经历的一种影子般的复制，而这种复制毋需认真对待，只是一场愉快的滑稽的游戏而已。这是二种含有优越感的愉快，一种带有讽刺味道的滑稽。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对达蓬特的脚本也就满意了。当然，若是为了广大的要求事情脉络分明、戏剧情节发展迅速的观众，那《女人心》是不会写出来的，它不是为这样的观众而写的一部戏剧。

莫扎特勇敢地开始了工作，因为他知道，他这是在和死亡打赌，死亡的黑手已经伸向了皇帝。他日以继夜地工作不止。使他痛心的是，他的小女儿，在康斯坦策十一月十六日生下她一两个小时后就又夭折了。圣诞节时，巨幅的总谱已经完成，开始进行排练。两姊妹菲奥尔迪利吉和多拉贝拉由来自弗拉拉的两姊妹扮演；其他的角色都由莫扎特老圈子里的那些歌唱家们担任：贝努齐、卡尔韦西和布萨尼夫妇。一七九一年一月二十六日，这是莫扎特三十四岁生日的前一天，在宫堡剧院举行了首次演出，皇帝的包厢里空无一人；人们都知道，皇帝已经活不长了，尽管他早就不再得到爱戴，甚至许多人仇恨他，可他的濒临死亡依然使观众的情绪受到压抑。人们也感觉到，莫扎特美妙的音乐却浪费在一个愚蠢的脚本上。演出的成功只能说是差强人意而已。

来自英国的提议

莫扎特在那段时间经常想到皇帝，想到他讲的关于救世主的话，救世主的命运就是被钉上十字架；当皇帝在二月二十日屈服于他的痛苦时，莫扎特想到：你的命运不错！你摆脱了所有的忧愁和斗争！你毕生为何肩忧愁，为何而斗争？人们说，这一切都是不值得的，你根本不需要去做这一切。我不也正是如此吗？难道我不也是毕生工作，而这一切也是不值得的吗？我穷苦，我的作品——谁知道它们？如果我现在也完全和你一样，安静地和平地长眠在那里，也许对我是最最幸福不过的事情吧？一天，就在这些灰暗的念头中，康斯坦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 沃尔夫冈，一件使你惊喜的事！猜猜看！ ”

“ 也许是你——？ ” 他从上往下观察她。她面色煞白。“ 别讲傻话，沃尔夫冈！再猜猜！ ”

“ 我们中彩了！ ”

“ 不是！ ”

“ 那你就说出来吧！ ”

“ 约瑟夫·海顿搬到维也纳了！ ”

“ 海顿？搬到维也纳？永远住在这儿？ ”

“ 永远住在这儿了！ ”

“ 斯坦采！ ” 他欢叫了一声，长时间以来她没有听到他这样高兴地叫喊了。“ 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是可能的吗？ ”

“ 老亲王埃斯特哈齐死了，年轻的亲王解散了乐队。 ”

“ 他什么时候到这儿的？ ”

“ 从十月初。 ”

“ 住在哪儿？ ”

“在泉水艺术棱堡，我记下了号码。沃尔夫冈，我看出来，你想马上就到他那儿去。但是现在你先用半小时和你的妻子与孩子坐在一起！”“斯坦采！亲爱的好妻子！别生气！你也许不知道，海顿在维也纳对我意味着什么。我有这样的感觉，仿佛我的一种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我是指艺术上的。但是尽管如此，对我说来你和卡尔依然永远是世界上最最可爱的！”

一两个小时之后，莫扎特前去泉水艺术棱堡，用双臂拥抱他尊敬和热爱的朋友。

“那么说，你完全自由了，海顿老爹，你要永远留在维也纳？”

“是的，沃尔夫冈！我成了领养老金的人了，年轻的亲王给我一千四百年古尔登。”

莫扎特叹了口气。一千四百年古尔登的固定收入，而且没有任何义务！

“我愿意留在维也纳，”海顿继续说。“尽管我的老亲王的女婿，普雷斯堡的格拉萨尔柯维奇亲王要我去做乐长，那不勒斯国王同样也要我去，但是我并不动心，去普雷斯堡根本不考虑。那不勒斯他们也许主要是要我写歌剧，可我固有的领地却是交响曲。不，我既不去那不勒斯也不去普雷斯堡。”

“上帝保佑！你来这儿，我太高兴了！”

“我也是，沃尔夫冈！我们两人，我们是该在一起的！生活把我们分开了这么长时间，可它终于又把我们带到了一起。”

“你已经写信谢绝了吗，给国王和亲王？”

“还没有。”

“你不久就写吗？”

“若是你愿意，今天就写。呐，对我谈点你的情况，沃尔夫冈！你生活得怎样？从《女人心》以后你写了些什么？”

“从《女人心》以后我写了两首弦乐四重奏，除此再没有什么。四个月就这样过去了，我什么也再想不出来了。我，我的情绪大概不太对头；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老是使我分心。但是，从我知道你在维也纳之后，这个世界看起来就变成另一个样子！”

“你说得过分了，沃尔夫冈，事情当然不会这样。但是告诉我，你现在身体很健康吧？我指的是，你瘦得厉害！”

“我从来不是一个胖子，亲爱的海顿老爹。可我又得走了，我不想太长时间让我的妻子孤单一人。我只想亲自看到你，证实这是一件真事。”

回到家莫扎特发现一封信，这是在此期间寄到的。

“来自英国！”他惊奇地说，“来自伦敦！能是谁呢？”他拆开了信。是用法文写的。寄自一位名叫奥莱雷利的先生，是伦敦意大利歌剧院的经理。他开始读，康斯坦策好奇地注视着他。

“呐，沃尔夫冈？”她看到他面色变得煞白。——“看在上帝的分上！发生了什么事？”

“斯坦采！幸福，幸福到我们这儿来了。听着！这位奥莱雷利先生写道：

亲爱的先生！通过一位与威尔士亲王关系密切的人士，我得知你有兴趣前来英国。”

“这大概是斯托拉切夫人，”康斯坦策说，莫扎特对她的挖苦置之不理，继续念道：

“我的愿望就是同有才能的人建立关系，现在我也能向您提供有利的机会，我建议您作为我的家庭作曲家前来我这里。如果可能的话，那您就在十二月底到达伦敦，停留到一七九一年的六月，在这段时间内至少谱两部歌剧，——正歌剧或者喜歌剧，根据经理部的选择而定——我为此付给您三百英镑——”

“三百英镑！”康斯坦策喊道，“这可是一笔小财呢！”

“除此之外，”莫扎特继续念道，“您也可以音乐会上登台，歌剧院的音乐会除外。如果您能接受这项建议，那请您明确答复，而这封信可视作合同。——斯坦采！我们得救了！”

他放下了信，开始哭了起来，啜泣起来；可怕的忧愁，最近半年的屈辱都融解在这些泪水里了。

小卡尔把头伸进门里，惊恐地走到跟前。“爸爸怎么啦？”

莫扎特把他搂在怀里。“卡尔！我亲爱的孩子！爸爸太快乐

太幸福了，因为他会赚许许多多钱，能够更好地去照顾卡尔和他的妈妈了！”

“那么又会有黄油涂面包了！”小家伙说。

“是的，我的孩子！永远有黄油涂面包了！现在我们的卡尔去睡觉，明天早点时，他就会得到他的小面包和特别多的黄油往上涂了！”

孩子离开后，这封从伦敦的来信又一次被逐字逐句地念了一遍。

“三百英镑，”康斯坦策说，“这等于多少古尔登？”

“一个英镑差不多等于十三个古尔登；三百英镑就是四千古尔登了。呐，伦敦的生活是昂贵的。但是我还能开音乐会，有外快，很容易还能赚这么多！若是新歌剧受到欢迎，那下一年就会签订新的合同，相应地提高酬金。斯坦采，所有的忧愁困苦都结束了！”

“沃尔夫冈，你还没有在伦敦呢！”

“什么！这两个月我们会挨过去的，当我向人们拿出这封信时，我就会立刻得到新的借款。”

“萨列里会怎么说呢！”康斯坦策说。

“会嫉妒得脸更加发黄的，”莫扎特说，“尽管他根本就没有必要动用巴黎抛给他的一笔巨大的上演酬金。”

“是不是在伦敦也有上演酬金？”康斯坦策问。莫扎特对此毫无所知。夫妻俩直坐到深夜，编织着未来的计划。

“如果这件事，”康斯坦策最后说，“果真是由斯托拉切夫人促成的，那就什么都原谅她了。”

“这是什么意思，斯坦采？”

“你别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最好别说话！”

“这位奥莱雷利可真不错呵，”莫扎特说。“现在我想睡觉。我累死了——由于幸福。”

但是他这一夜辗转反侧，好久难以成寐。童年的回忆浮上脑际。他看到自己八岁时出现在音乐会舞台上，看到父亲用耀眼的金币装满小口袋。克里斯蒂安·巴赫的英俊脑袋浮现在眼前；他看

到他坐在意大利歌剧院的钢琴旁，指挥他的《叙利亚的阿德利亚诺》。他的朋友曼佐利走到台前，用他奇妙的歌声迷住了听众，戏院成了喧嚣、热情的海洋。就这样——这一切应该再现！——当然——他又得和海顿分手。可毕竟只是半年的时间！

“你睡着了，沃尔夫冈？”康斯坦策低声问。

“没有！你也没有？”

“我睡不着！这太美了，我还一直不能相信！给我讲讲伦敦！到我这儿来，免得惊醒卡尔！”

翌日上午，莫扎特跑到海顿那里，把这件重大的新闻通知了他。

“这我只能表示衷心的祝贺！”海顿说。“只是我们几乎还没有相聚，就又要立刻分开，但是那件事太重要了。我不知道，你现在的物质条件怎样——”

“会好起来的”。莫扎特说。

“那就当机立断！半年的时间很快就会过去，这是值得安慰的。”

“你想，海顿老爹，今天清晨一醒来我就又有了乐思，想到了最优美的旋律！就像它们一直被禁锢在某个地方，现在一下子带同它的力量冲了出来。”

仆人走了进来，递上了一张名片。

“约翰·彼得·所罗门，伦敦，”海顿念道。“所罗门，——伦敦？我熟悉这个名字。请他进来”

一位约五十岁的先生走了进来，他躬身并报了自己的名字。海顿问，是否有什么紧急的事情，因为他正同宫廷作曲家莫扎特先生谈论一些重要的事情。

所罗门回答说，他极为高兴能在这儿看到两位当世最伟大的音乐家。如果他们要解决的事情不那么迫切的话，请求不要把他打发走。他要谈的事很重要，莫扎特先生也会对此感到兴趣。他生于波恩，但多年来一直生活在伦敦，是个小提琴家和音乐会经纪人。还在七年以前，他就试图邀请海顿先生在伦敦的一个演出季

节露面，但海顿先生当时不能脱身。现在他正在大陆旅行，为伦敦物色著名音乐家。他在科伦偶尔听到，老亲王埃斯特哈齐逝世，海顿先生已迁往维也纳。于是他就赶忙来到这里，希望这次他能达到目的。艺术条件和经济条件都非常优厚，他问海顿先生，是否愿意在十二月中旬同他一道前去伦敦，在那里停留六个月。

海顿对莫扎特露出几乎不被察觉的微笑，沉默了片刻。

“亲爱的所罗门先生，”他终于启齿说，“谢谢您使我十分荣幸的提议！可我得考虑考虑。您知道，我一生差不多一直呆在一个角落，五十八岁还去远处旅行，我已经没有多大兴趣了。幸运的是，钱对我也不是那么重要了。”

所罗门先生做了一个十分失望的表情。随后他说，如果海顿先生不能决定的话，那他向莫扎特先生提出这项建议。但莫扎特回答说，他已应聘在下一个演出季节前去伦敦。当海顿看到所罗门先生那副惊呆的面孔时，他忍俊不禁。

“我可以问问吗，”他说，“您同谁达成了协议？”

莫扎特把奥莱雷利的信递给了他，所罗门先生聚精会神地阅读。

“呐，这是一次值得注意的会见，”他说，把信还给了莫扎特。

“您可以放心地接受这项协议。奥莱雷利先生的信誉极好。只是我觉得酬金有些微薄。”

“那您的酬金怎样？”海顿问。

“我的酬金是这样，”所罗门先生说，“这我已考虑成熟。海顿先生写一部歌剧的酬金是三百英镑，三百英镑，也就是奥莱雷利先生为两部歌剧出的价钱，还有二百英镑的出版稿酬。交响音乐会由他本人掌握。每一场用于慈善事业的音乐会，他保证可有二百英镑的收入，也许这项收入会高出一倍呢。”

“那么是这样了！”海顿说。“歌剧三百英镑；交响乐三百英镑，这就是六百英镑。然后是义演二百英镑，一共是八百英镑——”

“还有二百英镑的出版酬金，”所罗门先生补充说，“加在一起是一千英镑！呐，先生们，我想，一千英镑不是区区小数！”

“当然不是，”海顿说。“或者你不认为这样，沃尔夫冈？”莫扎特同样认为，一千英镑不是区区小数。

“那好，亲爱的所罗门先生，”海顿说，“明天我明确回答您！请您在同一时间再来一次！——但是有一点我现在要告诉您！在我离开维也纳一步之前，必须在维也纳银行为我存进一笔像样的数目：五千古尔登。”

“您是一个精明的生意人，海顿先生！”所罗门先生笑着说，“但我想再进一步谈谈！亲爱的尊敬的大师，您不能现在就做出决定吗？当幸福向您招手时，您可要抓住它！”

“幸福到明天一直都在招手，”海顿说。“那明天见，亲爱的所罗门先生！”

“明天见，海顿先生！——尊敬的莫扎特先生，那么我们不久就能在伦敦见面了。我愿为您效劳。如果我能以某种方式对您有所帮助，这对我一直是一种荣誉。我可以把我的名片给您吗？上面有我的地址。请稍许劝说海顿先生，不要使幸福被踏在脚下！”

“我将尽力而为！”莫扎特说。“再见，伦敦见！”所罗门先生告辞了，又剩下两个朋友在一起了。海顿走到莫扎特跟前，把双手搭在他的肩上。“呐，沃尔夫冈，”他把他拉向自己，搂到自己的怀抱。

“现在我们在一起了！这是最最美好的乐事！”

“那么说你想接受？”

“当然！”

“那你为什么让这个可怜的人心神不安地直等到明天？”

“为什么？因为这样做更好！这样他就不会想，这个海顿坐在这儿，正在等待从伦敦来的所罗门先生带着他的微不足道的一千英镑来赏脸给我！我当然要接受，我高兴出头露面，为人所知。还有伦敦的大型交响乐团！指挥六七十人，这可是一种快乐！但最最美好的是我们一道旅行！你，我们两个要使整个伦敦目瞪口呆！——告诉我，沃尔夫冈，你又作曲了？”

“是的，海顿老爹，是一部弦乐四重奏。”

已是十二月中旬，启程的日子慢慢临近。康斯坦策在为她的

丈夫检查和整理行装；当然没有钱购置新的物品。莫扎特又恢复了早年的生活乐趣。他翻出一本旧的英语课本，熟习一些常用语，从前他掌握得很好，可差不多忘光了。他自己编了个笑话，讲给小卡尔听，他以极为荒唐的方式夸张英语里的软颚音，使小家伙听起来咯咯笑个不停。

一天晚上，他又讲起这种受欢迎的笑话。

“卡尔，”莫扎特说，“爸爸走路太多，饿了，于是就到一家饭馆里去。侍者过来问爸爸想吃点什么。爸爸说：waiter, bring me some fried eggs! ——”他停了下来，脸上痛苦地抽搐起来。

“呐，怎么啦？”卡尔喊起来，“你为什么不说下去，爸爸？”

“等一会儿，”莫扎特费力地说，“马上就讲下去。——侍者说：Would you like anything else? yes——爸爸说——a bottle of porter!” ——他每喘一口气就觉得左胸像被狠狠地扎一下，直到心脏。他屏住呼吸一会儿，可随即的深呼吸就痛得更加厉害。——莫扎特把书阖上。

“就这样了，卡尔，——今天——够了。去喊妈妈！”康斯坦策走了进来。

“斯坦采，我胸口——突然痛了！我想，我——躺到——床上去，你——给我弄块湿的——毛巾。明天——一切都会——好的。”他说得很慢，每个字都使他疼痛。

“上帝啊，你不是病了吧？现在，就在启程之前？”

“我——不相信。”他随即躺在床上。少顷之后，康斯坦策拿了毛巾进来。她一碰到他的皮肤，就猛地一怔。——“沃尔夫冈，你发烧了！热度很高！”

“别怕，斯坦采！”他咳嗽，由于疼痛而呻吟。

“用毛巾敷好吗？”他颌首。——“我给你烧丁香茶去，若是明天不见好，我就去请医生！”

英语：侍者，给我来点煎鸡蛋。——译注

英语：您还要些什么呢？对，一瓶黑啤酒。——译注

莫扎特摇头，并试图宽慰地微笑。“会——好起——来的”他低声说。“我累了。”不久他就睡着了。

近午夜时分，他大叫了一声醒了过来，可随即由于发烧陷入昏迷，做起恶梦他坐在伦敦的舞台上，弹奏一首新的钢琴协奏曲。听众鼓掌，他站了起来，躬身致意。突然坐在他旁边的施泰因赫茨先生站了起来，抓住他的手，和他一道躬身，用同样的节奏，只是快了一倍，每次躬身时他就喊道：我是他的经纪人！——听众朝台上抛金币，莫扎特试图去接住空中的金币，可是施泰因赫茨却赶在他的前面，以不可思议的敏捷从台的一端跑到另一端，把抛来的金币一部分在空中接住，一部分从地上拾起，同时用生硬可怕的喉音喊叫：“这是我的钱，他欠我的债！这是我的钱，他欠我的债！——听众感到开心好笑，抛来的金币越来越多，最后多得施泰因赫茨先生不再去拿了。他屏住呼吸一动不动，看莫扎特如何拾起抛在台上的黄金。可蓦然间他扑向他，用牙咬他的胸，直咬到他的心脏。——莫扎特尖厉地叫了一声，随之昏厥过去。

翌日，康斯坦策请来了医生，尽管已不再发烧的丈夫表示反对。医生详细地询问了病史，随后做了检查，并安慰说不要紧。

要多长时间才好，莫扎特问。——现在还不能说准，医生回答。随后他把康斯坦策召到隔壁的房间。这是很厉害的胸膜炎，但现时不存在生命危险。

“我的丈夫要在八天后外出旅行！”——“外出旅行？绝对不行！到哪儿去？”——“去英国！”——“不要想了！到春天也许可以！”

医生走了之后，莫扎特把康斯坦策唤至跟前。“他说什么了？”他低声问道，“要待多久？”

她没做正面回答。——“斯坦采，别撒谎！我已经知道得很清楚，去不成英国了！”

“为什么不成，沃尔夫冈！你一好了就能去！”

“那就太晚了！去告诉海顿，我有急事找他。”

海顿来了。在前厅他从康斯坦策那里知道医生是怎么说的。

他坐在朋友的床边，拿起他的手，抚摸着它。——“沃尔夫冈，现在你得从好的方面去想！你想想好了，没有在英国生病。若是那样你就得躺在外国的一家病院里！那不坏得多吗？——现在把你的旅行推迟到下一个演出季节，这是很不幸的！可在此期间我为你打前站。我会对每一个称赞我的人说：亲爱的先生，我的朋友莫扎特将在下一个季节来此，当您听到了他的音乐，那您就会说：海顿在莫扎特之前来到，这对海顿是一种幸运！若是他在莫扎特之后来，那就没有人光顾他了！”

莫扎特微笑，并要表示反对，但海顿把他那只有力的大手放在莫扎特的嘴上。“别多讲话！医生禁止！——还有一点，沃尔夫冈！你的那位奥莱雷利先生由我来为你打招呼！我要说：亲爱的奥莱雷利先生，对我说来，歌剧只是副科，尽管如此您的同行为每一部歌剧付我三百英镑；而对莫扎特来说，歌剧可是他的主科！我确切的认定，他是这个世界已经看到的和将会看到的最伟大的歌剧作曲家！如果您付给他的不能像您的同行付给我的这样多，那我的同行莫扎特就不同您签约，而是同您的竞争者签约！——这就是说，沃尔夫冈，你在经济上也不会遭到损失，而是相反，有好处！在整个事情上谁会感到遗憾呢，是我！我一直感到高兴，因为我们能有半年长的时间住在一起，可现在我只能指望陌生人所罗门了！”

“你可注意不要冻着！”莫扎特轻声说。

“我不会出事的！雕塑我的那根木头比你的那根要粗壮得多。”

莫扎特听到过这同样的话和同样的口气，那是什么时候？——对，现在他想起来了，多年以前，那时是在萨尔茨堡。他受到他的大主教的责骂和侮辱，他走到官邸广场，站在大雨中间。米夏埃尔·海顿路过，把自己的大衣披到他的肩上；随后向莫扎特转告了自己哥哥对他的预言。——海顿看到，他的朋友两眼饱含泪水，他的嘴唇在轻轻颤动。他推说是病和衰弱。

“我要走了，沃尔夫冈，我待的时间太长了。”——但莫扎特用

目光要求他再留一会儿。——“沃尔夫冈，你应该休息！”

“再待一会儿！”莫扎特轻声说。“你想看看我的新的弦乐四重奏吗？”——他向隔壁房间做了个表示。海顿懂了，他敲门，请康斯坦策拿出他丈夫的新作品。随后他又坐在床前，开始读谱，这期间莫扎特的目光瞬间也没有离开他。当海顿读完了时，他握住朋友的手。

“好极了！我还得仔细地看一看！我可以把它带回家吗？过两天就带回来！”

“海顿老爹，你什么时候动身？”

“十二月十五日。在此之前我们还能经常见面！”

次日，当医生再度为莫扎特做检查时，他发现病人的左半个胸腔充水。这要在病床上养许多个星期，也许几个月。然而烧退了，折磨人的胸痛也消失了。——也许他还是能在十二月启程？莫扎特问。——如果他想找死的话，这是医生的回答。这样，就只能顺从命运的安排。海顿每天来这里，坐在莫扎特床边，想方设法安慰他的朋友，使他高兴。十二月十四日他最后一次前来。他带来了所罗门先生，此人来维也纳是为了亲自接海顿到伦敦去。所罗门先生表示惋惜，莫扎特伦敦之行将推迟半年。但他答应，为使莫扎特能有更多的收益，他将尽力而为。随后他告辞了，又只剩下两个朋友海顿握住莫扎特的手，长时间不放，一句话也没有说。

“亲爱的海顿老爹，”莫扎特说，“我害怕，我们不会再见面了！”

海顿两眼含泪，他也正这样想。——“沃尔夫冈，别讲傻话！胸膜炎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我不仅仅想到自己，”莫扎特说。“你也可能碰到不顺心的事！毕竟你不再是年轻人了。冬天，过海峡时经常有风暴。我求你，亲爱的海顿老爹，别在坏天气过海！最好在加来停一两天！你答应我吗？”

“好的，沃尔夫冈，我答应你！”

“在伦敦，夜间不要一个人出门！我的父亲总是说，那儿有很多罪犯。”

《魔 笛》

由于高明医生的护理，莫扎特不久就复原了。忠实的普赫贝格经常带着酒和甜食来家里，韦伯夫人帮助出主意。其他的老朋友也常来照面。戴依姆伯爵来取他订购的管风琴华尔兹，他还订购了更多这一类的作品。席卡内德又一次露面了。神采飞扬，一脸福相。身穿最时髦的服装，两只手上戴着耀眼的钻石戒指，他就这样走进莫扎特家中。“呐，告诉我，朋友，你在搞什么把戏？你要偷偷地溜到英国？我们可真要感谢这个该死的胸膜炎了，它在最后关头把你好好地教训了一通！”

“可我不感谢它”。莫扎特道，并说，他的希望至少在眼下被粉碎了。

席卡内德肥厚多褶的额头紧皱，玩弄着他那金色的长柄单眼镜。

“呐，”少顷之后他说，“这一切只是毁了一半。过年你到伦敦，去写你的歌剧。现在恢复健康是重要的！”

康斯坦策走了进来，在托盘上有一瓶香槟和三只杯子。

“席卡内德先生，”她说，“带来了香槟。他要为你的健康干杯！”

“这太好了！”莫扎特高兴地说。“非常感谢，忠实的朋友！”

康斯坦策斟满杯子。席卡内德要为她搬一把椅子，可她推辞了。“谢谢，我只喝一杯，我在外面还有事要做。”

“呐，沃尔夫冈，”席卡内德说，“为你的健康！祝你很快就又活蹦乱跳！”

“一种名牌！”康斯坦策说。

“当然，席卡内德不喜欢劣等的东西。”席卡内德说。“好喝吧，

沃尔夫冈？喝！外面还有一瓶呢！大家都问你好！沙克，格尔，特别是格尔夫人！”

“我姐姐好吗？”康斯坦策问道。

席卡内德朝莫扎特使了个眼色，“这是说不要我再谈格尔夫人什么了。——您的姐姐不错，”随后他说。“呐，路易丝·朗格不会成为约瑟法的，是一个有才干的花腔女高音。干杯，沃尔夫冈，喝！这对你有益处！他会变得红光满面！他应当每天喝一瓶，尊敬的夫人，那他很快就会又结实起来了！”

“遗憾的是我丈夫不是剧院经理，席卡内德先生，”康斯坦策说。“再见！”

席卡内德后望着她，直到她消失在门外。“你的夫人还保持这么标致的身材！”他说。“可我的那口子一年比一年胖。”

“你也是这样，埃努埃尔！你们俩相配得正好！”

席卡内德愉快地笑了起来。“我们的情况也蛮好，”他说，随即又把酒杯斟满。“我的剧院每天晚上爆满，我赚了很多钱。干杯，沃尔夫冈！说说，如果今年你为伦敦写歌剧告吹，那就和我一起写一部德国歌剧！这你过去完全答应过！”

“你有脚本了？”

“当然有！”席卡内德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灰色的硬本子，把它递给他的朋友。

“《魔笛》，”莫扎特读道“看来至少是一个好极了的歌剧标题！你是从哪儿弄来的题材？”

“从维兰特的《成尼斯坦》，除此，我也从他的《奥伯龙》中弄了点材料。”

“这是个什么样的故事？”

“有一个摩尔人的亲王，他是个凶恶的魔法师，抢走了一个有权势的女妖的女儿和护身符，这个女妖之所以对她的王国握有权力，就是因为她有这个护身符。一个国王的年轻的儿子，王子卢卢——”

“埃马努埃尔，卢卢这个名字——”

“ 沃尔夫冈，你说得对！他得改个名字。这个王子被女妖挑中去抢回女儿和护身符；作为报酬，他可以得到她的女儿。有一个捕鸟人，名叫帕帕根诺—— ”

“ 这自然是你了，埃马努埃尔！ ”

“ 对！帕帕根诺成了王子的滑稽随从，这在每场戏里都有。女妖给王子一根笛子带着上路，笛声能使听到的人按照吹笛人的意愿行事。王子动身。他用魔笛制服了森林中的野兽，——沃尔夫冈，这是我的专长！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让熊、狮子以及随便什么列队前进。最后他也制服了凶恶的魔法师，夺回护身符和公主，结尾是一切美满。呐，沃尔夫冈，你觉得如何？ ”

“ 我认为，这对你的那些观众是一出非常受欢迎的娱乐戏。可如果我现在有运气再写一部德国歌剧的话，那它不应当是一部娱乐戏，而必须要有伦理的内容。 ”

“ 耶稣呵！沃尔夫冈，我可不能让我的观众去听哲学！ ”

“ 我也不是这样认为。我要说的是：我的歌剧必须有一个美好的伟大的根本思想！就是光明战胜黑暗！ ”

“ 呐，这脚本好像是由你写的！一面是代表光明的女王，另一面是摩尔人！你能找到什么更黑的呢！ ”

“ 不对，埃马努埃尔，光有摩尔人的黑色皮肤我看还不够。应当是两种思想的对立！我想来表现死去的皇帝约瑟夫毕生所追求的那种东西，就是人道主义的思想，美好的人类思想，人与人的博爱精神，友情。魔笛能使这一切成为可能吗？——呐，把你的脚本放在这儿，我要好好地研究，然后告诉你我的意见。 ”

“ 至于重要的事， ” 席卡内德说， “ 你当然不会来问！酬金！一百杜卡特同意吗？ ”

“ 呐，为什么不呢！ ”

二月初的一天，时间刚过中午，在蔚蓝色的晴空中，太阳照着大地，像早春一样的和煦。房脊上的雪在融化，顺着屋檐向路上流淌，像小瀑布似的。屋顶上温暖和没有写的地方落着群鸽，空中充满它们的咕咕声。一辆时髦的马车停在劳恩斯坦巷莫扎特的房

前，装饰漂亮的马匹焦躁地蹬踏着碎石路。房门开了，莫扎特一家走了出来。父亲，母亲和儿子，还都穿着冬天的大衣，戴着围巾。后面是席卡内德，穿着贵重的貂皮大衣，最后是弗朗茨·克萨维尔·居斯麦尔，他成了总管。车夫打开了车门，把他的客人用毛毯盖上，居斯麦尔这时也登上车夫旁边的位置。

“到普拉特公园，席卡内德先生？”车夫问。

“对。”这是回答。席卡内德懂得在维也纳如何用很短的时间使自己成为城市的有名人物。人们不仅谈论他的演出，特别是他的豪华的布景，而且也谈论他本人和他的个人生活，他的衣着打扮，他的交游和与女人的厮混，他总是设法给人们找到新的谈资。可怜的莫扎特夫人从劳恩斯坦巷市民的湫隘中走出来，来到这个大世界，坐在著名的、声名不佳的席卡内德旁边，从喜欢饶舌的维也纳人身边经过，前去普拉特公园，这对她可是一种富有刺激性的愉快。莫扎特缩在他的厚厚的皮大衣里，把帽子拉到下面，只露出眼睛和他的大大的鼻子。在长期的生病之后，这第一次外出使他有了一种甜蜜的、疲倦的舒适感。早春丽日把许多人吸引到户外，于是不久他们便被挤入各式各样漂亮的马车的洪流之中，马车一辆接着一辆，像沿着多瑙河排成的巨大链条一样，驶向人们享用下午茶点的地方。终于到达了餐室，这是一座圆形的亭榭，紧靠着多瑙河的一条支流；里面座无虚席，可随着席卡内德——他像公爵那样受到侍者们的欢迎——的示意，突然临窗的地方就交出了一张空桌，多瑙河草地的最美的景色从这里一览无余。

“席卡内德先生有什么吩咐？”侍者问。“一瓶香槟？”

席卡内德点了点头。“要最好的，萨尼！”

“埃马努埃尔，”莫扎特，“呐，下午用的香槟就行了！”

“只喝一小口，这任何时候都没关系。”

康斯坦策两眼闪闪发亮，小卡尔紧张地看着侍者如何打开冰镇的瓶子和把冒着泡沫的酒一滴不溢地倒进酒杯里。

“为你的健康，沃尔夫冈！”席卡内德说，“为《魔笛》！”
他举起杯一饮而尽。“你也要这样咧，沃尔夫冈？”
“我当然也要喽！你什么时候给我脚本？”

席卡内德敲敲他的上衣口袋。——“它藏在这里。我想，你会满意的！我的帕帕根诺，一若是你按照我的意思来写他，那我保证一定成功！”——他把椅子挪到莫扎特跟前，轻声地继续说，“俏丽的格尔演帕帕根娜，裙子短到膝盖上面，露出漂亮的大腿！”

“算了，老色迷，”莫扎特说，“最好把你的脚本给我！”

“你别想，沃尔夫冈！等我们回家之后，现在不行！”

当他们重新回到劳恩斯坦巷时，席卡内德把新脚本给了莫扎特，并答应明天再来作进一步的讨论。莫扎特立刻开始读脚本，怀着极大的好奇心，看埃马努埃尔是否能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他的愿望。——他的这位佻 的朋友，炮制出的是一个奇怪的玩艺。有许多东西不可能留下来。还有，情节残缺不全，有些地方甚至无聊，语言乏味，——可只要整个东西点出了莫扎特本来的意思，——即使如此，他知道他会谱《魔笛》的，他毕生谱写德国歌剧的愿望会得到满足。

翌日，席卡内德又来了。

“呐，朋友，”他说，“你对《魔笛》怎么看？我就是那个捕鸟人，总是快快乐乐，嘻嘻哈哈！”他围着桌子用十分滑稽可笑的动作跳起舞来，这使莫扎特开怀大笑。

“呐，你坐下，埃马努埃尔，”他终于说道，“你住嘴！因为我要认真地同你谈谈，不是快快乐乐，嘻嘻哈哈！我的好埃马努埃尔，你简直是一只轻佻的公鸡！我对你说过，你应当从善良的原则中，我是说女妖，制造出恶的原则。可你怎么做的呢？你给她改了名字，她叫夜后。就是这样！其他的依然是原先构思中的女妖王，是一个高尚的不幸的母亲。一个坏人，一个恶的精灵抢走了她的女儿。”

“这样？你从哪知道的？”

“呐，写在这上面嘛！这里，她的第一个女侍说得很清楚！”

“她是说谎！”

“她是说谎？可听众怎么想得到呢？”

“首先听众不应过早知道。其次，那是你的事情，沃尔夫冈，一开始就用音乐把她表现为一个凶恶的女魔法师，——你知道，真正精灵般的！”

“我的好埃马努埃尔，你太懒了，不想去改动！那你听下去！三个女侍答应塔米诺，三个少年，年轻、漂亮、可爱、聪明，会给他指点寻求萨拉斯特罗的道路。可是谁没有来呢，是三个少年！或者不如说：他们来了，但来得太晚了，但是他们根本不是在为王后服务！而且为萨拉斯特罗服务！观众该怎样去解释？”

“呐，”席卡内德感到有些尴尬，少顷之后他说，“这几个孩子看出来，他们的女主人是个凶恶的女人，于是跑到另一边去。”

“这样，这样！”莫扎特说：“也许是萨拉斯特罗给的钱多！”

他俩争论得很厉害，但到最后席卡内德的轻松的诙谐胜利了，莫扎特声称同意为《魔笛》谱曲。

席卡内德搂着他的脖子，拉着他在房间跳舞，唱起他的帕帕根诺之歌：

“我是捕鸟人，
快快乐乐，嘻嘻哈哈！”

康斯坦策进入房间。席卡内德放开莫扎特，与她继续跳下去，唱着：

“唱得最美的鸟儿，
我也把它捉到！”

莫扎特和席卡内德！一对盟友！在《魔笛》之后，朋友，我马上再给你写一个新的脚本，年年如此！这就带来了金钱，许多的金钱！那时你就会想：你们，宫廷歌剧院的人，会对我发生兴趣，可我同我的席卡内德在一起！”

“你说宫廷歌剧院是什么意思？”

“呐，萨列里离开了，奇马罗萨成了他的继任。难道你一点都不知道？”他看到莫扎特是那样诧异。“咳，我现在真不该说出来！可归终你还是会知道的！”

“不知道萨列里是不是自愿离开的？”莫扎特问。

“听说是这样的。他只保留了宗教音乐的领导职务！”

“那么说，他这样做是真的了，”莫扎特说。“奇马罗萨是他的继任！又是一个意大利人！呐，好好考虑考虑的话，也许这样更好！都是些活动和组织的杂事，我不适合，我也不懂这些。可首任乐长，他得操心这些事情。我若是真的陷进去，那就没有时间做自己的工作了。”

“沃尔夫冈，”席卡内德说，“你作壁上观，这是聪明的。还有，我给你带来一点小小的安慰：我立即预付你酬金。这你满意吧？”他从皮大衣的口袋里掏出一两卷沉甸甸的钱，撕开纸封，把光亮的金币倒到桌上四下乱跳。“一百个杜卡特，是我说好的！”

“太谢谢你了，埃马努埃尔！这钱我正有用项！”

“对，钱是有用的。好了，沃尔夫冈，现在我要运用我的诗歌刨子了，一两天后我就把脚本修饰得漂漂亮亮的给你送回来！告辞了，夫人！再见，沃尔夫冈！”

席卡内德走了之后，一种痛苦的沉默持续了好一会儿。莫扎特把剩在纸包里的金币都倒了出来，让它们顺着他的手指滑下去，滑下去，谛听它们轻轻的响声。

“斯坦采！”他终于启齿说，“好了，把钱放进柜子去吧！”

“我们得先数一数！”

“啊，不会错的。”

“是不会错的，”康斯坦策重复了一句，“就是错了的话，那也没关系，反正我们有钱了！”她开始数钱，把它们顺次放在一个小圆筒里。“那么说你不会成为萨列里的继任了，”她继续说，“好像这对你没有什么触动。”

“我很惊讶，斯坦采；可席卡内德为什么要透露这件事呢？”

“啊，沃尔夫冈，我知道你！你根本不想得到职务，否则的话，以你的才干早就达到了目的。”

“我有职务！我是宫廷作曲家！”

“对，一年有八百古尔登！用来活命太少了，用来去死太多了；你这根本等于没有工作。不，我指的是一个真正的职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可这对你不合适！你宁愿在家里坐着谱曲，哪管你的妻子和儿子挨饿！沃尔夫冈，你真的考虑过没有，若是你好不起来的话，你的妻子和你的卡尔，还有你那不久就要生下的孩子会变成什么样子？”

“斯坦采，我时常时常地考虑呵，它沉重地压迫着我，这点我以荣誉向你起誓！那个时候，当萨列里对我说，他有退职的念头，我就开始活动，我信赖那些在重要位置上、能施加某种影响的人，范·斯维顿，科本采尔，还有一些随便叫什么的人。我真的做过努力，斯坦采，你应当相信我！”

康斯坦策耸了耸肩。——“一百个杜卡特，”她说，“一点不错。”她把钱锁在柜子里。

“我还要继续想办法，”莫扎特继续说，“我去谋取一个职位，当我不在了，使你们生活能有保障。”

“谈得容易，沃尔夫冈！可是谁会给你一个这样的职位？除了皇帝！”

“也许维也纳城！你认识圣斯台凡教堂的乐长老霍夫曼。这个人老是生病。不久前甚至说他死了。呐，可他又爬了起来，继续工作。或许我能成为他的助理！”

“这算什么呢？”

“帮他的忙，当然没有薪俸，但是，当他不能工作了，那保证我是他的继任。”

“但是这要持续一两年呢”。康斯坦策说。

“呐，这没什么坏处！他六十岁了，我才三十五岁。希望我能活过他。教堂乐长夫人，你认为如何，斯坦采？这听起来挺响亮吧？来，吻我一下，别发火了！看，现在我们家又有钱了！——好

了，我要睡觉去，我太累了。”

就在第二天清晨，莫扎特去拜访了维也纳市政府。

普赫贝格答应莫扎特，尽力帮忙，他同市政府有着极好的关系。

过不久，席卡内德带着《魔笛》脚本来了。他删去了一些语言上极为庸俗不堪的东西，但他声明他不能做得再多。莫扎特又一次读了脚本。他觉得并不像他记忆中的那么糟糕，并相信藉助他的音乐去忘掉席卡内德经常是十分蹩脚的诗韵。他开始了工作，怀着这样一种确信不移的情感：用《魔笛》来满足他毕生的渴求。

预计八月初分娩的康斯坦策在六月初又去巴登，这次她带走了小卡尔。由于她抱怨行走十分困难，于是管家居斯麦尔被吩咐一同前去。莫扎特该从哪弄钱来用于疗养，他当然不完全清楚。若是钱没有了的话，那疗养就会随时中断。

莫扎特感到十分愉快的是，他可以完全不受干扰地谱写《魔笛》了。甚至，在康斯坦策动身后一两天，女仆洛尔要独立活动，莫扎特就放她自由，自己在凯特纳大街上的“银蛇”饭馆用中晚饭。饭馆老板约瑟夫·戴依纳对他特别尊敬，并一向使乐长先生得到格外好的照顾。莫扎特一大早就起床，自己烧咖啡，七点钟时就已坐在写字桌旁，立刻埋头工作，由于环境极为有利，这项工作进展十分迅速。

一天上午，当他正沉浸在工作中时，门铃响了。一个债主来了！他脑子一转。我装做不在家！但是门铃间断地响个不停。莫扎特踮起脚尖走到前厅，通过大门上的瞭望孔向外望去，看到另一个人的眼睛正试图往里窥视他的住房。但是外面的那一个已放弃了努力，莫扎特认出了席卡内德慈善的，由于弯腰而变得通红的面孔。这是《魔笛》中的一场戏，帕帕根诺和莫诺斯塔托斯相互撞在一起，莫扎特来了灵感，他拉开了门。

“这肯定是魔鬼！”他对来客唱了起来。“发发慈悲，可怜可怜我！”席卡内德回答。“沃尔夫冈，你已经谱了这么多了？太好了！我打扰了你？”

“当然你打扰了我！我埋头工作！若是你不想待太长时间，那就进来。”

厨房的门敞开。席卡内德路过的时候发现里面乱七八糟，堆起一大堆未洗的餐具。他从莫扎特那儿知道，剩下只有他孤零零一人在家，经常在餐馆用饭

“听我说，沃尔夫冈，”他说，“这是不舒服的，要花费很多时间。你有没有兴趣在外面找一个工作地方，紧挨着我们剧院有一幢漂亮的花园小房。你完全不受干扰。我给你弄一架钢琴，由剧院里的仆人按时从‘金桶’饭馆给你送饭。同意吗？”

“可以试试，”莫扎特说。“重要的是我要安静。”

“肯定安静，看到的是草地，还有新鲜空气。”

灰衣使者

六月底，《魔笛》总谱的草稿已经完成，因为席卡内德催逼说不久就要上演这部歌剧，于是莫扎特就开始让歌唱演员排练他的角色，自己用钢琴为他们伴奏。同时他也为总谱配器。若不是他经常疲惫得那样可怜的话，工作早就完成了。他把过错推到闷热的天气上。在这样的日子里他喜欢去斯台凡教堂，那儿凉快得很。

又是一个炎热的日子，一大早就闷得透不过气来，人们不禁自忖，怎么能熬得过去呢。尽管如此，莫扎特仍试着去工作，可不久他就放弃了，前去斯台凡教堂。他弹奏《平均律钢琴曲集》中的一首赋格，这是他把它移植到管风琴上的。但是他不得不停了下来，因为这儿有婚礼举行，随后还有另一个活动。于是他就动身回家。在外面出口处他遇到了教堂司事。

“呐，乐长先生，”老头说，“您今天待的时间太短了！”

“没关系，”莫扎特回答，“今天我根本不想弹，我觉得太气闷了！最好的办法是躺在地窖里！”

“乐长先生，您去过墓穴吗？”

“什么墓穴？”

“就在我们下面！”

“这下面是墓穴？”

“您一点不知道？值得到那儿一看。”

“您愿意带我去吗，赫尔茨尔？”

“愿意，乐长先生！可是得神经健全才行。”

“我很健全，”莫扎特说。“可是听觉神经除外。不过下面大概不会乱嚷乱叫吧。”

“天哪！”老人说，“幸好不会！那就请吧，乐长先生！从十字架

小教堂那儿就进入地下世界了。”

他领着莫扎特进入一个用古代寺庙风格建筑起的小门，紧靠着教堂北大门，他打开了铁栅栏门。

“那些穷人在送入公墓之前，也在这儿举行临终祝福吧？”莫扎特说。

“乐长先生，只是那些可怜的穷苦人，负担不起在教堂举行仪式的费用。”他打开了栅栏门，抬起一块插在石板地上的木板。顺着狭窄的台阶而下，不久就踏上一个缓坡。沿着缓坡就进了前厅，一点点日光通过一个狭小的圆洞照到里面。顺着墙摆着一些外形古旧的长竿和担架，还备有一大堆火把和蜡烛。司事点起了火把，把一根蜡烛放入口袋。穿过过道和拱顶，不久就遇到了这座安静城市的第一批居民，或者至少可以说，遇到了他们中间剩下的那批人：靠在墙边像堆放木头似的，人的胳膊骨和腿骨叠成许多一米多见方的堆堆；在它们中间几乎对称地排放着风干的头骨，在火把的光线照耀下发出阴沉的光。他俩来到了一个大些的拱形室，那里面存放着惟一的一口棺材，但是棺材盖却被推了下来，暴露在来人目光下的是一具女尸。秀丽年轻的面孔奇怪的依然保持完好，但是头发散乱，满是灰尘，曾是华丽的葬衣成为碎片，几乎遮盖不住美丽的肢体。

“这一定是一位高贵的女人，”司事说。“在这间拱室单独存放肯定要花许多钱。设想一下吧，一个她生前根本没有见过的人，拿起一根棍子，把她身上还留有的几块碎布弄得规整些，使她不这样暴露地躺在这里！是呵，是呵，死亡使大家变成一样的了。”

这儿死者被亵渎了！莫扎特在想，他深深地受到震动。这时他清楚地听到了管风琴的声音。

“这儿正上面是神坛，”司事说。“当您演奏时，乐长先生，或许您也使死者得到一种快乐！”

管风琴沉默了一小会儿；随后听到了一种活跃、欢快的旋律，它与这地下世界的悲戚形成阴森可怖的对比。莫扎特一阵颤慄。他们继续走下去，这个墓穴的世界越来越延伸开来，越来越混乱纷杂；总是看到新的死者、棺材的碎片和堆放的尸骨。还要走很长时

间，司事说，该往回走了。——当莫扎特重新回到上面并从十字架小教堂踏入斯台凡教堂广场明亮的中午阳光里时，这对他是一种解脱。然而闷热重又使他感到铅板似的沉重。从教堂到劳恩斯坦巷这条路往常一两分钟就到了，可今天他觉得漫长得没有尽头。当他回到家时，斯台凡教堂的钟响了两下。他突然想起还没有吃午饭，但现在他连一口东西也吃不下去。做什么呢？在这儿他不想工作。那他该去自由家庭剧院，到他在花园里的那间房子去？也许过会去，现在他太累了。他脱下上衣，躺在沙发上，阖上眼睛。——那么说，躺在下面那些被蔑视被遗忘的，都曾经是些最有钱最有势的人了。那中间也许有著名的艺术家，他们都想通过斯台凡墓穴中的位置而变得留名于世，——也许有音乐家！——如果我现在死了，他想，不会有人想到把我安葬在这样一个光荣的墓穴里。他们最好把我抛到公墓去，和那些最最穷苦的人在一起；但不是这样，不是这样！*Requiem aeternam dona eis, Domine!*

外面有人拉门铃，短促而轻。——不，我不起来，莫扎特想，就是外面的人拉铃把胳膊扭伤了也不管。——没有声了。——难道来的这个人他走了，或者还依然站在门外，等着看是否会有人给他开门？——呐，看在上帝的分上，最好还是去看看吧。

莫扎特重新穿上上衣，走进前厅，打开过道前门。外边站着一个高大、削瘦的上了年纪的人，外表严肃端庄，穿着一件长长的灰大衣，像朝圣者穿的一样。他脱帽，躬身致意。

“我能荣幸地同著名的乐长莫扎特先生说话吗？”

“我叫莫扎特。”

“我为之服务的一位有名望的先生派我前来，带有一项对您的请求。”

“请进吧”。莫扎特说，他把陌生人领进他的工作室，请他就坐。

“我的主人，”陌生人说，“不久前成了鳏夫。他想为他的夫人举

拉丁文，大意为：赐给他们永恒的安息吧，玛丽亚！——译注

行一次死亡弥撒。因为他是一个富有的人，他想有一部安魂曲，完全为个人单独用的。由于他是您的艺术的一位热心崇拜者，于是让我来问，您是否准备写一部死亡弥撒曲。价格由您决定。”

“您的主人怎样称呼？”

“我的主人不愿透露。”

“为什么？”

陌生人严肃而锐利地看了看莫扎特。“我无可奉告。”

莫扎特感到一阵他无法解释的恐怖袭来。陌生人掏出沉甸甸的钱袋，把它放在桌子上。“请提出您的要求，乐长先生！”

“五十个杜卡特不算多吧？”

陌生人微笑，但很快消逝了。他打开装满了锃亮的杜卡特的钱袋，数出五十个金币。——“在我来取您的作品时，”他说，“我将荣幸地再给您另外五十个杜卡特。”

“一百个杜卡特！这似乎太多了！”

陌生人又一次微笑。“对我的主人说来，一百个杜卡特不算多。重要的是使他满意，而您的名字保证了这点。我什么时候可以来取？”

“您一个月后再来一次！”

陌生人站了起来。“一个月！太好了，乐长先生！这对我是一份殊荣！”

莫扎特陪他到了过道那扇门，听到他缓慢而谨慎地走下昏暗的台阶——这个客人和这项委托太奇怪了！他是从谁那里来的呢？向他订购一部死亡弥撒曲的是谁呢？——被一种突然产出的念头驱使，他迅速地跑到临街的房间，从一扇能看到马路左右两边的窗户朝外望去。看不到那个陌生人。难道他已经过了街角？不能，那太远了。莫扎特停在窗前，他等待着，一分钟，五分钟，十分钟。还是一个人没有看到。那陌生人一定还在房子里，因为某种原因停在那儿。他打开过道的门，谛听着。可外边一点动静没有。——一种恐怖攫住了他。若这个陌生者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那他怎么可能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是钱，还一直放在桌子上，闪闪发光。童话中出现过精灵带来某种凡物留下。但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发生这样

的事情，这简直无法想像。同样无法想像的是，一个人无影无踪地消失了。为什么他的委托人，他的主人这样神秘？若是这位主人有一个尘世的名字，那他为什么不说出来？——不对！他随即想到，这一切都是胡思乱想！我们不再生活在阴暗的中世纪，而是开明的十八世纪！根本不再会有从精灵和死亡那里来的客人了！如果说我的不认识的朋友消失得无影无踪的话，那一定是我从窗户望时太晚了；当他的主人不想让人知道他的名字时，那他肯定有一种完全合乎情理的理由，我只是不知道罢了。

他让陌生人什么时候再来？一个月，——是这样说的！那就得加把劲了，因为在一个月內还要首次演出《魔笛》。在写《安魂曲》之前，当然得先把歌剧完成。这方面的工作不是很多，配器很快就可以结束，那就只缺序曲了。同时有两部大型作品的委托，这是一种多么美好的，遗憾的也是一种异乎寻常的感情！好了，开始工作！他找出几个速记本，离开了家，前去花园中的那间房子。但是，当他拾级而下时，一种不祥的感觉又一次袭来，突然间他清晰地认识到：我病了，我不久就得死去。这个陌生者大概曾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但是上帝把他派到我这里，要我为自己准备去到彼岸的《安魂曲》。——好吧！你的意志，主啊，那就让它发生吧！

多年来，莫扎特思想上早就熟悉死亡了。他相信，这对他并不可怕，而只是令人感到慰藉和使人心安。可这是健康者的想法。现在他突然认识到他病了，认识到一种神秘的毒物长期以来毒害着他的身体，然而他生命的意志，创作的意志不是那么容易屈服于早逝的预感。抗拒的情感使他跌跌撞撞，他踏进自由家庭剧院，进入花园，阳光下湿润的草坪散发着蒸气。通向园中小房的门已被打开。谁得到允许进来的呢，也许把我的乐谱弄乱了？他愠怒地推门而入。出现在面前的是年轻的安娜·戈特利布，他未来的帕米娜，她手中握着一大束红色玫瑰。看到可爱的姑娘，莫扎特的灵魂顿时豁然起来。

“ 呐，安内尔，您在我的作曲房里做什么呀？ ”

年轻的女歌唱家满脸绯红。“ 我只想给您放几株花，乐长先生。若是您晚回来一分钟，那您就不会碰到我了。 ”

“那么说我很幸运！”他笑了。“现在您也不要马上走，先把我的脑子里的胡思乱想的念头赶跑！”

“什么胡思乱想的念头，乐长先生？”“就是胡思乱想，安内尔。”

“您变了，乐长先生！您在写《费加罗的婚礼》时，是那么快快乐乐的！那时候看起来也非常健康！您没有生病吧，乐长先生？”

“生病，安内尔？别胡扯！是啊，那时候，我写《费加罗》的时候！您那时是一个多么迷人的巴伯莉娜！您当时多大？安内尔？”

“十二岁！”

“我的上帝，还是一个孩子！呐，现在您要扮演我的第一个帕米娜了！”

“我很高兴，乐长先生！”

“真的，安内尔？若是我们这位有权势的诗人兼剧院经理不把您过多地和他本人搅在一起，那帕米娜这个角色还会更好一些。”

“可我和帕帕根诺的二重唱也许是整部歌剧中最美的部分！”他温柔地分开她额头上的头发，吻了她的双眼。“你带来多么漂亮的玫瑰！我太感谢你了！浇点水，否则它们要干死了。”

她照他吩咐的做了。

“安内尔，”莫扎特说，“趁着我和你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你有没有兴趣，我们来排练一下你的角色？第二幕的G小调咏叹调练得怎么样？你已经掌握了？”——她迟疑地没有回答。——“好了，安内尔，我们开始！”——

他坐到钢琴前，她走到他身旁，开始唱起那支哭诉自己失去情人的咏叹调，歌声充满了痛苦和对死亡的恐惧：

啊，我感到了，幸福的爱情

已经永远地消逝！

“好，安内尔，唱得好极了！——呐？还有什么？——”他打开乐谱。——“三重唱？我们缺少萨拉斯特罗的男低音！——时钟已经敲响！——啊，好，安内尔，时钟已经敲响！”

“乐长先生，您指的什么？”

“没什么，我的好孩子！——帕米娜同三个男孩那一场，——不错！四个高音——人们都会竖起耳朵来的！——有盔甲兵那一场？好，我们唱这一场！”他弹起开头的C小调的阴沉 - 庄严的乐音，与此形成对照是作为漫游象征的一种不间断的均衡的滴滴嗒嗒的对位。他提起声音唱道：

他穿过烈火、大水、空气和尘土，
在大路上漫游，疲惫不堪。
如果他能克服死亡的恐惧，
他会从尘世飞向九天。

他突然中断了弹奏和歌唱。“如果他能克服死亡的恐惧！——这大概很难吧，安内尔？你怎么看的？——你不会有什么看法，你几乎还是个孩子呀？我经常在考虑，这一定不难，是的，死亡根本没什么可恐惧的，若是人们活着的时候太吃力的话。但是，若是人们还年轻，并且知道还能创作许许多多东西的话，那去死一定太难太难了。我直到现在所创造的一切，与存在的万物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我从生命中得到的太少了。不，我想公平地说：我得到很多！我的每一部新的作品都是一种幸福，但其他的一切——”

莫扎特目光垂向地面，沉默不语。年轻的女歌唱家猛地大声啜泣起来。莫扎特把她拥到怀里，吻着她的额头。

“你哭什么，安内尔？”

“啊——我为您害怕！”

“为我害怕？可爱的孩子，为什么呢？”

“您可能生病了，会——”

“会——还因为什么？”

“因为您这样善良！”

莫扎特温柔地抚摸着她额头上的头发，吻着她的眼睛。随后他又打开了乐谱，他俩继续排练下去。

加冕庆典的歌剧

七月初，康斯坦策的巴登疗养结束了，莫扎特前去接她回家。两周之后的七月二十六日，康斯坦策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为弗朗茨·克萨韦尔·沃尔夫冈。这样，在莫扎特家，更多的是忙乱嘈杂，更少的是工作所需要的安静此后不久，又出现了一件事，把莫扎特的工作计划完全打乱了。

约瑟夫皇帝的继承人，一七九一年在法兰克福被定为皇帝的莱奥波德·冯·托斯卡纳一反传统，要加冕为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国王。一七九一年九月六日将在布拉格举行波希米亚国王的加冕庆典。三周之前，莫扎特从波希米亚收到了前往布拉格的邀请，为加冕庆典创作一部歌剧。选中的脚本是梅塔斯塔西奥的《狄托的仁慈》，酬金是二百杜卡特。

我的上帝！莫扎特在想，在三周之内写出和排练一部大型歌剧？这根本不可能！我现在又在生病！我觉得，我的精力越来越没有了。我接近崩溃了！——但是，二百杜卡特——他能拒绝吗？他也想到可爱的布拉格人，他们把这项光荣的任务交给他，如果他拒绝，那他们会感到失望的。如果他莫扎特为布拉格的加冕庆典谱写歌剧，那他在维也纳的声望肯定会增高！

于是他决定接受这项任务。呐，一天也不能耽误！席卡内德不反对把《魔笛》的首演日期推迟一个月；他有一大堆的演出事务，比他原想的要花费更多的劳动。当然啰，《安魂曲》也得后推。新歌剧的宣叙调由他的学生和管家居斯麦尔谱写。那就明天去布拉格！

“你要带居斯麦尔，而不带我？”康斯坦策恼火地问道。

“你不能丢下小沃尔夫冈不管！”

“丢下不管？怎么这样说？我已经不喂奶了。我们连同保姆把他送到妈妈那儿去！”

“斯坦采，你忘了，那个时候当我们从萨尔茨堡返回，发现小赖蒙德尔已经死了时，我们是怎样责备自己的吗？”

“我的上帝，那时我们离开半年多！这次我们四个星期就回来！”

“再发生一件不幸的事，这点时间也够了。”莫扎特说。“再说小沃尔夫冈是早产，需要特别照顾！”

“啊，一两个星期他不会出事的。沃尔夫冈，现在终于又一次成功摆在面前，难道我不应当在场，而该留在家里吗？”

“你应该为孩子留在家里，斯坦采！”

“干脆说，你不愿意带我，我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你说嘛！”

“你这是明知故问，当然是因为杜赛克夫人！”

“斯坦采，你疯了！我要在三个星期内完成一项任务，这远超出一个健康人的能力，而我现在在生病！你认为我有时间和乐趣去乱搞？”

“有乐趣！也许没时间。”

“呐，那你就该满意了！”

“那么你至少承认了，你是有乐趣的！若是首次演出一结束，——”

“斯坦采！我一个钟点也不能耽误，你这是瞎吃醋！我也没有乐趣去乱搞！你该满意了吧？”

“那你带我去！否则我在这儿不会有一分钟的安静！”

“你看，斯坦采，如果你这样说，那我就没法安静下来不去想你了！我爱你，这你知道。你愿意我无法工作吗？”

“带我去，那一切就平安无事了！”

“那好吧，随你！”

这样，小沃尔夫冈被送到韦伯夫人那里，而卡尔则被送到帕西托尔斯多夫的一所教养院去。

翌日，一辆旅行马车停在劳恩斯坦巷莫扎特家的门前。正当莫扎特要进入马车的时候，听到有人喊他。他转过身来，那个陌生人站在那儿，瘦长的个子，穿着灰色的大衣。他脱下帽子，躬身致意。

“乐长先生要外出旅行？我差一点看不到您！请允许我问一声，《安魂曲》进展如何？”

莫扎特两耳轰鸣，两膝发颤，他不得不紧靠在车门上。——这是一个和我们一样的人，他试图劝说自己。但第一次看到这个陌生人时所产生的恐怖感又一次攫住了他。他用一两句话告诉他这次外出的目的，并答应，一当返回就立即写《安魂曲》。陌生人客气地倾听，祝贺他为布拉格承担的这项非常光荣的任务，说这话的同时，嘴边又泛出那种神秘的微笑，这微笑从第一次看到就无法忘记。他说，他在两个月后再来询问。随后他告辞而去。

当康斯坦策和居斯麦尔一两分钟后带着箱子和盒子从家里出来时，他俩发现莫扎特面色灰白地依在车厢的角落。

“也许不该出远门，”居斯麦尔说，“我们留在家里吧？您病了，老师！”

但这时康斯坦策已经关好了车门，马也已动身。车行驶到斯台凡广场。——下面的那些魂灵也许能听到，我们正在他们头上行车？莫扎特在想。

杜赛克夫人看到她的朋友，大吃一惊。他瘦得那么厉害，简直是弱不胜衣！那个女人也一齐来了，她使她感到十分陌生！可这没关系，自然还是感到高兴的。但是遗憾的是无法安排三张床位。对居斯麦尔怎么安置呢？让他到城里住？可莫扎特非常需要他，来来去去要耽误许多时间！杜赛克夫人认为，最好是莫扎特夫人在城市下榻。但这会引起康斯坦策对她的疑心。在这个使她神经高度紧张的时候留下她丈夫一人？不，她不是这样的女人！那就三个人都住在城里。——找到三张床可不易！杜赛克先生说。布拉格到处都是外来人，再说莫扎特在旅馆无法安静工作。是呀，那

就得让善良的弗朗茨·克萨韦尔睡在沙发上了，即便他的长脚露在外头也罢，除此没有别的办法。可他说，这对他一点都不妨碍，困难就这样解决了。

杜赛克夫人不理解，为什么莫扎特四天前才收到谱写《狄托》的委托。她说，事情恐怕不大对头，因为早在七月中旬，波希米亚行政当局就请求维也纳的内廷大臣府把此事通知莫扎特。现在他清楚了。他在内廷府没有朋友，可萨列里却不是这样。大概有人为了讨好他而玩了把戏，想不让莫扎特这部在加冕庆典上演出的歌剧取得巨大的成功。

“今天是八月十八日，”杜赛克夫人说。“加冕典礼在九月六日举行。您还有十八天！到时您能完成吗，沃尔夫冈？”

“我必须完成！”他说。“您只需帮助我不受干扰，使我安静工作就行了”。

晚饭后莫扎特拿出他的笔记本，开始弹奏维泰莉娅和色克图斯的二重唱。

“您让色克图斯唱男高音？”杜赛克夫人问。“他应当由女高音来唱，阿尼努斯也同样。”

“噢，伟大的上帝呵！”莫扎特喊道，“难道您们这儿都是阉人歌者？”

“不是，”杜赛克夫人说，“色克图斯和阿尼努斯应当由女人唱。”

“真该死！”莫扎特喊道，“这毕竟得由作曲家来决定啊！”

“亲爱的莫扎特，”杜赛克先生回答，“遗憾的是，瓜尔索尼剧团不再是四年前那个样子了。我们现在只有惟一的一个男高音，这就是巴廖尼，那个时候他唱奥塔维奥，现在他演狄托。”

莫扎特深深地叹了口气。“那么说，还是老式的正歌剧那玩艺，上帝保佑，我早就洗手不干了！不，比这还坏！我宁愿有一个好的阉人歌者！可现在居然是两个女人演男角色的角色！这够可怕的了！孩子们，孩子们，我开始相信，这个任务不会给我带来幸福。真不如我留在维也纳写我的《安魂曲》！到十二月我们还不致

于饿死，对吧，居斯麦尔？然后就去英国，于是苦难和忧愁就到了尽头！”

“您要到英国去？”杜赛克夫人问，“而且是在冬天？您的身体能挺住吗？”

“我必须挺住！恰好冬天在英国比在我们那里要温和得多。好了，我现在请求，再听一小会儿。这首二重唱我自然必须改写了。”——他开始重新弹和唱。可突然又停了下来。“不行了，我太累。大家都去好好睡一觉！”

第二天，莫扎特同居斯麦尔一道进城去剧院拜访瓜尔索尼。所有的街道五彩缤纷，人声鼎沸。人们看到布拉格人是多么快乐，他们终于又有了一个国王，波希米亚人再不必觉得自己是奥地利帝国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附庸。一半布拉格人都拥向街头，观看为迎接皇帝陛下到来所做的各种各样的准备工作。

在位于水果市场的剧院里，莫扎特遇到了他的老朋友瓜尔索尼正在排演《唐乔瓦尼》。他一看到莫扎特，就以南国人的热情把他拥抱起来；随后他向他介绍了几个歌唱家。莫扎特发现他在这儿受到如此敬重，感到十分高兴。还要给皇帝演出《唐乔瓦尼》！在维也纳差不多两年了，这部歌剧再也没有演出。

排演又继续下去，现在莫扎特有机会熟悉一些歌唱演员的音域、歌唱才能和表演才能。除了男高音巴廖尼之外，其他的人他都不认识。在女歌唱家中间，玛丽亚·马尔凯蒂出类拔萃。她被指定扮演维泰莉娅，莫扎特很高兴，他可以期望她起重要的作用。其他的歌唱家都是中等以上水平，没有一个特别出色，可也没有一个是拆烂污的。

于是开始工作，表面上一切差不多和四年前一样。莫扎特又一次坐在他的那间漂亮的绿色房间里，大理石的壁炉，塔城布拉格呈现出一幅奇妙的景色，或者在外面坐在花园里工作，旁边是梨树围成的圆形场地上的抽水井。但是，这次又不一样，那时他身体健康，富有朝气，最后润饰一部几乎完成了的艺术性极高的作品；可这次，他的身体和精神都在病中，以一种简直是发疯的速度去创作

一部完全是新的作品，而对这部作品，他觉得与它没有任何内在的联系。

八月三十一日，布拉格塔楼上的所有大钟齐鸣，韦什拉德和赫拉德申城堡上响起了大炮的轰鸣，皇帝夫妇进入波希米亚的首府。莫扎特从图恩宫的一扇窗户里俯视庆祝的队伍，但是，他几乎看不到下面的一切，他几乎听不到人们对他说的什么，他的思想完全在狄托那里。今天早晨第一次舞台排练，乐队参加，他现在知道，这部作品不会给他的荣誉花冠上增加一片新叶。当然，他对任何风格的适应能力，他的舞台经验，他的艺术，美妙的旋律不会弃他不顾。直到现在，他的每一部作品，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都是他自己的，但是在这部《狄托》里，除了第一幕的终曲外，真正莫扎特的东西太少了。伟大的主呵，他在想，让我健康起来，恢复精力吧！或者至少给我一年的时间，惟一的一年，使这《狄托》不成为我的最后一部歌剧！——最后的歌剧？不，那肯定永远是《魔笛》。一想到此，攫住他的沉重的忧郁便一扫而尽。像塔米诺一样，他能用《魔笛》克制死亡的恐惧。

“我们的人来了！”年轻的图恩伯爵夫人喊了起来。波希米亚贵族的队伍过来了。他们骑着高头骏马，穿着中世纪的甲冑，无数的侍童陪伴在前后。莫扎特立起身来，以便清楚地看看这一景象。他的左手轻轻地扶住窗沿，身边周围是浓妆艳抹的女人，他俯视着队伍，仿佛波希米亚用它所有的骑士向这位伟大的艺术家表示尊敬。四年以来，他同它的首府建立了联系，而现在又来使这快乐的日子更加灿烂辉煌。在这一天，波希米亚又感觉到了它成了奥地利各民族大家庭中的身份相等的一员。人们向他致敬，在他前面举剑、垂剑，旗手快乐地挥动小旗。——随后是奥地利帝国中其他国家的贵族，一部分骑马，一部分乘车。一辆由六匹黑马驾御的特别漂亮的彩车殿后，游行的队伍结束了。在马车的后面，一个高大的特别削瘦的男人，穿着灰色的朝圣用的大衣，迈着大步，安详地走着，毫不左顾右盼。

“奇怪的收场，这灰色人，”图恩伯爵对莫扎特说。“他看起来

不是像死亡一样，驱赶着前面的整个游行队伍？——您怎么啦，亲爱的莫扎特？莱茜，快拿一杯酒来！莫扎特先生不舒服！”

两天以后，在作曲家指挥下举行了盛大的《唐乔瓦尼》演出。民族剧院座无虚席。当莫扎特准七时踏进乐池时，受到了热烈的欢呼，这欢呼似乎没完没了。等演《狄托》时，他想，若是也得到这样的掌声，那我就高兴了！皇帝夫妇进入正厅的中间包厢，观众三呼万岁，鼓掌欢迎，乐队响起了喇叭声和鼓声。但这种欢迎并不像对莫扎特那样热情。这次演出尽管不能和四年前相提并论，但对莫扎特说来却是他整个生涯中最大胜利中的一次；当皇帝陛下夫妇离开之后，布拉格人才真正发自内心地向他们的莫扎特发出欢呼。他不得不一再地登台谢幕，他穿着绿色的礼服，惊讶得面色苍白，但却幸福地露出微笑。

九月六日，皇帝莱奥波德被加冕为波希米亚国王，这一天的庆典结束之后演出了《狄托的仁慈》。虽说个别片段受到热烈的欢迎，但结束时只是获得一种说得过去的成功而已。萨列里想方设法去传扬皇后对这部歌剧的评语：Una porcheria tedesca，——一种德意志式的胡闹。

尽管莫扎特并没有期望得到一次伟大的成功，但他却深感痛苦，甚至说是羞愧，心想最好立即登上归程。但是杜赛克夫人解释说，她不能让他带着几乎是失败的印象回家。她说，那些拒绝《狄托》的人根本就不是布拉格人。出于宫廷的义务和好奇而进入剧院的人，当然对狄托和他宽容仁慈的美不会满意。若是真正的名符其实的莫扎特迷来到剧院，那情况会全然不同。他必须再等等，布拉格人一直把他崇拜得五体投地，若是这样一去可有负于他们。最后一周的紧张过去了，这时莫扎特才感觉到他是多么的疲惫。在美丽安静的伯尔塔姆卡休养一两天肯定对他有益。这样他就乐于再留一些日子。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庭院里度过，表面上看来像是休息，实际上他却在想着《魔笛》，它的总谱即将最后完成。——杜赛克夫人的预言准确无误：《狄托》的每一次重演都受

到更多的人欢迎。除此，皇后的“德意志式的胡闹”这句话的流传，更激起了布拉格人的愤怒，他们用双倍的热烈掌声欢迎《狄托》来表示抗议。

九月十二日，为皇后举行加冕典礼，她要在民族剧院举行一场大型舞会并用焰火来庆祝。同莫扎特一样喜欢跳舞的康斯坦策劝说她的丈夫与她一道去参加舞会。次日，就要动身的时候，可莫扎特觉得疲倦无力。康斯坦策穿上她保留的最漂亮的衣服，她有权利以莫扎特夫人的身份来期待人们对她表示的敬意。白白错过这个机会？——于是一向彬彬有礼、殷勤和蔼的杜赛克先生自荐陪同前往。那杜赛克夫人呢？她要留在家里，欣赏焰火，这比舞会要美得多。——在康斯坦策的内心中，妒火和虚荣经过短暂的较量之后，她接受了杜赛克先生的提议。

当夜幕降临时，莫扎特和他的女友坐在葡萄园高处的凉亭里。

“*Balla mia fiamma!*”他说。“你还记得吗，泽菲，你是怎样把我关在这里为你写咏叹调的？啊，往事如烟！”

她温柔地抚摸他的额头，吻着。随后她让他坐在一把舒服的靠背椅上，给他围上一床温暖的柔软的被。——“我带来了一瓶布尔贡酒，”她说，“它不厉害，能暖和身子。”

“你这样关心我，泽菲！”

“我怎能不关心最亲爱的人呢！”

她急遽地啜泣起来，两膝着地偎在他身旁，把额头紧紧靠在他的胸上。一阵长时间的缄默。随后他把她温柔地拉了起来，扶她坐在他身旁的靠背椅上。

“明天，一切都成为过去了”。她终于说道。

“是啊，泽菲。我们不会再见面了。”

“沃尔夫冈！”她恐惧地叫了起来。“沃尔夫冈！看在上帝的分上，别这样说！”

“我知道，会是这样的，泽菲。每天夜里我都觉得，那个灰衣使

意大利文：我美丽的火焰，此处火焰有情人之意。——译注

者在逼迫我，强求我，因为不能再耽误时间了。我觉得，他是对的。啊，泽菲！什么地方我最终该得到幸福呢，——在英国，——现在我发现了我的音乐的全新的一章！你还不知道！你当然不应当在《狄托》之后来对我做出判断！我已经给你弹过《魔笛》中的某些片段。你说，它不是比我从前写的美得多吗？”

“沃尔夫冈，它不可能比《唐乔瓦尼》更美！”

“不，泽菲！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美。一切都是那么可爱，那么纯净。——啊，我自己根本没有什么可报怨的。我生命所渴求的正在得到满足。我知道，《魔笛》会长存下去！但若是我能给它再继续创作几部姊妹篇，那当然更好了。《魔笛》！这个字多美，这个名字在发光，在生辉，从它的内在深处！——我这个人太忘恩负义了！我写了《魔笛》，可我对我的命运还不满意！”

赫拉德申那边升起火光，随后是一声炮响。在同一瞬间，成百条火带在空中飞舞，放射出无数的五颜六色的光华。火轮、彩色的瀑布和其他的焰火不断变幻，五彩缤纷。最后由白色的光球组成的一束巨大的火花升上天空，它慢慢地又飘落到地面。随之一切又都陷入黑暗。

“这就是我的一生，”莫扎特说，“开始时是一支光辉灿烂的火焰，结束时是一片黑暗。”

《安魂曲》

九月中旬，莫扎特返回维也纳。席卡内德把《魔笛》的首场演出定在月底。他的乐长，年轻的亨内贝格在一系列的排演中做好了前期工作。现在只需莫扎特来最后完成了。他坚强地想方设法驱逐他的那些灰暗的念头，在排练中愉快、和蔼，而且出奇的有耐心。一切终于就绪。九月三十日，星期五，自由家庭剧院把它的海报贴上了维也纳的街头：“《魔笛》，大型二幕歌剧，埃马努埃尔作。”后面接着是剧中人的名字和扮演者；在下面用小号字写着：“音乐：沃尔夫冈·阿玛德·莫扎特乐长，帝国和王国宫廷作曲家。出于对亲爱的观众的高度尊敬和对剧作者的友谊，莫扎特先生将亲自指挥乐队。歌剧说明书可在剧场售票处购得，内附有席卡内德先生扮演帕帕根诺的铜版雕刻剧照和平装照两幅，售价三十克罗采。”

自由家庭剧院是一幢简朴的正方形建筑，有正厅、两排包厢和顶层楼座，可容纳近千人。九月三十日，整个剧院爆满。是不是所有人都会满意呢？席卡内德雇用鼓手大做广告，并许诺采用全新的机械布景。至于音乐则需要另一些条件，而非这一类快意的消遣所能完美，这些却没人想到。这个苍白的小矮个子来了，——他叫什么来着？叫莫扎特？——他在剧场静得像教堂之前是不会开始指挥他的音乐的。呐，开始了，序曲，这真是一个无聊的、学究气的、谁也不理解的废物，但愿它不要太长。这个愿望得到了满足。序曲结束了。鼓掌的只有一两个人。

莫扎特稍停片刻，随后重新举起了指挥棒。呐，怎么回事？第二排的小提琴席中空了个位置？这个家伙突然溜到什么地方去了？——继续第一幕！——他猛地觉得他的左手受到轻轻地触动。那个年轻的小提琴手极端兴奋，紧贴着台边爬到大师跟前，吻

他的手。莫扎特微微一笑，一边继续指挥，一边亲切地抚摸着他的面颊。

结束时许多人鼓掌，观众最后也呼叫作曲家的名字。可莫扎特没有乐趣露面，他知道得很清楚，成功主要归功于帕帕根诺和他的插科打诨。他躲藏在化妆间，但归终人们还是发现了她，半用强力地把他带上舞台。这是我的最后一场演出了，当他被席卡内德拉着手走到台前时，莫扎特在想，那是我最后一场演出的观众了。我的上帝，他们真不该这么大笑！

演出结束之后，席卡内德在“银蛇”举行宴会庆祝。莫扎特精疲力竭，最好是回去睡觉，但碍于好心的埃马努埃尔和康斯坦策的情面，他不能拒绝。当他喝下了第一杯香槟时，那旧有的欢乐情绪回光返照了。这也许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宴会。呐，他要尽情地享受一番。活泼的格尔小姐坐在他的右边，左边是安娜·戈特利布，两个人挨得那么近，彼此都几乎碰到一起，——挨得这么近，轻轻说话那没有其他人能听得到。

“乐长先生来点汤？”这是莫扎特在“银蛇”的总管和信赖者约瑟夫·戴依纳，今天来帮忙伺候客人。他在给莫扎特送上香味诱人的虾汤时，轻声地说：“乐长先生，您要留心！今天除了香槟不要喝别的！”

“好的，约瑟夫，”莫扎特颌首。“为你的健康，我的好人！”

“那个侍者跟您说了什么悄悄话，乐长先生？”格尔小姐想知道。“您要留心什么？”

“留心我的漂亮邻居们，他说，这个约瑟夫，是个圣人。你们不咬人吧，对吗？”

“，我也能咬人！”她回答，热切的蓝眼睛朝他闪闪发亮。

这时席卡内德敲了敲他的杯子，发表了第一篇祝酒辞：为帕米娜的父亲干杯！他用一颗老橡树制造了这支魔笛，并且是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即在一场可怕的暴风雨中。尽管人所共知，橡树对闪电雷鸣特别有吸引力。为了这位老先生所表示的勇敢，为了他那智慧的先见之明，即魔笛后来派了用场，干杯！

大家鼓掌。“干杯，埃马努埃尔！”莫扎特喊道，“说得漂亮！”他已经有了一些醉意。

“约瑟法！”他向他的小姨子霍费尔喊，“伟大的夜后，您得以寡妇的身份来回答这个祝酒辞！”

“这我根本不行，”她回答说，庄重而断然地摇头拒绝，“我这方面太笨了。”

“那么您来，安内尔！”他转向戈特利布，“您来替您那个傻妈妈！”

“我同样是那么笨！”她笑着回答。

莫扎特敲了敲他的杯子，站了起来。

“我最尊敬的朋友！”他说，“伟大的夜后和她的女儿帕米娜一样，由于激动而无法对以她故去夫君和爸爸名义所发表的祝酒辞表示适当的谢意。因为我是夜后的姐夫，请允许我说几句话！用橡树制造出一支笛子，这当然是老先生的功绩。我很想知道，他是怎样制出来的，他一定非常灵巧。尤为精彩的是，在脚本中的另一个地方笛子被描绘成一支金笛。那么说橡树就是一颗金树了！但愿这个老傻瓜能给我们每个人从上面剥下一两片金子！这对我们大有用处！”

“一两片金子会有的，沃尔夫冈！”席卡内德喊道。

“对，为你干杯，埃马努埃尔！但是，现在再说几句！因此我们老先生的功绩不能估价得如此之高，至少，如果我把他的成绩同以后从魔笛中再制造出一部更伟大的作品相比的话：这就是喷涌真理和智慧的源泉。孩子们，举起你们的酒杯！同我一起为伟大的诗人埃马努埃尔·席卡内德干杯！”

大家齐声欢呼，高喊万岁。莫扎特拿起他的酒杯，立起身来，第一个与被欢呼者碰杯。

“沃尔夫冈，”席卡内德说，“你知道：回家后我再付钱给你！”

“呐，干杯，埃马努埃尔！”莫扎特说，“我的意思只有一半是坏的。”

他又坐了下去。“您对他的回答好极了！”安娜·戈特利布悄声

说。他在桌底下抓住她的手，握得紧紧的。在这同时，他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支铅笔，把菜单翻过来，在上面记下一两行音符。约瑟夫·戴依纳在他后面机警地咳嗽两声。他迅速地松开安娜的手，一盘美味的烧鸭放在了面前。——“要一些芦笋沙拉，乐长先生？最嫩最新鲜的！”——又一个祝酒辞！这次是塔米诺的扮演者沙克。我们听到了那个雕刻出魔笛的帕米娜的父亲，听到了把它创作成一部歌剧脚本的诗人。呐，我们的老板写了一些好的脚本，比如《智者之石》，有一个叫贝内迪克特·沙克的人为它谱曲。但是，今天的情况表明，这个贝内迪克特·沙克以及这一流的蹩脚货同伟大、不朽的莫扎特相比是些什么样的可怜虫！

“别说了，沙克！”莫扎特喊了起来。

不，他不能不说。他必须说，他知道，他这是代表他所有的同事：他们大家都衷心地景仰和尊敬绝无仅有的、伟大的莫扎特，感谢他的非凡的音乐，特别是他的《魔笛》。愿全能的上帝赐福大师，让他长寿！这是他们所有人的最真诚的愿望。

伴同沙克的讲话是一种庄严的沉默。他拿起酒杯，走向莫扎特。但是，这瞬间的隆重气氛使这位歌唱家瘫软无力，他把杯子放在桌上，抽泣地倒在莫扎特的怀里。

“好人沙克！”莫扎特讷讷说，安慰地拍着他的肩膀，“我的第一个塔米诺！你出色地饰演了你的角色！来吧，别哭了！我们成功地演出了《魔笛》，我们该高兴才对！”

“我也是这样认为，”这期间席卡内德端着酒杯走了过来，他同莫扎特碰杯。“孩子们，快乐起来！不该哭！孩子们，莫扎特应当长寿，万岁！”

《魔笛》每晚都演出，头三场由莫扎特亲自指挥，随后他交给乐长亨内贝格，可他却经常坐在某一个包厢里，为他的音乐和它对观众的影响而感到喜悦。不久就在维也纳传开了，家庭自由剧院上演的《魔笛》和莱奥波德施塔特上演的由马里内利写的《魔笛》不完全一样，于是观众的构成迅速发生了变化。粗鄙的观众不久就不

来光顾了，取而代之的是那些懂音乐的市民，而他们通常是去宫堡剧院和凯特纳门剧院看戏的。现在不仅是帕帕根诺的插科打诨得到掌声，而主要是音乐赢得了欢迎。莫扎特尤对他称之为“安静的鼓掌”感到高兴。每一段个别的音乐所引起的那种无声的聚精会神，在最后一个音符消失后观众还保持了片刻的专注态度使莫扎特为之欣慰。剧场中上千的人像是被一种绝无仅有的安静的幸福感所左右。终场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而若是人们在包厢里发现了莫扎特的话，更是热烈欢呼！

从布拉格传来了令人高兴的消息。单簧管演奏家施塔特勒写道，《狄托》越来越得到赞扬，即使它决不会像《唐璜》或者《费加罗》那样家喻户晓，但在布拉格也被看做是一部名符其实的莫扎特的作品，并受到尊敬。施塔特勒同时迫切要求莫扎特为感谢他对《狄托》的合作而答应给他的一首单簧管协奏曲。呐，他要举办他的音乐会。莫扎特从布拉格回来之后业已开始了这项工作，不须再花多大力气。终于要开始写《安魂曲》了，他在梦里还一直被那个灰衣使者所惊醒。为了不使工作受到干扰，他把康斯坦策再一次送到巴登，由弗朗茨·克萨韦尔和她的妹妹索菲照顾。这样他在家里独自一人又待了一两个星期，忠诚的约瑟夫·戴依纳照料取暖和吃饭。

单簧管协奏曲很快接近完成，随之莫扎特转向《安魂曲》。从完成那部大型的C小调弥撒曲以来，八年多的时光过去了。除了《圣体颂》之外，在这整个时间里他没有再创作过一部宗教音乐。C小调弥撒曲是他在塞巴斯蒂安·巴赫和亨德尔的强烈影响下创作的，可却大量混杂有风格迥异的意大利成分。自从得到谱写《安魂曲》这项神秘的委托以来，他逐渐形成了这样的信念：命运再一次提醒他，也以宗教音乐——这种音乐在他年青时构成了他创作的重要部分——，在他生命结束之前用一部作品做一次忏悔，这部作品应该是他在这个领域里的遗嘱，就类似他在器乐领域里最近的交响曲的那三颗金星，和歌剧领域里的《魔笛》。

他穿过烈火、大水、空气和尘土，
在大路上漫游，疲惫不堪。
如果他能克服死亡的恐惧，
他会从尘世飞向九天。

《魔笛》中两个穿盔甲人的歌唱，他不久觉得适用于他本人，他把它从思想上和音乐上都带进到《安魂曲》里。

这样，莫扎特就毅然和果断地和死亡进行一场赛跑，他越是感觉到接近于他尘世生活的终点，他的守护神就越是紧追地要他把他的最后力量贡献给这部作品。凌晨六时他即起床，几乎整天埋头书桌工作。

康斯坦策在巴登还不到两周就已经从劳累中恢复过来，一个月里接连两次首演使她疲倦得很。这时弗朗茨·克萨韦尔收到一封从“银蛇”写来的信：乐长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他显然是想要劳累死去，乐长夫人最好尽快回家。署名：约瑟夫·戴依纳。

康斯坦策对两周来丈夫发生的变化感到惊恐。他的脸变得煞白，眼睛周围有些浮肿，两手也显得有些虚胖。她从戴依纳那里得知，莫扎特每天工作差不多十四个小时，即使一再地发生昏厥也不停顿下来。当她请求他好好休息一下时，他对她说，看在上帝的分上，让他安静工作，这对他是生死攸关的事。十二个乐章的安魂曲才完成了“进台经”，附“主怜悯我”；其余乐章虽然大部分已写好了人声，但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康斯坦策试图求救于其他方法：她请一些朋友和熟人来拜访她的丈夫，以此来中断他的工作。但是莫扎特不让打扰。客人来访时，他像往常一样和蔼可亲，让客人讲话，谈论，可他继续他的工作。

十一月中旬，一个寒冷、阴暗的下午。当莫扎特来到“银蛇”，为的是告诉戴依纳一个口信，利用这个机会他想喝一杯酒。由于前厅有许多顾客，他就到毗邻的一间小屋，疲倦地坐在一把扶手椅里，头垂在支起的右手上。他就这样坐了好大一会儿。随后他向侍者要了一杯酒，可他动也不动地坐在那儿，并没有碰它。戴依纳

终于来了。

“ 呐，约瑟夫，生活得好吗？”莫扎特说。

“ 这我正要问您啦，乐长先生！您看起来病了，身体不好！我老是想，您在布拉格让波希米亚的啤酒把胃伤了。”

“ 我的胃比你想的要好得多，”莫扎特回答说，“我已经学会消化好些东西。”

“ 那就好，乐长先生！所有的病都发之于胃，我的元帅劳东说，那时我们的大军在贝尔格莱德城下，亲王弗朗茨有几天不大舒服。要我再给您摹仿点土耳其音乐吗？您对此可是大为开心的呀！”

“ 我觉得不久音乐就写完了。”莫扎特回答，“我感到一股寒意，不知是怎么回事。约瑟夫，把我的酒喝了吧，明天到我那儿。冬天了，我需要木材。我的妻子一块儿去买。再见，约瑟夫！”

第二天，当戴依纳来到劳恩斯坦巷时，他发现大师正躺在工作室角落的一张床上，被褥都换了新的。莫扎特听到戴依纳的声音时睁开了眼睛，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道：“今天不能去买木柴了，约瑟夫。我们得去看医生和去药剂师那里。——遗憾的是不能去迪特尔斯村了，”他微笑着又补充了一句。他昨天病得很厉害，夜里还请了医生。现在手和脚都明显地肿了起来。康斯坦策开始认识到情况的严重性。尽管她的丈夫是一个特别有耐性和和善的病人，可她觉得她一个人照顾不过来，于是喊来了她的妹妹索菲来协助、居斯麦尔也全力帮忙。

从清晨到傍晚莫扎特继续谱写《安魂曲》。每到《魔笛》开演的时间，他就放下工作，精神飞到了剧场。他注视着手中的表，谛听演出中的歌唱。

“ 现在开始了二重唱‘丈夫和妻子’。——现在三个少年在唱：‘这条路引你到目的地！’——现在第一幕结束了。——现在格尔唱：‘在这些神圣的大厅里！’——现在帕帕根诺在摇动他的魔铃！——我不是对你们讲过，我怎样在这个地方玩过把戏吗？那时我觉得有一种冲动，想自己去摇铃，于是走到台后。接着就出现了这样的恶作剧场面。当席卡内德停住不摇的时候，我就快速地

摇出了琶音。他一怔，向幕后望去，瞥见了。当他又停住的时候，我也不摇琶音了。他不知怎么办才好，根本不想继续下去了。我猜出了他的心思，就又摇出一个和弦。他气急败坏地打了一下他的哑然无声的魔铃，说：住嘴！全场哄堂大笑。我相信，许多人通过这个把戏才注意到，席卡内德并不是自己摇魔铃的。”——由于说了许多话，他累得一声不响了，他微笑着望着屋顶。——“这是最后一次，”长时间之后他说道，“是我最后一次去听《魔笛》。”

“您肯定还会经常去听的，亲爱的姐夫！”索菲说。

“我也没有对你们讲过，”少顷之后莫扎特继续说道：“我领卡尔去看《魔笛》那回事。他可高兴了！”

“别说这么多话了，沃尔夫冈！”康斯坦策提醒说。

他不顾劝告。“演出结束后，我带卡尔在霍费尔那儿参加晚宴。这孩子说的话可真尖锐呵！那个王子是胆小鬼，见到蛇就吓跑了，可三个女侍却一点都不怕蛇！——她们手里有武器，我说，她们都有一把银标枪！——是呀，卡尔说，可她们没有投中蛇，蛇自己就分成了三断。——我作的音乐，他几乎还不能理解。可他说，真的，爸爸？你作了这么美的音乐？——当他躺在床上时，还老是谈起美妙的音乐，直到阖上眼睛。我们俩睡了个好觉。”——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缄默片刻。——“卡尔会成什么样子呢？”他继续说下去。“他看来肯定很英俊，对他的健康来说，没有比帕西托尔斯多夫教养院这地方更好了，但是智力上在那儿不会有什么长进。孩子们在那儿除了吃喝睡觉没有别的。最好你们把他送到皮亚里斯顿教养院去，若是他们肯收留的话。这是我的希望，我已经和教养院院长说过。别忘了，斯坦采，去提醒他！——小沃尔夫冈呢？——我的上帝，他还小，小得那么可怜，——而且——”他的眼睛充满了泪水，他转过头去，沉默下来。——“现在，”他又开始说了，“那一场到了：‘伟大的夜后！’——现在萨拉斯特罗唱了：

‘太阳的光辉驱走黑夜，
粉碎了伪善者骗取的权力！’

观众该开始鼓掌和向我欢呼了。——生活就是这样！我已真正地征服了维也纳。但是太晚了！”

翌日，莫扎特从布达佩斯收到一个匈牙利贵族的来信，他提供给他每年一千古尔登的固定酬金，莫扎特应尽的义务是根据他亲自的选择谱写少数几部作品。几乎在同一时间，阿姆斯特丹的荷兰音乐之友协会也提出一项类似的建议。看来他的所有忧愁都将一扫而光。然而太迟了。

在十一月最后的日子，莫扎特的情况变得如此之坏，他已经无法握住铅笔。《安魂曲》还远没有完成。像过去一样，全部完成的只是头两个乐章：进台经和慈悲经。从整个继叙经到奉献经，也就是从末日经直到圣体祭，声乐部分还完全没有写，另外还有一部分数字低音；器乐部分也只写好了前奏和间奏，其他的重要部分也只勾勒出了主题。圣哉经、降福经和羔羊经只在零碎的纸片上写下了草稿。

莫扎特把居斯麦尔招到床前。“你看，弗朗茨，我的手指无法再活动了。你在《狄托》时帮了我的忙；现在再帮我一次！过来，坐到我跟前！我们来配器！我告诉你我想怎么做，你记下来！如果我完不成的话，弗朗茨，你就要靠自己去做，主要的你得注意一点：我要暗的色调！木管只要巴赛特单簧管和大管！好，我们开始！”

随后的日子，在难以置信的努力之下，莫扎特靠这种方式配器，使作品有了较快的进展。然而他认识到，在这场同死亡的赛跑中，他必然要失败。可他至少要使业已创作出的有一个概貌，十二月四日他把歌唱家沙克和格尔及连襟霍费尔请到家来，做一次歌唱排练。两点正，所有的人都到了。可当他们站在莫扎特的面前时，一种死的悲哀涌上心头，他们有这样的感觉，似乎唱不出一个音符来。沙克偷偷地把霍费尔拉到一边。

“他看来很快就不行了！”他悄声说，“若是太激动的话，会加速

他的死亡！您跟他讲，霍费尔，我们最好改期再来。”

但是莫扎特明白他俩在谈些什么。——“不，不，为我做点好事，满足我的最后请求！从第一个音符唱到最后一个音符，——这大概不可能了，我自己感觉到了。但是选最主要的！我会及时停下来的。每一乐章只唱一段！我请求你们，朋友们，为我做点好事！”

“那好！”霍费尔说。“但是，沃尔夫冈，不要太累了！”

居斯麦尔分配了声部。沙克唱女高音，霍费尔唱男高音，格尔唱男低音。莫扎特本人用他那高昂、温柔的高音唱女低音。居斯麦尔坐到钢琴前。

Requiem aeternam dona eis, Domine!

乐章是以莫扎特命运般的沉重的D小调开始的；充满了镇静的悲戚，响起了向死亡祈求永恒安息的声音，独唱女高音古老的赞美诗旋律随着歌词：“Te decet hymnus, Deus” 像从上天传来的天使的声音，唱出了葬仪队伍的慰藉和希望。——在随后的慈悲经之前，莫扎特示意。——“二重赋格！这要排练一下。现在写上的是‘末日军’！末日，dies illa, solvet saeculum in favilla! 弗朗茨，精神要集中！你们要想到乐队！弦乐的震音，小号和大鼓！前进！快板！”

世界毁灭的景象在宏伟的戏剧性的力量下呈现出来。莫扎特精疲力竭，他阖上了眼睛。朋友们忧心忡忡地走到他的床边。他握住最跟前的格尔的手，把它拉到他发烧的额头上。——“呐，你们觉得怎么样？！”

“《唐璜》的作者写了‘末日军’”。格尔说

拉丁文，见496页注。——译注

拉丁文，大意为：主啊，赞美你啊。——译注

拉丁文，大意为：那一天，但愿它在死亡中使后代解脱。——译注

莫扎特沉默有顷。——“审判经”，随后他说，“现在轮到它了，它出自《魔笛》的作者之手。老格尔，现在您那美妙的低音有用武之地了！开始时旋律是由长号奏出的，——好，弗朗茨，这上面标了：长号？”——居斯麦尔证实了。——莫扎特又倒在枕头上，请求稍微休息一下。其他人试图掩饰他们的不安。沙克走到窗前，泪水满面。过了一会，莫扎特要求继续下去。被诅咒者用男声唱出的绝望的呼叫与女声的神圣的‘呼唤我’轮番更迭。随之整个合唱在感人的乞求中汇合在一起，与此同时，永恒的气流已在乐队庄严的和声中飘动。

“ Lacrymosa dies illa,
qua resurget et favilla
judicandus homo reus. ”

乐章开始，奏出了哀怨的D小调旋律。这时莫扎特涌出泪水，他用双手掩住了面孔。

“我们得停下来，”霍费尔说，“他太激动了。——好了，沃尔夫冈，今天就这样了吧？”

莫扎特点了点头，他拭干了泪水。随后他把沙克和格尔招到床前，握住他们的手。——“我感谢您们，亲爱的朋友！这太好了！我知道，——这首《安魂曲》，即使我不能完成它——”泪水再次压倒了他。——“我感谢您们！格尔，我还感谢您唱的萨拉斯特罗！感谢您，沙克，感谢您唱的塔米诺！永别了，亲爱的朋友！”

剩下居斯麦尔一个人留在莫扎特身边，他焦虑不安地注视着大师。他非常平静地躺在那里。少顷之后，终于他把他的助手喊到跟前。

“弗朗茨，”他微弱地说，“我的妻子怎么样？”

“女仆说，”居斯麦尔回答，“好多了，她晚上就能起床了。”

拉丁文，大意为：悲伤的一天，受审判的人将从骨灰中复活。——译注

莫扎特颌首。——“现在让我们休息半个小时，弗朗茨，然后再继续工作。”

居斯麦尔离开了他，莫扎特孤单单一个人躺在他的房间里，在这房间里除了小座钟的轻轻滴嗒声之外，什么也听不到，风夹着雪片盘旋着击打窗户上的玻璃，天已经暗了下来。从斯台凡教堂传来了钟声，它敲了五下，最后的一声长时间地回响不已。莫扎特回想起，当他十年前来到维也纳，随着他的大主教下榻在教堂广场旁的德意志大厦时，欢迎他的也是这同样的钟声。十年的时光，短暂的一瞬！可他在这十年中经历了多少事情，多少幸福！，多少痛苦！他身后的一切像一个梦。而留下来的，是他的作品。

居斯麦尔端一盏点着的灯走进来，他把它放在钢琴上面，随后又走了出去。灯光正好落在那幅巴黎铜板雕像上：两个莫扎特家的孩子，娜内尔和沃尔夫冈，同他们的父亲一起站在钢琴旁。

娜内尔，莫扎特在想，若是你突然得知我死了，你会说些什么呢！至少该给你写封信，告诉你，我病了吧？兴许你会再来看我一次，呐，太迟了。愿上帝保佑你，为你从前给予我的那么多的爱！

居斯麦尔又返了回来，给莫扎特送一杯咖啡到床边。他用左手支持住他的头，让大师慢慢地，一匙一匙地喝下这能振奋精神的饮料。

“这太好了！”莫扎特说。“呐，再把乐谱给我！——我们上次谈到这儿。——弗朗茨，这儿你准备怎么写？”

居斯麦尔考虑了片刻，但他不知道怎么回答。

“又不知怎么办了，”莫扎特微笑，“这你还不行！你看，弗朗茨！你让吹奏乐器中断，先是铜管，然后是木管。弦乐器奏颤音，懂了吗？”

“大师，‘降福经’的颂词该怎么处理？”居斯麦尔问：

“重复‘圣哉经’的颂词，”莫扎特回答，“移到降B调。——但是现在，弗朗茨，有一个困难的问题：‘羔羊经’的结尾，就是从Lux

aeterna 起，——我总是想留给自己去写，可现在太迟了！没有办法，只好把开头部分整段重复一次，从‘te decet hymnus’起，你懂了吗，弗朗茨？——一直到结束，包括‘慈悲经’的赋格。”

“用赋格代替‘主怜悯我’，cum sanctis tuis in aeternum？”

“是的，你不满意，弗朗茨？我很高兴，因为我也不满意。赋格适用于‘慈悲经’，可不适用于主的圣女们。若是我活过今天这一夜，——也许还能活到明天。否则的话——那就只好如此了，——弗朗茨，——加把劲，使你的老师得到这份荣誉，好吗，我的好人？我能信赖你吧？”

居斯麦尔激动地跪在莫扎特的床前。

“大师，”他结结巴巴地说，“我怎么能做到呢，——我是一个初学者，——一个卑微的学生！”

“振作起精神，弗朗茨，”莫扎特轻声地说。“主要的都有了，你必须做的不多。想着我说的，那就可以了。弗朗茨，不要有尖锐、刺耳的音调，一切都要柔和的，阴暗的！”

外边门铃响了，是莫扎特的小姨子索菲，她和居斯麦尔轮流值夜班。人们听到康斯坦策在前厅激动的说话声：“上帝保佑，你来了，索菲！昨天夜里他的情况很坏，我都想——”外面的门关上了。少顷之后，索菲走了进来。看得出来，她哭过了。

“亲爱的索菲，你来了，太好了！”莫扎特同她打招呼。“好呀，今天夜里你留在这儿！若是我死了的话，还有谁能帮助我亲爱的康斯坦策呢！”

“亲爱的姐夫，”索菲流着泪说，“您怎么能讲这种话呢！明天肯定会好起来的！”

这时康斯坦策走了进来，嚎啕大哭，跪倒在莫扎特的床前。

“嘘，嘘，斯坦采，”他低声说，“别这么大声！这使我难过！”

但是她哭得声音更大了，并说，如果她的丈夫死了，那她就躺

拉丁文，永恒的光辉。——译注

拉丁文，大意为：你的圣礼永远与你相称。——译注

在他的床上，染上他的病，也去死。

“斯坦采，”莫扎特轻声地说，“理智些！那我们的孩子怎么办？”

索菲递了个眼色给居斯麦尔，两个人离开了房间。

“我怕他活不过今天夜里。”她说，“他得行临终涂油礼，我去找牧师来。而您，居斯麦尔，去请医生！我们得快点请他再来看一次。”

居斯麦尔找了好长时间才在剧场找到医生，那时正好一幕刚开始。幕间休息时他终于看到了他。医生答应戏一散场就去，这期间人们给病人头上敷上冷布。

居斯麦尔回来的时候已差不多九点了。当他走到大师床边时，人已经没有希望了。莫扎特再认不出他来。两眼半闭，胸部急速地起伏，开始了与死亡的搏斗。近半夜时他又一次直起身子，两眼直视着虚无。随后他的头倒在了墙上。

一七九一年十二月五日凌晨一时，莫扎特与世长辞。

黎明时，约瑟夫·戴依纳被喊来料理后事。尸体穿上了一套由黑布做成的衣服，被置放在钢琴的近旁。索菲和居斯麦尔帮忙。康斯坦策真地躺到了死者的床上，可她还保持足够的清醒，让人喊来了万·斯维顿男爵。因为她有一种模糊的想法，办丧事要花费钱的，这位富有的男爵，莫扎特曾给他弹过无数次钢琴，可从没有向他要求也没有从他那儿得到一个铜板。这最后一次的机会，他或许会向死者表示谢意，不至于空手而来。然而她错了。万·斯维顿男爵向她表示哀悼，为死者不能再去他那里演奏而感到特别的惋惜；随后他问及未亡人的经济状况。这可够惨的了。她的丈夫为皇家服务只有四年的时间，她无权提出供养的要求。她手上只有六十古尔登的现钱，却欠有高达近三千古尔登的债务。万·斯维顿男爵眉头紧皱。我的上帝，这些音乐家！——随后他说，在这种情况下，他劝告丧事一切从简，也就是三等的仪式，这大约只需花费十一个古尔登。当然不可能考虑有自己的墓地，棺材必须安葬到

穷人公墓，这不要花钱。

“尊敬的夫人，”男爵继续说，“这无损于您故去丈夫的声望！我们知道从莫扎特身上失去了什么，即使他安息在一个穷人的公墓里。——您本人事后立刻向皇帝陛下递交一份申请书！皇帝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肯定会同意给予一笔小额的年金。——呐，我要向我的朋友告别了！”

他进入琴房，走到尸体近旁，注视了一会死者僵硬而憔悴的面孔。——“几乎不可理解，”他说，“但是我们必须顺从万能的主的安排。尊敬的夫人，愿他赐福予您！”万·斯维顿男爵告辞，可他又一次返了回来。——“祈祷将在圣斯台凡教堂举行。但是不在里面！这要花许多钱！在十字架小教堂的外面——您知道：紧挨在布道坛旁边，——这要便宜得多。”

十二月六日，将近下午三时，沃尔夫冈·莫扎特离开了他在尘世的最后的住处。两个担夫把一口薄薄的松木棺材抬到一辆寒酸的运尸车上，一匹瘦马在飞扬的大雪之中把它拉向斯台凡教堂。在十字架小教堂前——那时候莫扎特就是从这个地方进入地下墓穴的——，一小群参加葬礼的人等在那里：连襟朗格和霍费尔、万·斯维顿男爵、宫廷乐长萨列里、管风琴师阿尔布雷希茨贝格尔、席卡内德、沙克和格尔、自由家庭剧院里的几个乐师、居斯麦尔和躲在后面的谦卑的约瑟夫·戴依纳。小教堂给牧师提供了地方。送葬的人围着棺木站在门外，撑着雨伞，抵御越来越猛烈地纷飞的大雪。牧师话音大都消散在路旁驶过的车辆的辘辘声和寒风的呼啸声中。

寒酸的葬礼很快就结束了。

“送到哪一个公墓去？”万·斯维顿男爵问一个担夫。——送到圣马克思，这是回答。

“噢，伟大的上帝啊！”男爵对萨列里说，“到圣马克思！这要走一个钟点呢！而且在这样的天气！”他不悦地摇摇脑袋，把他贵重的毛皮大衣裹得更紧些。

萨列里赞同地点了点头。他们忧虑地望了天空一眼，看了看表，时已三点半了。若是走到公墓，天就黑了！

这支不长的队伍又移动了，两个担夫和车走在前面。穿过教堂巷，经过莫扎特在里面创作了《费加罗》的那座房屋。朗格提醒他的连襟霍费尔注意。——“在这座房屋里，”朗格说，“他大概度过了在维也纳的最幸福的时光。从那以后就走下坡路了。”

恰巧走在朗格身边的约瑟夫·戴依纳听到了这句话。“可我相信，”他说，“乐长先生直到临死都是一个幸福的人。”事后他对自己的大胆感到惊奇。

到达施图本城门，开始走上经过格拉西斯的第二条路，这时路上再没有房屋来抵挡狂风急雪。

“什么时候下葬？”万·斯维顿男爵问担夫。

“下葬？明天上午之前都不可能！”

“明天上午之前——？停下，先生们！——明天上午之前都不可能？这是怎么回事？”

“没有单独的墓穴，而是三具或四具棺材一起埋在一个穷人的墓穴里，这样就得等凑够了数。挖墓人不会单为一具棺材去费力气。”这是回答。

随之是一阵麻木般的沉默。人们一声不响地停在那里好一会儿，几乎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事，无法做出决定。

“现在我们必须继续赶路，”一个担夫说，“天黑之前我们要到那儿！”

“在这利情况下，”万·斯维顿男爵说，“继续走下去已经没有意义。先生们肯定都会有同样的意见。”——没有人回答。万·斯维顿脱下帽子，在棺木前屈膝躬身，随后向众人点了点头就走了。

“这真是惭愧！”席卡内德说，“但确实没有意义了。我们到剧院还会太晚了。”——他也在棺木前屈膝躬身；沙克、格尔、霍费尔、朗格、萨列里、阿尔布雷希茨贝格尔同样这样做了，随后踏上返家的路。

“就这样吧，”一个担夫对仅剩下的居斯麦尔和戴依纳说，“再

见！上车，泽佩尔！”

两个担夫爬上了车，挥动鞭子，马前进了。

“停下！”居斯麦尔说，他用尽全力拉住马车，“再等一会儿！不能把棺材孤零零地丢在——”他哭了起来。

“我亲爱的先生，”担夫说，“棺材过夜进停放间。您再跟着走也没有用！不需要您了，您应当高兴才对。再见，先生们，走吧！”

马跌跌撞撞地跑着小步，莫扎特的棺木不久就在纷飞大雪中从留下的两个人的目光中消失了。

“又是一个可怜的穷光蛋，”掘墓人在停放间接受棺木时说。

“把它摆在那边，和其他的放在一起！明天还要送来两口，就够半打了。他叫什么，这个新来的？”

“他叫莫扎特。说是一个音乐家。”